# 二十四史全譯

史記
第一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90114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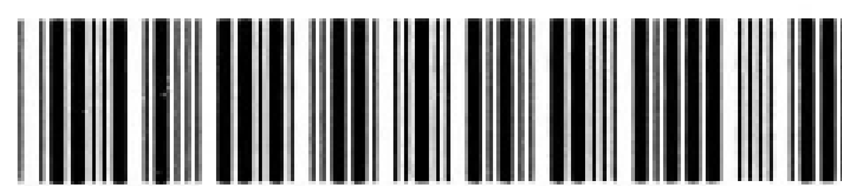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全譯

# 史記

## 第一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安平秋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2-5

I.史… II.安… III.①中國-古代史-紀傳體
②史記-譯文 IV.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596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史 記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00 字數 2,49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2-5/K・75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史記》2 册　315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 | | | | | |
|---|---|---|---|---|---|
| 李真瑜 | 李晉卿 | 李培芬 | 李國祥 | 李夢生 | 李　鳴 |
| 李曉明 | 吴大逵 | 吴洪澤 | 吴　鷗 | 余光煜 | 余和祥 |
| 余讓堯 | 邱居里 | 何本方 | 何宗旺 | 武建宇 | 屈超立 |
| 孟美菊 | 尚俊生 | 易　敏 | 虎維鐸 | 卓連營 | 周少川 |
| 周信炎 | 周國林 | 周　勤 | 周曉薇 | 祝尚書 | 胡迎建 |
| 胡和平 | 胡　茜 | 段塔麗 | 姚偉鈞 | 紀志剛 | 紀德君 |
| 海毓珹 | 凌左義 | 高華平 | 唐光榮 | 唐建金 | 唐　瑛 |
| 秦　良 | 馬辛民 | 馬秀娟 | 馬美信 | 馬雪芹 | 馬啓俊 |
| 袁明望 | 袁　敏 | 孫力平 | 孫湘雲 | 孫雍長 | 孫曉梅 |
| 倪其心 | 徐奇堂 | 徐　勇 | 許紅霞 | 郭士模 | 郭立傑 |
| 郭松柏 | 郭盛熾 | 郭　齊 | 郭鳳花 | 郭劍英 | 郭樹羣 |
| 郭聲波 | 張文澍 | 張立生 | 張和生 | 張怡青 | 張　羿 |
| 張海青 | 張　耕 | 張國艷 | 張　猛 | 張　萍 | 張傳璽 |
| 張賢蓉 | 張艷雲 | 曹亦冰 | 曹道衡 | 曹霜霜 | 陸三强 |
| 陳小盟 | 陳小監 | 陳正宏 | 陳　可 | 陳芳嵐 | 陳秉才 |
| 陳東有 | 陳　捷 | 陳蔚松 | 陳曉華 | 陳曉强 | 陳曉蘭 |
| 陳鴻彝 | 梅俊道 | 崔文印 | 崔玉生 | 崔　湜 | 崔曙庭 |
| 馮建民 | 曾棗莊 | 曾貽芬 | 曾　濤 | 閔慶定 | 超茶英 |
| 彭久安 | 黄永年 | 黄壽成 | 黄鳳顯 | 黄　毅 | 黄曉琴 |
| 葉樹發 | 喻遂生 | 鈕衛星 | 舒雅麗 | 焦　傑 | 賀嗣真 |
| 雷巧玲 | 賈二强 | 賈國偉 | 賈燕子 | 董　明 | 董恩林 |
| 董艷艷 | 楊世文 | 楊玉芬 | 楊洪林 | 楊　昶 | 楊海崢 |
| 楊麗嬌 | 解　冰 | 漆永祥 | 寧德衡 | 廖振佑 | 廖　强 |
| 鄭文瀾 | 鄭利華 | 趙二冬 | 趙立偉 | 趙伯陶 | 趙清永 |
| 趙望秦 | 趙　隄 | 趙慎修 | 趙澤光 | 趙　燕 | 熊　焰 |
| 鄧　飛 | 鄧瑞全 | 樊善國 | 歐昌俊 | 樂秀拔 | 劉小文 |
| 劉友林 | 劉玉才 | 劉延捷 | 劉建梅 | 劉　虹 | 劉敏芝 |
| 劉　瑛 | 劉　琳 | 劉　寧 | 劉漢東 | 劉韶軍 | 劉曙光 |
| 龍德壽 | 賴玉勤 | 閻萬鈞 | 韓結根 | 盧仙文 | 盧華巖 |
| 盧　偉 | 錢兵山 | 鮑道蘇 | 謝紀鋒 | 戴訓超 | 薛平栓 |
| 魏達純 | 譚漢生 | 嚴學軍 | 羅　超 | 羅會同 | 羅維明 |
| 蘇文英 | 蘇保榮 | 顧永新 | 顧全芳 | 顧志華 | 龔汝富 |
| 龔祖培 | | | | | |

# 序

許嘉璐

## 一、爲什麽要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

中華民族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姑無論幾千年的史學傳統和分散在浩瀚文獻和文物中的歷史資料，單是記録民族歷史的骨幹——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記録了從傳説中的三皇五帝直到 1911 年清皇朝覆滅的主要史實這一點，就是世界僅有的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與未嘗中斷的幾千年歷史記録相並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綿下來，形成特色鮮明、歷久長新的文化傳統，並且不斷吐故納新，發展豐富。這也是世界所僅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民族的現實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歷史邏輯的延續。我們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國家興衰起伏的經驗和教訓，以爲振興中華的資糧；單就文化建設而言，也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中找到規律，以爲建設中華文化的資糧：今日之中華文化是昨日之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昨日的歷史和文化存在於多種多樣的載體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二十四史，就是傳世文獻中不能不重視的典籍。

我們正站在祖先的肩頭續寫着中華民族歷史的華章。這個時候最需要歷史的和文化的自覺。不認識、不尊重自己過去的民族，難以自覺地設計未來並爲之奮鬬不已；反之，像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的偉大復興，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之優劣長短的清醒認識和分析。

要做到對過去與未來的清醒和自覺，就要讀史。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展和教育制度與内容的演變，現代社會的人們能够閲讀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寫的史書的，已經寥寥。對於衆多對中華民族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説，儘量準確的譯文不失爲門徑和橋梁。當然，要想進一步更細緻地體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譯文的，但是有這種需要的畢竟不多，或者當有了這種需要

時應該已經具備了直接閲讀原著的能力。

中國要走向世界,就要讓世界瞭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現在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接觸過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極個别的,至於能够基本準確地領會史書原文,自如地運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書的譯文可以讓所有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外國讀者,利用這根"拐棍"間接地使用中國古代史書;如果將來有人想把這些史書譯爲外文,它也不失爲重要的參照。——我們想讓這部"全譯"同時成爲中國古史走嚮世界的中介。

正是爲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够出入於"正史",而不僅僅從後人的史學論著中瞭解自己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同時爲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外國人提供方便,並且爲有朝一日把"正史"譯成外文準備些條件,我們決心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取名爲《二十四史全譯》。作爲"二十五史"成員的《清史稿》,由於成稿倉促等原因,歷來爲史家所不滿,重修清史勢在必行(事實上這一工作 2002 年已經開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意義不大,因而没有納入我們翻譯的範圍。

## 二、翻譯和出版過程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 4000 多萬字,譯文則近 6000 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脱産")。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也還並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量。我們提出了"以直譯爲主"的原則,這就要求言文盡量對應。從理論上講,古今語言要完全"直譯",也就是嚴格地一一對應,是不可能的。因爲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生活的演變而演變;某種社會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種社會和生活的詞匯一般來説也要退出全民語言的範圍;語言是交流(包括達情)的手段,不同社會的人,思與情是極爲細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藉助於環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時隔千百年,要完全復原古人在一定社會生活環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衹能盡力而爲而已。這樣,要做到盡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但需要更多的時間反復琢磨,還需要所有的譯者都具備較好的古今漢語和史學等等多方面的修養。當今的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彌補的辦法衹有廣詢能者,集思廣益,遇有問題反復研討。

雖説是史書,但是二十四史實際幾乎包含着古代的一切文體。不但在人物

傳記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體中還録有駢文、詩詞、騷賦。這也是翻譯工作的難點所在。對於多數譯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講授過多次的篇目，落筆時也覺其難。雖然我們在遇到這些文體時採取了通融的辦法，但是否能令讀者滿意尚未可知。

這項工作的難處還有非學術方面的。先後參加翻譯的，約逾 200 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來自七所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名録見各分卷）。能够在本書中承擔任務的幾乎都是各所的業務骨幹，各有本單位下達的繁重科研任務，現在外加這項工作，又是分散進行，進度幾乎無法保證；參與者衆，風格各異，對"直譯"標準的理解和把握不同；連同原文上億字的校對、編輯加工，工作量之大，若非矢志弘揚中華文化的編輯出版者孰願爲之！篇幅既大，人員復多，周期過長，所需經費必夥；而國家百業正興，一時還不能顧及於此，從社會上籌集資金，復因企業投資文化事業的意識還要等待和培養，其事之難不言而喻。加之近年來先後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譯作，雖然有的或號稱全譯實爲選譯，或自云精審實則草率，有些甚至難以卒讀，但既已立在購書者的書架上，市場也已縮小，這又增加了籌資的困難。

但是，種種困難如果和我們所認識到的這項事業的意義相較，應該説就算不得什麽了。關鍵在於堅持，在於找到志同道合者，在於各個方面相互理解，親密合作。

屈指計來，這個項目從啓動到付梓已經經過了 13 年。1992 年，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决心用這一項目爲精神文明建設、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貢獻點力量。起初是和一家願意爲此做些奉獻的民營企業合作，開局是順利的。隨後，學者們的本職工作對完成譯稿的衝擊越來越大，交稿時間一拖再拖，更出乎意料的是投資者破産了，工作祇好停頓下來。一叠叠稿子壓在手裹，欠着譯者幾十萬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過了兩年，終於遇到知音：江蘇省南通開發區南山投資有限公司楊冠三先生、北京北緯機電技術有限公司楊冠群先生、冠通期貨經紀有限公司楊冠平先生從事的行業雖與史學無涉，其公司也並非擁資若干億的巨企，但是當瞭解了《二十四史全譯》的意義後，便毅然决定投資支持；爲此他們共同出資組建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從這時開始，各卷能否按照新的進度表交稿就成了關鍵。作爲主編，所着的急已非言辭所能形容；投資和出版者更是不堪忍受。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爲這個項目組織了幾十人審稿、校對、録入，投入數百萬元。顯然，譯者交稿向後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用寢食不安、形容枯槁來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譯者和出資者之間的協調人孟繁華先生當時的景況恐怕是不爲過的。而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却從没有絲毫要停頓或退縮之意，出資者更是連一句

埋怨的話都没有。作爲譯者一方,我們固然爲十多年的心血得以問世而欣慰,同時也因看到了我國企業家中有這樣熱愛中華文化,並爲之盡力者而高興。這大概也是中華文化振興的高潮即將到來的徵兆之一吧,而南通南山投資有限公司等幾家則是先行者。

在没有親口吃梨子的時候,對梨子的味道不會有真切的感受。雖然事先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絶對没有料到難到如此的程度。現在回想一大批編輯、録入人員坐等稿件,每天來電話詢問各卷進展時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對不起熱心的企業家和編輯者,又無力强使未做和未完的稿子一下子齊、清、定地來到我們面前。此時我纔懂得"不知深淺"這個詞組的深刻含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悔不當初"四個字不斷在腦中出現,却又不能説出,這種狀況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

不過事情總算做完了。在我們急難的時候,西南師大、華中師大、廣州師院的先生們"拔'筆'相助",不但按時交稿,譯者、主編都異常認真負責。其情其意讓人永遠難忘。

所可告慰廣大讀者和投資出版者的是,所有參加翻譯工作的先生們,都是精益求精,不敢率意爲之。我們工作的流程是:先由顧問、主編副主編、分卷主編副主編共同擬訂工作規則、翻譯條例、古代職官、地名處理辦法、書寫格式;分工後請各分卷試譯,試譯稿由分卷主編審閲,修改後交主編再審,遴選出標準譯稿若干篇,印發給全體譯者參考。翻譯工作正式全面開始後,每篇都要經分卷主編審查,除原譯者修改外,最後由分卷主編定稿、簽字;分卷譯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譯》辦公室"(設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員按照齊、清、定的標準檢查,不合標準的退回補充修改;主編從稿件中隨機抽查,一查譯稿是否符合條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編是否審改過,三查譯稿質量。譯稿分批交出版編輯人員,首查是否齊、清、定,次查翻譯質量,遇有較多問題,退原翻譯單位修改;遇有普遍性問題,提出解决辦法請主編斟酌决定。

我們之所以制訂這樣複雜的工序,是因爲前面所説的翻譯之難。如果不讓每篇譯稿"過五關斬六將",就不敢出手,深恐玷污了古人,貽誤了當世。即使層層把關了,我們也不敢説在譯稿付印之前自己可以完全安心了。

我們在這裏不嫌繁復地寫下這部書翻譯和出版的始末,是因爲《二十四史全譯》的完成和出版,在古籍整理領域是一個不小的成果,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其間的甘苦曲折應該記載下來,希望後人不再如此艱苦地工作;同時也是爲了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據此對我們進行指導和批評。

## 三、關於直譯與其他

古文的翻譯和外文的翻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書由不同譯者譯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樣子。除了個人的風格、理解的深淺和語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還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要找到一本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翻譯著作,是很難的,這也是同一本書可以有多種譯本的重要原因。我們爲了確保翻譯的質量,也爲了能方便讀者和原文對照,所以力求直譯。這樣,雖然譯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學色彩較濃的文章)可能不大順暢,但是因爲留給譯者的自由空間要小得多,因而在距離原文意思遠近方面也更"保險"一些,雖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風險。

對所謂直譯,人們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讓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譯文中落實,譯文中的字句在原文裏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據。直譯並不等於譯文的語句和原文一對一,一詞不能加,一字不能減。自古訓詁家們註釋或翻譯文獻(例如"章句"之學)無不根據文意適當增減。所謂增,即由於古今語言和表達習慣的差異,翻譯時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隱去或隱含的詞語也譯出來;所謂減,即把原文重復而譯文不很需要的詞語省去。但是這種增,又和訓詁之大忌"增字解經"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顯,今則使之落實的;後者則是原無其意而譯/註者以己之意添上的。當然,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區分,這也就是爲什麼歷史上的訓詁大家幾乎都難免增字解經之疵的緣故。這部《二十四史全譯》在力求直譯時,當然也避不開上述的矛盾,至於做得如何,則需要專家們和廣大讀者加以鑒定。

古代史書,處處出現大量地名、官名。這二者是隨時代而不斷變遷的,不但名稱屢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變化萬千。翻譯不同於註釋,註釋可以用後代的地名、官名與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後代的地名、官名來翻譯,必將似是而非,那對於翻譯工作來說就是失誤。因此我們一律採取徑用原名的辦法。這雖然可能讓一些讀者失望,但如果他們瞭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諒譯者的。

## 四、我們的感謝

擔任本書顧問的是四位老前輩:原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林,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陰法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兹全。這幾位先生都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人,從來不擔任衹有虛名的職務。他們對《二十四史全譯》寄予厚望,不但有會必到,有意見就提,而且親自審閱、修改樣稿。

工作中輟，他們表示理解。他們對這部書的關心和支持，一直激勵着所有參與其事的人。作爲主編，真是難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周林、鄧廣銘、陰法魯三位先生竟已先後作古。令人高興的是何先生還很健康，但也九十高齡了。——十三年的光陰哪！

任何一本書的出版，在作者看來，交了稿，此後就是出版單位的事了。雖然可能也知道録入、校對等等工序繁雜，但對其艱難未必都有深切的體會。這部《二十四史全譯》的出版過程給許多參與翻譯的專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能按時交稿給出版者增加的困難這裏不必重復，由於譯者衆多，難免水平參差；篇幅巨大，譯時或有遺誤，於是編輯們在收到稿子之後，復核版本、審查譯文、斟酌商改、統一體例、多次校對，而每一次的改動既要商諸譯者，又要麻煩録者，直到出了膠片纔可以稍稍鬆口氣。責編們都是既有古文造詣，又有經驗的老編輯，其工作態度可以用一絲不苟來形容，譯文的毛病很難逃過他們的眼睛。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專職副主編"的作用。如果這部書還能讓讀者基本滿意的話，應該説，有一半的功勞是他們的。我們在這裏代表所有的譯者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並且希望讀者在閱讀這部書時能體會到並記得他們的辛勞與認真。

2003年7月15日於
日讀一卷書屋　　許嘉璐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畞"、"畮"、"甿"、"畂"、"畒"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 | | | |
|---|---|---|---|
| 髀(䯗髀) | 缶(缻) | 黎(黎) | 禪(禫) |
| 辯(䛒辯辯) | 蓋(葢) | 務(務務) | 善(譱) |
| 飆(飈飇) | 剛(𠞏) | 料(䉶) | 觴(觴) |
| 餅(餅) | 詬(詢) | 躪(躝) | 舐(䑛) |
| 豺(犲) | 穀(穀) | 櫺(櫺) | 疏(踈疎) |
| 躔(躔) | 罐(罐) | 騮(騮駵) | 搜(挍) |
| 諂(讇) | 駭(駴) | 攣(攣) | 髓(髓) |
| 嘲(謿) | 侯(矦) | 裸(臝) | 鎖(鏁) |
| 齜(齜) | 齏(韲) | 美(媺) | 踏(蹹蹋) |
| 弛(弛) | 羈(羇) | 滅(烕) | 柝(㯔欜欜) |
| 欻(欻) | 悸(痵) | 秣(餗) | 蜿(蜿) |
| 垂(𡍮埀) | 奸(姧) | 粺(䅭) | 腕(掔) |
| 齪(齪) | 殲(殲) | 腦(腦) | 尪(尩尫) |
| 瓷(甆) | 韉(韉) | 旆(旆) | 誤(悮) |
| 蹙(蹴) | 剿(剿) | 篷(篷) | 舄(舃) |
| 啖(噉) | 秸(稭) | 睥(睥) | 隙(隟隙) |
| 島(隝) | 截(戳) | 娘(孃) | 溆(漵) |
| 登(豋) | 贐(賮賮) | 擻(擻) | 璇(琁) |
| 鐙(鐙) | 鯨(鱷) | 愆(僁僁僁) | 燕(鷰) |
| 貂(鼦) | 鞠(鞫) | 鍥(契) | 腰(署) |
| 斗(㪷) | 絶(𢇍) | 煢(煢) | 燁(爗) |
| 陡(陡) | 誑(誆) | 蛆(胆) | 曄(曅) |
| 扼(搤) | 框(閶) | 麯(麴) | 彝(彜) |
| 愕(愕) | 髡(髠) | 紝(絍) | 癰(癕) |
| 鋒(鋒鋒) | 攬(擥擥) | 穤(穤) | 禹(禹) |
| 蜂(蠭) | 雷(靁) | 潸(潸) | 輿(轝) |

| | | | |
|---|---|---|---|
| 籲(籲) | 燥(燥) | 煮(鬻) | 棕(椶) |
| 鳶(鳶) | 潴(瀦) | 裝(裝)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己”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减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史記》全譯出版説明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時間斷限,上自傳説中的黄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爲三千年。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令,深諳歷史,通曉天文地理、諸子百家,在這種家學環境熏陶下,司馬遷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國語》、《世本》等古籍。後來他又嚮古文大師孔安國學習《尚書》,嚮今文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掌握了先秦諸子的思想精髓。二十歲以後,司馬遷到全國各地遊歷考察,尋訪文化遺跡,瞭解民情風俗,增加了豐富的知識積累。數年後回長安,仕爲郎中。元封三年(前108年)襲其父職任太史令(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父卒三年,遷爲太史令")。

關於《史記》動筆於何年,諸説頗有不同。從《史記・太史公自序》可以看出,司馬遷到太史令任後,便"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查閲記録朝廷藏書、資料),説明已經開始着手撰寫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圍繞可否撰寫史書一事進行了辯論,他對於壺遂指責其撰寫史書目的何在一説,大不以爲然,"於是論次其文"。表明他的撰寫工作繼續進行。隨之而來的不幸,是天漢二年(前99年),司馬遷爲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辨解而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腐刑,關進監獄。爲了完成這部"草創未半"(《報任安書》)的著作,他忍辱負重,堅持寫作近二十年,征和二年(前91年),終於完成了這部千古絶唱的《史記》。

《史記》是中國二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著作,開創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從學術上來看,首先,他開創了史書編撰的全新領域。漢以前的史書,多爲編年體,敍事簡約,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很難考察其前因後果。司馬遷的紀傳體史書,從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入手,因人、因事、因時而採取不同的體裁表述,全方位地描繪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繁複的内容系統化、條理化,清晰而生動。

本紀,以帝王事業爲綱,以編年的形式,記載各個時期的國家大事,具有系統的編年大事記的框架。

表,採用表格的形式,概括排列各歷史時期的大事。全書十表,分爲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把歷代相傳的世系、先秦時期列國之間的關係、重要職官的更替沿襲等事項,排列得條理分明。

書,記載典章制度、自然法則的形成、實施和歷史沿革。對禮樂、天文、曆法、經濟、水利、文化等内容,予以系統的記述。

世家,記載諸侯、勛貴以及特殊人物的歷史。其中把先秦以來主要王侯外戚世族的興衰,寫成不同的國别史。

列傳,記載各個時代不同類型人物的歷史。以描述各種人物活動的專傳爲主,如《孟嘗君列傳》、《魏公子列傳》。對有些彼此相關的人物,則寫成合傳,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對於人或事相類、相同者,則寫成類傳,如《循吏列傳》、《游俠列傳》。同時也對當時疆域内外的其他民族活動有所記述,如《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

其次,《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兩漢以前,没有一部史書稱得上通史。漢大一統局面的建立和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豐富的典籍得以集中使用,大量的調查采風得以進行,使史學家具備了收集整理大量史料的條件,成爲産生《史記》這種歷史巨著的必然條件。《史記》以貫穿前後約三千年社會發展史爲中心,其内容包括疆域劃分、國家民族、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是爲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歷史、自然科學、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

第三,《史記》的語言通俗流暢,文筆生動優美,言人狀物,栩栩如生,不僅是優秀的歷史作品,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其語言藝術成爲歷代古文家景仰的旗幟,對我國二千多年的文學創作産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特别是列傳中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開創了傳記文學之先河。

《史記》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創立後,歷代相沿不衰。清代學者趙翼説:"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其後歷代的廿三部正史,都以紀傳體寫成,便是例證。

從思想意義上看,司馬遷秉筆直書,不虚美、不隱惡的實事求是的撰史態度,成爲後世史學家治學、撰史的道德楷模。他對底層人物給予深切關注,對過去史書中很少記載的農民領袖或下層人物給予很高的評價,肯定他們在改變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他把陳涉放在"世家"系列中;在《貨殖列傳》中,記載了小商販、礦場業主、手工業者發家致富的歷程,對他們於社會經濟所起的能動作用,也都有所描述。這種高瞻遠矚的社會進步思想,在上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特别是諸代史傳中,可以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史記》集中表現了司馬遷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如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及陰陽五行、神仙方士的種種邪説,都有所揭露與諷刺。司馬遷高度重視經濟發展對國家興衰、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他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濟史資料,體現出深刻的經濟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觀點,評論歷代君王的是非功過,都顯示出他的史學思想的光彩。

《史記》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爲:一、在某些史實上有失誤。如周代傳年 800 年,可是司馬遷處理得十分簡略,而且世系年代還出現了重大失誤。另如對漢武帝的評價過於簡略,以及明明知道伯夷的生平始末不可信,但却把他寫成感情動人的篇章等等。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作了考證説明。二、爲了説明道理而顛倒事實的時間順序。如故意將吕不韋和韓非的著書放在被"遷"、被"囚"之前,顯然是爲了説理的需要,對時間進行了人爲的調整。三、體例不一致,有些文字未經推敲,造成前後矛盾。如大部份"太史公曰"很簡略,而《秦始皇本紀》後的太史公曰却幾乎全文録用賈誼的文章,顯得與全書頗不協調。不少語言還有前後矛盾的情況,如《史記》對商鞅是贊譽很多的,而在《商君列傳》後的太史公曰,却將

商鞅定位爲天資聰穎爲人刻薄。四、有的傳記是爲了表明自己的觀點而設立的。

關於《史記》的註本,最有名的是"三家註",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北宋以後,開始有人將其拆散統一附於《史記》正文之下。現有最早的三家註合刻本是南宋慶元年間的黄善夫本,此本後收入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主持校勘、輯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

現在較爲流行的版本,還有明嘉靖、萬曆年間南北監所刻的《廿一史》、明末毛晉汲古閣所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官刻的《二十四史》、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及1959年中華書局的點校本。

本書以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作爲底本,同時吸收武英殿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的長處。採用文白對照的體例,譯文力求準確、流暢、優美。捨去原書所附註釋。另外,本書根據各本對原書所作校訂也不再另行作註説明。

對於《史記》原文中存在的異體字,則根據原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審定的異體字整理表及有關規定,作出統一處理。對某些特殊的,古今字義不同的異體字,則予以適當保留。對《史記》原文中出現的避諱字,採取分别對待的原則。如常見的如唐人爲避名諱改"民"爲"人",改"虎"爲"獸"等等,因早已司空見慣,就不再修改,衹在譯文中改回。對抄寫刻板造成的錯字、殘字,也都一律改正。

《史記》全譯主編:安平秋。譯者:楊海峥、曹亦冰、王志平、郭濤。

# 史記目録

## 第一册

卷一　本紀第一
五帝本紀 …… 1
黄帝 …… 1
顓頊 …… 2
帝嚳 …… 3
堯 …… 3
舜 …… 6
卷二　本紀第二
夏本紀 …… 13
卷三　本紀第三
殷本紀 …… 23
卷四　本紀第四
周本紀 …… 31
卷五　本紀第五
秦本紀 …… 51
卷六　本紀第六
秦始皇嬴政 …… 71
秦二世嬴胡亥 …… 86
卷七　本紀第七
項羽 …… 101
卷八　本紀第八
高祖劉邦 …… 121
卷九　本紀第九
吕太后吕雉 …… 143
卷十　本紀第十
孝文帝劉恒 …… 153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孝景帝劉啓 …… 167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孝武帝劉徹 …… 171
卷十三　表第一
三代世表 …… 189
卷十四　表第二
十二諸侯年表 …… 197
卷十五　表第三
六國年表 …… 247
卷十六　表第四
秦楚之際月表 …… 275
卷十七　表第五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 289
卷十八　表第六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 309
卷十九　表第七
惠景閒侯者年表 …… 333
卷二十　表第八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 349
卷二十一　表第九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 361
卷二十二　表第十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 381
卷二十三　書第一
禮書 …… 397
卷二十四　書第二
樂書 …… 405
卷二十五　書第三
律書 …… 425
卷二十六　書第四
曆書 …… 433
卷二十七　書第五
天官書 …… 443

卷二十八　書第六
封禪書 …… 467
卷二十九　書第七
河渠書 …… 493
卷三十　書第八
平準書 …… 499
卷三十一　世家第一
吴太伯世家 …… 513
卷三十二　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 …… 523
卷三十三　世家第三
魯周公世家 …… 541
卷三十四　世家第四
燕召公世家 …… 557
卷三十五　世家第五
管蔡世家 …… 565
卷三十六　世家第六
陳杞世家 …… 573
卷三十七　世家第七
衛康叔世家 …… 579
卷三十八　世家第八
宋微子世家 …… 589
卷三十九　世家第九
晋世家 …… 601
卷四十　世家第十
楚世家 …… 631
卷四十一　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 …… 657
卷四十二　世家第十二
鄭世家 …… 667
卷四十三　世家第十三
趙世家 …… 679
卷四十四　世家第十四
魏世家 …… 709
卷四十五　世家第十五
韓世家 …… 723
卷四十六　世家第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 731
卷四十七　世家第十七
孔子世家 …… 747
卷四十八　世家第十八
陳涉世家 …… 769
卷四十九　世家第十九
外戚世家 …… 779
卷五十　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世家 …… 791
卷五十一　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世家 …… 795

## 第二册

卷五十二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 799
卷五十三　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世家 …… 809
卷五十四　世家第二十四
曹相國世家 …… 815
卷五十五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世家 …… 821
卷五十六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 …… 833
卷五十七　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 843
卷五十八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世家 …… 851
卷五十九　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世家 …… 859
卷六十　世家第三十
三王世家 …… 867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一
伯夷 …… 879
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
管仲 …… 883
晏嬰 …… 884
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
老子李耳 …… 887
莊周 …… 888

申不害 …… 888
韓非 …… 889
卷六十四　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 …… 895
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
孫武 …… 899
孫臏 …… 900
吴起 …… 901
卷六十六　列傳第六
伍子胥 …… 905
卷六十七　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列傳 …… 913
顔回 …… 913
閔損 …… 914
冉耕 …… 914
冉雍 …… 914
冉求 …… 914
仲由 …… 915
宰予 …… 916
端沐賜 …… 916
言偃 …… 920
卜商 …… 920
顓孫師 …… 921
曾參 …… 921
澹臺滅明 …… 921
宓不齊 …… 922
原憲 …… 922
公冶長 …… 922
南宫括 …… 922
公晳哀 …… 923
曾蒧 …… 923
顔無繇 …… 923
商瞿 …… 923
高柴 …… 923
漆彫開 …… 923
公伯繚 …… 924
司馬耕 …… 924
樊須 …… 924
公西赤 …… 925
巫馬施 …… 925
卷六十八　列傳第八
商君公孫鞅 …… 929
卷六十九　列傳第九
蘇秦 …… 937
蘇代 …… 950
蘇厲 …… 950
卷七十　列傳第十
張儀 …… 959
陳軫 …… 973
公孫衍 …… 975
卷七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嬴疾 …… 977
甘茂 …… 978
甘羅 …… 983
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 …… 985
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三
白起 …… 991
王翦 …… 994
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孟軻 …… 997
鄒衍 …… 997
淳于髡 …… 999
荀卿 …… 1000
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田文 …… 1001
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 …… 1011
虞卿 …… 1014
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魏無忌 …… 1019
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黄歇 …… 1025
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九
范睢 …… 1033
蔡澤 …… 1044
卷八十　列傳第二十
樂毅 …… 1051

樂閒…… 1055
樂乘…… 1055
卷八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1057
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 1067
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 1071
鄒陽…… 1076
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 1081
賈誼…… 1085
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吕不韋…… 1091
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刺客列傳…… 1097
曹沬…… 1097
專諸…… 1097
豫讓…… 1099
聶政…… 1100
荆軻…… 1102
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 1111
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 1129
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 陳餘…… 1133
卷九十 列傳第三十
魏豹…… 1143
彭越…… 1144
卷九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 1147
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 1155
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韓信…… 1171
盧綰…… 1174
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 1179
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1183
酈商…… 1186
夏侯嬰…… 1188
灌嬰…… 1190
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1195
周昌…… 1195
任敖…… 1197
申屠嘉…… 1199
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1205
陸賈…… 1208
朱建…… 1211
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傅寬…… 1215
靳歙…… 1216
周緤…… 1217
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 1219
叔孫通…… 1222
卷一百 列傳第四十
季布…… 1227
欒布…… 1229
卷一百一 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1233
鼂錯…… 1238
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1243
馮唐…… 1246
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1249
石建…… 1250
石慶…… 1251
衛綰…… 1252
直不疑…… 1253
周仁…… 1254
張歐…… 1254
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 1257
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秦越人…………………………… 1263
太倉公淳于意………………………… 1267
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六
吴王劉濞……………………………… 1283
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　武安侯田蚡……… 1295
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韓長孺………………………………… 1305
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九
李廣…………………………………… 1311
李陵…………………………………… 1317
卷一百十　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 1319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1341
公孫賀……………………………… 1351
李息………………………………… 1351
公孫敖……………………………… 1351
李沮………………………………… 1352
李蔡………………………………… 1352
張次公……………………………… 1352
蘇建………………………………… 1352
趙信………………………………… 1352
張騫………………………………… 1353
趙食其……………………………… 1353
曹襄………………………………… 1353
韓説………………………………… 1353
郭昌………………………………… 1353
荀彘………………………………… 1353
路博德……………………………… 1354
趙破奴……………………………… 1354
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平津侯公孫弘………………………… 1355
主父偃………………………………… 1358
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列傳……………………………… 1369
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東越列傳……………………………… 1377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列傳……………………………… 1381
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列傳…………………………… 1385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 1389
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劉長………………………… 1415
淮南王劉安………………………… 1419
衡山王劉賜…………………………… 1429
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列傳……………………………… 1433
孫叔敖………………………………… 1433
子産…………………………………… 1434
公儀休………………………………… 1434
石奢…………………………………… 1435
李離…………………………………… 1435
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六十
汲黯…………………………………… 1437
鄭莊…………………………………… 1442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列傳……………………………… 1445
公孫弘………………………………… 1447
申公…………………………………… 1448
轅固生………………………………… 1449
韓嬰…………………………………… 1450
伏勝…………………………………… 1450
倪寬………………………………… 1451
高堂生……………………………… 1451
徐生(等)…………………………… 1451
商瞿(等)…………………………… 1452
董仲舒………………………………… 1452
胡毋生……………………………… 1453
江生………………………………… 1453
褚大………………………………… 1453
殷忠………………………………… 1453
吕步舒……………………………… 1453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列傳……1455
郅都……1456
寧成……1457
周陽由……1457
趙禹……1458
張湯……1458
義縱……1463
王温舒……1465
尹齊……1466
楊僕……1466
減宣……1468
杜周……1468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列傳……1471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游俠列傳……1485
朱家……1486
郭解……1487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佞幸列傳……1491
鄧通……1491
韓嫣……1492
李延年……1493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列傳……1495
淳于髡……1495
優孟……1496
優旃……1498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日者列傳……1509
司馬季主……1509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列傳……1515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貨殖列傳……1539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1551

# 史記卷一

## 本紀第一

## 五帝本紀

### 黃帝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黃帝，是少典氏的後代，姓公孫，名叫軒轅。生下來就顯出神靈，在一般人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能說話，幼小的時候就很機智，長大後聰慧敏捷，二十歲時就見識廣博善於明辨了。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軒轅所生活的時代，神農氏的子孫後代道德衰薄，各路諸侯互相侵犯攻伐，欺壓百姓，但是神農氏無力征討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軒轅就多次動用武力征討諸侯中不來朝拜神農氏的人，因而諸侯們都來歸順軒轅。在作亂的諸侯中蚩尤最爲暴虐，没有人能征討他。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炎帝想侵犯欺凌諸侯，諸侯們都來歸順軒轅。軒轅於是修治德政，整肅軍旅，順應四季氣象，種植黍、稷、豆、麥、稻等作物，撫慰民衆，丈量四方的土地，訓練以熊、羆、貔、貅、貙、虎爲圖騰的氏族，來和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作戰。雙方多次交戰，然後黃帝實現了戰勝炎帝的願望。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蚩尤發動叛亂，不服從黃帝的命令。於是黃帝就徵召四方諸侯的軍隊，和蚩尤在涿鹿的郊野交戰，很快就捕獲并殺死了蚩尤。四方諸侯都尊軒轅爲天子，取代神農氏，這就是黃帝。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天下有不順從的，黃帝就去討伐他們，平定了一個地方後就離開這個地方。黃帝披斬山林草木開通道路，從來没有安寧地居住在什麽地方。

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

黃帝往東到達過海濱，登上丸山，并到過泰山；往西到達過空桐，登上雞頭山；往南到達了長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驅逐過葷粥族，

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説，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黄帝。

和諸侯們在釜山驗合符契信物，并在涿鹿山下的平地上構築城邑。黄帝奔波往來不斷搬遷，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點，住在哪裏，就以軍隊按環形駐扎在自己周圍。官職都用“雲”來命名，設立以“雲”命名的軍隊。設立左右大監，監察衆多諸侯國。諸國和諧，對鬼神山川封禪祭祀的事情，在歷來帝王中被稱爲規模最大的。獲得了寶鼎，運用神蓍草來推算曆法預知節氣日辰。推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來治理民衆。順應天地四季的規律，陰陽五行的徵兆，關於死生的禮儀，國家安危存亡的道理。按照季節播種百穀草木，馴化各種鳥獸昆蟲。黄帝的德政廣泛傳布，旁及日月星辰和水土石金玉，黄帝勞心勞力，有節制地利用江湖山林的資源。由於有“土德”的祥瑞，所以就號稱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他們中得到姓氏的有十四人。

黄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黄帝居住在軒轅之丘，娶了西陵國的女子爲妻，這就是嫘祖。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了兩個兒子，他們的後人都掌握過天下：第一子叫玄囂，這就是青陽，青陽封在江水；第二子叫昌意，封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子爲妻，叫昌僕，生了兒子高陽，高陽很有聖德。

黄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黄帝去世後，安葬在橋山。他的孫子，昌意的兒子高陽繼位，這就是帝顓頊。

### 顓頊

帝顓頊高陽者，黄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静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顓頊高陽，是黄帝的孫子，昌意的兒子。性格文静深沉而有謀略，疏曠通達懂得事務的道理。種植作物能够發揮土地的作用，按照四季的氣候决定行動以便效法自然，依照山川的神靈來制定義理，研究四季五行的規律來教化民衆，潔誠己心來祭祀鬼神。他統治的範圍北邊到了幽陵，南邊達到交阯，西邊直到流沙，東邊到了蟠木。鳥獸草木，大江大河小丘小河的所有神靈，凡是日月所能照射到的地方，没有不平服歸順的。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

帝顓頊生了個兒子叫窮蟬。顓頊去世，玄囂的孫子高辛繼位，這就是帝嚳。

##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

帝嚳高辛，是黄帝的曾孫。高辛的父親叫蟜極，蟜極的父親叫玄囂，玄囂的父親就是黄帝。玄囂和蟜極都没能即位，到了高辛纔即帝位。高辛對於顓頊來説是族侄。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高辛生下來就顯出神靈，能够説出自己的名字。普遍施恩於萬物，却不顧及自己。他耳聰目明能知悉遥遠、洞察隱微。順應上天的義理，瞭解民衆的需要。仁愛而有威嚴，仁慈而真誠，完善自身而使天下誠服。收取土地的產物有節制地利用，撫愛教導萬民使之得到利益并訓導他們。觀察日月的運行修訂曆法，明瞭鬼神并恭敬地事奉他們。他神態莊嚴，道德高尚。他行動的時候順應天時，衣着和士人相同。帝嚳治理天下像水灌溉農田那樣平等而公正，遍及天下，日月所照射的地方，風雨能吹淋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帝嚳娶陳鋒氏的女子爲妻，生兒子放勳；娶娵訾氏的女子，生兒子摯。帝嚳逝世，由摯繼帝位。帝摯繼位，政治衰弱，由弟弟放勳繼位，這就是帝堯。

## 堯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黄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帝堯，就是放勳。他的仁愛像天，他的智慧如神。走近他就像太陽一樣温暖，遠望他就像雲霞一樣燦爛。富有而不驕，高貴而不傲慢。頭戴黄色的冕，身穿黑色的衣服，乘朱紅色的車駕着白色的馬。能够宣明和順的德行，以使九族親密；九族已團結和睦了，就辨别彰明各個家族；各個家族辨别清楚了，各路諸侯融洽和睦。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

帝嚳任命羲氏、和氏，恭敬地順應上天，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制訂曆法，把曆法節令告訴民衆。任命羲仲，居住在郁夷地區，地名叫暘谷。他虔誠地迎接日出，分辨節令的時間，讓人們按時耕作。春分那一天晝夜等長，黄昏時南方朱雀七個星宿出現在正南方，以此確定仲春。民衆分散到地裏耕種，鳥獸開始交尾孵化。任命羲叔，居住在南交。他辨别節令勸農進行夏季的農事，勤謹地做好種植之事。夏至那一天，白天最長，東方蒼龍七宿中的心宿黄昏時出現在正南

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方，用以確定仲夏。民衆依然在地裏耕作，這時鳥獸换上了稀疏的新羽毛。任命和仲，居守在西方，地名叫昧谷。他恭敬地送太陽落山，辨别節令管理秋收事務。秋分日，晝夜長短相等，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宿黄昏時出現在正南方，用以確定仲秋。這時民衆歡樂，鳥獸的羽毛長齊。任命和叔，居住在北方，地名叫幽都。他辨别節令管理冬天藏儲糧食事務。冬至那一天，白晝最短，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宿黄昏時出現在正南方，用以確定仲冬。這時民衆回到温暖的室内，鳥獸都生出細軟的絨毛。一年三百六十六日，設置閏月以便和四季相合。發布命令整頓百官，各種事業都欣欣向榮。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

堯説："誰可以繼承帝位?"放齊説："您的兒子丹朱開通明達。"堯説："唉！丹朱不遵德義又喜歡争吵，不可用。"堯又説："誰是可以繼承的人?"讙兜説："共工廣聚人力功績顯著，可以用。"堯説："共工善於言辭，但他的用意邪僻，貌似恭敬却欺瞞上天，不能用。"堯又説："啊，四方諸侯，浩浩蕩蕩的洪水濁浪滔天，包圍了山岡淹没了丘陵，下面的民衆非常憂愁，有能派去治理洪水的人嗎?"諸侯們都説鯀可以。堯説："鯀違背教命，毁敗同族，不可用。"諸侯們説："不是這樣吧，試一試不可以再免掉他。"堯於是聽從諸侯們的意見任用鯀。經過九年，治水没有成功。

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

堯説："啊！四方諸侯，我在帝位七十年，你們誰能够順應天命，接任我的帝位?"諸侯們應答説："我們鄙陋無德，會辱没帝位的。"堯説："你們都來推舉貴族中的和疏遠而隱藏着的人才。"大家都對堯説："有個還没有妻子的人在民間，名叫虞舜。"堯説："對，我也聽説了，他怎麽樣?"諸侯們説："他是盲人的兒子。他父親不遵德義，母親不講忠信，弟弟狂傲無理，舜都能用孝心和他們親和相處，使他們上進，不發展到奸惡的程度。"堯説："我就試試他吧!"於是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舜，通過她們來觀察他的德行。舜讓兩個妻子遷居在嬀水邊，遵行婦人之禮。堯認爲舜做得好，就讓舜謹慎地宣揚父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間五種人倫道理，人們都能遵從這五常的教化。又讓舜廣泛參與各個方面的管理事務，他把各項事務處理得有條有理。讓舜在四方之門迎接來朝的諸侯君臣，四門的接待恭敬肅穆，諸侯和遠方部落的賓客對主人都很恭敬。堯派舜進入山林川澤，遇到暴風雷雨，舜從不迷失方向。堯認爲舜有超人的智慧，把舜召來說："你謀劃事情很周到，說過的話都有實效，已經三年了。你可登上帝位。"舜認爲自己的德行還不能讓人心悦誠服因而辭讓。正月初一日，舜在堯的文祖廟接受了帝位。文祖，就是堯的始祖。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群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静哉！

於是帝堯告老還家，命舜代行天子的政事，來觀察上天對這一決定的態度。舜於是用玉製的觀象器物進行觀測，使曆法節令與日、月、五星的運行完全符合。接着舉行類祭祭上帝，舉行禋祭祭星辰風雨，舉行望祭祭名山大川，普遍地祭祀丘陵水陸川澤神靈。收集五等圭璧，選擇吉利的月份和日子，接見四方諸侯，把圭璧等瑞器頒發給他們。每年二月，舜到東方去巡視，到達泰山，舉行柴祭，按照不同等級遠祭東方諸侯國境内的名山大川。接着會見東方各個諸侯國的君長，校正他們的四時和月、日，統一音律和度量衡，制定吉、凶、賓、軍、嘉五種禮儀，晋見時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所執的瑞玉，用來墊玉的三種絲織品，卿和大夫行禮時分别手執的活羔羊和雁，士所執的死野鷄，至於諸侯所執的五種瑞玉，禮儀結束後歸還。五月，到南方去巡視；八月，到西方去巡視；十一月，到北方去巡視。這三次巡視的禮儀和去東方巡視時一樣。巡視歸來，到祖廟和父廟去祭祀，用一頭公牛作祭品。每五年進行一次巡視，其餘四年四方諸侯分别到京師來朝見。舜向他們所有的人說明治國的道理，公開考察他們的政績，對有功的賞賜車輛服飾。開始把全國劃分成十二個州，疏浚江河。把通常的刑律刻畫在器物上，用流放的方法處置受到寬赦的判有墨、劓、剕、宫、大辟五種刑罰的人，處罰官員使用鞭刑，學校使用木棍撲打之刑，可以用黄銅來贖減刑罰。因爲過失造成災害

的可以赦免；對屢犯不改的作惡之人嚴施刑罰。敬謹從事啊，敬謹從事啊，要特別慎重地使用刑罰！

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岳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岳强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讙兜曾經舉薦共工，堯説："不可以。"而讓他試着擔任工師，共工果然淫惡邪僻。四方諸侯推舉鯀治理洪水，堯認爲不能任用，四方諸侯極力請堯試用，果然没有業績，所以各個部族感到不適宜。三苗部族在江淮、荆州地方多次作亂。於是舜回到京師向堯帝進言，請求流放共工到幽陵去，來改變北狄的習俗；流放讙兜到崇山去，來改變南蠻的習俗；遷徙三苗到三危去，來改變西戎的習俗；流放鯀到羽山去，來改變東夷的習俗。處罰了這四人，天下人都心悦誠服。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在帝位七十年纔得到舜，二十年後告老還家，命舜代行天子政事，把舜推薦給上天進行考察。堯禪讓帝位二十八年去世。百姓非常悲哀，好像死了父母一樣。三年内，各地没有人演奏音樂，用這種方式表達對堯的思念。堯知道兒子丹朱不像自己，不能把天下交給他，於是采取變通的辦法把帝位交給舜。交給舜，全天下得到好處而丹朱會受到損害；交給丹朱，全天下受到損害而丹朱得到好處。堯説："終歸不能損害天下而使一人得到好處。"最終還是把天下授給了舜。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堯逝世，三年的喪期結束，舜辭讓帝位并到南河的南邊以避讓丹朱。朝覲的諸侯不到丹朱那裏反而來到舜這裏來，有訴訟事情的人不到丹朱那裏反而到舜這裏來，歌頌政績的人不歌頌丹朱反而歌頌舜。舜説："這是上天的意思啊！"在這之後回到京師登上天子之位，這就是舜帝。

**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虞舜，名叫重華。重華的父親叫瞽叟，瞽叟的父親叫橋牛，橋牛的父親叫句望，句望的父親叫敬康，敬康的父親叫窮蟬，窮蟬的父親就是帝顓頊，顓頊的父親叫昌意。從昌意到舜已經七代了。從窮蟬到帝舜，都地位低下，是普通百姓。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

舜的父親瞽叟是個盲人，舜的母親去世了，瞽叟又娶了妻子生下象，象生性傲慢。瞽叟偏愛後妻所生的兒子，常想殺掉舜，舜都躲過去了；

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倘若舜有小的過失，就要受到處罰。舜順從地奉養父親、後母和弟弟，天天恭敬謹慎，沒有絲毫懈怠。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舜，是冀州人。舜在歷山耕種，在雷澤捕魚，在黃河邊上作陶瓦器，在壽丘做過各種器具，在負夏做生意。舜的父親瞽叟不講德義，母親絲毫不講信義，弟弟象狂傲，都想殺舜。舜順從他們一點不違背作兒子作哥哥的道義，想殺他時，找不到他；有事要尋找他時，他又出現在父母身邊。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内，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内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二十歲時因爲孝順而出名。三十歲時就是堯帝詢問有沒有可用的人時，四方諸侯都推薦舜，説他可以。於是堯就把兩個女兒嫁給舜來觀察他内在的修養，派九個男子和他相處來觀察他的外在表現。舜居住在嬀河邊，自身的修養更恭謹。堯的兩個女兒不敢因身份高貴而驕慢地對待舜的親人，很合婦人之道。堯派來的九個男子侍奉舜也都更加忠實謹敬。舜在歷山耕種，歷山的民衆都爲田界而互相謙讓；在雷澤捕魚，雷澤上的漁人都謙讓打魚的地方；在黃河水濱做陶器，黃河水濱出產的陶器都不粗製濫造。一年的時間，舜所居的地方變成人們聚居之地，二年成了小城邑，三年成了城市。堯於是賜給舜細葛布衣和琴，爲他構築倉廩，給他牛、羊。瞽叟還想再次殺他，讓舜到廩房頂上去塗泥，瞽叟從下面放火焚燒廩房。舜就用兩頂斗笠護住身體跳下，逃走了，得以不死。後來瞽叟又讓舜挖井，舜在井壁上挖了一條暗道可以從旁邊出去。舜已經挖了很深，瞽叟和象一起往井裏填土，舜從暗道中逃出，逃走了。瞽叟和象非常高興，以爲舜已經死了。象説："出主意的是我。"象和父母分舜的財物，於是説："舜娶堯的兩個女兒，這兩個人和琴，我要了；牛、羊、倉廩分給父母。"象就在舜的屋室居住，彈奏着那把琴。舜回來見象，象驚愕不快，説："我思念哥哥舜，正憂鬱不樂呢！"舜説："是，你的兄弟間的情誼差不多了！"舜重新侍奉瞽叟愛護弟弟更加恭謹。在這種情況下，堯就試用舜推行五種倫理和擔任各種官職考察他，舜把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從前高陽氏有八個才德兼備的人，世人得到了他們輔佐朝政的益處，稱他們“八愷”。高辛氏有八個才德兼備的人，世人稱他們“八元”。這十六個人的後代，世世代代保持着他們的美德，不損害他們家族的名聲。到了堯主政時，堯没有能够舉用他們。舜舉用八愷的後代，讓他們主管農業，規範各項有關事務，没有不按照節令進行的。舉用八元的後代，讓他們到四方傳播教化，讓天下作父親的都盡到責任，母親都慈愛，做兄的都友善，做弟的都恭謹，做兒子的都孝順，家庭和睦，社會融洽。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過去帝鴻氏有個不才之子，毁棄仁義，陰險狠毒，好行凶殘邪惡之事，天下人稱他爲渾沌。少皞氏有個不才之子，毁敗信義，憎惡忠直，喜歡并且美化惡毒的言論，天下人稱他窮奇。顓頊氏有個不才之子，無法教訓，不知道話語好壞，天下人稱呼他檮杌。對這三個家族世人感到憂慮。到了堯的時代，堯没能除去他們。縉雲氏有個不才之子，貪戀酒食，圖求財貨，天下人稱他叫饕餮。天下的人們憎惡他，把他和那三家凶族同樣看待。舜掌管四方之門的迎賓事務，就把四家凶族加以流放，把他們遷到四方邊遠地帶，用他們來抗禦更加邪惡的人，這以後四門通達，説明没有凶惡的人了。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岳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

舜進入高大的山麓，遇到强烈的暴風雷雨也不迷向，堯就知道舜是可以交付天下的。堯告老歸家，讓舜代行天子的政事，到全國巡回視察。舜受到推舉執掌政事二十年，堯纔讓他代行天子之事。代行政事八年堯去世了。三年喪禮結束，舜把政權讓給丹朱，但是天下的人歸服於舜。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從堯帝的時代就都被推舉任用，却没有分配給他們具體的職務。於是舜來到文祖廟，召集四方諸侯進行謀劃，開放四方之門，四方民意上達通暢，命令十二州的長官講論堯帝的功德，推行淳厚的道德，遠離邪佞諂媚之人，蠻夷相繼順服。舜對四方諸侯説：“有能奮力用命光大堯帝事業的人，可以讓他擔任輔相的職務。”都説：“伯禹做司空，可以發揚光大堯帝的功業。”舜

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静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稚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説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説：“啊，是的！禹，你去平定洪水。你要努力啊。”伯禹跪拜行稽首之禮，退讓給后稷、契和皋陶。舜説：“就這樣了，你上任去吧。”舜説：“弃，民衆開始出現飢餓，你負責播種莊稼。”舜説：“契，百姓之間不親和，五常的倫理不順，你去做司徒，謹敬地實施五常的教化，關鍵在於寬厚。”舜説：“皋陶，蠻夷擾亂中原，搶劫殺人，你去做獄官之長，五種刑罰裁量要適當而使人心服，執行五種刑罰分别在郊野、市、朝三個不同的地方；五種流放各有標準，分别流放到遠近三個地方。處罰明察公允就能使人信服。”舜説：“誰能够管理我的各種工匠?”都説垂可以。於是讓垂任共工。舜説：“誰能够掌管我的山林水澤草木鳥獸?”都説益可以。於是就任命益爲掌管山澤的官員。益跪拜行稽首禮，把職務推讓給其他的大臣朱虎、熊羆。舜説：“去吧，你們一起合作。”於是讓朱虎、熊羆作益的助手。舜説：“啊！四方諸侯，有誰能够掌管祭天、祭地和祭宗廟的禮儀?”都説伯夷可以。舜説：“啊！伯夷，任命你爲秩宗，從早到晚要虔誠，正直而且肅穆、潔净。”伯夷推讓給夔、龍。舜説：“好。任命夔做典樂官，教導貴族子弟歌詩舞蹈，正直而温和，寬厚而嚴厲，剛毅而不肆虐，簡樸而不高傲。詩表現人的情志，歌是把言辭拉長了音調咏嘆詩的意和情，五聲要按照歌辭的需要，律吕與五聲相合，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能够諧調一致，不互相干擾，神與人之間通過音樂達到歡悦和諧。”夔説：“哦！我敲擊石磬，百獸就會相率起舞。”舜説：“龍，我畏懼忌諱能説會道殘暴詐僞，震動驚嚇我的臣民，任命你爲納言，早晚傳達我的旨意，一定要誠實。”舜説：“啊！你們二十二個人，要恭謹地履行你們的職責，順應時勢輔佐我完成上天的大事。”每過三年考察一次政績，三次考察後決定官員的升降，遠近各類事情就都興盛起來。再次分别處理了流放在北部邊境的三苗氏部族。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

這二十二人都成就了他們的事業。皋陶任管刑獄的大理，持法公平，民衆都信服他的判決能準確切實。伯夷主管禮儀，上下都能謙讓。垂主

主虞，山澤辟。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管百工，各種工匠都完成了任務。益主管虞官，山林水澤都得到開發。弃主掌農業，各種穀物都合天時長得茂盛。契主掌司徒，百姓都親近和睦。龍主掌接待賓客，遠方賓客欣然來朝。十二個地方官推行政令，九州範圍内没有人敢行爲邪僻違背命令。禹的功勞最大，開通了多座大山，疏通了多處湖澤，決開了多條河流，劃定了九州邊界，九州的君長按照各自的職分前來貢奉物産，不失規範。國土縱横五千里，一直到達極爲遥遠的地帶。南邊撫有交阯、北發，西邊撫有戎、析枝、渠廋、氐、羌，北邊撫有山戎、發、息慎，東邊撫有長、鳥夷。四海之内都感激帝舜的功績。於是禹大興歌頌帝堯的樂曲《九招》，招引來了奇珍異物，鳳凰也飛來起舞。天下清明的德政都是從虞帝時開始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預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舜二十歲以孝順聞名，三十歲堯舉用他，五十歲代行天子的政事，五十八歲時堯去世，六十一歲時接替堯登上帝位。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到南方巡察，在蒼梧的郊野去世。安葬在長江南邊的九嶷山，此地就是零陵。舜登上帝位以後，用車載着天子的旌旗，前去朝拜父親瞽叟，神態恭謹，像兒子在盡孝道。舜封弟弟象爲諸侯。舜的兒子商均也不賢能，舜因此預先向上天推薦禹。十七年以後舜逝世。三年的喪禮完畢，禹也把帝位推讓給舜的兒子，和當初舜讓給堯的兒子一樣。諸侯們都歸附禹，此後禹纔登上了天子之位。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均，都封有疆土，用封地的收益供奉先祖。他們仍然穿戴祖傳的服飾，用祖先的禮樂。用賓客的禮儀朝見天子，天子不把他們作臣下對待，表示不敢專有天下。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黄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弃爲周，姓姬氏。

從黄帝至舜、禹，都是同姓但國號不同，以便顯示各自的美德。所以黄帝的號是有熊，顓頊帝的號是高陽，帝嚳的號是高辛，堯帝的號是陶唐，舜帝的號是有虞。禹帝的號是夏后，却另有姓氏，姓姒。契是商的始祖，姓子。弃是周的始祖，姓姬。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虚。《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太史公曰：學者們大多稱贊五帝，五帝已經很久遠了。然而《尚書》衹記載堯以來的史料，但是百家叙説黄帝，他們的文字不典雅可靠，士大夫很難據此叙説。孔子傳授的宰予問《五帝德》和《帝繫姓》二篇，儒生們認爲不是孔子的言論有的就不傳習。我曾經向西到過空桐山，向北經過涿鹿，向東到達大海，往南在長江、淮河駕舟，到那些長老們分别常常叙説是黄帝、堯、舜遺迹的地方，那裏的風俗教化本來有所不同，總的來説没有違背古籍記載的説法，比較接近孔子的説法。我閲讀《春秋》、《國語》，其中闡發《五帝德》、《帝繫姓》的地方很顯著，衹是人們没有深入考察，其實他們的記述都不虚妄。《尚書》記載的闕失已經很久遠了，它所散佚的就常常在其他記述中看到。不是喜好學習，深加思考，心知其中的用意，當然很難爲那些見解膚淺見聞寡陋的人論説。我把堯以來的史實按照次序一并論説，選擇那些記述的言辭特别典雅的，編成《五帝本紀》作爲全書的首篇。

# 史記卷二

## 本紀第二

## 夏本紀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夏禹，名叫文命。夏禹的父親叫鯀，鯀的父親是顓頊帝，顓頊的父親是昌意，昌意的父親是黄帝。夏禹，是黄帝的玄孫，是顓頊帝的孫子。夏禹的曾祖父昌意及父親鯀都没能登上帝位，衹做别人的臣下。

在堯帝的時候，洪水滔天，浩浩蕩蕩，包圍山嶺，淹没高地，百姓非常憂愁。堯帝尋求能够治理水患的人，群臣四岳都説鯀可以。堯説："鯀做人違背天命，敗壞同族，不可任用。"四岳説："比較起來，没有比鯀更賢能的人了，希望您讓他試一試。"於是堯帝聽從了四岳的意見，任用鯀去治理水患。九年過去了，但洪水仍舊泛濫不止，治水没有成功。於是堯衹好再尋訪一人，便找到了舜。舜被任用，代行天子的政令，巡行各地。發現鯀治水没有成效，就把鯀放逐到羽山而後殺死。天下人都認爲舜對鯀的懲罰是對的。於是舜舉薦鯀的兒子夏禹，讓他繼續完成鯀治水的事業。

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堯帝去世後，舜帝問四岳説："有能發揚光大堯的事業的人可讓他擔任官職嗎？"都説："伯禹當司空，可發揚光大堯的事業。"舜説："嗯，對！"於是命令禹説："你平治水土，努力去幹好這件事吧。"禹跪拜叩頭，推讓給契、后稷和皋陶。舜説："你可以上任去幹你的事了。"

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

禹爲人聰明過人，能吃苦耐勞；他不違背道德，仁慈可親，言而有信；聲音合於音律，舉止符合法度，一舉一動，嚴守規矩；莊重嚴謹，是百官的楷模。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禹於是與益、后稷遵奉帝舜的旨意，命令諸侯百官發動民夫動土治水，他們翻山越嶺，立下木樁作標記，測定高山大川的情況。禹爲父親鯀治水未能成功受到懲罰而傷心，於是勞頓奔走，苦心思慮，在外面十三年，路過家門都不敢進去看看。他節衣縮食，盡力敬奉鬼神。他住在簡陋的矮房子裏，省下錢財，盡用於治水。他坐着車子在陸地上奔波，乘着船在水上來往，他坐着橇往返於泥沼之地，穿着有鐵齒的鞋子爬山越嶺。他左手拿着準繩，右手拿着規矩，身上帶着測量四時的儀器，終於開闢了九州的土地，疏通了九條河道，修治了九個大湖的堤岸，鑿通了九座大山。他讓益發給百姓稻種，可以在低濕的地方種植，讓后稷發給百姓急需的糧食。缺少糧食的地方，就從糧食多的地方調配供給，使各諸侯管轄地區達到均衡。禹於是巡行各地，觀察各地適宜生產的物品，决定交納的貢賦，并且考慮山路和水路運輸的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

禹的治水行動從冀州開始。冀州：治理好壺口後，又治理好梁山和岐山。修治好太原後，又一直達到太嶽山的南面。修治好覃懷之後，又修治衡水、漳水。那裏的土質白細。賦税居第一位，有時居第二位，田屬第五等。常水、衛水疏通了，大陸澤也已修治完成。鳥夷人的貢品是皮衣。冀州的貢賦需繞過右邊的碣石山入海運輸。

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於河。

濟水、黄河之間的地區是沇州：境内九條河道已經疏通，雷夏也已修治蓄積成了湖泊，雍水、沮水合流進入此湖，土地上種上桑樹，也已經養了蠶，於是百姓得以從山上遷到平地居住。這裏的土質黑色而肥沃，水草茂盛，林木高大。田屬第六等，賦税居第九位，經營了十三年，纔和其他各州相同。這裏的貢品是漆和蠶絲，還有用竹筐盛着的錦綉。它的貢品是經由濟水、漯水，然後運進黄河的。

海岱維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酓絲。浮於汶，

大海和泰山之間的地區是青州：堣夷已經治理好，濰水、淄水也都疏通。這裏的土質色白肥沃，海濱寬廣，鹽碱低窪，田多鹽碱。田屬第三等，賦税居第四位。這裏的貢品是鹽和細葛布，還有各種海產品，以及泰山谷地出産的絲、麻、

通於濟。

鉛、松、怪石，萊夷從事放牧，用牧産品作貢品，還有用竹筐盛着的蠶絲。貢品由汶水船運，通往濟水。

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玭珠臮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

大海、泰山與淮水之間的地區是徐州：淮水、沂水治理好了，蒙山、羽山可以種植了。大野已經成了湖澤，東原地區寬廣平坦可以耕種。這裏土質是紅色，肥沃的黏土，草木漸漸茂盛起來。這裏的田屬第二等，賦税居第五位。貢品是五色土、羽山山谷中的雉鷄、嶧山南面特有的桐木、泗水邊浮石製的磬、淮夷的珠蚌和魚類，還有用竹筐盛着的黑色絲綢。貢品從淮河、泗水船運，通往黄河。

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瑶、琨、竹箭，齒、革、羽、旄，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

淮河與大海之間是揚州：彭蠡已經匯成了湖澤，成了大雁居住的地方。三條江水已被疏通入海，震澤地區獲得安定了。竹箭已密密生長。野草茂盛，樹木高大，土地濕潤。田屬第九等，賦税居第七位，豐年可居第六位。貢品是三種金屬，還有美玉、竹箭，象牙、皮革、羽毛、旄牛尾和島夷人穿的草編衣服，以及用竹筐盛着的貝錦，有時還根據命令進貢包着的橘子和柚子。貢品由長江、大海運到淮河、泗水。

荆及衡陽維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土、夢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維箘簬、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于江、沱、涔、漢，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山到衡山以南地區是荆州：長江和漢水從這裏向大海奔流。長江中段在州中分有九道支流，沱水、涔水已經疏通，雲土澤、夢澤已經治理。這裏的土地濕潤。田屬第八等，賦税居第三位。貢品是羽毛、旄牛尾、象牙、皮革，三種金屬，杶木、幹木、栝木、柏木，粗細磨石、砮石、丹砂，三個諸侯國所貢的名特産品箘竹、簬竹、楛木，精心包裹着的菁茅，用竹筐盛着的絳色綢子和珍珠，還有根據命令進貢的九江大龜。貢品從長江、沱水、涔水、漢水北運，越過一段陸路到雒水，到達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於雒，達於河。

荆山、黄河之間的地區是豫州：伊水、雒水、瀍水、澗水已經疏通流入黄河，滎播已匯成湖澤，疏浚了荷澤和明都澤。這裏的土質細軟，低窪處土質黑色肥沃。田屬第四等，賦税居第二位，有時居第一位。貢品是漆、絲、細葛布、紵麻，用竹筐盛着的細絲綿，還有根據命令進貢的磨磬的錯石。貢品從雒水船運，直到黄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南面與黑水之間的地區是梁州：汶山、嶓冢山已能種植，沱水、涔水已經疏通，蔡山、蒙山舉行了祭山活動，宣布治功完畢，和夷地區也有了收益。這裏土色青黑。田屬第七等，賦稅居第八位，豐年可居第七位，歉年居第九位。貢品是美玉、鐵、銀、鏤、砮石、磬，熊、羆、狐、狸、地毯。西傾山的貢品由桓水運出，其他貢品都由潛水船運，越過一段陸路進入沔水，轉入渭水，橫渡黃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荆、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黑水和西部黃河之間的地區是雍州：弱水已經向西疏通，涇水匯入了渭水。漆水、沮水也已經流入渭水，灃水同樣進入了渭水。荆山、岐山舉行了祭山儀式，宣布治理水患已大功告成，終南山、敦物山直到鳥鼠山也都治理完畢。高原、低地都有了收益，直到都野。三危山已經開發，三苗族的秩序安定。這裏土質細軟色黃。田屬第一等，賦稅居第六位。貢品是各種美玉和珠寶。貢品由積石山運到龍門山下的西河，會集到渭水。貢品中有昆侖、析支、渠搜貢來的毛呢。西戎歸服。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陽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開通了九條山脉的道路：汧山到岐山一直通到荆山，越過黃河；壺口山經過雷首山直通太嶽山；砥柱山連接析城山到達王屋山；太行山通過常山直到碣石山，入海；西傾山通過朱圉山、鳥鼠山到達太華山；熊耳山經過外方山、桐柏山到達負尾山；開通嶓冢山一直到荆山；内方山通到大别山；汶山的南面通到衡山，越過九江，到達敷淺原。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别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

疏通了九條河流：弱水通到合黎，餘波流進流沙。疏通黑水到達三危，進入南海。疏通黃河，從積石山到龍門山，向南到華山北面，東到砥柱山，又東到盟津，再向東經過雒汭，流到大邳山，北過降水，流到大陸澤，向北分爲九條河道，然後合流，名叫逆河，流入大海。從嶓冢山開始疏通瀁水，向東流成爲漢水，再向東流成爲蒼浪水，過三澨，進入大别山，向南流入長江，向東匯合成彭蠡澤，又東流到北江，進入大海。從汶山開始疏通長江，向東分出支流名叫沱水，又東流到達醴陵，過九江到達東陵，向東迤流往

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

北匯聚到彭蠡澤，又東流叫中江，流入大海。疏通沇水，東流叫濟水，流入黄河，河水溢出匯成滎澤，向東流出陶丘北面，又東流到荷澤，又東北流匯合汶水，再向東北流入大海。從桐柏山疏通淮河，向東流匯合泗水、沂水，東流入海。從鳥鼠同穴山開始疏通渭水，向東流匯合灃水，又東北流入涇水，再東流經過漆水、沮水，流入黄河。從熊耳山開始疏通雒水，向東北流匯合於澗水、瀍水，又東流匯合於伊水，又東北流入黄河。

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於是九州同一，遠近四方之地都可以居住了，九州之山已治理完畢，九州之川已水源通暢，九州之湖澤已築起了堤岸，四海統一。物資豐富，各種土地根據高下肥瘦定出等級，慎重地徵收賦稅，一律按土壤的上中下爲標準。九州之内賜給諸侯百官土地和姓氏説："恭敬，和悦，崇尚天子之德爲先，不得違抗我的政令。"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命令規定天子國都以外五百里的地方叫甸服：靠近國都一百里以内的地方的賦稅是繳納成捆帶穗的禾秆，一百里外二百里内的區域繳納禾穗，二百里外三百里内的區域繳納穀粒，三百里外四百里内的區域繳納粗米，四百里外五百里以内的區域繳納精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叫侯服：把靠近甸服一百里的區域作爲卿大夫的采邑，一百里外二百里内的區域分封給爲天子服役的小國，二百里外至三百里的區域分封給大的諸侯國。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叫綏服：靠近侯服三百里以内的區域實行中央的政令教化，三百里以外的二百里區域，振興武力，保衛國土。綏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叫要服：靠近綏服三百里以内區域爲夷人區，三百里外的二百里區域相約遵守王法。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方叫荒服：靠近要服三百里以内區域爲蠻人區，三百里以外的二百里區域流放罪犯。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東方延伸到大海，西方覆蓋到流沙澤，北方、南方也治理完畢：聲威教化遍及四海。於是舜帝賜給禹黑色玉圭，向天下宣告治水成功。於是天下被治理太平。

臯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

臯陶任刑獄長官以治理民衆。帝舜上朝，

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實，强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厎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

禹、伯夷、皋陶在舜帝面前交談。皋陶叙述自己的意見說："果真遵從道德行事，就會謀劃高明，臣下和睦。"禹說："對，可怎樣做呢？"皋陶說："啊！謹慎地修養自身，把修身作爲長久之計，使九族親厚而有序，使許多賢明之人成爲輔佐之臣，這樣，政令就可以由近及遠地實施了。"禹拜謝皋陶美好的言論，說："說的好。"皋陶說："啊！治理天下在於瞭解人，在於安定民衆。"禹說："唉！都像這樣，堯帝也難做到。能瞭解人就是明智，就能正確地任用官吏；能安定民衆就是仁愛，民衆就會愛戴他。能做到明智仁愛，何必擔憂驩兜呢，何必放逐有苗呢，何必害怕巧言令色的小人呢？"皋陶說："對，唉！行事有九種品德，我談談那些品德吧。"他於是說道："從處理事情開始，要做到寬大而嚴密，柔和而能决斷，誠懇而恭敬，安穩而謹慎，順從而堅毅，正直而温和，簡約而廉潔，果敢而實在，倔强而講理，發揚并長期堅持下去，就能辦好事情了。每天堅持其中三種品德，從早到晚不懈怠，就可成爲卿大夫。每天嚴謹地實施其中六種品德，認真做事，就可以成爲諸侯。天子如果全面接受普遍實施，使九種德行都能實行，那麽就會使才能傑出的人擔任官職，百官都嚴肅恭謹。不能引導他們走邪門歪道。不是合適的人却擔任官職，這樣就會擾亂了上天的安排。上天討伐有罪的人，五種刑法用於五種不同的罪行。我的話是否行得通呢？"禹說："你的話如果實行就能産生效果的。"皋陶說："我没有什麽謀略，衹希望能對王道有所幫助。"

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

舜帝對禹說："你也有話直說吧。"禹作揖說："唉，我說什麽呢！我衹想每天孜孜不息地做事。"皋陶責難禹道："什麽叫孜孜不息？"禹說："洪水滔天，浩浩蕩蕩，包圍高山，淹没丘陵，百姓長期生活在水中。我陸路乘車，水路乘船，坐着橇穿過泥沼，穿着有鐵齒的鞋子爬山，翻山越嶺，砍伐樹木。我跟益一起發給民衆稻穀和鳥獸的鮮肉。挖通了九條河流入四海，疏浚了小溝大渠入河。我跟稷一道發給民衆難得的口糧。糧食缺乏的時候，從糧食多的地方調配補充

美也。"

到糧食少的地方，或叫百姓遷居。民衆於是安定，各地得到治理。"皋陶説："對，這是你的美德。"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禹説："啊，帝！要謹慎您所處的帝位，您的舉止要穩妥。輔佐您的大臣有德行，天下人都會順應您。您用純潔的心靈來承受并光大上帝的命令，上天將會重用并賜福給您。"舜帝説："唉，臣子啊，臣子啊！臣子要作我的大腿、胳膊、耳朵、眼睛。我想控制民衆，你們要輔助我。我想觀察古人的形象，觀察日月星辰，製作不同花紋色彩的衣服，你們要瞭解清楚這些。我想聽六律、五聲、八音，考查政事是否荒廢，傳出或采納具備五德的言論，你們要聽。我如果有不正當的言行，你們要幫助我糾正。你們不要當面奉承，背後却説我的壞話。要敬重前後左右的大臣。那些搬弄是非却受寵的臣子，衹要君主的德行確實能施行，就都可以清除。"禹説："對。帝如果不這樣，好人壞人同時任用，就不會有成績。"

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絶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舜帝説："不要像丹朱那樣驕縱，衹有浪蕩遨游是他的愛好，在無水的地方行船，唤朋友在家中做淫亂的事，因而不能繼承堯的事業。我不能容忍這樣的行爲。"禹説："我娶塗山氏女兒爲妻，四天後便離家去治水，生下兒子啓，我也没回家撫育，因此能成治水之功。輔助完成五服的設置，四周延伸到五千里，全國十二個州都任命了長官，京城之外一直管轄到四方偏遠的地區，五個諸侯國各設置一個五長來管理，他們各遵職守，取得成績。衹有三苗凶頑不遵職守，請帝考慮吧。"舜帝説："推行我的德行，是靠你的勞績纔逐步做到的啊。"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

皋陶於是敬重禹的功德，下令讓民衆都以禹爲榜樣。如不遵守命令，就施刑罰。因此，舜的德政進一步發揚光大。

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群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於是夔奏起音樂，祖先們降臨欣賞，諸侯們互相禮讓，鳥飛獸舞，《簫韶》樂曲演奏完九次時，鳳凰飛來了，百獸也都舞起來，百官互相信任和諧。舜帝因此作歌説："敬承上天的命令，要順應時勢，重視微小的迹象。"於是歌唱起來：

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大臣們歡樂盡忠啊，元首纔能大有作爲啊，百官的事業纔能發達啊！”皋陶作揖叩頭大聲宣布：“要記住這些告誡啊，都要努力去興辦事業，謹慎地遵守法度，努力盡職啊！”於是又改變詞意唱和道：“元首英明啊，大臣纔會賢能啊，事業纔會健康發展啊！”又唱道：“元首忙於細碎小事胸無大志啊，大臣們便會怠惰啊，各種事業就會廢棄啊！”舜帝拜謝説：“對，就照此努力去做吧！”從此天下都效法禹所明確設立的法度，采用禹創作的樂曲，尊奉他爲山川神主。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舜帝向上天推薦禹，立他爲繼承人。十七年帝舜逝世。三年服喪完畢，禹在陽城推辭帝位讓給舜的兒子商均。天下諸侯都離開商均而去朝拜大禹。禹於是就登上天子位，面南而坐，使天下人朝拜，國號稱夏后，姓姒。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

禹帝登位後就提出皋陶向上天推薦，要把政權傳給他，皋陶却去世了。禹分封皋陶的後代到英、六兩地，有的分封在許。然後舉薦益，讓他擔任政事。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過了十年，禹帝巡視東方，到達會稽就逝世了。禹把天下傳給益。三年服喪完畢，益讓位給禹帝的兒子啓，自己退居到箕山的南面。禹的兒子啓賢能，天下臣民都專心於他。等到禹逝世後，雖傳天下給益，但益輔佐禹的時間不長，天下臣民尚不擁戴他。所以諸侯都離開益去朝拜啓，説“我們的君主是禹帝的兒子啊”。於是啓便登上了天子位，這就是夏后帝啓。

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夏朝啓帝，是禹的兒子，他的母親是塗山氏的女兒。

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絶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有扈氏不服，啓討伐他，在甘亭交戰。戰前，啓作《甘誓》，就召集六軍將領向他們申述。啓説：“唉！統率六軍的人們，我向你們宣布誓言：有扈氏違背五行的規律，拋棄天、地、人的正道，上天因此要滅絶他們的性命。現在我奉行上天對他們的懲罰。車左的人不從左邊進攻敵人，車右的人不從右邊進攻敵人，便是你們不執行命令。駕車的人不駕馭好戰馬，也是你們不執行命令。執行命令的，在祖宗面前賞賜你們；不執行命令的，我便在神社面前殺掉你們，還要懲

罰你們的家屬。”於是滅亡了有扈氏。天下的諸侯都前來朝拜。

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夏朝啓帝逝世，兒子太康帝即位。太康帝失掉了國家，他的五個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他，作了《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太康逝世，弟弟中康即位，這就是中康帝。中康帝在位時，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羲氏、和氏沉湎於酒，搞亂了季節、日期。中康命胤去討伐他們，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中康逝世，兒子相帝登位。相帝逝世，兒子少康帝登位。少康帝逝世，兒子予帝登位。予帝逝世，兒子槐帝登位。槐帝逝世，兒子芒帝登位。芒帝逝世，兒子泄帝登位。泄帝逝世，兒子不降帝登位。不降帝逝世，弟弟扃帝登位。扃帝逝世，兒子廑帝登位。廑帝逝世，立不降帝的兒子孔甲，這就是孔甲帝。孔甲帝登位後，喜歡方術，迷信鬼神，幹淫亂的事情。夏后氏的道德衰退，諸侯背叛了他。上天降下兩條龍，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飼養，没有找到養龍的人家。陶唐氏衰敗之後，其後代有一個人叫劉累，向養龍的家族學習馴養龍，來事奉孔甲。孔甲賜給他姓氏叫御龍氏，讓他接受了豕韋後代的封地。一條雌龍死後，劉累就把它獻給孔甲吃了。孔甲又派人來要龍，劉累害怕，就遷居别處去了。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孔甲逝世，兒子皋帝登位。皋帝逝世，兒子發帝登位。發帝逝世，兒子履癸帝登位，這就是夏桀。到桀帝這時，由於自從孔甲以來諸侯就大多背叛了夏朝，而桀又不努力修養道德而用暴力傷害百官，百官不堪忍受。桀召來殷族首領湯并把湯囚禁在夏臺，不久又釋放了他。湯修身養性，諸侯們都歸附湯，湯於是率領軍隊討伐夏桀。夏桀逃到鳴條，終於被流放而死。夏桀對人說：“我悔恨在夏臺就没有把湯殺死，使我落到這種地步。”湯於是登上天子寶座，取代了夏朝的天下。湯把夏朝的後代封爲諸侯，到了周朝，夏的後代被封於杞國。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他的後代分封各地，用國號作姓，所以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

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氏、冥氏、斟戈氏。孔子在校正夏朝的曆書時，學者們多有傳授《夏小正》的。從虞舜、夏禹開始，進貢納稅已有了完備的制度了。有人說禹是在江南會合諸侯，考核功績時逝世的，就埋葬在那裏，就命名那裏叫會稽。會稽，是會合考核的意思。

# 史記卷三

## 本紀第三

## 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殷契，他的母親叫簡狄，是有娀氏的女兒，是帝嚳的次妃。簡狄等三人一起外出洗澡，看見燕子掉下一枚蛋，簡狄取來吞吃了，因而懷孕生下了契。契長大成人後，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舜就命令契說："百官之間不親近，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種人倫關係不協調，你擔任司徒的官職，就要努力施行五倫教育，五教的精神在於寬容。"舜把契封在商國，賜姓子氏。契興起在唐堯、虞舜、大禹的時代，他的功勞和業績百官們都看得非常清楚，百官們的生活安定。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契去世，兒子昭明登位。昭明去世，兒子相土登位。相土去世，兒子昌若登位。昌若去世，兒子曹圉登位。曹圉去世，兒子冥登位。冥去世，兒子振登位。振去世，兒子微登位。微去世，兒子報丁登位。報丁去世，兒子報乙登位。報乙去世，兒子報丙登位。報丙去世，兒子主壬登位。主壬去世，兒子主癸登位。主癸去世，兒子天乙登位，這便是成湯。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成湯，從殷契到成湯共八次遷徙國都。成湯開始定都在亳，這是遵從先王遷到了帝嚳的故地，寫下了《帝誥》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成湯有征伐諸侯的權力。葛伯不祭祀天地祖先，成湯纔討伐他。成湯說："我曾經說過：人們看水便可看到自己的形象，看民衆的情況就可以瞭解國家是否治理。"伊尹說："英明啊！這些話如能聽從，道德就會進步。國君治理國家就要愛護人民，做好事的人都會被任用。努力吧，努力吧！"成湯對葛伯說："你不能敬重天命，我要

重重地懲罰你，没有赦免。”於是寫下《湯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伊尹名叫阿衡。阿衡想求見成湯却没有門路，就充當有莘氏陪嫁的奴僕，背着鼎俎，用烹調的滋味比喻爲政的方法來勸説成湯，讓成湯實行王道。有的説伊尹是一個有德有才却隱居不作官的人，成湯派人聘請迎接他，往返五次後，伊尹纔肯前往跟從成湯，與成湯談論遠古帝王以及九類君主的事情。成湯推舉伊尹管理國家大事。伊尹曾經離開成湯去了夏朝。他認爲夏朝政治醜惡，又回到亳。他從北門進城，遇到了女鳩、女房，寫下了《女鳩女房》。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成湯外出，看見田野裏有人四面張起了羅網，祈禱説：“從天上地下和四方來的都要進入我的羅網。”成湯説：“唉！一網打盡了啊！”於是叫張網的人撤去三面的羅網，并命他祈禱説：“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就往右。不聽從命令的，就進入我的羅網。”諸侯們聽到這件事，説：“成湯的恩德達到極點了，已經推及到禽獸身上。”

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當這個時候，夏桀推行暴虐的政治，荒淫無度，而諸侯昆吾氏作亂。成湯於是發動軍隊率領諸侯出征，伊尹也隨成湯前往，成湯親自拿着大斧指揮討伐昆吾，接着討伐夏桀。成湯説：“你們大家過來，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不是我個人敢發動叛亂，是因爲夏朝的罪惡很多，我也聽你們大家説，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討。現在夏朝有很多罪惡，上天命令我去消滅它。現在你們大家可能説：‘我們的國君不體恤百姓，叫我們捨棄農事去打仗。’你們可能還説：‘有罪又能把他怎麽樣呢？’夏王耗盡了夏國民衆的力量，掠奪夏國民衆的財富。夏國的民衆都消極怠惰，怨恨不和，他們説：‘這個太陽什麽時候纔落山呢？我們都願與你一起滅亡！’夏王的德行已經敗壞到如此地步，如今我一定要前去討伐他。你們還是跟隨我去實行上天的懲罰，我將重重地賞賜你們。你們不要不相信，我不會自食其言。如果你們不聽從我的誓言，我就懲罰你們和你們的家屬，没有赦免。”成湯把這些話告訴給令師，寫下了《湯誓》。於是成湯説“我很勇

武"，號稱武王。

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嵏，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内。

夏桀在有娀氏的舊都打了敗仗，逃奔到鳴條，夏軍大敗。成湯於是討伐三嵏國，獲取了它的寶玉，臣子義伯、仲伯寫下了《典寶》。成湯戰勝夏後，想遷移夏的神社，没有遷成，寫下了《夏社》。伊尹公布勝利。於是諸侯都表示服從，成湯就登上了天子的寶座，平定了全國。

湯歸至于泰卷陶，中𤛾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成湯回國路經泰卷時，仲虺作了誥命。成湯廢除了夏朝的政令以後，回到亳，寫下《湯誥》説："三月，商王親自到達東郊。向各諸侯國君宣告：'你們對民衆不能没有功勞，你們要努力辦好你們的事情。不然，我就要重重地懲罰你們，你們不要怨恨我。'又説：'古代夏禹、皋陶長期在外勞作，他們對民衆有功勞，民衆纔能安居樂業。東邊治理了長江，北邊疏通了濟水，西邊開通了黄河，南邊疏浚了淮河，四條大河已經修好了，萬民纔有了定居。后稷傳下播種的技術，農民種植各種穀物。三位古人對民衆都有功勞，所以他們的後代都建立了國家。從前蚩尤和他的大夫們在百官和民衆中作亂，上帝不保佑他，他終於因有罪而被滅亡。先王的話是不可不努力實現的。'又説：'你們如果暴虐無道，就不許你們做諸侯王，你們可不要埋怨我。'"成湯用這些話來告誡諸侯。伊尹寫下了《咸有一德》，咎單寫下了《明居》。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成湯於是改變曆法，更换了器物的顔色，崇尚白色，在白天舉行朝會。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成湯逝世，太子太丁没有即位就去世了，於是就立太丁的弟弟外丙，這就是外丙帝。外丙帝即位三年，逝世，立外丙的弟弟中壬，這就是中壬帝。中壬帝即位四年，逝世，伊尹就立太丁的兒子太甲。太甲，是成湯的嫡長孫，這就是太甲帝。太甲帝元年，伊尹寫下了《伊訓》、《肆命》、《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太甲帝登位三年後，昏亂，暴虐，不遵守成湯的法度，敗壞道德，於是伊尹把他放逐到了桐宫。三年中，伊尹代理政務主持國事，使諸侯朝拜。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甲帝在桐宫住了三年，悔過自責，回心向善，於是伊尹就迎接太甲帝回朝，把政權交還給他。太甲帝修養德行，諸侯們都歸附殷朝，百官與民衆得到安寧。伊尹誇獎他，就寫了《太甲訓》三篇，贊揚太甲帝，稱爲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太宗逝世，兒子沃丁即位。沃丁帝的時候，伊尹逝世。伊尹被安葬在亳之後，咎單爲了用伊尹的事教育後人，便寫下了《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沃丁逝世，弟弟太庚登位，這就是太庚帝。太庚帝逝世，兒子小甲帝即位。小甲帝逝世，弟弟雍己登位，這就是雍己帝。殷朝的政治衰敗了，有的諸侯不再來朝拜。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雍己帝逝世，弟弟太戊登位，這就是太戊帝。太戊帝任命伊陟爲相。亳都有怪異的桑樹和楮樹共生在朝堂上，一個晚上長成兩手合抱那麼粗。太戊帝害怕了，問伊陟怎麼辦。伊陟說："我聽説妖怪是不能戰勝有德之人的，君王的政令大概是有什麼缺憾了吧？君王還是修養德行吧。"太戊聽從了伊陟的話，怪異的桑樹枯死而消失了。伊陟把太戊帝的情况告訴給巫咸。巫咸治理帝王家的政事有成績，寫下了《咸艾》、《太戊》。太戊帝在太廟稱贊伊陟，説不把他當臣下看待，伊陟謙讓，寫下了《原命》。殷朝又興盛起來，諸侯歸附，所以稱爲中宗。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

中宗逝世，兒子中丁帝登位。中丁帝遷都到隞。河亶甲定都在相。祖乙遷都到邢。中丁帝逝世，弟弟外壬登位，這就是外壬帝。《仲丁》文字已殘缺不全。外壬帝逝世，弟弟河亶甲登位，這就是河亶甲帝。河亶甲在位時，殷朝又衰敗了。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河亶甲逝世，兒子祖乙帝登位。祖乙帝登位後，殷朝又興盛起來。巫賢任職。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祖乙逝世，兒子祖辛帝登位。祖辛帝逝世，弟弟沃甲登位，這就是沃甲帝。沃甲帝逝世，立沃甲的哥哥祖辛的兒子祖丁，這便是祖丁帝。祖丁帝逝世，立弟弟沃甲的兒子南庚，這便是南庚帝。南庚帝逝世，立祖丁帝的兒子陽甲，這便是陽甲帝。陽甲帝在位時，殷朝衰落。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自從中丁以來，廢除嫡長子繼位而改立諸弟兄和他們的兒子，諸弟兄和他們的兒子有時互相爭奪繼承權，造成接連九世的混亂，於是諸侯没有誰再來朝拜了。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陽甲帝逝世，弟弟盤庚即位，這便是盤庚帝。盤庚登位的時候，殷朝已經遷都到黄河以北，盤庚要渡過黄河南下，再定居到成湯的故地去，殷朝五次遷都，没有固定的地方。殷朝的民衆嘆息，都互相發出怨言，不想遷徙。盤庚於是告訴諸侯大臣們説："從前，先王成湯與你們的祖先一起平定天下，他們定下的法度原則可以遵循。捨棄這些而不去努力實現，用什麼來成就德政呢！"於是就渡過黄河南下，修治亳都，遵行成湯的政令。這以後百姓因此安寧，殷朝的政道又興旺起來。諸侯們前來朝拜，因爲他遵循了成湯的德政。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

盤庚帝逝世，弟弟小辛即位，這便是小辛帝。小辛帝即位後，殷朝又衰敗。百官思念盤庚帝，就寫了《盤庚》三篇。小辛帝逝世，弟弟小乙即位，這便是小乙帝。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説。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説於傅險中。是時説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説。

小乙帝逝世，兒子武丁帝即位。武丁帝即位後，想重新振興殷朝，而没有得到輔佐的大臣。他三年不談政事，國家政事全由冢宰决定，藉以觀察國家的風氣。武丁夜間做夢找到了一位聖人，名叫説。他按夢中所見到的形象來觀察各位大臣和官吏，都不像説。於是就讓百官到郊野去設法尋找，最後在傅險找到了説。這時説正在服勞役，在傅險築路。把他引見給武丁，武丁説是這人。武丁找到説後就與他談話，果真是聖人，便推舉他作了宰相，把殷國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就用傅險作了他的姓，號稱傅説。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絶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

武丁帝祭祀成湯，第二天，有野鷄飛來登上鼎耳并鳴叫，武丁害怕了。祖己説："大王不要擔憂，先處理好國家政事。"祖己於是開導大王説："上天監視下民，以其道義爲典範，上天賜給人的壽命有長有短，不是上天使人的壽命夭折，而是人本身斷絶了自己的生命。有的人不遵從道德，不伏罪，上天降下符命糾正他的德行以後，他纔説怎麼辦。唉！大王盡力給民衆辦事，

下咸歡，殷道復興。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税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宫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冣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

没有不秉承天意的，大王要按常規祭祀，不要信奉應該拋棄的方法。”武丁治理政事推行德政，全國的人都高興，殷朝的政治又中興了。

武丁帝逝世，兒子祖庚帝即位。祖己贊許武丁以野鷄鳴叫的事爲轉機開始推行德政，給武丁立廟，稱爲高宗，還寫下了《高宗肜日》和《訓》。

祖庚帝逝世，弟弟祖甲即位，這就是甲帝。甲帝荒淫暴亂，殷朝又衰敗了。

甲帝逝世，兒子廩辛帝即位。廩辛帝逝世，弟弟庚丁即位，這就是庚丁帝。庚丁帝逝世，兒子武乙帝即位。殷又離開亳，遷到河北。

武乙帝暴虐，不施德政，他造了一個偶像，稱它做天神。他與天神賭博，命令别人作評判。天神不能取勝，武乙便侮辱它。他又造了一個皮袋子，袋子裏面盛滿血，武乙就朝上射它，命名叫“射天”。武乙在黄河、渭水之間打獵，天上打暴雷，武乙被震死。兒子太丁帝即位。太丁帝逝世，兒子帝乙即位。帝乙即位後，殷朝更加衰敗。

帝乙的長子叫微子啓，微子啓的母親地位卑賤，微子啓因而不能繼承王位。帝乙的小兒子辛，辛的母親是正王后，因而辛是王位的繼承人。帝乙逝世，兒子辛即位，這便是辛帝，天下稱他爲紂。

帝紂天資聰明，口齒伶俐，耳聰目明，動作敏捷；他力氣超過常人，能徒手與猛獸格鬥；他的智慧足以用來拒絶臣下的規勸，他的言辭足以用來掩飾自己的過失；他以自己的才能誇耀於臣下，他用自己的聲望抬高自己在天下的地位，他認爲别人都在自己之下。他喜好喝酒，沉迷音樂，寵愛女人。他寵愛妲己，衹聽從妲己的話。於是他讓涓樂師創作了新的淫蕩樂曲，鄙俗的舞蹈，靡靡之音。他加重賦税來增加鹿臺儲存的錢幣，充實鉅橋儲存的糧食。他多方收集狗馬奇物，充塞宫室。他進一步擴建沙丘的園林和樓臺，大量捕捉野獸和飛鳥放養在裏面。他慢待鬼神。他在沙丘大聚會，表演各種音樂和游戲，把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毁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絶，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酒灌滿池，把肉懸挂成林，叫男女赤身裸體在其中追逐戲耍，通宵暢飲狂歡。

百官對紂心懷不滿，諸侯有的背叛了他，於是紂便加重刑法，設置了"炮烙"酷刑。他用西伯昌、九侯、鄂侯擔任三公。九侯有一個美麗的女兒，獻給了紂。九侯的女兒不喜歡淫蕩，紂惱怒，殺死了她，并把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爲九侯争辯，態度强硬，言辭激烈，紂便把鄂侯也做成肉乾。西伯昌聽到這件事，私下嘆氣。崇侯虎探聽到西伯昌嘆氣的消息，就報告給了紂，紂便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臣子閎夭等人，找來了美麗的女子、奇特的物品和善跑的馬，把這些都獻給紂，紂纔赦免了西伯。西伯出獄之後，就把洛河西岸的土地進獻給紂，以此來請求廢除"炮烙"這種酷刑。紂於是答應了他的請求，并賜給他弓箭和大斧，使他有征討其他諸侯的權力，成爲西部地區的方伯。紂任用費中掌管國家政事。費中善於奉承，貪圖財利，殷人不親近他。紂又任用惡來。惡來善於説别人的壞話，諸侯們因此更加疏遠了。

西伯回國，就暗中修養品德，推行善政，諸侯大多背叛紂而去歸附西伯。西伯的力量越來越强大，紂因此漸漸失去了權勢和威力。王子比干規勸紂，紂拒絶勸告。商容是個有才德的人，百姓們愛戴他，紂却免除了他的職務。等到西伯討伐飢國，滅亡了它，紂的臣子祖伊聽到這件事就怨恨周國，心裏害怕，就跑到紂面前報告説："上天已經結束了我們殷朝的命運了，從賢人的觀察和大龜的占卜看，都没有好兆頭。不是先王不幫助我們這些後人，衹是大王荒淫暴虐因而自絶於天，所以上天拋棄了我們。你使民衆不能安寧，没有飯吃，你不考慮和瞭解天意，你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們的民衆没有誰不想讓你滅亡的，他們説：'上天爲什麽還不降下威力，更换國君，天命爲什麽還不到來?'現在大王將怎麽辦呢?"紂説："我生下來作國君不是有天命嗎!"祖伊返回去，説："紂不可規勸了。"西伯去世後，周武王向東征伐，到達盟津，這時背叛殷朝與周軍會合的諸侯有八百個。諸侯們都説："紂可以討伐

了。”武王説：“你們不知道天命。”於是又回去了。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

紂越來越淫亂，没有止境。微子屢次勸誡，他都不聽，於是微子就與大師、少師商量，然後離開了他。比干説：“作臣下的，不能不以死勸諫。”於是力進忠言於紂。紂發怒説：“我聽説聖人的心臟有七個孔穴。”便剖開比干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臟觀看。箕子害怕了，就假裝癲狂成爲奴隸，紂又把他囚禁起來。殷朝的大師、少師便携帶着祭器和樂器逃奔到周國。周武王於是就率領諸侯討伐紂。紂也發兵在牧野抵抗周軍。甲子那天，紂兵大敗。紂逃跑了，入宫登上鹿臺，穿上他的寶玉衣，投火而死。周武王於是砍下紂的腦袋，懸挂在大白旗上。殺死妲己。把箕子從獄中放出，加土增高比干的墳墓，表彰了商容居住的里巷。封紂的兒子武庚禄父，讓他繼承殷朝的祭祀，讓他修養身心實踐盤庚的政令。殷國的百姓非常高興。於是周武王做了天子。夏朝、商朝本來稱帝，後代降低他們的稱號，號稱王。周武王封殷朝的後代爲諸侯，從屬於周朝。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周武王逝世，武庚和管叔、蔡叔發動叛亂，成王命令周公消滅了他們，而把微子封在宋國，以延續殷的後代。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太史公曰：我根據《商頌》來編列契的事迹，從成湯以後，采用《書經》、《詩經》的文字記載。契姓子，他的後代分封到各國，便用國名作姓氏，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説，殷人的路車是最好的，殷人崇尚白色。

# 史記卷四

## 本紀第四

## 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説，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周的始祖后稷，名弃。他的母親是有邰氏的女子，叫姜原。姜原是帝嚳的嫡妻。姜原到野外去，看見巨人的脚印，心裏一陣喜歡，想去踩它，一踩上去便覺得腹中在動好像懷孕似的。一年後生下孩子，認爲不吉利，把他丢棄在小巷裏，走過的馬牛都躲開他不去踩；把他移放到樹林裏，正碰上山林裏人多，又把他移走；把他丢在水渠的冰上，飛鳥用翅膀蓋在他上面墊在他下面。姜原認爲很神奇，便把他抱回去撫養。因爲最初想把他拋棄，所以給他取名叫弃。

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弃還是孩子時，就有大人的志向。他游戲的時候，喜歡栽麻種豆，他種的麻、豆都長得好。到他長大成人，便喜歡種植，觀察土地的特性，適宜種植穀物的就種莊稼，人民都仿效他。帝堯聽説了，舉用弃爲農師，天下的人都得到他的好處，有功勞。帝舜説："弃，百姓們開始缺糧了，你去播種各種穀物。"封弃於邰，號稱后稷，另外得姓爲姬氏。后稷的興起，在陶唐、虞、夏幾代之間，歷任者都很有美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

后稷死了，其子不窋繼位。不窋末年，夏后氏政治衰敗，廢棄農官，不再在農業上努力，不窋因失去官職而跑到戎狄之地。不窋死了，他的兒子鞠繼位。鞠死了，他的兒子公劉繼位。公劉雖然生活在戎狄之中，却重新治理后稷的事業，致力於農作，按照土地的特性進行耕種，從漆、沮二水渡過渭水，伐取木材，行路人有資糧，居家的有儲備，人民仰仗他的恩德。百姓仰慕他，很多人遷居投靠他。周人的興盛從這裏開始，所

慶節立，國於豳。

以詩人的詩歌贊美他的聖德。公劉去世，其子慶節繼位，在豳建國。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慶節去世，其子皇僕即位。皇僕死了，其子差弗即位。差弗去世，其子毀隃即位。毀隃去世，其子公非即位。公非去世，其子高圉即位。高圉去世，其子亞圉即位。亞圉去世，其子公叔祖類即位。公叔祖類去世，其子古公亶父即位。古公亶父重新治理后稷、公劉的舊業，積德行義，國人都擁戴他。薰育戎狄攻打他，想得到財物，他就把財物給他們。以後又來攻，想得到土地和人民。人民都很憤怒，想和薰育作戰。古公說：“人民立君長，是讓他們得到好處。現在戎狄來攻戰的目的，是我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這裏，和在他們那裏，有什麽不同？人民想因爲我的緣故去打仗，殺害人們的父親和孩子來作他們的君王，我不忍心。”於是和他的家屬離開了豳，渡過漆、沮二水，翻過梁山，在岐山脚下定居。豳地的人民舉國扶老携幼，全部來到岐山重新回到古公身邊。連鄰近國家的人聽說古公仁愛，也多來投奔他。於是古公去掉戎狄的習慣，建造城郭房屋，分成邑落居住。設立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種官職。人民都用詩歌贊美他，歌頌他的恩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古公有長子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小兒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爲妻，太姜、太任都是賢惠的婦人。太任生子昌，有聖明之兆。古公說：“我的後代應當有成大事的人，大概就應在昌身上吧？”長子太伯和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歷，以便能傳位給昌，於是二人便出逃到了荆蠻，按荆蠻的風俗文身，剪短頭髮，讓位給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古公去世，季歷即位，這就是公季。公季遵循古公留下的治國之道，忠實地行仁義，諸侯都順從他。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

公季去世，其子昌即位，這就是西伯。西伯世稱文王，他延續后稷、公劉的事業，效仿古公、公季的法則，篤行仁義，尊老愛幼。他禮遇賢能，接待士人每天到中午還顧不上吃早飯，士人因此紛紛投奔他。伯夷、叔齊在孤竹國，聽說西伯敬養老人，一起投奔他。太顛、閎夭、散宜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都投奔了他。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崇侯虎在殷紂王面前説西伯的壞話道："西伯行善積德，諸侯都向往他，將對你不利。"帝紂於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閎夭等人很憂慮，就去尋求有莘氏的美女，驪戎的帶花紋的駿馬，有熊氏的九套車馬，以及其他珍奇異物，通過殷的寵臣費仲進獻給紂。紂大喜，説："這裏面的一件東西就足以釋放西伯，何况這麽多呢！"於是赦免了西伯，賜給他弓箭斧鉞，使西伯有征伐之權。説："説西伯壞話的，是崇侯虎。"西伯於是獻上洛水以西之地，并請紂廢去炮烙等酷刑。紂答應了他。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西伯悄悄行善，諸侯都來請他裁决是非。當時虞、芮兩國的人有訴訟不能裁决，就到周來。進入周的邊界，看到種田的人都互讓田界，民俗都對長者謙讓。虞、芮兩國的人還没見到西伯，都很慚愧，相互説："我們所争的，正是周人覺得羞耻的，去見西伯幹什麽呢，去了祇是自取羞辱罷了。"於是返回，互相謙讓而去。諸侯聽説了，説："西伯大概是受命於天的君主。"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次年，伐犬戎。又次年，伐密須。又次年，打敗耆國。殷的祖伊聽説了，很害怕，把情况報告給帝紂。紂説："不是有天命授我嗎？他能做什麽！"又次年，伐邘。又次年，伐崇侯虎，營建豐邑，從岐山下遷都到豐邑。又次年，西伯去世，太子發即位，這就是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西伯大概在位五十年。當他被囚禁在羑里時，大概把《易》的八卦增爲六十四卦。《詩》的作者叙述西伯，大約西伯是在那年受命稱王，裁决虞、芮兩國訟事的。十年後去世，謚爲文王。從此就修改法度，制定曆法了。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大概王業的徵兆從太王開始。

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武王即位，太公望做師，周公旦做輔，召公、畢公等人在身邊輔佐，遵循文王的遺業。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

九年，武王在畢祭祀文王。到東方閲兵，到

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達盟津。製作文王的木主，用車子運載，帶在軍中。武王自稱爲“太子發”，表示是陪奉着文王征伐，不敢自行決斷。於是向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告誡：“嚴肅謹慎，的確如此！我無知，靠着先祖留下的有德之臣，我繼承祖先的功業，嚴格制定賞罰之法，以鞏固先祖的功業。”接着起兵。師尚父太公望號令道：“集合起你們的部下和你們的船隻，遲到者斬。”武王渡黄河，船到河心，有白魚跳進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拾起用來祭祀。渡過河，有一股火從天覆蓋下來，落在王居住的屋頂上，變成烏鴉狀，它的顔色是紅的，啪啪作響。這時候，諸侯没有事先約定而會集到盟津的有八百位。諸侯們都説：“可以討伐紂了。”武王説：“你們不瞭解天命，現在還不行。”於是班師回來。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毁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説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過了兩年，聽説紂昏亂暴虐更嚴重了，殺了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着他們的樂器投奔周。於是武王向所有諸侯宣告説：“殷有重罪，不可不合力討伐。”於是遵循文王的遺志，率領戰車三百輛，虎賁猛士三千人，穿戴甲胄的戰士四萬五千人，東進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全軍渡過盟津，諸侯都來會合，説：“勤勉振作，不得懈怠！”武王於是作《太誓》，向衆人宣告：“現在殷王紂竟然聽從婦人的話，自絶於天，違背日、月、北斗運行的規律，疏遠同祖兄弟，廢棄其先祖的音樂，用淫亂的音樂把典雅的音樂搞亂，取悦婦人。所以現在我太子發恭謹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努力吧戰士們，一鼓作氣，不能有第二仗，不能有第三仗！”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

二月甲子日清晨，武王早早來到商的國都朝歌郊外的牧野，舉行誓師。武王左手持黄鉞，右手握着白牦牛尾裝飾的旗，用來指揮。説：“來自西方的戰士，走了那麽遠的路！”武王又説：“啊！各國的君主，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以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各族的人民，舉起你們的戈，排好你們的盾，竪起你們的矛，我要宣誓了。”王説：“古人有句話‘母鷄不啼明。母鷄啼明，家必敗’。現在殷王紂衹聽婦人的話，自己丢掉了

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先祖的祭祀，不回報祖先，昏亂地拋開家族和國家，丢開同祖兄弟不用，竟推崇、提拔、信任、任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讓他們蹂躪魚肉百姓，在商大行奸邪。現在我太子發恭謹地執行上天的懲罰。今天作戰，前進不超出六、七步，就停頓下來整齊隊伍。努力吧戰士們！擊殺不超出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就停頓下來整齊隊伍，奮力吧，戰士們！我們的隊伍威風凜凜，如虎，如羆，如豺，如螭。在商郊作戰，不要阻擋和殺害逃陣投降的人，讓他們爲我西方之人服役。奮力吧，戰士們！你們誰不努力，對你們將有殺戮之刑。”誓師完畢，諸侯派兵來會合的有戰車四千輛，列陣於牧野。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黄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帝紂聽説武王前來，也發兵七十萬抵禦武王。武王派太公望和百夫長向紂的軍隊挑戰，用一個“大卒”的戰車和戎士飛快地衝擊紂的軍隊。紂的軍隊雖然人多，但都没有與周作戰的心思，心裏盼着武王趕快攻進來。紂的軍隊都掉轉武器攻紂，爲武王做内應。武王驅車進擊，紂的軍隊崩潰，都背叛了紂。紂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臺，把寶玉都蓋在身上，自焚而死。武王手持大白旗指揮諸侯，諸侯都向武王行拜禮，武王於是向諸侯行拱手之禮，諸侯都跟隨着他。武王來到商都，城中的百姓都在城郊迎候。於是武王派群臣告訴商的百姓説：“上天賜福！”商的百姓一齊行再拜稽首的大禮，武王也以拜禮答謝。接着進城，來到紂死的地方。武王親自用箭射他，射了三箭然後下車，用輕劍刺他，用黄色的鉞砍下紂的頭，挂在大白旗上。然後又到紂的兩個寵妾那裏，兩個寵妾都已上吊自殺。武王又射了三箭，用劍刺她們，用黑色的鉞砍下她們的頭，把她們的頭挂在小白旗上。武王做完這些事後就走出來，回到軍中。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畢從。毛叔鄭

第二天，清除道路，整修祭祀土地和穀神的社以及商紂的宫室。到了預定之日，一百名士兵扛着罕旗走在前面。武王的弟弟叔振鐸恭敬地擺好常車，周公旦手持大鉞，畢公手持小鉞，站在武王的兩旁。散宜生、太顛、閎夭都持劍保衛武王。進了城，武王站在社南面大卒的左邊，他

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昬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身邊的人都跟隨着。毛叔鄭端着明水，衛康叔封鋪好草墊，召公奭拿着彩帛，太公望牽着牲。尹佚朗讀竹簡上的祝禱文說："殷的末代子孫季紂，暴棄先王的美德，玷污蔑視神明不去祭祀，對商城中的百姓昏亂暴虐，這些都很昭著讓皇天上帝知道了。"於是武王行再拜稽首之禮，說："承受上天的大命，變革殷的王朝，接受上天光明之命。"武王又行再拜稽首之禮，然後退出。

封商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宫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

把殷的遺民封給紂的兒子禄父。武王因殷初定尚未安定，於是派他的弟弟管叔鮮、蔡叔度輔佐禄父治理殷國。以後又命召公解除箕子的囚禁。命畢公釋放百姓出獄，在商容所住的閭門設立標志。命南宫括把積聚在鹿臺的錢財散發給人們，打開鉅橋糧倉分發糧食，來賑濟貧苦病弱的百姓。命南宫括、史佚陳列殷的九鼎和寶玉。命閎夭把比干的墓培成高冢。命宗祝在軍中舉行祭禮。於是撤兵回到西方周地。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武王到各地巡視，記録政事，作《武成》。封諸侯，分賜殷的宗廟祭器，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懷古代的聖王，就嘉獎分封神農的後代於焦，封黄帝的後代於祝，封帝堯的後代於薊，封帝舜的後代於陳，封大禹的後代於杞。在這之後封功臣謀士，太公望是第一個受封的。封太公望於營丘，國號爲齊。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國號爲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弟叔鮮於管，弟弟叔度於蔡。其他人分别依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

武王召集九州之長，登上豳的高地，來遥望商都。武王回到周地，徹夜不眠。周公旦來到王的住處，問："爲什麽不睡？"王說："告訴你：上天不受殷的享祭讓它滅亡，從我没生下來的時候起到現在六十年，麋鹿散在郊野，飛蟲鋪滿大地。天不受殷的享祭降下災異，到今天纔有了周的成功。上天建立了殷國，登上名録的賢人有三百六十人，既不重用也不廢棄，所以能維持到今天。我還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哪有時間睡覺！"王說："得到上天的保佑，依靠上天，把惡人統統找出來，都像殷王那樣加以貶責。日夜慰勞人民，安定我周土，我要把政事辦好，直到我的德

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教弘揚四方。從洛水的河灣到伊水的河灣，居住在平坦之處沒有險隘，這是夏人居住的地方。我向南可以望見三塗山，向北可以望見太行山，回首可見黃河，看到洛水、伊水，不要遠離上天。"在雒邑營建了周都然後離去。把馬散放在華山之南，把牛散放到桃林的曠野，放下干戈，班師解散軍隊，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武王已戰勝殷，兩年後，問箕子殷滅亡的原因。箕子不忍講殷的罪惡，衹以適宜講的國家存亡的道理相告。武王也很尷尬，所以問他有關天道的事。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武王生病了。天下尚未安定，大臣們都很害怕，肅穆地進行占卜。周公於是祓祀齋戒，自作替身，想代替武王去死，武王病有好轉。後來武王去世，太子誦繼承王位，這就是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幼小，周剛剛平定天下，周公怕諸侯背叛周，便代成王主持國家政事。管叔、蔡叔等兄弟懷疑周公，和武庚一起作亂，背叛周。周公奉成王之命，討伐處決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用微子開接續武庚作殷的後人，建都於宋。漸漸收聚了殷的遺民，用來封武王的小弟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獲得吉祥的穀穗，獻給成王，成王把它送到周公的駐兵之地給了周公。周公在東方接受這些穀穗，宣布了天子的命令。當初，管、蔡背叛周，周公征討他們，三年完全平定，所以先作《大誥》，其次作《微子之命》，又其次作《歸禾》，又其次作《嘉禾》，又其次作《康誥》、《酒誥》、《梓材》，這些事已經記載於《魯周公世家》。周公執政七年，成王長大了，周公把權力還給成王，從此面向北站在群臣行列之中。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在豐，派召公再次營建洛邑，實現武王的遺願。周公再次卜問多次視察，終於動工營建，把九鼎放在城內。他說："這裏是天下的中央，四方進貢路程相等。"作《召誥》、《洛誥》。成王遷走殷的遺民後，周公以王的名義宣告，作《多士》、《無佚》。召公任保，周公任師，東伐淮夷，滅掉奄，把奄君遷到薄姑。成王從奄回來，住在宗周，作《多方》。革除了殷的天命之後，

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又襲擊淮夷，回到豐，作《周官》。創制規範禮儀和音樂，制度從這時候起改變，人民和睦，歌頌周的樂聲四起。成王征伐東夷之後，息慎前來祝賀，王賜命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成王將要去世，怕太子釗不能勝任，便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來輔佐太子使之即位。成王去世後，召公、畢公率諸侯，陪奉太子釗謁見先王宗廟，反復告訴他文王、武王創立王業之所以不可改易，關鍵在於節儉，不要有太多的欲望，用篤厚誠實來治理天下，作《顧命》。太子釗於是即位，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通告諸侯，用文王、武王的功業反復宣告，作《康誥》。所以成、康兩王時期，天下安寧，刑罰棄置不用達四十多年。康王命作策，畢公按等級劃分居住區域，確定周都的四郊，作《畢命》。

康王去世，其子昭王瑕即位。昭王之時，王道略有缺損。昭王到南方巡視沒有回來，死在江上。他的死訊不向諸侯通告，是掩飾昭王的死因。立昭王之子滿，這就是穆王。穆王即位，已經五十歲了。這時王道衰微，穆王痛心文王、武王之道缺損，於是任伯臩爲太僕，以國事反復告誡他，作《臩命》。天下又安寧。

穆王將要征伐犬戎，祭公謀父勸諫說："不可以。先王向天下顯示德行不炫耀武力。平時收起兵器根據需要動用，動用就顯出威力，炫耀就會讓人習慣，習慣了就起不到震懾作用。所以周文公所作的頌說：'收起干戈，藏起弓箭，我追求美德，在大夏之樂中歌頌，王保住這美德。'先王對於人民，勉勵端正其道德，增厚其性情，增加其財物改良其器物，講明利與害的方向，用禮教教化他們，教他們趨利避害，心仰慕仁德而懼怕刑罰，所以能世世保全并不斷發展。當初我們先王世世代代任后稷之官，供職於虞、夏。到夏朝衰弱的時候，廢棄農事，我們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官職，自己逃竄到戎狄之中。不敢放鬆先祖之業，依次宣揚祖先的德行，遵循祖先的遺業，整理祖先的法典，時時刻刻恭謹勤勉，保持敦厚篤實之風，以忠懇誠實爲準則。世代秉持先祖恩德，不玷污祖先。到了文王和武王，光大前

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人的光輝，加上慈愛和睦，敬事神明保護人民，神民無不歡喜。商王帝辛極度殘害人民，人民無可忍耐，擁戴武王，因而把軍隊進發到商都的郊野。所以先王不是致力於武力，是因爲時時關懷人民的疾苦，爲民除害。先王的制度，國境之内是甸服，國境之外是侯服，設有侯、衛等國防設施的地方是賓服，蠻夷之地是要服，戎翟之地是荒服。甸服參加祭，侯服參加祀，賓服參加享，要服進貢，荒服擁戴周王。祭每日舉行，祀每月舉行，享每季舉行，貢每年進獻，對王的擁戴是永恒的。先王關於祭祀的訓示是，諸侯中有不參加祭禮的情况我們就要端正自己的意念，有不參加祀禮的情况我們就要端正自己的言辭，有不參加享禮的情况我們就要端正典法，有不進貢的情况我們就要端正其名分，有不擁戴王的我們就要端正自己的道德使之歸附，依次做了這些還有不來盡職盡責的就動用刑罰。於是對不祭者實施刑罰，對不祀者進行攻伐，對不享者進行征討，對不進貢者加以譴責，對不擁戴王的通告天下。於是有關於刑罰的法令，有攻伐的武裝，有征討的武備，有嚴厲譴責的命令，有通告天下的文辭。宣布了命令陳述了譴責的文辭仍然不來朝貢者，就在自己的德上加强修養，不勞民遠征。所以鄰近的地方無不聽從，遠方無不歸順。現在自從犬戎氏二君大畢、伯士去世，犬戎氏按照其職分前來朝拜，天子却説‘我一定按“不享”的罪名征討它，而且要向他們炫耀武力’，這恐怕是廢棄了先王的教導，而您將要陷入困境了吧？我聽説犬戎氏提倡敦厚，遵循傳統的德行而能堅持始終，他們有用來抵禦我們的東西了。”穆王還是征討了犬戎，得到四隻白狼和四隻白鹿帶回來。從這以後荒服地方的人不再來了。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

諸侯有不和睦的，國相甫侯向穆王報告，制定各種刑法。王説：“唉，過來！有國有土的諸侯，告訴你們要善於使用刑法。如今你們要安定百姓，要選擇什麽樣的執法人才？要尊重的難道不是刑法嗎？處事不是應該量刑適度嗎？原告和被告都到了，師從五個方面聽取口供和證據。五個方面的口供和證據檢查核實後，可用五刑來定

獄，閲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閲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閲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閲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閲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閲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罪。如果五刑不合適，就用五罰來定罪。如果五罰不合適就用五過來定罪。以五過定罪的毛病是官員和顯貴的訴訟，要查核其罪，使處罰與過失相當。凡實行五刑有疑問的赦免爲罰，實行五罰有疑問的赦免爲過，要仔細查驗。核實取證要取信於衆，審訊要有證據。没有證據不能定罪，要虔誠地維護上天的權威。處以黥刑而有疑問改爲輕刑的，其罰金爲六百兩銅，但要查核其罪。處以劓刑而有疑問改判輕刑的，其罰金是前者的五倍，但要查核其罪。處以臏刑而有疑問改爲輕刑的，其罰金爲前者的兩倍而有等差，但要查核其罪。處以宫刑而有疑問改爲輕刑的，其罰金爲三千兩銅，但要查核其罪。處以大辟之刑而有疑問改爲輕刑的，其罰金爲六千兩銅，但要查核其罪。墨刑的刑罰條文有千條，劓刑的刑罰條文有千條，臏刑的刑罰條文有五百條，宫刑的刑罰條文有三百條，大辟之刑的刑罰條文有二百條，五種刑罰的條文共三千條。”將此命名爲《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其子共王繄扈即位。共王在涇水邊游玩，密康公跟隨着，有三個女子來投奔密康公。密康公的母親説：“你一定要把這三個女子獻給王。野獸三隻成群，人三個成衆，女子三人爲粲。王田獵從不獵取三隻獸，諸侯行事聽取意見不少於三人，王的妃嬪不從同一族中取三人。粲，是事物中最美好的。衆人把美好的東西送給你，你有什麽德行享用得起？王都承擔不起，何况你這樣的微小之輩呢！小人物占有美好的東西，終將滅亡。”密康公没有獻出。過了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去世，其子懿王囏即位。懿王在位時，王室衰敗，詩人作譏刺的詩。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懿王去世，共王的弟弟辟方即位，這就是孝王。孝王去世，諸侯又立懿王的太子燮即位，這就是夷王。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

夷王去世，其子厲王胡即位。厲王即位三十年，貪圖財利，親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厲王説：“王室恐怕要衰落了吧？榮夷公喜歡獨占財利却不知道會有大難。財利由萬物所生，土地所承載的，要獨占，害處太多了。天地萬物是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

人們都可以取用的，怎麼可以獨占呢？他觸怒的人很多，却不防備大難。用這些教給王，王能够長久嗎？統治人民的人，應開發財源而使天下的人普遍受惠。即便讓神人萬物得到最大利益，還要每天戰戰兢兢，擔心招來怨恨。所以《頌》説：‘追念有文德的祖先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安定我衆多百姓，無不合乎其天的準則。’《大雅》説：‘布施賜予，成就我周之天下。’這不正是廣施財利而畏懼災難嗎？所以能够成就我周邦，以至於今。現在王學的是獨占財利，行嗎？普通人獨占財利，尚且稱之爲‘盜’，王這樣行事，歸附的人就很少了。榮夷公若得重用，周一定衰敗。”厲王不聽，最後任用榮夷公爲卿士，讓他管理國家政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决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産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王的行爲暴虐奢侈傲慢，國都的人非議王。召公勸諫厲王説：“人民承受不了您的政令了。”王大怒，找到衛國的一個巫士，派他監視非議王的人，巫士報告誰非議了王就殺掉誰。非議減少了，諸侯不再來朝見。三十四年，王的控制更加嚴厲，國都中没有人敢説話，走在路上相互衹能以目光示意。厲王很高興，告訴召公説：“我能平息人們的非議了，他們不敢講話了。”召公説：“這是因爲把人們的口堵住了。堵人民的口比堵水還要危險。水被堵塞决堤泛濫，傷人一定多，人民也是一樣的。所以治水的人要决開壅塞對水加以疏導，治理人民的人要讓他們暢所欲言。因此天子聽政，讓從公卿到列士獻詩，盲樂師獻曲，史官獻書，師規諫，無眼珠的盲人背誦公卿等人獻的詩，有眼珠的盲人朗讀勸諫之言，百工勸諫，庶人街談巷議，近臣都來規勸，親戚補察過失，樂師和史官教誨，老人們整理潤色樂師史官的言辭，然後王加以斟酌，所以政事得以施行而不違謬。人民有嘴，就像大地上有山川，財貨由此而生，就像大地有平原沃野，衣食之物由此而生。開口講話，好事壞事都能反映出來。做好事而防備壞事，這是財貨和衣食産生的根源。人民心裏想着嘴裏説着，事情决定了就去實行。如果把他們的口堵住，能够維持多久呢？”王不聽。在這種情況下國都内没有人敢講話。過了三年，

竟一起叛亂，襲擊厲王。厲王逃亡到彘。

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仇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仇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厲王的太子靜躲在召公的家裏，國都的人聽説了，便把召公的家包圍起來。召公説："從前我多次勸諫王，王不聽，因而遭此大難。現在殺死王太子，王大概會認爲我和他對立而怨恨吧？奉事諸侯的人，雖處危難也不與諸侯對立，怨恨也不發怒，何况是奉事王呢！"於是用自己的兒子代替王太子，太子最後得免於難。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召公、周公兩位國相共同執政，號稱"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在彘去世。太子靜在召公家中長大，兩位國相於是一起立他爲王，這就是宣王。宣王即位，兩位國相輔佐他，修明政治，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諸侯重新歸附於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見。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宣王不行天子籍田助耕之禮，虢文公勸諫説這不行，王不聽。三十九年，王的軍隊在千畝與姜氏之戎交戰，大敗。

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

宣王已經喪失了征伐南方的軍隊，於是在太原統計民户。仲山甫勸諫説："民户是不可以統計的。"宣王不聽，終於對民户進行了統計。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四十六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宫湦即位。幽王二年，西周豐、鎬和涇、渭、洛一帶都發生地震。伯陽甫説："周要滅亡了。天地之氣，不可失去其秩序；如果亂了秩序，是人使之混亂的。陽氣伏藏出不來，陰氣壓迫着陽氣不能上升，因而有地震。現在涇、渭、洛一帶發生地震，這是陽氣不得其所而被陰氣鎮着。陽氣失其所而被陰氣鎮着，水源必然堵塞；水源堵塞，國必亡。土壤濕潤人民纔能利用。土壤水脉不通，人民缺乏財利，國家不亡還等什麽！當初伊水、洛水枯竭夏朝滅亡了，黄河枯竭商朝滅亡了。現在周的德行如同夏、商末年了，其水源又堵塞，堵塞了就要枯竭。國都一定要依山傍河，山崩水竭，是亡國的徵兆。水源枯竭一定會引發山崩。如果亡國則不出十年，因爲數是以十爲單位。上天拋棄什麽，不會超過這一單位。"當年，涇、渭、洛三水枯竭，岐山崩頽。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

三年，幽王寵愛褒姒。褒姒生下兒子伯服，

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弃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説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幽王想廢黜太子。太子的母親是申侯之女，是王后。後來幽王得到褒姒，寵愛她，想廢掉申后，并廢掉太子宜臼，立褒姒爲王后，立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歷史記録説："周將要亡國了。"當初夏后氏衰落的時候，有兩條神龍降落在夏帝的庭院説道："我們，是褒國的兩個君主。"夏帝卜問究竟是殺掉它還是趕走它還是留下它，都不吉利。卜問把龍的涎沫收藏起來可不可以，纔得到吉兆。於是陳設布帛，書於簡策，向神龍報告，龍走後留下涎沫，被盛在匣中收藏起來。夏滅亡，此器傳到商。商亡，此器又傳到周。接連三個朝代，没有人敢打開它。到厲王末年，打開觀看。涎沫流到庭院裏，除不掉。厲王讓女人赤身裸體大聲呼叫。涎沫化爲黑色的黿，鑽進後宫。後宫有個童女剛滿七歲，碰上它，到十五歲行過成人禮後懷了孕。没有丈夫就生下孩子，感到害怕就把孩子扔掉了。宣王時童女唱歌謡説："山桑做的弓箕木做的箭囊，要滅掉周。"當時宣王聽到了，有一對夫婦賣這兩樣東西，宣王叫人把他們抓起來殺掉。他們逃跑走在路上，看見以前後宫童女扔掉的孩子走在路上，聽到孩子在夜裏啼哭，憐憫而收養了她。夫婦倆接着逃亡，跑到褒國。褒國有人犯了罪，請求獻上童女扔掉的女孩子給王以求贖罪。被扔掉的女孩來自褒國，她就是褒姒。當幽王三年時，王到後宫見到她就愛上了她，生下兒子伯服，竟然廢黜申后和太子，立褒姒爲王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説："災禍已形成了，無可奈何！"

褒姒不喜歡笑，幽王想盡一切辦法想讓她笑，她就是不笑。幽王設有烽燧和大鼓，有來犯者就點燃烽火。幽王點燃烽火，諸侯都來了，來了却没有來犯者，褒姒纔大笑。幽王很高興，爲她多次點燃烽火。後來失去信用，諸侯們來的越來越少了。

幽王用虢石父爲卿，主持國政，國都的人都怨恨他。虢石父爲人能説會道，善於阿諛奉承又貪圖財利，王却任用他。王又廢黜申后和太子，申侯發怒，聯合繒、西夷犬戎進攻幽王。幽王點燃烽火徵發諸侯的軍隊，諸侯的軍隊没有一支到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

來。於是把幽王殺死在驪山下，擄走褒姒，把周的財物搶掠一空而去。於是諸侯們就到申侯處一同立原來的幽王太子宜臼，這就是平王，以此保持周朝的祭祀。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强并弱，齊、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平王即位，把都城東遷到雒邑，以躲避西戎的進犯。平王的時候，周王室衰敗，諸侯强的兼并弱的，齊、楚、秦、晋開始强大，政令由稱霸的諸侯掌握。

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去世，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爲王，這就是桓王。桓王，是平王的孫子。

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

桓王三年，鄭莊公來朝見，桓王不予禮遇。五年，鄭怨恨周，和魯國交換許田。許田，是周天子用來祭祀泰山的土地。八年，魯國殺了隱公，立桓公。十三年，周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離開鄭回到周。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

二十三年，桓王去世，其子莊王佗即位。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想殺死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向王報告，王殺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到燕國。

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十五年，莊王去世，其子釐王胡齊即位。釐王三年，齊桓公開始稱霸。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穨爲王。樂及遍舞，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穨，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

五年，釐王去世，其子惠王閬即位。惠王二年，當初莊王的寵妾姚氏生下兒子穨，穨有寵。到惠王即位，奪其大臣的園林作自己的獵場，因此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商議着召集燕、衛的軍隊，討伐惠王。惠王逃奔到温，不久又住在鄭國的櫟。立釐王的弟弟穨爲王。奏了六代的舞樂，鄭、虢二國之君憤怒。四年，鄭和虢二國的國君來討伐，殺死王穨，重新送回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二十五年，惠王去世，其子襄王鄭即位。襄王的母親早死，後母就是惠王后。惠后生叔帶，叔帶爲惠王所寵愛，襄王怕他。三年，叔帶與戎、翟策劃攻打襄王，襄王想殺掉叔帶，叔帶逃奔到齊。齊桓公派管仲促成戎與周和解，派隰朋促成戎與晋和解。襄王用上卿之禮招待管仲。管仲辭謝說："臣是身份低賤的官員，現有天子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的兩個上卿國氏和高氏在。如果現在以上卿之禮待我，春秋兩季我代表鄭伯朝聘來接受王命，王將用什麽禮對待我呢？作爲諸侯之臣我冒昧地請求免去此禮。”王說：“作爲舅家的人，我獎勵你的功勛，不要違背我的命令。”管仲最後受下卿之禮而歸。九年，齊桓公去世。十二年，叔帶又回到周。

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十三年，鄭伐滑，王派游孫、伯服爲滑求情，鄭人把他們囚禁起來。鄭文公怨恨惠王回到周没有賜給鄭厲公爵位，又怨恨襄王和衛、滑聯合，所以把伯服囚禁起來。王發怒，將要用翟人伐鄭。富辰勸諫說：“我周王朝東遷，是要依靠晉、鄭。子穨之亂，又是鄭國平定的，現在竟因爲小怨就抛棄他們嗎！”襄王不聽。十五年，王派翟人的軍隊來伐鄭。王感謝翟人，要以翟人的女子爲王后。富辰勸諫說：“平、桓、莊、惠四王都得到過鄭國的幫助，王抛棄親族而親近翟人，這樣不行。”王不聽。十六年，王廢黜翟人皇后，翟人來譴責，殺死大夫譚伯。富辰說：“我多次勸諫都不聽，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不出戰，王以爲我是在怨怒吧？”於是率其族衆戰死。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當初，惠后想立王子帶爲王，因此派其黨羽爲翟人做内應，翟人因而攻入周。襄王逃亡到鄭，鄭讓王居住在氾。子帶被立爲王，接來襄王所廢黜的翟后一起住在溫。十七年，襄王向晉告急，晉文公送王回國并殺死叔帶。襄王於是賜給晉文公珪、鬯、弓、矢，封他爲伯爵，把河内之地劃給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和他在河陽、踐土會見，諸侯都來朝見，史書加以掩飾說“天王巡狩到河陽”。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四年，晉文公去世。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去世。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三十二年，襄王去世，其子頃王壬臣即位。頃王六年，去世，其子匡王班即位。匡王六年，去世，其弟瑜即位，這就是定王。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駐扎在洛，派人打聽九鼎的情況。王派王孫滿用適當的言辭回答，楚兵於是撤退。十年，楚莊王包圍鄭，鄭伯出降，不久楚又恢復了鄭國。十六年，楚莊王

莊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晋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爲悼公。

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

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壽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争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晋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晋滅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

去世。

二十一年，定王去世，其子簡王夷即位。簡王十三年，晋殺死他們的國君厲公，從周接回子周，把他立爲悼公。

十四年，簡王去世，其子靈王泄心即位。靈王二十四年，齊國的崔杼殺死其國君莊公。

二十七年，靈王去世，其子景王貴即位。景王十八年，王后所生的太子壽早死。二十年，景王寵愛子朝，打算立他爲太子，恰好景王這時去世，子丐一夥人與子朝争立，國都的人立景王長子猛爲王，子朝殺死猛。猛即悼王。晋人攻打子朝而立丐爲王，這就是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送敬王回國，子朝自立爲王，敬王不能回國，住在澤。四年，晋率諸侯送敬王回到周，子朝爲臣，諸侯修築周都的城墻。十六年，子朝一夥人再次作亂，敬王逃亡到晋。十七年，晋定公於是把敬王送回周。

三十九年，齊國田常殺死其國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掉陳國。孔子去世。

四十二年，敬王去世，其子元王仁即位。元王八年，王去世，其子定王介即位。

定王十六年，晋的趙、魏、韓三個家族滅掉智伯，瓜分其領地。

二十八年，定王去世，長子去疾即位，這就是哀王。哀王即位三個月，其弟弟叔襲擊殺害哀王而自立爲王，這就是思王。思王即位五個月，其小弟弟嵬攻打并殺死思王而自立爲王，這就是考王。這三個王都是定王的兒子。

考王十五年，去世，其子威烈王午即位。

考王把他的弟弟封在河南，這就是桓公，讓他接替周公的官職。桓公去世，其子威公即位。威公去世，其子惠公即位，把他的幼子封在鞏來奉侍周王，號稱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放置九鼎的王城地震。策命韓、魏、趙爲諸侯。

二十四年，威烈王去世，其子安王驕即位。

是歲盜殺楚聲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資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

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説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絶於秦，必入於郢矣。”

秦借道兩周之閒，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

這一年强盜殺死楚聲王。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其子烈王喜即位。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説：“當初周與秦合在一起又分開，分開五百年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就會有霸王出現。”

十年，烈王去世，其弟扁即位，這就是顯王。顯王五年，祝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賜給秦孝公祭祀文、武二王的祭肉。二十五年，秦在周大會諸侯。二十六年，周賜伯爵給秦孝公。三十三年，祝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賜給秦惠王祭祀文、武二王的祭肉。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這以後諸侯都稱王。

四十八年，顯王去世，其子慎靚王定即位。慎靚王在位六年，去世，其子赧王延即位。王赧時東周和西周分治。王赧遷都到西周。

西周武公的共太子死了。他有五個庶子，没有嫡子即位。司馬翦對楚王説：“不如拿土地支持公子咎，爲他請求太子的地位。”左成説：“不行。周不答應，這樣你的智慧顯得無用而又和周疏遠了。不如問問西周君想立誰爲君，讓他們悄悄告訴司馬翦，司馬翦請楚用土地支持將要被立的人。”最後果然立公子咎爲太子。

八年，秦攻打宜陽，楚救宜陽。楚因爲周親近秦的緣故，要攻打周。蘇代爲周游説楚王説：“爲什麽認爲周親近秦就是楚的禍害呢？説周親近秦超過親近楚的人，是想讓周歸并到秦，所以稱爲‘周秦’。周知道擺脱不了被楚進攻的命運，一定會歸并於秦，這是幫助秦取得周的最好辦法。替王考慮，周親近秦我們對它好，不親近秦也對它好，以使它和秦疏遠。周與秦絶交，一定會歸并於楚了。”

秦借道於東周、西周之間，準備攻打韓，周怕借道給秦會得罪韓，不借會得罪秦。史厭對周君説：“何不讓人對韓國公叔説‘秦之所以敢經過周去伐韓，是因爲相信東周。您爲什麽不送給周土地，派公子或重臣到楚做人質’？秦一定懷疑楚不相信周，這樣韓就不會征伐周。再對秦講

强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韓硬要送土地給周，要用這種辦法讓秦懷疑周，周不敢不接受’。秦一定没有什麽說法能讓周不接受，這樣就從韓得到土地又没有違背秦的意思。”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陽矣。”

秦召西周君到秦國去，西周君十分不願前往，所以派人對韓王說：“秦召西周君，想讓西周君攻打你的南陽，你何不出兵南陽？西周君將以此爲理由不去秦國。西周君不到秦，秦一定不敢越過黄河攻南陽了。”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

東周與西周交戰，韓救西周。有人爲東周勸說韓王道：“西周本來是天子的國都，有許多有名的器物和寶物。大王按兵不動，可以使東周感恩，而西周爲讓韓出兵就會把珍寶都送給韓了。”

王赧謂成君。

王赧對成君說。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

楚圍攻雍氏，韓向東周徵用甲胄和糧食，東周君害怕，召見蘇代把情况告訴他。蘇代說：“您何必在這個問題上擔心。臣能讓韓不向東周徵用甲胄和糧食，又能爲您得到高都。”東周君說：“您假如能做到這一點，我率領全國聽從您。”蘇代去見韓國的相國說：“楚包圍雍氏，預計三個月攻下來，現在五個月了還不能攻占，這使楚軍疲勞衰弱了。現在相國却向周徵用甲胄和糧食，這是告訴楚韓國也損耗嚴重了。”韓相國說：“你說得好。但使者已經出發了。”蘇代說：“爲什麽不把高都送給周呢？”韓相國大怒，說：“我不向周徵用甲胄和糧食已經很不錯了，爲什麽把高都送給周？”蘇代說：“把高都送給周，這樣周反過來投靠韓國，秦聽說一定非常怨恨周，就會和周不再往來，這是用殘破的高都换得完整的周，爲什麽不給呢？”相國說：“好。”果然把高都給了周。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

三十四年，蘇厲對周君說：“秦攻破韓、魏，打敗師武，北取趙國的藺和離石，都是白起所爲。白起善於用兵，又有好運氣。現在又要率兵出塞攻打大梁，大梁被攻破周就危險了。您何不派人游說白起呢？就說：‘楚國有個叫養由基的人，擅長射箭。距離柳葉一百步射柳葉，百發百中。左右圍觀的幾千人，都說他善於射箭。有個男子站在他旁邊，說：“不錯，可以教你射箭

"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扼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弃。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了。"養由基很生氣，放下弓，握住劍，說："你難道能教我射箭嗎?"這個人說："不是我能教您左手執弓右手摳弦。距離柳葉一百步射它，百發百中，不知道見好就收，不久氣力衰竭，弓歪矢曲，衹要一發射不中，就前功盡棄了。"現在攻破韓、魏，打敗師武，北取趙國的藺和離石，你的功勞已經很多了。現在又率兵出塞，經過東周、西周，背對韓國，圍攻大梁，一戰不勝，前功盡棄。你不如說生病不再出兵。'"

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二年，秦違背和魏的約定攻破華陽。馬犯對周君說："請允許我游說魏國爲周築城。"於是對魏王說："周王因秦破華陽後可能伐周而急得要死，如果周王死去，我也一定活不成。我請求主動把九鼎進獻給大王，大王得此九鼎爲我設想一下。"魏王說："好。"於是給他部隊，說是去守衛周城。馬犯順勢對秦王說："魏并不是要守衛周城，是要攻打周。大王試着出兵到邊境上進行觀察。"秦果然出兵。馬犯又對魏王說："周王的心病好了，我請求以後可以獻上九鼎時再向大王覆命。現在大王派兵前往周，諸侯都産生懷疑，以後你再有什麽舉動諸侯們不會相信了。不如讓士兵修築周城，以掩蓋最初的目的。"魏王說："好。"於是讓士兵修築周城。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冣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四十五年，西周君到秦，說客對周冣說："您不如稱贊秦王孝順，趁機把應地作爲秦太后的供養之地，秦王一定高興，這樣您就和秦有了交情。關係好，周君一定認爲是您的功勞；關係搞不好，勸周君入秦的人就一定會有罪了。"

秦攻周，而周冣謂秦王曰："爲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獘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獘，則令不行矣。"

秦攻打周，周冣對秦王說："爲大王考慮不要攻周。攻周，實在不足以獲利，聲威會使天下恐懼。天下因秦的聲威懼怕秦，一定和東面的齊聯合。秦兵攻周受到損耗，讓天下與齊聯合，秦也就無法稱王於天下了。天下想讓秦受到損傷，鼓勵大王攻周。秦受到天下所希望的損害，號令就不能暢行了。"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

五十八年，三晋抵抗秦。周派其相國到秦國去，因爲秦國看不起周，讓周相國回去。說客對相國說："秦看輕你還是看重你尚未可知。秦很

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晋。

想瞭解韓、趙、魏三國的情况。你不如趕緊見秦王説‘請爲王探聽東方的變化’，秦王一定看重你。看重你，就是看重周，周用這種辦法取得秦的尊重；齊國看重周，本來就有周聚取得了齊的尊重。這樣周就能經常不中斷和大國的交誼。”秦信任了周，發兵攻打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五十九年，秦奪取韓國的陽城和負黍，西周害怕，背叛秦，與諸侯訂立合縱之約，率天下各國精兵出伊闕山進攻秦，使秦和陽城之間不能往來。秦昭王發怒，派將軍摎進攻西周。西周君跑到秦，行頓首禮認罪，獻上西周全部城邑三十六座，人口三萬。秦接受他的奉獻，讓西周君回到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𢘿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周君、王赧去世，周的百姓於是向東逃亡。秦取得九鼎等寶器，把西周君遷往𢘿狐。此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掉東周。東周、西周都被歸并入秦，周從此斷絶了祭祀。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於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太史公曰：學者都説周伐商紂，定都洛邑，綜合地看史實并不如此。武王規劃它，成王派召公占卜位置，把九鼎放在那裏，而周還是以豐、鎬爲都。到犬戎打敗幽王，周纔向東遷到洛邑。所謂“周公葬於畢”，畢在鎬東南的杜中。秦滅亡了周。漢朝建立以來九十多年，天子要到泰山行封禪禮，向東巡狩到達河南縣，訪求周的後裔，封給其後人嘉三十里地，號爲周子南君，爵位和列侯一樣，以侍奉其祖先的祭祀。

# 史記卷五

## 本紀第五

## 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秦的祖先，是顓頊帝的後代孫女女脩。女脩織布，燕子掉下一隻卵，女脩吞下燕卵，生下兒子大業。大業娶了少典族的女兒，名叫女華。女華生下大費，大費跟隨夏禹平治水土。治水成功後，舜帝賜給禹黑色玉圭。禹接受玉圭時說："不是我一個人就能成功的，還有大費做助手。"舜帝說："喂，你大費幫助禹成功，賜給你黑色的旗帶。你的後代將會繁盛興旺。"於是把姚姓一個好女子嫁給他。大費拜揖接受賞賜，幫助舜調教馴服鳥獸，鳥獸大多被馴服，這就是柏翳。舜賜他姓嬴。

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

大費生了兩個兒子：第一個叫大廉，是鳥俗氏的祖先；第二個叫若木，是費氏的祖先。若木的玄孫叫費昌，他的子孫有的住在中原，有的住在夷狄地區。費昌在夏桀的時候，離開夏歸順商，給成湯駕車，在鳴條打敗夏桀。大廉的玄孫叫孟戲、中衍，他們形狀像鳥，說人話。太戊帝知道了他們，想叫他們駕車，便去占卜，吉利，於是讓他們駕車，并給他們娶了妻子。從太戊以後，中衍的後代子孫，代代都有功勞，以輔佐殷國，所以嬴姓子孫大多顯貴，於是成爲諸侯。

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

中衍的玄孫叫中潏，住在西部戎族地區，保衛西方邊境。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氣，蜚廉善於奔跑，父子二人一起憑才能和力氣事奉殷紂。周武王伐紂滅殷，并殺死了惡來。當時蜚廉替紂出使北方作石椁，回來，沒有地方彙報，就在霍太山築起祭壇舉行報祭，祭祀時獲得一副石棺，棺上有銘文說"天帝命令你不赴殷

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難而死，賜你石棺來爲氏族增光添彩"。蜚廉死後，便葬在霍太山。蜚廉還有一個兒子叫季勝。季勝生下孟增。孟增被周成王寵幸，他就是宅皋狼。皋狼生下衡父，衡父生下造父。造父因爲善於駕車被周穆王寵幸，穆王獲得驥、温驪、驊騮、騄耳等名馬，駕車到西方視察，快樂得忘了回家。徐偃王作亂時，造父替穆王駕車，馬不停蹄地趕回周朝，爲了平息禍亂日行千里。穆王便把趙城封給造父，造父一族人從此姓趙。從蜚廉生下季勝以下五代傳到造父，獨立爲姓，居住在趙城。趙衰就是他的後代。惡來革，是蜚廉的兒子，早死。有一個兒子叫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因造父得寵，他們都蒙恩住在趙城，姓趙。

非子居住在犬丘，喜歡馬及其他牲口，又善於喂養繁殖。犬丘人把他的情况報告了周孝王，孝王召見他，派他到汧水和渭水之間主管馬匹，馬匹繁殖得很快。孝王想讓非子做大駱的正宗繼承人。申侯的女兒是大駱的正妻，生下兒子成是大駱的正宗繼承人。申侯就向孝王説："從前我們祖先居住在酈山時生的一個女兒，作了戎胥軒的妻子，生下中潏，以有親戚關係的緣故，中潏歸順了周朝，保衛西部邊境，西部邊境因爲這個緣故和睦安定。如今我又把女兒嫁給大駱，生下嫡子成。申侯與大駱再次結親，西方的戎族都歸服，所以您能稱王。大王您好好考慮考慮吧。"於是孝王説："從前伯翳替舜主管牲畜，牲畜繁殖得很多，所以封給土地，賜姓嬴。現在他的後代也替我繁殖馬匹，我就分給他土地做一個附屬國吧。"就把秦地賜給非子作封邑，讓他重新延續嬴氏的祭祀，稱做秦嬴。也不取消申侯女兒所生的兒子做大駱的正宗繼承人，以便與西戎和好。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嬴生秦侯。秦侯在位十年，去世。秦侯生公伯。公伯在位三年，去世。公伯生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

秦仲即位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有的反叛了他。西戎反叛周王朝，消滅了居住在犬丘的大駱一族人。周宣王即位，便任用秦仲做大夫，討伐西戎。西戎殺死了秦仲。秦仲在位二十三年，

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

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駵駒、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

死在西戎。他有五個兒子，他的長子叫莊公。周宣王便召見莊公兄弟五人，給他們七千士兵，讓他們討伐西戎，他們攻破了西戎。於是宣王又一次賞賜秦仲的後代，包括他們祖先大駱的地盤犬丘都歸他們所有，并任命他擔任西陲大夫。

莊公居住在他們的故地西犬丘，生了三個兒子，長子叫世父。世父說："西戎殺死了我的祖父秦仲，我不殺死戎王就不敢進城安居。"於是帶兵攻打西戎，讓位給他的弟弟襄公。襄公做了太子。莊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繼承了職位。襄公元年，襄公把妹妹繆嬴嫁給豐王做妻子。襄公二年，西戎圍攻犬丘，世父反擊西戎，被西戎俘虜。過了一年多，西戎又送回世父。七年春天，周幽王因爲褒姒廢黜太子，立褒姒的兒子做太子，并多次戲弄諸侯，諸侯反叛了他。西戎中的犬戎與申侯攻打周朝，在酈山下殺死幽王。秦襄公帶兵救周，作戰很出力，有功勞。周朝逃避犬戎戰亂，東遷雒邑，襄公派軍隊護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給他岐山以西的土地。平王說："西戎無道，侵犯掠奪我岐山、豐水地區，秦如能進攻趕走西戎，就可占有那些地區。"平王與他立下誓言，賜給他封地和爵位。襄公在這時纔開始受封諸侯國，與其他諸侯國互通使節，彼此訪問，以禮相待，他便用黑鬃赤馬、黄牛、公羊各三，在西畤祭祀上帝。十二年，討伐西戎，到達岐山，去世了。生文公。

文公元年，住在西垂宫。三年，文公帶七百名士兵到東方打獵。四年，到達汧水和渭水的匯合處。他說："從前周朝把這裏賜給我們的祖先秦嬴作邑，後來我們終於成爲諸侯。"於是占卜此地是否宜於居住，占卜說吉利，就在這裏建築了城邑。十年，開始設立鄜畤，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天地。十三年，開始有史官記載大事，民衆大多受到教化。十六年，文公帶兵討伐西戎，西戎戰敗逃跑。於是文公便收集周朝遺民歸自己所有，土地擴展到岐山，岐山以東的土地獻給周朝。十九年，獲得陳倉寶石。二十年，法律上開始有誅殺三族的罪名。二十七年，砍伐南山的大梓樹，梓樹神變爲大公牛逃入豐水。四十八年，

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爲寧公。

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四年，魯公子翬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宫。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晋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晋爲强國。

十九年，晋曲沃始爲晋侯。齊桓公伯於鄄。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宫。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

文公的太子去世，賜謚號叫竫公。竫公的長子立爲太子，他是文公的孫子。五十年，文公去世，葬在西山。竫公的兒子登位，這就是寧公。

寧公二年，寧公遷居平陽。他派兵討伐蕩社。三年，與亳國交戰，亳王逃奔西戎，於是滅掉蕩社。四年，魯公子翬殺害他的國君隱公。十二年，討伐蕩氏，奪取了它。寧公出生十歲登位，在位十二年去世，葬在西山。他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武公做了太子。武公的弟弟德公，與武公是同母所生。魯姬子生下出子。寧公去世後，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掉太子而擁立出子爲國君。出子六年，三父等人又共同讓人暗殺了出子。出子出生五歲登位，在位六年去世。三父等人於是又擁立原來的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討伐彭戲氏，到達華山脚下，住在平陽城内的封宫。三年，殺死三父等人并夷滅他們的三族，因爲是他們殺死了出子。鄭國的高渠眯殺了他的國君昭公。十年，討伐邽、冀兩地的戎族，開始把這兩地建制爲縣。十一年，開始把杜、鄭兩地作爲縣。滅掉小虢。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人殺了他們的國君襄公并擁立公孫無知。晋國滅掉霍國、魏國、耿國。齊國的雍廩殺死無知、管至父等人而擁立齊桓公。齊國、晋國成爲强國。

十九年，晋國的曲沃桓叔開始作晋侯。齊桓公在鄄地稱霸。

二十年，武公去世，葬在雍邑平陽。開始用人陪葬，陪葬的有六十六人。武公有一個兒子，名叫白。白没有繼位，封在平陽。擁立武公的弟弟德公爲君。

德公元年，開始居住在雍城的大鄭宫。用牛、羊、猪各三百頭在鄜畤祭天。占卜居住雍城吉利。後代子孫會向東發展，到黄河飲馬。梁伯、芮伯來朝見。二年，開始在曆法上規定伏日，殺狗來禳除熱毒惡氣。德公出生三十三歲登位，在位二年去世。他生了三個兒子：長子宣公，次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登位。

宣公元年，衛國、燕國攻打周朝，趕走惠王，擁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王子穨并

子穨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

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送惠王回朝。四年，修建密畤，與晉國在河陽交戰，戰勝了它。十二年，宣公去世。宣公生了九個兒子，没有誰可繼位，立宣公的弟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見。齊桓公討伐山戎，駐軍在孤竹。

成公在位四年去世。生子七人，没有誰可繼位，立成公的弟弟穆公。

穆公任好元年，穆公親自帶兵攻打茅津，戰勝了它。四年，從晉國迎娶妻子，她是晉國太子申生的姐姐。這一年，齊桓公討伐楚國，到達邵陵。

五年，晉獻公滅掉了虞國、虢國，俘虜了虞國的國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傒，這是因爲晉獻公先用白璧和良馬賄賂了虞國國君的緣故。晉獻公俘虜了百里傒以後，把他當作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僕送到秦國。百里傒從秦國逃到宛城，楚國邊境上的人逮捕了他。穆公聽説百里傒有才能，想用重金贖買他，恐怕楚國人不給，就派人對楚國人説："我的陪嫁小臣百里傒在你那裏，請允許用五張黑公羊皮贖回他。"楚國人便同意并把百里傒交給秦國。當時，百里傒已經七十多歲了。穆公釋放了他，與他談論國家大事。百里傒推辭説："我是亡國之臣，怎麽值得詢問！"穆公説："虞君不重用你，所以滅亡了，不是您的罪過。"穆公堅持詢問，談了三天，穆公非常高興，把國家的政事交給了他，號稱五羖大夫。百里傒謙讓説："我不如我的朋友蹇叔，蹇叔有才能而世人不知道。我曾經出外求官，在齊國陷入困境而向銍地人討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而想事奉齊國國君無知，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得以逃脱了齊國發生的那場災禍，於是到了周朝的國都。周王子穨喜歡牛，我憑着養牛的技術去求見他。等到子穨想要任用我時，蹇叔勸阻我，我離開了，得以不跟子穨一起被殺掉。我事奉虞君，蹇叔勸阻我。我知道虞君不會重用我，我實在是私心貪戀俸禄和官職，便暫時留下了。我兩次聽信蹇叔的話，得以逃脱災禍；一次没有聽信他的話，就遇上了虞君亡國的災難：因此我瞭解他的才能。"於是穆公派人用重禮迎接蹇叔，用他做上大夫。

秋，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

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説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晉旱，來請粟。丕豹説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

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弃其軍，與秦争利，還而馬鷙。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

秋天，穆公親自帶兵攻打晉國，在河曲打了一仗。晉國驪姬作亂，太子申生在新城自殺，重耳、夷吾出逃。

九年，齊桓公在葵丘會集諸侯。

晉獻公去世。立驪姬的兒子奚齊，他的臣子里克殺死奚齊。荀息擁立卓子，里克又殺死卓子和荀息。夷吾派人請求秦國幫助他回到晉國。於是穆公答應了他，派百里傒帶兵護送夷吾。夷吾對秦國人説："果真能够登位，願割讓晉國的河西八城給秦國。"等回到晉國，登位以後，便派丕鄭感謝秦國，却背棄信約，不把河西八城給秦國，而且殺了里克。丕鄭聽到這個消息，害怕了，於是與穆公商量説："晉國人不想要夷吾，實在想要重耳。如今夷吾背棄信約而且殺死里克，都是吕甥、郤芮的主意。希望您用利誘的辦法趕緊召來吕甥、郤芮，吕、郤二人一來，那麽再護送重耳回國就容易了。"穆公同意了他的意見，就派人與丕鄭回國，召唤吕甥、郤芮。吕、郤等人懷疑丕鄭有陰謀，便建議夷吾殺了丕鄭。丕鄭的兒子丕豹逃到秦國，勸穆公説："晉國國君無道，百官不親附，可以討伐了。"穆公説："百官如果不擁護晉君，他們爲什麽能殺掉他們的大臣呢？能殺掉他們的大臣，這説明晉國是協調的。"他没有聽從丕豹的話，但暗中重用丕豹。

十二年，齊國的管仲、隰朋死了。

晉國天旱，來秦國請求支援糧食。丕豹勸説穆公不給，趁他們饑荒去攻打他們。穆公問公孫支，公孫支説："荒歉與豐收是交替出現的事，不可不給。"問百里傒，百里傒説："夷吾得罪了您，他的百姓有什麽罪呢？"穆公於是采納了百里傒、公孫支的意見，終於給了晉國糧食。用車船水陸并運，從雍都到絳城絡繹不絶。

十四年，秦國饑荒，向晉國請求支援糧食。晉君與群臣商量這件事。虢射説："趁着他們饑荒攻打他們，可以收到大功效。"晉君聽從了他的話。十五年，晉君發兵攻打秦國，穆公發兵抵抗，讓丕豹爲將，親自前往迎戰。九月壬戌日，穆公與晉惠公夷吾在韓地會戰。晉君抛開他的大部隊，獨自向前衝去，與秦軍争奪財物，車馬陷

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争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

在泥淖中，盤旋不得出。穆公與部下縱馬追趕他，没有抓到晉君，反被晉軍包圍了。晉軍攻擊穆公，穆公受傷。這時，曾在岐山下偷吃良馬的三百多個人驅馬衝入晉軍，晉軍撤掉包圍，於是使穆公脱險而晉君反被活捉。當初，穆公走失了一匹良馬，岐山下的三百多個鄉下人共同抓住它吃掉了，官吏追捕到了他們，要依法懲治。穆公説："有道德的人不會因爲牲畜而傷害人。我聽説吃了良馬肉不喝酒，會使人害病。"於是都賜給酒喝并赦免了他們。這三百個人聽説秦國還擊晉軍，都要求跟從參戰，跟從前進時發現穆公處境困窘，就全都挺舉兵器，冒死衝鋒，來報答食馬肉而被赦的恩德。於是穆公俘虜晉君而回，在全國傳下命令，"大家齋戒獨宿，我將要用晉君祭祀上帝"。周天子聽説了這件事，説"晉君是我的同姓"，爲晉君請求。夷吾的姐姐就是穆公的夫人，夫人聽説了這件事，就穿着喪服光着脚跑到穆公面前，説："我不能挽救自己的兄弟，委屈您下命令懲罰他。"穆公説："我把抓到晉君當作一個大功勞，而如今天子爲他求情，夫人爲此事擔憂。"便跟晉君訂立盟約，答應送他回去，把他换到高級館舍住宿，供給他牛、羊、猪各七頭。十一月，送回晉君夷吾，夷吾獻出河西的土地，派太子圉到秦國作人質。秦君把同宗的女兒嫁給子圉。這時，秦國的土地東面已到達黄河。

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

十八年，齊桓公去世。二十年，秦國滅掉梁國、芮國。

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

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聽説晉君生病了，説："梁國，是我的外祖母家，而秦國滅亡了它。我兄弟多，如果君王百年之後，秦國一定要留住我，而晉國便會輕視我，也就會重新擁立君主的其他兒子。"子圉便逃回晉國。二十三年，晉惠公去世，子圉登位做了國君。秦國怨恨子圉逃走，便從楚國迎來晉公子重耳，并把子圉原在秦國的妻子嫁給重耳。重耳開始謝絶，後來就接受了。穆公更加厚禮相待。二十四年春天，秦國派人告訴晉國大臣，要送重耳回國。晉國答應了，穆公於是派人送重耳回國。二月，重耳登位做了晉君，這就是晉文公。文公派人殺了子圉。子圉

就是晉懷公。

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强，秦之憂也。”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

那年秋天，周襄王的弟弟叔帶利用翟人的力量攻打襄王，襄王出逃住在鄭國。二十五年，周王派人向晉國、秦國通報禍亂。秦穆公帶兵幫助晉文公護送襄王回朝，殺死襄王的弟弟叔帶。二十八年，晉文公在城濮打敗楚軍。三十年，穆公幫助晉文公圍攻鄭國。鄭國派人對穆公説：“滅亡鄭國優待晉國，對於晉國説是得到了好處，而對秦國却没有利益。晉國的强大，是秦國的憂患啊。”穆公便撤軍回國。晉國也撤了軍。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去世。

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

鄭國有個人向秦國出賣鄭國説：“我主管它的城門，鄭國可以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攻城。”穆公詢問蹇叔和百里傒，回答説：“經過幾個國家行程千里去襲擊别人，很少有得利的。况且有人出賣鄭國，怎麽知道我國就没有人把我們的内情報告給鄭國呢？不可以這樣做。”穆公説：“你們不瞭解，我已經决定了。”於是發兵，派百里傒的兒子孟明視，蹇叔的兒子西乞術以及白乙丙帶兵。出發的那天，百里傒、蹇叔二人對着軍隊痛哭。穆公聽了，發怒説：“我發兵，而你們却哭着涣散我軍的士氣，這是爲什麽呢?”兩位老人説：“我們不敢涣散您的軍隊的士氣。軍隊出發了，我們的兒子參與前往；我們老了，回來遲了恐怕不能相見，所以哭起來了。”兩位老人退下來，對他們的兒子説：“你們的軍隊如果失敗，一定會敗在崤山的險要之處。”三十三年春天，秦國的軍隊於是東進，經過了晉國的地域，路過周朝都城北門。周朝的王孫滿説：“秦國的軍隊不懂規矩，不失敗還能等待什麽!”秦軍到達滑邑，鄭國販賣商人弦高，帶着十二頭牛將到周朝都城去賣，發現了秦軍，他恐怕被秦軍殺死或俘虜，因而獻上他的牛，對秦軍説：“聽説貴國將要懲罰鄭國，鄭君恭敬地作好了防備工作，派我用十二頭牛慰勞貴國士兵。”秦國的三位將軍互相商討説：“我們將要襲擊鄭國，鄭國已發覺了，再前往已經來不及了。”秦國滅了滑邑。滑邑，是晉國的邊境城邑。

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

當時，晉文公去世還没有安葬。太子襄公發

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脱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怒説："秦國欺侮我喪父，趁喪事攻破我們的滑邑。"於是染黑了喪服，發兵在崤山堵截秦軍，向秦軍發起攻擊，徹底打垮了秦軍，使秦軍没有一個人逃脱。俘虜了秦國的三個將軍回到國都。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國宗室的女兒，她爲秦國被俘的三個將軍請求説："穆公恨這三個人恨入骨髓，希望讓這三個人回去，使我國國君親自快意地煮死他們。"晋襄公答應了她的請求，放回了秦國的三個將軍。三位將軍回到秦國，穆公穿着白衣服到郊外迎接，向三人哭着説："我因爲没有采納百里傒和蹇叔的意見而使您三位受了羞辱，您們三位有什麽罪呢？你們要全心全意準備報仇雪耻，不要懈怠。"於是恢復三人的官職俸禄，更加重用他們。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三十四年，楚國太子商臣殺死了他的父親楚成王，接着登位。

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晋，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

穆公在這時又派孟明視等帶兵攻打晋國，在彭衙交戰。秦軍作戰不利，孟明視等帶兵回國。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國。由余，祖先是晋國人，逃亡到戎地，能説晋國話。戎王聽説穆公賢能，所以派由余來觀察秦國。秦穆公讓他看了秦的宫室和積蓄的財物。由余看後説："這些東西如果讓鬼神造出來，就是勞累了鬼神。如果讓人造出來，也就苦了民衆啊。"穆公對他的回答感到奇怪，問道："中原各國用詩書禮樂法度治理國家，但還是時常有禍亂，如今戎夷没有這些東西，用什麽來治理國家，不是很困難嗎？"由余笑了笑説："這正是中原各國發生禍亂的原因。自上等聖人黄帝創立了禮樂法度以後，自己親自帶頭執行，也僅僅使天下小康。到了後代，國君一天天驕奢淫逸，他們仗恃着法度的權威來責罰督察下面的臣民，下面的人勞苦到極點了，就怨恨責怪上面不實行仁義，上下互相争奪，互相怨恨，互相屠殺，甚至達到滅絶全族的地步，都是由於這類原因啊。戎夷却不這樣。上面飽含着淳樸的德行來對待下面，下面懷着忠誠信義來事奉上面，一國的政事就好像一個人的事情那樣治理得很好，弄不清治理好的原因是什麽，這真是聖人治理國家的方法。"當時穆公返回宫中問内史

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説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王廖説：“我聽説鄰國若有聖人，是敵對國家的憂患。如今由余賢能，是我的禍患，將怎樣對付他呢?”內史王廖説：“戎王處在偏僻的角落，沒有聽到過中原各國的音樂。您試着送給他一批歌舞藝妓，以使他喪失志氣；替由余請功，以疏遠他們君臣之間的關係；留下由余不送回，以使他錯過回去的日期。戎王感到奇怪，一定會懷疑由余。君臣之間有嫌隙，就可以俘虜了。而且戎王喜歡音樂，一定會放鬆政事。”穆公説：“好。”因而與由余席子挨着席子地坐在一起，傳遞着盛菜肴的器皿進餐，把戎族的地形與兵力擺布情況詢問得清清楚楚，而後讓內史王廖把歌舞藝妓十六人送給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愛，整年迷戀，樂而忘返。這時秦國纔送回由余。由余屢次進諫，戎王都不聽從，穆公又多次派人暗中邀請由余，由余於是離開戎王投降秦國。穆公用接待客人的禮節接待他，詢問攻打戎族的方式。

三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黄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三十六年，穆公更加重用孟明視等人，派他們領兵攻打晉國，渡過黄河後就焚燒渡船，把晉人打得大敗，攻取了王官和鄗地，報了崤山戰役的仇。晉國人都守着城池不敢出戰。於是穆公便從茅津渡過黄河，築墳以埋葬從前在崤山戰死的秦軍士兵，給他們追悼發喪，痛哭了他們三天。穆公就面對全軍發誓説：“喂，士兵們！聽着，不要喧嘩，我把誓言告訴你們。古代的人向老年人請教，就沒有辦錯的事。”穆公再次反思自己不采納蹇叔、百里傒的意見，所以作了這篇誓詞，讓後代來記住自己的過失。有道德的人聽説這件事，都爲此流下眼淚，説：“啊！秦穆公待人很周到啊，終於得到孟明視等人勝利的報答。”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黄鳥》之詩。君子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强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

三十七年，秦國采用由余的計謀攻打戎王，增加了十二個附屬國，開闢了方圓千里的土地，於是稱霸西戎。周天子派召公過帶着金鼓等物向穆公祝賀。三十九年，穆公去世，葬在雍邑。陪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秦國的良臣子輿奄息、子輿仲行、子輿鍼虎也在陪葬者之中。秦國人哀悼他們，爲他們作了《黄鳥》這篇詩歌。有道德的人説：“秦穆公擴展疆土增强國力，向東征服强大的晉國，向西稱霸西戎，然而他沒有成爲諸侯

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各國的盟主，也是應該的啊。他死後殘害民衆，抓住他的良臣陪葬。古代有道德的君王逝世後還要留下好的道德和法度，何况是奪走百姓所同情的善人和良臣呢？因此可以預知秦國不能再向東發展了。”穆公有四十個兒子，他的太子罃接着登位，這就是康公。

康公元年。往歲穆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晋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晋，取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晋軍。晋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讎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晋。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康公元年。前一年穆公去世時，晋襄公也去世了；襄公的弟弟叫雍，是秦國的女人所生，住在秦國。晋國的趙盾想要擁立雍，派隨會來迎接，秦國派軍隊護送雍到令狐。晋國却立了襄公的兒子而反擊秦軍，秦軍戰敗，隨會逃奔到秦國。二年，秦國攻打晋國，攻取了武城，報了令狐戰役的仇恨。四年，晋國攻打秦國，攻取了少梁。六年，秦國攻打晋國，攻取了羈馬。又在河曲交戰，把晋軍打得大敗。晋國人擔心隨會在秦國會給晋國造成災難，就派魏讎餘假裝反晋而投降秦國，與隨會相見，共謀歸計，他設下圈套得到了隨會，隨會於是回到了晋國。康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兒子共公登位。

共公二年，晋趙穿弑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强，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共公二年，晋國趙穿殺死他的國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强大了，向北方用兵，到達雒邑，詢問周朝的九鼎。共公在位五年去世，兒子桓公登位。

桓公三年，晋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晋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晋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晋。二十六年，晋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桓公三年，晋國俘虜了秦國一位將軍。十年，楚莊王降服鄭國，向北用兵，在黄河岸邊打敗晋軍。在這個時候，楚國稱霸，召集諸侯會合訂盟。二十四年，晋厲公剛剛登位，與秦桓公隔着黄河相會訂盟。訂盟回來秦國就背棄盟約，與狄人一起謀劃攻打晋國。二十六年，晋國率領諸侯攻打秦國，秦軍敗逃，晋軍追到涇水邊纔返回。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兒子景公登位。

景公四年，晋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晋兵於櫟。是時晋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晋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二十七年，景公如晋，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景公母弟

景公四年，晋國的欒書殺了他的君主厲公。十五年，秦國救鄭，在櫟邑打敗晋軍。這時晋悼公是諸侯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大了，屢次會合諸侯，率領他們攻打秦國，打敗秦軍。秦軍逃跑，晋兵追趕他們，一直渡過涇水，到達棫林纔返回。二十七年，景公前往晋國，與平公訂盟，不久又背棄盟約。三十六年，楚國公子圍殺了他的國君而自己登位，這就是楚靈王。景公的同母

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强，會諸侯於申，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

弟后子鍼受寵愛，很富，有的人説他的壞話，他害怕被殺，便逃奔到晉國，帶了載有財物的車子上千輛。晉平公説："您這樣富足，爲什麽自己逃跑？"后子鍼回答説："秦公無道，我害怕被殺，想等到他的後代登位時我纔回去。"三十九年，楚靈王强大了，在申地會合諸侯，做了盟主，殺了齊國的慶封。景公在位四十年去世，兒子哀公登位。后子鍼又回到秦國。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晉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吴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吴師。吴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

哀公八年，楚國公子弃疾殺死靈王而自己登位，這就是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迎娶秦國女子做太子建的妻子。回到楚國，看到女子美麗就自己娶了她。十五年，楚平王想要殺掉太子建，太子建逃跑；伍子胥投奔吴國。晉國國君權力衰微而六卿勢力强大，都想攻擊削弱對方，因此晉國與秦國長時間没有互相進攻。三十一年，吴王闔閭與伍子胥攻打楚國，楚王逃奔到隨地，吴軍便進入郢都。楚國大夫申包胥來秦國告急求救，七天不吃飯，日夜哭泣。於是秦國就派了五百輛戰車救楚，打敗吴軍。吴軍回國，楚昭王纔得以重新進入郢都。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太子叫夷公，早死，没能登位，擁立夷公的兒子，這就是惠公。

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惠公元年，孔子代行魯相職務。五年，晉卿中行氏、范氏反叛晉國，晉君派智氏和趙簡子攻打他們，范氏、中行氏逃奔到齊國。惠公在位十年去世，兒子悼公登位。

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是爲悼公。六年，吴敗齊師。齊人弑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吴王夫差盟，争長於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悼公二年，齊國的大臣田乞殺死了他的國君孺子，擁立孺子的哥哥陽生，這就是齊悼公。六年，吴軍打敗齊軍。齊國人殺死悼公，擁立他的兒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吴王夫差會盟，在黄池争做盟主，最後讓吴王領先。吴國强大，欺壓中原各國。十二年，齊國的田常殺了簡公立他的弟弟平公，田常做相國。十三年，楚國滅掉陳國。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去世，兒子厲共公登位。孔子在悼公十二年去世。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

厲共公二年，蜀人前來進獻財物。十六年，在黄河旁挖壕溝。派兩萬軍隊攻打大荔戎族，奪取了它的王城。二十一年，開始把頻陽作爲縣。晉國奪取武成。二十四年，晉國内亂，殺死智

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

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

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也。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强，奪秦河西地。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别，别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强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并。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

伯，把智伯的地盤分給趙氏、韓氏、魏氏。二十五年，智開與同邑人來投奔秦國。三十三年，攻打義渠戎國，俘虜了它的國王。三十四年，發生日食。厲共公去世，兒子躁公登位。

躁公二年，南鄭反叛。十三年，義渠來攻打，打到渭南。十四年，躁公去世，擁立他的弟弟懷公。

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攻懷公，懷公自殺。懷公的太子叫昭子，早死，大臣們便擁立太子昭子的兒子，這就是靈公。靈公，是懷公的孫子。

靈公六年，晉國修築少梁城，秦國攻打晉國。十三年，修築籍姑城。靈公去世，兒子獻公没能繼位，擁立靈公的叔父悼子，這就是簡公。簡公，是昭子的弟弟，懷公的兒子。

簡公六年，命令官吏開始佩帶刀劍。在洛水旁挖壕溝。修築重泉城。十六年去世，兒子惠公登位。

惠公十二年，兒子出子出生。十三年，攻打蜀國，奪取南鄭。惠公去世，出子登位。

出子二年，庶長改從河西迎接并擁立靈公的兒子獻公。殺死出子和他的母親，把他們沉入深淵。秦國在此以前多次更换國君，君臣關係反常混亂，所以晉國又强大起來，奪取了秦國河西地區。

獻公元年，廢止陪葬制度。二年，修築櫟陽城。四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十一年，周朝太史儋會見獻公説："周朝原本與秦國同源流，後來秦國分出去，分開五百年又合爲一體，合十七年後秦國有霸王出現。"十六年，桃樹冬季開花。十八年，櫟陽下黄金雨。二十一年，與晉國在石門打仗，斬殺晉軍六萬人，天子用賜禮服來祝賀。二十三年，與魏、晉在少梁作戰，俘虜其將軍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去世，兒子孝公登位，年齡已經二十一歲了。

孝公元年，黄河、崤山以東有六個强國，秦孝公與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韓哀侯、趙成侯并稱。淮河和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

國。楚國、魏國與秦國接界。魏國修築長城，從鄭縣開始沿洛河向北，直到上郡。楚國在漢中與秦接界，南部有巴郡、黔中。周王朝衰微，諸侯武力征伐，互相争奪兼并。秦國處在偏僻的雍州，不參與中原各國諸侯的會盟，大家像對待夷狄一樣對待它。孝公於是布施恩德，救濟孤寡，招募戰士，明確規定立功受賞。他在國内下命令説："從前我們穆公在岐山、雍邑之間，修治德政，講習武功，向東平定了晉國的内亂，以黄河爲界，向西稱霸戎狄，擴展土地千里，天子送來霸主稱號，諸侯各國都來朝賀，爲後世開創了事業，甚爲光大美好。遇上以前厲公、躁公、簡公、出子接連幾代不安寧，國家内部憂患，没有空暇應付外國，三晉奪去了我們先君河西土地，諸侯都小看秦國，没有什麽比這更大的羞耻了。獻公登位以後，鎮定安撫邊境，遷都櫟陽，將要東征，恢復穆公的老地盤，實行穆公的政令。我思念先君的遺志，心中常常悲痛。賓客群臣中有誰能够獻出奇計使秦國强大的，我將把他尊爲高官，賜給他封地。"於是便出兵向東圍攻陝城，向西殺了戎族的獂王。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衛鞅聽到這個命令頒布，便向西進入秦國，通過景監求見孝公。

二年，天子致胙。

二年，天子送來祭肉。

三年，衛鞅説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

三年，衛鞅勸説孝公變法，制定刑罰，對内提倡努力耕種，對外用獎賞勉勵拼死作戰，孝公認爲很好。甘龍、杜摯等認爲不對，與衛鞅争論。孝公最終采用了衛鞅的辦法，百姓感到勞苦；過了三年，百姓就感到適宜了。孝公便任命衛鞅爲左庶長。這些事情都記載在《商君列傳》裏面。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

七年，與魏惠王在杜平會晤。八年，與魏國在元里打仗，有功績。十年，衛鞅擔任大良造，帶兵包圍了魏國安邑，迫使它投降了。十二年，修建咸陽城，築起宫庭外的門闕，秦國遷都咸陽。把各小鄉小村合并在一起成爲大縣，每縣設一縣令，全國共四十一個縣。廢除阡陌，開發田地。這時秦地向東已越過洛河。十四年，開始徵收賦税。十九年，天子送來霸主稱號。二十年，

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

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

二十四年，與晋戰雁門，虜其將魏錯。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

五年，陰晋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晋，陰晋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

十四年，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

諸侯都前來朝賀。秦國派公子少官率領軍隊在逢澤會合諸侯，朝見天子。

二十一年，齊國在馬陵打敗魏國。

二十二年，衛鞅攻打魏國，俘虜了魏國公子卬。孝公封衛鞅爲列侯，號商君。

二十四年，與晋國在雁門交戰，俘虜了它的將軍魏錯。

孝公去世，兒子惠文君登位。這年，殺了衛鞅。衛鞅開始在秦國施行新法時，法令行不通，太子觸犯了禁條。衛鞅説："法令不能施行，原因來自宗室貴族的干擾。國君果真要施行法令，就要先從太子開始。太子不可受墨刑，就對他的師傅施行墨刑。"於是法令暢行無阻，秦人被治理得很好。等到孝公去世，太子登位，宗族大多怨恨衛鞅，衛鞅逃跑，因而認爲他是反叛，終於五馬分尸，在都城示衆。

惠文君元年，楚國、韓國、趙國、蜀國人前來朝賀。二年，天子來朝賀。三年，惠文君舉行冠禮。四年，天子送來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齊國、魏國稱王。

五年，陰晋人犀首擔任大良造。六年，魏國獻出陰晋，陰晋更名爲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國作戰，俘虜了魏國的將軍龍賈，斬殺八萬人。八年，魏國獻出河西地區。九年，秦軍渡過黄河，奪取汾陰、皮氏。秦王與魏王在應城會晤。秦軍圍攻焦城，焦城投降。十年，張儀任秦相。魏國獻出上郡十五個縣。十一年，義渠劃作縣。歸還魏國的焦城和曲沃。義渠國君稱臣。把少梁改名叫夏陽。十二年，初次舉行臘祭。十三年四月戊午日，魏君稱王，韓君也稱王。秦君派張儀攻取陝縣，把那裏的居民遷出交給魏國。

十四年，改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國、楚國大臣在齧桑相會。三年，韓國、魏國的太子來朝見。張儀任魏相。五年，惠文王巡游到北河地區。七年，樂池做秦相。韓國、趙國、魏國、燕國、齊國帶領匈奴共同進攻秦國。秦國派庶長疾與他們在修魚作戰，俘虜了韓國將軍申差，打敗了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殺八萬二千人。八年，張儀又任秦相。九年，司馬錯攻打蜀國，滅

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晋。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晋。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晋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説。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黄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阪。彗星見。五年，

亡了蜀國。又攻取了趙國的中都和西陽。十年，韓國太子蒼來作人質。攻取韓國石章。打敗趙國的將軍泥。攻取義渠的二十五個城邑。十一年，樗里疾攻打魏國的焦城，使焦城投降。在岸門打敗韓軍，斬殺一萬人，它的將軍犀首逃跑。公子通封在蜀地。燕君把君位讓給他的大臣子之。十二年，秦王與梁王在臨晋相會。庶長疾攻打趙國，俘虜了趙國將軍莊。張儀任楚相。十三年，庶長章在丹陽攻打楚軍，俘虜了楚將屈匄，斬殺八萬人；又攻打楚國的漢中，奪取土地方圓六百里，設置漢中郡。楚國圍攻雍氏，秦國派庶長疾幫助韓國向東攻打齊國，又派到滿幫助魏國攻打燕國。十四年，攻打楚國，奪取召陵。丹國、犂國稱臣，蜀相陳壯殺死蜀侯來投降。

惠王去世，兒子武王登位。韓國、魏國、齊國、楚國、越國都歸服。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在臨晋相會。殺蜀相陳壯。張儀、魏章都東行去到魏國。秦軍攻打義渠國、丹國、犂國。二年，開始設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任左右丞相。張儀死在魏國。三年，秦王與韓襄王在臨晋城外會晤。南公揭去世，樗里疾任韓相。武王對甘茂説："我想乘送葬的儀車在洛陽地區通行，察看周王的都城，死了也不遺憾了。"那年秋天，派甘茂、庶長封攻打宜陽。四年，攻下宜陽，斬首六萬。渡過黄河，在武遂築城。魏太子來朝見。武王有力氣，好游戲，大力士任鄙、烏獲、孟説都做了大官。武王與孟説舉鼎，折斷了腿骨。八月，武王去世。孟説被滅族。武王娶魏國女子爲王后，没有兒子。立他的異母弟弟爲王，這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親是楚國人，姓芈，稱爲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在燕國作人質，燕人送他回國，得以繼位。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任丞相。甘茂出行到魏國。二年，彗星出現。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造反，都被殺，牽連到惠文后的都不得好死。悼武王后出國回魏。三年，昭襄王舉行冠禮。與楚王在黄棘相會，把上庸交還楚國。四年，攻取蒲阪。彗星出現。五年，魏王來應亭朝見，又把

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阪。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眜。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

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爲蒲阪、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决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吕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内。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晋、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

蒲阪交還魏國。六年，蜀侯煇反叛，司馬錯平定蜀國。庶長奐攻打楚國，斬首二萬。涇陽君到齊國作人質。發生日食，白天昏黑。七年，攻下新城。樗里子去世。八年，派將軍芈戎攻打楚國，攻取新市。齊國派章子，魏國派公孫喜，韓國派暴鳶共同攻打楚國的方城，俘獲唐眜。趙國攻破中山國，中山國國君逃亡，最後死在齊國。魏公子勁、韓公子長被封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秦國做丞相。庶長奐攻打楚國，攻取八座城池，殺死楚國將領景快。十年，楚懷王來秦國朝見，秦國扣留了他。薛文因金受而免丞相職。樓緩任丞相。十一年，齊國、韓國、魏國、趙國、宋國、中山國五國共同攻打秦國，軍隊到達鹽氏就退回了。秦國把黄河以北的一些地方和封陵送給韓國、魏國講和。彗星出現。楚懷王逃到趙國，趙國不收留，又回到秦國，不久就死了，秦把他歸還楚國安葬。十二年，樓緩免職，穰侯魏冉任丞相。秦國給楚國五萬石糧食。

十三年，向壽進攻韓國，奪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打新城。五大夫吕禮出逃投奔魏國。任鄙擔任漢中郡守。十四年，左更白起在伊闕攻打韓、魏聯軍，斬首二十四萬，俘虜了公孫喜，攻占五座城池。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打魏國，奪取垣城，又退還給它。攻打楚國，奪取宛城。十六年，左更司馬錯奪取軹城和鄧城。魏冉被免職。公子市被封在宛，公子悝被封在鄧，魏冉被封在陶，都成爲了諸侯。十七年，城陽君來朝見，東周國君也來朝見。秦國把垣城屬地劃歸蒲阪、皮氏。秦王前往宜陽。十八年，左更司馬錯攻打垣城、河雍，毁斷了橋梁攻取了它們。十九年，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不久又都取消了這個尊號。吕禮回來自首。齊國攻破宋國，宋王逃到魏國，死在温地。任鄙去世。二十年，秦王前往漢中，又到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左更司馬錯進攻魏國的河内。魏國獻出安邑，秦國趕出居住在城中的魏國居民，招募秦國人遷到黄河以東的安邑居住，并賜給爵位，赦免的罪人也遷到這裏。涇陽君被封到宛城。二十二年，蒙武攻打齊國。黄河以東設置九個縣。秦王與楚王在宛城相

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陽，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

會。與趙王在中陽相會。二十三年，都尉斯離與三晉、燕國攻打齊國，在濟水西面打敗了齊軍。秦王與魏王在宜陽相會，與韓王在新城相會。二十四年，與楚王在鄢城相會，又在穰城相會。秦軍攻取魏國的安城，一直打到國都大梁，燕國、趙國出兵援救魏國，秦軍撤離。魏冉被免除丞相職務。二十五年，攻下趙國的兩座城池。秦王與韓王在新城相會，與魏王在新明邑相會。二十六年，赦免罪人，遷到穰城。冉侯恢復丞相職位。二十七年，司馬錯攻打楚國。赦免罪人，遷往南陽。白起攻打趙國，奪取了代地的光狼城。又派司馬錯調發隴西的士兵，通過蜀地攻打楚國的黔中，攻占了它。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進攻楚國，攻取了鄢城、鄧城，赦免罪人遷居那裏。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打楚國，奪取郢都，設置南郡，楚王逃跑。周君來朝見。秦王與楚王在襄陵相會。白起被封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張若進攻楚國，奪取巫郡及江南，設置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進攻魏國，奪取兩座城池。楚國人在江南反秦。三十二年，丞相穰侯進攻魏國，軍到大梁，打垮暴鳶的軍隊，斬首四萬，暴鳶逃跑，魏國獻出三個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打魏國的卷城、蔡陽、長社，奪取了它們。在華陽攻打芒卯，打垮了他的軍隊，斬首十五萬。魏國獻出南陽來請和。三十四年，秦國與魏國、韓國相安，把上庸作爲一郡，讓南陽降服的臣民遷居在這裏。三十五年，幫助韓國、魏國、楚國攻打燕國。開始設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打齊國，奪取剛、壽，賜給了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陽攻打趙國的閼與，没能攻下。四十年，悼太子死在魏國，運回葬在芷陽。四十一年夏天，攻打魏國，奪取邢丘、懷邑。四十二年，安國君被立爲太子。十月，宣太后逝世，埋葬在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都到陶。四十三年，武安侯白起攻打韓國，攻占九座城池，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打韓國的南陽，攻取了它。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打韓國，奪取十座城池。葉陽君悝出都前往封國，没有到達就死了。四十七年，秦國攻打韓國的上黨，上黨投降了趙國，秦因此攻打

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

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

趙國，趙國調動軍隊抗擊秦國，兩軍相持。秦國派武安君白起進攻，在長平大破趙軍，四十餘萬趙軍全部被坑殺。四十八年十月，韓國獻出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回國。王齕帶兵攻打趙國的武安、皮牢并攻占了它們。司馬梗向北平定了太原，全部占有了韓國的上黨。正月，停戰，駐守上黨。這年十月，五大夫王陵攻打趙國的邯鄲。四十九年正月，進一步調動軍隊幫助五大夫王陵。王陵作戰不利，被免職，由王齕代替他帶兵。這年十月，將軍張唐進攻魏國，所得土地被蔡尉失守丢失，回來就斬了蔡尉。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降爲普通士兵，被貶謫到陰密。張唐攻打鄭城，攻占了它。十二月，進一步調遣軍隊駐扎在汾城附近。武安侯白起有罪，自殺。王齕進攻邯鄲，没有攻下，撤離，返回投奔汾城附近駐軍兩個多月。攻打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與楚軍的尸體漂流在黄河中的有兩萬多具。攻打汾城，隨即跟從張唐攻占寧新中，寧新中改名安陽。開始修建黄河橋。

五十一年，將軍摎進攻韓國，奪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進攻趙國，奪取二十多個縣，斬首俘虜共九萬人。西周君背叛秦國，與諸侯約定合縱，帶領天下精鋭部隊出伊闕攻打秦國，使秦國不能通往陽城。於是秦國派將軍摎進攻西周。西周君跑來自首，叩頭請罪，全部獻出他的三十六個城邑，三萬人口。秦王接受他的貢獻，把他送回西周。五十二年，周朝國都的民衆向東方逃亡，周朝的傳國重器九鼎被運進秦國。周朝首告滅亡。

五十三年，天下都來歸順。魏國後到，秦國派將軍摎討伐魏國，奪取吴城。韓王來朝見，魏王把國家托付給秦國聽從命令。五十四年，秦王在雍城南郊祭祀上帝。五十六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兒子孝文王登位。追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與昭襄王合葬。韓王身穿孝服來弔唁祭奠，諸侯們都派他們的將相前來弔唁祭祀，參加辦理喪事。

孝文王元年，赦免罪人，表彰先王的功臣，優待宗族親屬，開放王家園林。孝文王服喪期滿，十月己亥日即位，第三天辛丑日去世，兒子

莊襄王立。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吕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莊襄王登位。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表彰先王功臣，施行德政，優待親屬，向民衆布施恩德。東周君與諸侯圖謀秦國，秦王派相國吕不韋討伐他，全部吞并了東周的國土。秦國不斷絶周朝的祭祀，把陽人聚一地賜給周君，恭敬地祭祀周朝的祖先。派蒙驁進攻韓國，韓國獻出成皋、鞏縣。秦國的疆界伸展到大梁，開始設置三川郡。二年，派蒙驁進攻趙國，平定太原。三年，蒙驁進攻魏國的高都、汲縣，攻克了它們。進攻趙國的榆次、新城、狼孟，奪取三十七座城池。四月發生日食。王齮攻打上黨。開始設置太原郡。魏國將軍無忌率領五國的軍隊反擊秦國，秦軍退守黄河以南。蒙驁戰敗，解圍離去。五月丙午日，莊襄王去世，兒子嬴政登位，這就是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爲三十六郡，號爲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并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秦王嬴政登位二十六年，纔開始兼并天下設置三十六郡，號稱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歲去世，兒子胡亥登位，這就是二世皇帝。三年，諸侯紛紛起來反叛秦朝，趙高殺死二世，立起子嬰。子嬰在位一個多月，諸侯殺了他，於是滅亡了秦朝。這些都記載在《始皇本紀》裏。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太史公曰：秦國的祖先姓嬴。他的後代分封各地，用封國作爲姓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而秦國因爲它的祖先造父封在趙城，稱爲趙氏。

# 史記卷六

## 本紀第六

### 秦始皇本紀

####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户，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晋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畼、有詭。歲大饑。四年，拔畼、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虚、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

秦始皇帝，是秦莊襄王的兒子。莊襄王繼承王位以前，在趙國做人質，見到呂不韋的侍妾，很喜歡就娶了她，生了始皇。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出生後，取名爲政，姓趙。十三歲時，莊襄王死，趙政代立爲秦王。當時，秦國土地已兼并了巴、蜀、漢中，越過宛占有了郢，設立了南郡；向北攻占了上郡以東，設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到滎陽，滅了二周，設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國，分封十萬户，號爲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想利用他們兼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秦王年幼，剛即位時，國事委托給大臣。

晋陽反叛，始皇元年，將軍蒙驁出擊平定了叛亂。二年，麃公率兵攻打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奪取了十三座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打魏國畼、有詭。這年是大饑荒年。四年，攻下畼、有詭。三月，撤軍。秦做人質的王太子從趙回國，趙太子從秦回國。十月庚寅日，蝗蟲從東方來，遮天蔽日。天下瘟疫流行。百姓獻粟一千石，授爵一級。五年，將軍蒙驁攻打魏，平定酸棗、燕、虚、長平、雍丘、山陽城，全部攻下，奪取了二十座城。開始設置東郡。冬天打響雷。六年，韓、魏、趙、衛、楚一起攻打秦國，奪取了壽陵。秦出兵，五國撤軍。秦國攻下衛國，逼近東郡，衛君角率領手下遷居野王，憑藉山勢險阻來保衛魏的河内。七年，彗

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見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宫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决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宫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是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吕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説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説，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説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

星先在東方出現，又出現在北方，五月時出現在西方。將軍蒙鶩死。秦軍正攻打龍、孤、慶都，回軍攻打汲。彗星又在西方出現了十六天。夏太后死。八年，秦王的弟弟長安君成蟜率軍攻打趙國，又反叛，死在屯留，軍官都被殺死，把那裏的百姓遷到臨洮。將軍在軍營自殺，參與屯留、蒲鶮反叛的士兵，都被戮尸。黄河水災魚大批漂上岸，人們乘車騎馬到東方找食物吃。

嫪毐封爲長信侯。賜給他山陽一帶，讓他住在那裏。宫室、車馬、衣服、園林、狩獵都聽任他。事情無論大小都由嫪毐决定。又把河西太原郡改爲嫪毐的封國。九年，彗星出現，有時横過天空。攻打魏國的垣、蒲陽。四月，秦王在雍住宿。己酉，秦王行冠禮，佩劍。長信侯嫪毐作亂被發覺，用假冒秦王印及太后印來徵發京城部隊及衛隊、官騎、戎翟首領、家臣，帶兵想攻打蘄年宫作亂。秦王知道了，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兵攻打嫪毐。在咸陽交戰，殺死幾百人，都授給爵位，還有參戰的宦官，也都授爵一級。嫪毐等敗逃。於是通令全國：有活捉嫪毐的，賞錢百萬；殺死他的，賞錢五十萬。嫪毐等人全被捉到。衛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都被斬首。車裂示衆，滅族。他們的家臣，罪輕的罰爲鬼薪勞役。另有削去爵位遷到蜀郡的四千餘家，住在房陵。這個月天寒地凍，有凍死的。楊端和攻打衍氏。彗星出現在西方，又出現在北方，從北斗開始向南顯現了八十天。十年，相國吕不韋因嫪毐的事被牽連免職。桓齮爲將軍。齊國、趙國備酒來祝賀。齊人茅焦勸説秦王道："秦正以奪取天下爲己任，而大王有了貶謫母太后的名聲，恐怕諸侯聽説了，會因此背叛秦國。"秦王於是到雍迎接太后回咸陽，仍住在甘泉宫。

秦王大規模搜索、驅逐客籍人。李斯上書勸説，纔廢除了逐客令。李斯趁機勸説秦王，先奪取韓國以威脅其他國家，於是派李斯去征服韓國。韓王爲此擔憂，與韓非商量削弱秦國。大梁人尉繚來，勸説秦王道："以秦國的强大，諸侯就好比郡縣的長官，我衹是擔心諸侯們聯合起

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來，突然發動進攻，這就是智伯、夫差、湣王滅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財物，賄賂他們的大臣，以打亂他們的計謀，不過損失三十萬金，諸侯們就能收拾盡了。”秦王聽從了他的計謀，用平等的禮節會見尉繚，衣服、飲食與尉繚相同。尉繚説：“秦王爲人，高鼻梁，長眼睛，摯鳥樣的胸部，豺狼般的聲音，缺少仁愛而有虎狼之心，窮困時容易謙卑對人，得志時也能輕易地吞掉别人。我是平頭百姓，可他見我時常待以上賓之禮。如果真使秦王在天下得志，天下人都將成爲他的奴僕。不能同他長期來往。”於是逃走。秦王發覺，堅决阻止他，讓他做秦國尉，始終采納他的計策。而李斯當權。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打鄴，奪取了九座城。王翦攻打閼與、橑楊，三軍并爲一軍。王翦帶兵十八天，讓軍中俸禄斗食以下的人回家，十人中推舉二人留在軍中。奪取了鄴、安陽，桓齮領兵。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韋死，偷偷下葬。他的家臣中參加葬禮的，如果是晋人就逐出秦境；如果是秦人六百石以上的奪去爵位，遷往他處；五百石以下未參加葬禮的，遷居，不奪去爵位。從此以後，主持國事却不行正道像嫪毐、吕不韋一樣的，全家收爲奴隸，依此處理。秋，免除遷到蜀地的嫪毐家臣的賦税徭役。此時，天下大旱，從六月起，直到八月纔下雨。

十三年，桓齮攻打趙國平陽，殺趙將扈輒，殺人十萬。秦王到了河南。正月，彗星在東方出現。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在平陽攻打趙軍，奪取宜安，擊敗趙軍，殺了趙的將軍。桓齮平定了平陽、武城。韓非出使秦國，秦國采用李斯的計謀，留下韓非，韓非死在雲陽。韓王請求稱臣。

十五年，秦大舉興兵，一支軍隊到鄴，一支軍隊到太原，奪取狼孟。地震。十六年九月，發兵接受韓南陽邑，任命騰爲代理南陽太守。開始命令男子登記年齡。魏國獻地給秦國。秦設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打韓國，捉到韓王安，把韓地全部據爲己有，在那裏設郡，稱爲潁川。地震。華陽太后去世。人民遭受大饑荒。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荆。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强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

十八年，大舉興兵攻打趙國，王翦率上地軍隊，攻下井陘，端和率河内軍隊，羌瘣攻伐趙，端和包圍了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完全占領了趙國東陽地區，捉到趙王。帶兵要攻打燕國，駐軍中山。秦王到了邯鄲，凡曾與秦王在趙國出生時的母家有仇的，全部活埋。秦王返回，經太原、上郡回到都城。始皇帝母親太后去世。趙公子嘉率其宗族幾百人到了代，自立爲代王，向東同燕國會師，駐軍上谷。天下發生大饑荒。

二十年，燕太子丹擔心秦軍侵犯燕國，很害怕，就派荆軻去刺殺秦王。秦王發覺了，肢解了荆軻來示衆，又派王翦、辛勝攻打燕國。燕、代發兵攻打秦軍，秦軍在易水西面打敗了燕軍。二十一年，王賁攻打楚國。又增發兵力到王翦軍中，接着打敗了燕太子的軍隊，攻取了燕國薊城，得到太子丹的人頭。燕王向東取得遼東并在那裏稱王。王翦因老病辭官回家。新鄭反叛。昌平君遷到郢。下大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打魏國，引汴河水淹大梁，大梁城被冲毁，魏王請求投降，秦全部取得魏的土地。

二十三年，秦王又召回王翦，勉强他再上任，讓他帶兵攻打楚國。占領了陳以南至平輿的土地，俘虜了楚王。秦王巡游到了郢、陳。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在淮河以南反抗秦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打楚國，擊敗楚軍，昌平君死，項燕於是自殺。

二十五年，大舉興兵，派王賁領兵，攻打燕國遼東，捉到燕王喜。回師攻打代，俘虜了代王嘉。王翦又平定了楚江南地區，降服了越君，設會稽郡。五月，天下狂歡飲酒慶祝。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國后勝發兵守衛其西部邊界，不與秦國往來。秦派將軍王賁從燕國南面攻打齊國，捉到齊王建。

秦剛剛統一天下，就下令丞相、御史道："以前韓王獻地交印，請做藩臣，不久又違背盟約，與趙、魏聯合背叛秦國，所以秦發兵誅滅它，俘虜了韓王。寡人認爲很好，差不多要停止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戰爭了。趙王派其相國李牧來與秦定盟約，所以放回了趙做人質的太子。不久又違背盟約，在太原反叛我，所以我發兵誅滅了它，俘虜了趙王。趙公子嘉於是自立爲代王，所以我發兵擊滅了他。魏王當初約定降服入秦，不久又同韓、趙商量襲擊秦，秦官兵進行討伐，於是打敗了魏。楚王獻出青陽以西地區，不久又違背盟約，攻打我南郡，所以發兵攻打它，俘虜了楚王，又平定了楚國之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就暗中派荆軻作刺客，秦官兵征討，滅了燕國。齊王采納后勝的計謀，斷絶與秦通使，想作亂，秦官兵征討，俘虜了齊王，平定了齊國一帶。寡人以渺小的身軀，興兵誅滅了暴亂，依賴宗廟神靈的保佑，六國國王都伏首認罪，天下大大安定了。現在不改换名號，就無法顯示成功，名傳後世。請商議定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都説：“從前五帝土地方圓千里，其外還有侯服、夷服各類諸侯，有的朝見，有的不朝見，天子不能控制。現在陛下發動義師，誅討殘賊，平定天下，全國設置郡縣，法令統一，自上古以來不曾有這樣的局面，五帝都不如您。臣等謹與博士商議道：‘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高貴。’臣等冒死獻上尊號，王稱爲‘泰皇’。命稱爲‘制’，令稱爲‘詔’，天子自稱爲‘朕’。”秦王説：“去掉‘泰’，加上‘皇’，采用上古‘帝’位的叫法，稱爲‘皇帝’。其他按你們商議的辦。”下令道：“可以。”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下令道：“朕聽説上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後根據生平事迹定謚號。這樣的話，就使兒子評議父親，臣子評議君主，很没有道理，朕不贊成這種做法。從今以後，廢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按輩數計算，二世、三世以至萬世，永遠相傳，没有窮盡。”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

始皇推算五行終始循環的順序，認爲周朝得火德，秦朝興起取代周德，必須采用周德所不能戰勝的德行。當今是水德的開始，要更改歲首，朝賀都以十月初一爲元旦。衣服、符節和旗幟的裝飾都以黑色爲貴。數目以六爲單位，符、法冠都定爲六寸，車厢寬六尺，六尺爲一步，一車駕

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六馬。把黄河改名爲德水，用來表示水德的開始。主張剛毅苛暴，凡事都依法辦理，刻薄殘忍，没有仁德、恩情、和善、情義，這纔符合五德的命數。於是法令嚴峻，犯法之人久久不能得到寬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丞相王綰等進言："諸侯剛被擊敗，燕國、齊國、楚國地方偏遠，如不設置諸侯王，就無法鎮服他們。請立皇子們爲王，希望皇上批准。"始皇將這個建議下交群臣討論，群臣都認爲可行。廷尉李斯議論道："周文王、武王分封子弟、同族的人很多，可是後代日益疏遠，像仇人般互相攻擊，諸侯互相討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現在天下依賴陛下神靈得到統一，都設置了郡縣，皇子功臣都用國家賦税多多賞賜他們，很容易就控制了。天下没有異心，這就是安寧的辦法啊。設立諸侯不利。"始皇説："天下人共同苦於戰亂不止，就是有諸侯王的緣故。依賴祖宗神靈，天下剛剛安定，又要立諸侯國，這是在製造戰争，想以此求得安寧，不是太難了嗎！廷尉的意見對。"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户，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把天下分爲三十六個郡，每郡設置守、尉、監。改稱百姓爲"黔首"。天下狂歡飲酒慶祝。把全國的武器收集起來，集中到咸陽，熔化後鑄成鍾、鐻，十二個銅人，各重千石，放在宫廷中。統一法制和度量衡。車輛統一軌寬。書寫用同一種文字。領土東到大海和朝鮮，西到臨洮、羌中，南到北向户，北面占據黄河要塞，沿陰山直到遼東。把國内豪富之家十二萬户遷到咸陽。各宗廟及章臺、上林都在渭水南岸。秦每滅掉一個諸侯，就模仿這個國家的宫室，建造在咸陽北面的山坡上，南臨渭水，從雍門以東直到涇水、渭水，殿屋間以天橋和回廊相連。把從諸侯那裏得到的美人、鐘鼓，放在裏面。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七年，始皇巡視隴西、北地，出雞頭山，經過回中。於是在渭水南面修建信宫，不久把信宫改名爲極廟，象徵北極星。從極廟築路通酈山，建造甘泉前殿。修築甬道，一直通到咸陽。這一年，賜爵位一級。修築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

二十八年，始皇向東巡行郡縣，上鄒嶧山。

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

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

立石碑，與魯地的儒生們商議，刻石歌頌秦朝的盛德，商議封禪祭祀天地山川的事情。於是登上了泰山，立石碑，築壇，祭天。下山時，突然颳風下雨，在一棵樹下始皇休息，因此封這棵樹爲“五大夫”。在梁父祭地，在立的石碑上刻字，碑文是：

皇帝登位，創制明法，臣下恭敬。二十六年，開始統一天下，無不臣服。親自巡視遠方百姓，登此泰山，遍覽東部邊疆。隨臣思念往事，推究偉大事業的功勛，敬頌聖德。治國之道開始實行，各方面各得其所，都有法式。偉大的道義美好光明，傳於後世，繼承下來不要改變。皇帝英明聖德，平定天下後，又不懈地治理國家。夙興夜寐，爲長遠利益謀劃，特別注意教誨臣下。古訓經典得到充分宣傳，遠近各方都治理得很好，都聽從聖上主張。貴賤分明，男女遵守各自的禮儀，慎守職責。明辨內外，無不清净，傳於後世。教化所及，無窮無盡，遵奉遺詔，永受聖戒。

於是沿勃海向東經過黄縣、腄縣，登到成山頂，登上之罘山，立石碑歌頌秦德後纔離開。

向南登上琅邪山，非常高興，停留了三個月。又遷移三萬户到琅邪臺下，免除他們十二年的賦稅徭役。造琅邪臺，立石碑刻字，歌頌秦的功德，表明自己志得意滿的心情。碑文是：

在二十八年，皇帝創始。端正法度，萬物有了綱紀。政治修明，父子和睦。聖智仁義，宣明道理。安撫東土，巡視官兵。大事已畢，到了海邊。皇帝之功，爲大事操勞。重農抑商，百姓富足。普天之下，專心致志。統一度量，統一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全部貫徹天命，無不得意。按時辦事，自有皇帝。整頓異俗，跋山涉水。憐惜百姓，日夜不懈。解惑定法，皆明準則。地方長官，職責分明，政令容易施行。措施得當，無不明確。皇帝聖明，巡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等級。不容奸邪，務求貞良。大

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産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事小事盡力而爲，不敢荒廢怠慢。遠近各處的偏僻隱蔽之地，都做到嚴肅莊重。正直忠厚，事業恒穩。皇帝布德，平定四方。除亂去害，興利致福。按時令省減勞役，各業繁榮增殖。百姓安寧，不用兵戈。六親相保，始終没有盜賊。歡欣接受教誨，百姓都懂法制。天地四方，是皇帝的疆土。西過流沙，南到北户。東含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服。功蓋五帝，恩及牛馬。人人受德，個個安居。

維秦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此時秦兼并天下，立名號爲“皇帝”，安撫東疆，到了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跟隨，在海上參與評議皇帝的功德。都説：“古代帝王，土地不過千里，諸侯各自守住分封的地區，有的朝見，有的不朝見，互相攻伐，争戰不休，還刻金石，銘記自家戰功。古時的五帝三王，知識教育各不相同，法制不明，藉鬼神之威，欺騙遠方，名不符實，所以不能長久。還未去世，諸侯就背叛了他，法令不能推行。現在皇帝統一天下，設置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實行德政，皇帝尊號名實完備。群臣一起歌頌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作爲表率和典範。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事情完後，齊人徐市等上書，説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萊、方丈、瀛洲，仙人住在那裏。請求在齋戒後，帶童男童女去訪求仙人。於是派徐市徵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到海上去找仙人。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始皇回來時，經過彭城，齋戒禱祭，想從泗水中撈到周鼎。派一千多人潛水去找，没有找到。於是向西南渡過淮水，到了衡山、南郡。沿長江而下，到了湘山祠。遇到大風，幾乎不能渡過。皇帝問博士道："湘君是什麽神？"博士回答説："聽説是堯的女兒，舜的妻子，埋葬在這裏。"於是始皇大怒，派刑徒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樹伐光，使山一片光禿。始皇從南郡經武關回京城。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盗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到了陽武博狼沙時，被强盗驚嚇。没有捉拿到，於是下令全國大規模地搜索了十天。

登之罘，刻石。其辭曰：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登上之罘山，刻石碑。碑文是：

在二十九年，時令仲春，陽和之氣始升。皇帝東游，巡登之罘山，觀覽大海。隨臣們贊美此行，推溯偉業之初，追頌創基之時。聖君治國，建定法制，明確綱紀。外教諸侯，用文德之光照耀他們，闡明義理。六國之君奸邪乖僻，貪得無厭，虐殺不止。皇帝憐惜百姓，於是發兵征討，奮揚武德。仗義討伐，守信而行，威烈遍布四方，無不臣服。消滅强暴，賑救百姓，安定四方。普施明法，治理天下，永爲法則。偉大啊！普天之下，順承聖意。群臣歌頌功德，請求刻石碑，表率流傳，永爲典範。

其東觀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强。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

在東觀刻碑文爲：

在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視察遠方。到達海邊，登上之罘，欣賞朝陽。眺望景色，廣闊絢麗，隨從之臣都在思念，推原治道，十分明確。聖法初立，廓清國内，外誅强暴。軍威普揚，震動四方，擒滅六王。統一天下，災害滅絶，永息兵革。皇帝明德，治理天下，博采衆議，不知倦怠。創立大義，設置器物，完備周到，都有標識。臣下各遵職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百姓接受教化，遠近同一規矩，到老也没有罪過。常職確定，子孫繼業，永承聖治。群臣贊美皇帝

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决通堤防。其辭曰：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四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至德，敬頌聖上的功業，請求在之罘刻石碑。

返回，於是到了琅邪，又路過上黨，入京城。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改稱臘月爲“嘉平”。賜給每里百姓六石米，兩隻羊。始皇從咸陽便裝出行，同四個武士一起，夜裏出門，在蘭池遇到了强盜，情勢窘迫，武士們擊殺了强盜，在關中大規模搜索了二十天。米價每石一千六百錢。

三十二年，始皇到了碣石，派燕人盧生訪求羨門、高誓。在碣石門刻碑文。毁壞城郭，决通堤防。刻文是：

發動軍隊，誅殺無道，消除叛亂。用武力鏟除暴虐，以文道保衛無罪之人，百姓心服。評獎功勞，賞及牛馬，恩施全國。皇帝揚威，以德政兼并諸侯，纔成一統。拆除城郭，决通河防，鏟除險阻。地勢已定，百姓没有徭役，天下安撫。男子高興地務農，女子忙於家務，事各有序。恩惠遍及各行各業，或分或合，耕種麥田，無不安居。群臣歌頌功業，請刻此石，垂留典範。

於是派韓終、侯公、石生去尋找仙人長生不死的藥。始皇巡行北部邊疆，經上郡回京城。燕人盧生出使海邊回來，上報鬼神之事，還進上抄録的文書讖語，寫道“滅亡秦朝的是胡”。始皇於是派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上攻打胡人，奪取河南地區。

三十三年，徵發各種逃亡罪犯、上門女婿、商人去奪取陸梁地區，設置桂林、象郡、南海郡，派被貶謫的人去防守。西北驅逐匈奴。從榆中沿黄河往東，直到陰山，建成四十四個縣，沿黄河築城作爲要塞。又派蒙恬渡過黄河奪取高闕、陽山、北假地區，建築堡壘驅逐戎狄。遷移被貶的人，去讓他們充實新設的縣。下禁令不許祭祀。彗星出現在西方。三十四年，貶謫不正直的獄吏，讓他們修築長城或防守南越地區。

始皇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争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争，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始皇在咸陽宫設酒宴，博士七十人上前敬酒。僕射周青臣上前頌揚道："以前秦國土地不過千里，全靠陛下神靈明聖，平定天下，趕走蠻夷，日月照及之處，無不臣服。改諸侯國爲郡縣，人人安居樂業，没有戰争的禍患，天下萬代相傳。自上古以來，没人比得上陛下的威德。"始皇很高興。博士齊人淳于越進言道："臣聽説殷、周的君王統治天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作爲輔佐。現在陛下擁有天下，而子弟却是普通百姓，一旦出現田常、六卿之類的臣子，没有輔助之人，怎麽來挽救呢？辦事不以古人爲師而能長久的，我從未聽説過。現在周青臣又當面奉承以加重陛下的過失，不是一個忠臣。"始皇把他的意見交臣下討論。丞相李斯説："五帝不相重復，三代不相因襲，各自按自己的方法治理，并非故意要不同，是時代改變了。現在陛下開創大業，建立了萬代不朽的功業，本不是愚蠢的儒生所能理解的。而且淳于越説的是三代舊事，哪裏值得效法呢？從前諸侯紛争，重金招徠游説之士。現在天下已經安定，法令統一，百姓在家就努力耕作，讀書人就應學習法令刑禁。現在儒生們不以今人爲師而學習古人，來非議當世，惑亂百姓。臣丞相李斯冒死進言：古代天下分散紊亂，没人能統一，因此諸侯群起，議論都是稱道古代，非難當今，粉飾虚誇，以淆亂真實，人人欣賞自己私下學的知識，來非議聖上確立的制度。現在皇帝統一了天下，辨别黑白，定於一尊。私家學問又一起反對法制教化，人們一聽到法令下達，就以各自的學問來評議，入朝時心存反感，出朝後就街談巷議，浮言欺主以盗名，標新立異以爲高明，率領臣下製造謡言。這樣如還不禁止，那麽在上君威就會下降，在下黨羽就會形成。要禁止這些纔行。我請求史官將不是秦國歷史的史書全部燒毁。不是博士官所職掌，天下有敢收藏《詩》、《書》、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交給地方官員一起燒掉。有敢相互一起談論《詩》、《書》的處死。凡以古非今的滅族。官吏知情而不檢舉的同罪。命令下達三十天不燒書的，受黥刑，去築城。不用燒毁的，祇是醫

藥、卜筮、種樹一類的書。如想學習法令，就以官吏爲師。”始皇下令道：“可以。”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三十五年，修治道路，從九原到雲陽，開山填谷，一直連通起來。這時始皇認爲咸陽人多，先王的宫廷小，我聽説周文王建都在豐，武王建都在鎬，豐、鎬之間，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於是在渭水南岸上林苑中建造朝宫。先建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坐下一萬人，下面可豎起五丈高的旗子。四周環繞有天橋，自殿下直達南山。在南山頂上建門樓作爲標志。造天橋，自阿房渡過渭水，與咸陽相連，用以象徵從北極星經閣道星横渡天河抵達營室。阿房宫没建成時，想建成以後，再選一個好名字稱呼它。在阿房建造宫室，所以天下人稱之爲阿房宫。受過宫刑、徒刑的七十多萬人，分别被派去修建阿房宫，或去營建麗山。開發北山的石料，把蜀地、荆地的木材都運到了。關中共修建宫殿三百座，關外四百多座。於是在東海邊朐山上立石，作爲秦的東門。又把三萬户遷到麗邑，五萬户遷到雲陽，免除他們十年的賦税和徭役。

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宫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陽宫。

盧生勸説始皇道：“我們去尋找靈芝、奇藥、仙人，常常碰不到，好像有東西妨礙了它們。有種辦法，就是要皇帝時常秘密出行來驅逐惡鬼，惡鬼被趕走，真人就到了。皇帝住的地方如果讓臣子們知道了，就會妨礙神靈。真人，就是入水不濕，入火不燒，騰雲駕霧，和天地共長久。現在皇上治理天下，没能做到清静無憂。希望您住的宫室不要讓别人知道，這樣不死之藥大概就能够得到。”於是始皇説：“我羡慕真人，我就自號‘真人’，不稱‘朕’了。”於是下令咸陽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觀用天橋、甬道互相連通，帷帳、鐘鼓、美人充滿宫觀，各自登記下來不再遷移。皇帝出行留住時，有敢説出那地方的，處死罪。始皇帝有一次到梁山宫，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馬很多，覺得不好。宫中有人告知了丞相，丞相後來减少了車馬。始皇發怒道：“這是宫裏人泄露了我的話。”審問，没有人承認。這時，始皇下令逮捕所有當時在場的人，全部殺掉。從此以後没人知道皇帝的行踪。皇帝聽政，

群臣接受詔令，都在咸陽宮。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侯生、盧生在一起商量道："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出身諸侯，兼并天下，志得意滿，認爲自古以來没人比得上他。特别重用獄吏，獄吏得到寵幸。博士雖有七十人，衹是湊數，并不任用。丞相和大臣們都接受成命，倚仗皇上辦事。皇上樂於以重刑和殺戮建立威勢，天下人畏罪怕事，想得到官位，没人敢盡忠勸諫。皇上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日益驕横，臣子擔心害怕，欺騙主上苟取容身之地。按照秦法，一人不能兼有兩種方術，方術不靈驗，立即處死。可觀測星象的三百人，都是好人才，害怕皇帝，諱過獻諛，不敢直言皇上的過失。天下之事無論大小都由皇帝决定，以致皇上每天要用稱來稱百十多斤的文書，每天每夜都有限額，不達限額不能休息。貪戀權勢到了這種程度，不能爲他去尋求仙藥。"於是就逃走了。始皇聽説他們逃走了，就大怒道："我以前收繳天下不中用的書全部燒毁，盡力召集文學、方術之士多人，想來振興太平之業，方士們去尋求奇藥。現在聽説韓衆不辭而别，徐市等花費以億計算，始終没找到奇藥，衹是每天聽到他們互相告發非法牟利。我尊重盧生等人，賞賜非常優厚，現在却誹謗我，以加重我的行爲失當。在咸陽的儒生們，我派人訪察過，有人製造妖言，蠱惑百姓。"於是派御史一一審問這些人，他們互相告發，皇帝親自判他們的罪。犯禁的有四百六十餘人，都在咸陽活埋，讓全國人都知道，以懲誡後人。增調被貶刑徒守邊。始皇長子扶蘇進諫道："天下剛剛平定，遠方百姓尚未歸附，儒生們都讀經書，效法孔子，現在皇上用重法懲治他們，我擔心天下不安定，希望皇上明察。"始皇發怒，派扶蘇北上到上郡蒙恬那裏監軍。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

三十六年，火星侵占了心宿。有隕星從東郡上空落下，到地上成了石頭，百姓中有人在石頭上刻字道："始皇帝死而土地分。"始皇聽説後，派御史去逐個審問，没人承認，把住在石頭旁的人全部捉拿殺掉，又燒毁了那塊石頭。始皇不高興，讓博士作《仙真人詩》，巡行所到之處，讓

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强。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并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

樂師譜曲彈奏。秋天，有使者從關東夜間經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拿着玉璧攔住使者道："替我送給滈池君。"又説道："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他原因，那人忽然不見了，扔下玉璧離去。使者捧着玉璧把情況都報告了皇上。始皇默然良久，説："山鬼不過能預知一年的事情。"退朝後説道："祖龍是人的祖先。"讓御史審察玉璧，是二十八年時渡長江沉下的玉璧。於是始皇占卜，占得遷移吉利的一卦。遷移三萬户到北河榆中地區，每户授爵位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跟隨，右丞相馮去疾留守。少子胡亥心存愛慕請求跟從，皇上答應了他。十一月，到了雲夢，向九疑山方向遥祭虞舜。沿長江而下，觀覽籍柯，渡過海渚。經過丹陽，來到錢唐。到浙江邊，水波洶涌，於是西行一百二十里從江面狹窄的地方渡過。登上會稽山，祭祀大禹，眺望南海，立石刻碑歌頌秦的功德。碑文是：

皇帝偉業，統一天下，恩德久遠。在三十七年，親自巡行天下，遍覽遠方。登上會稽，考察習俗，百姓莊重。群臣誦功，推原事迹，追溯高明。秦聖即位，開始制定法律章程，把原有章程明確公布。初整法制，慎審職責，以成定制。六王專横背理，貪暴凶傲，率衆逞强。暴虐恣行，恃强驕狂，屢動干戈。暗中通使，圖謀合縱，行爲邪僻。内藏奸謀，外來侵邊，引起禍殃。義軍揚威誅滅他們，滅絶暴逆，亂賊滅亡。聖德深廣，普天之下，受福無窮。皇帝統一天下，兼聽萬事，遠方近處都已清静。駕馭萬物，考核事實，各有名分，貴賤都很通達，善惡公開，没有隱情。文過飾非，有女而嫁，背棄亡夫，均爲不貞。分别内外，禁止淫蕩，男女忠誠。丈夫像公猪一樣淫亂，殺之無罪，男子要遵守正道。妻如逃嫁，子不認母，百姓都要歸順清廉。聖治滌蕩舊俗，天下沐浴新風，蒙受永恒美好的教化。都守法度，和好勤勉，無不聽命。百姓純潔，樂於共同守法，善保太平。後人恭敬守法，長久治理，

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永無窮盡，國家就如車船一樣不傾覆。從臣頌功，請刻這石碑，光照千古，永記在心。

還過吴，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

回來時經過吴，從江乘渡江。沿海北上，到達琅邪。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藥，幾年都没找到，花費很多，害怕受責罰，就欺騙道："蓬萊仙藥可以找到，但常被大鮫魚所困擾，所以不能到達，請派擅長射箭的人跟我們一起去，見到鮫魚就用連弩射它。"始皇夢見同海神交戰，海神像人一樣。問占夢的人，博士説："水神不能見到，它以大魚蛟龍作爲替身。現在皇上祭祀周到恭謹，却有這種惡神，應當除掉它，善神纔能來。"於是命令入海的人携帶大型漁具，又自己拿着連弩等待大魚出來射它。自琅邪向北到了榮成山，一直没見到。到了之罘，見到了大魚，射殺了一條。於是沿海西行。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凉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凉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到平原津始皇病重。始皇討厭談到死，群臣没人敢説死的事。皇上病情日益加重，就寫了封加蓋璽印的詔書給公子扶蘇道："回來參加喪事，在咸陽下葬。"詔書已封好，放在掌管符璽的中車府令趙高那裏，没有交給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在沙丘平臺去世。丞相李斯因爲皇上在外面去世，恐怕各公子及國内發生變故，就隱瞞消息，不發喪。棺材放在轀輬車中，由始皇生前寵愛的宦官陪乘，每到一處，皇上進餐，及百官奏事依然如故。宦官就在轀輬車中批准他們的報告。祇有皇子胡亥、趙高及始皇寵愛的宦官五六個人知道始皇已死。趙高以前曾教胡亥書法及法律條例等事，胡亥自己很寵愛他。趙高於是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密謀拆開始皇所封賜給公子扶蘇的詔書，而詐稱丞相李斯在沙丘受始皇遺詔，立皇子胡亥爲太子。又僞造給公子扶蘇、蒙恬的詔書，列舉他們的罪名，賜死。詳細記載見《李斯傳》。繼續前進，從井陘到達九原。趕上暑天，皇上尸體在轀輬車中變臭，就命從官用車拉了百十多斤咸魚，來遮掩尸臭。

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車隊從直道抵達咸陽，發喪。太子胡亥繼位，是二世皇帝。九月，把始皇葬在酈山。始皇剛即位時，穿鑿治理酈山，統一天下後，全國送來刑徒七十多萬人，打通三重泉，灌下銅水後再放置外棺，仿製的宮觀、百官、奇珍異寶運來裝滿其中。命匠人製作機關弓箭，有人穿入靠近就自動射殺。用水銀做成百川、江河、大海，做機關使之互相流通，上有天文圖像，下有地理模型，用娃娃魚油作蠟燭，估計能長久不熄滅。二世說："先帝後宮妃嬪，沒有兒女的，不宜放她們出去。"都命令隨葬，死的人很多。下葬以後，有人說工匠們設置機關，裏面埋藏的情況也都知道，這樣裏面陪葬的事就會泄露。大事完畢，寶物藏好，封閉中層墓道，又放下外層墓道的門，把工匠奴隸都關在裏面，沒有一個出來的。在上面種上草木，好像一座山。

### 秦二世嬴胡亥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歲。趙高爲郎中令，掌權主事。二世下詔，增加始皇寢廟的犧牲及山川祭祀的禮節。命群臣商議尊祭始皇廟的事。群臣都叩頭說道："古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即使經歷千秋萬代也不廢除。現在始皇廟是最尊貴的廟，全國各地都進獻貢品，增加祭牲，禮儀周備，沒人能超過。先王廟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陽。天子按禮儀應單獨捧酒祭祀始皇廟。自襄公以下的廟都廢除。所建祖廟共七座。群臣按禮獻祭，尊始皇廟爲皇帝祖廟。皇帝仍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强，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二世與趙高商量道："我年輕，剛即位，還沒得到百姓的一致擁護。先帝巡行郡縣，以顯示强大，威嚴强權制服天下。現在我安然不動，不巡行，就是顯示弱小，就無法統治天下。"春天，二世向東巡行郡縣，李斯跟隨。到了碣石，沿海而行，南到會稽，將始皇所立石碑都刻上了字，石旁刻上隨從大臣的名字，以表彰先帝的豐功偉績：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皇帝說："金石鐫刻都是始皇帝所爲。如今沿襲了皇帝名號而金石所刻文字沒有稱呼始皇

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帝，時代久遠後，就像是後代繼位的皇帝做的這些事情，不能彰明始皇帝的豐功美德。”丞相臣子李斯、臣馮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進言：“我們請求在刻石上全部刻上這詔書，就能説明白了。我們冒死請求。”制書回覆道：“可以。”

遂至遼東而還。

於是到遼東就回來了。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諸公子必與我争，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决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這時二世就按照趙高的意見，申明法令。又私下與趙高商量道：“大臣不服從，官吏們還很强硬，皇子們也一定會與我争權，這該怎麽辦？”趙高説：“我本想説却没敢開口。先帝的大臣，都是天下數代有名望的貴人，積累功勞，世代相傳。我趙高一向名小位卑，幸得陛下稱贊抬舉，讓我居上位，管理宫中事務。大臣們却悶悶不樂，衹是表面上服從我，他們心中其實不服我。現在皇上出巡，何不趁此時糾察郡縣守尉中有罪的人殺掉，在上可以揚威於天下，在下可除去皇上一直不滿意的人。現在的時勢不尚文治而取决於武力，希望陛下趕緊順從時勢，不要猶豫，趕在群臣來不及謀算之前。英明的君主提拔被遺棄的人，讓卑賤的顯貴，讓貧窮的富有，讓疏遠的親近，那麽，就上下同心，國家安定了。”二世説：“好。”便開始誅殺大臣和公子們，用各種罪名連續逮捕近侍小官，中郎、外郎、散郎，無一幸存，六個皇子被殺死在杜縣。公子將閭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判罪排在最後。二世派使者命令將閭道：“你們不盡臣道，應處死罪，獄吏來執法了。”將閭説：“宫廷的禮節，我從不敢不服從遵守；朝廷的位次，我從没敢違背禮節；奉命對答，我不曾敢説錯話。怎麽能説是不盡臣道呢？希望知道罪名後再死。”使者説：“我不能參與謀議，我是奉詔書行事。”將閭於是仰面三次大聲呼喊天道：“天啊！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痛哭流涕，拔劍自殺。皇室成員震驚恐慌。群臣進諫的就被認爲是誹謗，大官們保持禄位，苟且容身，百姓震動恐慌。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宫。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宫弗就，

四月，二世回到咸陽，説：“先帝因爲咸陽朝廷小，所以營建阿房宫。宫室還没修成，就趕上皇上去世，衹能讓人們停工，去酈山填土。酈山之事已全部完成，現在放着阿房宫不完工，就

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是在宣揚先帝做事的錯誤。"於是重新修建阿房宮。對外安撫四夷，按始皇的計策辦。徵集其中身體强壯的五萬人到咸陽駐守護衛，讓他們教習射箭及馴養狗馬禽獸。耗費的糧食很多，估計糧食不够，就命各郡縣運來糧食、飼料，運輸人員都自帶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能食用這些糧食，執法更加苛刻。

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悦。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七月，戍卒陳勝等在原楚地造反，號稱"張楚"。陳勝自立爲楚王，住在陳，派將領去奪取地盤。山東各郡縣的年輕人痛恨秦吏，都殺死當地的守、尉、令、丞，起來造反，響應陳涉。互相立爲侯王，聯合向西，名爲討伐秦朝，數不勝數。秦謁者出使東方回來，把造反的情况報告二世。二世發怒，把謁者交獄吏治罪。以後使者回來，皇上詢問情况，就回答説："一群盗賊，各郡守尉正在追捕，現已全部捉到，不必擔憂。"皇上很高興。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立爲魏王，田儋立爲齊王。沛公在沛縣起兵，項梁在會稽郡起兵。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衆强，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盗，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盗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二年冬，陳涉派遣的將領周章等西進到了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同群臣商量道："怎麽辦？"少府章邯説："盗賊已到，人多勢衆，現在徵發附近郡縣的兵力已來不及了。酈山刑徒很多，請求赦免他們，發給他們武器去攻打盗賊"。二世於是大赦天下，派章邯帶兵，把周章的軍隊打得落荒而逃，在曹陽殺了周章。二世增派長史司馬欣、董翳幫助章邯攻打盗賊，在城父殺了陳涉，在定陶打敗了項梁，在臨濟消滅了魏咎。楚地盗賊名將已死，章邯於是北渡黄河，在鉅鹿攻打趙王歇等人。

趙高説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説。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决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盗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盗并起，秦發

趙高勸説二世道："先帝統治天下時間很長，所以群臣不敢幹壞事，進讒言。現在陛下很年輕，剛即位，怎麽能同公卿在朝廷上决定大事呢？事情如果有錯，就向群臣顯示了短處。天子稱朕，本應不聽别人的話。"於是二世經常住在宫中，與趙高决定各種事情。這以後公卿們很少能朝見，盗賊日益增多，而關中士兵被徵發去東方攻打盗賊永無止息。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道："關東群盗并起，秦發兵

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閒，群盜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征討，殺傷很多，可還是不能禁止。盜賊多，都是因爲兵役、運輸、做工太辛苦，賦稅太多了。請暫時讓建阿房宮的人停工，减少四方邊境的戍守和運輸。”二世説：“我聽韓子説過：‘堯、舜用原木作椽子不經刮削，茅屋不加修飾，用瓦罐盛飯，用瓦盆喝水，即使是看門人的供養，也不比這差。禹開鑿龍門，疏通大夏，疏通黄河水，引入大海，親自手持杵和鍬，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即使奴隸的勞苦，也不比這更厲害。’大凡能享有天下的，就要能爲所欲爲，主上重視修明法制，臣下就不敢幹壞事，就可以控制天下了。虞、夏的君主，貴爲天子，自己却處於貧苦的境况，爲百姓作出犧牲，哪裏值得效法？我貴爲萬乘之君，却名不符實，我要組建千輛馬車的衛隊，萬輛馬車的部屬，充實我的名號。而且先帝出身於諸侯，兼并了天下，天下已經平定，外擊四夷以安定邊境，修建宫室來表達得意之情，而你們看到了先帝功業的流傳。現在我即位兩年的時間，盜賊蜂起，你們不能禁止，又要放棄先帝所做之事，這樣上不能報答先帝，下不能爲我盡忠效力，憑什麽占據官位？”把馮去疾、李斯、馮劫交獄吏治罪，審訊追查其他罪行。馮去疾、馮劫説：“將相不受辱。”自殺而死。李斯終被囚禁，遭受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三年，章邯等率軍包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率楚軍去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判决殺了李斯。夏，章邯等作戰多次敗退，二世派人責備章邯，章邯害怕，派長史司馬欣請求指示。趙高不見他，也不給消息。司馬欣害怕，逃跑了。趙高派人追捕没趕上。司馬欣見章邯後説：“趙高在朝中掌權，將軍有功也是被殺，没功也是被殺。”項羽猛攻秦軍，俘虜了王離，章邯等就帶兵投降了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想作亂，害怕群臣不聽他的話，就先做試驗，拿一頭鹿獻給二世，説：“這是馬。”二世笑道：“丞相錯了吧？把鹿説成了馬。”問左右大臣，有的沉默，有的説是馬來迎合趙高。有的説是鹿，趙高私下中傷那些説是鹿的人犯法而治罪。以後群臣都害怕趙高。

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内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鬥。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

趙高以前多次説過"關東盜賊不能成事",等項羽在鉅鹿俘虜了秦將王離等并繼續前進,章邯等軍隊屢屢敗退,纔上書請求增援,燕、趙、齊、楚、韓、魏都自立爲王,從函谷關以東,大多都背叛秦朝官吏以響應諸侯,諸侯都率領手下向西進攻。沛公率數萬人已經屠滅了武關,派人與趙高秘密聯係,趙高害怕二世發怒,招來殺身之禍,於是稱病不朝見。二世夢見白虎咬他的左驂馬,他殺死了虎,心中不樂,奇怪地去問占夢人。卦辭説:"涇水作怪。"二世於是在望夷宮中齋戒,想祭祀涇水神,沉下四匹白馬。派使者責問趙高盜賊之事。趙高害怕,於是暗中同他的女婿咸陽令閻樂、他弟弟趙成謀劃道:"皇上不聽勸告,現在事情緊急了,想嫁禍於我家。我想另立皇上,改立公子嬰。子嬰仁愛節儉,百姓都聽他的話。"派郎中令作内應,謊稱有大盜,命閻樂調兵遣將,又劫持閻樂的母親安置到趙高府中。派閻樂率士卒一千餘人來到望夷宮殿門,捆綁衛令、僕射,問:"盜賊進了裏面,爲什麽不阻止?"衛令説:"宮墻四周設兵防守很嚴,盜賊怎麽敢進宮?"閻樂於是殺了衛令,直接帶兵入宮,邊走邊射箭,郎官、宦官大驚,有的逃跑,有的格鬥,格鬥的都被殺死,死了數十人。郎中令同閻樂一起入内,射中二世的帳幃。二世發怒,召唤左右衛士,衛士們都驚恐不敢搏鬥。旁邊有一宦官,侍奉二世不敢離開,二世進内室,對他説:"你爲什麽不早告訴我,竟到如此地步!"宦官説:"我不敢説,纔得以活命。如果我早説了,那麽早已被殺了,哪能活到今天?"閻樂上前當面數落二世道:"足下驕横放縱,濫殺無辜,天下人都背叛了您,請您自己拿主意。"二世問:"能見丞相嗎?"閻樂説:"不行。"二世説:"我希望得到一個郡作王。"不答應。又説:"希望作萬户侯。"不答應。説:"願意同妻子兒女做老百姓,與諸公子同等。"閻樂説:"我接受丞相命令,替天下人殺了您,您即使説得再多,我也不敢報告。"指揮兵士上前。二世自殺。

閻樂回去報告趙高,趙高就把大臣和公子們

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都召集起來，把二世被殺的情況告知他們。說：“秦本是個王國，始皇統治了天下，所以稱爲帝。現在六國又各自獨立，秦國土地日益縮小，仍以空名稱帝，不行。應像以前一樣稱王，纔合適。”立二世哥哥的兒子子嬰爲秦王。用百姓的禮節把二世葬在杜南宜春苑中。命子嬰齋戒，到廟中參見祖先，接受秦王印璽。齋戒五天後，子嬰同他的兩個兒子商量道：“丞相趙高把二世殺死在望夷宮中，害怕群臣殺他，就假裝守信義立我爲王。我聽說趙高竟同楚約定，滅掉秦宗室在關中稱王。現在讓我齋戒去廟中參見，這是想在廟中殺了我。我稱病不去，丞相一定會親自來，他來後就殺了他。”趙高多次派人來請子嬰，子嬰不去，趙高果然親自來了，說：“參見宗廟是重大的事情，大王爲什麼不去？”子嬰就在齋戒的宮中刺殺了趙高，滅趙高家三族在咸陽示衆。子嬰作秦王四十六天，楚軍將領沛公攻破秦軍進入武關，又來到霸上，派人勸子嬰投降。子嬰於是在脖子上繫着繩子，白馬素車，捧着天子璽印符節，在軹道旁投降。沛公於是進入咸陽，封好宮室府庫，回去駐軍霸上。過了一個多月，諸侯的軍隊來到，項籍擔任合縱國盟長，殺了子嬰及秦諸公子皇族。又屠滅了咸陽，燒毀了宮室，搶掠女子，拿走珍寶財物，諸侯們一起瓜分。滅秦之後，將土地分爲三份，稱爲雍王、塞王、翟王，號稱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負責分封天下，封諸侯爲王，秦最終滅亡。五年後，天下由漢統一。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勛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閒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

太史公曰：秦的祖先伯翳，曾在唐堯、虞舜時期建立功勛，被分封土地，賞賜姓氏。到殷、夏時期稍有散亂。到周朝衰落，秦國興起，在西部邊疆建國。自穆公以來，漸漸地蠶食諸侯，最終成爲了始皇。始皇自己認爲功績超過五帝，土地大過三王，不屑與他們同列。賈生的推論講得多好啊！他說：

秦兼并山東諸侯三十餘郡，修治渡口關隘，占據險要之處，整修武器來鎮守。可陳涉靠數百名散亂的戍卒，振臂大呼，不用

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厄，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

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

弓、戟等兵器，手持鋤把木棍，到有人家的地方就有糧食吃，縱横馳騁於天下。秦朝險阻來不及防守，關卡橋梁來不及關閉，長戟來不及揮舞，强弓來不及發射。楚軍深入，在鴻門交戰，連“籬笆”一樣的阻礙都不曾遇到。這時山東大亂，諸侯群起，豪傑們争相自立爲王。秦派章邯帶兵東征，章邯趁機憑三軍之衆在外面同對手作交易，謀反皇上。群臣的不可靠，由此可見。子嬰即位，仍不覺悟。假使子嬰有一般君主的才能，僅得到中等將相的輔佐，山東即使叛亂，秦國的土地還是可以保全擁有的，宗廟的祭祀也不會斷絶。

秦國土地傍山，黄河環繞，形成堅固的防禦，是四周都有險阻的國家。自穆公以來，直到秦王，二十多個國君，總是在諸侯中稱雄。難道是代代賢明嗎？是其地理位置的原因啊。況且各國曾同心協力攻打秦國。在這時，賢人智士并列，有良將統率各國軍隊，賢相們互通各國謀略，可是被險阻所困不能前進，秦國就引敵入内，爲他們打開關口，結果百萬大軍敗逃潰散。難道是勇氣、力量、智慧不够嗎？是地形不利，地勢不便啊。秦將小邑合并成大城，派軍隊駐守要塞，高築壁壘不出戰，緊閉關口，占據要塞，緊握武器防守。諸侯們從匹夫起家，以利益相結合，没有遠古明君的德行。他們結交不親密，下屬們不齊心，名義上是滅亡秦朝，實際上是想謀取私利。他們看到秦朝的險阻難以進犯，就一定會退兵。若能安定本土，讓百姓休養生息，等待他國衰敗，收取弱小的，扶助窮困的，來向大國的君主發號施令，不必擔心在天下不能稱心如意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可自己却被活捉的原因，是他挽救敗局的方法不對啊。

秦王自滿，不問别人的意見，於是堅持錯誤没有改變。二世繼位，因循不改，暴虐無道加重了禍患。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人輔佐。三位君主迷惑而終身不覺悟，最後滅

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并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亡，不也是應該的嗎？在這時，世上并不是没有深謀遠慮懂得時世變化的人，可是之所以不敢盡忠心阻止錯誤，是因爲秦朝的風氣有很多忌諱的禁規，忠言還没説完自己就被殺掉了。所以使得天下的士人，側耳傾聽，叠脚危立，閉口不言。因此三位君主迷失正道，忠臣不敢進諫，智士不敢謀劃，天下已亂，叛亂的情况不敢上報，不是很可悲嗎！先王懂得被蒙蔽對國家有傷害，所以設置公卿大夫士，修訂法制，設置刑律，因而天下太平。强大時，禁暴誅亂天下服從。弱小時，五霸征討，諸侯順從。危弱時，内有守備，外有依靠，天下得以保存。而秦朝强盛時，繁法嚴刑使天下震驚；到它衰敗時，百姓怨恨而天下背叛。周的政綱合於正道，所以千餘年不斷絶。秦朝綱紀及措施都不對，所以不能長久。由此看來，安危的基礎相差很遠啊。俗話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此君子治國，觀察上古，驗證當代，參照人情事理，瞭解興盛衰亡的道理，深察權勢是否適宜，取捨有次序，變化有時機，所以歷時長久，國家安定。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秦孝公憑藉殽山和函谷關的堅固，擁有雍州的土地，君臣堅固防守而覬覦周政權，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的想法，有吞并八方的野心。當時，商君輔佐他，内立法度，努力耕種紡織，整治作戰守備，對外連横，使諸侯互相争鬥，這樣秦國拱手取得西河以外的土地。

孝公死後，惠王、武王繼承舊業，遵照遺命，向南兼并漢中，向西攻取巴、蜀，向東割取肥沃的土地，占據重要的郡縣。諸侯恐懼，聯合起來商議謀劃削弱秦國，不吝惜珍貴的器物珍寶和肥美的土地，來招攬天下的人才，合縱結交，相互結成一體。在當時，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君子，都賢明智慧而忠實可靠，寬厚愛人，尊賢重士，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相約合縱，拆散連横，集合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等國的軍隊。當時六國的士人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這些人替聯盟謀劃，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這些人溝通各國的意見，吴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一類人統率各國的軍隊。常常用十倍於秦國的土地，百萬的軍隊，闖過關隘攻打秦國。秦人開關迎敵，九國的軍隊徘徊觀望，四散奔逃，不敢前進。秦國没有一枝箭、一個箭頭的損耗，而天下諸侯已困窘不堪了。因此合縱拆散，盟約解除，争着割地奉侍秦國。秦國有餘力乘他們困敝時制服他們，追逐敗逃之敵，伏尸百萬，血流得可以漂起盾牌。秦國抓住有利時機，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國請求降服，弱國入朝稱臣。傳到孝文王、莊襄王，他們在位時間短，國家没什麽大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傳到了秦王，繼承六代遺留的功業，揮舞長鞭駕馭天下，吞并二周滅掉諸侯，登上皇帝寶位，統治天下四方，用刑罰來奴役天下百姓，威震四海。向南奪取百越的土地，設置桂林、象郡，百越的君主俯首繫頸，把性命交給秦國的獄吏。又派蒙恬北築長城守住邊防，使匈奴後退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馬，六國士人不敢彎弓報怨。於是廢除先王的法度，燒毁百家的著作，來愚弄百姓。毁壞名城，殺戮豪傑，收繳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陽，銷毁鋒鏑，鑄成十二座銅人，來削弱天下百姓。然後開闢華山築城堡，以黄河爲渡口，據守億丈的高城，下臨不測的深淵作爲堅固的防禦。派良將持好弓把守要害之處，忠臣精兵持鋭利的武器，盤問過往行人，天下因此安定。秦王心中，自認爲關中堅固，像千里銅城，是子孫萬代作帝王的基業。

秦王既没，餘威振於殊俗。

秦王去世後，餘威震懾邊遠地區。陳

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涉，是用破瓮作窗户，用繩拴門樞的人家的兒子，是耕田賣力之人，又是被徵發守邊的戍卒，才能不及中等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賢能，陶朱、猗頓的富有，插足行伍之間，崛起於戍卒之中，率領疲勞渙散的士卒，帶領幾百人的隊伍，轉而攻打秦朝。砍樹枝作兵器，舉起竹竿作旗幟，天下人像雲一樣聚集，像回聲一樣響應，背着糧食，像影子一樣跟從，山東豪傑於是同時起兵滅亡了秦皇族。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而且秦國的天下没有變小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函谷關的堅固依然如故。陳涉的地位，不比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各國國君尊貴；鋤把木棍，不如鈎戟、長矛鋒利；流放守邊的人衆，不如九國的軍隊强大；深謀遠慮，行軍用兵的策略，不如以前的謀士高明。然而成敗却發生不同變化，成就的功業完全相反。假如讓山東各國同陳涉比較長短大小，較量權勢威力，那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可是秦國憑藉小小的地盤，一個諸侯的權限，控制了八州，使地位相等的諸侯來朝貢，已有一百多年了。然後以天下爲一家，以殽山、函谷關爲宫殿，可是一個普通人發難，就使七座宗廟毁壞，國君被人殺死，被天下人譏笑，這是什麽原因呢？是不行仁義而奪取和守住天下的形勢不同啊。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國統一天下，兼并諸侯，南面稱帝，供養四海，天下的士人聞風紛紛前往，像這樣是什麽原因呢？回答是：近古以來没有帝王的時間很長了。周王室衰敗，五霸相繼去世以後，政令不能通行於天下，因此諸侯用武力征伐，强國侵略弱國，大國欺負小國，戰爭不停，軍民疲憊。現在秦稱帝統一了天下，這樣在上就有了天子。所有善良的百姓都希望能安身立命，無不誠心信賴皇上，在這種時候，保持威望，守住功業，安危的關鍵就在於此。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

秦王懷有貪鄙之心，實行自己專斷的計

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謀，不相信功臣，不親近士民，廢棄王道，建立私權，禁止詩書古籍而加重刑法，崇尚詐術權力而輕視仁義，把暴虐作爲治理天下的前提。兼并時要崇尚詐術權力，安定天下時貴在順應時勢，這就是説奪取天下和保有天下的方法不同啊。秦國脱離戰國時代統一天下，它的方針不改，它的政策不變，這是他奪取天下和保有天下的方法没有什麽不同啊。孤立無援而擁有天下，所以其滅亡是指日可待的。假使秦王考慮上古的往事，沿着殷、周的道路，來決定他的政令，後代即使有驕奢淫逸的君主也不會有傾覆滅亡的禍患。所以三王建立國家，名號顯明美好，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

如今秦二世即位，天下人無不伸長脖子觀望他的政策。寒冷的人穿上短襖就覺得温暖，飢餓的人吃上糟糠就覺得香甜，天下嗷嗷待哺，這是新國君的資本。這就是説對勞苦的百姓施行仁政很容易。假使二世有一般君主的才能，能够任用忠臣賢士，君臣一心去憂慮天下的難題，身穿孝服改正先帝的過失，割土地、分百姓來封賜功臣的後代，建國立君而以禮儀對待天下人，空出牢獄，免去刑罰，除去妻子兒女連坐等雜亂的刑罰，讓罪犯各自回到家鄉，打開倉庫，散發錢財，來賑濟孤獨窮困的士人，減輕賦税勞役，以解救百姓的急難，簡化法律，減輕刑罰以觀後效，使天下人都能自新，更新操守，檢點言行，各自謹慎修身，滿足百姓的願望，以威信德政對待天下人，天下人就都歸附了。如果四海之内，都歡歡喜喜地安居樂業，祇怕發生變亂，即使有狡猾的百姓，也没有背叛主上的心思，那麽謀圖不軌的臣子就無法掩飾他們的巧詐，而暴亂的奸謀也就止息了。二世不采用這種方法，而是加倍地暴虐無道，毁壞宗廟，摧殘百姓，重新修建阿房宫，刑法繁多，殺戮嚴酷，官吏辦事苛刻嚴厲，賞罰不當，賦斂没有限度，天下多事，官吏無法控制，百姓貧困窘迫而君主

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不能收容賑救。然後便是奸僞紛起，上下互相推諉，遭受罪罰的人很多，受刑被殺的人到處可以看到，天下百姓都爲此苦惱。自君侯公卿以下直到百姓，人人懷着自危的心理，親身處於窮苦的境地，都不安於其位，所以容易動亂。因此陳涉不用有商湯、周武的賢能，不用憑藉公侯的尊位，在大澤鄉振臂一呼而天下響應的原因，是人民處於危難啊。所以先王看到開端與結局的變化，懂得存亡的關鍵，因此治理百姓的方法，關鍵在於使他們安定就行了。天下即使有叛逆的臣子，也一定没人響應幫助他。所以説“安定的百姓可以一起做好事，危難的百姓容易一起幹壞事”，説的就是這個意思。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自身不能免於被殺的原因，是糾正過失的方法錯了。這就是二世的過失。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畤。葬西垂。生文公。

襄公即位，在位十二年。開始建造西畤。葬在西垂。生了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文公即位，住在西垂宫。五十年後去世，葬在西垂。生了静公。

静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

静公没有登位就死了。生了憲公。

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憲公在位十二年，住在西新邑。死後，葬在衙。生了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

出子在位六年，住在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領賊人在鄙衍殺害了出子，葬在衙。武公即位。

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宫。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

武公在位二十年。住在平陽封宫。葬在宣陽聚的東南。三個庶長受到應有的懲罰。德公即位。

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宫。生宣公、成公、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

德公在位兩年。住在雍邑大鄭宫。生了宣公、成公、穆公。葬在陽。開始規定伏日，以抵禦熱毒邪氣。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宫。葬陽。初志閏月。

宣公在位十二年。住在陽宫。葬在陽。開始記載閏月。

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宫。葬陽。齊伐山戎、孤竹。

成公在位四年，住在雍地的宫殿中。葬在陽。齊國討伐山戎、孤竹。

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穆公學著人。生康公。

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天子承認他是霸主。葬在雍。穆公曾向看門人學習。穆公生了康公。

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

康公在位十二年。住在雍邑高寢。葬在竘

葬竘社。生共公。

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

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

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生悼公。

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龔公。

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

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

懷公從晋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

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

簡公從晋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葬囂圉。生孝公。

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

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

社。生了共公。

共公在位五年，住在雍邑高寢。葬在康公南面。生了桓公。

桓公在位二十七年。住在雍邑太寢。葬在義里丘的北邊。生了景公。

景公在位四十年。住在雍邑高寢，葬在丘里南面。生了畢公。

畢公在位三十六年。葬在車里北面。生了夷公。

夷公没有登位。死後，葬在左宮。生了惠公。

惠公在位十年。葬在車里。生了悼公。

悼公在位十五年。葬在僖公西面。在雍邑築城墻。生了剌龔公。

剌龔公在位三十四年。葬在入里。生了躁公、懷公。第十年，出現了彗星。

躁公在位十四年。住在受寢。葬在悼公南面。躁公元年，彗星出現。

懷公從晋國來。在位四年。葬在櫟圉氏。生了靈公。大臣們圍攻懷公，懷公自殺。

肅靈公是昭子的兒子。住在涇陽。在位十年。葬在悼公西面。生了簡公。

簡公從晋國回來。在位十五年。葬在僖公西面。生了惠公。第七年，百官開始佩劍。

惠公在位十三年。葬在陵圉。生了出公。

出公在位二年。出公自殺，葬在雍。

獻公在位二十三年。葬在囂圉。生了孝公。

孝公在位二十四年。葬在弟圉。生了惠文王。第十三年，開始建都咸陽。

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葬在公陵。生了悼武王。

悼武王在位四年，葬在永陵。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葬在茝陽。生了孝文

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

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

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

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

王。

孝文王在位一年。葬在壽陵。生了莊襄王。

莊襄王在位三年。葬在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做相國。

獻公在位七年，開始設立集市。第十年，登記户口，居民五户爲一伍。

孝公在位十六年。當時桃樹、李樹在冬天開花。

惠文王十九歲即位。即位第二年，開始發行錢幣。有個新生嬰兒説：“秦國將稱王。”

悼武王十九歲即位。即位第三年，渭水紅了三天。

昭襄王十九歲即位。登位第四年，開始開闢井田的疆界。

孝文王五十三歲時即位。

莊襄王三十二歲時即位。第二年，攻取太原地區。莊襄王元年，大赦天下，表彰先王功臣，給予恩惠，厚待至親，給百姓恩惠。東周與諸侯謀算秦國，秦國派相國呂不韋征討他們，没收了他們國中的一切。秦國不斷絶東周的祭祀，將陽人地區賜給周君，供奉祖宗祭祀。

始皇在位三十七年。葬在酈邑。生了二世皇帝。始皇十三歲即位。

二世皇帝在位三年。葬在宜春。趙高任丞相，封爲安武侯。二世十二歲時即位。

以上是從秦襄公至二世，共六百一十年。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按：

周朝的曆數已經過去，漢朝的仁德不足以直接代替周朝。秦朝遇到了這個機會，呂政殘酷暴虐。可十三歲就做了諸侯王，兼并了天下，盡情享受，爲所欲爲，養育親人。三十七年間，兵威無所不至，制定政令，傳給後世帝王。大概是獲得了聖人的威靈，河神授與圖文，依靠像狼星、狐星那樣的勇武，仿效像參星、伐星那樣的嚴酷，幫助呂政驅除敵人，直到自稱始皇。

始皇去世後，胡亥非常愚蠢，酈山修陵没有

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

結束，又去修建阿房宫，以完成先帝的謀劃。説“大凡能貴有天下的原因，在於盡情享受，大臣們竟想廢棄先帝的事業。”殺了李斯、馮去疾，任用趙高。這樣的話多麽讓人痛心啊！長着人頭却像牲畜一樣鳴叫。如果他不亂施淫威，人們就不會討伐他的罪惡，罪惡不深重就不會白白滅亡，直到帝位不能保有，殘暴酷虐加速了滅亡，雖然處在地勢有利的國土上，仍然不能保持下來。

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黄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户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决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决，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子嬰越序繼承了帝位，戴上玉冠，佩着御璽，乘坐黄屋車，率領百官執事，朝拜七座祖廟。小人登上意外的高位，無不神情恍惚，坐失職守，一天天苟且偷安，衹是能考慮長遠，排除疑慮，父子運用權謀，在一室之内就近得手，最後誅殺了奸臣，爲先君討伐賊逆。趙高死後，賓客親戚來不及一一慰勞，飯還來不及咽下，酒還來不及沾唇，楚軍已屠滅了關中，真命天子已飛臨霸上，子嬰素車白馬，脖子上繫着綬帶，捧着符信璽印，送給新皇帝。鄭伯雙手拿着茅旌鸞刀，使嚴王退兵三舍。黄河决口不能重新堵上，魚爛了不能恢復完整。賈誼、司馬遷説：“假使子嬰有一般君主的才能，僅得到中等將領的輔佐，山東即使叛亂，秦國的土地還可以保全擁有，宗廟祭祀也不會斷絶。”秦朝積久衰弱，天下土崩瓦解，即使有周公旦的才能，也無法再顯示他的智巧，如果一味責備在位幾天的孤兒子嬰，那就錯了！世俗傳説秦始皇興起於罪惡，胡亥達到極點，這話很有道理。却又責怪子嬰，説秦國土地可以保全，這就是所謂不通時變啊。紀季將酅邑獻給齊國，《春秋》不直書他的名字。我讀《秦紀》，讀到子嬰車裂趙高一段，未嘗不贊賞他的果斷堅决，憐憫他的志氣。子嬰所表現的生死大義已經很完備了。

# 史記卷七

## 本紀第七

###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吴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項籍，是下相人，字羽。剛起家時，二十四歲。他的叔父是項梁，項梁的父親就是楚軍將領項燕，是被秦將王翦殺掉的。項氏世世代代爲楚將，封在項，所以姓項。

項籍年少時，學習讀書認字没有成就，就去學劍，又没學成。項梁很生他的氣。項籍説："文字祇能記姓名罷了。劍能對付一個人，不值得學，我要學習能對抗萬人的本事。"於是項梁就教項籍兵法，項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學下去了。項梁曾被櫟陽官吏追捕，就請蘄縣獄掾曹咎寫信給櫟陽獄掾司馬欣，因此事情纔了結。項梁殺了人，同項籍到吴中躲避仇人。吴中的賢士大夫才能都在項梁之下。每當吴中有大徭役及喪事，項梁經常主辦，暗中用兵法管理約束賓客及年輕人，以此瞭解他們的才能。秦始皇游會稽，經過浙江，項梁與項籍一起去觀看。項籍説："那人我們可以取而代之。"項梁捂住他的嘴，説："别胡説，會滅族的！"項梁因此認爲項籍是奇才。項籍身高八尺多，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連吴中子弟也都畏懼項籍。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在大澤鄉起兵。這年九月，會稽郡守殷通對項梁説："江西地區都已反叛，這是上天要滅亡秦朝的時候啊。我懂得先下手就能制服别人，後下手就會被别人制服。我想發兵，讓您和桓楚爲將。"當時桓楚逃亡在沼澤之中。項梁説："桓楚逃亡，没人知道他在哪裏，祇有項籍知道。"項梁於是出去，囑咐項籍持劍在外等候。項梁又進去，同郡守坐在一

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吴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起，説：“請召見項籍，讓他接受命令去召回桓楚。”郡守説：“好。”項梁招呼項籍進來。一會兒，項梁給項籍使眼色説：“可以行動了！”於是項籍就拔劍斬了郡守的頭。項梁提着郡守的頭，佩戴上他的印綬。郡守手下人大驚，亂成一團，項籍砍殺了一百來人。滿衙門的人都嚇得趴在地上，不敢起身。項梁於是召來以前認識的豪强官吏，講明這樣做是要幹大事，於是調集吴中軍隊。派人徵集下屬各縣壯丁，得到精兵八千人。項梁安排吴中豪傑擔任校尉、候、司馬。有一個人没得到任用，自己去對項梁説。項梁説：“前些時候辦某件喪事時，讓你主辦某事，没有辦成，所以不任命你。”衆人都心服。於是項梁擔任了會稽郡守，項籍爲副將，巡行下屬各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廣陵人召平這時在爲陳王争奪廣陵，没能攻下。聽説陳王敗逃，秦軍又要來到，於是渡過長江假托陳王的命令，任命項梁爲楚王上柱國。説：“江東已經平定，趕緊帶兵向西攻打秦軍。”項梁於是帶八千人渡過長江西進。聽説陳嬰已攻下東陽，派使者想同他聯合一起西進。陳嬰，原爲東陽令史，住在縣城，一向忠信謹慎，被稱爲敦厚之人。東陽少年殺了縣令，聚集了數千人，想推舉首領，没有合適的人選，於是去請陳嬰，陳嬰推辭説能力不够，於是大家强立陳嬰爲首領，縣中跟從他們的有二萬人。年輕人想讓陳嬰就地稱王，用青巾包頭，表示自己是新起的軍隊。陳嬰的母親對陳嬰説：“自從我做了你家的媳婦，没聽説你的祖先有顯貴之人。現在突然獲得大名，不是好兆頭。不如歸屬别人，事情成功了還能封侯，事情失敗了容易逃亡，因爲不是世上數得着的名人。”陳嬰於是不敢爲王。對他的軍官們説：“項氏世代是將門，在楚國有名望，現在想做大事，將帥非由他們擔任不可。我們依靠名族，就一定能滅秦。”於是衆人聽他的話，把軍隊歸屬於項梁。項梁渡過淮河，黥布、蒲將軍也率軍歸順。總共六七萬人，駐軍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

這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駐軍彭城東面，想阻擋項梁。項梁對軍官們説：“陳王先起事，作戰不利，不知道現在在哪裏。現在秦嘉背

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别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説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别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

叛陳王而立景駒爲王，大逆不道。”於是進兵攻打秦嘉。秦嘉軍隊敗逃，追趕敗軍到胡陵。秦嘉回軍交戰一天，秦嘉戰死，軍隊投降。景駒逃跑，死在梁地。項梁已兼并了秦嘉的軍隊，駐軍胡陵，將要帶兵向西。章邯的軍隊來到栗，項梁派副將朱雞石、餘樊君同他交戰，餘樊君戰死。朱雞石軍隊戰敗，逃到胡陵。項梁於是帶兵進入薛地，殺了朱雞石。項梁以前派項羽另外去攻打襄城，襄城堅守不能攻下。攻下後，項羽活埋了全城人。回來報告項梁。項梁聽説陳王確實死了，就把各路將領召集到薛商量事情。這時沛公也在沛起兵，參加了會議。

居鄛人范增，七十歲了，平常住在家裏，好出奇計，去游説項梁道：“陳勝失敗本是應該。秦國滅掉六國，楚國最没有過錯。自從懷王到秦國後就没有回來，楚人直到今天還懷念他，所以楚南公説：‘楚國即使衹剩三户人家，滅掉秦國的一定是楚國。’現在陳勝最早起事，不立楚王後代而自立爲王，他的勢力不能久長。現在您在江東起兵，楚地蜂擁而起的將領都争相歸附您的原因，是因爲您家世世代代是楚國的將領，能够重新擁立楚王的後代。”當時項梁認爲他説得對，就到民間找到楚懷王的孫子名叫心的，他正在替人家放羊，立他爲楚懷王，順從百姓的願望。陳嬰任楚上柱國，賜封五縣，跟懷王建都盱台。項梁自稱爲武信君。

過了幾個月，帶兵攻打亢父，跟齊國田榮、司馬龍且的軍隊一起營救東阿，在東阿大敗秦軍。田榮於是帶兵回來，驅逐齊王田假。田假逃到楚國。田假的相國田角逃到趙國。田角的弟弟田閒原爲齊國將軍，住在趙國不敢回來。田榮立田儋的兒子田市爲齊王。項梁已攻破東阿一帶的秦軍，又繼續追擊秦軍。多次派使者催促齊軍，想和他們一起西進。田榮説：“楚國殺掉田假，趙國殺掉田角、田閒，我們纔出兵。”項梁説：“田假是盟國之王，危急時來投奔我，不忍心殺他。”趙國也不肯殺田角、田閒來同齊國作交易。齊國於是不肯發兵援助楚國。項梁派沛公及項羽另外去攻打城陽，屠滅了城陽，西進到濮

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黄，外黄未下。

陽東面擊敗了秦軍，秦軍收縮退入濮陽城中。沛公、項羽於是攻打定陶。定陶没有被攻下，離開了，向西攻占地盤直到雝丘，大敗秦軍，殺死李由。回軍攻打外黄，外黄没能攻下。

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黄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吕臣軍俱引兵而東。吕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項梁從東阿出發，向西，等到達定陶，再次打敗秦軍，項羽等又殺死了李由，越發輕視秦軍，有驕傲之色。宋義就勸項梁説："打了勝仗，如果將領驕傲士兵怠惰就會失敗。現在士兵有些怠惰了，秦軍一天天增加，我爲您擔心。"項梁不聽。於是派宋義出使到齊國。路上遇到齊國的使者高陵君顯，就問："您要去見武信君嗎?"回答説："是的。"宋義説："我斷言武信君的軍隊一定失敗。您慢慢走就能免於一死，快去就會遭殃。"秦果然發動所有軍隊增援章邯，攻打楚軍，在定陶把楚軍打得大敗，項梁戰死。沛公、項羽離開外黄去攻打陳留，陳留軍堅守，没能攻下。沛公、項羽互相商量道："現在項梁的軍隊垮了，士兵們都很害怕。"於是同吕臣的軍隊一起帶兵向東。吕臣駐軍彭城東面，項羽駐軍彭城西面，沛公駐軍碭縣。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章邯打敗項梁的軍隊後，就認爲楚地的軍隊不值得憂慮了，於是渡過黄河攻打趙國，打垮了趙軍。當時，趙歇是國王，陳餘爲將軍，張耳爲相國，都逃入鉅鹿城中。章邯命王離、涉閒包圍鉅鹿，章邯軍隊駐扎在南面，築起甬道爲他們輸送糧食。陳餘任將軍，率數萬士兵駐扎在鉅鹿的北面，這就是所謂河北軍。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吕臣軍自將之。以吕臣爲司徒，以其父吕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楚軍已在定陶被打敗，懷王害怕，從盱台來到彭城，合并項羽、吕臣的軍隊親自統率。任命吕臣爲司徒，任命吕臣的父親吕青爲令尹。任命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統率碭郡的軍隊。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説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别將皆屬宋義，號爲卿

當初，宋義遇到的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説："宋義斷言武信君的軍隊一定失敗，過了幾天，果然失敗了。軍隊還未交戰就預先看到了失敗的徵兆，這可以説是懂得用兵之法了。"楚王召見宋義同他商量事情，非常喜歡他，就安排他擔任上將軍；項羽稱魯公，是次將，范增爲末將，去援救趙國。各路將領都隸屬於宋義，號

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鋭，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

稱卿子冠軍。行軍至安陽，停留四十六天不前進。項羽説："我聽説秦軍在鉅鹿包圍趙王，我們趕緊帶兵渡過黄河，楚軍在外面攻打，趙國軍隊在内響應，就一定能打敗秦軍。"宋義説："不是這樣。咬牛的牛虻不能用來消滅虱子。現在秦朝攻打趙國，打勝了軍隊就會很疲勞，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疲憊；如打不勝，那麽我們就率軍大張旗鼓地西進，一定能推翻秦朝。所以不如先讓秦、趙兩軍相鬥。披甲執戟，我不如您；坐着運籌決策，您不如我宋義。"於是下令軍中道："猛如虎，倔如羊，貪如狼，倔强不聽指揮的，全部斬首。"於是派他的兒子宋襄去輔助齊王，親自送他到無鹽，大擺宴席。當時天寒下大雨，士兵們受凍挨餓。項羽説："本該合力去攻打秦軍，却久留不前進。現在年成饑荒百姓貧困，士兵們吃芋頭、豆子，軍中没有存糧，他却飲酒聚會，不帶兵渡過黄河趁着趙軍有糧食吃，同趙國合力攻秦，却説'要利用他們的疲憊'。憑秦的强大，攻打新建的趙國，勢必戰勝趙國。趙國被占領，秦朝就更加强大，哪有什麽疲憊可利用的！況且我國軍隊剛打了敗仗，楚王坐不安席，把全國的兵力集中起來交給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現在他不體恤士兵却謀求私利，不是國家的棟梁之臣。"項羽早晨進見上將軍宋義，就在帳中斬了宋義的頭，出來命令軍中道："宋義與齊國密謀反楚，楚王密令我殺了他。"當時，諸將都畏懼服從，没人敢反抗。都説："最初擁立楚王的是將軍家，現在將軍又誅滅了逆臣。"於是大家一起擁立項羽爲代理上將軍。派人去追趕宋義的兒子，追到齊國，把他殺了。派桓楚向懷王報告了情況。懷王於是讓項羽任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都歸屬項羽。

項羽殺了卿子冠軍後，威震楚國，名聞諸侯。於是派當陽君、蒲將軍率兵二萬人渡河，去援救鉅鹿。戰事稍有勝利，陳餘又請求援兵。項羽於是率領全軍過河，沉掉所有船隻，砸破鍋碗，燒掉營壘，祇帶着三天的口糧，以此向士兵表示要決一死戰，没有一點退還之心。這樣到了鉅鹿就包圍了王離，同秦軍交戰了很多次，截斷

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并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脱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内却，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户，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他們的甬道，大敗秦軍，殺了蘇角，俘虜了王離。涉閒不投降楚軍，自焚而死。這時，楚軍雄冠諸侯。來救鉅鹿的諸侯軍有十幾處營寨，都不敢出兵。到楚軍攻打秦軍時，諸侯軍的將領都在壁壘上觀看。楚軍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軍殺聲震天，諸侯軍無不人人驚恐。這樣打敗秦軍之後，項羽召見諸侯將領，他們進入轅門時，無不跪着前進，没人敢仰視。項羽從此開始成爲諸侯上將軍，諸侯都隸屬於他。

章邯的軍隊駐扎在棘原，項羽的軍隊駐扎在漳南，兩軍相持，没有交戰。秦軍幾次後撤，二世派人責備章邯。章邯害怕，派長史司馬欣去請示。司馬欣到了咸陽，在司馬門呆了三天，趙高不接見，有不相信他的意思。長史司馬欣害怕了，逃回軍中，不敢走原路，趙高果然派人追他，没有趕上。司馬欣回到軍中，報告説："趙高在朝中當權，下面的人不能有所作爲。現在作戰如果勝利了，趙高一定妒嫉我們的功勞；戰鬥如果不能取勝，就免不了一死。希望將軍認真考慮這事。"陳餘也寫信給章邯説："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滅馬服大軍，攻城略地，不可勝數，竟然被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匈奴，開拓榆中土地數千里，竟被斬於陽周。爲什麽呢？功勞太多，秦朝無法全部封賞，所以就藉口國法誅殺他們。現在將軍做秦將三年了，損失人馬數以十萬計，而諸侯軍紛紛起事，越來越多。那趙高一向阿諛，時日已久，現在形勢危急，也害怕二世殺他，所以想藉國法殺了將軍來搪塞責任，派人接替將軍來解脱他的禍殃。將軍在外的時間長了，朝廷内多有嫌隙，現在有功也是死，無功也是死。而且上天要滅掉秦朝，這是無論智者愚者都知道的事。現在將軍對内不能直諫，對外成了亡國將軍，單身孤立却想長期容身，不太可悲了嗎！將軍何不倒戈同諸侯聯合，相約共同攻打秦朝，瓜分秦地爲王，南面稱孤道寡，這跟自己身伏斧砧，妻兒被殺相比，哪個好些呢？"章邯猶豫，暗中派軍候始成出使項羽軍中，想訂盟約。和約没訂成，項羽派蒲將軍日夜兼程帶兵渡過三户，駐軍漳南，與秦軍交戰，兩次打敗秦軍。項

羽率全軍在汙水邊攻打秦軍，大敗秦軍。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

章邯派人去見項羽，想訂盟約。項羽召集軍官們商量道："糧食已少，想答應他們的和約。"軍官們都説："好。"項羽於是同章邯約定在洹水南面的殷虛上見面。訂盟約後，章邯見了項羽就流下眼淚，對他講趙高的事。項羽於是立章邯爲雍王，安置在楚軍中。讓長史司馬欣爲上將軍，率秦軍爲先鋒。

到了新安。諸侯軍中的官兵以前服徭役或守邊路過秦中時，秦中官兵對他們多有無禮之處，到秦軍投降諸侯後，諸侯軍中官兵大多乘勝把秦軍官兵當奴隸俘虜般使喚，隨便折磨侮辱他們。秦軍官兵紛紛暗中議論："章將軍等騙我們投降了諸侯，現在如果能入關破秦，就太好了；如果不能，諸侯軍俘虜我們去東方，秦朝一定會殺盡我們的父母妻兒。"將領們暗中聽到這些議論，報告給項羽。項羽於是召來黥布、蒲將軍商量道："秦軍官兵人數還很多，他們心中不服，到關中不聽指揮，事情就危險了，不如殺掉他們，衹同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等進入秦地。"於是楚軍夜間在新安城南坑殺了秦兵二十多萬人。

項羽軍行進中奪取、平定秦朝領地。函谷關有兵把守，不得進入。又聽説沛公已經攻破咸陽，項羽大怒，派當陽君等人攻關。項羽於是進入函谷關，來到戲水西面。沛公駐軍霸上，没能同項羽見面。沛公左司馬曹無傷派人對項羽説："沛公想在關中稱王，讓子嬰爲相，珍寶全部占有了。"項羽大怒，説："明天士兵大會餐，要去打垮沛公的軍隊！"當時，項羽的軍隊四十萬人，駐在新豐鴻門，沛公的軍隊十萬人，駐在霸上。范增勸説項羽道："沛公住在山東時，貪好財貨，喜愛美女。現在入了關，財物不拿，婦女不近，這説明他的志向不在小的方面。我讓人觀看他那裏的雲氣，都是龍虎的形狀，五彩繽紛，這是天子的氣象。趕緊攻打他不要失掉良機。"

楚左尹項伯，是項羽的叔父，平素與留侯張良要好。張良當時跟隨沛公，項伯於是連夜奔

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説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

往沛公軍中，私下會見了張良，把事情都告訴他，想叫張良跟他一起走。説："别跟着沛公一起死。"張良説："我替韓王護送沛公，沛公現在事有急難，我逃走不合道義，不能不對他説。"張良就進去，把情況都告知沛公。沛公大驚，説："怎麼辦呢？"張良問："誰給大王出的這個計策？"沛公説："鯫生勸説我：'把住函谷關，不要讓諸侯進來，就可在整個秦地稱王了。'所以我聽了他的話。"張良説："大王估計您的兵力足以抵擋項王嗎？"沛公沉默了一會兒，説："當然不如人家，怎麼辦呢？"張良説："請讓我去對項伯説，説沛公不敢背叛項王。"沛公説："您怎麼同項伯有交情呢？"張良説："秦朝時他和我交往，項伯殺了人，我救了他。現在事情危急，所以幸虧他來告訴我。"沛公説："他和您比，誰的年紀大？"張良説："他比我大。"沛公説："您替我叫他進來，我要用對待兄長的禮節來對待他。"張良出去，邀請項伯。項伯於是進去會見沛公。沛公捧着一杯酒爲項伯祝壽，請求結爲兒女親家，説："我入關後，毫毛大的東西都不敢動，登記百姓，封好府庫，等着將軍。之所以派將領把守關口，是防備其他盜賊的出入和意外情况。日夜盼望將軍來到，哪裏敢反叛呢！希望項伯詳細地報告給項王，説我不敢忘恩負義。"項伯答應了。對沛公説："明天不能不早點來向項王謝罪。"沛公説："好。"於是項伯又連夜回去，回到軍中，把沛公的話都報告給項王。又説道："沛公如果不先攻破關中，您難道敢進來嗎？現在人家有大功却要攻打他，不合道義，不如就此好好待他。"項王同意了。

沛公第二天一早就帶着一百多人馬來見項王，到了鴻門，謝罪説："我與將軍合力攻秦，將軍在河北作戰，我在河南作戰，可没想到我自己能先入關破秦，能够又在這裏見到將軍。現在有小人進讒言，使將軍與我有了隔閡。"項王説："這都是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説的；不然的話，我項籍何至於此。"項王當天就留下沛公同他飲酒。項王、項伯向東坐，亞父向南坐。亞父，就是范增。沛公向北坐，張良向西陪坐。范增多次給項

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恐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

王使眼色，舉起佩戴的玉玦多次暗示項王，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身，出去召來項莊，對他說："君王對人不狠心，你上前敬酒，敬完酒，就請求舞劍，趁機將沛公刺殺在座席上，不然的話，你們這些人都將被他俘虜。"項莊於是進去敬酒。敬完酒，就說："君王與沛公飲酒，軍中沒有什麽取樂的，請讓我舞劍吧。"項王說："好。"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也拔劍起舞，經常用身體遮護沛公，項莊無法行刺。這時張良來到軍門，見了樊噲。樊噲問："今天的事怎麽樣了？"張良說："非常危急。現在項莊拔劍起舞，他的用意常在沛公身上。"樊噲說："事情緊迫了，讓我進去，和他同死。"樊噲於是帶劍持盾進了軍門。矛戟交叉的衛士想阻止他不讓進去，樊噲側過盾來一撞，衛士倒在地上，樊噲於是入内，掀開帷帳向西站立，瞪眼看着項王，頭髮竪起，眼眶都瞪裂了。項王按劍起身道："來客是幹什麽的？"張良說："這是沛公的參乘樊噲。"項王說："是個壯士，賜他一杯酒。"於是給他一大杯酒。樊噲拜謝，起身，站着喝了酒。項王說："賜給他猪腿。"左右的人給他一條生猪腿。樊噲把盾牌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上面，拔劍切着吃。項王說："壯士，能再喝些酒嗎？"樊噲說："我死都不躲避，一杯酒哪裏值得推辭！秦王有虎狼般的心腸，殺人惟恐不完，用刑惟恐不盡，天下人都背叛了他。懷王和諸侯約定'先打敗秦軍進入咸陽的，在關中爲王'。現在沛公先打敗秦軍進入咸陽，毫毛大的東西都不敢沾邊，封閉宮室，回軍霸上，等着大王來。之所以要派將領守住關口，是防備其他盜賊的出入及非常情況。勞苦功高如此，没有得到封侯之賞，却聽小人的話，想誅殺有功之人。這是已滅亡的秦朝的繼續，我私下認爲大王不應該這樣。"項王無言以對，說："坐。"樊噲挨着張良坐下。坐了一會兒，沛公起身去厠所，就招呼樊噲出來。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

沛公出來後，項王派都尉陳平去叫沛公。沛公說："剛纔出來，没有告辭，怎麽辦呢？"樊噲

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脱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脱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竪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宫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説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宫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誰知之者!”説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説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

説:“幹大事不拘小節,行大禮不避小的責備。現在人家是屠刀和砧板,我們是魚肉,還告辭什麽呢?”於是就離開了。又命張良留下謝罪。張良問道:“大王來時帶什麽來了?”沛公説:“我帶了一雙白璧,想獻給項王,一雙玉斗,想給亞父,趕上他們發怒,没敢進獻。您替我獻給他們。”張良説:“遵命。”這時,項王軍隊在鴻門下,沛公軍隊在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就撤下車馬,脱身獨自騎馬,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手持劍、盾徒步快跑,從酈山下來,抄芷陽小路走。沛公對張良説:“從這條路到我們軍中,不過衹有二十里。估計我回到了軍中,你再進去。”沛公走後,從小路回到軍中,張良進去致歉,道:“沛公酒量不勝,不能來告辭。謹派使臣張良把一雙白璧,敬獻給大王足下;一雙玉斗,敬獻給大將軍足下。”項王問:“沛公在哪裏?”張良説:“聽説大王有意責罰他,他脱身獨自離去,已回到軍中了。”項王就接受了白璧,放在座位上。亞父接過玉斗,扔在地上,拔劍擊碎了,説:“唉!這小子不值得與他共謀大事。同項王争奪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們這些人就要被他俘虜了。”沛公回到軍中,立即誅殺了曹無傷。

過了幾天,項羽帶兵西進屠滅咸陽,殺了投降的秦王子嬰,燒了秦朝宫室,大火三個月不滅;奪取秦朝的財寶和婦女,向東離去。有人勸説項王道:“關中以山河爲險阻,四面都是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稱霸。”項王看到秦宫室都已焚燒殘破,又懷念家鄉想回到東方,説:“富貴了不回家鄉,好比穿着錦綉衣服在夜間行走,誰能看得到!”説客説:“人家都説楚人是猴子戴人帽,果然如此。”項王聽説了,把那個説客活煮了。

項王派人去請示懷王。懷王説:“按以前約定的辦。”於是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想自己稱王,就先封各將領爲王。説道:“天下剛起事時,暫時立諸侯後代爲王,以討伐秦朝。可是親自披甲持戟,首先起事,在外風餐露宿了三年,滅掉秦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

朝平定天下的，都是各位將領及我項籍的力量啊。義帝既然没有功勞，我們就應瓜分土地稱王。”將領們都説：“好。”於是劃分天下，立將領們爲侯王。項王、范增懷疑沛公想要占有天下，但已經和解，又顧忌違約，怕諸侯背叛自己，就暗中謀劃道：“巴、蜀道路艱險，秦朝流放的人都在蜀地。”於是揚言：“巴、蜀也是關中的土地。”所以立沛公爲漢王，統治巴、蜀、漢中，建都南鄭。把關中分爲三份，封秦朝降將爲王來阻擋漢王。項王又立章邯爲雍王，統治咸陽以西，建都廢丘。長史司馬欣，原爲櫟陽獄掾，曾對項梁有恩德；都尉董翳，原曾勸説章邯投降楚軍。所以立司馬欣爲塞王，統治咸陽以東到黄河一帶，建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統治上郡，建都高奴。遷魏王豹爲西魏王，稱王河東，建都平陽。瑕丘申陽，是張耳的寵臣，先攻下河南，在黄河邊迎接楚軍，所以立申陽爲河南王，建都雒陽。韓王成仍居舊都，建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平定河内，屢有戰功，所以立司馬卬爲殷王，稱王河内，建都朝歌。改封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一向賢能，又跟隨入關，所以立張耳爲常山王，統治趙地，建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勇冠諸軍，所以立黥布爲九江王，建都六。鄱君吳芮率領百越兵輔佐諸侯，又跟隨入關，所以立吳芮爲衡山王，建都邾。義帝柱國共敖率軍攻打南郡，戰功很多，所以立共敖爲臨江王，建都江陵。改封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跟隨楚軍救趙，又跟着入關，所以立臧荼爲燕王，建都薊。改封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跟着一起援救趙國，又跟着入關，所以立田都爲齊王，建都臨菑。以前秦朝滅掉的齊王建的孫子田安，項羽在渡黄河援救趙國時，田安攻下濟北幾座城，帶兵投降了項羽，所以立田安爲濟北王，建都博陽。田榮多次背叛項梁，又不肯帶兵跟隨楚軍攻打秦軍，所以不封王。成安君陳餘丢下將印離開，不跟從入關，可是一向聽説他賢能，對趙國有功，聽説他在南皮，所以把南皮周圍的三個縣封給他。番君的部將梅鋗戰功多，所以封爲十萬户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

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説説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

領有九郡，建都彭城。

漢高祖元年四月，諸侯在項羽的指揮下撤軍，回到各自的封國。項王去封國，派人遷徙義帝，説："古代帝王領地方圓千里，一定要建都在上游。"於是派使者把義帝遷到長沙郴縣。催促義帝動身，臣下們漸漸背離了義帝，項王就暗中命令衡山王、臨江王在長江上殺死了義帝。韓王成没有軍功，項王不讓他去封國，帶他一起到彭城，廢黜爲侯，不久後又殺了他。臧荼到了封國，就把韓廣趕到遼東，韓廣不聽，臧荼在無終殺死了韓廣，兼并了他的封地。

田榮聽説項羽改封齊王市到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就大怒，不肯派齊王到膠東，趁勢占據齊地反楚，迎擊田都。田都逃到楚國。齊王市害怕項王，就逃往膠東封國去。田榮發怒，追到即墨殺了他。田榮於是自立爲齊王，又向西殺死了濟北王田安，兼并了三齊的土地。田榮授給彭越將軍印，讓他在梁造反。陳餘暗中派張同、夏説勸説齊王田榮道："項羽主宰天下，不公平。現在把原來的諸侯王都封在壞地方，而把他的群臣諸將都封到好地方，把原來的國王趕走，趙王竟北居代地，我認爲不行。聽説大王起兵，而且不聽不合道義的命令，希望大王資助我陳餘一些兵力，讓我去攻打常山，恢復趙王原有的領地，讓我國做您的屏障。"齊王答應了，就派兵去趙國。陳餘發動三縣所有的兵力，同齊軍合力攻打常山，大敗敵人。張耳逃走歸附漢王。陳餘從代地迎回原趙王歇，回到趙國。趙王於是立陳餘爲代王。

這時，漢王回軍平定三秦。項羽聽説漢王已經兼并了關中，將要東進，齊國、趙國都背叛了他，大怒。於是讓原吳縣令鄭昌爲韓王，來抵擋漢王。命蕭公角等攻打彭越。彭越打敗了蕭公角等人。漢王派張良巡視韓地，又給項王寫信道："漢王失掉了應有的封職，想得到關中，按照盟約停止了軍事行動，不敢東進。"又把齊王、梁王反叛文書交給項王道："齊國想與趙國一起滅

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横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掉楚國。”楚軍因此無意西進，而向北攻打齊國。向九江王黥布徵兵。黥布稱病不去，派部將率幾千人去了。項王從此怨恨黥布。漢高祖二年冬，項羽就北進到了城陽，田榮也帶兵會戰。田榮作戰不利，逃到平原，平原百姓殺了他。項羽於是北進焚毁夷平了齊的城郭、房屋，把田榮投降的士兵全部活埋，擄掠了齊國的老弱、婦女。掃蕩齊國一直到北海，摧毁、滅掉的地方很多。齊人聚集起來反叛項羽。這時田榮的弟弟田横收集齊國散兵，得到數萬人，在城陽反楚。項王於是停留下來，連續作戰，没能攻下。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春天，漢王統率五個諸侯國的軍隊，總共五十六萬人，東進攻打楚國。項王聽説了，就命將領們攻打齊國，而親自率精兵三萬人南進，從魯縣出胡陵。四月，漢軍都已進入彭城，擄掠那裏的財寶、美人，每天擺酒席聚會。項王於是從西邊的蕭縣出發，早晨攻打漢軍，向東打到彭城，中午時分，大敗漢軍。漢軍都敗逃，接連進入穀水、泗水，殺漢軍十餘萬人。漢軍都向南跑入山中，楚軍又追擊到靈壁東睢水上。漢軍退却，被楚軍逼迫，死傷慘重，漢軍十餘萬人都掉入睢水，睢水因此堵塞斷流。楚軍將漢王重重包圍。這時大風從西北颳起，折樹拔屋，飛沙走石，天昏地暗，迎面颳向楚軍。楚軍大亂，潰不成軍，漢王纔得以帶着幾十名騎兵逃走。想經過沛縣，帶着家眷西逃；楚軍也派人追到沛，捉拿漢王家眷；家人都逃走了，没能同漢王見面。漢王路遇孝惠帝、魯元公主，就用車載着他們跑。楚騎兵追趕漢王，漢王着急，把孝惠帝、魯元公主推到車下，滕公總是下車再把他們放上車。這樣反復了多次。滕公説：“即使再危急馬也不能再快了，爲什麽要抛棄他們？”這樣終於逃脱了。又尋找太公、吕后没有找到。審食其跟從太公、吕后從小路走，尋找漢王，却遇到了楚軍。楚軍於是帶他們一起回去，報告給項王，項王把他們安置在軍營中。

是時吕后兄周吕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

這時吕后的哥哥周吕侯爲漢王帶兵駐在下邑，漢王從小路去找他，慢慢收集士兵。來到滎陽，各路敗軍都會集起來，蕭何也徵發關中没有

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進行兵役登記的老弱來到滎陽，漢軍又聲勢大振。楚軍從彭城之戰開始，常常乘勝追逐敗軍，同漢軍在滎陽南的京、索之間交戰，漢軍擊敗了楚軍，楚軍因此不能越過滎陽西進。

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

項王援救彭城，追趕漢王到滎陽，田横也乘機收復齊地，立田榮的兒子田廣爲齊王。漢王在彭城打了敗仗，諸侯們又都跟從楚而背叛了漢。漢軍駐扎在滎陽，築甬道與黄河相連，用來運輸敖倉的糧食。漢高祖三年，項王多次侵奪漢甬道，漢王糧食缺乏，害怕，請求講和，劃分滎陽以西歸漢。

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項王想聽從講和的意見。歷陽侯范增説："漢軍容易對付了，現在放下不攻，以後一定會後悔。"項王於是同范增緊急包圍滎陽。漢王憂慮，就用陳平的計策去離間項王。項王的使者來了，漢王讓人準備猪、牛、羊齊全的筵席，端上準備進獻。見到使者，假裝驚愕地説："我以爲是亞父的使者，怎麽却是項王的使者。"就撤去食物，用粗劣的飯食給項王使者吃。使者回去報告項王，項王就懷疑范增與漢王有私情，漸漸剥奪了他的權力。范增大怒，説："天下事大體已定，君王自己去幹吧。請讓我帶這把老骨頭回家鄉去吧。"項王答應了他。還未到彭城，背上生毒瘡發作而死。

漢將紀信説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漢將紀信勸説漢王道："事情已經急迫了，請讓我假扮成你去欺騙楚軍，您可以乘機逃走。"於是漢王連夜從滎陽城東門放出披甲女子二千人，楚軍四面圍攻。紀信乘坐黄屋車，車左面挂着牦牛尾做的飾物，説："城中没有糧食了，漢王投降。"楚軍都喊萬歲。漢王却跟着幾十個騎兵從城西門出去，跑到成皋。項王看到紀信，問："漢王在哪裏？"紀信説："漢王已經出城了。"項王燒死了紀信。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

漢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住滎陽。周苛、樅公商量道："魏豹是反叛之王，難以同他一起守城。"於是一起殺了魏豹。楚軍攻下滎陽城，活捉了周苛。項王對周苛説："做我的將領，我任用你爲上將軍，封賞三萬户。"周苛駡道："你不趕緊投降漢王，漢軍就要俘虜你

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

了，你不是漢王的對手。”項王怒，煮死了周苛，并且殺了樅公。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漢王逃出滎陽，向南跑到宛縣、葉縣，找到九江王黥布，邊走邊收集士兵，又進入成皋守衛。漢高祖四年，項王進軍包圍成皋。漢王逃走，獨自與滕公從成皋北門出去，渡過黃河跑到脩武，來到張耳、韓信軍中。諸侯陸續從成皋逃出，跟從漢王。楚軍於是攻下成皋，想要西進。漢王派兵在鞏縣抵抗，使楚軍不能西進。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這時，彭越渡過黃河到東阿攻打楚軍，殺了楚將軍薛公。項王於是親自東進攻打彭越。漢王得到淮陰侯軍隊，想渡過黃河向南。鄭忠勸說漢王，於是停兵駐扎在河內。派劉賈帶兵輔佐彭越，燒掉楚軍糧草。項王東進打敗了他們，趕跑了彭越。漢王就帶兵渡過黃河，又攻占了成皋，駐軍廣武，就取敖倉的糧食。項王已平定東海回來，西進，同漢軍都在廣武駐扎，相持了幾個月。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這時，彭越多次在梁地反楚，截斷楚軍糧食，項王爲此憂慮。就做了一張高几案，把太公放在上面，告訴漢王道：“如不趕快投降，我就煮了太公。”漢王說：“我與項羽一起面向北接受懷王的命令，說‘結爲兄弟’，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你一定要煮你的父親，那我希望能分到一杯肉湯。”項王發怒，想殺了太公。項伯說：“天下大事不可預知，而且爭奪天下的人從不顧及家庭，即使殺了他也没什麽好處，祇會添禍罷了。”項王聽從了他的話。

楚漢久相持未决，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

楚漢長久相持，勝負未决，年輕人苦於行軍打仗，老弱的疲於後勤運輸。項王對漢王說：“天下紛紛擾擾幾年了，祇是因爲我們兩人罷了，希望同漢王挑戰，决一雌雄，不要白白折磨天下的百姓老小了。”漢王笑着謝絶道：“我寧肯鬥智，不能鬥力。”項王命壯士出營挑戰。漢軍有個善於騎馬射箭的樓煩，楚軍挑戰了三個回合，樓煩都射殺了他們。項王大怒，於是親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想射他，項王瞪眼喝斥他，樓煩眼睛不敢看項王，手不敢射箭，於是跑回軍營，不敢再出來。漢王派人暗中打聽，挑戰的人是項

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黄。

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坑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

王。漢王大驚。於是項王就靠近漢王，互相面對廣武澗對話。漢王數落項王，項王發怒，想决一死戰。漢王不聽，項王埋伏的弓箭手射中了漢王。漢王受傷，跑進成皋。

項王聽說淮陰侯已攻下河北，打敗了齊國、趙國，將要攻打楚國，就派龍且去攻打他。淮陰侯同他交戰，騎將灌嬰出擊，大敗楚軍，殺了龍且。韓信於是自立爲齊王。項王聽說龍且軍隊失敗了，就害怕，派盱台人武涉去游說淮陰侯。淮陰侯不聽。這時，彭越又反楚，攻下梁地，斷絶楚軍糧食。項王就對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說："小心守住成皋，如果漢軍要挑戰，千萬不要同他們交戰，能不讓他們東進就行了。我十五天内一定殺了彭越，平定梁地，再回來同你們會合。"於是東進，攻打陳留、外黄。

外黄没能攻下。幾天後，投降了，項王發怒，命令所有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到城東去，想活埋他們。外黄縣令家臣有個兒子十三歲，去勸說項王道："彭越强迫劫持外黄，外黄人害怕，所以暫且投降，等待大王。大王來了，又都活埋他們，百姓們哪裏還能有歸附之心？從這往東，梁地十餘城都會害怕，没人肯投降了。"項王認爲他說的對，就赦免了外黄本該活埋的人。東到睢陽的人，聽說後都争着歸順項王。

漢軍果然多次向楚軍挑戰，楚軍不出戰。漢軍派人辱駡楚軍，五六天後，大司馬發怒，帶兵渡過汜水。士卒們渡到一半時，漢軍攻打他們，大敗楚軍，盡得楚軍財物。大司馬曹咎、長史董翳、塞王司馬欣都在汜水上自刎了。大司馬曹咎，是原蘄地的獄掾，長史司馬欣也是原櫟陽的獄吏，兩人曾對項梁有恩德，所以項王信任他們。這時，項王在睢陽，聽說海春侯軍隊失敗，就帶兵回來。漢軍正在滎陽東圍攻鍾離眛，項王來到，漢軍害怕楚軍，都逃到險要地帶。

這時，漢軍兵衆糧多，項王兵疲糧盡。漢王派陸賈游說項王，請求送回太公，項王不答應。漢王又派侯公去勸說項王，項王於是與漢盟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地區歸漢，鴻溝以東歸

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

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楚。項王答應了，就送回了漢王的父母妻兒。軍中都高呼萬歲。漢王於是封侯公爲平國君。躲起來不肯再見他。說："這位是天下的辯士，所到之處可使國家傾覆，所以稱爲平國君。"項王訂約後，就帶兵撤退東歸。

漢王也想回西方去，張良、陳平勸說道："漢占有大半個天下，諸侯又都歸附。楚軍兵疲糧盡，這是上天滅亡楚國的時機，不如趁此機會奪取楚地。現在放過它不打，就是所謂'養虎給自己留下禍患'啊。"漢王聽從了他們的話。漢高祖五年，漢王又追項王到陽夏南，停軍，同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約定日期一起攻打楚軍。到固陵後，而韓信、彭越的軍隊没來會合。楚軍攻打漢軍，大敗漢軍。漢王又進入營壘，深挖溝塹防守。漢王對張子房說："諸侯不按約定的辦，怎麽辦呢?"張子房回答道："楚軍就要被打敗，韓信、彭越没有分地，他們不來是必然的。君王能同他們分有天下，他們馬上就能來。如果不能，事情就不可預料了。君王能把自陳以東至海的地區都給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都給彭越。讓他們爲自己的利益作戰，那麽楚軍就容易打敗了。"漢王說："好。"於是就派使者通告韓信、彭越道："合力攻打楚軍。楚軍打敗後，自陳以東到海歸齊王，睢陽以北到穀城地區給彭相國。"使者到達，韓信、彭越都回答說："請求立即出兵。"韓信就從齊國出發，劉賈的軍隊從壽春并進，屠滅城父，來到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用舒縣的兵力屠滅了六邑，帶領九江軍隊，跟隨劉賈、彭越都在垓下會合，直指項王。

項王軍隊在垓下築起營壘，兵少糧盡，漢軍及諸侯軍隊重重包圍了他們。夜間聽到漢軍四面都唱着楚歌，項王就大驚道："漢軍都已得到楚國的土地了嗎? 爲什麽楚人這麽多呢!"項王就連夜起來，在帳中飲酒。有位美人名叫虞，經常受寵幸跟從；駿馬名叫騅，經常騎它。於是項王慷慨悲歌，自己作詩唱道："力拔山啊氣蓋世，時不利啊騅不走。騅不走啊怎麽辦，虞啊虞啊把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脱。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决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

你怎麼辦!”唱了幾遍，美人伴唱。項王淚下數行，隨從們都哭了，不忍抬頭看他。

這時，項王騎上馬，部下壯士騎馬跟隨的有八百多人，當夜突圍往南去，騎馬飛奔。天亮了，漢軍纔發覺，命騎將灌嬰率五千騎兵追趕。項王渡過淮水，騎馬能跟得上的衹有一百多人。項王到了陰陵，迷失方向，問一農夫，農夫騙他説:“往左。”往左走，陷入了大沼澤中。因此漢軍追上了。項王又領兵向東，到了東城，衹有二十八個騎兵了。漢軍騎兵追趕的有數千人。項王估計自己不能脱身。對他的騎兵們説:“我起兵到現在八年了，身經七十多次戰役，阻擋我的被打敗，我攻打的敵人都降服，不曾敗過，這纔霸有天下。可是現在終於被困在這裏，這是天要滅我，不是作戰的錯誤。今天一定要决一死戰，想爲諸君痛快一戰，一定接連三次獲勝，給諸君突圍，斬將，拔旗，讓諸君知道是上天要滅我，不是作戰的過錯。”於是把人馬分成四隊，向四方突圍。漢軍重重包圍了他們。項王對他的騎兵們説:“我爲你們斬他一將。”命騎兵四面奔馳而下，約定到山的東面分三處會合。這時項王大喊着奔馳而下，漢軍都潰散，就斬殺了漢軍一將。這時，赤泉侯爲騎將，追趕項王，項王怒目呵斥他，赤泉侯人馬都受到驚嚇，遠避數里，項王同他的騎士們分三處會合。漢軍不知項王在哪裏，就兵分三路，又包圍了他們。項王繼續奔馳，又斬殺漢軍一名都尉，殺了上百人，又聚攏他的騎兵，衹損失了兩名而已。項王就問騎兵們:“怎麼樣?”騎兵們都伏在地上説:“像您説的一樣。”

這時項王就想東渡烏江。烏江亭長停船靠岸，對項王説:“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民衆數十萬人，也足以稱王了。希望大王趕緊渡江。現在衹我有船，漢軍來了，無船渡江。”項王笑道:“天要滅我，我還渡江幹什麼!況且我項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現在無一人生還，縱然江東父兄可憐我讓我做王，我還有什麼臉面見他們呢?縱然他們不説，項籍難道不心中有愧嗎!”於是對亭長説:“我知道您是長者。我騎這馬五

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吕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争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吕馬童，郎中吕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吕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吴防侯，封吕勝爲涅陽侯。

年了，所向無敵，曾經日行千里，不忍心殺它，賜給您吧。”於是命騎兵都下馬步行，持短兵器交戰，僅項籍就殺了漢軍數百人。項王自己也受了十幾處傷。回頭看見漢騎司馬吕馬童，説：“這不是我的熟人嗎？”馬童面對着他，指給王翳説：“這是項王。”項王就説：“我聽説漢王懸賞千金買我的頭，封邑萬户，我給你們些恩德吧。”於是自刎而死。王翳取下項王的頭，其餘騎兵争相踐踏搶奪項王軀體，相互殘殺的有數十人。到最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吕馬童，郎中吕勝、楊武各得到項王一肢體。五人一起合上尸體，都能對上。所以把封地劃分爲五份：封吕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吴防侯，封吕勝爲涅陽侯。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

項王死後，楚地都投降了漢，衹有魯地不降。漢王率領天下軍隊想屠滅它，因爲它堅守禮義，爲君主死節，就拿着項王的頭給魯地人看，魯地父老纔投降。當初，楚懷王最先封項籍爲魯公，到他死後，魯地又最後投降，所以用魯公的封號按禮制在穀城埋葬了項王。漢王爲他發喪，灑淚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項王的親屬們，漢王都不殺。又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姓項，漢王賜他們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并争，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

太史公曰：我聽周生説“舜的眼睛是雙瞳子”，又聽説項羽也是雙瞳子。項羽難道是舜的後代嗎？爲什麼突然興起呢！秦政令失誤，陳涉首先發難，豪傑蜂起，互相争鬥，數不勝數。可是項羽没有一點權勢，乘勢興起於平民百姓之中，三年後，就率領五諸侯滅掉秦朝，分割天下，分封王侯，政令由項羽發布，號稱“霸王”。王位雖未持久，却也是近古以來未曾有過的。等到項羽放棄關中，懷念楚地，放逐義帝而自立爲王，埋怨王侯們背叛自己，這時已處境艱難了。自誇戰功，逞個人之智而不效法古人，認爲霸王之業，就是用武力征伐奪取天下，五年的時間就丢掉了自己的國家，身死東城，還不覺悟，不責

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備自己，錯了呀。又説“天要滅我，不是用兵的過錯”，不是太荒謬了嗎！

# 史記卷八

## 本紀第八

###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産高祖。

高祖是沛縣豐邑中陽里人，姓劉，字季。父親叫太公，母親叫劉媪。先前，劉媪曾在大湖的堤上小睡休息，夢見和神相遇交合。這時雷電交加，天昏地暗，太公去找她，就看見一條蛟龍在她身上。劉媪不久懷了孕，於是生下高祖。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顔，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

高祖這個人，高鼻子，額頭突起，漂亮的鬍鬚，左邊大腿上有七十二個黑痣。仁厚愛人，喜歡施捨，胸懷很豁達。常有大的志向，不肯從事平民百姓的生産勞動。到了壯年，試着做官，任泗水亭的亭長，官府中的官吏没有不被他輕侮戲弄的。他喜歡喝酒和女色。他經常向王媪、武負賒酒喝，喝醉躺倒時，武負、王媪看見他身體上面常有龍盤繞，覺得很奇怪。高祖每次來買酒就留他在店裏暢飲，賣出的酒比平日多幾倍。等到看見那件怪事後，到了年終，這兩家總是撕毁、放棄高祖賒欠的酒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高祖曾經到咸陽服徭役，秦始皇出巡，允許百姓們任意觀看，高祖看後慨然長嘆道："啊，大丈夫應當這樣啊！"

單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吕公大驚，起，迎之門。吕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

單父人吕公和沛縣縣令要好，爲躲避仇人到沛縣縣令家客居，後來就在沛縣安家了。沛中豪傑聽説縣令家有貴客，都來祝賀。蕭何作縣衙主吏，管收賀禮，對各位客人説："送禮不够一千錢的，請坐到堂下。"高祖作亭長，一向看不起這些官吏，於是騙他在禮帖上寫道"賀禮一萬錢"，實際上没拿一個錢。禮帖送入，吕公大驚，站起來，到門口迎接。吕公好給人相面，看到高祖的相貌，就很敬重他，請他進堂來坐。蕭何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吕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說：“劉季一向好說大話，很少能辦成事情。”高祖趁勢欺侮戲弄各位客人，於是坐在上座，毫不謙讓。酒宴快結束時，吕公使眼色强留高祖。高祖在酒席散後，留在後面。吕公說：“我年輕時喜歡給人相面，相過的人很多了，没有像您這種相貌的，希望您好自珍愛。我有個親生女兒，願意做你的妻子。”酒宴散後，吕媪氣憤地對吕公說：“您當初常想讓這個女兒不同一般，嫁給貴人。沛縣縣令和您要好，要娶她，你不給，今天爲什麼自己胡亂把女兒許給劉季？”吕公說：“這不是你們女人能懂得的事。”終於把女兒嫁給劉季。吕公的女兒就是吕后，生了孝惠帝、魯元公主。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吕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做亭長時，曾經請假回家種田。吕后和兩個孩子在田裏除草，有一個老人路過要水喝，吕后於是又給他些吃的東西。老人給吕后相面說：“夫人是天下的貴人。”吕后讓他給兩個孩子相面，他看了孝惠帝，說：“夫人之所以顯貴，就是因爲這個孩子。”又看魯元，也是貴相。老人離開後，高祖剛好從旁邊屋裏過來，吕后把剛纔有人路過的事都告訴給沛公，說那人給我們母子相面，說我們都是大貴之相。高祖問老人到哪裏去了，吕后說：“還没走遠。”於是高祖追上去，問老人。老人說：“剛纔的夫人和孩子都像您，您的面相貴不可言。”高祖於是道謝說：“果真像您所說的那樣，絶不敢忘記您的恩德。”等到高祖顯貴後，却不知道老人在哪裏。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高祖做亭長時，用竹皮作帽子，命捕盜卒到薛地定製，經常戴這種帽子，等到顯貴了，還經常戴着，所謂“劉氏冠”，就是這種帽子。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

高祖以亭長的身份爲縣裏押送役徒去酈山，役徒很多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計到了酈山就全跑光了，到了豐西的湖澤地帶，停下來喝酒，夜裏就解開繩索放走押送的役徒。高祖說：“你們都逃走吧，我也要從這裏逃跑了！”役徒中血氣方剛願意跟隨他的人有十幾個。高祖帶着酒意，連夜在山澤小路中行進，命一個人在前面開路。開路的人回來報告說：“前面有大蛇擋在路上，還是往回走吧。”高祖已醉，說：“壯士走路，怕

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什麽！”於是上前，拔劍擊斬大蛇，蛇分成兩段，道路開通了。走了幾里，醉倒在地上。後面的人來到斬蛇的地方，有個老婦人在黑夜裏哭泣。人們問她爲什麽哭，老婦人説：“有人殺了我的兒子，所以哭。”有人問：“你的兒子爲什麽被殺？”老婦人説：“我的兒子是白帝的兒子，化爲蛇，擋在路上，現在被赤帝的兒子殺了，所以我哭。”人們認爲老婦人不誠實，想鞭打她，老婦人却忽然不見了。後面的人趕上來，高祖已醒。人們把剛纔的事告訴高祖，高祖於是心中暗喜，自以爲不凡。跟隨他的人也日益敬畏他。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始皇帝經常説“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就到東方巡游來鎮服它。高祖便懷疑是自己的原因，逃跑，藏到芒、碭的深山大澤的岩石之間。吕后和别人一起找他，常能找到。高祖奇怪地問她爲什麽能找到。吕后説：“你所在的地方上面常常有雲氣，所以跟着雲氣走總能找到你。”高祖心中大喜。沛縣中的子弟有人聽説了這事，有很多想歸附他的。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并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

秦二世元年的秋天，陳勝等人在蘄縣起兵，到陳地後自立爲王，號稱“張楚”。各郡縣的人有很多都殺掉他們的長官來響應陳涉。沛縣縣令害怕，想帶領沛縣的人響應陳涉。獄掾曹參、主吏蕭何對他説：“你是秦朝的官，現在想背叛秦朝，要率領沛縣的子弟起義，恐怕他們不會聽從你。希望你召回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得到幾百人，來脅迫衆人，衆人就不敢不聽從了。”於是命令樊噲召來劉季。劉季的手下已有百十來人了。這時樊噲跟着劉季回來了。沛縣縣令後悔，恐怕他們會發動事變，於是關閉城門堅守，想殺掉蕭何、曹參。蕭何、曹參害怕，越出城墻去投靠劉季。劉季於是在帛上寫了字用箭射到城上，對沛縣的父老們説：“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長時間了，現在父老們雖然在爲沛縣縣令守城，但是諸侯紛紛起兵，就要屠滅沛縣了。沛縣父老現在如果一起殺掉縣令，推舉年輕人中可立爲首領的人作首領，來響應諸侯，那麽家室可以保全。不然的話，一家老小都被殺害，很不值得。”沛縣父老於是率領年輕人一起殺掉沛縣縣

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令，打開城門迎接劉季，想讓他做縣令。劉季説：“天下正亂，諸侯紛紛起兵，如果將領選得不合適，就會一敗塗地。我不是愛惜自己的性命，是害怕才能低薄，不能保全父老兄弟們。這是大事，希望再重新推選合適的人吧。”蕭何、曹參等都是文官，愛惜自己的性命，恐怕事情不能成功，以後秦朝滅掉他們的全族，都推讓要劉季擔任。各位父老都説：“平日裏聽到過劉季的許多奇聞怪事，他一定會顯貴，而且占卜過了，没有誰比劉季任職更吉利的了。”這時劉季反復推讓，但大家都不敢承擔下來，於是立劉季作沛公。在沛縣衙門的庭院中祭祀黄帝和蚩尤，舉行釁祭，來祭戰鼓和戰旗，旗幟都爲紅色。因爲被殺的那條蛇是白帝的兒子，而殺蛇的人是赤帝的兒子，所以崇尚紅色。於是那些年輕豪俠的官吏，像蕭何、曹參、樊噲等人，都去爲他徵召沛縣子弟，共有兩三千人，攻打胡陵、方與，回軍駐守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别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

秦二世二年，陳涉的將領周章的軍隊向西打到戲水，兵敗而還。燕、趙、齊、魏諸國都自立爲王。項氏在吴縣起兵。秦朝泗川郡監平帶兵包圍豐邑，兩天後，沛公軍隊出城迎戰，打敗了秦軍。沛公命雍齒守住豐邑，自己帶兵去薛縣。泗川郡守壯在薛縣被打敗，逃到戚縣，沛公的左司馬捉到泗川郡守壯，殺了他。沛公回軍亢父，又到方與，没有戰事。陳王派魏人周市攻略土地。周市派人對雍齒説：“豐邑過去是梁王遷都的地方。現在魏國土地已經平定收復的有幾十座城。你如果投降魏國，魏國將封你爲侯，駐守豐邑。你如不投降，我們就要屠滅豐邑。”雍齒本來就不願歸屬於沛公，又有魏國來招降他，就反叛了，替魏國駐守豐邑。沛公帶兵攻打豐邑，没能攻下。沛公生病，回到沛縣。沛公怨恨雍齒和豐邑的子弟背叛他，聽説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駐守留縣，就去投奔他，想請他出兵攻打豐邑。這時秦將章邯追擊陳王軍隊，在别處領兵的司馬尼帶兵向北平定了楚地，屠滅相縣，來到碭縣。東陽甯君、沛公帶兵西進，和司馬尼在蕭縣的西面交戰，没有打勝。回軍收拾散兵，在

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

留縣集合，帶兵攻打碭縣，三天纔攻下碭縣。於是收編碭縣的降兵，得到五六千人。攻打下邑，攻了下來。回軍到豐邑。聽説項梁在薛縣，就帶着一百多名騎兵去見項梁。項梁增撥給沛公士兵五千人，五大夫級的將領十人。沛公回來後，帶兵攻打豐邑。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别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别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黄，外黄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吕將軍俱東。吕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沛公跟從項梁一個多月後，項羽攻下襄城後回來。項梁召集所有的各路將領住到薛縣。聽説陳王確實死了，就立楚國的後代、懷王的孫子心爲楚王，建都盱台。項梁稱爲武信君。過了幾個月，向北攻打亢父，救援東阿，擊敗秦軍。齊軍撤回，楚軍獨自追趕敗軍，派沛公、項羽另外帶兵攻打城陽，屠滅了城陽。駐軍濮陽縣的東面，和秦軍作戰，擊敗了秦軍。秦軍重新整頓兵馬，守住濮陽，引黄河水環城來自衛。楚軍離開濮陽去攻打定陶，定陶没能攻下。沛公和項羽向西攻占地盤，來到雍丘城下，和秦軍交戰，大敗秦軍，斬了李由。回軍攻打外黄，外黄没能攻下。項梁再次打敗秦軍，有驕傲之色。宋義勸諫，項梁不聽。秦朝增派章邯軍隊，夜裹嘴裹銜枚去攻打項梁，在定陶把項梁打得大敗，項梁戰死。沛公和項羽正攻打陳留，聽説項梁死了，帶兵和吕將軍一起東進。吕臣的軍隊駐扎在彭城東面，項羽的軍隊駐扎在彭城西面，沛公駐扎在碭縣。章邯打敗項梁的軍隊後，就認爲楚地的兵力用不着擔心了，就渡過黄河，北進攻打趙國，把趙國打得大敗。在這時，趙歇作趙王，秦將王離把他圍困在鉅鹿城内，這就是所説的河北的軍隊。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吕臣爲司徒，其父吕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强，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看到項梁軍隊被擊敗，害怕了，從盱台遷都到彭城，合并吕臣、項羽的軍隊親自統率。任命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統率碭郡的軍隊。封項羽爲長安侯，稱爲魯公。吕臣作司徒，他的父親吕青作令尹。趙國多次請求援救，懷王就任命宋義爲上將軍，項羽做次將，范增做末將，北進援救趙國。命令沛公向西攻占土地，進入關中。和諸侯約定，先攻入關平定關中的人，讓他做王。在這時，秦軍勢力强大，常常乘勝追擊敗軍，楚軍將領們都不認爲先攻入關中有利可圖。衹有項羽怨恨秦軍擊敗了項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秦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梁的軍隊，很憤激不平，願意和沛公向西攻入關中。懷王的老將們都說：“項羽爲人凶悍奸猾。項羽曾經攻打襄城，襄城人無一幸存，都被活埋了，他所經過的地方，没有不被殘殺毁滅的。而且楚軍多次出擊，以前的陳王、項梁都失敗了。不如重新派遣一名忠厚長者，扶持仁義，向西進軍，向秦朝的父老兄弟講明道理。秦朝的父老兄弟苦於他們國君的統治已經很久了，現在如果真能有一位忠厚長者前去，不侵凌虐待他們，關中應該能够攻下。而項羽暴躁凶悍，不能派他去。衹有沛公素來是寬大的長者，可以派遣。”懷王最終没有答應項羽的要求，而派沛公向西攻取土地，收留陳王、項梁的散兵。沛公便取道碭縣，來到成陽，和杠里的秦軍對壘，擊敗了秦國的兩支部隊。楚軍出兵攻打王離，把王離軍隊打得大敗。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爲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説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説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别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沛公帶兵西進，在昌邑遇到彭越，於是和他一起攻打秦軍，作戰没能取勝。回軍到栗縣，遇到剛武侯，奪取了剛武侯的軍隊，約有四千多人，和自己的軍隊合并起來。和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的軍隊一起攻打昌邑，昌邑没能攻下。向西經過高陽。酈食其是閭里的守門人，他説：“將領們從這裏經過的很多，我看沛公是個貴人長者。”於是求見并游説沛公。沛公正兩腿叉開坐在床上，讓兩個女子給他洗脚。酈生不下拜，深深地作了個揖，説：“足下如果真要誅滅無道的秦朝，就不應該兩腿叉開坐着接見長者。”於是沛公站起來，整理衣服，向他道歉，請他坐在上座。食其勸説沛公去襲擊陳留，取得秦軍的存糧。於是沛公任命酈食其爲廣野君，任命酈商作將，帶領陳留的軍隊，沛公和他們一起攻打開封，開封没能攻下。向西和秦將楊熊在白馬交戰，又在曲遇東面交戰，把秦軍打得大敗。楊熊逃到滎陽，秦二世派使者斬了他示衆。沛公向南攻打潁陽，屠滅了潁陽。通過張良的幫助攻取了韓國的土地轘轅。在這時，趙國别將司馬卬正要渡過黄河入關，沛公於是向北攻打平陰，斷絶了黄河渡口。南下，在雒陽東面作戰，没能取勝，回軍到陽城，集中軍中的戰馬和騎兵，與南陽郡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强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争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别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説秦將，啖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守齮在犨縣的東面作戰，打敗了秦軍。占領了南陽郡，南陽郡守齮逃跑了，退守宛城。沛公帶兵繞過宛城西進。張良勸諫説：“沛公雖然想趕緊攻入關中，但秦軍還很多，占據着險阻。現在如果不攻下宛城，宛城從後面攻打，强大的秦軍又在前面，這是很危險的作法。”於是沛公就連夜帶兵走另一條路回來，更换了旗幟，黎明時，把宛城重重包圍。南陽郡守想自殺，他的門客陳恢説：“想死還太早了些。”於是翻過城墻去見沛公，説：“我聽説足下和諸侯約好，先攻入咸陽的人就讓他做王。現在足下留守宛城。宛城是大郡的都會，連城數十座，人民衆多，積蓄豐厚，官吏和百姓們都認爲投降一定會死，所以都登城堅守。現在足下整天在這裏攻打，士兵死傷的一定很多；帶兵離開宛城後，宛城一定會在後面追擊足下：這樣足下前面會失去先攻入咸陽的機會，後面又有强大的宛城的威脅。替足下考慮，不如招降，仍然封賜他爲郡守，并讓他留下守城，您帶領他的軍隊一起西進。那些還没投降的城邑，聽到消息就會争先恐後地打開城門等待您，足下便可通行無阻了。”沛公説：“好。”於是封宛城郡守爲殷侯，封給陳恢一千户。沛公帶兵西進，所過没有哪座城邑不投降的。到了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在西陵投降。沛公回軍攻打胡陽，遇到番君别將梅鋗，和他一起收降了析縣、酈縣。派魏人甯昌出使到秦地，使者還没回來。這時章邯已經帶領軍隊在趙國投降了項羽。當初，項羽和宋義北進援救趙國，等到項羽殺死宋義，代替他作了上將軍，各位將領，如黥布等人都歸屬項羽，打敗了秦將王離的軍隊，收降了章邯，諸侯都來歸附。等到趙高殺了秦二世，派人來求見，想和沛公定約，分割關中之地，各自爲王。沛公認爲這是騙局，就采納張良的計策，派酈生、陸賈去游説秦將，以利誘惑，并趁機襲擊武關，攻下了武關。又和秦軍在藍田南面交戰，多設疑兵旗幟，所過之處不允許士兵擄掠，秦地百姓很高興，秦軍瓦解，於是把秦軍打得大敗。又在藍田北面作戰，又把秦軍打得大敗。乘勝追擊，於是徹底擊潰了秦軍。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宫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説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

漢元年十月，沛公的軍隊就先於各路諸侯來到霸上。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用絲帶繫着脖子，封好皇帝的璽印符節，在軹道旁投降。將領中有人説應該殺掉秦王。沛公説："當初懷王派我來，本來就因爲我能寬容；而且人家已經降服，再殺了他，不祥。"於是沛公把秦王交給官吏，自己向西進入咸陽。他想留在宫中休息，樊噲、張良勸諫，於是封好秦宫的貴重珍寶、財物和府庫，回軍霸上。沛公召集各縣的父老豪傑説："父老們苦於秦朝苛嚴的法律已經很久了，批評朝政的要滅族，相聚議論的要處死。我和諸侯們盟約，先入關的人在關中稱王，我應該在關中稱王。和父老們約法衹有三條：殺人的要處死，傷人及偷盗的要依輕重抵罪。其餘的就全部廢除秦朝的法律。各位官吏和百姓都一切照常。我所以來這裏，是爲父老們除害，不是要侵凌虐待你們，你們不要害怕！我之所以回軍霸上，是要等諸侯來了再一起制定規約。"於是派人和秦朝的官吏一起去巡行郡縣、鄉邑，向百姓們講清楚。秦朝百姓非常高興，争相持着牛羊、美酒、食品來慰勞戰士們。沛公又推辭不接受，説："倉庫裏的糧食很多，不缺乏，不想讓大家破費。"人們又更加高興，惟恐沛公不能做秦王。有人勸説沛公道："秦地的富有是天下其他地方的十倍，地形險要。現在聽説章邯投降了項羽，項羽於是稱爲雍王，統治關中。他如果來了，沛公恐怕不能占有這些了。應該趕緊派兵守住函谷關，不要讓諸侯軍隊進來，逐步在關中徵兵擴充自己的勢力，抵擋他們。"沛公同意他的計策并按照去做。十一月中，項羽果然率領諸侯軍隊西進，想入關，但關門緊閉。聽説沛公已經平定了關中，大怒，派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就來到了戲水。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聽説項王發怒，想攻打沛公，就派人對項羽説："沛公想在關中稱王，命子嬰爲相，珍寶也要全部占有。"想以此求得封賞。亞父勸項王攻打沛公。就讓士兵們飽吃一頓，第二天去會戰。這時，項羽兵力四十萬，號稱百萬。沛公兵力十萬，號稱二十萬，實力比不過項羽。恰好項伯要救張良，連夜

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去見張良，又以大義勸說項羽，項羽纔不發兵。沛公帶領一百多名騎兵，騎馬趕到鴻門，見到項羽後謝罪。項羽説："這是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説的，不然的話，我怎麽會這樣做！"沛公因爲樊噲、張良的幫助，得以脱身逃回。回到軍中，立刻殺掉了曹無傷。項羽於是西進，屠殺焚燒咸陽的秦朝宮室，所過之處無不遭到殘殺和破壞。秦朝百姓非常失望，可是害怕他，不敢不服從。項羽派人回去報告懷王。懷王説："按照約定的辦。"項羽怨恨懷王不肯讓他和沛公一起西進，攻入關中，却讓他去北面援救趙，以致在得天下的約定中落了後。於是説："懷王是我家項梁立的，没有功勞，怎麽能主持定約！本來平定天下的就是各位將領和我項籍。"於是假裝尊奉懷王爲義帝，實際上不聽他的命令。

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户。

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統治梁、楚一帶的九個郡，建都彭城。背棄盟約，改立沛公爲漢王，統治巴、蜀、漢中，建都南鄭。把關中分爲三份，立秦朝的三個將領爲王：章邯爲雍王，建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建都櫟陽；董翳爲翟王，建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建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建都朝歌。趙王歇遷到代做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建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建都六縣。懷王的柱國共敖爲臨江王，建都江陵。番君吴芮爲衡山王，建都邾縣。燕將臧荼爲燕王，建都薊縣。原來的燕王韓廣遷到遼東做王。韓廣不聽調遣，臧荼在無終攻打并殺掉了他。封給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住在南皮。封給梅鋗十萬户。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盗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説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

四月，諸侯們在項羽的指揮下撤軍，各自到封國就任。漢王來到封國，項王派士兵三萬人跟從，楚國和諸侯中仰慕而跟從漢王的有幾萬人，從杜縣的南面進入蝕中。離開後就燒斷了棧道，以防備諸侯軍隊偷襲他，也向項羽表示没有東進之意。到了南鄭，諸將和士兵很多半路上逃回，士兵都唱着思念東歸的歌。韓信勸説漢王道："項羽把將領中有功的人都封爲王，而惟獨把您封在南鄭，這是貶遷。軍官和士兵們都是崤山以

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决策東鄉，争權天下。”

東的人，日夜翹首跂足盼望東歸，趁他們有鋭氣時利用他們，可以有大功。天下平定以後，人們都各自安居，就不能再利用了。不如下決心東進，去争奪天下。”

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説説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項羽出關後，派人遷徙義帝。説：“古代帝王土地方圓千里，一定要住在上游。”就派使者把義帝遷到長沙郡的郴縣，催促義帝動身，群臣也漸漸地背叛了義帝，於是密令衡山王、臨江王攻打義帝，在江南殺死了義帝。項羽怨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發怒，於是自立爲齊王，殺了田都并反叛楚；授予彭越將軍印，讓他在梁地反叛。楚命令蕭公角攻打彭越，彭越把蕭公角打得大敗。陳餘怨恨項羽不封自己爲王，命令夏説游説田榮，請他發兵攻打張耳。齊借給陳餘軍隊，打敗了常山王張耳，張耳逃跑歸附了漢王。陳餘從代迎回趙王趙歇，重新立爲趙王。趙王於是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向北攻打齊國。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别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八月，漢王采納韓信的計策，從故道回軍，襲擊雍王章邯。章邯在陳倉迎戰漢軍，雍王軍隊戰敗，撤軍逃跑；又停下來在好畤作戰，又再次失敗，逃往廢丘。漢王於是平定了雍地。東進到咸陽，分出兵力把雍王包圍在廢丘，而派遣各位將領奪取平定隴西、北地、上郡。命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藉助於南陽王陵的軍隊，去到沛縣迎接太公、吕后。楚王聽説這件事，出兵在陽夏阻擋漢軍，漢軍不能前進。命原來的吴令鄭昌作韓王，來抵擋漢軍。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户。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二年，漢王向東奪取地盤，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陽都投降。韓王鄭昌不聽命令，漢王就派韓信打敗了他。於是設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諸郡；關外設置河南郡。改立韓國太尉信爲韓王。各位將領帶領一萬人或者使一個郡投降的，封給他萬户。修繕整治河上要塞。那些秦朝原來的苑囿園池，都讓百姓們來耕種。正月，俘虜了雍王的弟弟章平。大赦罪犯。

漢王之出關至陜，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

漢王出關來到陜縣，安撫關外父老，回來後，張耳來求見，漢王優厚地禮遇他。二月，命

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晋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令廢除秦朝社稷，改立漢朝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晋渡過黄河，魏王豹帶兵跟從。攻下河内，俘虜了殷王，設置河内郡。南渡平陰津，來到雒陽。新城三老董公在路上攔住漢王，告訴他義帝死的原委。漢王聽了，袒臂大哭。於是爲義帝發喪，舉哀三天。派使者通告諸侯説："天下共同擁立義帝，對他北面稱臣。現在項羽把義帝放逐到江南并殺了他，是大逆不道。我親自爲義帝發喪，諸侯都穿上喪服。出動關内所有軍隊，徵召三河的士兵，向南沿長江、漢水而下，願意帶領着諸侯王去攻打楚國那個殺害義帝的罪人。"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横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强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

這時項王向北攻打齊國，田榮和他在城陽交戰。田榮戰敗，逃往平原，平原的百姓殺了田榮。齊國各地都投降了楚國。楚國趁勢焚燒齊國的城郭，擄掠齊人的子女。齊國人又反叛了楚國。田榮的弟弟田横立田榮的兒子田廣爲齊王，齊王在城陽反叛楚國。項羽雖然聽説漢軍東進，但既然已經和齊國交戰，就想打敗了齊國再去攻打漢軍。漢王因此能够挾持着五個諸侯的軍隊，攻入了彭城。項羽聽説後，就帶兵離開齊國，從魯地經過胡陵來到蕭縣，和漢軍大戰於彭城的靈壁東面的睢水上，把漢軍打得大敗，殺了很多士兵，睢水因此都流不動了。項羽於是到沛縣搶到漢王的父母、妻子、兒女，放在楚軍中作爲人質。在這時，諸侯看到楚軍强大而漢軍被打敗，都回兵背離漢王而投靠楚王。塞王司馬欣逃到楚國。

吕后兄周吕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説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

吕后的哥哥周吕侯爲漢軍帶兵，駐在下邑。漢王到他那裏，陸續徵收士兵，駐軍在碭縣。漢王於是向西經過梁地，來到虞縣。派謁者隨何去九江王黥布那裏，漢王對隨何説："你如果能讓黥布發兵叛楚，項羽一定留下來攻打他。能讓他停留幾個月，那麼我一定能奪得天下了。"隨何去勸説九江王黥布，黥布果然背叛了楚國。楚王派龍且去攻打他。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

漢王在彭城戰敗後向西撤退，行進中就派人去尋找家室，家室也逃亡了，没有找到。戰敗後就祇找到孝惠，六月，立孝惠爲太子，大赦罪犯。命太子駐守櫟陽，諸侯的後代在關中的都集

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内卒乘塞。

中到櫟陽來防衛。引水淹灌廢丘，廢丘投降，章邯自殺。把廢丘改名爲槐里。於是命令祠官祭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并要按時祭祀。徵發關内士兵防守邊塞。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這時九江王黥布和龍且作戰，没能打勝，和隨何走小路去歸依了漢王。漢王陸續徵收士兵，和各路將領及關中士兵大舉出動，因此在滎陽大振軍威，在京、索間打敗了楚軍。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説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三年，魏王魏豹請假回家探視生病的父母，一到魏國就斷絶黄河渡口，反漢降楚。漢王派酈生勸説魏豹，魏豹不聽。漢王派將軍韓信攻打他，把魏豹軍隊打得大敗，俘虜了魏豹。於是平定了魏地，設置三個郡，即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漢王又命令張耳和韓信向東攻下井陘，去攻打趙國，斬了陳餘、趙王趙歇。第二年，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漢王駐軍在滎陽南面，修築甬道連到黄河邊，來運取敖倉的糧食。和項羽相持了一年多。項羽多次侵奪漢的甬道，漢軍缺乏糧食，楚軍於是包圍漢王。漢王請求講和，割滎陽以西的土地歸漢所有。項王不答應。漢王爲此憂慮，就采納陳平的計策，給陳平四萬斤黄金，讓他去離間楚國君臣間的關係。於是項羽就懷疑亞父。亞父這時勸説項羽趁勢攻下滎陽，等到發現項王懷疑自己，很憤怒，告老辭職，請求項羽讓他把這把老骨頭帶回家，還没到彭城就死了。

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軍斷了糧，於是夜裏派女子兩千多人出東門，披着盔甲，楚軍於是從四面攻打她們。將軍紀信就乘着漢王的車，假扮爲漢王，欺騙楚軍，楚軍都喊萬歲，來到城東觀看，因此漢王得以和幾十名騎兵從西門出來逃走了。命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衛滎陽。那些没能跟從逃走的官兵，都留在城中。周苛、樅公互相商量説："反叛之國的諸侯王，難以和他一起守城。"於是殺了魏豹。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

漢王逃出滎陽，進入關中，徵收士兵準備再次東進。袁生勸説漢王道："漢軍和楚軍在滎陽相持了幾年，漢軍常處於困境。希望君王從武關出兵，項羽一定會帶兵南下，大王堅固防守，使

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滎陽、成皋間的軍隊暫且得以休整。派韓信等去安撫黃河北面的趙地，聯合燕國、齊國，君王再去進攻滎陽也不晚。像這樣的話，那麽楚要防備的地方很多，力量分散，漢軍得到休整，再和楚軍作戰，一定能打敗楚軍。”漢王聽從他的計策，出兵到宛縣、葉縣之間，和黥布沿途收集兵員。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説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

項羽聽説漢王在宛縣，果然帶兵南下。漢王堅固防守不和他交戰。這時彭越渡過睢水，和項聲、薛公在下邳交戰，彭越把楚軍打得大敗。項羽於是帶兵向東攻打彭越。漢王也帶兵北上，駐扎在成皋。項羽已經打敗并趕跑了彭越，聽説漢王又駐軍成皋，就又帶兵西進，攻下滎陽，殺了周苛、樅公，俘虜了韓王信，又包圍了成皋。漢王出逃，獨自和滕公乘一輛車出成皋玉門，向北渡過黃河，趕到脩武住宿。自稱爲漢王的使者，早晨闖入張耳、韓信的軍營中，奪取了他們的軍權。於是派張耳北上，到趙地增加徵收兵員，派韓信向東攻打齊國。漢王得到韓信的軍隊，就又振作起來。帶兵來到黃河岸邊，南進到小脩武的南面，犒勞士兵，準備再戰。郎中鄭忠勸説阻止漢王，讓他壘高城挖深溝來守衛，不要和楚軍交戰。漢王聽從他的計策，派盧綰、劉賈帶領士兵兩萬人，騎兵幾百人，渡過白馬津，進入楚地，和彭越軍隊一起再次在燕城西面擊敗楚軍，并又攻下梁地的十幾座城。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説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淮陰侯已受命東進，還没渡過平原。漢王派酈生去勸説齊王田廣，田廣背叛了楚王，與漢王講和，一起攻打項羽。韓信采納蒯通的計謀，襲擊并打敗了齊國。齊王烹了酈生，向東跑到高密。項羽聽説韓信已帶領黃河以北的軍隊打敗了齊軍、趙軍，將要攻打楚國，就派龍且、周蘭去攻打他。韓信和楚軍交戰，騎將灌嬰出擊，把楚軍打得大敗，殺了龍且。齊王田廣去投奔彭越。在這時，彭越帶兵住在梁地，經常各處騷擾楚軍，斷絶楚軍的糧食運輸。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

四年，項羽對海春侯大司馬曹咎説：“謹慎地防守成皋。如果漢軍挑戰，千萬不要和他們交戰，祇要不讓漢軍東進就可以。我十五天内一定平定梁地，再來和將軍會合。”於是進軍攻打陳

黄、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説韓信。韓信不聽。

楚漢久相持未决，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强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强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

留、外黄、睢陽，攻下了這些地方。漢軍果然多次向楚軍挑戰，楚軍不出戰，漢軍派人辱駡楚軍五六天，大司馬發怒，帶兵渡汜水。士兵渡到一半，漢軍攻打他們，把楚軍打得大敗，全部奪得楚國的金玉財物。大司馬曹咎、長史司馬欣都在汜水上自刎。項羽到了睢陽，聽説海春侯戰敗，就帶兵回來。漢軍正在滎陽東面圍攻鍾離眛，項羽來後，漢軍都躲到險要的地方。

韓信已經打敗了齊國，派人對漢王説："齊國靠近楚國，如果權勢輕微，不設代理王的話，恐怕不能安定齊國。"漢王想攻打韓信。留侯説："不如趁勢立他爲王，讓他自己去防守齊地。"於是派張良帶着印綬去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聽説龍且軍隊戰敗，就害怕起來，派盱台人武涉去勸説韓信。韓信不聽。

楚、漢長期相持，難决勝負，壯年人苦於軍隊生活，老弱的人疲於轉運軍餉。漢王和項羽互相隔着廣武澗對話。項羽要和漢王單獨挑戰。漢王數落項羽説："當初和項羽一起從懷王那裏接受命令，説好先入關平定關中的人封他在關中稱王，項羽違背盟約，把我封在蜀、漢做王，這是第一條罪狀。項羽假托王命殺死卿子冠軍而自己尊稱爲上將軍，這是第二條罪狀。項羽救趙之後，應該回去報告懷王，却擅自挾持諸侯軍隊進入關中，這是第三條罪狀。懷王約好攻入秦地後不許殘殺擄掠，項羽燒掉秦的宫室，掘了始皇帝的墳墓，私吞了其中的財物，這是第四條罪狀。又硬要殺掉秦國已投降的君王子嬰，這是第五條罪狀。采用欺騙辦法在新安活埋了秦朝子弟二十萬人，封秦將爲王，這是第六條罪狀。項羽把各路將領都封在好地方做王，而遷徙驅逐原來的諸侯王，使臣下争相反叛，這是第七條罪狀。項羽把義帝驅逐出彭城，自己在那裏建都，奪取韓王的土地，兼并梁、楚之地，給自己擴大地盤，這是第八條罪狀。項羽派人在江南暗殺了義帝，這是第九條罪狀。做臣子的却殺了他的君主，殺害已經投降的人，爲政不公平，主持定約却不守信，這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是大逆不道，這是第十條罪狀。我以正義之師率領着諸侯來誅殺殘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

暴的賊人，用受過刑罰的罪犯就可殺掉你項羽，我何苦要跟你挑戰！”項羽大怒，用暗箭射中漢王。漢王傷在胸部，却摸着脚説：“這個賊人射中我的脚趾。”漢王病於創傷而卧床，張良硬要漢王起來去巡視慰勞部隊，以安定士兵，不讓楚軍乘機戰勝漢軍。漢王出來巡視軍中，病情加重，於是趕回成皋休養。他病好後，向西進入關中，來到櫟陽，慰問父老，設酒宴招待他們，把原塞王司馬欣的頭挂在櫟陽市中示衆。停留了四天，又回到軍中，駐軍在廣武。關中派出的軍隊更多了。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田横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别去。

在這時，彭越帶兵駐扎在梁地，不斷騷擾楚軍，斷絶楚軍的糧食運輸。田横去投奔他。項羽多次攻打彭越等人，齊王韓信又進攻楚軍。項羽害怕，就和漢王定約，平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的土地歸漢，鴻溝以東的土地歸楚。項王歸還漢王的父母、妻子、兒女，軍中士兵都高呼萬歲，於是楚撤軍回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項羽撤兵東歸。漢王想帶兵西歸，因采納了留侯、陳平的計策，於是進軍追擊項羽，到陽夏南面停止前進，和齊王韓信、建成侯彭越約定日期會合，一起攻打楚軍。來到固陵，韓信、彭越没來會合。楚軍攻打漢軍，把漢軍打得大敗。漢王又躲入營壘，深挖壕溝來防守。采納了張良的計謀，於是韓信、彭越都來會合。等到劉賈進入楚地，包圍壽春，漢王在固陵戰敗，於是派使者召大司馬周殷帶領九江的軍隊迎接武王，武王進軍屠滅了城父，與劉賈、齊梁的諸侯在垓下大會師。立武王黥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决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

五年，高祖和諸侯軍隊一起攻打楚軍，和項羽在垓下决一勝負。淮陰侯帶領三十萬軍隊獨當一面，孔將軍在左，費將軍在右，皇帝在後面，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面。項羽的士兵大約十萬人。淮陰侯先作戰，没有打勝，撤退了。孔將軍、費將軍縱兵進擊，楚軍不能取勝，淮陰侯又乘機進攻，在垓下把楚軍打得大敗。項羽的士兵聽到漢軍中的楚地歌聲，以爲漢軍完全占有了楚地，項羽於是戰敗逃跑，因此楚軍徹底潰敗。派騎將灌嬰追趕項羽，在東城殺了他，斬首八萬，

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終於攻取平定楚地。魯地人爲楚王堅守，不投降。漢王帶領諸侯軍隊北上，把項羽的首級給魯地的父老看，魯人纔投降。於是用魯公的封號把項羽葬在穀城。回軍來到定陶，闖入齊王的營壘，奪取了他的軍隊。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

正月，諸侯和將相一起請求尊漢王爲皇帝。漢王說："我聽說帝位是有賢德的人纔能享有它，空言虛語，是不能守住帝位的，我不敢居帝位。"群臣都說："大王從平民起家，誅殺暴逆，平定四海，有功的人就分地封他爲王侯。大王不接受皇帝的尊號，大家就會懷疑不相信得到的封賞。臣等以死堅持這個提議。"漢王再三推讓，不得已，就說："大家堅持認爲這樣做好，是爲了對國家有利啊。"甲午日，就在氾水北面登上皇帝位。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

皇帝說義帝没有後代。齊王韓信熟悉楚地的風俗，改封他爲楚王，建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建都定陶。原韓王韓信還做韓王，建都陽翟。改封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建都臨湘。番君的將領梅鋗有功勞，跟隨進入武關，所以高祖感激番君。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趙王張敖都保有原來的封號不變。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天下大定。高祖建都雒陽，諸侯都稱臣歸屬他。原臨江王驩爲項羽盡忠，反叛漢王，高祖命盧綰、劉賈圍攻他，没能攻下。幾個月後投降，在雒陽殺了他。五月，士兵都解散回家。諸侯子弟留在關中的，免除徭役十二年，回封國的免除徭役六年，供養他們一年。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高祖在雒陽南宮設酒宴。高祖說："各位列侯諸將，不要對我隱瞞，都要說真話。我所以能得到天下是什麽原因？項氏之所以失去天下，又是什麽原因？"高起、王陵回答說："陛下傲慢而輕侮别人，項羽仁義而愛惜别人。但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攻下的地方就封給他們，和天下同享其利。項羽妒賢嫉能，對有功的人進行傷害，對賢能的人隨便懷疑，戰勝了不給人論功行賞，奪得土地不給人好處，這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說："你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平定國家，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安撫百姓，供應糧餉，不斷絶運糧通道，我不如蕭何。率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豪傑，我能重用他們，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項羽有一個范增而不能重用，這就是他被我擒獲的原因。”

高祖想永遠定都雒陽，齊人劉敬勸諫，還有留侯也勸高祖進關中建都，高祖當天就起駕，入關中建都。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叛，攻下代地。高祖親自帶兵攻打他，捉到了燕王臧荼。就立太尉盧綰爲燕王。派丞相樊噲帶兵攻代地。

這年秋天，利幾造反，高祖親自帶兵攻打他，利幾逃跑。利幾是項氏的將領。項氏失敗，利幾任陳公，没有跟從項羽，逃亡并投降了高祖，高祖封他爲潁川侯。高祖來到雒陽，召集所有在名册上的列侯，而利幾害怕了，所以造反。

六年，高祖每五天朝見一次太公，依照家中父子之禮。太公的家令勸説太公道：“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没有兩個君王。現在高祖雖然是兒子，但他是君主；太公雖然是父親，却是臣下，怎麽能讓君主拜見臣下呢！如此的話，就會使天子失去威嚴和尊重。”以後高祖來朝見，太公就抱着掃帚到門口迎接，倒退行走。高祖大驚，下車扶住太公。太公説：“皇帝是萬民之主，怎麽能因爲我搞亂天下的法度呢！”於是高祖就尊太公爲太上皇。他心中贊許家令説的話，賜給他黄金五百斤。

十二月，有人上書報告變亂事件，告發楚王韓信謀反，高祖問左右大臣的意見，左右大臣都争着想攻打他。采納了陳平的計策，假裝巡游雲夢，在陳縣會見諸侯。楚王韓信來迎接時，就趁勢逮捕了他。這一天，大赦天下。田肯來祝賀，趁機勸説高祖道：“陛下捉到了韓信，又建都秦中。秦地是得地勢之便的地方，依山靠河以爲險阻，和諸侯們相隔千里，諸侯如有百萬的軍隊，秦地有兩萬士兵就可以抵擋他們。秦地勢便利，從這裏發兵攻打諸侯，好比從高屋之上傾倒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黄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宫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説。

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

瓶中之水。還有齊地，東有琅邪、即墨的富有，南有泰山的險固，西有濁河的險阻，北有勃海的便利。土地方圓二千里，諸侯軍隊百萬，但齊地在千里之外，衹要有二十萬軍隊就可以抵擋他們了。所以秦地和齊地可以稱爲東秦、西秦。不是陛下的親子弟，就不能讓他到齊地做王。”高祖説：“好。”賞賜他黄金五百斤。

過了十幾天，封韓信爲淮陰侯，把他的封地分爲兩個王國。高祖説將軍劉賈多次立功，封他做荆王，統治淮水以東。封他的弟弟劉交做楚王，統治淮水以西。封皇子劉肥做齊王，統治七十多座城，百姓們能講齊國話的都歸屬齊國。於是論功行賞，和各位列侯剖符爲信進行分封。把韓王韓信遷到太原。

七年，匈奴在馬邑攻打韓王韓信，韓王韓信趁機和匈奴在太原謀反。白土城的曼丘臣、王黄立原趙將趙利爲王，反叛朝廷，高祖親自去攻打他們。正趕上天氣寒冷，士兵手指凍掉的有十分之二三，於是來到平城。匈奴包圍了平城，七天後纔撤軍離去。高祖命樊噲留下平定代地，立皇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從平城經過趙國、雒陽，來到長安。長樂宫已建成，丞相以下的官員都遷到長安。

八年，高祖向東到東垣攻打韓王韓信叛軍的殘部。蕭丞相修建未央宫，建成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回來，看到宫闕非常壯觀，發怒，對蕭何説：“天下紛亂，苦於戰事已經好幾年了，成敗還不能預測，爲什麼修建宫室如此豪華過度呢？”蕭何説：“天下正不安定，所以可以趁機修建宫室。而且天子以四海爲家，宫室不壯麗不能充分顯示威嚴，而且不能讓後代超過它。”高祖這纔高興起來。

高祖去東垣，經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劃刺殺高祖，高祖覺得心慌，於是不在那裏留宿。代王劉仲棄國逃亡，自己回到雒陽，高祖廢掉他的王號，封他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人的事情被發覺，夷滅了他們的三族。廢掉趙王張敖的王號，改封爲宣平侯。這年，把楚貴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關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吴芮皆來朝長樂宫。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宫。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啖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晋陽。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

和齊貴族田氏遷到關中。

未央宫建成。高祖大規模召見諸侯群臣，在未央宫前殿設酒宴。高祖捧着玉杯，起身爲太上皇敬酒，説："當初大人總認爲我没用，不能經營産業，不如劉仲能幹。現在我所成就的功業同劉仲相比，誰的更多？"殿上群臣都高呼萬歲，大笑做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吴芮都來長樂宫朝見。春夏没有大事。七月，太上皇崩於櫟陽宫。楚王、梁王都來送葬。赦免櫟陽的囚徒。把酈邑改名爲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在代地造反。高祖説："陳豨曾做過我的部下，很講信義。代地對我很重要，所以封陳豨爲列侯，以相國的身份守衛代地，現在竟然和王黄等人劫掠代地！代地的官吏和百姓是無罪的，要赦免他們。"九月，高祖親自向東去攻打陳豨。來到邯鄲，高祖高興地説："陳豨不向南邊據守邯鄲，却要倚仗漳水作險阻，我知道他不能有所作爲了。"聽説陳豨的將領原來都是商人，高祖説："我知道怎樣對付他們。"於是用重金引誘陳豨的將領，陳豨的將領中投降的有很多。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伐陳豨等人還没結束，陳豨的將領侯敞帶領一萬多士兵游動作戰，王黄駐軍曲逆，張春渡過黄河攻打聊城。漢派將軍郭蒙和齊將攻打他們，把叛軍打得大敗。太尉周勃從太原進攻，平定了代地。來到馬邑，馬邑不投降，周勃於是攻打并毁壞了馬邑。陳豨的將領趙利防守東垣，高祖攻打東垣，没有攻下。攻了一個多月後，叛軍士兵辱罵高祖，高祖發怒。東垣投降後，高祖命令把罵他的人斬掉，没有罵的人就寬恕了他們。於是就分出趙國常山以北的土地，立皇子劉恒爲代王，建都晋陽。

春天，淮陰侯韓信在關中謀反，高祖滅了他的三族。夏天，梁王彭越謀反，廢掉他的王號，把他遷到蜀地，他又想造反，於是滅了他的三族。立皇子劉恢爲梁王，皇子劉友爲淮陽王。

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别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吴王。

漢將别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别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造反，向東兼并荆王劉賈的地盤，向北渡過淮水，楚王劉交逃到薛地。高祖親自去攻打他。立皇子劉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在會甀打敗了黥布的軍隊，黥布逃跑，高祖命將領去追擊他。

高祖撤軍回都，路過沛縣，停下來。在沛宫設酒宴，召集所有的熟人和父老子弟們盡情飲酒，找到沛縣中的小孩共一百二十人，教他們唱歌。酒興正濃的時候，高祖敲筑，自己做了一首歌詞，唱道："大風捲起啊白雲飛揚，威震海内啊回到故鄉，怎樣纔能得到勇士啊，來保衛四方！"讓孩子們都跟着學唱。高祖又跳起舞來，慷慨感傷，流下行行熱淚。他對沛縣的父老兄弟們説："游子懷念故鄉。我雖然建都關中，但是即使死後我的魂魄還要思念沛縣。況且我從做沛公開始去誅討暴逆，終於享有了天下，我要把沛縣作我的湯沐邑，免除這裏百姓的徭役，世世代代不讓他們納税服役。"沛縣的男女老少、親戚朋友們天天暢飲盡歡，談論往事來回味取樂。十幾天後，高祖想離去，沛縣的父老弟兄們堅決挽留高祖。高祖説："我的人馬太多，父兄們供應不起。"於是離開了。沛縣城裏的人全體出動到城西敬獻酒食。高祖又留下來，搭起帳篷痛飲了三天。沛縣父兄都叩頭説："沛縣有幸能够免除徭役，但豐邑没能免除徭役，希望陛下可憐他們吧。"高祖説："豐邑是我生長的地方，絶不會忘記，我衹是因爲它在雍齒的帶領下反叛我而投靠魏王。"沛縣的父老弟兄們堅決請求，於是一起免除了豐邑的徭役，和沛縣相同。於是封沛侯劉濞爲吴王。

漢將分别在洮水的南北攻打黥布的軍隊，都大獲全勝，追上并在鄱陽斬了黥布。樊噲另外帶兵平定了代地，在當城斬了陳豨。

十一月，高祖從征伐黥布的戰場回到長安。十二月，高祖説："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都没有後代，各撥給十户人家去看守墳墓，秦皇帝撥給二十户，魏公子無忌撥給五户。"代地官吏百姓被陳豨、趙利脅迫而參加造反的，一律赦免。陳豨的降將説陳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

豨反叛時，燕王盧綰派人到陳豨那裏，和他密謀。高祖派辟陽侯去召盧綰，盧綰稱病不來。辟陽侯回京，詳細報告盧綰有造反的迹象。二月，高祖派樊噲、周勃帶兵攻打燕王盧綰。赦免燕地官吏百姓中參與反叛的人。立皇子劉建爲燕王。

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高祖攻打黥布時，被流箭射中，回來的路上就病了。病情加重，呂后請來一位高明的醫生。醫生進來看了病，高祖問他病情。醫生說："病可以醫治。"於是高祖駡道："我以平民的身份提着三尺之劍取得了天下，這難道不是天命嗎？命掌握在上天手裏，即使扁鵲在世又能怎麽樣！"於是他不讓醫生給治病，賜給五十斤黄金把他打發走。不久呂后問："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如果死了，讓誰代替他的職務？"高祖說："曹參可以。"問其次是誰，高祖說："王陵可以。可是王陵有些戇直，陳平可以幫助他。陳平才智有餘，可是難以獨當重任。周勃穩重厚道，但缺少文才，可是安定劉氏江山的一定會是他，可以讓他做太尉。"呂后又問其次是誰，高祖說："這以後的事也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宫。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户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内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盧綰帶領幾千名騎兵在塞下等候，希望高祖病愈後自己入京謝罪。四月甲辰，高祖崩於長樂宫。過了四天還不發布喪事消息。呂后和審食其商量說："各位將領和皇帝過去都是普通百姓，現在他們却都北面稱臣，因此常怏怏不樂，現在又要事奉少主，如果不把這些人全部殺掉，天下不能安定。"有人聽説這事，告訴給酈將軍。酈將軍去見審食其，說："我聽説皇帝已崩，四天不發布喪事消息，想殺掉各位大將。果真這樣做，天下就危險了。陳平、灌嬰帶領十萬人守衛滎陽，樊噲、周勃帶領二十萬人平定了燕、代，如果他們聽説皇帝駕崩，各位大將都被殺，一定聯合起來回軍攻打關中。大臣在内叛亂，諸侯在外造反，亡國可以翹足而待了。"審食其入宫告訴給呂后這些話，於是在丁未日發布喪事消息，大赦天下。盧綰聽説高祖駕崩，於是逃到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

丙寅日，下葬。己巳日，立太子，來到太上皇廟。群臣都說："高祖起事於平民，撥亂反正，

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宫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吕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葬長陵。

平定天下，是漢朝的太祖，功勞最高。”獻上尊號稱爲高皇帝。太子沿襲帝號稱爲皇帝，這就是孝惠帝。讓郡國諸侯各自修建高祖廟，按年節時令祭祀。到了孝惠帝五年，想到高祖對沛縣的思念和喜歡，就把沛宫作爲高祖原廟。高祖教給唱歌的那一百二十個孩子，都召來做吹樂，以後有了缺額，就隨時補充。

高帝有八個兒子：長子是庶出的齊悼惠王劉肥；次子孝惠帝，是吕后的兒子；三子是戚夫人的兒子趙隱王劉如意；四子是代王劉恒，後來立爲孝文帝，是薄太后的兒子；五子是梁王劉恢，吕太后時遷爲趙共王；六子是淮陽王劉友，吕太后時遷爲趙幽王；七子是淮南厲王劉長；八子是燕王劉建。

太史公曰：夏朝的政治忠厚樸實。忠厚樸實的弊端是使百姓們粗野少禮，所以殷朝用威嚴恭敬來承繼它。威嚴恭敬的弊端是使百姓們迷信鬼神，所以周朝人用講究禮儀承繼它。講究禮儀的弊端是使百姓們不誠實，而挽救不誠實的弊病的辦法莫過於提倡忠厚樸實。三王的治國之道好像是循環往復，終而復始的。周、秦之間，可以説是禮儀制度破壞嚴重。秦朝的政治不加以改變，反而加重刑法，這難道不荒謬嗎？所以漢朝興起，承繼了秦朝的破敗的政局而加以改變，使百姓們不倦怠，這是合乎上天的規律的。每年十月諸侯來朝見，天子乘坐以黄繒作頂篷的黄屋車，用牦牛或雉尾插在車的左邊作裝飾。皇帝死後葬在長陵。

# 史記卷九

## 本紀第九

### 呂太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呂太后是高祖微賤時的妻子，生了孝惠帝和女兒魯元太后。等到高祖做了漢王，娶了定陶的戚姬，戚姬受到寵幸，生了趙隱王如意。孝惠帝爲人仁愛軟弱，高祖認爲他不像自己，常想廢掉他，立戚姬的兒子如意爲太子，因爲如意像他。戚姬受寵，經常跟隨高祖到關東，日夜哭泣，想立自己的兒子代替太子。呂后年紀大了，經常留守，很少見到高祖，越發被疏遠了。如意立爲趙王以後，好幾次差點取代了太子，靠着大臣們的辯爭，加上留侯的計謀，太子纔得以没被廢黜。

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

呂后爲人剛强堅毅，幫助高祖平定天下，誅殺大臣的事也大多靠呂后出力。呂后的兩個哥哥都做將。大哥周呂侯戰死，封他的兒子呂台爲酈侯，呂產爲交侯；二哥呂釋之做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宫，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吴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爲長沙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於長樂宫去世，太子即位稱帝。這時高祖有八個兒子：長子劉肥，是孝惠帝的異母兄，劉肥做齊王；其餘的都是孝惠帝的弟弟，戚姬的兒子如意做趙王，薄夫人的兒子劉恒做代王，其他妃妾生的兒子中，劉恢做梁王，劉友做淮陽王，劉長做淮南王，劉建做燕王。高祖的弟弟劉交做楚王，高祖哥哥的兒子劉濞做吴王。不是劉氏而是功臣的番君吴芮的兒子吴臣被封做長沙王。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

呂后最恨戚夫人和她的兒子趙王，於是下令把戚夫人囚禁到永巷，又召見趙王。使者往返三次，趙相建平侯周昌對使者説：“高祖把趙王托

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宫，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付給我，因爲趙王年紀小。聽説太后怨恨戚夫人，想把趙王召去一起殺掉，我不敢讓趙王去。而且趙王也有病，不能奉詔。”吕后大怒，就派人去召趙相。趙相被召到長安後，吕后又派人去召趙王。趙王上路，還没到長安。孝惠帝仁慈，知道太后發怒了，就親自到霸上迎接趙王，和他一起入宫，起居飲食都親自陪着趙王。太后想殺趙王，但得不到機會。孝惠帝元年十二月，孝惠帝早晨出去射箭。趙王年幼，不能早起。太后聽説他獨自在家，就派人强迫他喝下了有毒的鴆酒。黎明孝惠帝回來時，趙王已經死了。於是就調淮陽王劉友做趙王。夏天，下詔追封酈侯的父親吕澤爲令武侯。太后又砍斷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睛，用火燒聾了她的耳朵，還給她灌啞藥，讓她住在厠所裏，把她叫作“人猪”。過了幾天，就叫孝惠帝來觀看人猪。孝惠帝看了，問了以後纔知道是戚夫人，於是大哭，從此病倒，一年多不能起身。孝惠帝派人求見太后説：“這不是人幹的事。我是太后的兒子，不能再治理天下了。”孝惠帝從此每天飲酒，荒淫作樂，不理朝政，所以總是有病。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乃令酌兩卮鴆，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鴆，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脱長安，憂。齊内史士説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吕后喜，許之。乃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都來朝見。十月，孝惠帝和齊王在太后面前設宴飲酒，孝惠帝因爲齊王是兄長，就按一家人的禮節，讓他坐上座。太后很氣憤，就命人倒了兩杯鴆酒，放在齊王面前，讓齊王起身敬酒。齊王站起來，孝惠帝也站起來，拿起酒杯要和齊王一起敬酒。太后害怕了，自己站起來打翻了孝惠帝的酒杯。齊王覺得很奇怪，於是不敢喝這杯酒，假裝醉酒離席了。一打聽，知道那是鴆酒，齊王很害怕，自認爲不能逃出長安，很憂慮。齊國内史士勸説齊王道：“太后衹有孝惠帝和魯元公主。現在大王有七十多座城，而公主衹有幾座食邑。大王如果把一個郡獻給太后，做公主的私邑，太后一定很高興，大王也就不用憂慮了。”於是齊王就獻上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吕后很高興，接受下來。於是在齊王的宫邸擺設酒席，歡樂痛飲，然後放齊王回去了。三年，開始修建長安城，四年完成了一半，五年、六年建成。請諸侯們來聚會。十月，

諸侯入朝祝賀。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説，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去世。發喪時，太后哭，却没有眼淚。留侯的兒子張辟彊做侍中，十五歲，對丞相説："太后衹有孝惠帝一個兒子，現在孝惠帝去世，太后哭得不傷心，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嗎？"丞相説："什麽原因？"辟彊説："皇帝没有年長的兒子，太后害怕你們這些人。現在您請求任命呂台、呂產、呂祿爲將軍，帶兵統率南北軍，還有呂家的人都讓他們入宫掌權，這樣的話太后纔會安心，你們也能幸免災禍。"丞相於是按辟彊的主意辦。太后高興了，她的哭狀纔悲哀起來。呂氏的權勢從此興起。又大赦天下。九月辛丑，安葬孝惠帝。太子即位稱帝，拜謁高廟。元年，號令都由太后發出。

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行使皇帝大權以後，與大臣商議，想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説："高帝曾殺白馬盟誓説'不是劉氏而稱王的，天下人一起攻打他'。現在讓呂氏稱王，不合盟約。"太后不高興。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周勃等回答説："高帝平定天下，讓子弟們稱王，現在太后執政，讓自己的各位呂氏兄弟稱王，没有什麽不可以的。"太后很高興地散朝。王陵責備陳平、絳侯説："當初和高帝啑血定盟，你們難道不在嗎？現在高帝去世，太后是女主，想讓呂氏稱王，各位縱容她的私欲，阿諛逢迎，違背盟約，有什麽臉面去見地下的高帝？"陳平、絳侯説："像今天這樣當面指責，在朝廷上諫争，我們不如您；至於保全社稷，安定劉氏的後代，您也不如我們。"王陵無話可答。十一月，太后想罷免王陵，就任命他做皇帝的太傅，奪了他的相權。王陵於是稱病免職回家。於是讓左丞相陳平做右丞相，讓辟陽侯審食其做左丞相。左丞相不管理本職的事務，讓他監管宫中事務，如同郎中令一樣。審食其因此得到太后寵幸，常常掌握大權，公卿們都要通過他來决定政事。又追尊酈侯的父親爲悼武王，想以此作爲諸呂稱王的開端。

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

四月，太后想封諸呂爲侯，就先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魯元公主去世，賜謚號爲魯元太后。封她的兒子張偃爲魯王。魯王的父

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吕禄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吕種爲沛侯，吕平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宫侯。

親是宣平侯張敖。封齊悼惠王的兒子劉章爲朱虛侯，把吕禄的女兒嫁給他。封齊丞相齊壽爲平定侯。封少府陽成延爲梧侯。又封吕種爲沛侯，吕平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宫侯。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吕台爲吕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吕禄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吕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吕婆爲臨光侯，吕他爲俞侯，吕更始爲贅其侯，吕忿爲吕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

太后想封吕氏爲王，先立孝惠帝的後宫妃嬪所生之子劉彊爲淮陽王，劉不疑爲常山王，劉山爲襄城侯，劉朝爲軹侯，劉武爲壺關侯。太后暗示大臣，大臣們請求立酈侯吕台爲吕王，太后答應下來。建成康侯吕釋之去世，繼位的兒子有罪，被廢黜，立他的弟弟吕禄爲胡陵侯，做承繼康侯的後代。二年，常山王去世，讓他的弟弟襄城侯劉山做常山王，改名爲義。十一月，吕王吕台去世，謚號爲肅王，太子劉嘉代立爲王。三年，没有大事。四年，封吕婆爲臨光侯，吕他爲俞侯，吕更始爲贅其侯，吕忿爲吕城侯，又封諸侯王的五位丞相爲侯。

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

宣平侯的女兒做孝惠皇后時，没有兒子，假裝有了身孕，把後宫妃嬪所生的兒子稱爲自己所生，殺掉孩子的母親，把這個孩子立爲太子。孝惠帝去世，太子即位稱帝。皇帝成年後，偶然聽説他的母親已死，他不是皇后親生的兒子，就發怨言説："太后怎麼能殺了我的母親而説我是她的兒子呢？我還没有長大，長大後一定要報仇。"太后聽説後很憂慮，害怕他作亂，就把他幽禁到永巷中，説皇帝病得很厲害，大臣們都不能見到皇帝。太后説："凡是擁有天下統治萬民的人，都要像天一樣覆蓋萬物，像地一樣包容萬物，皇帝用歡樂仁愛之心來安撫百姓，百姓高興地尊奉皇帝，上下歡樂交融，天下纔能大治。現在皇帝久病不愈，而且神志昏亂不清，不能再繼續負責宗廟祭祀，不能把天下托付給他了，應該找人代替他。"群臣都叩頭説："皇太后爲天下百姓考慮，對安定宗廟社稷考慮得很深遠，我們都俯首聽命。"皇帝被廢掉，太后暗地裏殺了他。五月丙辰，立常山王劉義爲皇帝，改名爲弘。没有改稱元年，因爲是由太后代爲管理天下政事。封軹侯劉朝爲常山王。設置太尉官，任命絳侯周

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

勃做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封他的弟弟壺關侯劉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説呂王呂嘉爲人處事驕横，廢掉他，讓肅王呂台的弟弟呂產做呂王。夏天，赦免天下罪犯。封齊悼惠王的兒子興居爲東牟侯。

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决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托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七年正月，太后召見趙王劉友。劉友的正妻是呂家的女兒，劉友不愛她，喜愛其他的姬妾，呂家女兒很嫉妒，憤然離去，到太后那裏説他的壞話，誣陷劉友有罪，説他曾説過："呂氏怎麼能封王！太后百年之後，我一定要攻打他們。"太后發怒，所以要召回趙王。趙王來後，把他安置在官邸中不接見，命衛士們包圍看守着他，不給飯吃。群臣中有的偷偷給他送吃的，就抓來問罪。趙王餓了，就唱道："諸呂掌權啊劉氏危急，脅迫王侯啊硬要我娶呂女。呂女既嫉妒啊又用惡名來誣告我，進讒言的女子要攪亂國家啊而皇上竟然不能明白。我没有忠臣啊不然爲什麼會丢掉國家？就在荒野中自殺吧，蒼天要公斷！後悔莫及啊寧可早些自殺。作王的却被餓死啊，有誰可憐我！呂氏斷絶天理啊我要托天報仇。"丁丑，趙王在幽禁中死去，按照平民的葬禮把他葬在長安百姓的墳墓群中。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己丑，出現日食，白天天色昏黑。太后很厭惡，心中不高興，於是對左右大臣説："日食是因爲我的緣故。"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

二月，改封梁王劉恢爲趙王。呂王呂產改封爲梁王，梁王不到封國去，做了皇帝的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劉太爲呂王。把梁改名爲呂，呂改名爲濟川。太后妹妹呂嬃有個女兒是營陵侯劉澤的妻子，劉澤是大將軍，太后封各呂氏爲王，恐怕死後劉將軍作亂，就讓劉澤做琅邪王，來使他安心。梁王劉恢被遷到趙做王，心裏很不高興。太后把呂產的女兒嫁給趙王做王后。王后的隨從官員都是呂姓的人，專權，暗中監視趙王，趙王不能爲所欲爲。趙王有寵愛的姬妾，王后就派人用鴆酒毒死她。趙王於是作了四首詩歌，讓樂人們歌唱。趙王很悲憤，六月就自殺了。太后聽説了，認爲趙王爲了婦人而背棄宗廟之禮，廢掉了他的後代的王位繼承權。

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産、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禄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吕肅王子東平侯吕通爲燕王，封通弟吕莊爲東平侯。

三月中，吕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

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吕榮爲祝兹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吕禄爲上將軍，軍北軍；吕王産居南軍。吕太后誡産、禄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吕王産爲相國，以吕禄女爲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

朱虚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吕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虚侯婦，吕禄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

宣平侯張敖去世，封他的兒子張偃爲魯王，賜給張敖的謚號是魯元王。秋天，太后派使者告訴代王，要把他調爲趙王。代王辭謝，願意守衛代地的邊境。太傅吕産、丞相陳平等進言，武信侯吕禄是上等侯爵，在列侯等級中名列第一，請求立他爲趙王。太后答應下來，又追尊吕禄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劉建去世，他有個姬妾生的兒子，太后派人殺了他，絶了他的後代，封國被廢除。八年十月，立吕肅王的兒子東平侯吕通爲燕王，封吕通的弟弟吕莊爲東平侯。

三月中，吕后舉行祓祭，回來經過軹道，看到一個像黑狗一樣的東西撞到太后的腋下，忽然又不見了。占卜這事，説是趙王如意作怪。高后從此因腋傷而生病。

高后因爲外孫魯元王張偃年幼，很早就没了父母，孤苦弱小，就封張敖生前姬妾的兩個兒子爲侯，封張侈爲新都侯，封張壽爲樂昌侯，來輔佐魯元王張偃。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吕榮爲祝兹侯。宫中宦官擔當令丞的都封爲關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高后病得很厲害，就命趙王吕禄任上將軍，統率北軍；吕王吕産統率南軍。吕太后告誡吕産、吕禄説："高帝平定天下後，和大臣們盟約，説'不是劉氏而作王的，天下人要一起攻打他'。現在吕氏做王，大臣們不服氣。我如果死了，皇帝年紀小，大臣們恐怕要發動政變。你們一定要掌握軍隊，護衛皇宫，千萬不要去送喪，不要被那些人控制了。"辛巳，高后去世，留下詔書賞賜給各侯王每人千金，將相、列侯、郎、吏都按照官位賜給黄金。大赦天下。吕王吕産任相國，吕禄的女兒做皇后。

高后安葬後，由左丞相審食其做皇帝的太傅。

朱虚侯劉章有氣魄和能力，東牟侯興居是他的弟弟，他們都是齊哀王的弟弟，住在長安。當時，吕氏當權專斷，想發動叛亂，但害怕高帝原來的大臣絳侯、灌嬰等人，没敢發動。朱虚侯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兒，朱虚侯暗中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恐怕被殺，就秘密派人告訴他的哥哥齊

諸吕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

王，想讓他發兵西進，殺掉諸吕自立爲帝。朱虛侯想在朝廷中和大臣們一起做内應。齊王想要發兵，他的相不聽命。八月丙午，齊王想派人殺掉丞相，丞相召平於是反叛，發兵想要圍攻齊王，齊王於是殺了丞相，又帶兵東進，用計奪取了琅邪王的軍隊，一起帶着西進。這些事記載在《齊王世家》中。

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吕，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吕，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吕産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吕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吕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吕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

齊王於是寫信給諸侯王説："高帝平定了天下，封各子弟爲王，悼惠王封到齊爲王。悼惠王去世，孝惠帝派留侯張良立我爲齊王。孝惠帝去世，高后掌權，她年紀大了，聽從諸吕的意見，擅自廢掉皇帝另立新主，又接連殺了三個趙王，滅掉梁、趙、燕，把諸吕分封到那裏爲王，把齊國一分爲四。忠臣進諫，太后執迷不悟不聽勸告。現在高后已死，而皇帝年紀輕，不能治理天下，當然要依靠大臣和諸侯。而諸吕又擅自給自己加官，集中軍隊以加强自己的威勢，威脅列侯和忠臣，假托皇帝的命令來號令天下，劉氏宗廟因此很危險。我要帶兵進京誅殺那些不應該做王的人。"朝廷聽到這個消息，相國吕産等就派潁陰侯灌嬰帶兵攻打齊王。灌嬰來到滎陽，就和將士們商量説："諸吕在關中控制軍隊，要推翻劉氏而自己掌權。現在我如果打敗齊軍回去報告，這就會加强吕氏的勢力。"於是駐軍滎陽，派使者告諭齊王和諸侯，要和他們聯合起來，等待吕氏叛亂，一起去誅滅他們。齊王聽説後，就撤軍回到西部邊界，等待照約行事。

吕禄、吕産欲發亂關中，内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决。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吕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禄、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

吕禄、吕産想在關中發動叛亂，對内害怕絳侯、朱虛侯等人，對外害怕齊、楚的軍隊，又擔心灌嬰背叛自己，想等到灌嬰的軍隊和齊軍交戰後再動手，猶豫不决。在當時，濟川王劉太、淮陽王劉武、常山王劉朝名義上是少帝的弟弟，還有吕后的外孫魯元王，都因年紀小没有到封國去，住在長安。趙王吕禄、梁王吕産各自帶兵控制南北軍，這些都是吕氏的人。列侯群臣都不能確保自己的性命安全。

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吕禄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

太尉絳侯周勃不能進入軍營掌握兵權。曲周侯酈商年老有病，他的兒子酈寄和吕禄要好。絳侯於是和丞相陳平商量，派人去脅迫酈商，讓

令其子寄往紿説吕禄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吕産及諸吕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吕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他的兒子酈寄去欺騙吕禄説："高帝和吕后共同平定了天下，劉氏立的九個王，吕氏立的三個王，都是大臣們商議的，事情已經遍告諸侯，諸侯都認爲很合適。現在太后已死，皇帝年輕，而足下佩戴着趙王之印，不趕緊到封國去守衛邊境，却以上將的身份帶兵駐守這裏，這要被大臣和諸侯懷疑的。足下何不交出將印，把軍權交給太尉呢？請梁王交出相國之印，和大臣們盟約，回封國去，齊王一定撤軍，大臣們得以安心，足下高枕無憂地統治千里之地，這是對萬代都有利的事啊。"吕禄相信并贊同他的計策，想交出將印，把軍權交給太尉。派人告訴吕産和吕氏的各位老人，他們有的認爲這樣做有利，有的認爲不利，猶豫不决。吕禄信任酈寄，經常和他出去游獵。去看望他的姑姑吕嬃，吕嬃非常生氣，説："你做將軍却放棄軍權，吕氏現在没有安身之處了。"於是取出全部珠玉寶器扔到院裏，説："不要再替别人守住這些財寶了。"

左丞相食其免。

左丞相食其被免職。

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産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産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吕告産，乃趣産急入宫。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説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吕禄以爲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吕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吕禄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

八月庚申早晨，平陽侯曹窋代理御史大夫職務，去見相國吕産商量事情。郎中令賈壽的使者從齊回來，數説吕産道："大王不早些去封國，現在即使想走，還走得了嗎？"把灌嬰和齊、楚聯合，想要殺掉諸吕的事全部告訴吕産，又催促吕産趕緊進宫。平陽侯聽到這些話，就騎馬趕去報告丞相、太尉。太尉想進入北軍，没能進去。襄平侯紀通掌管符節，就命他拿着符節假托王命把太尉帶入北軍。太尉又命令酈寄和典客劉揭先去勸説吕禄道："皇帝讓太尉掌管北軍，想讓您回封國，趕緊交出將印離開，不然的話，就要有災禍了。"吕禄認爲酈寄不會欺騙自己，於是解下將印交給典客，把兵權交給太尉。太尉帶着將印進入軍門，下令軍中説："擁護吕氏的露出右臂，擁護劉氏的露出左臂。"全軍將士都露出左臂表示擁護劉氏。太尉來到北軍時，將軍吕禄也已交出上將之印離開了，太尉於是掌握了北軍。

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吕産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

可是還有南軍被吕氏控制。平陽侯聽説了吕産的陰謀，告訴給丞相陳平，丞相陳平於是召來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吕產不知吕禄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宫，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吕，未敢訟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宫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宫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鬥。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

朱虛侯幫助太尉。太尉命朱虛侯看守軍門。命平陽侯告訴衛尉："不要讓相國吕產進入殿門。"吕產不知道吕禄已經離開北軍，就進入未央宫，想要作亂，却不能進入殿門，在那裏徘徊。平陽侯怕不能取勝，騎馬去報告太尉。太尉也還擔心不能勝過諸吕，没敢明言要誅滅他們，就叫來朱虛侯對他說："趕緊入宫保衛皇帝。"朱虛侯請求派兵，太尉派給他士兵一千多人。進入未央宫門，就看見吕產在宫中。傍晚時，就開始攻打吕產。吕產逃跑。天颳起了大風，因此吕產的隨從官員一片混亂，没人再敢抵抗。朱虛侯追上吕產，把他殺死在郎中令府的厠所中。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吕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吕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吕禄，而笞殺吕媭。使人誅燕王吕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吕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朱虛侯殺了吕產之後，皇帝命謁者拿着符節來慰問他。朱虛侯想奪過符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就跟着他一起乘車，憑藉符節快馬奔馳，斬了長樂宫衛尉吕更始。回來，馳入北軍，向太尉報告。太尉起身，向朱虛侯道賀說："所擔心的衹有吕產，現在已經殺掉了他，天下可以平定了。"於是派人分别將吕氏男女全部逮捕，不論老少全部殺掉。辛酉日，逮捕殺掉了吕禄，用鞭子打死了吕媭。派人殺了燕王吕通，廢黜了魯王張偃。壬戌日，讓皇帝太傅審食其重新擔任左丞相。戊辰日，把濟川王遷爲梁王，立趙幽王的兒子劉遂爲趙王。派朱虛侯劉章把殺掉諸吕氏的事告訴齊王，讓他撤軍。灌嬰的軍隊也撤離滎陽回京。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滅諸吕，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吕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乃

大臣們在一起暗中商量說："少帝和梁王、淮陽王、常山王，都不是孝惠帝的兒子。吕后用計將别人的兒子冒名頂替，殺掉孩子的母親，把孩子放在後宫撫養，讓孝惠帝認他們作兒子，立爲繼承人，或封爲諸侯王，以加强吕氏的勢力。現在已經把諸吕全部殺掉了，如果留着他們，等到長大後掌了權，我們這些人要被滅族的。不如選擇諸侯王中最賢明的立爲皇帝。"有位大臣說："齊悼惠王是高帝的長子，現在他的嫡子做齊王，推其本源來說，他是高帝的嫡長孫，可以立爲皇帝。"大臣們都說："吕氏以外戚的身份作惡，幾乎使劉家天下毁滅，迫害功臣。現在齊王母家姓駟，駟鈞是惡人，如果立齊王爲帝，就好比又出

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請，然後聽。

現一個吕氏。”想立淮南王爲帝，但覺得他年紀小，母家又凶惡。於是説：“代王如今是高帝兒子中最大的，仁愛、孝順而且寬厚。太后母家薄氏恭謹善良。而且立長子爲帝本來就合乎情理，他又以仁愛孝順聞名天下，這樣做很合適。”於是一起暗中派人去接代王。代王派人推辭謝絶。往返了兩次，然後代王纔乘着六輛傳車動身。閏九月月末的己酉日到達長安，住在代王的宫邸。大臣們都來謁見，捧着天子的璽印獻給代王，共同尊立他爲天子。代王多次推讓，群臣堅決請求，然後代王答應下來。

東牟侯興居曰：“誅吕氏吾無功，請得除宫。”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宫，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宫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東牟侯興居説：“殺掉吕氏我没有功勞，請讓我來肅清皇宫吧。”於是和太僕汝陰侯滕公進入皇宫，上前對少帝説：“您不是劉氏，不應立爲皇帝。”於是回頭示意少帝左右執戟的衛士放下武器離開。有幾個人不肯放下武器，宦者令張澤和他們講清道理，也都放下了武器。滕公於是叫來車馬，載着少帝出去。少帝問：“要把我弄到哪裏去？”滕公説：“到宫外去住。”讓少帝住在少府。於是用天子的法駕到代王的宫邸迎接代王。向他報告説：“皇宫已經清除了。”代王當晚進入未央宫。有十名謁者持戟守衛端門，説：“天子在宫中，你是幹什麽的，竟要進去？”代王於是叫來太尉。太尉去對他們説明，十名謁者都放下武器離開了。代王於是進宫執政。當夜，有關官員分頭到梁王、淮陽王、常山王及少帝的官邸中殺掉了他們。

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代王立爲天子。在位二十三年後去世，謚號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和高后的時候，百姓們得以脱離戰國的苦難，君臣都想休養生息，無爲而治，所以惠帝垂衣拱手，清静無爲，高后女主代行皇帝職權，不用出門就處理了政務，而天下安然無事。刑罰很少使用，犯罪的人很少。百姓們努力耕種，衣食日益富足。

# 史記卷十

## 本紀第十

###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摇，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吴、

孝文皇帝是高祖排行居中的兒子。高祖十一年春，打敗陳豨軍隊，平定了代地，立劉恒爲代王，建都中都。他是太后薄氏的兒子。他即位十七年，即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去世。九月，呂氏家族的呂產等人想發動叛亂，來顛覆劉氏天下，大臣們一起殺掉諸呂，商量着迎立代王爲帝，這事記載在《呂后本紀》中。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派人迎接代王。代王問左右大臣和郎中令張武等人的意見。張武等人議論説："朝廷大臣都是過去高帝時的大將，善於用兵，謀略多而且詭詐，他們的用意不止在此，祇是害怕高帝、呂太后的威勢罷了。現在他們已經殺了諸呂，剛剛血洗了京城，他們以迎立大王爲名，其實不可相信。希望大王稱病不去，來觀察事態變化。"中尉宋昌進言説："群臣的議論都不正確。秦朝失去政道，諸侯豪傑紛紛起事，自以爲能得到天下的人數以萬計，可是最後登上天子位的是劉氏，天下豪傑已經絶望，這是第一點。高帝封子弟爲王，封地像犬牙一樣交錯，互相制約，這就是所説的磐石般堅固的宗族，天下人都嘆服他的强大，這是第二點。漢朝建立後，廢除秦的暴政，制定法令，政施德惠，百姓人人安心，難以動摇，這是第三點。以呂太后的威勢，封三名呂氏爲王，獨攬政權，獨斷專行，可是太尉憑着一個符節進入北軍，一聲呼唤，將士們都露出左臂，擁護劉氏，背叛呂氏，最終滅掉呂氏。這是天意，不是人力。現在大臣們即使想發動變亂，百姓們不聽使唤，他們的同

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

黨難道能一心一意嗎？現在朝廷内有朱虚侯、東牟侯等親族，對外畏懼吴、楚、淮南、琅邪、齊、代的强大。現在高帝的兒子衹有淮南王和大王，大王又年長，賢德聖明，仁愛孝順，聞名於天下，所以大臣們順從天下人的心願要迎立大王，大王不要疑慮了。”代王向太后報告這件事，商量後還是猶豫不能决定。用龜甲占卜，龜甲上出現了大的横紋。卜辭説：“大横堅强，我做天王，要像夏啓一樣光耀祖先。”代王説：“我本來就已經是王了，還做什麽王？”占卜的人説：“所説的天王是指天子。”於是代王就派太后的弟弟薄昭去見絳侯，絳侯等都對薄昭詳細説明要迎立代王爲帝的意圖。薄昭回去報告説：“可以相信了，没有什麽可懷疑的。”代王於是笑着對宋昌説：“果然像您説的那樣。”於是命令宋昌做參乘，和張武等六人一起乘傳車去長安。到高陵停下來，讓宋昌先趕赴長安觀察事態發展。

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虚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

宋昌來到渭橋，丞相以下的官員都來迎接。宋昌回去報告。代王驅車來到渭橋，群臣都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禮。太尉周勃上前説：“我希望能和大王私下交談。”宋昌説：“所説的是公事，就公開説。所説的是私事，做王的人不接受私情。”太尉於是跪着獻上天子的璽印符信。代王辭謝説：“到代邸再商量這事吧。”於是驅車進入代王宫邸。群臣跟着去了。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虚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都再拜説道：“皇子劉弘等都不是孝惠帝的兒子，不應該繼承帝位。我們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后和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一起商議説：‘大王是高帝的長子，應該做高帝的繼承人。’希望大王登上天子之位。”代王説：“承繼高帝的天下，是重大的事情。我没有才能，不足以擔當奉事宗廟的重任。希望楚王考慮合適的人選，我不敢當。”群臣都伏在地上堅决請求。代王向西坐着推讓了三次，向南坐着推讓了兩次。丞相陳平等都説：“我們考慮了，大王侍奉高帝的宗廟最合適稱職，連天下諸侯和百姓們也都認爲您合適。我們爲宗廟社稷考慮，不敢草率。希望大王

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宫，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吕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能聽我們的意見。我們恭敬地捧着天子的璽印符信，再拜獻上。”代王説：“宗室、將相、諸王、列侯都認爲没有人比我更合適的，我不敢推辭了。”於是登上天子位。

群臣依禮排列侍奉皇帝。於是派太僕夏侯嬰和東牟侯興居去清除皇宫，用天子的法駕，到代邸迎接皇帝。皇帝當天晚上就進入未央宫。又連夜任命宋昌爲衛將軍，掌管南北軍。任命張武爲郎中令，在殿中巡行。皇帝回到前殿坐下。於是連夜下詔書説：“近來諸吕氏掌權專斷，陰謀叛亂，想要毁滅劉氏的宗廟，全靠着將相、列侯、宗室、大臣殺掉了他們，使他們都受到應有的懲處。我剛登位，要大赦天下，賜給百姓爵位一級，女子以百户爲單位賞賜牛和酒，聚會痛飲五天。”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吕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産自置爲相國，吕禄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吕氏。吕産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吕産等軍。朱虚侯劉章首先捕吕産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萬户，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改立原來的琅邪王劉澤爲燕王。辛亥日，皇帝登位，拜謁高廟。右丞相陳平遷爲左丞相，太尉周勃做右丞相，大將軍灌嬰做太尉。被諸吕奪走的齊、楚故地，又都歸還原主。

壬子日，派車騎將軍薄昭到代國迎接皇太后。皇帝説：“吕産自己做相國，讓吕禄做上將軍，擅自假托王命派將軍灌嬰帶兵攻打齊國，想要取代劉氏，而灌嬰留在滎陽不出擊，并與諸侯一起商量來誅滅吕氏。吕産想要作亂，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商量奪取了吕産等人的軍權。朱虚侯劉章首先逮捕了吕産等人。太尉親自率領襄平侯紀通帶着符節奉命闖入北軍。典客劉揭親自奪下了趙王吕禄的印。加封太尉周勃食邑萬户，賞賜黄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食邑各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加封朱虚侯劉章、襄平侯紀通、東牟侯劉興居食邑各二千户，黄金千斤。封典客劉揭爲陽信侯，賜給黄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

十二月，文帝説：“法令是治理國家的依據，是用來禁止殘暴和表彰好人的。現在犯法的人已經判罪，還要讓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及兄弟們連坐，把他們都抓來治罪，我很不贊成這樣做。你們討論一下。”有關官員都説：“百姓們

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不能自己約束自己，所以設置法令來管制他們。一人犯法牽連他人同時治罪，是爲了使他們心裏有所顧忌，讓他們不敢輕易犯法，這種做法由來已久，還是保持不變的好。”文帝説：“我聽説法律公正百姓就忠誠，刑罰得當百姓纔會服從。而且管理人民并引導他們向善的人是官吏。如果既不能引導他們，又用不公正的法律處罰他們，這反而是加害於民并對他們施以暴虐，這怎麽能管制百姓呢？我没看出這樣做的好處，你們再仔細考慮一下。”有關官員都説：“陛下施行大恩大惠，功德無量，不是我們所能想得到的。請讓我們遵奉詔書，廢除一人犯法親屬連坐的法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正月，主管官員進言説：“早些立太子，有利於尊奉宗廟。請立太子。”文帝説：“我已經不够賢德了，上帝神明還没歆享我的祭祀，天下的人民還没滿意，現在縱然不能廣求天下賢聖有德的人把天下禪讓給他，還要建議我預先立好太子，這是加重我的不賢，讓我怎麽向天下交代？以後慢慢再説吧。”大臣説：“預立太子，是爲了表明重視宗廟社稷，不忘記天下。”文帝説：“楚王是我的叔父，年紀大了，經歷的天下事理很多，明白治國的大體。吴王是我的兄長，慈惠仁愛而賢德。淮南王是我的兄弟，保持德操來輔佐我，這難道不是預先對社稷的重視嗎？諸侯王和宗室、兄弟及有功之臣，有很多是賢能而且有德義的人，如果推舉有德之人來繼承我未盡的事業，那將是國家的幸運，人民的福氣。現在不去選拔舉薦他們，却説一定要立太子，人們將會認爲我是忘記賢能有德的人而一心想着兒子，不能爲天下人考慮。我很不贊成這樣做。”大臣們都堅決請求説：“古代殷、周建立國家，國家安定都達一千多年，古代享有天下的王朝没有比它們更長的了，他們就是用早立太子的辦法。一定要立兒子爲繼承人，這是由來已久了。高帝親自率領士大夫們最先平定了天下，分封諸侯，成爲漢朝皇帝的太祖。諸侯王和列侯最早接受封國的也成爲各自封國的始祖。子孫繼位，代代不絶，這是天下的大義，所以高帝設立這種制度來安撫海内。現在放着該立的人不立而却要在諸侯和宗室

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中另外選人，這不是高帝的意願。改立的做法不好。皇子哪位最大，又純厚仁慈，請立他爲太子。”文帝這纔答應下來。於是賜給天下百姓應當繼承父業的人每人爵位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歡，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三月，主管大臣請立皇后。薄太后說：“諸侯都是同母所生，立太子的母親爲皇后吧。”皇后姓竇。文帝因爲立皇后的緣故，賜給天下鰥寡孤獨和窮困的人以及年紀八十以上的老人和九歲以下的孤兒每人一定數量的布帛米肉。文帝從代國來京，剛剛登位，就對天下施行德惠，安撫諸侯和四夷部族，使他們都和睦融洽，又對從代國跟來的功臣論功行賞。文帝說：“當初大臣們殺掉諸吕來迎我爲帝，我有疑慮，大臣們都阻止我，祇有中尉宋昌勸我來京，我因此得以承繼帝位。已經尊封宋昌爲衛將軍了，還應當封他爲壯武侯。其他跟從我來的六個人，都任命爲九卿。”文帝說：“跟隨高帝進入蜀地、漢中的六十八個列侯都每人加封三百户，過去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跟隨高帝的，如潁川郡守劉尊等十人，各賜給食邑六百户，淮陽郡守申徒嘉等十人各賜食邑五百户，衛尉劉定等十人各賜食邑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封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秋天，封原來的常山國丞相蔡兼爲樊侯。

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有人勸說右丞相道：“您過去殺掉諸吕，迎來代王，現在又靠這些功勞，受到厚賞，處於尊位，就要大禍臨頭了。”右丞相周勃於是稱病辭職，由左丞相陳平一人擔任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二年十月，丞相陳平去世，重新任命絳侯周勃爲丞相。文帝說：“我聽說古代諸侯建立的國家有一千多個，各自守住他們的封地，按時進貢，百姓們不用勞苦，上下都很高興，没有人幹不道德的事。現在列侯大多住在長安，封邑遥遠，運送給養的士卒費用很大而且很辛苦，而且列侯也没有機會教化訓導他們的百姓。要命令列侯到封國去，在京城兼職和詔令特准留下的人，派他們的太子去。”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

十一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十二月十五日，又出現日食。文帝說：“我聽說上天生下萬

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民，爲他們設立君主來養育治理他們。君主不賢德，執政不公平，那麽上天就向他顯示災異，來懲戒他治理不當。在十一月的最後一天出現日食，這是上天表示譴責，没有比這更大的災異了！我得以承繼帝業，以渺小之軀依托於萬民和諸侯王之上，天下的治和亂，都在於我一個人，那幾位執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對下不能治理養育萬民，對上有損於日、月、星辰的光明，我的失德實在太大了。詔令下達後，大家都要考慮我的過失以及我的知識、見識和考慮問題的不足之處，希望能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力諫的人，來匡正我的不足。要各自謹慎對待自己的職責，要努力減省徭役開支費用以便利百姓。我既然不能以恩德感化遠方，所以很擔心外族有侵略的野心，因此邊境設防没有停止。現在既不能撤回邊防守軍，反而又整頓軍隊加强京城防衛，那麽就取消衛將軍的軍隊。太僕現有的馬匹，衹留下够用的，其餘的都要交給驛站。"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正月，文帝説："農業是天下的根本，要開闢籍田，我親自帶頭耕種，來供應祭祀宗廟所用的穀物。"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三月，主管大臣請立皇子爲諸侯王。文帝説："趙幽王被幽禁而死，我很可憐他，已經立他的長子劉遂爲趙王。劉遂的弟弟辟彊和齊悼惠王的兒子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有功，可立爲王。"於是立趙幽王的小兒子辟彊爲河間王，把齊國的幾個大郡封給朱虛侯做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劉武爲代王，皇子劉參爲太原王，皇子劉揖爲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文帝説："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設有進良言用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木牌，是爲了開通治道，招徠進諫之人。現在法律規定有誹謗朝政和傳播妖言的罪名，這樣就使臣子們不能盡情直諫，而皇帝没有機會聽到自己的過失。這樣怎麽能招來遠方的賢良之人呢？要廢除這些罪名。百姓中有人詛咒皇帝并盟約互相隱瞞，而後來又互相告發，官吏認爲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説别的話，官吏又認爲是誹謗。這樣小民因愚昧無知而犯下

死罪，我很不贊成這種做法。從今以後，有觸犯這條法律的不要追究治罪。”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九月，開始發給郡國守相銅製虎符和竹製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

三年十月丁酉日月末，發生日食。十一月，文帝説：“前些日子下詔派遣列侯到封國去，有的人還托辭没走。丞相是我敬重的大臣，請爲我率領列侯到封國去。”絳侯周勃免去丞相回封國，任命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廢除太尉這一官職，其事務交給丞相處理。四月，城陽王劉章去世。淮南王劉長和隨從魏敬殺死了辟陽侯審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盗，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

五月，匈奴入侵北地，軍隊駐扎河南，騷擾劫掠。文帝初次駕臨甘泉。六月，文帝説：“漢朝和匈奴約爲兄弟，爲了不讓它侵擾邊境，所以送給匈奴的東西十分豐厚。現在右賢王離開國土，帶領軍隊侵入已歸屬我朝的河南，没有正當理由，在邊塞一帶往來，捕殺官吏士兵，驅逐守邊的蠻夷，使他們不能住在故土，欺侮邊吏，侵入内地，非常傲慢無禮，違背了盟約。派遣邊防騎兵八萬五千人去高奴，命丞相潁陰侯灌嬰帶兵攻打匈奴。”匈奴撤軍，徵調中尉手下勇武善戰的士兵歸衛將軍指揮，駐守長安。辛卯日，文帝從甘泉來到高奴，又駕臨太原，接見原來的臣子們，都給予賞賜。論功行賞，賜給百姓們牛、酒。免除晉陽、中都的百姓三年的徭役賦税。文帝在太原停留游玩了十多天。

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濟北王興居聽説文帝到了代地，要去攻打胡人，於是反叛，發兵想要襲擊滎陽。文帝於是下詔撤回丞相的軍隊，派棘蒲侯陳武做大將軍，帶領十萬軍隊去攻打叛軍。祁侯繒賀做將軍，駐軍滎陽。七月辛亥，文帝從太原回到長安。於是詔令有關大臣説：“濟北王違背常德，反叛皇上，連累他的屬官和百姓，這是大逆不道。濟北的官吏和百姓凡在平叛大軍未到之前就先反正的，以及帶領軍隊獻出城邑投降的人，都要赦免，恢復他們的官爵。曾與濟北王興居來往的人，也予以赦免。”八月，打敗濟北叛軍，俘虜了濟北王。赦免了濟北參與濟北王反叛的官吏和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没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百姓。

六年，主管大臣報告淮南王劉長廢棄先帝的成法，不聽天子的詔令，生活没有節度，出入的儀仗仿照天子，擅自制定法令，和棘蒲侯太子陳奇密謀反叛，派人出使閩越和匈奴，要他們發兵，想要顛覆宗廟社稷。群臣商議，都説："劉長應當斬首示衆。"文帝不忍心對淮南王使用刑罰，赦免了他的罪過，廢掉了他的王位。群臣請求把淮南王流放到蜀嚴道、邛都，文帝答應了。劉長還没到流放地，就在路上病死了，文帝很可憐他。十六年後，追尊淮南王劉長爲厲王，把他的三個兒子立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天，文帝説："我聽説天道是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的過失，應由我一人負責。現在秘祝之官把過失推給臣下，這就更加顯揚了我的不賢德，我很不贊成這樣做，要廢除這種做法。"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應當受罰，詔獄吏逮捕他并送到長安關押起來。太倉公没有兒子，有五個女兒。太倉公被捕臨行時駡他的女兒們説："生了你們，没生男孩，有急事時一點用都没有！"他的小女兒緹縈自己傷心地哭了，於是跟隨父親來到長安，上書説："我父親做官，齊國人都稱贊他廉潔公正，現在犯了法應當受刑罰。我很悲傷，因爲人死之後不能復生，受刑之後不能復原，即使想要改過自新，却不能辦到了。我願意到官府做奴婢，來替我父親贖罪，使他能改過自新。"上書奏給了天子，天子憐惜她的孝心，就下詔説："我聽説有虞氏的時候，給罪犯穿有特别圖形或顔色的衣服作爲耻辱的標志，而百姓們都不犯法。爲什麽這樣呢？是因爲政治極其清明。現在的刑法有三種肉刑，而犯法的不斷出現，這種過失的原因何在？難道不是因爲我的德行淺薄，而教化不明嗎？我自己很慚愧。所以説教導的方法不對就會使愚昧的百姓去犯罪。《詩經》説'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現在人們有了罪過，不施教化却要用刑罰，有人想改過行善也無路可走。我很可憐他們。施用刑罰使人肢體斷裂，刻刺皮肉，終生不

能復原，這是多麼痛苦和不道德啊，這難道與做民父母的願望能够相合嗎？要廢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文帝又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現在農民辛勤勞動却還要承擔租稅，這是使本業和末業没有區别，這説明奬賞農耕的方法還不完備，要廢除農田的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内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十四年冬，匈奴陰謀侵入邊境騷擾，攻打朝那塞，殺死北地郡都尉卬。文帝於是派遣三個將軍帶兵駐扎在隴西、北地、上郡，任命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駐軍渭北，兵車一千輛，騎兵十萬人。文帝親自慰問軍隊，整頓軍隊，發布訓令，賞賜軍中官兵。文帝想親自帶兵攻打匈奴，群臣進諫，都不聽從。皇太后堅決阻攔文帝，文帝纔罷休。於是任命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内史，欒布爲將軍，攻打匈奴。匈奴逃跑。

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綿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春天，文帝說：“我有幸能够捧持着犧牲、珪幣來事奉上帝宗廟，到今天已十四年，已經歷很長時間了。不聰敏不賢明却長期治理天下，我自己很慚愧。要大大增加祭祀的墠場和珪幣。從前先王遠施恩惠而不求報答，舉行望祭而不爲自己求福，尊重賢才，抑制親戚，先民後己，聖明之極。現在我聽祠官祭祀上天，祈求降福時，把福瑞都歸給我一人，不爲百姓祝福，我很慚愧。以我的不德，却親身獨享天降之福，百姓却没份兒，這是加重我的不德。要命令祠官向神致敬，不要爲我一人有所祈求。”

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黄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

這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剛剛明確了律曆。魯國人公孫臣上書陳述五德終始相傳之事，說現在正是土德之時，土德時應有黄龍出現，應當改變曆法、服色和制度。天子把這事交給丞相商議。丞相推算認爲現在是水德，應當明確以十月爲正月，要崇尚黑色，認爲公孫臣說的不對，請求不要采用他的說法。

十五年，黄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

十五年，黄龍在成紀出現，天子於是又召見魯國的公孫臣，任命他爲博士，讓他來講明土德的事情。於是文帝又下詔令說：“有奇異的神物在成紀出現，對百姓没有傷害，還會帶來好年成。我要親自在郊外祭祀上帝和諸神。禮官們商

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并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兹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議這事，不要因爲怕我勞累而有所隱諱。”主管大臣和禮官都説：“古代天子夏天親自到郊外去祭祀上帝，所以稱爲郊。”於是天子第一次駕臨雍，郊祭五帝，在孟夏四月答禮。趙國人新垣平以望氣之術求見，并勸説文帝在渭陽設立五帝廟。想以此找到周鼎，并會有精美的寶玉出現。

十六年，文帝親自郊祭渭陽五帝廟，也在夏天答禮，崇尚紅色。

十七年，文帝得到一個玉杯，刻有“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將這一年改爲元年，命天下聚會痛飲。這一年，新垣平的事情敗露，夷滅了他的三族。

後元二年，文帝説：“我很不賢明，不能遠施恩德，因此使遠方的國家不斷騷亂。四方荒遠地區的百姓不能安定地生活，内地的百姓辛勤勞苦不能安居，這兩件過失都是因爲我的德行淺薄，不能施及遠方。最近這幾年，匈奴經常侵犯邊境，殺了很多官吏和百姓，守邊的大臣和官兵們又不能明白我内心的想法，因而加重了我的不賢德。長期災難相結，戰火不斷，中外各國怎麽能保持各自安寧？現在我早起晚睡，爲天下人辛勞，爲百姓們憂慮，爲了這些惶恐不安，不曾有一天忘了這些，因此派出的使臣很多，前後車篷相望，路上車轍交錯，爲的是向單于説明我的心意。現在單于恢復古時友好相處的立場，考慮國家的安定，顧及百姓的利益，親自和我一起抛棄小的過失，共同走向和平的大道，結成兄弟般的情誼，來保全天下善良的百姓。已決定要和親，就從今年開始。”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人侵入上郡，三萬人侵入雲中。文帝任命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駐軍飛狐；任命原楚相蘇意爲將軍，駐軍句注；命將軍張武駐守北地；封河内郡守周亞夫任將軍，駐守細柳；封宗正劉禮任將軍，駐軍霸上；命祝兹侯駐軍棘門：都爲了防備胡人。幾個月後，胡人撤軍，這些駐軍也撤回了。

這年天下乾旱，有蝗災。文帝開恩：命令諸侯不要進貢，開放封禁的山林湖泊，減少皇家的服飾、車馬和玩好之物，裁減官員，發放倉庫存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綉，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盗，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吴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説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

糧來賑濟窮人，百姓們可以賣爵位買糧。

孝文帝從代國來京城，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園林、狗馬、服飾、車馬都没有增添，有不便於民的事，就立即放棄不做以有利於民。曾經想建造露天平臺，召來工匠計算，要花費一百斤黄金。文帝説："百斤黄金相當於十户中等人家的産業，我享有先帝的宫室，還常擔心會辱没先帝，要露臺幹什麽！"文帝經常穿粗絲衣服，他所寵幸的慎夫人，衣服也不許拖地，幃帳不能綉花，以表明質樸，做天下的表率。修建霸陵都用瓦器，不許用金銀銅錫做裝飾，不修墳，想要節省，不煩擾百姓。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而文帝召見尉佗的兄弟并使他們成爲顯貴，用恩德來回報尉佗的反叛，尉佗於是取消帝號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棄盟約入境騷擾，文帝命令邊境加强防守，不發兵深入匈奴境内，不願煩擾和勞苦百姓。吴王假稱有病不來朝見，文帝立即賜給他几案手杖。群臣中像袁盎等人言辭雖然直率尖鋭，但文帝總是寬容地采納他們的意見。群臣中像張武等人接受金錢賄賂，事情發覺後，文帝就從御府中拿出錢來給他們，使他們内心慚愧，不把他們交給法官處理。文帝一心努力用德政感化百姓，因此國家殷實富足，禮義盛行。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

後元七年六月己亥，文帝去世於未央宫。留下詔書説："我聽説天下萬物出生後，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萬物的自然規律，有什麽可以特别哀痛的呢。在如今，世人都喜歡生而不願死，厚葬以致破産，長期服喪以致傷害身體，我很不贊成這種做法。我很不賢德，没有什麽可以幫助百姓的；現在去世了，又讓他們長期服喪痛哭，使他們經過幾個寒冬酷暑，使百姓父子哀傷，傷害老幼的心靈，减少了飲食，斷絶了對鬼神的祭祀，從而加重了我的不德，怎麽對得起天下人！我有幸承繼帝業，以渺小之軀依托於天下各諸侯王之上，已經二十多年了。依賴天地的神靈，社稷的福祉，使得四境之内安定寧静，没有戰争。我因爲不聰敏，經常害怕做錯事，以辱没先帝遺下的美德；年長月久之後，害怕不能始終保持帝位。現在竟然有幸盡享天年，又得以被供

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奉到高廟中，以我的不聖明，這樣已經覺得很好了，還有什麽可悲哀的呢！命令天下官吏和百姓，詔令到後祇哭悼三天，就都除去喪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祠、飲酒、吃肉這些事。自家要辦理喪事，服喪哭悼的，都不要光着脚。經帶不要超過三寸，不要把車駕和兵器都披上孝布，不要讓男女百姓到宮殿哭祭。宮殿中應當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聲，行禮完畢就停止。不是早晚哭祭的時候，禁止擅自哭泣。下葬以後，大功服喪十五天，小功服喪十四天，緦麻服喪七天，然後脱去喪服。其他没在詔令中提到的事，都按照詔令參照辦理。通告天下，使大家明白地瞭解我的心願。霸陵的山川保持原樣，不要有所改變。後宮妃嬪，從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遣散回家。”任命中尉亞夫任車騎將軍，屬國悍任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任復土將軍，徵發附近縣中現役士兵一萬六千人，又徵發内史士兵一萬五千人，安葬棺椁、挖土、填土的事交給將軍張武辦理。乙巳日，群臣都叩頭奉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太子在高廟即位。丁未日，承襲帝號稱爲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者，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下詔給御史：“我聽説古代帝王有開國之功的稱爲‘祖’，有治國之德的稱爲‘宗’，制定禮儀音樂各有所依。聽説歌是用來頌揚德行的，舞是用來彰明功業的。祭祀高廟用酎酒，演奏《武德》、《文始》、《五行》等歌舞。祭祀孝惠廟時用酎酒，演奏《文始》、《五行》等歌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開通關口橋梁，對遠方也不例外。廢除誹謗的罪名，廢除了肉刑，賞賜年老之人，收養孤獨之人，以撫育衆生。減免自己的嗜好和欲望，不接受獻貢，不謀求私利。不連累罪犯的親屬，不殺無罪的人。廢除宮刑，放了後宮美人，把使人絶後看成大事。我很不聰敏，不能更好地認識文帝的偉大。這些都是上古帝王所不能做到的，而孝文皇帝都親自去做了。他的厚德可比天地，恩澤施於四海，没有誰没得到恩惠的。他的聖明好比日月，可是祭祀的樂舞却不相稱，我很不安。要爲孝文皇帝廟作《昭德》歌舞，以彰明他的美德。然後使祖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的功德要載入史册，流行萬世，永遠無窮無盡，我很贊成這樣做。你和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的官吏、禮官們制定好這項禮儀，上奏給我。”丞相嘉等人説：“陛下長思孝道，創立《昭德》舞來彰明孝文皇帝的盛德，這是嘉等愚臣没能想到的。我們商議：世上的功勛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聖德没有比孝文皇帝更高的，高皇帝廟應當作爲皇帝的太祖廟，孝文皇帝廟應該作爲皇帝的太宗廟。天子應當世代宗奉太祖、太宗之廟。郡國諸侯應當各自爲孝文皇帝立太宗廟。諸侯王和列侯的使者要在每年朝廷祭祀太祖、太宗廟時，來京陪侍天子一同祭祀。請求把這些寫成文字，公布於天下。”皇帝批示説：“可以。”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太史公曰：孔子説過“必須經過三十年纔能實現仁政。聖人治理國家百年之後，也就可以清除暴政，廢棄刑戮”。這話説得很對啊！從漢朝建立到孝文帝時，經歷了四十多年，德政達到極盛。漸漸趨向於改變曆法、服色和進行封禪了。衹是由於文帝謙讓，至今還没完成。啊，這難道不就是“仁”嗎！

# 史記卷十一

## 本紀第十一

### 孝景本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孝景皇帝是孝文帝排行居中的兒子。他的母親是竇太后。孝文帝在代國時，前一個王后生有三個兒子，等到竇太后得到寵幸，以前的王后死了，三個兒子也相繼死去，所以孝景皇帝得以繼承帝位。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元年四月乙卯，赦免天下。乙巳，賜給百姓們爵位一級。五月，减免一半田租。爲孝文帝修建太宗廟。命令群臣不要來朝賀。匈奴入侵代地，朝廷和匈奴盟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祋祤爲縣。

二年春天，封原相國蕭何的孫子蕭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歲開始服兵役。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去世。廣川王、長沙王都到封國去。丞相申屠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星在東北出現。秋天，衡山下了冰雹，大的有五寸，最深的地方達兩尺。火星逆行，守着北極星天區。月亮出現在北極星天區。木星在天廷中逆行。下詔把南陵和内史、祋祤設爲縣。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立皇子

三年正月乙巳，赦免天下。彗星出現在西方。天火燒毁了雒陽東宫大殿和城樓宫室。吴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劉賢、膠東王雄渠反叛，發兵西進。天子爲此殺了晁錯，派袁盎去告諭他們，叛軍仍不罷休，又西進圍攻梁國。景帝於是派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帶兵誅討他們。六月乙亥，赦免逃亡的叛軍和楚元王的兒子劉蓺等參與謀反的人。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立楚元王的兒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子劉端爲膠西

端爲膠西王，子勝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易陽爲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爲隆慮侯。徙廣川王爲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嘉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孫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

王，皇子劉勝爲中山王。遷濟北王劉志爲菑川王，淮陽王劉餘爲魯王，汝南王劉非爲江都王。齊王劉將廬、燕王劉嘉都去世了。

四年夏天，立太子。立皇子劉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日，赦免天下。閏九月，把易陽改名爲陽陵。重新設置津渡關卡，出入要憑證件。冬天，把趙國改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修建陽陵、渭橋。五月，招募百姓徙居陽陵，給錢二十萬。江都遭到從西方颳來的大暴風襲擊，毀壞城墻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的兒子蟜爲隆慮侯。遷廣川王爲趙王。

六年春天，封中尉衛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程嘉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蘇嘉爲江陵侯，原將軍欒布爲鄃侯。梁王、楚王都去世。閏九月，砍伐馳道旁的樹木，填平蘭池。

七年冬天，廢黜栗太子，封爲臨江王。十一月底，出現日食。春天，赦免修建陽陵的刑徒和奴隸。丞相陶青被免職。二月乙巳，任命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太子叫劉徹。

中元元年，封原御史大夫周苛的孫子周平爲繩侯，封原御史大夫周昌的孫子周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免天下，賜給百姓們爵位一級。廢除禁止商人、上門女婿做官和犯過罪的官吏不准重新做官的禁令。發生了地震。衡山、原都地區下冰雹，大的有一尺八寸。

中元二年二月，匈奴入侵燕地，於是不再與匈奴和親。三月，召來臨江王，他就死在了中尉府中。夏天，立皇子劉越爲廣川王，皇子劉寄爲膠東王。封了四個列侯。九月甲戌，發生日食。

中元三年冬天，廢除諸侯御史中丞這一官職。春天，兩個匈奴王率領他們的部下來投降，兩人都被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在西北出現。丞相周亞夫被免職，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發生地震。

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治粟内史爲大農。以大内爲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屬大内。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馬粟，没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三月，匈奴入雁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

九月底戊戌日，發生日食。駐軍東都門外。

中元四年三月，修建德陽宮。發生大蝗災。秋天，赦免修建陽陵的刑徒。

中元五年夏，立皇子劉舜爲常山王。封了十個列侯。六月丁巳日，赦免天下，賜給百姓爵位一級。天下大澇。把諸侯丞相改稱爲相。秋天，發生地震。

中元六年二月己卯日，景帝駕臨雍縣，郊祭五帝。三月，下了冰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都去世了。立梁孝王的兒子劉明爲濟川王，劉彭離爲濟東王，劉定爲山陽王，劉不識爲濟陰王。把梁國分爲五份。封了四個列侯。把廷尉改名爲大理，將作少府改名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改名爲都尉，長信詹事改名爲長信少府，將行改名爲大長秋，大行改名爲行人，奉常改名爲太常，典客改名爲大行，治粟内史改名爲大農。把大内定爲二千石級，設置左右内官，隸屬於大内。七月辛亥日，發生日食。八月，匈奴侵入上郡。

後元元年冬天，把中大夫令改名爲衛尉。三月丁酉日，赦免天下，賜給百姓爵位一級，中二千石級的官員和諸侯國的相賜給右庶長的爵位。四月，天下聚會痛飲。五月丙戌日，發生地震，這天早飯時又震動了一次。上庸縣地震持續了二十二天，震壞了城墻。七月乙巳日，出現日食。丞相劉舍被免職。八月壬辰日，任命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元二年正月，一天發生三次地震。郅都將軍出擊匈奴。民衆聚會痛飲了五天。命令内史和各郡縣不能用糧食喂馬，否則縣官没收馬匹。命令刑徒和奴隸穿七緵布的衣服。禁止用馬舂粟。因爲年成歉收，不許天下出現糧食吃不到秋收時的情況。減少列侯，讓他們回封國去。三月，匈奴侵入雁門。十月，出租長陵的官田給農民耕種。天下大旱。衡山國、河東郡、雲中郡的百姓流行瘟疫。

後元三年十月，日月都連續五天爲紅色。十二月月底，打雷，太陽變成紫色。五大行星倒行守住太微垣。月亮從天廷中穿過。正月甲寅日，

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户百錢。出宫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皇太子行加冠禮。甲子日，孝景皇帝去世。留下詔書賜給諸侯王以下到普通百姓中，凡應繼承父業的人爵位一級，賜給天下百姓每户一百錢。把後宫妃嬪放回家，終身免除賦税。太子即位，這就是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的弟弟田蚡爲武安侯，弟田勝爲周陽侯。景帝安葬在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以來，孝文帝廣施恩德，天下人感懷德政，很安定。到孝景帝時代，不再擔心異姓王反叛，而晁錯要削弱侯王的勢力，於是使七國一起起兵，聯合起來西進，這是因爲諸侯王的勢力太大，而晁錯辦事不能循序漸進的緣故。等到主父偃的意見被采納，諸侯王勢力纔被削弱，天下終於得以安定。國家安危的關鍵，豈不在於謀略得當嗎？

# 史記卷十二

## 本紀第十二

### 孝武本紀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爲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孝武皇帝，是孝景皇帝排行居中的兒子。母親是王太后。孝景四年，他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被廢爲臨江王，他又以膠東王的身份被立爲太子。孝景帝在位十六年逝世，太子登位，就是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剛登位，就特別敬重對鬼神的祭祀。

漢武帝建元元年，漢朝興起已六十多年了，天下平安無事，朝廷官員們都希望天子舉行祭祀天地神靈的大典，改換曆法、服色等制度。而皇上也崇尚儒家學說，招納賢良文學之士。趙綰、王臧等人憑着辭章修養而擔任了公卿大臣，他們想建議天子依照古代制度在城南建立明堂，用來朝會諸侯。他們草擬的天子出巡視察、舉行祭神大典及更換曆法服色等方案未能實現。正遇上竇太后崇尚學習黃老學說，不喜歡儒家學說，她派人暗中察訪得到了趙綰等人非法營私的事情，便傳訊審查趙綰、王臧，趙綰、王臧自殺，他們所要興辦的事情也就都廢棄了。

六年以後，竇太后逝世。第二年，皇上徵召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等人。

又過了一年，皇上初次來到雍縣，在五畤舉行郊祀。以後通常每三年輪祭一次。這時皇上求到了一位神君，把她安置在上林苑的蹏氏觀中。神君，是長陵的一個女子，因爲孩子死了，自己也悲痛而死，死後在她的妯娌宛若身上顯靈。宛若就把她供奉在自己的室內，很多人也都去祭祀。平原君曾去祭祀過，後來她的子孫因此而尊貴顯赫。等到武帝即位，就備了豐厚的祭禮在宮

内供奉她，祭祀時聽得到她講話，看不見她的身影。

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産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

這時李少君也憑着祭祀竈神、種穀得金、長生不老的方術來進見皇上，皇上很尊重他。少君，是已故深澤侯推薦來主管方藥的。他隱瞞了自己的年齡及籍貫、生平，常常自稱年已七十，能驅使鬼神，能使人長生不老。他憑藉着方術游遍諸侯各國。他没有妻子兒女。人們聽説他能驅使鬼神并能使人長生不死，便紛紛贈送財禮給他，使他常常積餘下許多金錢、綢絹和衣食用品。人們都因爲他不經營産業却很富裕，又不知道他是什麽地方的人，就越發相信他，争着去侍奉他。少君天生喜好方術，善於用巧言猜中事情。他曾經陪從武安侯宴飲，席間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少君便談起曾與他的祖父一起游玩打獵的地方，這位老人小時候跟從他的爺爺同行，認識這個地方。滿座客人聽後大爲吃驚。少君拜見皇上時，皇上有一件古銅器，問少君是否能辨認。少君説："這件銅器是齊桓公十年陳放在柏寢臺的。"皇上馬上叫人查驗銅器上銘刻的文字，果真是齊桓公時代的銅器。整個宫中的人都爲這件事而驚駭，以爲少君是神仙，是活了幾百歲的人了。

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黄金，黄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黄金矣。

李少君對皇上説："祭祀竈神則可招來神異之物，有了神異之物丹沙可以煉成黄金，黄金煉成用它製成飲食器皿則可使人延年益壽，延年益壽則可見到海中蓬萊島上的仙人，見到仙人而舉行祭祀天地的典禮則可長生不死，黄帝就是這樣的。我曾經在海上漫游，見到了安期生，他給我棗吃，棗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他可往來於蓬萊仙境，與他合得來的他就見你，合不來的則隱去不見。"於是天子開始親自祭祀竈神，并派遣方士到海上去尋找蓬萊仙人安期生一類的人，來從事用丹沙等各種藥物煉製黄金的事。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過了許久，李少君病死了。天子認爲他是化身升天不是死，便讓黄縣、錘縣的文書官寬舒繼承了李少君的方術。尋找蓬萊的仙人安期生，没能找到，從此，燕、齊等沿海一帶怪誕迂闊的方士大多也就仿效李少君，相繼前來談論神仙的事

了。

亳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

亳縣人薄誘忌上奏祭祀泰一神的禮儀。他說："天神中最尊貴的是泰一，泰一的輔佐者是五帝。古代天子於每年春秋兩季在京城東南郊祭祀泰一神，采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祭禮，祭祀七天，在祭壇上開設八方通行的臺階，作爲鬼神的通道。"於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長安東南郊建立泰一神的祠廟，經常按照薄誘忌說的禮儀祭祀。這以後又有人上書，說"古代天子每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禮祭祀三一神：天一，地一，泰一"。天子應准，命令由太祝主持在薄誘忌建議的泰一壇上祭祀他們，按照這個人提出的方式進行。後來又有人上書，說"古代天子常在春秋兩季舉行消災求福的祭祀，祭祀黄帝用一隻梟鳥和一隻獍獸；祭冥羊神用羊；祭馬行神用一匹青公馬；祭泰一神、皋山山君、地長神用牛；祭武夷山神用乾魚；祭陰陽使者用一頭牛"。天子也命令祠官按他的說法主持祭祀諸神，并在薄誘忌建議的泰一壇旁舉行祭禮。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此後，天子的上林苑有白鹿，就用它的皮製成皮幣，以此來宣揚吉祥的徵兆，鑄造銀錫合金三種錢幣。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

第二年，天子到雍縣舉行郊祀，捕獲了一隻長着一隻角的野獸，形狀像麅子一樣。主管官員說："陛下莊重恭敬地祭祀天地神靈，上帝爲了報答對他的祭祀，降賜的這頭一角獸，大概就是麒麟。"於是把它進獻給五畤，每畤加一頭牛來焚燒了祭祀天帝。天子還把白金幣賞賜給諸侯，以暗示他們這種符瑞之應合於天地之意。

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在這時，濟北王認爲天子將要舉行祭祀天地的大典，就上書獻出泰山及其周圍的封地。天子接受了他的奉獻，并改用其他縣邑償還他。常山王犯了罪，被流放，天子封他的弟弟到真定爲王，來繼續先王的祭祀，而把常山國改爲郡。這以後，五岳就都在天子直接管轄的郡縣之内了。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

第二年，齊人少翁憑着鬼神方術進見皇上。皇上有個寵愛的王夫人，夫人去世了，少翁就用方術在夜間招來了王夫人和竈神的形貌，天子從帳幕中望見了。於是便授予少翁文成將軍官職，

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宫，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賞賜很多財物，用接待賓客的禮節接待他。文成將軍説道："皇上如果想和神仙交往，而宫室、被服等却不像神仙用的，神仙是不會來的。"天子於是製作畫有各色雲氣的車子，并按五行相克的道理在吉日分駕各色神車驅除惡鬼。又修建了甘泉宫，宫中設有臺室，室内畫上天、地、泰一等衆神的形像，并放置了祭具以招徠天神。過了一年多，文成將軍的方術越來越不靈驗，神仙不來。於是他就寫了一份帛書讓牛吞食入腹，却假裝不知道這事，説這牛的肚子裏有奇物。天子叫人殺了牛一看，得到帛書，帛書上的話非常古怪，天子懷疑這件事。有人認識那帛書的筆迹，一問那人，果然是僞造的帛書。於是殺了文成將軍并把此事隱瞞起來。

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這以後，天子又修造了栢梁臺、銅柱和承露仙人掌之類。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宫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宫、北宫，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絶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文成將軍死後的第二年，天子在鼎湖宫病得厲害，巫醫們什麽辦法都用過了，不見好。游水發根於是説道："上郡有個巫師，他有了病，鬼神能降附在他身上。"皇上把他召來，安置在甘泉宫祭祀。等到生病時，派人通過他去問神靈。神靈説道："天子不必擔憂自己的病。等病情稍有好轉，可勉强支撑着來甘泉宫與我相會。"隨後天子的病好了，就親臨甘泉宫，病體真的完全康復。天子大赦天下，修建壽宫供奉神君。神君中最尊貴的是太一，他的輔佐是大禁、司命一班神仙，他們都遵從太一。衆神仙是不可能見到的，衹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和人説話一樣。他們時去時來，來時有颯颯的風聲。他們住在室内的帷幕中。有時白天説話，但通常是在夜間。天子舉行消災祈福的祭禮後，進入壽宫。因巫師是主人，向他領取飲食。神仙所要説的話也由巫師下達。又修建了壽宫、北宫，豎起用羽毛裝飾的旗子，設置了祭祀的器具，以供奉神君。神君所説的話，皇上派人記録下來，稱之爲"畫法"。所説的那些話，是一般世人都能懂得的，没有什麽特殊的地方，而天子却獨自喜歡。這些事情保密，世人没法知道。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

這以後的第三年，主管官員提出紀元應該按

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天賜的祥瑞來命名，不應該用一二來計數。第一個年號可稱爲建元，第二個年號因長星出現可稱爲元光，第三個年號因郊祀時得到了一角獸，可稱爲元狩。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

第二年冬天，天子到雍縣舉行郊祀，與大臣們商議説：“如今我親自祭祀上帝，但地神后土却没有祭祀，那樣在禮節上就不周全了。”主管官員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論説：“祭祠天地用的牲口的角要小如蠶繭、板栗。如今陛下要親自祭祀后土，就應該在湖中的土丘上建立五座圓形祭壇，每個祭壇供上一頭小黄牛作太牢祭禮，祭祀後將祭牲全部埋入地下，陪祭人員的衣服崇尚黄色。”於是天子便東行，開始在汾陰縣城的高丘上修建后土祠，按照寬舒等人的意見辦了。皇上親自望拜了地神，按照祭祀上帝的禮儀。祭禮結束，天子就來到滎陽，然後回京。路過雒陽時，下詔説：“三代距今無限遥遠，他們的後代難以保存。應當用縱橫三十里的地方賜封周朝後裔爲周子南君，以在那裏供奉先王。”這一年，天子開始巡視各郡縣，已經漸漸接近於泰山了。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宫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悦。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這年春天，樂成侯上書介紹欒大。欒大，是膠東國的宫人，過去曾經與文成將軍跟從同一老師學習，不久做了膠東王的藥劑師。樂成侯的姐姐是膠東康王的王后，她没有兒子。康王死後，其他妻妾的兒子被立爲王。而康后有淫亂行爲，與新王不合，彼此利用法律手段互相危害。康后聽説文成將軍已經死了，而自己想要向皇上獻媚，就派欒大通過樂成侯求見天子，談論方術。天子殺了文成將軍，後又悔恨他死得太早，惋惜他的方術没能全傳下來，等見到欒大，非常喜悦。欒大身材高大英俊，言談中多有方略，并且敢説大話，神色自若。他曾誇口説：“我曾經往來於海中，見到過安期生、羡門高那班仙人。但他們認爲我地位低賤，不信任我。又認爲康王不過是個諸侯罷了，不值得把方術傳給他。我多次對康王説過這些情况，康王又不肯任用我。我的老師説：‘黄金可以煉成，而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藥可以求得，仙人也可以招來。’我害怕效法文成將軍所走過的路，那樣方士們都要掩口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鬥旗，旗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瀆。閒者河溢皋陸，堤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不語了，還怎麼敢談方術的事呢！”皇上説：“文成將軍是誤吃了馬肝而死去的。你果真能够研究整理出他的方術來，我還有什麼可吝惜的呢！”欒大説：“我的老師不是有求於人，而是衹有别人來求他。陛下一定想要招來神仙，那就要尊重其使者，讓他有家眷，用待客人的禮節對待他，不可輕慢了他，要讓他佩帶各種信印，纔可讓他與神仙通話。神仙肯見不肯見，還不能確定。衹有特别尊重神仙的使者，然後纔可以招來神仙。”於是皇上讓他施個小方術驗證一下，欒大便鬥棋，棋子兒在棋盤上還真能互相撞擊。

這時皇上正擔憂着黄河潰決的事，而且用丹沙、鉛錫提煉黄金的事没有成功，於是就封欒大爲五利將軍。過了一個多月，欒大又得到了四枚金印，身上佩帶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的印信。天子又下詔書給御史：“從前夏禹疏浚九江，開決四瀆。近年來黄河泛濫，河水淹没兩岸高地，爲修築堤防，勞役不息。我治理天下已經二十八年了，上天要是送給我一位方士而欒大就可以上通天意了。如同《易經》中《乾》卦所説，像‘飛龍游弋在天，騰躍自如’；似‘鴻鳥靠近涯岸，一舉千里’，也許可以這樣稱贊他。當以二千户的地方封地士將軍欒大爲樂通侯。”賞賜列侯級甲等府第和一千名奴婢。皇上不用的車馬和宫中的器物充滿了他的家。又把衛長公主嫁給他，贈送黄金一萬斤，把她的封號改爲當利公主。天子親臨五利將軍的府第。派去慰問和供給他所需物品的使者，在路上接連不斷。從皇上的姑姑大長公主到朝中將相以下，都置辦酒食送到他家，獻送殷勤。隨後天子又刻了“天道將軍”的玉印，派使者身穿羽衣，夜間站在白茅上獻印，五利將軍也身穿羽衣，站在白茅上受印，以表示受印者不是天子的臣下。而佩印上稱“天道”，是將要替天子引導天神的意思。於是五利將軍常常夜間在家裏祭祀衆神，想求神仙下凡。結果神仙没有下來而百鬼却都集合了，但他還很能使唤他們。此後欒大就整裝出行，向東入海，去求見他的仙師。欒大被引見數月，就身佩六印，富貴顯赫名震天下，因而燕、

齊沿海一帶的方士們，無不扼腕激奮，説自己有秘方，可以招來神仙。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毋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這年夏天六月中，汾陰巫師錦在魏脽后土祠旁爲民祭祀神靈時，看見地面隆起，狀如彎鉤，扒開土一看得到一隻鼎。這隻鼎與其他的鼎大不相同，上面刻有花紋，但無鑄刻的文字，巫師認爲奇怪，就告訴了當地官吏。縣吏又報告給河東郡太守勝，勝又把此事上報天子。天子派使者經過檢驗和盤問巫師錦，得知此鼎并無虚假僞造，就用禮儀祭祀天地，把鼎迎接到甘泉宫，百官隨行，皇上獻祭。迎鼎隊伍走到中山時，天氣晴暖，有片黄雲飄浮於空中。有隻麞子跑過，皇上親自射中，就用它來祭祀。到長安後，公卿大夫們都議論奏請皇上尊奉寶鼎的事。天子説："近年來黄河泛濫，連年歉收，所以我纔出巡祭祀地神后土，祈求爲百姓滋育五穀。今年豐收尚未酬謝神靈，這鼎爲什麼會出現呢?"主管官員們都説："聽説從前伏羲大帝造了一隻神鼎，一是一統的意思，即天地萬物最終要歸結到神鼎上來。黄帝造了三隻寶鼎，分别象徵天、地、人。夏禹收集了九州的金屬，鑄了九隻鼎，都曾經用來烹煮牲牢祭祀上帝鬼神。遇到神明的君主它們就出現，這樣傳到夏朝、商朝。到周朝德行衰敗，宋國的社壇毁滅，鼎就沉没不再出現了。《詩經》的《周頌》有詩説'從堂上到庭階，從牲羊到牲牛，大鼎小鼎都乾净；不喧嘩不傲慢，祈求長壽和吉慶'。如今寶鼎到達甘泉後，光彩華美，如飛龍變幻神奇，承受的吉祥無窮無盡。這正好跟在中山有黄白祥雲出現相合，黄雲呈現獸形實爲吉祥之兆，加上陛下大弓四箭射獲麞子的祥應，都一齊降臨祭壇之下，會合成爲酬謝天地鬼神的大典。衹有承受天命稱帝的人纔能心知天意而符合天帝的德行。寶鼎應該進獻祖廟，珍藏到甘泉宫天地的殿廷中，以合乎神明的應驗。"皇上下詔説："可以。"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入海尋找蓬萊仙島的人，説蓬萊仙境并不遠，而不能到達的原因，大概是因爲没有見到天上顯現的瑞氣。皇上就派望雲氣觀察吉凶的官員等候觀察那瑞氣。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説，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黄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群臣後宫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

這年秋天，皇上駕臨雍縣，將要舉行郊祀。有人説：“五帝，是泰一神的助手，應該立泰一神位，并由皇上親自郊祀。”皇上猶豫未定。齊人公孫卿説：“今年得到寶鼎，這年仲冬辛巳是初一交冬至節，這與黄帝造寶鼎時的節令相同。”公孫卿有塊木簡上面寫道：“黄帝在宛朐得到寶鼎後，向鬼臾區詢問這事。鬼臾區回答説：‘帝得寶鼎和神策時，這年己酉初一交冬至節，合天之道，就這樣循環往復，周而復始。’於是黄帝按照日月推測未來，此後通常每隔二十年遇到初一交冬至節，共推算二十次，計三百八十年，黄帝成仙登上天堂。”公孫卿想要通過所忠將這事上奏。所忠看木簡上的話不合情理，懷疑它是胡言亂語，就推辭説：“寶鼎的事已經决定了，還提它幹什麽！”公孫卿通過皇上寵幸的人將這事上報了。皇上聽後非常喜悦，隨即召公孫卿詢問。公孫卿回答説：“我是從申功手中接受這塊木簡的，申功已經死了。”皇上問：“申功是什麽人？”公孫卿説：“申功，是齊地人。他與仙人安期生有來往，接受過黄帝的面授，没有留下别的文書，衹有這份鼎書。書上説‘漢朝的興盛又當與黄帝得鼎的時節相同。漢朝的聖人出在高祖的孫子或者曾孫。寶鼎的出現與神的意願是相通的，應當舉行封禪典禮。自古封禪的有七十二王，衹有黄帝能够登上泰山祭天’。申功説：‘漢朝的君主也應當登上泰山祭天，能登上泰山祭天就能成仙升天了。黄帝時代諸侯上萬，而主持祭祀山川的封國占了七千。天下名山有八座，三座在蠻夷地帶，五座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有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這五座山是黄帝經常游覽，并與神仙相會的地方。黄帝是邊作戰邊學仙。他擔憂百官非難他的仙道，就斬殺那些詆毁鬼神的人。這樣一百多年後纔能够與神仙相通。黄帝在雍縣郊祀上帝，住了三個月。鬼臾區别號大鴻，死後埋葬在雍地，所以那鴻冢就是他的墳墓。這以後黄帝在明廷接見過上萬的神仙。明廷，就是甘泉宫。所謂寒門，就是谷口。黄帝開采首山的銅，在荆山下鑄鼎。鼎鑄成後，天上有條垂着長鬚的龍下來迎接黄帝。黄帝騎在

吾視去妻子如脱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龍背上，群臣和後宫的七十多人也跟着騎到龍身上，龍纔上天。其餘的小臣不能上去，就都抓住龍的鬚毛，龍鬚被拔斷，黄帝的弓也掉了下來。百姓們仰望着黄帝上天以後，就抱着他的弓和龍鬚號啕大哭，所以後世就命名這個地方叫鼎湖，那把弓叫烏號。’”於是天子説：“啊！我果真能够像黄帝那樣，那麽我看待離開妻子兒女就像脱掉鞋子一樣罷了。”於是任命公孫卿爲郎官，派他東去太室山等候神仙。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綉。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皇上於是來到雍縣舉行郊祀，到了隴西郡，向西登上了空桐山，然後又駕臨甘泉宫。命令祠官寬舒等人籌建泰一神的祭壇，祭壇摹仿薄誘忌所説的泰一壇的樣式，壇分三層。五帝的祭壇環居在泰一壇的下面，各按各的方位。黄帝的祭壇在西南方，修有八條供鬼神來往的通道。祭祀泰一神所用的供品，依照在雍縣一畤的祭品備辦，但外加甜酒、棗果和乾肉等，殺一頭牦牛作爲全套祭品。而祭五帝衹有犧牲和甜酒進獻。祭壇之下的四周設立神座，是連續祭祀隨從而來的衆神和北斗星的。祭祀完畢，將祭祀後剩餘的酒肉等都用柴燒化。祭牲中牛用白色的，鹿放在牛的體腔裏，猪放在鹿的體腔裏，然後用水浸泡。祭祀日神用牛，祭祀月神用羊或猪一頭。祭祀泰一神的主祭官員身穿紫色綉衣，祭祀五帝的分别和五帝的顔色一樣，祭日神的穿紅衣，祭月神的穿白衣。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十一月辛巳初一早晨交冬至節，拂曉時分，天子開始在郊外祭拜泰一神。早晨朝拜太陽，傍晚朝拜月亮，行作揖禮；而祭拜泰一神則完全遵從在雍縣郊祀的禮儀。那祝詞説：“上天當初把寶鼎和神策授予皇帝，讓他的朝代過了初一又過初一，循環往復，終而復始，皇帝在這裏恭敬地拜見。”祭服崇尚黄色。祭壇上布滿火炬，壇旁擺着烹飪用的器具。主管官員説“祠壇上方有光彩出現”。公卿大臣説“皇帝當初在雲陽宫舉行郊祀祭拜泰一神的時候，司祭的官員手捧大玉璧和養了五年的壯牛進獻衆神。當天夜裏，天上有美麗的光彩出現，等到次日白天，黄色的雲氣上連天頂”。太史公、祠官寬舒等人説：“神靈所顯

示的美好氣象，是保佑福禄、預兆吉祥的象徵，應當在這出現光彩的地方建立泰畤壇以顯示上天的靈應。命令太祝主管，在秋冬兩季舉行祭祀。每隔三年天子親自郊祀一次。”

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

這年秋天，爲了討伐南越，禱告泰一神，用牡荆做旗柄，在旗上畫上日月、北斗、飛龍，以象徵天一三星，作爲祭祀泰一神的先導旗幟，名叫“靈旗”。爲軍事祈禱時，則由太史手捧靈旗指向所要討伐的國家。被派去求仙的五利將軍，不敢入海，到泰山去祭祀。皇上派人暗中跟隨檢驗，實在没見到什麽神仙。五利將軍假稱他見到了他的仙師，他的方術已盡，大都不能應驗。皇上於是殺了五利將軍。

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宫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這年冬天，公孫卿在河南等候神仙，在緱氏城上看到了仙人的踪迹，有個像雉鷄的神物，在城上來來往往地走動。天子親自駕臨緱氏城察看那仙人的踪迹。問公孫卿：“你該不是效法文成將軍、五利將軍吧?”公孫卿説：“神仙不是有求於人主的，衹有人主去求神仙。求仙的方法，如果不是稍微寬限些時日，神仙是不會來的。談到神仙的事，就如同那迂闊荒誕的事一樣，要經年累月纔可能招來神仙。”於是各郡國都修築道路，整修宫殿樓臺和名山上的神廟，以期望天子駕臨。

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這一年，滅亡了南越以後，皇上有個寵臣李延年用美好的音樂來進獻。皇上認爲這件事很好，就把這事下交公卿們討論，説：“民間祭祀尚有鼓舞的音樂，如今朝廷郊祀却没有音樂，這難道相稱嗎?”公卿們説：“古時候祭祀天地都有音樂，而天地神靈纔可能歆享祭祀。”有人説：“泰帝讓素女彈奏五十弦瑟，聲音悲切，泰帝禁受不住，所以把她的瑟改成二十五弦。”於是在爲滅了南越而舉行的酬報泰一神、后土神的祭禮時，開始采用樂舞，增加了歌童，而二十五弦瑟及箜篌瑟的製作，從此開始。

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黄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

第二年冬天，皇上提議説：“古代首先要整頓武備，遣散軍隊，然後舉行封禪大典。”於是就北上巡視朔方郡，率兵十餘萬，回來時在橋山祭祀了黄帝的陵墓，在須如解散軍隊。皇上説：

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

“我聽説黃帝没有死，如今却有墳墓，這是怎麽回事?”有人回答説：“黃帝成仙上天以後，群臣把他的衣帽埋葬在這裏。”到達甘泉宫後，爲了將要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皇上預先祭祀了泰一神。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

自從得到了寶鼎，皇上就與公卿大臣和儒生們商議舉行封禪的事。封禪之禮很少舉行，隔絶久遠了，没有人知道它的禮儀，而儒生們主張把《尚書》、《周官》、《王制》裏面的有關天子望祀射牛等事，采用到封禪祭典中去。齊地人丁公已九十多歲了，他説：“封禪，應當留下永垂不朽的盛名。秦始皇中途遇雨被阻未能上山祭天。陛下一定要堅持上山，稍微上去一些就會没有風雨了，就可上山祭天了。”皇上於是就命令儒生們練習射牛，草擬封禪的禮儀。幾年後，到了要實行的時候了。天子又聽到了公孫卿及方士們的説法，黃帝以前的帝王舉行封禪，都招來怪物與神仙相通，想要仿效黃帝，也曾接待神仙的使者蓬萊方士，超脱於世俗之上，德行能與遠古的九皇媲美，而又廣泛采用儒術給以修飾。可儒生們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宜，又拘泥於《詩經》、《書經》等古籍而不敢自由發揮。皇上把封禪用的禮器拿給儒生們看，儒生們有的説‘與古代的不相同’，徐偃又説“太常祠官們行禮不如古代魯國的好”，於是當周霸還在聚會策劃封禪的事時，皇上就貶退了徐偃、周霸，將儒生們統統斥退不予任用。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

三月間，皇上於是東臨緱氏縣，登上中嶽太室山舉行祭祀。侍從官在山下好像聽到有呼“萬歲”的聲音。問山上，山上的人説没喊；問山下，山下的人説没喊。於是天子把三百户劃作太室山的封邑以供祭祀，命名叫崇高邑。接着向東登上泰山，山上的草木尚未長葉，就派人把石碑運上山竪立在泰山的頂峰。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

皇上接着東巡海上，舉行儀式祭祀八神。齊地人上奏章談論神怪奇方的人數以萬計，然而没有應驗的。於是增派船隻，命令那些講述海中有神山的幾千人去尋求蓬萊仙人。公孫卿拿着符節先行，去侍候名山的神仙，到東萊時，他説夜間看見一個人，身高幾丈，等走近時那人就不見

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

了，見到他留下的脚印很大，類似野獸的脚印。群臣中有人説曾經見到一位老翁牽着狗，説“我要見天子”，一會兒就不見了。皇上看見了大脚印後，不相信，等群臣中有人談到老翁的事時，則深信那老翁就是仙人。於是在海上停留下來，撥給方士們驛車，并派出數以千計的人去尋找神仙。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四月，天子回到奉高縣。皇上考慮儒生和方士們説的封禪禮儀各不相同，不合常理，難以施行。天子來到梁父山，按禮祭祀地神。乙卯日，命令任侍中官的儒生頭戴鹿皮帽子，身穿插笏板的官服，自己親手射牛行禮。天子又在泰山下的東方設壇祭天，禮儀和郊祀泰一神一樣。祭壇寬一丈二尺，高九尺，壇下則有皇帝的告天文書，文書的内容保密。祭禮結束後，天子單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也設壇祭了天。這些事情都禁止外傳。第二天，天子從山北的道路下山。丙辰日，在泰山脚下東北方的肅然山祭祀地神，禮儀和祭祀后土相同。封禪中，天子都親自拜祭，身穿黄色祭服并都用音樂伴奏。采用江淮一帶出産的靈茅作爲神靈的墊席。用五色泥土填滿祭壇。還放出遠方出産的奇獸飛禽及白毛野鷄等動物，大大增加了祭祀的隆重氣氛。但兕牛、牦牛、犀牛、大象之類都不使用。又都回到泰山然後離去。舉行封禪典禮祭祀天地時，那天夜晚仿佛有光彩閃現，白天有白雲從祭壇中升起。

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

天子從祭祀壇場歸來，坐在明堂上，群臣輪流上前祝福。天子於是下詔令給御史：“我以卑微之身繼承了至高無上的尊位，小心謹慎，衹怕不能勝任。自己德行微薄，對於禮樂制度不甚明瞭。祭祀泰一神時，仿佛有吉祥的光彩，連續在眼前出現，我深深地被奇異的景象所震驚，想中途停止而不敢，終於登上泰山而祭了天神，又到了梁父，然後到肅然山祭了地神。自己要修養道德，希望與士大夫一起除舊布新，賜給民衆每百户一頭牛、十石酒，年過八十的老人和孤兒寡婦加賜布帛二匹。免除博縣、奉高、蛇丘、歷城徭役，不用交納今年的租税。大赦天下，如同乙卯

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年的赦令一樣。我巡行經過的地方不再執行復作這種刑律。凡在兩年前所犯的事，都不再追究處理。”又下詔說：“古代天子每五年出巡一次，到泰山舉行祭祀，諸侯建有參加朝拜的住所。特令諸侯在泰山下各自修建住宿的府第。”

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天子在泰山封禪結束之後，没遇到風雨災害，而方士又説蓬萊諸神山或許將可能找到，於是皇上高興地認爲也許可以遇到它們，就又向東到海上眺望，希望能遇到蓬萊仙島。奉車都尉霍子侯突患急症，當日死亡。皇上於是就離去，沿海而上，向北抵達碣石山，又從遼西一帶開始巡行，經過北方邊境到達九原縣。五月，返回到甘泉宫。主管官員説寶鼎出現的那年年號是元鼎，把今年年號定爲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這年秋天，有顆星星在東井天區光芒四射。十多天以後，又有一顆星在三能天區光芒四射。望氣佐王朔説：“我在觀測中單獨看到有一顆星星出現時像個葫蘆瓜，吃頓飯的工夫又隱没了。”主管官員説道：“陛下創建了漢家封禪的禮制，所以上天便以德星的出現來報答陛下的功績。”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

第二年冬天，天子到雍縣郊祀五帝，回來後，以拜祝的禮儀祭祀泰一神。祝詞説：“德星光明普照，是吉祥的象徵。壽星跟着出現，光明遠照。信星昭然顯現，皇帝敬拜泰祝所祭的各位神靈。”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

這年春天，公孫卿説在東萊山見到了神仙，好像聽神仙説要“見天子”。天子於是駕臨緱氏城，授予公孫卿中大夫的官職。隨後來到東萊，停留了幾天，没有看見什麼，衹看到巨人的脚印。天子又派遣數以千計的方士尋找神怪，采集靈芝草藥。這年乾旱。天子在這時出巡既然没有正當名義，便前往萬里沙求雨，經過泰山，再次祭拜。返回時到達瓠子口，親臨指揮堵塞黄河决口，逗留了兩天，沉下祭品祭祀河神後就離去。派兩名將軍統率士兵堵塞黄河决口，使黄河改從兩條河渠入海，恢復了夏禹治水時的原貌。

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

當時已經滅亡了南越，越地人勇之便説“越地人的習俗相信鬼，而他們在祭祀時都能見到鬼，屢次有效驗。先前東甌王敬鬼，壽數達到一

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焉。

百六十歲。後世的人怠慢了鬼，所以衰敗下來”。天子於是命令越地巫師建立越式的祠廟，築起祭臺，不建祭壇，也用來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并采用鷄骨占卜的方法。皇上相信這些，越式祠廟和鷄骨占卜法就開始流傳了。

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宫室。夏，有芝生殿防内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公孫卿說：“仙人是可以見到的，但是皇上前往求仙時常常過於緊張着急，因此不能見到。如今陛下可以修建廟宇，如同緱氏城所建的一樣，擺上乾肉和棗果等祭品，神仙理當是可以招來的。而且仙人喜歡住在樓上。”於是皇上下令在長安修建蜚廉觀和桂觀，在甘泉修建益延壽觀，派公孫卿拿着符節，擺好祭祀器具，擺好祭品來等候仙人。并修建通天臺，在臺下擺設供品，以招來神仙之類。於是在甘泉宫又建了前殿，開始擴建各處宫室。夏天，殿房裏發現長出了靈芝草。天子因爲堵塞了黄河決口，興建了通天臺，天上仿佛出現了神光的瑞應，便下詔書說：“甘泉宫殿房裏長出了九柄相連的靈芝，爲此特大赦天下，免除服復作刑罰的刑徒。”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第二年，討伐朝鮮。夏季，天旱。公孫卿說：“黄帝時每次封壇祭天就天旱，這樣連旱三年，以使封壇裏的土乾燥。”於是皇上下詔書道：“天下乾旱，看來是爲了乾燥封土吧？這是讓天下百姓恭敬地祭祀靈星啊。”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過了一年，皇上到雍縣舉行郊祀，隨後通過回中谷道，一路巡行。春天，到達鳴澤，然後從西河郡回京。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潜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次年冬天，皇上出巡南郡，到達江陵而東行。登上潜縣的天柱山舉行祭祀，號稱南嶽。接着乘船沿長江而下，從尋陽縣出發到達樅陽縣，經過彭蠡湖，一路祭祀名山大川。然後向北到達琅邪郡，再沿海而上。四月中，到達奉高縣舉行封禪典禮。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

當初，天子到泰山封禪時，泰山東北山脚下有古代修建的明堂舊址，這裏地勢險窄而不敞亮。皇上想要在奉高旁邊另建明堂，不曉得它的形式與規模。濟南人公玉帶獻上黄帝時的明堂圖。明堂圖中畫有一座殿堂，四面没有墻壁，用茅草蓋頂，殿堂四面通水，環繞宫墻修有複道，

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上有走樓，從西南方向進入殿堂的，命名叫昆侖道，天子從這條複道走入殿堂，去拜祭上帝。於是皇上命令在奉高縣的汶上，按照公玉帶的圖様修建明堂。等到五年後舉行封禪大典時，就在明堂的上座祭祀泰一神和五帝，讓高皇帝的靈位設在對面。在下房祭祀后土神，用二十頭牛作祭牲。天子從昆侖道進去，開始按郊祀的禮儀在明堂拜祭。祭禮完畢，再在堂下燒柴祭祀。而後皇上又登上泰山，在山頂舉行秘密祭祀。在泰山下祭祀五帝時，各自按照他們的方位致祭，衹有黄帝和赤帝同在一處，由主管官員參加陪祭。祭祀時泰山上舉火，山下也都燒火相應。

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兩年之後，十一月甲子日是初一，早晨交冬至節，推算曆法的人以此爲正統。天子親臨泰山，於十一月甲子初一早晨交冬至節這一天，在明堂祭祀上帝，不用封禪禮儀。祭祀的祝詞説："上天加授給皇帝的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神。"天子東行到海上，考察那些到海上求神的人和求仙的方士，没有應驗，但仍增派人員前往，希望能遇到神仙。

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臺失火遭災。十二月甲午初一，皇上親臨高里山舉行祭禮，祭祀后土神。隨後又駕臨渤海，舉行望祀遥祭蓬萊山上的衆神，希望能到達神仙們居住的異域。

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皇上回京，因柏梁臺失火遭災的緣故，改在甘泉臨朝受理各郡國上報的表册。公孫卿説："黄帝建成青靈臺，十二天就被火燒了，黄帝便又建了明庭。所謂明庭，就是甘泉宫。"方士們大多説古代帝王有在甘泉建都的。此後天子又在甘泉宫召見諸侯，并在甘泉宫修建諸侯府第。勇之於是説："越地的風俗，發生大災之後，再起屋時一定要比原來的大，用以制服災殃。"於是修建建章宫，規模很大，門户極多。它的前殿比未央宫高大。它的東面是鳳闕，高二十多丈。它的西面是唐中池，有周圍數十里的虎圈。它的北面修建了一個大池，池中的漸臺高二十多丈，這池名叫泰液池，池中建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四座仙山，還有模擬海中的神山、海龜、海魚之類。它的南面建有玉堂、壁門和大鳥像之類。

還建了神明臺、井幹樓，規模高達五十多丈，樓臺之間有供輦車來往的空中閣道互相連接。

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夏季，漢朝更改曆法，把正月作爲每年的開始，崇尚黃色，官名印章改爲五個字，就把當年定爲太初元年。這一年，向西征討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和雒陽人虞初等用方術祈求鬼神加禍於匈奴和大宛。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第二年，主管官員說雍地五畤祭祀時沒有煮熟的牲畜等祭品，沒有準備芳香的祭品。天子於是命令祠官用熟牛犢作祭牲進獻各畤，毛色按五色相克的道理，選用各方天帝所制勝的，而祭祀用的少壯駿馬用木偶馬代替。衹有祭祀五帝用少壯的駿馬，皇帝親自郊祀用少壯的駿馬。至於祭祀名山大川用的少壯駿馬，完全用木偶馬代替。皇帝出巡經過的地方，纔用少壯的駿馬祭神。其他禮儀照舊。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

次年，天子東巡海上，考察求神訪仙之類的事，没有應驗的。方士有的說“黃帝時建有五城十二樓，以便在執期這個地方迎候神仙，命名爲迎年祠”。皇上應許按他所說的方式修建樓臺，命名叫明年祠。皇上親臨那裏祭祀上帝，穿着黃色衣服。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公玉帶說：“黃帝時雖然在泰山築壇祭天，但風后、封鉅、岐伯讓黃帝到東泰山築壇祭天，到凡山闢場祭地，如兩地所得符瑞相合，然後可長生不死。”天子便下令準備祭禮，來到東泰山，東泰山矮小，跟它的名聲不相稱，便命令祠官祭祀它，但不舉行封禪大典。這以後就讓公玉帶在這裏祭祀等候神靈。夏天，天子就返回泰山，同從前一樣舉行五年一度的封禪典禮，并在石閭山加祭地神。石閭，在泰山脚下的南面，方士大多說這裏是仙人的住處，所以皇上親自來這裏祭祀地神。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

此後五年，天子又來到泰山舉行封禪典禮，返回時順路祭祀了常山。

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

當今天子所興建的神祠，泰一祠、后土祠，每三年親自郊祀一次，所創建的漢朝封禪大典，每五年舉行一次。薄忌建議設立的泰一祠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等五座神祠，由寬舒領導

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的祠官每年按時致祭。共六座神祠，都由太祝主管。至於八神中的各位神仙，以及明年、凡山等其他著名神祠，天子出巡經過時則祭祀，離開之後就停止。方士們所興建的神祠，由他們各自主持，本人死了就算完了，祠官不再主持。其他神祠都照舊。當今皇上封禪，此後過十二年回祭，把五岳、四瀆的神靈都祭遍了。而方士們的迎候祭祀神仙，去海上尋求蓬萊仙島，終究没有效驗。而公孫卿的候神，仍以巨人的脚印爲解説，也没有效驗。天子越來越厭惡方士們怪誕迂闊的言辭了，但是終歸對他們加以籠絡，并不斷絶關係，希望能真的遇到神仙。從此以後，談論祭神的方士越來越多，但是那效驗也就可以想見了。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宫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太史公曰：我跟從皇上出巡祭祀天地衆神和名山大川，并參加了封禪大典。我進入壽宫旁聽了祭神的祝詞，推究體察方士和祠官們的旨意，於是坐下來依次論述自古以來祭祀鬼神的史實，把它們裏裏外外的情形完全披露出來。使後世的君子，能够藉此看到那些情景。至於祭祀時俎豆玉帛的詳細規定，獻祭酬神的禮儀，則由主管官員保存。

# 史記卷十三

## 表第一

##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事迹的記録，是很久遠的了。殷代以前諸侯國的史事不可能編排列舉出來，周代以來的歷史纔略微可以著録。孔子憑藉歷史文獻編次《春秋》，以魯國紀元年數爲綱紀，訂正時間日月，是很詳盡的了。至於依次序編成的《尚書》則很簡略，没有年月；有的稍微有一些，但大多都有缺漏，不能著録。因此，有疑問則還保留疑問的作法，是很慎重的啊。

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虚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我閲讀記載遠古帝王世系的牒記，自黄帝以來都有年數記録。考稽那些年曆譜牒和五德終始相承的流傳，古代文獻的記載都不相同，甚至乖謬差異。孔夫子没有論定編次那些年月，難道是没有原因的嗎！於是，我根據《五帝繫諜》、《尚書》彙集黄帝以來到共和時代關於世系的記録，寫成《世表》。

| 帝王世國號 | 顓頊屬 | 俈屬 | 堯屬 | 舜屬 | 夏屬 | 殷屬 | 周屬 |
|---|---|---|---|---|---|---|---|
| 黄帝號有熊。 | 黄帝生昌意。 | 黄帝生玄囂。 | 黄帝生玄囂。 | 黄帝生昌意。 | 黄帝生昌意。 | 黄帝生玄囂。 | 黄帝生玄囂。 |
| 帝顓頊，黄帝孫。起黄帝，至顓項三世，號高陽。 |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 玄囂生蟜極。 | 玄囂生蟜極。 |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 | 昌意生顓頊。 |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
| 帝俈，黄帝曾孫。起黄帝，至帝俈四世。號高辛。 |  | 蟜極生高辛，爲帝俈。 |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 |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  | 高辛生禼。 | 高辛生后稷，爲周祖。 |

| | | | | | | | |
|---|---|---|---|---|---|---|---|
| 帝堯。起黃帝，至俈子五世。號唐。 | | | 放勛爲堯。 |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 | 离爲殷祖。 | 后稷生不窋。 |
| 帝舜，黃帝玄孫之玄孫，號虞。 | | | | 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 | 离生昭明。 | 不窋生鞠。 |
| 帝禹，黃帝耳孫，號夏。 | | | | | 文命，是爲禹。 | 昭明生相土。 | 鞠生公劉。 |
| 帝啓，伐有扈，作《甘誓》。 | | | | | | 相土生昌若。 | 公劉生慶節。 |
| 帝太康 | | | | | |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 |
| 帝仲康，太康弟。 | | | | | | 冥生振。 | 差弗生毀渝。毀渝生公非。 |
| 帝相 | | | | | | 振生微。微生報丁。 |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
| 帝少康 | | | | | | 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 | 亞圉生公祖類。 |
| 帝予 | | | | | | 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 公祖類生太王亶父。 |
| 帝槐 | | | | | | 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 | 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 |
| 帝芒 | | | | | | | 文王昌生武王發。 |
| 帝泄 | | | | | | | |
| 帝不降 | | | | | | | |
| 帝扃，不降弟。 | | | | | | | |
| 帝廑 | | | | | | | |
|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 | | | | | | |
| 帝皋 | | | | | | | |
| 帝發 | | | | | | | |

| | | | | | | | |
|---|---|---|---|---|---|---|---|
| 帝履癸，是爲桀。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黄帝至桀二十世。 | | | | | | | |
| 殷湯代夏氏。從黄帝至湯十七世。 | | | | | | | |
|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 | | | | | | |
| 帝仲壬，外丙弟。 | | | | | | | |
|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 | | | | | | |
| 帝沃丁。伊尹卒。 | | | | | | | |
| 帝太庚，沃丁弟。 | | | | | | | |
| 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 | | | | | | |
| 帝雍己，小甲弟。 | | | | | | | |
|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 | | | | | | |
| 帝中丁 | | | | | | | |
| 帝外壬，中丁弟。 | | | | | | | |
| 帝河亶甲，外壬弟。 | | | | | | | |
| 帝祖乙 | | | | | | | |
| 帝祖辛 | | | | | | | |

| | | | | | | | |
|---|---|---|---|---|---|---|---|
| 帝沃甲，祖辛弟。 | | | | | | | |
| 帝祖丁，祖辛子。 | | | | | | | |
| 帝南庚，沃甲子。 | | | | | | | |
| 帝陽甲，祖丁子。 | | | | | | | |
| 帝盤庚，陽甲弟。徙河南。 | | | | | | | |
| 帝小辛，盤庚弟。 | | | | | | | |
| 帝小乙，小辛弟。 | | | | | | | |
| 帝武丁。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 | | | | | | |
| 帝祖庚 | | | | | | | |
| 帝甲，祖庚弟。淫。 | | | | | | | |
| 帝廩辛 | | | | | | | |
|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 | | | | | | |
| 帝武乙。慢神震死。 | | | | | | | |
| 帝太丁 | | | | | | | |
| 帝乙。殷益衰。 | | | | | | | |
| 帝辛，是爲紂。弑。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黄帝至紂四十六世。 | | | | | | | |
| 周武王代殷。從黄帝至武王十九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王誦 | 魯周公旦，武王弟。初封。 | 齊太公尚，文王、武王師。初封。 | 晋唐叔虞，武王子。初封。 | 秦惡來，助紂。父飛廉，有力。 | 楚熊繹。繹父鬻熊，事文王。初封。 | 宋微子啓，紂庶兄。初封。 | 衛康叔，武王弟。初封。 | 陳胡公滿，舜之後。初封。 | 蔡叔度，武王弟。初封。 | 曹叔振鐸，武王弟。初封。 | 燕召公奭，周同姓。初封。 |
| 康王釗，刑錯四十餘年。 | 魯公伯禽 | 丁公吕伋 | 晋侯燮 | 女防 | 熊乂 | 微仲，啓弟。 | 康伯 | 申公 | 蔡仲 | | 九世至惠侯。 |
| 昭王瑕南巡不返。不赴，諱之。 | 考公 | 乙公 | 武侯 | 旁皋 | 熊黮 | 宋公 | 孝伯 | 相公 | 蔡伯 | 太伯 | |
| 穆王滿。作《甫刑》。荒服不至。 | 煬公，考公弟。 | 癸公 | 成侯 | 大几 | 熊勝 | 丁公 | 嗣伯 | 孝公 | 宫侯 | 仲君 | |
| 恭王伊扈 | 幽公 | 哀公 | 厲侯 | 大駱 | 熊煬 | 湣公，丁公弟。 | 疌伯 | 慎公 | 厲侯 | 宫伯 | |
| 懿王堅。周道衰，詩人作刺。 | 魏公 | 胡公 | 靖侯 | 非子 | 熊渠 | 煬公，湣公弟。 | 靖伯 | 幽公 | 武侯 | 孝伯 | |
| 孝王方，懿王弟。 | 厲公 | 獻公弑胡公。 | | 秦侯 | 熊無康 | 厲公 | 貞伯 | 釐公 | | 夷伯 | |
| 夷王燮，懿王子。 | 獻公，厲公弟。 | 武公 | | 公伯 | 熊鷙紅 | 釐公 | 頃侯 | | | | |
| 厲王胡。以惡聞過亂，出奔，遂死于彘。 | 真公 | | | 秦仲 | 熊延，紅弟。 | | 釐侯 | | | | |
| 共和，二伯行政。 | 武公，真公弟。 | | | | 熊勇 | | | | | | |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

張夫子問褚先生説：“《詩經》上説契、后稷都没有父親就出生了。現在考察各傳記，都説他們有父親，他們的父親都是黄帝的兒子，這難道不是與《詩經》的記載相違背了嗎？”

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

褚先生説：“不是這樣的。《詩經》上講契出生於卵，后稷是因人的足迹而生的，這是要證明他們體現了天命精誠的意思。鬼神不能自己形成，必須依靠人來産生，怎麽能説他們没有父親就誕生了呢！一種説法認爲他們有父親，一種説法説他們没有父親，相

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孫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泛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信的就因而傳信，懷疑的則因以傳疑，所以就有了這兩種説法。堯知道契、后稷都是賢能的人，是上天生出了他們，因而堯封給契七十里的封地，其後傳十餘世到了湯，便稱王於天下。堯知道后稷的子孫後來也要稱王，於是加封后稷的封地達到一百里，他的後代經歷了近千年，到了文王之時便據有了天下。《詩傳》上説：‘湯的祖先是契，没有父親便出生了。契的母親和她的姊妹們在玄丘水洗澡，有隻燕子嘴裏銜着的卵落了下來，契的母親得到了它，於是就含着它，誤把它吞了下去，便生了契。契天生具有賢能，堯任命他爲司徒，賜給他子的姓氏。子，就是“兹”；“兹”，是日益强大的意思。詩人贊美稱頌他説：“殷的國土很廣闊，上天命玄鳥降下來産生了商。”商是質樸的意思，是殷的稱號。文王的祖先是后稷，后稷也是没有父親就出生了。后稷的母親是姜嫄，她外出時看見巨人的脚印并踏了上去，便感到自己懷孕了，就生下了后稷。姜嫄認爲他没有父親，就輕視他并把他遺棄在大道的中央，牛羊躲避而不去踩他。把他抱到山中，山裏的人喂養了他。又把他扔到大澤，鳥覆蓋他，鋪墊他，喂養他。姜嫄感到很奇怪，因此知道他是天子，便把他帶回去撫養成人。堯知道他是賢才，任命他爲大農，賜給他姬的姓氏。姬，是“本”的意思。詩人贊美稱頌他説“其初有生民以來”，加深修煉更加有所成就，稱道了后稷的開始。’孔子説：‘從前堯賜契爲子氏，是爲了湯。賜后稷爲姬氏，是爲了文王。大王任命季歷爲自己的繼承者，是爲了表明天的祥瑞。太伯到了吴，於是生發了天下的本源。’上天的旨意難以言説，不是聖人就不能得知。舜、禹、契、后稷都是黄帝的子孫。黄帝接受上天的任命而治理天下，他的德澤深遠流傳於後世，因而他的子孫都相繼立爲天子，是上天報答有德行的人。人們不知道這個道理，以爲他們普遍地是從普通人興起的。普通人

"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

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爲衛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却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

怎能没有原因興起而稱王天下呢?他們是有上天的意旨纔能這樣的。"

"黄帝的後代爲何稱王天下如此久遠呢?"

褚先生回答説:"《傳》上説,天下的君王是爲萬民百姓請求上天延續人民生命的人,他們稱帝,福澤將流傳萬世。黄帝就是這樣的人。五政修明則興修禮義,按照天時舉兵征伐而得勝的,便可以稱王,其福澤將流傳千世。蜀王,是黄帝的後代,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的地方,經常來朝覲,輸納貢物給漢,這難道不是因爲他的祖先有德行,福澤流傳於後代的原因嗎?修行道德怎能忽視呢?作君王統治天下的都要樹立德行來勉勵自己。漢大將軍霍子孟叫光的,也是黄帝的後代。這件事可以和博聞遠見的人説,本來就難以跟那些淺陋的人講起。爲什麽這樣説呢?古代的諸侯以國作爲姓氏。霍是國家的名稱。武王分封他的弟弟叔處到霍,後世晉獻公滅掉霍公,他的後代成了平民,往來居住在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屬於晉國,後來剖分爲衛國。按《詩經》所説,也可以説是周的子孫。周起自后稷,后稷没有父親就出生了。按三代世系相傳的説法,后稷有父親名叫高辛;高辛是黄帝的曾孫。《黄帝終始傳》説:'漢朝興起一百多年,有個人不矮也不高,出於白燕之鄉,秉持天下的政事,當時有一個幼小的皇帝,這個人能够使幼主的輦車退却行走。'霍將軍本來居住在平陽白燕鄉。我做郎官的時候,曾和方士們考功時相會在旗亭下,他們給我説了這些情况,難道他不是很偉大嗎!"

# 史記卷十四

## 表第二

###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讀到周厲王的事迹時，未嘗不放下書而感嘆。説：唉，師摯真是有見地啊！紂王用象牙筷子，箕子就爲此而悲嘆。周代的政道有所闕失，詩人以生活中的事爲基礎寫成了《關雎》。仁義墮落衰敗，就有《鹿鳴》之詩來諷諭。到了厲王，因爲討厭别人説自己的過失，公卿大臣們害怕遭到迫害，不敢進諫，因而禍亂産生，厲王於是逃到了彘這個地方，禍亂從京師開始，所以朝廷由周公、召公聯合執政了。從此以後，有的諸侯國就使用武力互相征伐，强大的欺凌弱小的，出兵不再請示周天子。然而他們假藉朝廷的名義來征討别國，争當盟會的盟主，政令由五霸來操縱，諸侯們恣意行事，荒淫奢侈不遵法度，作亂篡權的臣子紛紛而起。齊、晉、秦、楚這些國家在成周之時非常弱小，封地有的百里，有的五十里。晉國依靠三河，齊國背負東海，楚國以江、淮爲界，秦國憑藉雍州的險固，相繼興起，交替稱霸，文王、武王所褒獎的大封國都震於他們的聲威而臣服他們。於是孔子爲了闡明帝王之道求見了七十餘國的君主，都未被采用，因此西去觀覽周室的圖籍，論列歷史的記録和舊日的傳聞，從魯史出發編成《春秋》，上起魯隱公，下至哀公時期獲麟之年，簡約它的文辭，删去它繁瑣重復的地方，用以制定義理和法度，使王道完備，人事通徹。他的七十多個學生接受了他親口傳授的旨意，因爲其中有諷諭、批評、褒揚、隱諱、貶抑、損傷的文辭，不能用書面形式表達出來。魯國的君子

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左丘明擔心孔子的弟子們各持異端，各執己見，失去書的真實面目，於是按照孔子編的史記詳細地論述了他的言論，寫成《左氏春秋》。鐸椒是楚威王的老師，因爲楚王不能通讀《春秋》，便采集了其中關於成敗教訓的內容，寫成四十章，稱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他的相虞卿上采《春秋》的內容，下觀近代的形勢，也寫成八篇，稱爲《虞氏春秋》。呂不韋是秦莊襄王的相，也上觀遠古歷史，刪減采拾《春秋》，彙集六國的時事，寫成八覽、六論、十二紀，定名爲《呂氏春秋》。至於像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這些人，也往往各自拾取《春秋》的文字來著書立說，這樣的情況簡直不可能全部記録下來。漢代丞相張蒼以曆譜的形式寫成《終始五德傳》，上大夫董仲舒推演《春秋》的微言大義，也頗有所著文。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太史公曰：儒者對於《春秋》衹是斷章取義，游說者對於《春秋》衹是發揮它的辭令，而不注重綜覽它的始終；制定曆法的人采取它的年月，術數家重視它的神運，研究譜牒的人衹記録它的世系，他們的言辭都很簡略，想要看一下它的要旨是很困難的。於是編次譜定十二個諸侯國，上起共和，下訖孔子，用年表的方式，將研究《春秋》、《國語》的學者所探討的盛衰要旨著述於本篇之內，爲成學治古文的人提舉了綱要，刪去了繁復之處。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吴 |
|---|---|---|---|---|---|---|---|---|---|---|---|---|---|---|
| 庚申 | 共和元年<br>厲王子居召公宫，是爲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 真公濞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 武公壽十年 | 靖侯宜臼十八年 | 秦仲四年 | 熊勇七年 | 釐公十八年 | 釐侯十四年 | 幽公寧十四年 | 武侯二十三年 | 夷伯二十四年 | | 惠侯二十四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十六 | 十一 | 晉釐侯司徒元年 | 五 | 八 | 十九 | 十五 | 十五 | 二十四 | 二十五 | | 二十五 | |
| | 三 | 十七 | 十二 | 二 | 六 | 九 | 二十 | 十六 | 十六 | 二十五 | 二十六 | | 二十六 | |
| | 四 | 十八 | 十三 | 三 | 七 | 十 | 二十一 | 十七 | 十七 | 二十六 | 二十七 | | 二十七 | |
| 甲子 | 五 | 十九 | 十四 | 四 | 八 | 楚熊嚴元年 | 二十二 | 十八 | 十八 | 蔡夷侯元年 | 二十八 | | 二十八 | |
| | 六 | 二十 | 十五 | 五 | 九 | 二 | 二十三 | 十九 | 十九 | 二 | 二十九 | | 二十九 | |
| | 七 | 二十一 | 十六 | 六 | 十 | 三 | 二十四 | 二十 | 二十 | 三 | 三十 | | 三十 | |
| | 八 | 二十二 | 十七 | 七 | 十一 | 四 | 二十五 | 二十一 | 二十一 | 四 | 曹幽伯彊元年 | | 三十一 | |
| | 九 | 二十三 | 十八 | 八 | 十二 | 五 | 二十六 | 二十二 | 二十二 | 五 | 二 | | 三十二 | |
| | 十 | 二十四 | 十九 | 九 | 十三 | 六 | 二十七 | 二十三 | 二十三 | 六 | 三 | | 三十三 | |
| | 十一 | 二十五 | 二十 | 十 | 十四 | 七 | 二十八 | 二十四 | 陳釐公孝元年 | 七 | 四 | | 三十四 | |
| | 十二 | 二十六 | 二十一 | 十一 | 十五 | 八 | 宋惠公覸元年 | 二十五 | 二 | 八 | 五 | | 三十五 | |
| | 十三 | 二十七 | 二十二 | 十二 | 十六 | 九 | 二 | 二十六 | 三 | 九 | 六 | | 三十六 | |
| |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 | 二十八 | 二十三 | 十三 | 十七 | 十 | 三 | 二十七 | 四 | 十 | 七 | | 三十七 | |
| 甲戌 | 宣王元年 | 二十九 | 二十四 | 十四 | 十八 | 楚熊霜元年 | 四 | 二十八 | 五 | 十一 | 八 | | 三十八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二 | 三十 | 二十五 | 十五 | 十九 | 二 | 五 | 二十九 | 六 | 十二 | 九 | | 燕釐侯莊元年 | |
| | 三 | 魯武公敖元年 | 二十六 | 十六 | 二十 | 三 | 六 | 三十 | 七 | 十三 | 曹戴伯鮮元年 | | 二 | |
| | 四 | 二 | 齊厲公無忌元年 | 十七 | 二十一 | 四 | 七 | 三十一 | 八 | 十四 | 二 | | 三 | |
| | 五 | 三 | 二 | 十八 | 二十二 | 五 | 八 | 三十二 | 九 | 十五 | 三 | | 四 | |
| | 六 | 四 | 三 | 晉獻侯籍元年 | 二十三 | 六 | 九 | 三十三 | 十 | 十六 | 四 | | 五 | |
| | 七 | 五 | 四 | 二 | 秦莊公其元年 | 楚熊徇元年 | 十 | 三十四 | 十一 | 十七 | 五 | | 六 | |
| | 八 | 六 | 五 | 三 | 二 | 二 | 十一 | 三十五 | 十二 | 十八 | 六 | | 七 | |
| | 九 | 七 | 六 | 四 | 三 | 三 | 十二 | 三十六 | 十三 | 十九 | 七 | | 八 | |
| | 十 | 八 | 七 | 五 | 四 | 四 | 十三 | 三十七 | 十四 | 二十 | 八 | | 九 | |
| 甲申 | 十一 | 九 | 八 | 六 | 五 | 五 | 十四 | 三十八 | 十五 | 二十一 | 九 | | 十 | |
| | 十二 | 十 | 九 | 七 | 六 | 六 | 十五 | 三十九 | 十六 | 二十二 | 十 | | 十一 | |
| | 十三 | 魯懿公戲元年 | 齊文公赤元年 | 八 | 七 | 七 | 十六 | 四十 | 十七 | 二十三 | 十一 | | 十二 | |
| | 十四 | 二 | 二 | 九 | 八 | 八 | 十七 | 四十一 | 十八 | 二十四 | 十二 | | 十三 | |
| | 十五 | 三 | 三 | 十 | 九 | 九 | 十八 | 四十二 | 十九 | 二十五 | 十三 | | 十四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十六 | 四 | 四 | 十一 | 十 | 十 | 十九 | 衛武公和元年 | 二十 | 二十六 | 十四 | | 十五 | |
| | 十七 | 五 | 五 | 穆侯弗生元年 | 十一 | 十一 | 二十 | 二 | 二十一 | 二十七 | 十五 | | 十六 | |
| | 十八 | 六 | 六 | 二 | 十二 | 十二 | 二十一 | 三 | 二十二 | 二十八 | 十六 | | 十七 | |
| | 十九 | 七 | 七 | 三 | 十三 | 十三 | 二十二 | 四 | 二十三 | 蔡釐侯所事元年 | 十七 | | 十八 | |
| | 二十 | 八 | 八 | 四<br>取齊女爲夫人。 | 十四 | 十四 | 二十三 | 五 | 二十四 | 二 | 十八 | | 十九 | |
| 甲午 | 二十一 | 九 | 九 | 五 | 十五 | 十五 | 二十四 | 六 | 二十五 | 三 | 十九 | | 二十 | |
| | 二十二 |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爲君,稱爲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 | 十 | 六 | 十六 | 十六 | 二十五 | 七 | 二十六 | 四 | 二十 |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 二十一 | |
| | 二十三 | 二 | 十一 | 七<br>以伐條生太子仇。 | 十七 | 十七 | 二十六 | 八 | 二十七 | 五 | 二十一 | 二 | 二十二 | |
| | 二十四 | 三 | 十二 | 八 | 十八 | 十八 | 二十七 | 九 | 二十八 | 六 | 二十二 | 三 | 二十三 | |
| | 二十五 | 四 | 齊成公說元年 | 九 | 十九 | 十九 | 二十八 | 十 | 二十九 | 七 | 二十三 | 四 | 二十四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二十六 | 五 | 二 | 十<br>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 二十 | 二十 | 二十九 | 十一 | 三十 | 八 | 二十四 | 五 | 二十五 | |
| | 二十七 | 六 | 三 | 十一 | 二十一 | 二十一 | 三十 | 十二 | 三十一 | 九 | 二十五 | 六 | 二十六 | |
| | 二十八 | 七 | 四 | 十二 | 二十二 | 二十二 | 三十一<br>宋惠公薨。 | 十三 | 三十二 | 十 | 二十六 | 七 | 二十七 | |
| | 二十九 | 八 | 五 | 十三 | 二十三 | 楚熊鄂元年 | 宋戴公立。元年 | 十四 | 三十三 | 十一 | 二十七 | 八 | 二十八 | |
| | 三十 | 九 | 六 | 十四 | 二十四 | 二 | 二 | 十五 | 三十四 | 十二 | 二十八 | 九 | 二十九 | |
| 甲辰 | 三十一 | 十 | 七 | 十五 | 二十五 | 三 | 三 | 十六 | 三十五 | 十三 | 二十九 | 十 | 三十 | |
| | 三十二 | 十一<br>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爲孝公。 | 八 | 十六 | 二十六 | 四 | 四 | 十七 | 三十六 | 十四 | 三十 | 十一 | 三十一 | |
| | 三十三 | 十二 | 九 | 十七 | 二十七 | 五 | 五 | 十八 | 陳武公靈元年 | 十五 | 曹惠伯雉元年 | 十二 | 三十二 | |
| | 三十四 | 十三 | 齊莊公贖元年 | 十八 | 二十八 | 六 | 六 | 十九 | 二 | 十六 | 二 | 十三 | 三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五 | 十四 | 二 | 十九 | 二十九 | 七 | 七 | 二十 | 三 | 十七 | 三 | 十四 | 三十四 | |
| | 三十六 | 十五 | 三 | 二十 | 三十 | 八 | 八 | 二十一 | 四 | 十八 | 四 | 十五 | 三十五 | |
| | 三十七 | 十六 | 四 | 二十一 | 三十一 | 九 | 九 | 二十二 | 五 | 十九 | 五 | 十六 | 三十六 | |
| | 三十八 | 十七 | 五 | 二十二 | 三十二 | 楚若敖元年 | 十 | 二十三 | 六 | 二十 | 六 | 十七 | 燕頃侯元年 | |
| | 三十九 | 十八 | 六 | 二十三 | 三十三 | 二 | 十一 | 二十四 | 七 | 二十一 | 七 | 十八 | 二 | |
| | 四十 | 十九 | 七 | 二十四 | 三十四 | 三 | 十二 | 二十五 | 八 | 二十二 | 八 | 十九 | 三 | |
| 甲寅 | 四十一 | 二十 | 八 | 二十五 | 三十五 | 四 | 十三 | 二十六 | 九 | 二十三 | 九 | 二十 | 四 | |
| | 四十二 | 二十一 | 九 | 二十六 | 三十六 | 五 | 十四 | 二十七 | 十 | 二十四 | 十 | 二十一 | 五 | |
| | 四十三 | 二十二 | 十 |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 三十七 | 六 | 十五 | 二十八 | 十一 | 二十五 | 十一 | 二十二 | 六 | |
| | 四十四 | 二十三 | 十一 | 晉殤叔元年 | 三十八 | 七 | 十六 | 二十九 | 十二 | 二十六 | 十二 | 二十三 | 七 | |
| | 四十五 | 二十四 | 十二 | 二 | 三十九 | 八 | 十七 | 三十 | 十三 | 二十七 | 十三 | 二十四 | 八 | |
| | 四十六 | 二十五 | 十三 | 三 | 四十 | 九 | 十八 | 三十一 | 十四 | 二十八 | 十四 | 二十五 | 九 | |
| | 幽王元年 | 二十六 | 十四 | 四 仇攻殺殤叔,立爲文侯。 | 四十一 | 十 | 十九 | 三十二 | 十五 | 二十九 | 十五 | 二十六 | 十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二<br>三川震。 | 二十七 | 十五 | 晋文侯仇元年 | 四十二 | 十一 | 二十 | 三十三 | 陳夷公説元年 | 三十 | 十六 | 二十七 | 十一 | |
| | 三<br>王取褒姒。 | 二十八 | 十六 | 二 | 四十三 | 十二 | 二十一 | 三十四 | 二 | 三十一 | 十七 | 二十八 | 十二 | |
| | 四 | 二十九 | 十七 | 三 | 四十四 | 十三 | 二十二 | 三十五 | 三 | 三十二 | 十八 | 二十九 | 十三 | |
| 甲子 | 五 | 三十 | 十八 | 四 | 秦襄公元年 | 十四 | 二十三 | 三十六 | 陳平公燮元年 | 三十三 | 十九 | 三十 | 十四 | |
| | 六 | 三十一 | 十九 | 五 | 二 | 十五 | 二十四 | 三十七 | 二 | 三十四 | 二十 | 三十一 | 十五 | |
| | 七 | 三十二 | 二十 | 六 | 三 | 十六 | 二十五 | 三十八 | 三 | 三十五 | 二十一 | 三十二 | 十六 | |
| | 八 | 三十三 | 二十一 | 七 | 四 | 十七 | 二十六 | 三十九 | 四 | 三十六 | 二十二 | 三十三 | 十七 | |
| | 九 | 三十四 | 二十二 | 八 | 五 | 十八 | 二十七 | 四十 | 五 | 三十七 | 二十三 | 三十四 | 十八 | |
| | 十 | 三十五 | 二十三 | 九 | 六 | 十九 | 二十八 | 四十一 | 六 | 三十八 | 二十四 | 三十五 | 十九 | |
| | 十一<br>幽王爲犬戎所殺。 | 三十六 | 二十四 | 十 | 七<br>始列爲諸侯。 | 二十 | 二十九 | 四十二 | 七 | 三十九 | 二十五 | 三十六<br>以幽王故，爲犬戎所殺。 | 二十 | |
| | 平王元年<br>東徙雒邑。 | 三十七 | 二十五 | 十一 | 八<br>初立西畤，祠白帝。 | 二十一 | 三十 | 四十三 | 八 | 四十 | 二十六 | 鄭武公滑突元年 | 二十一 | |
| | 二 | 三十八 | 二十六 | 十二 | 九 | 二十二 | 三十一 | 四十四 | 九 | 四十一 | 二十七 | 二 | 二十二 | |
| | 三 | 魯惠公弗湟元年 | 二十七 | 十三 | 十 | 二十三 | 三十二 | 四十五 | 十 | 四十二 | 二十八 | 三 | 二十三 |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吴 |

| | | | | | | | | | | | | | | |
|---|---|---|---|---|---|---|---|---|---|---|---|---|---|---|
| 甲戌 | 四 | 二 | 二十八 | 十四 | 十一 | 二十四 | 三十三 | 四十六 | 十一 | 四十三 | 二十九 | 四 | 二十四 | |
| | 五 | 三 | 二十九 | 十五 | 十二<br>伐戎至岐而死。 | 二十五 | 三十四 | 四十七 | 十二 | 四十四 | 三十 | 五 | 燕哀侯元年 | |
| | 六 | 四 | 三十 | 十六 | 秦文公元年 | 二十六 | 宋武公司空元年 | 四十八 | 十三 | 四十五 | 三十一 | 六 | 二 | |
| | 七 | 五 | 三十一 | 十七 | 二 | 二十七 | 二 | 四十九 | 十四 | 四十六 | 三十二 | 七 | 燕鄭侯元年 | |
| | 八 | 六 | 三十二 | 十八 | 三 | 楚霄敖元年 | 三 | 五十 | 十五 | 四十七 | 三十三 | 八 | 二 | |
| | 九 | 七 | 三十三 | 十九 | 四 | 二 | 四 | 五十一 | 十六 | 四十八 | 三十四 | 九 | 三 | |
| | 十 | 八 | 三十四 | 二十 | 五 | 三 | 五 | 五十二 | 十七 | 蔡共侯興元年 | 三十五 | 十<br>娶申侯女武姜。 | 四 | |
| | 十一 | 九 | 三十五 | 二十一 | 六 | 四 | 六 | 五十三 | 十八 | 二 | 三十六 | 十一 | 五 | |
| | 十二 | 十 | 三十六 | 二十二 | 七 | 五 | 七 | 五十四 | 十九 | 蔡戴侯元年 | 曹穆公元年 | 十二 | 六 | |
| | 十三 | 十一 | 三十七 | 二十三 | 八 | 六 | 八 | 五十五 | 二十 | 二 | 二 | 十三 | 七 | |
| 甲申 | 十四 | 十二 | 三十八 | 二十四 | 九 | 楚蚡冒元年 | 九 | 衛莊公楊元年 | 二十一 | 三 | 三 | 十四<br>生莊公寤生。 | 八 | |
| | 十五 | 十三 | 三十九 | 二十五 | 十<br>作鄜畤。 | 二 | 十 | 二 | 二十二 | 四 | 曹桓公終生元年 | 十五 | 九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十六 | 十四 | 四十 | 二十六 | 十一 | 三 | 十一 | 三 | 二十三 | 五 | 二 | 十六 | 十 | |
| | 十七 | 十五 | 四十一 | 二十七 | 十二 | 四 | 十二 | 四 |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 六 | 三 | 十七<br>生大叔段，母欲立段，公不聽。 | 十一 | |
| | 十八 | 十六 | 四十二 | 二十八 | 十三 | 五 | 十三 | 五 | 二 | 七 | 四 | 十八 | 十二 | |
| | 十九 | 十七 | 四十三 | 二十九 | 十四 | 六 | 十四 | 六 | 三 | 八 | 五 | 十九 | 十三 | |
| | 二十 | 十八 | 四十四 | 三十 | 十五 | 七 | 十五 | 七 | 四 | 九 | 六 | 二十 | 十四 | |
| | 二十一 | 十九 | 四十五 | 三十一 | 十六 | 八 | 十六 | 八 | 五 | 十 | 七 | 二十一 | 十五 | |
| | 二十二 | 二十 | 四十六 | 三十二 | 十七 | 九 | 十七 | 九 | 六 | 蔡宣侯楷論元年 | 八 | 二十二 | 十六 | |
| | 二十三 | 二十一 | 四十七 | 三十三 | 十八 | 十 | 十八<br>生魯桓公母。 | 十 | 七 | 二 | 九 | 二十三 | 十七 | |
| 甲午 | 二十四 | 二十二 | 四十八 | 三十四 | 十九<br>作祠陳寶。 | 十一 | 宋宣公力元年 | 十一 | 八 | 三 | 十 | 二十四 | 十八 | |
| | 二十五 | 二十三 | 四十九 | 三十五 | 二十 | 十二 | 二 | 十二 | 九 | 四 | 十一 | 二十五 | 十九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二十六 | 二十四 | 五十 | 晉昭侯元年封季父成師于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人亂自曲沃始矣。" | 二十一 | 十三 | 三 | 十三 | 十<br>文公卒。 | 五 | 十二 | 二十六 | 二十 | |
| | 二十七 | 二十五 | 五十一 | 二 | 二十二 | 十四 | 四 | 十四 | 陳桓公元年 | 六 | 十三 | 二十七 | 二十一 | |
| | 二十八 | 二十六 | 五十二 | 三 | 二十三 | 十五 | 五 | 十五 | 二 | 七 | 十四 | 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相。 | 二十二 | |
| | 二十九 | 二十七 | 五十三 | 四 | 二十四 | 十六 | 六 | 十六 | 三 | 八 | 十五 | 二 | 二十三 | |
| | 三十 | 二十八 | 五十四 | 五 | 二十五 | 十七 | 七 | 十七<br>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 四 | 九 | 十六 | 三 | 二十四 | |
| | 三十一 | 二十九 | 五十五 | 六 | 二十六 | 武王立。 | 八 | 十八 | 五 | 十 | 十七 | 四 | 二十五 | |
| | 三十二 | 三十 | 五十六 |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爲孝侯。 | 二十七 | 二 | 九 | 十九 | 六 | 十一 | 十八 | 五 | 二十六 | |
| | 三十三 | 三十一 | 五十七 | 二 | 二十八 | 三 | 十 | 二十 | 七 | 十二 | 十九 | 六 | 二十七 | |
| 甲辰 | 三十四 | 三十二 | 五十八 | 三 | 二十九 | 四 | 十一 | 二十一 | 八 | 十三 | 二十 | 七 | 二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五 | 三十三 | 五十九 | 四 | 三十 | 五 | 十二 | 二十二 | 九 | 十四 | 二十一 | 八 | 二十九 | |
| | 三十六 | 三十四 | 六十 | 五 | 三十一 | 六 | 十三 | 二十三 夫人無子，桓公立。 | 十 | 十五 | 二十二 | 九 | 三十 | |
| | 三十七 | 三十五 | 六十一 | 六 | 三十二 | 七 | 十四 | 衛桓公完元年 | 十一 | 十六 | 二十三 | 十 | 三十一 | |
| | 三十八 | 三十六 | 六十二 | 七 | 三十三 | 八 | 十五 | 二 弟州吁驕，桓黜之，出奔。 | 十二 | 十七 | 二十四 | 十一 | 三十二 | |
| | 三十九 | 三十七 | 六十三 | 八 | 三十四 | 九 | 十六 | 三 | 十三 | 十八 | 二十五 | 十二 | 三十三 | |
| | 四十 | 三十八 | 六十四 | 九 曲沃桓叔成師卒，子代立，爲莊伯。 | 三十五 | 十 | 十七 | 四 | 十四 | 十九 | 二十六 | 十三 | 三十四 | |
| | 四十一 | 三十九 | 齊釐公祿父元年 | 十 | 三十六 | 十一 | 十八 | 五 | 十五 | 二十 | 二十七 | 十四 | 三十五 | |
| | 四十二 | 四十 | 二 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毋知也。 | 十一 | 三十七 | 十二 | 十九 公卒，命立弟和，爲穆公。 | 六 | 十六 | 二十一 | 二十八 | 十五 | 三十六 | |
| | 四十三 | 四十一 | 三 | 十二 | 三十八 | 十三 | 宋穆公和元年 | 七 | 十七 | 二十二 | 二十九 | 十六 | 燕穆侯元年 | |
| 甲寅 | 四十四 | 四十二 | 四 | 十三 | 三十九 | 十四 | 二 | 八 | 十八 | 二十三 | 三十 | 十七 | 二 | |
| | 四十五 | 四十三 | 五 | 十四 | 四十 | 十五 | 三 | 九 | 十九 | 二十四 | 三十一 | 十八 | 三 |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十六 | 四十四 | 六 | 十五 | 四十一 | 十六 | 四 | 十 | 二十 | 二十五 | 三十二 | 十九 | 四 | |
| | 四十七 | 四十五 | 七 | 十六<br>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立孝侯子郤爲鄂侯。 | 四十二 | 十七 | 五 | 十一 | 二十一 | 二十六 | 三十三 | 二十 | 五 | |
| | 四十八 | 四十六 | 八 | 晉鄂侯郤元年<br>曲沃强於晉。 | 四十三 | 十八 | 六 | 十二 | 二十二 | 二十七 | 三十四 | 二十一 | 六 | |
| | 四十九 | 魯隱公息姑元年<br>母聲子。 | 九 | 二 | 四十四 | 十九 | 七 | 十三 | 二十三 | 二十八 | 三十五 | 二十二<br>段作亂,奔。 | 七 | |
| | 五十 | 二 | 十 | 三 | 四十五 | 二十 | 八 | 十四 | 二十四 | 二十九 | 三十六 | 二十三<br>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 八 | |
| | 五十一 | 三<br>二月,日蝕。 | 十一 | 四 | 四十六 | 二十一 | 九<br>公屬孔父立殤公。馮奔鄭。 | 十五 | 二十五 | 三十 | 三十七 | 二十四<br>侵周,取禾。 | 九 | |
| | 桓王元年 | 四 | 十二 | 五 | 四十七 | 二十二 | 宋殤公與夷元年 | 十六<br>州吁弒公自立。 | 二十六<br>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 三十一 | 三十八 | 二十五 | 十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二<br>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 五<br>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 十三 | 六<br>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爲哀侯。 | 四十八 | 二十三 | 二<br>鄭伐我。我伐鄭。 | 衛宣公晉元年<br>共立之。討州吁。 | 二十七 | 三十二 | 三十九 | 二十六 | 十一 | |
| 甲子 | 三 | 六<br>鄭人來渝平。 | 十四 | 晉哀侯光元年 | 四十九 | 二十四 | 三 | 二 | 二十八 | 三十三 | 四十 | 二十七<br>始朝王，王不禮。 | 十二 | |
| | 四 | 七 | 十五 | 二<br>莊伯卒，子稱立，爲武公。 | 五十 | 二十五 | 四 | 三 | 二十九 | 三十四 | 四十一 | 二十八 | 十三 | |
| | 五 | 八<br>易許田，君子譏之。 | 十六 | 三 | 秦寧公元年 | 二十六 | 五 | 四 | 三十 | 三十五 | 四十二 | 二十九<br>與魯祊，易許田。 | 十四 | |
| | 六 | 九<br>三月，大雨雹，電。 | 十七 | 四 | 二 | 二十七 | 六 | 五 | 三十一 | 蔡桓侯封人元年 | 四十三 | 三十 | 十五 | |
| | 七 | 十 | 十八 | 五 | 三 | 二十八 | 七<br>諸侯敗我。我師與衛人伐鄭。 | 六 | 三十二 | 二 | 四十四 | 三十一 | 十六 | |
| | 八 | 十一<br>大夫翬請殺桓公，求爲相，公不聽，即殺公。 | 十九 | 六 | 四 | 二十九 | 八 | 七 | 三十三 | 三 | 四十五 | 三十二 | 十七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九 | 魯桓公允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 | 二十 | 七 | 五 | 三十 | 九 | 八 | 三十四 | 四 | 四十六 | 三十三以璧加魯，易許田。 | 十八 | |
| | 十 | 二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 二十一 | 八 | 六 | 三十一 | 華督見孔父妻好，悦之。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爲相。 | 九 | 三十五 | 五 | 四十七 | 三十四 | 燕宣侯元年 | |
| | 十一 | 三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 二十二 | 晉小子元年 | 七 | 三十二 | 二 | 十 | 三十六 | 六 | 四十八 | 三十五 | 二 | |
| | 十二 | 四 | 二十三 | 二 | 八 | 三十三 | 三 | 十一 | 三十七 | 七 | 四十九 | 三十六 | 三 | |
| 甲戌 | 十三伐鄭。 | 五 | 二十四 | 三 | 九 | 三十四 | 四 | 十二 | 三十八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 | 八 | 五十 | 三十七伐周，傷王。 | 四 | |
| | 十四 | 六 | 二十五山戎伐我。 | 曲沃武公殺小子。周伐曲沃，立晉哀侯弟湣爲晉侯。晉侯湣元年 | 十 | 三十五侵隨，隨爲善政，得止。 | 五 | 十三 | 陳厲公他元年 | 九 | 五十一 | 三十八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五 | 七 | 二十六 | 二 | 十一 | 三十六 | 六 | 十四 | 二<br>生敬仲完。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 十 | 五十二 | 三十九 | 六 | |
| | 十六 | 八 | 二十七 | 三 | 十二 | 三十七<br>伐隨，弗拔，但盟，罷兵。 | 七 | 十五 | 三 | 十一 | 五十三 | 四十 | 七 | |
| | 十七 | 九 | 二十八 | 四 | 秦出子元年 | 三十八 | 八 | 十六 | 四 | 十二 | 五十四 | 四十一 | 八 | |
| | 十八 | 十 | 二十九 | 五 | 二 | 三十九 | 九 | 十七 | 五 | 十三 | 五十五 | 四十二 | 九 | |
| | 十九 | 十一 | 三十 | 六 | 三 | 四十 | 十<br>執祭仲。 | 十八<br>太子伋弟壽爭死。 | 六 | 十四 | 曹莊公射姑元年 | 四十三 | 十 | |
| | 二十 | 十二 | 三十一 | 七 | 四 | 四十一 | 十一 | 十九 | 七<br>公淫蔡，蔡殺公。 | 十五 | 二 | 鄭厲公突元年 | 十一 | |
| | 二十一 | 十三 | 三十二<br>釐公令毋知秩服如太子。 | 八 | 五 | 四十二 | 十二 | 衛惠公朔元年 | 陳莊公林元年<br>桓公子。 | 十六 | 三 | 二 | 十二 | |
| | 二十二 | 十四 | 三十三 | 九 | 六<br>三父殺出子，立其兄武公。 | 四十三 | 十三 | 二 | 二 | 十七 | 四 | 三<br>諸侯伐我，報宋故。 | 十三 | |
| 甲申 | 二十三 | 十五<br>天王求車，非禮。 | 齊襄公諸兒元年<br>貶毋知秩服，毋知怨。 | 十 | 秦武公元年<br>伐彭，至華山。 | 四十四 | 十四 | 三<br>朔奔齊，立黔牟。 | 三 | 十八 | 五 | 四<br>祭仲立忽，公出居櫟。 | 燕桓侯元年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莊王元年生子頹。 | 十六<br>公會曹，謀伐鄭。 | 二 | 十一 | 二 | 四十五 | 十五 | 衛黔牟元年 | 四 | 十九 | 六 | 鄭昭公忽元年<br>忽母鄧女，祭仲取之。 | 二 | |
| | 二<br>有弟克。 | 十七<br>日食，不書日，官失之。 | 三 | 十二 | 三 | 四十六 | 十六 | 二 | 五 | 二十 | 七 | 二<br>渠彌殺昭公。 | 三 | |
| | 三 | 十八<br>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於車上。 | 四<br>殺魯桓公，誅彭生。 | 十三 | 四 | 四十七 | 十七 | 三 | 六 | 蔡哀侯獻舞元年 | 八 | 鄭子亹元年齊殺子亹，昭公弟。 | 四 | |
| | 四<br>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誅周公，克奔燕。 | 魯莊公同元年 | 五 | 十四 | 五 | 四十八 | 十八 | 四 | 七 | 二 | 九 | 鄭子嬰元年<br>子亹之弟。 | 五 | |
| | 五 | 二 | 六 | 十五 | 六 | 四十九 | 十九 | 五 | 陳宣公杵臼元年<br>杵臼，莊公弟。 | 三 | 十 | 二 | 六 | |
| | 六 | 三 | 七 | 十六 | 七 | 五十 | 宋湣公捷元年 | 六 | 二 | 四 | 十一 | 三 | 七 | |
| | 七 | 四 | 八<br>伐紀，去其都邑。 | 十七 | 八 | 五十一<br>王伐隨，告夫人心動，王卒軍中。 | 二 | 七 | 三 | 五 | 十二 | 四 | 燕莊公元年 | |
| | 八 | 五<br>與齊伐衛，納惠公。 | 九 | 十八 | 九 | 楚文王貲元年<br>始都郢。 | 三 | 八 | 四 | 六 | 十三 | 五 | 二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九 | 六 | 十 | 十九 | 十 | 二<br>伐申,過鄧,鄧甥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 四 | 九 | 五 | 七 | 十四 | 六 | 三 | |
| 甲午 | 十 | 七<br>星隕如雨,與雨偕。 | 十一 | 二十 | 十一 | 三 | 五 | 十<br>齊立惠公,黔牟奔周。 | 六 | 八 | 十五 | 七 | 四 | |
| | 十一 | 八<br>子糾來奔,與管仲俱避毋知亂。 | 十二<br>毋知殺君自立。 | 二十一 | 十二 | 四 | 六 | 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 七 | 九 | 十六 | 八 | 五 | |
| | 十二 | 九<br>魯欲與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毋知。 | 二十二 | 十三 | 五 | 七 | 十五 | 八 | 十 | 十七 | 九 | 六 | |
| | 十三 | 十<br>齊伐我,爲糾故。 | 二 | 二十三 | 十四 | 六<br>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伐蔡,獲哀侯以歸。 | 八 | 十六 | 九 | 十一<br>楚虜我侯。 | 十八 | 十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四 | 十一 臧文仲吊宋水。 | 三 | 二十四 | 十五 | 七 | 九 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吊。 | 十七 | 十 | 十二 | 十九 | 十一 | 八 | |
| | 十五 | 十二 | 四 | 二十五 | 十六 | 八 | 十 萬殺君,仇牧有義。 | 十八 | 十一 | 十三 | 二十 | 十二 | 九 | |
| | 釐王元年 | 十三 曹沬劫桓公。反所亡地。 | 五 與魯人會柯。 | 二十六 | 十七 | 九 | 宋桓公御說元年 莊公子。 | 十九 | 十二 | 十四 | 二十一 | 十三 | 十 | |
| | 二 | 十四 | 六 | 二十七 | 十八 | 十 | 二 | 二十 | 十三 | 十五 | 二十二 | 十四 | 十一 | |
| | 三 | 十五 | 七 始霸,會諸侯于鄄。 | 二十八 曲沃武公滅晉侯湣,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爲晉君,并其地。 | 十九 | 十一 | 三 | 二十一 | 十四 | 十六 | 二十三 | 鄭厲公元年 厲公亡後十七歲復入。 | 十二 | |
| | 四 | 十六 | 八 | 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 二十 葬雍,初以人從死。 | 十二 伐鄧,滅之。 | 四 | 二十二 | 十五 | 十七 | 二十四 | 二 諸侯伐我。 | 十三 | |
| 甲辰 | 五 | 十七 | 九 | 三十九 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 | 秦德公元年 武公弟。 | 十三 | 五 | 二十三 | 十六 | 十八 | 二十五 | 三 | 十四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惠王元年<br>取陳后。 | 十八 | 十 | 晉獻公詭諸元年 | 二<br>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 楚堵敖囏元年 | 六 | 二十四 | 十七 | 十九 | 二十六 | 四 | 十五 | |
| | 二<br>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穨。 | 十九 | 十一 | 二 | 秦宣公元年 | 二 | 七<br>取衛女。文公弟。 | 二十五 | 十八 | 二十 | 二十七 | 五 | 十六<br>伐王，王奔溫，立子穨。 | |
| | 三 | 二十 | 十二 | 三 | 二 | 三 | 八 | 二十六 | 十九 | 蔡穆侯肹元年 | 二十八 | 六 | 十七<br>鄭執我仲父。 | |
| | 四<br>誅穨，入惠王。 | 二十一 | 十三 | 四 | 三 | 四 | 九 | 二十七 | 二十 | 二 | 二十九 | 七<br>救周亂，入王。 | 十八 | |
| | 五<br>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帶。 | 二十二 | 十四<br>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 | 五<br>伐驪戎，得姬。 | 四<br>作密畤。 | 五<br>弟惲殺堵敖自立。 | 十 | 二十八 | 二十一<br>厲公子完奔齊。 | 三 | 三十 | 鄭文公捷元年 | 十九 | |
| | 六 | 二十三<br>公如齊觀社。 | 十五 | 六 | 五 | 楚成王惲元年 | 十一 | 二十九 | 二十二 | 四 | 三十一 | 二 | 二十 | |
| | 七 | 二十四 | 十六 | 七 | 六 | 二 | 十二 | 三十 | 二十三 | 五 | 曹釐公夷元年 | 三 | 二十一 | |
| | 八 | 二十五 | 十七 | 八<br>盡殺故晉侯群公子。 | 七 | 三 | 十三 | 三十一 | 二十四 | 六 | 二 | 四 | 二十二 | |
| | 九 | 二十六 | 十八 | 九<br>始城絳都。 | 八 | 四 | 十四 | 衛懿公赤元年 | 二十五 | 七 | 三 | 五 | 二十三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甲寅 | 十<br>賜齊侯命。 | 二十七 | 十九 | 十 | 九 | 五 | 十五 | 二 | 二十六 | 八 | 四 | 六 | 二十四 | |
| | 十一 | 二十八 | 二十 | 十一 | 十 | 六 | 十六 | 三 | 二十七 | 九 | 五 | 七 | 二十五 | |
| | 十二 | 二十九 | 二十一 | 十二<br>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故。 | 十一 | 七 | 十七 | 四 | 二十八 | 十 | 六 | 八 | 二十六 | |
| | 十三 | 三十 | 二十二 | 十三 | 十二 | 八 | 十八 | 五 | 二十九 | 十一 | 七 | 九 | 二十七 | |
| | 十四 | 三十一 | 二十三<br>伐山戎,爲燕也。 | 十四 | 秦成公元年 | 九 | 十九 | 六 | 三十 | 十二 | 八 | 十 | 二十八 | |
| | 十五 | 三十二<br>莊公弟叔牙鴆死。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立湣公。 | 二十四 | 十五 | 二 | 十 | 二十 | 七 | 三十一 | 十三 | 九 | 十一 | 二十九 | |
| | 十六 | 魯湣公開元年 | 二十五 | 十六<br>滅魏、耿、霍。始封趙夙耿,畢萬魏,始此。 | 三 | 十一 | 二十一 | 八 | 三十二 | 十四 | 曹昭公元年 | 十二 | 三十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十七 | 二<br>慶父殺湣公。季友自陳立申，爲釐公。殺慶父。 | 二十六 | 十七<br>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 四 | 十二 | 二十二 | 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戴公元年 | 三十三 | 十五 | 二 | 十三 | 三十一 | |
| | 十八 | 魯釐公申元年<br>哀姜喪自齊至。 | 二十七<br>殺女弟魯莊公夫人，淫故。 | 十八 | 秦穆公任好元年 | 十三 | 二十三 | 衛文公燬元年<br>戴公弟也。 | 三十四 | 十六 | 三 | 十四 | 三十二 | |
| | 十九 | 二 | 二十八<br>爲衛築楚丘。救戎狄伐。 | 十九<br>荀息以幣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 | 二 | 十四 | 二十四 | 二<br>齊桓公率諸侯爲我城楚丘。 | 三十五 | 十七 | 四 | 十五 | 三十三 | |
| 甲子 | 二十 | 三 | 二十九<br>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 二十 | 三 | 十五 | 二十五 | 三 | 三十六 | 十八<br>以女故，齊伐我。 | 五 | 十六 | 燕襄公元年 | |
| | 二十一 | 四 | 三十<br>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貢。 | 二十一<br>申生以驪姬讒自殺。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 四<br>迎婦于晉。 | 十六<br>齊伐我，至陘，使屈完盟。 | 二十六 | 四 | 三十七 | 十九 | 六 | 十七 | 二 | |
| | 二十二 | 五 | 三十一 | 二十二<br>滅虞、虢。重耳奔狄。 | 五 | 十七 | 二十七 | 五 | 三十八 | 二十 | 七 | 十八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三 | 六 | 三十二<br>率諸侯伐鄭。 | 二十三<br>夷吾奔梁。 | 六 | 十八<br>伐許，許君肉袒謝，楚從之。 | 二十八 | 六 | 三十九 | 二十一 | 八 | 十九 | 四 | |
| | 二十四 | 七 | 三十三 | 二十四 | 七 | 十九 | 二十九 | 七 | 四十 | 二十二 | 九 | 二十 | 五 | |
| | 二十五<br>襄王立，畏太叔。 | 八 | 三十四 | 二十五<br>伐翟，以重耳故。 | 八 | 二十 | 三十<br>公疾，太子茲父讓兄目夷賢，公不聽。 | 八 | 四十一 | 二十三 | 曹共公元年 | 二十一 | 六 | |
| | 襄王元年<br>諸侯立王。 | 九<br>齊率我伐晉亂，至高梁還。 | 三十五<br>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 | 二十六<br>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 九<br>夷吾使郤芮賂，求入。 | 二十一 | 三十一<br>公薨，未葬，齊桓會葵丘。 | 九 | 四十二 | 二十四 | 二 | 二十二 | 七 | |
| | 二 | 十 | 三十六<br>使隰朋立晉惠公。 | 晉惠公夷吾元年<br>誅里克，倍秦約。 | 十<br>丕鄭子豹亡來。 | 二十二 | 宋襄公茲父元年<br>目夷相。 | 十 | 四十三 | 二十五 | 三 | 二十三 | 八 | |
| | 三<br>戎伐我，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 十一 | 三十七 | 二 | 十一<br>救王伐戎，戎去。 | 二十三<br>伐黃。 | 二 | 十一 | 四十四 | 二十六 | 四 | 二十四<br>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 九 | |
| | 四 | 十二 | 三十八<br>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禮，讓，受下卿。 | 三 | 十二 | 二十四 | 三 | 十二 | 四十五 | 二十七 | 五 | 二十五 | 十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甲戌 | 五 | 十三 | 三十九<br>使仲孫請王,言叔帶,王怒。 | 四<br>饑,請粟,秦與我。 | 十三<br>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晋粟,起雍至絳。 | 二十五 | 四 | 十三 | 陳穆公款元年 | 二十八 | 六 | 二十六 | 十一 | |
| | 六 | 十四 | 四十 | 五<br>秦饑,請粟,晋倍之。 | 十四 | 二十六<br>滅六、英。 | 五 | 十四 | 二 | 二十九 | 七 | 二十七 | 十二 | |
| | 七 | 十五<br>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 四十一 | 六<br>秦虜惠公,復立之。 | 十五<br>以盗食善馬士得破晋。 | 二十七 | 六 | 十五 | 三 | 蔡莊侯甲午元年 | 八 | 二十八 | 十三 | |
| | 八 | 十六 | 四十二<br>王以戎寇告齊,齊徵諸侯戍周。 | 七<br>重耳聞管仲死,去翟之齊。 | 十六<br>爲河東置官司。 | 二十八 | 七<br>隕五石。六鷁退飛,過我都。 | 十六 | 四 | 二 | 九 | 二十九 | 十四 | |
| | 九 | 十七 | 四十三 | 八 | 十七 | 二十九 | 八 | 十七 | 五 | 三 | 十 | 三十 | 十五 | |
| | 十 | 十八 | 齊孝公昭元年 | 九 | 十八 | 三十 | 九 | 十八 | 六 | 四 | 十一 | 三十一 | 十六 | |
| | 十一 | 十九 | 二 | 十 | 十九<br>滅梁。梁好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 | 三十一 | 十 | 十九 | 七 | 五 | 十二 | 三十二 | 十七 | |
| | 十二 | 二十 | 三 | 十一 | 二十 | 三十二 | 十一 | 二十 | 八 | 六 | 十三 | 三十三 | 十八 |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三 | 二十一 | 四 | 十二 | 二十一 | 三十三<br>執宋襄公,復歸之。 | 十二<br>召楚盟。 | 二十一 | 九 | 七 | 十四 | 三十四 | 十九 | |
| | 十四<br>叔帶復歸於周。 | 二十二 | 五<br>歸王弟帶。 | 十三<br>太子圉質秦,亡歸。 | 二十二 | 三十四 | 十三<br>泓之戰,楚敗公。 | 二十二 | 十 | 八 | 十五 | 三十五<br>君如楚,宋伐我。 | 二十 | |
| 甲申 | 十五 | 二十三 | 六<br>伐宋,以其不同盟。 | 十四<br>圉立,爲懷公。 | 二十三<br>迎重耳於楚,厚禮之,妻之女。重耳願歸。 | 三十五<br>重耳過,厚禮之。 | 十四<br>公疾死泓戰。 | 二十三<br>重耳從齊過,無禮。 | 十一 | 九 | 十六<br>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 | 三十六<br>重耳過,無禮,叔詹諫。 | 二十一 | |
| | 十六<br>王奔氾。氾,鄭地也。 | 二十四 | 七 | 晉文公元年誅子圉。魏武子爲魏大夫,趙衰爲原大夫。咎犯曰:“求霸莫如內王。” | 二十四<br>以兵送重耳。 | 三十六 | 宋成公王臣元年 | 二十四 | 十二 | 十 | 十七 | 三十七 | 二十二 | |
| | 十七<br>晉納王。 | 二十五 | 八 | 二 | 二十五<br>欲內王,軍河上。 | 三十七 | 二 | 二十五 | 十三 | 十一 | 十八 | 三十八 | 二十三 | |
| | 十八 | 二十六 | 九 | 三<br>宋服。 | 二十六 | 三十八 | 三<br>倍楚親晉。 | 衛成公鄭元年 | 十四 | 十二 | 十九 | 三十九 | 二十四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九 | 二十七 | 十<br>孝公薨，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立潘。 | 四<br>救宋，報曹、衛耻。 | 二十七 | 三十九<br>使子玉伐宋。 | 四<br>楚伐我，我告急於晉。 | 二 | 十五 | 十三 | 二十 | 四十 | 二十五 | |
| | 二十<br>王狩河陽。 | 二十八<br>公如踐土會朝。 | 齊昭公潘元年<br>會晉敗楚，朝周王。 | 五<br>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而朝河陽，周命賜公土地。 | 二十八<br>會晉伐楚朝周。 | 四十<br>晉敗子玉于城濮。 | 五<br>晉救我，楚兵去。 | 三<br>晉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會晉朝，復歸衛。 | 十六<br>會晉伐楚，朝周王。 | 十四<br>會晉伐楚，朝周王。 | 二十一<br>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 四十一 | 二十六 | |
| | 二十一 | 二十九 | 二 | 六 | 二十九 | 四十一 | 六 | 四<br>晉以衛與宋。 | 陳共公朔元年 | 十五 | 二十二 | 四十二 | 二十七 | |
| | 二十二 | 三十 | 三 | 七<br>聽周歸衛成公。與秦圍鄭。 | 三十<br>圍鄭，有言即去。 | 四十二 | 七 | 五<br>周入成公，復衛。 | 二 | 十六 | 二十三 | 四十三<br>秦、晉圍我，以晉故。 | 二十八 | |
| | 二十三 | 三十一 | 四 | 八 | 三十一 | 四十三 | 八 | 六 | 三 | 十七 | 二十四 | 四十四 | 二十九 | |
| | 二十四 | 三十二 | 五 | 九<br>文公薨。 | 三十二<br>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 四十四 | 九 | 七 | 四 | 十八 | 二十五 | 四十五<br>文公薨。 | 三十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甲午 | 二十五 | 三十三<br>僖公薨。 | 六<br>狄侵我。 | 晋襄公驩元年<br>破秦于殽。 | 三十三<br>襲鄭,晋敗我殽。 | 四十五 | 十 | 八 | 五 | 十九 | 二十六 | 鄭穆公蘭元年<br>秦襲我,弦高詐之。 | 三十一 | |
| | 二十六 | 魯文公興元年 | 七 | 二<br>伐衛,衛伐我。 | 三十四<br>敗殽將亡歸,公復其官。 | 四十六<br>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爲王。 | 十一 | 九<br>晋伐我,我伐晋。 | 六 | 二十 | 二十七 | 二 | 三十二 | |
| | 二十七 | 二 | 八 | 三<br>秦報我殽,敗于汪。 | 三十五<br>伐晋報殽,敗我于汪。 | 楚穆王商臣元年<br>以其太子宅賜崇,爲相。 | 十二 | 十 | 七 | 二十一 | 二十八 | 三 | 三十三 | |
| | 二十八 | 三<br>公如晋。 | 九 | 四<br>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 三十六<br>以孟明等伐晋,晋不敢出。 | 二<br>晋伐我。 | 十三 | 十一 | 八 | 二十二 | 二十九 | 四 | 三十四 | |
| | 二十九 | 四 | 十 | 五<br>伐秦,圍邧、新城。 | 三十七<br>晋伐我,圍邧、新城。 | 三<br>滅江。 | 十四 | 十二<br>公如晋。 | 九 | 二十三 | 三十 | 五 | 三十五 | |
| | 三十 | 五 | 十一 | 六<br>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 三十八 | 四<br>滅六、蓼。 | 十五 | 十三 | 十 | 二十四 | 三十一 | 六 | 三十六 |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吴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三十一 | 六 | 十二 | 七<br>公卒。趙盾爲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爲靈公。 | 三十九<br>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 五 | 十六 | 十四 | 十一 | 二十五 | 三十二 | 七 | 三十七 | |
| | 三十二 | 七 | 十三 | 晉靈公夷皋元年<br>趙盾專政。 | 秦康公罃元年 | 六 | 十七<br>公孫固殺成公。 | 十五 | 十二 | 二十六 | 三十三 | 八 | 三十八 | |
| | 三十三<br>襄王崩。 | 八<br>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 十四 | 二<br>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 二 | 七 | 宋昭公杵臼元年<br>襄公之子。 | 十六 | 十三 | 二十七 | 三十四 | 九 | 三十九 | |
| | 頃王元年 | 九 | 十五 | 三<br>率諸侯救鄭。 | 三 | 八<br>伐鄭，以其服晉。 | 二 | 十七 | 十四 | 二十八 | 三十五 | 十<br>楚伐我。 | 四十 | |
| 甲辰 | 二 | 十 | 十六 | 四<br>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 | 四<br>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 | 九 | 三 | 十八 | 十五 | 二十九 | 曹文公壽元年 | 十一 | 燕桓公元年 | |
| | 三 | 十一<br>敗長翟于鹹而歸，得長翟。 | 十七 | 五 | 五 | 十 | 四<br>敗長翟長丘。 | 十九 | 十六 | 三十 | 二 | 十二 | 二 | |
| | 四 | 十二 | 十八 | 六<br>秦取我羈馬。與秦戰河曲，秦師遁。 | 六<br>伐晉，取羈馬。怒，與我大戰河曲。 | 十一 | 五 | 二十 | 十七 | 三十一 | 三 | 十三 | 三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五 | 十三 | 十九 | 七<br>得隨會。 | 七<br>晉詐得隨會。 | 十二 | 六 | 二十一 | 十八 | 三十二 | 四 | 十四 | 四 | |
| | 六<br>頃王崩。公卿爭政，故不赴。 | 十四<br>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宋、齊、晉君死。” | 二十<br>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自立，是爲懿公。 | 八<br>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平王室。 | 八 | 楚莊王侶元年 | 七 | 二十二 | 陳靈公平國元年 | 三十三 | 五 | 十五 | 五 | |
| | 匡王元年 | 十五<br>六月辛丑，日蝕，齊伐我。 | 齊懿公商人元年 | 九<br>我入蔡。 | 九 | 二 | 八 | 二十三 | 二 | 三十四<br>晉伐我。莊侯薨。 | 六<br>齊入我郛。 | 十六 | 六 | |
| | 二 | 十六 | 二<br>不得民心。 | 十 | 十 | 三<br>滅庸。 | 九<br>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弟鮑立。 | 二十四 | 三 | 蔡文侯申元年 | 七 | 十七 | 七 | |
| | 三 | 十七<br>齊伐我。 | 三<br>伐魯。 | 十一<br>率諸侯平宋。 | 十一 | 四 | 宋文公鮑元年<br>昭公弟。晉率諸侯平我。 | 二十五 | 四 | 二 | 八 | 十八 | 八 | |
| | 四 | 十八<br>襄仲殺嫡，立庶子爲宣公。 | 四<br>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殺公，立桓公子惠公。 | 十二 | 十二 | 五 | 二 | 二十六 | 五 | 三 | 九 | 十九 | 九 | |
| | 五 | 魯宣公倭元年<br>魯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 齊惠公元元年<br>取魯濟西之田。 | 十三<br>趙盾救陳、宋，伐鄭。 | 秦共公和元年 | 六<br>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 | 三<br>楚、鄭伐我，以倍楚故也。 | 二十七 | 六 | 四 | 十 | 二十<br>與楚侵陳，遂侵宋。晉使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甲寅 | 六 匡王崩。 | 二 | 二 王子成父敗長翟。 | 十四 趙穿殺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 二 | 七 | 四 華元以羊羹故陷於鄭。 | 二十八 | 七 | 五 | 十一 | 二十一 與宋師戰,獲華元。 | 十一 | |
| | 定王元年 | 三 | 三 | 晉成公黑臀元年 伐鄭。 | 三 | 八 伐陸渾,至雒,問鼎輕重。 | 五 贖華元,亡歸。圍曹。 | 二十九 | 八 | 六 | 十二 宋圍我。 | 二十二 華元亡歸。 | 十二 | |
| | 二 | 四 | 四 | 二 | 四 | 九 若敖氏爲亂,滅之。伐鄭。 | 六 | 三十 | 九 | 七 | 十三 | 鄭靈公夷元年 公子歸生以黿故殺靈公。 | 十三 | |
| | 三 | 五 | 五 | 三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鄭,伐陳。 | 五 | 十 | 七 | 三十一 | 十 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 八 | 十四 | 鄭襄公堅元年 靈公庶弟。楚伐我,晉來救。 | 十四 | |
| | 四 | 六 | 六 | 四 與衛侵陳。 | 秦桓公元年 | 十一 | 八 | 三十二 與晉侵陳。 | 十一 晉、衛侵我。 | 九 | 十五 | 二 | 十五 | |
| | 五 | 七 | 七 | 五 | 二 | 十二 | 九 | 三十三 | 十二 | 十 | 十六 | 三 | 十六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六 | 八<br>七月，日蝕。 | 八 | 六<br>與魯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 三<br>晉伐我，獲諜。 | 十三<br>伐陳，滅舒蓼。 | 十 | 三十四 | 十三<br>楚伐我。 | 十一 | 十七 | 四 | 燕宣公元年 | |
| | 七 | 九 | 九 | 七<br>使桓子伐楚。以諸侯師伐陳救鄭。成公薨。 | 四 | 十四<br>伐鄭，晉郤缺救鄭，敗我。 | 十一 | 三十五 | 十四 | 十二 | 十八 | 五<br>楚伐我，晉來救，敗楚師。 | 二 | |
| | 八 | 十<br>四月，日蝕。 | 十<br>公卒。崔杼有寵，高、國逐之，奔衛。 | 晉景公據元年<br>與宋伐鄭。 | 五 | 十五 | 十二 | 衛穆公遬元年<br>齊崔杼來奔。 | 十五<br>夏徵舒以其母辱，殺靈公。 | 十三 | 十九 | 六<br>晉、宋、楚伐我。 | 三 | |
| | 九 | 十一 | 齊頃公無野元年 | 二 | 六 | 十六<br>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靈公子午。 | 十三 | 二 | 陳成公午元年<br>靈公太子。 | 十四 | 二十 | 七 | 四 | |
| 甲子 | 十 | 十二 | 二 | 三<br>救鄭，爲楚所敗河上。 | 七 | 十七<br>圍鄭，鄭伯肉袒謝，釋之。 | 十四<br>伐陳。 | 三 | 二 | 十五 | 二十一 | 八<br>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 五 | |
| | 十一 | 十三 | 三 | 四 | 八 | 十八 | 十五 | 四 | 三 | 十六 | 二十二 | 九 | 六 | |
| | 十二 | 十四 | 四 | 五<br>伐鄭。 | 九 | 十九<br>圍宋，爲殺使者。 | 十六<br>殺楚使者，楚圍我。 | 五 | 四 | 十七 | 二十三<br>文公薨。 | 十<br>晉伐我。 | 七 |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十三 | 十五<br>初稅畝。 | 五 | 六<br>救宋，執解揚，有使節。秦伐我。 | 十 | 二十<br>圍宋。五月，華元告子反以誠，楚罷。 | 十七<br>華元告楚，楚去。 | 六 | 五 | 十八 | 曹宣公廬元年 | 十一<br>佐楚伐宋，執解揚。 | 八 | |
| | 十四 | 十六 | 六 | 七<br>隨會滅赤翟。 | 十一 | 二十一 | 十八 | 七 | 六 | 十九 | 二 | 十二 | 九 | |
| | 十五 | 十七<br>日蝕。 | 七<br>晉使郤克來齊，婦人笑之，克怒，歸去。 | 八<br>使郤克使齊，婦人笑之，克怒歸。 | 十二 | 二十二 | 十九 | 八 | 七 | 二十<br>文侯薨。 | 三 | 十三 | 十 | |
| | 十六 | 十八<br>宣公薨。 | 八<br>晉伐敗我。 | 九<br>伐齊，質子彊，兵罷。 | 十三 | 二十三<br>莊王薨。 | 二十 | 九 | 八 | 蔡景侯固元年 | 四 | 十四 | 十一 | |
| | 十七 | 魯成公黑肱元年春，齊取我隆。 | 九 | 十 | 十四 | 楚共王審元年 | 二十一 | 十 | 九 | 二 | 五 | 十五 | 十二 | |
| | 十八 | 二<br>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竊與楚盟。 | 十<br>晉郤克敗公於鞌，虜逢丑父。 | 十一<br>與魯、曹敗齊。 | 十五 | 二<br>秋，申公巫臣竊徵舒母奔晉，以爲邢大夫。冬，伐衛、魯，救齊。 | 二十二 | 十一<br>穆公薨。與諸侯敗齊，反侵地。楚伐我。 | 十 | 三 | 六 | 十六 | 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九 | 三<br>會晉、宋、衛、曹伐鄭。 | 十一<br>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 十二<br>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 十六 | 三 | 宋共公瑕元年 | 衛定公臧元年 | 十一 | 四 | 七<br>伐鄭。 | 十七<br>晉率諸侯伐我。 | 十四 | |
| 甲戌 | 二十 | 四<br>公如晉,晉不敬,公欲倍晉合於楚。 | 十二 | 十三<br>魯公來,不敬。 | 十七 | 四<br>子反救鄭。 | 二 | 二 | 十二 | 五 | 八 | 十八<br>晉欒書取我氾。襄公薨。 | 十五 | |
| | 二十一<br>定王崩。 | 五 | 十三 | 十四<br>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 | 十八 | 五<br>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來訟。 | 三 | 三 | 十三 | 六 | 九 | 鄭悼公費元年<br>公如楚訟。 | 燕昭公元年 | |
| | 簡王元年 | 六 | 十四 | 十五<br>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 十九 | 六 | 四 | 四 | 十四 | 七<br>晉侵我。 | 十 | 二<br>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 二 | 吳壽夢元年 |
| | 二 | 七 | 十五 | 十六<br>以巫臣始通於吳而謀楚。 | 二十 | 七<br>伐鄭。 | 五 | 五 | 十五 | 八 | 十一 | 鄭成公睔元年<br>悼公弟也。楚伐我。 | 三 | 二<br>巫臣來,謀伐楚。 |
| | 三 | 八 | 十六 | 十七<br>復趙武田邑。侵蔡。 | 二十一 | 八 | 六 | 六 | 十六 | 九<br>晉伐我。 | 十二 | 二 | 四 | 三 |
| | 四 | 九 | 十七<br>頃公薨。 | 十八<br>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 二十二<br>伐晉。 | 九<br>救鄭。冬,與晉成。 | 七 | 七 | 十七 | 十 | 十三 | 三<br>與楚盟。公如晉,執公伐我。 | 五 | 四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五 | 十<br>公如晉送葬,諱之。 | 齊靈公環元年 | 十九 | 二十三 | 十 | 八 | 八 | 十八 | 十一 | 十四 | 四<br>晉率諸侯伐我。 | 六 | 五 |
| | 六 | 十一 | 二 | 晉厲公壽曼元年 | 二十四<br>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 十一 | 九 | 九 | 十九 | 十二 | 十五 | 五 | 七 | 六 |
| | 七 | 十二 | 三 | 二 | 二十五 | 十二 | 十 | 十 | 二十 | 十三 | 十六 | 六 | 八 | 七 |
| | 八 | 十三<br>會晉伐秦。 | 四<br>伐秦。 | 三<br>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 二十六<br>晉率諸侯伐我。 | 十三 | 十一<br>晉率我伐秦。 | 十一 | 二十一 | 十四 | 十七<br>晉率我伐秦。 | 七<br>晉率我伐秦。 | 九 | 八 |
| 甲申 | 九 | 十四 | 五 | 四 | 二十七 | 十四 | 十二 | 十二<br>定公薨。 | 二十二 | 十五 | 曹成公負芻元年 | 八 | 十 | 九 |
| | 十 | 十五<br>始與吳通,會鍾離。 | 六 | 五<br>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 秦景公元年 | 十五<br>許畏鄭,請徙葉。 | 十三<br>華元奔晉,復還。 | 衛獻公衎元年 | 二十三 | 十六 | 二<br>晉執我公以歸。 | 九 | 十一 | 十<br>與魯會鍾離。 |
| | 十一 | 十六<br>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脱。 | 七 | 六<br>敗楚鄢陵。 | 二 | 十六<br>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 宋平公成元年 | 二 | 二十四 | 十七 | 三 | 十<br>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 十二 | 十一 |
| | 十二 | 十七 | 八 | 七 | 三 | 十七 | 二 | 三 | 二十五 | 十八 | 四 | 十一 | 十三<br>昭公薨。 | 十二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十三 | 十八<br>成公薨。 | 九 | 八<br>欒書、中行偃殺厲公,立襄公曾孫,爲悼公。 | 四 | 十八<br>爲魚石伐宋彭城。 | 三<br>楚伐彭城,封魚石。 | 四 | 二十六 | 十九 | 五 | 十二<br>與楚伐宋。 | 燕武公元年 | 十三 |
| | 十四<br>簡王崩。 | 魯襄公午元年<br>圍宋彭城。 | 十<br>晉伐我,使太子光質於晉。 | 晉悼公元年<br>圍宋彭城。 | 五 | 十九<br>侵宋,救鄭。 | 四<br>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 五<br>圍宋彭城。 | 二十七 | 二十 | 六 | 十三<br>晉伐敗我,兵次洧上,楚來救。 | 二 | 十四 |
| | 靈王元年<br>生有髭。 | 二<br>會晉城虎牢。 | 十一 | 二<br>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 六 | 二十 | 五 | 六 | 二十八 | 二十一 | 七 | 十四<br>成公薨。晉率諸侯伐我。 | 三 | 十五 |
| | 二 | 三 | 十二 | 三<br>魏絳辱楊干。 | 七 | 二十一<br>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 六 | 七 | 二十九<br>倍楚盟,楚侵我。 | 二十二 | 八 | 鄭釐公惲元年 | 四 | 十六<br>楚伐我。 |
| | 三 | 四<br>公如晉。 | 十三 | 四<br>魏絳説和戎、狄,狄朝晉。 | 八 | 二十二<br>伐陳。 | 七 | 八 | 三十<br>楚伐我。成公薨。 | 二十三 | 九 | 二 | 五 | 十七 |
| | 四 | 五<br>季文子卒。 | 十四 | 五 | 九 | 二十三<br>伐陳。 | 八 | 九 | 陳哀公弱元年 | 二十四 | 十 | 三 | 六 | 十八 |
| 甲午 | 五 | 六 | 十五 | 六 | 十 | 二十四 | 九 | 十 | 二 | 二十五 | 十一 | 四 | 七 | 十九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六 | 七 | 十六 | 七 | 十一 | 二十五 圍陳。 | 十 | 十一 | 三 楚圍我，爲公亡歸。 | 二十六 | 十二 | 五 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 八 | 二十 |
| | 七 | 八 公如晉。 | 十七 | 八 | 十二 | 二十六 伐鄭。 | 十一 | 十二 | 四 | 二十七 鄭侵我。 | 十三 | 鄭簡公嘉元年。釐公子。 | 九 | 二十一 |
| | 八 | 九 與晉伐鄭，會河上，問公年十二，可冠，冠於衛。 | 十八 與晉伐鄭。 | 九 率齊、魯、宋、衛、曹伐鄭。秦伐我。 | 十三 伐晉，楚爲我援。 | 二十七 伐鄭，師于武城，爲秦。 | 十二 晉率我伐鄭。 | 十三 晉率我伐鄭。師曹鞭公幸妾。 | 五 | 二十八 | 十四 晉率我伐鄭。 | 二 誅子駟。晉率諸侯伐我，我與盟。楚怒，伐我。 | 十 | 二十二 |
| | 九 王叔奔晉。 | 十 楚、鄭侵我西鄙。 | 十九 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 十 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 十四 晉伐我。 | 二十八 使子囊救鄭。 | 十三 鄭伐我，衛來救。 | 十四 救宋。 | 六 | 二十九 | 十五 | 三 晉率諸侯伐我，楚來救。子孔作亂，子産攻之。 | 十一 | 二十三 |
| | 十 | 十一 三桓分爲三軍，各將軍。 | 二十 | 十一 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公曰“吾用魏絳九合諸侯，”賜之樂。 | 十五 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 二十九 與鄭伐宋。 | 十四 楚、鄭伐我。 | 十五 伐鄭。 | 七 | 三十 | 十六 | 四 與楚伐宋，晉率諸侯伐我，秦來救。 | 十二 | 二十四 |
| | 十一 | 十二 公如晉。 | 二十一 | 十二 | 十六 | 三十 | 十五 | 十六 | 八 | 三十一 | 十七 | 五 | 十三 | 二十五 壽夢卒。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吴 |
|---|---|---|---|---|---|---|---|---|---|---|---|---|---|---|
| | 十二 | 十三 | 二十二 | 十三 | 十七 | 三十一 吴伐我，敗之。共王薨。 | 十六 | 十七 | 九 | 三十二 | 十八 | 六 | 十四 | 吴諸樊元年 楚敗我。 |
| | 十三 | 十四 日蝕。 | 二十三 衛獻公來奔。 | 十四 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棫林。 | 十八 晋諸侯大夫伐我，敗棫林。 | 楚康王昭元年 共王太子出奔吴。 | 十七 | 十八 孫文子攻公，公奔齊，立定公弟狄。 | 十 | 三十三 | 十九 | 七 | 十五 | 二 季子讓位。楚伐我。 |
| | 十四 | 十五 日蝕。齊伐我。 | 二十四 伐魯。 | 十五 悼公薨。 | 十九 | 二 | 十八 | 衛殤公狄元年 定公弟。 | 十一 | 三十四 | 二十 | 八 | 十六 | 三 |
| 甲辰 | 十五 | 十六 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 二十五 伐魯。 | 晋平公彪元年 我敗楚于湛坂。 | 二十 | 三 晋伐我，敗湛坂。 | 十九 | 二 | 十二 | 三十五 | 二十一 | 九 | 十七 | 四 |
| | 十六 | 十七 齊伐我北鄙。 | 二十六 伐魯。 | 二 | 二十一 | 四 | 二十 伐陳。 | 三 伐曹。 | 十三 宋伐我。 | 三十六 | 二十二 衛伐我。 | 十 | 十八 | 五 |
| | 十七 | 十八 與晋伐齊。 | 二十七 晋圍臨淄。晏嬰。 | 三 率魯、宋、鄭、衛圍齊，大破之。 | 二十二 | 五 伐鄭。 | 二十一 晋率我伐齊。 | 四 | 十四 | 三十七 | 二十三 成公薨。 | 十一 晋率我圍齊。楚伐我。 | 十九 武公薨。 | 六 |
| | 十八 | 十九 | 二十八 廢光，立子牙爲太子。光與崔杼殺牙自立。晋、衛伐我。 | 四 與衛伐齊。 | 二十三 | 六 | 二十二 | 五 晋率我伐齊。 | 十五 | 三十八 | 曹武公勝元年 | 十二 子産爲卿。 | 燕文公元年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九 | 二十<br>日蝕。 | 齊莊公元年 | 五 | 二十四 | 七 | 二十三 | 六 | 十六 | 三十九 | 二 | 十三 | 二 | 八 |
| | 二十 | 二十一<br>公如晉。日再蝕。 | 二 | 六<br>魯襄公來。殺羊舌虎。 | 二十五 | 八 | 二十四 | 七 | 十七 | 四十 | 三 | 十四 | 三 | 九 |
| | 二十一 | 二十二<br>孔子生。 | 三<br>晉欒逞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 | 七<br>欒逞奔齊。 | 二十六 | 九 | 二十五 | 八 | 十八 | 四十一 | 四 | 十五 | 四 | 十 |
| | 二十二 | 二十三 | 四<br>欲遣欒逞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 八 | 二十七 | 十 | 二十六 | 九<br>齊伐我。 | 十九 | 四十二 | 五 | 十六 | 五 | 十一 |
| | 二十三 | 二十四<br>侵齊。日再蝕。 | 五<br>畏晉通楚，晏子謀。 | 九 | 二十八 | 十一<br>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 | 二十七 | 十 | 二十<br>楚率我伐鄭。 | 四十三<br>楚率我伐鄭。 | 六 | 十七<br>范宣子爲政。我請伐陳。 | 六 | 十二 |
| | 二十四 | 二十五<br>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 六<br>晉伐我，報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殺之，立其弟，爲景公。 | 十<br>伐齊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 二十九<br>公如晉，盟不結。 | 十二<br>吳伐我，以報舟師之役，射殺吳王。 | 二十八 | 十一 | 二十一<br>鄭伐我。 | 四十四 | 七 | 十八<br>伐陳，入陳。 | 燕懿公元年 | 十三<br>諸樊伐楚，迫巢門，傷射以薨。 |
| 甲寅 | 二十五 | 二十六 | 齊景公杵臼元年<br>如晉，請歸衛獻公。 | 十一<br>誅衛殤公，復入獻公。 | 三十 | 十三<br>率陳、蔡伐鄭。 | 二十九 | 十二<br>齊、晉殺殤公，復内獻公。 | 二十二<br>楚率我伐鄭。 | 四十五 | 八 | 十九<br>楚率陳、蔡伐我。 | 二 | 吳餘祭元年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六 | 二十七<br>日蝕。 | 二<br>慶封欲專，誅崔氏，杼自殺。 | 十二 | 三十一 | 十四 | 三十 | 衛獻公衎後元年 | 二十三 | 四十六 | 九 | 二十 | 三 | 二 |
| | 二十七 | 二十八<br>公如楚。葬康王。 | 三<br>冬，鮑、高、欒氏謀慶封，發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 十三 | 三十二 | 十五<br>康王薨。 | 三十一 | 二 | 二十四 | 四十七 | 十 | 二十一 | 四<br>懿公薨。 | 三<br>齊慶封來奔。 |
| | 景王元年 | 二十九<br>吳季札來觀周樂，盡知樂所爲。 | 四<br>吳季札來使，與晏嬰歡。 | 十四<br>吳季札來，曰："晉政卒歸韓、魏、趙。" | 三十三 | 楚熊郟敖元年 | 三十二 | 三 | 二十五 | 四十八 | 十一 | 二十二<br>吳季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脱於厄矣。" | 燕惠公元年<br>齊高止來奔。 | 四<br>守門閽殺餘祭。季札使諸侯。 |
| | 二 | 三十 | 五 | 十五 | 三十四 | 二 | 三十三 | 衛襄公惡元年 | 二十六 | 四十九<br>爲太子取楚女，公通焉，太子殺公自立。 | 十二 | 二十三<br>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子成止之。 | 二 | 五 |
| | 三 | 三十一<br>襄公薨。 | 六 | 十六 | 三十五 | 三<br>王季父圍爲令尹。 | 三十四 | 二 | 二十七 | 蔡靈侯班元年 | 十三 | 二十四 | 三 | 六 |
| | 四 | 魯昭公稠元年<br>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 七 | 十七<br>秦后子來奔。 | 三十六<br>公弟后子奔晉，車千乘。 | 四<br>令尹圍殺郟敖，自立爲靈王。 | 三十五 | 三 | 二十八 | 二 | 十四 | 二十五 | 四 | 七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五 | 二<br>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 八<br>田無宇送女。 | 十八<br>齊田無宇來送女。 | 三十七 | 楚靈王圍元年<br>共王子，肘玉。 | 三十六 | 四 | 二十九 | 三 | 十五 | 二十六 | 五 | 八 |
| | 六 | 三 | 九<br>晏嬰使晉，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 十九 | 三十八 | 二 | 三十七 | 五 | 三十 | 四 | 十六 | 二十七<br>夏，如晉。冬，如楚。 | 六<br>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 九 |
| | 七 | 四<br>稱病不會楚。 | 十 | 二十 | 三十九 | 三<br>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朱方，誅慶封。冬，報我，取三城。 | 三十八 | 六<br>稱病不會楚。 | 三十一 | 五 | 十七<br>稱病不會楚。 | 二十八<br>子產曰："三國不會。" | 七 | 十<br>楚誅慶封。 |
| 甲子 | 八 | 五 | 十一 | 二十一<br>秦后子歸秦。 | 四十<br>公卒。后子自晉歸。 | 四<br>率諸侯伐吳。 | 三十九 | 七 | 三十二 | 六 | 十八 | 二十九 | 八 | 十一<br>楚率諸侯伐我。 |
| | 九 | 六 | 十二<br>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 二十二<br>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 秦哀公元年 | 五<br>伐吳，次乾谿。 | 四十 | 八 | 三十三 | 七 | 十九 | 三十 | 九<br>齊伐我。 | 十二<br>楚伐我，次乾谿。 |
| | 十 | 七<br>季武子卒。日蝕。 | 十三<br>入燕君。 | 二十三<br>入燕君。 | 二 | 六<br>執芋尹亡人入章華。 | 四十一 | 九<br>夫人姜氏無子。 | 三十四 | 八 | 二十 | 三十一 | 燕悼公元年<br>惠公歸至卒。 | 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一 | 八 公如楚，楚留之。賀章華臺。 | 十四 | 二十四 | 三 | 七 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滅陳。 | 四十二 | 衛靈公元年 | 三十五 弟招作亂，哀公自殺。 | 九 | 二十一 | 三十二 | 二 | 十四 |
| | 十二 | 九 | 十五 | 二十五 | 四 | 八 弟棄疾將兵定陳。 | 四十三 | 二 | 陳惠公吳元年 哀公孫也。楚來定我。 | 十 | 二十二 | 三十三 | 三 | 十五 |
| | 十三 | 十 | 十六 | 二十六 春，有星出婺女。七月，公薨。 | 五 | 九 | 四十四 平公薨。 | 三 | 二 | 十一 | 二十三 | 三十四 | 四 | 十六 |
| | 十四 | 十一 | 十七 | 晉昭公夷元年 | 六 | 十 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爲蔡侯。 | 宋元公佐元年 | 四 | 三 | 十二 靈侯如楚，楚殺之，使棄疾居之，爲蔡侯。 | 二十四 | 三十五 | 五 | 十七 |
| | 十五 | 十二 朝晉至河，晉謝之歸。 | 十八 公如晉。 | 二 | 七 |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 二 | 五 公如晉，朝嗣君。 | 四 | 蔡侯廬元年 景侯子。 | 二十五 | 三十六 公如晉。 | 六 | 吳餘昧元年 |
| | 十六 | 十三 | 十九 | 三 | 八 | 十二 棄疾作亂自立，靈王自殺。復陳、蔡。 | 三 | 六 | 五 楚平王復陳，立惠公。 | 二 楚平王復我，立景侯子廬。 | 二十六 | 鄭定公寧元年 | 七 | 二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七 | 十四 | 二十 | 四 | 九 | 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 四 | 七 | 六 | 三 | 二十七 | 二 | 燕共公元年 | 三 |
| 甲戌 | 十八 后太子卒。 | 十五 日蝕。公如晉，晉留之葬，公耻之。 | 二十一 | 五 | 十 | 二 王爲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 五 | 八 | 七 | 四 | 曹平公須元年 | 三 | 二 | 四 |
| | 十九 | 十六 | 二十二 | 六 公卒。六卿强，公室卑矣。 | 十一 | 三 | 六 | 九 | 八 | 五 | 二 | 四 | 三 | 吳僚元年 |
| | 二十 | 十七 五月朔，日蝕。彗星見辰。 | 二十三 | 晉頃公去疾元年 | 十二 | 四 與吳戰。 | 七 | 十 | 九 | 六 | 三 | 五 火，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 四 | 二 與楚戰。 |
| | 二十一 | 十八 | 二十四 | 二 | 十三 | 五 | 八 火。 | 十一 火。 | 十 火。 | 七 | 四 平公薨。 | 六 火。 | 五 共公薨。 | 三 |
| | 二十二 | 十九 地震。 | 二十五 | 三 | 十四 | 六 | 九 | 十二 | 十一 | 八 | 曹悼公午元年 | 七 | 燕平公元年 | 四 |
| | 二十三 | 二十 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 二十六 獵魯界，因入魯。 | 四 | 十五 | 七 誅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吳。 | 十 公毋信。詐殺諸公子。楚太子建來奔，見亂。之鄭。 | 十三 | 十二 | 九 平侯薨。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 二 | 八 楚太子建從宋來奔。 | 二 | 五 伍員來奔。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二十四 | 二十一 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 二十七 | 五 | 十六 | 八 蔡侯來奔。 | 十一 | 十四 | 十三 | 蔡悼侯東國元年 奔楚。 | 三 | 九 | 三 | 六 |
| | 二十五 | 二十二 日蝕。 | 二十八 | 六 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 | 十七 | 九 | 十二 | 十五 | 十四 | 二 | 四 | 十 | 四 | 七 |
| | 敬王元年 | 二十三 地震。 | 二十九 | 七 | 十八 | 十 吳伐敗我。 | 十三 | 十六 | 十五 吳敗我兵，取胡、沈。 | 三 | 五 | 十一 楚建作亂，殺之。 | 五 | 八 公子光敗楚。 |
| | 二 | 二十四 鸜鵒來巢。 | 三十 | 八 | 十九 | 十一 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 十四 | 十七 | 十六 | 蔡昭侯申元年 悼侯弟。 | 六 | 十二 公如晉，請内王。 | 六 | 九 |
| 甲申 | 三 | 二十五 公欲誅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鄆。 | 三十一 | 九 | 二十 | 十二 | 十五 | 十八 | 十七 | 二 | 七 | 十三 | 七 | 十 |
| | 四 | 二十六 齊取我鄆以處公。 | 三十二 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 十 知櫟、趙鞅内王於王城。 | 二十一 |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立，爲昭王。 | 宋景公頭曼元年 | 十九 | 十八 | 三 | 八 | 十四 | 八 | 十一 |
| | 五 | 二十七 | 三十三 | 十一 | 二十二 | 楚昭王珍元年 誅無忌以説衆。 | 二 | 二十 | 十九 | 四 | 九 | 十五 | 九 | 十二 公子光使專諸殺僚，自立。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六 | 二十八<br>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 三十四 | 十二<br>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 | 二十三 | 二 | 三 | 二十一 | 二十 | 五 | 曹襄公元年 | 十六 | 十 | 吳闔閭元年 |
| | 七 | 二十九<br>公自乾侯如鄆。齊侯曰"主君，"公耻之，復之乾侯。 | 三十五 | 十三 | 二十四 | 三 | 四 | 二十二 | 二十一 | 六 | 二 | 鄭獻公蠆元年 | 十一 | 二 |
| | 八 | 三十 | 三十六 | 十四<br>頃公薨。 | 二十五 | 四<br>吳三公子來奔，封以捍吳。 | 五 | 二十三 | 二十二 | 七 | 三 | 二 | 十二 | 三<br>三公子奔楚。 |
| | 九 | 三十一<br>日蝕。 | 三十七 | 晉定公午元年 | 二十六 | 五<br>吳伐我六、潛。 | 六 | 二十四 | 二十三 | 八 | 四 | 三 | 十三 | 四<br>伐楚六、潛。 |
| | 十<br>晉使諸侯爲我築城。 | 三十二<br>公卒乾侯。 | 三十八 | 二<br>率諸侯爲周築城。 | 二十七 | 六 | 七 | 二十五 | 二十四 | 九 | 五<br>平公弟通殺襄公自立。 | 四 | 十四 | 五 |
| | 十一 | 魯定公宋元年<br>昭公喪自乾侯至。 | 三十九 | 三 | 二十八 | 七<br>囊瓦伐吳，敗我豫章。蔡侯來朝。 | 八 | 二十六 | 二十五 | 十<br>朝楚，以裘故留。 | 曹隱公元年 | 五 | 十五 | 六<br>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二 | 二 | 四十 | 四 | 二十九 | 八 | 九 | 二十七 | 二十六 | 十一 | 二 | 六 | 十六 | 七 |
| 甲午 | 十三 | 三 | 四十一 | 五 | 三十 | 九<br>蔡昭侯留三歲，得裘，故歸。 | 十 | 二十八 | 二十七 | 十二<br>與子常裘，得歸，如晉，請伐楚。 | 三 | 七 | 十七 | 八 |
| | 十四<br>與晉率諸侯侵楚。 | 四 | 四十二 | 六<br>周與我率諸侯侵楚。 | 三十一<br>楚包胥請救。 | 十<br>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 十一 | 二十九<br>與蔡爭長。 | 二十八 | 十三<br>與衛爭長。楚侵我，吳與我伐楚，入郢。 | 四 | 八 | 十八 | 九<br>與蔡伐楚，入郢。 |
| | 十五 | 五<br>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日蝕。 | 四十三 | 七 | 三十二 | 十一<br>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 十二 | 三十 | 陳懷公柳元年 | 十四 | 曹靖公路元年 | 九 | 十九 | 十 |
| | 十六<br>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 六 | 四十四 | 八 | 三十三 | 十二<br>吳伐我番，楚恐，徙鄀。 | 十三 | 三十一 | 二 | 十五 | 二 | 十<br>魯侵我。 | 燕簡公元年 | 十一<br>伐楚取番。 |
| | 十七<br>劉子迎王，晉入王。 | 七<br>齊伐我。 | 四十五<br>侵衛。伐魯。 | 九<br>入周敬王。 | 三十四 | 十三 | 十四 | 三十二<br>齊侵我。 | 三 | 十六 | 三 | 十一 | 二 | 十二 |
| | 十八 | 八<br>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 四十六<br>魯伐我。我伐魯。 | 十<br>伐衛。 | 三十五 | 十四<br>子西爲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 十五 | 三十三<br>晉、魯侵伐我。 | 四<br>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 | 十七 | 四<br>靖公薨。 | 十二 | 三 | 十三<br>陳懷公來，留之，死於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九 | 九<br>伐陽虎，虎奔齊。 | 四十七<br>囚陽虎，虎奔晉。 | 十一<br>陽虎來奔。 | 三十六<br>哀公薨。 | 十五 | 十六<br>陽虎來奔。 | 三十四 | 陳湣公越元年 | 十八 | 曹伯陽元年 | 十三<br>獻公薨。 | 四 | 十四 |
| | 二十 | 十<br>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 | 四十八 | 十二 | 秦惠公元年<br>彗星見。 | 十六 | 十七 | 三十五 | 二 | 十九 | 二 | 鄭聲公勝元年<br>鄭益弱。 | 五 | 十五 |
| | 二十一 | 十一 | 四十九 | 十三 | 二<br>生躁公、懷公、簡公。 | 十七 | 十八 | 三十六 | 三 | 二十 | 三<br>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 二 | 六 | 十六 |
| | 二十二 | 十二<br>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 五十<br>遺魯女樂。 | 十四 | 三 | 十八 | 十九 | 三十七<br>伐曹。 | 四 | 二十一 | 四<br>衛伐我。 | 三 | 七 | 十七 |
| 甲辰 | 二十三 | 十三 | 五十一 | 十五<br>趙鞅伐范、中行。 | 四 | 十九 | 二十 | 三十八<br>孔子來，祿之如魯。 | 五 | 二十二 | 五 | 四 | 八 | 十八 |
| | 二十四 | 十四 | 五十二 | 十六 | 五 | 二十 | 二十一 | 三十九<br>太子蒯聵出奔。 | 六<br>孔子來。 | 二十三 | 六<br>公孫彊好射，獻雁，君使爲司城，夢者子行。 | 五<br>子產卒。 | 九 | 十九<br>伐越，敗我，傷闔閭指，以死。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五 | 十五<br>定公薨。日蝕。 | 五十三 | 十七 | 六 | 二十一<br>滅胡。以吳敗，我倍之。 | 二十二<br>鄭伐我。 | 四十 | 七 | 二十四 | 七 | 六<br>伐宋。 | 十 | 吳王夫差元年 |
| | 二十六 | 魯哀公將元年 | 五十四<br>伐晉。 | 十八<br>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衛伐我。 | 七 | 二十二<br>率諸侯圍蔡。 | 二十三 | 四十一<br>伐晉。 | 八<br>吳伐我。 | 二十五<br>楚伐我，以吳怨故。 | 八 | 七 | 十一 | 二<br>伐越。 |
| | 二十七 | 二 | 五十五<br>輸范、中行氏粟。 | 十九<br>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我敗之。 | 八 | 二十三 | 二十四 | 四十二<br>靈公薨。蒯聵子輒立。晉納太子蒯聵于戚。 | 九 | 二十六<br>畏楚，私召吳人，乞遷于州來，州來近吳。 | 九 | 八<br>救范、中行氏，與趙鞅戰於鐵，敗我師。 | 十二 | 三 |
| | 二十八 | 三<br>地震。 | 五十六 | 二十 | 九 | 二十四 | 二十五<br>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 衛出公輒元年 | 十 | 二十七 | 十<br>宋伐我。 | 九 | 燕獻公元年 | 四 |
| | 二十九 | 四 | 五十七<br>乞救范氏。 | 二十一<br>趙鞅拔邯鄲、柏人，有之。 | 十<br>惠公薨。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 | 十一 | 二十八<br>大夫共誅昭侯。 | 十一 | 十 | 二 | 五 |
| | 三十 | 五 | 五十八<br>景公薨。立嬖姬子爲太子。 | 二十二<br>趙鞅敗范、中行，中行奔齊。伐衛。 | 秦悼公元年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三<br>晉伐我，救范氏故。 | 十二 | 蔡成侯朔元年 | 十二 | 十一 | 三 | 六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一 | 六 |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 二十三 | 二 | 二十七<br>救陳，王死城父。 | 二十八<br>伐曹。 | 四 | 十三<br>吳伐我，楚來救。 | 二 | 十三<br>宋伐我。 | 十二 | 四 | 七<br>伐陳。 |
| | 三十二 | 七<br>公會吳王于繒。吳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 齊悼公陽生元年 | 二十四<br>侵衛。 | 三 | 楚惠王章元年 | 二十九<br>侵鄭，圍曹。 | 五<br>晉侵我。 | 十四 | 三 | 十四<br>宋圍我，鄭救我。 | 十三 | 五 | 八<br>魯會我繒。 |
| 甲寅 | 三十三 | 八<br>吳爲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三邑。 | 二<br>伐魯，取三邑。 | 二十五 | 四 | 二<br>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爲白公。 | 三十<br>曹倍我，我滅之。 | 六 | 十五 | 四 | 十五<br>宋滅曹，虜伯陽。 | 十四 | 六 | 九<br>伐魯。 |
| | 三十四 | 九 | 三 | 二十六 | 五 | 三<br>伐陳，陳與吳故。 | 三十一<br>鄭圍我，敗之于雍丘。 | 七 | 十六<br>倍楚，與吳成。 | 五 | | 十五<br>圍宋，敗我師雍丘，伐我。 | 七 | 十 |
| | 三十五 | 十<br>與吳伐齊。 | 四<br>吳、魯伐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 | 二十七<br>使趙鞅伐齊。 | 六 | 四<br>伐陳。 | 三十二<br>伐鄭。 | 八<br>孔子自陳來。 | 十七 | 六 | | 十六 | 八 | 十一<br>與魯伐齊救陳。誅五員。 |
| | 三十六 | 十一<br>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 齊簡公元年<br>魯與吳敗我。 | 二十八 | 七 | 五 | 三十三 | 九<br>孔子歸魯。 | 十八 | 七 | | 十七 | 九 | 十二<br>與魯敗齊。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周 | 魯 | 齊 | 晉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吳 |
|---|---|---|---|---|---|---|---|---|---|---|---|---|---|---|
| | 三十七 | 十二 與吳會橐皋。用田賦。 | 二 | 二十九 | 八 |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 三十四 | 十 公如晉，與吳會橐皋。 | 十九 | 八 | | 十八 宋伐我。 | 十 | 十三 與魯會橐皋。 |
| | 三十八 | 十三 與吳會黃池。 | 三 | 三十 與吳會黃池，爭長。 | 九 | 七 伐陳。 | 三十五 鄭敗我師。 | 十一 | 二十 | 九 | | 十九 敗宋師。 | 十一 | 十四 與晉會黃池。 |
| | 三十九 | 十四 西狩獲麟。衛出公來奔。 | 四 田常殺簡公，立其弟鶩，爲平公，常相之，專國權。 | 三十一 | 十 | 八 | 三十六 | 十二 父蒯聵入，輒出亡。 | 二十一 | 十 | | 二十 | 十二 | 十五 |
| | 四十 |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我侵地。 | 齊平公鶩元年 景公孫也。齊自是稱田氏。 | 三十二 | 十一 | 九 |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曰"善。" | 衛莊公蒯聵元年 | 二十二 | 十一 | | 二十一 | 十三 | 十六 |
| | 四十一 | 十六 孔子卒。 | 二 | 三十三 | 十二 |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 三十八 | 二 | 二十三 楚滅陳，殺湣公。 | 十二 | | 二十二 | 十四 | 十七 |

| | 周 | 魯 | 齊 | 晋 | 秦 | 楚 | 宋 | 衛 | 陳 | 蔡 | 曹 | 鄭 | 燕 | 吴 |
|---|---|---|---|---|---|---|---|---|---|---|---|---|---|---|
| | 四十二 | 十七 | 三 | 三十四 | 十三 | 十一 | 三十九 | 三<br>莊公辱戎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 | 十三 | | 二十三 | 十五 | 十八<br>越敗我。 |
| 甲子 | 四十三<br>敬王崩。 | 十八<br>二十七卒。 | 四<br>二十五卒。 | 三十五<br>三十七卒。 | 十四<br>卒，子厲共公立。 | 十二<br>五十七卒。 | 四十<br>六十四卒。 | 衛君起元年<br>石傅逐起出，輒復入。 | | 十四<br>十九卒。 | | 二十四<br>三十八卒。 | 十六<br>二十八卒。 | 十九<br>二十三卒。 |

# 史記卷十五

## 表第三

### 六國年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逾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内争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强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説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太史公讀《秦記》，讀到犬戎打敗幽王，周向東遷徙到洛邑，秦襄公開始被封爲諸侯，設西畤用以祭祀上帝，便感到僭越的迹象開始出現了。《禮》説："天子祭祀天地，諸侯祭祀其領地内名山大川。"當時秦國混雜着戎、翟等少數民族的風俗，以暴戾作爲主要手段，把仁義放在次等，論地位屬於藩臣却陳列天子的郊祭，有識之士感到憂慮。到了文公越過隴，驅除了夷狄，尊奉陳寶爲神物，在岐、雍之間經營，而穆公修明政事，秦東方的邊境到達了黄河，就與齊桓、晉文等中原諸侯并駕齊驅了。從此之後，陪臣開始執掌國政，大夫世代享受俸禄，六卿獨攬了晉的政權，征伐會盟，威望超過了其他諸侯。到田常殺了齊簡公而輔佐齊國，諸侯們漠然置之不去討伐，海内都争着忙於戰功了。三國最終分掉了晉國，田和也滅掉齊國并得而有之，六國的强盛從這裏開始。各諸侯國專以加强自己的兵力和兼并敵國爲務，陰謀詭計無所不用，縱横短長之説興起。假稱奉行王命的蜂擁而出，對盟誓不守信用，雖然各國都設人質，剖析符契，還不能起到約束的作用。秦開始時衹是個弱小偏遠之國，中原諸侯國都排斥它，把它同戎、翟同等看待，到獻公之後，它却常常雄於諸侯。論及秦最講德義的行爲也不如魯、衛最暴戾的行爲合乎德義，估量秦的兵力不如三晉强大，然而最終兼并了天下，這未必是因爲秦藉助地理險固，形勢便利，而好像是上天對它有所幫助。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有人説"東方是事物開始發生的地方，西方

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是事物成熟的地方”。興事的一定開始於東南，收到實際功效的往往在西北。因而禹興起於西羌，湯興起於亳，周朝稱王也是憑藉豐鎬之地討伐殷，秦國完成帝業是依雍州而起，漢代的興起自蜀、漢開始。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秦兼并天下之後，焚燒天下的《詩》、《書》，對諸侯國的史記損害得猶爲厲害，因爲書中有諷刺秦國的話語。《詩》、《書》之所以還能見到，多因藏於民間，而史記單獨藏在周室，因此而被焚毁。可惜啊，可惜啊！衹留存《秦記》，又不著録日月，文辭簡略不全。然而戰國時代的權變之術也有許多可以借鑒的，不一定都遵循上古。秦取得天下多通過暴力的方式，然而社會不斷變化，秦能隨時代的遷移而變法創新，因而成就很大。經傳上説“效法後王”，爲什麽呢？因爲後王的方法與我們這個時代相近，風俗演變又和我們相類似，他們的議論雖然卑下，但是易於實行。學者們拘泥於自己的見聞，衹看到秦在帝位的日子不長，没有詳察其始終，因此就都譏笑它，不敢對其有所稱道，這與用耳朵進食没有什麽差别。真是可悲啊！

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我於是按照《秦記》，繼《春秋》之後，從周元王開始，表列六國的時事，截止於秦二世，共二百七十年，寫下我所聽到的有關興衰治亂的緣由，以供後世的有識之士閱覽。

| | | | | | | | |
|---|---|---|---|---|---|---|---|
| 周元王元年 | 秦厲共公元年 | 魏獻子<br>衛出公輒後元年。 | 韓宣子 | 趙簡子 | 楚惠王章十三年，吳伐我。 | 燕獻公十七年 | 齊平公驁五年 |
| 二 | 二<br>蜀人來賂。 | 晉定公卒。 | | 四十三 | 十四<br>越圍吳，吳怨。 | 十八 | 六 |
| 三 | 三 | 晉出公錯元年。 | | 四十四 | 十五 | 十九 | 七<br>越人始來。 |
| 四 | 四 | | | 四十五 | 十六<br>越滅吳。 | 二十 | 八 |
| 五 | 五<br>楚人來賂。 | | | 四十六 | 十七<br>蔡景侯卒。 | 二十一 | 九<br>晉知伯瑤來伐我。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六 | 六<br>義渠來賂。綿諸乞援。 | | | 四十七 | 十八<br>蔡聲侯元年。 | 二十二 | 十 |
| 七 | 七<br>彗星見。 | 衛出公飲，大夫不解襪，公怒，即攻公，公奔宋。 | | 四十八 | 十九<br>王子英奔秦。 | 二十三 | 十一 |
| 八 | 八 | | | 四十九 | 二十 | 二十四 | 十二 |
| 定王元年 | 九 | | | 五十 | 二十一 | 二十五 | 十三 |
| 二 | 十<br>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 | | | 五十一 | 二十二<br>魯哀公卒。 | 二十六 | 十四 |
| 三 | 十一 | | | 五十二 | 二十三<br>魯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 | 二十七 | 十五 |
| 四 | 十二 | | | 五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八 | 十六 |
| 五 | 十三 | | 智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 五十四<br>智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智伯。 | 二十五 | 燕孝公元年 | 十七<br>救鄭，晋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今知所以亡。" |
| 六 | 十四<br>晋人、楚人來賂。 | | 鄭聲公卒。 | 五十五 | 二十六 | 二 | 十八 |
| 七 | 十五 | | 鄭哀公元年。 | 五十六 | 二十七 | 三 | 十九 |
| 八 | 十六<br>塹阿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 | | 五十七 | 二十八 | 四 | 二十 |
| 九 | 十七 | | | 五十八 | 二十九 | 五 | 二十一 |
| 十 | 十八 | | | 五十九 | 三十 | 六 | 二十二 |
| 十一 | 十九 | | | 六十 | 三十一 | 七 | 二十三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二 | 二十<br>公將師與綿諸戰。 | | | 襄子元年<br>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 | 三十二<br>蔡聲侯卒。 | 八 | 二十四 |
| 十三 | 二十一 | 晋哀公忌元年。 | | 二 | 三十三<br>蔡元侯元年。 | 九 | 二十五 |
| 十四 | 二十二 | 衛悼公黔元年。 | | 三 | 三十四 | 十 | 齊宣公就匝元年 |
| 十五 | 二十三 | | | 四<br>與智伯分范、中行地。 | 三十五 | 十一 | 二 |
| 十六 | 二十四 | 魏桓子敗智伯于晋陽。 | 韓康子敗智伯于晋陽。 | 五<br>襄子敗智伯晋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 三十六 | 十二 | 三 |
| 十七 | 二十五<br>晋大夫智開率其邑來奔。 | | | 六 | 三十七 | 十三 | 四 |
| 十八 | 二十六<br>左庶長城南鄭。 | | | 七 | 三十八 | 十四 | 五<br>宋景公卒。 |
| 十九 | 二十七 | 衛敬公元年。 | | 八 | 三十九<br>蔡侯齊元年。 | 十五 | 六<br>宋昭公元年。 |
| 二十 | 二十八<br>越人來迎女。 | | | 九 | 四十 | 燕成公元年 | 七 |
| 二十一 | 二十九<br>晋大夫智寬率其邑人來奔。 | | | 十 | 四十一 | 二 | 八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二十二 | 三十 | | | 十一 | 四十二<br>楚滅蔡。 | 三 | 九 |
| 二十三 | 三十一 | | | 十二 | 四十三 | 四 | 十 |
| 二十四 | 三十二 | | | 十三 | 四十四<br>滅杞。杞，夏之後。 | 五 | 十一 |
| 二十五 | 三十三<br>伐義渠，虜其王。 | | | 十四 | 四十五 | 六 | 十二 |
| 二十六 | 三十四<br>日蝕，晝晦。星見。 | | | 十五 | 四十六 | 七 | 十三 |
| 二十七 | 秦躁公元年 | | | 十六 | 四十七 | 八 | 十四 |
| 二十八 | 二<br>南鄭反。 | | | 十七 | 四十八 | 九 | 十五 |
| 考王元年 | 三 | | | 十八 | 四十九 | 十 | 十六 |
| 二 | 四 | | | 十九 | 五十 | 十一 | 十七 |
| 三 | 五 | | | 二十 | 五十一 | 十二 | 十八 |
| 四 | 六 | 晋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 | 二十一 | 五十二 | 十三 | 十九 |
| 五 | 七 | | | 二十二 | 五十三 | 十四 | 二十 |
| 六 | 八<br>六月，雨雪。日、月蝕。 | | | 二十三 | 五十四 | 十五 | 二十一 |
| 七 | 九 | | | 二十四 | 五十五 | 十六 | 二十二 |
| 八 | 十 | | | 二十五 | 五十六 | 燕湣公元年 | 二十三 |
| 九 | 十一 | | | 二十六 | 五十七 | 二 | 二十四 |
| 十 | 十二 | 衛昭公元年。 | | 二十七 | 楚簡王仲元年<br>滅莒 | 三 | 二十五 |
| 十一 | 十三<br>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 | | 二十八 | 二 | 四 | 二十六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二 | 十四 | | | 二十九 | 三<br>魯悼公卒。 | 五 | 二十七 |
| 十三 | 秦懷公元年<br>生靈公。 | | | 三十 | 四<br>魯元公元年。 | 六 | 二十八 |
| 十四 | 二 | | | 三十一 | 五 | 七 | 二十九 |
| 十五 | 三 | | | 三十二 | 六 | 八 | 三十 |
| 威烈王元年 | 四<br>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爲靈公。 | 衛悼公亹元年。 | | 三十三<br>襄子卒。 | 七 | 九 | 三十一 |
| 二 | 秦靈公元年<br>生獻公。 | 魏文侯斯元年 | 韓武子元年 | 趙桓子元年 | 八 | 十 | 三十二 |
| 三 | 二 | 二 | 二<br>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 趙獻侯元年 | 九 | 十一 | 三十三 |
| 四 | 三<br>作上下畤。 | 三 | 三<br>鄭立幽公子，爲繻公，元年。 | 二 | 十 | 十二 | 三十四 |
| 五 | 四 | 四 | 四 | 三 | 十一 | 十三 | 三十五 |
| 六 | 五 | 五<br>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 五 | 四 | 十二 | 十四 | 三十六 |
| 七 | 六 | 六<br>晉烈公止元年。魏城少梁。 | 六 | 五 | 十三 | 十五 | 三十七 |
| 八 | 七<br>與魏戰少梁。 | 七 | 七 | 六 | 十四 | 十六 | 三十八 |

| | | | | | | | |
|---|---|---|---|---|---|---|---|
| 九 | 八<br>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 八<br>復城少梁。 | 八 | 七 | 十五 | 十七 | 三十九 |
| 十 | 九 | 九 | 九 | 八 | 十六 | 十八 | 四十 |
| 十一 | 十<br>補龐，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 | 十 | 十 | 九 | 十七 | 十九 | 四十一 |
| 十二 | 秦簡公元年 | 十一<br>衛慎公元年。 | 十一 | 十<br>中山武公初立。 | 十八 | 二十 | 四十二 |
| 十三 | 二<br>與晉戰，敗鄭下。 | 十二 | 十二 | 十一 | 十九 | 二十一 | 四十三<br>伐晉，毁黄城，圍陽狐。 |
| 十四 | 三 | 十三<br>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 十三 | 十二 | 二十 | 二十二 | 四十四<br>伐魯、莒及安陽。 |
| 十五 | 四 | 十四 | 十四 | 十三<br>城平邑。 | 二十一 | 二十三 | 四十五<br>伐魯，取都。 |
| 十六 | 五<br>日蝕。 | 十五 | 十五 | 十四 | 二十二 | 二十四 | 四十六 |
| 十七 | 六<br>初令吏帶劍。 | 十六<br>伐秦，築臨晉、元里。 | 十六 | 十五 | 二十三 | 二十五 | 四十七 |
| 十八 | 七<br>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 十七<br>擊守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陰、合陽。 | 韓景侯虔元年<br>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 趙烈侯籍元年<br>魏使太子伐中山。 | 二十四<br>簡王卒。 | 二十六 | 四十八<br>取魯郕。 |
| 十九 | 八 | 十八<br>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 二<br>鄭敗韓于負黍。 | 二 | 楚聲王當元年<br>魯穆公元年。 | 二十七 | 四十九<br>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毋。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二十 | 九 | 十九 | 三 | 三 | 二 | 二十八 | 五十 |
| 二十一 | 十 | 二十<br>卜相，李克、翟璜争。 | 四 | 四 | 三 | 二十九 | 五十一<br>田會以廩丘反。 |
| 二十二 | 十一 | 二十一 | 五 | 五 | 四 | 三十 | 齊康公貸元年 |
| 二十三<br>九鼎震。 | 十二 | 二十二<br>初爲侯。 | 六<br>初爲侯。 | 六<br>初爲侯。 | 五<br>魏、韓、趙始列爲諸侯。 | 三十一 | 二<br>宋悼公元年。 |
| 二十四 | 十三 | 二十三 | 七 | 七<br>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 六<br>盗殺聲王。 | 燕釐公元年 | 三 |
| 安王元年 | 十四<br>伐魏，至陽狐。 | 二十四<br>秦伐我，至陽狐。 | 八 | 八 | 楚悼王類元年 | 二 | 四 |
| 二 | 十五 | 二十五<br>太子罃生。 | 九<br>鄭圍陽翟。 | 九 | 二<br>三晋來伐我，至乘丘。 | 三 | 五 |
| 三<br>王子定奔晋。 | 秦惠公元年 | 二十六<br>虢山崩，壅河。 | 韓烈侯元年 | 趙武公元年 | 三<br>歸榆關于鄭。 | 四 | 六 |
| 四 | 二 | 二十七 | 二<br>鄭殺其相駟子陽。 | 二 | 四<br>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 五 | 七 |
| 五 | 三<br>日蝕。 | 二十八 | 三<br>三月，盗殺韓相俠累。 | 三 | 五 | 六 | 八 |
| 六 | 四 | 二十九 | 四<br>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 四 | 六 | 七 | 九 |

| | | | | | | | |
|---|---|---|---|---|---|---|---|
| 七 | 五<br>伐綿諸。 | 三十 | 五<br>鄭康公元年。 | 五 | 七 | 八 | 十<br>宋休公元年。 |
| 八 | 六 | 三十一 | 六<br>救魯。鄭負黍反。 | 六 | 八 | 九 | 十一<br>伐魯,取最。 |
| 九 | 七 | 三十二<br>伐鄭,城酸棗。 | 七 | 七 | 九<br>伐韓,取負黍。 | 十 | 十二 |
| 十 | 八 | 三十三<br>晉孝公傾元年。 | 八 | 八 | 十 | 十一 | 十三 |
| 十一 | 九<br>伐韓宜陽,取六邑。 | 三十四 | 九<br>秦伐宜陽,取六邑。 | 九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 十二 | 十<br>與晉戰武城。縣陝。 | 三十五<br>齊伐取襄陵。 | 十 | 十 | 十二 | 十三 | 十五<br>魯敗我平陸。 |
| 十三 | 十一<br>太子生。 | 三十六<br>秦侵陰晉。 | 十一 | 十一 | 十三 | 十四 | 十六<br>與晉、衛會濁澤。 |
| 十四 | 十二 | 三十七 | 十二 | 十二 | 十四 | 十五 | 十七 |
| 十五 | 十三<br>蜀取我南鄭。 | 三十八 | 十三 | 十三 | 十五 | 十六 | 十八 |
| 十六 | 秦出公元年 | 魏武侯元年<br>襲邯鄲,敗焉。 | 韓文侯元年 | 趙敬侯元年<br>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 十六 | 十七 | 十九<br>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爲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 |
| 十七 | 二<br>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爲獻公。誅出公。 | 二<br>城安邑、王垣。 | 二<br>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 二 | 十七 | 十八 | 二十<br>伐魯,破之。田和卒。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八 | 秦獻公元年 | 三 | 三 | 三 | 十八 | 十九 | 二十一<br>田和子桓公午立。 |
| 十九 | 二<br>城櫟陽。 | 四 | 四 | 四<br>魏敗我兔臺。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二 |
| 二十 | 三<br>日蝕，晝晦。 | 五 | 五 | 五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三 |
| 二十一 | 四<br>孝公生。 | 六 | 六 | 六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四 |
| 二十二 | 五 | 七<br>伐齊，至桑丘。 | 七<br>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 七<br>伐齊，至桑丘。 | 楚肅王臧元年 | 二十三 | 二十五<br>伐燕，取桑丘。 |
| 二十三 | 六<br>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 八 | 八 | 八<br>襲衛，不克。 | 二 | 二十四 | 二十六<br>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絶祀。 |
| 二十四 | 七 | 九<br>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 九<br>伐齊，至靈丘。 | 九<br>伐齊，至靈丘。 | 三 | 二十五 | 齊威王因元年<br>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强天下。 |
| 二十五 | 八 | 十<br>晉静公俱酒元年。 | 十 | 十 | 四<br>蜀伐我茲方。 | 二十六 | 二 |
| 二十六 | 九 | 十一<br>魏、韓、趙、滅晉，絶無後。 | 韓哀侯元年<br>分晉國。 | 十一<br>分晉國。 | 五<br>魯共公元年。 | 二十七 | 三<br>三晉滅其君。 |
| 烈王元年 | 十<br>日蝕。 | 十二 | 二<br>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 | 十二 | 六 | 二十八 | 四 |

| | | | | | | | |
|---|---|---|---|---|---|---|---|
| 二 | 十一<br>縣櫟陽。 | 十三 | 三 | 趙成侯元年 | 七 | 二十九 | 五 |
| 三 | 十二 | 十四 | 四 | 二 | 八 | 三十<br>敗齊林孤。 | 六<br>魯伐入陽關。晋伐到鱄陵。 |
| 四 | 十三 | 十五<br>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藺。 | 五 | 三<br>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藺。 | 九 | 燕桓公元年 | 七<br>宋辟公元年。 |
| 五 | 十四 | 十六<br>伐楚，取魯陽。 | 六<br>韓嚴殺其君。 | 四 | 十<br>魏取我魯陽。 | 二 | 八 |
| 六 | 十五 | 惠王元年 | 莊侯元年 | 五<br>伐齊于甄。魏敗我懷。 | 十一 | 三 | 九<br>趙伐我甄。 |
| 七 | 十六<br>民大疫。日蝕。 | 二<br>敗韓馬陵。 | 二<br>魏敗我馬陵。 | 六<br>敗魏涿澤，圍惠王。 | 楚宣王良夫元年 | 四 | 十<br>宋剔成元年。 |
| 顯王元年 | 十七<br>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 三<br>齊伐我觀。 | 三 | 七<br>侵齊，至長城。 | 二 | 五 | 十一<br>伐魏，取觀。趙侵我長城。 |
| 二 | 十八 | 四 | 四 | 八 | 三 | 六 | 十二 |
| 三 | 十九<br>敗韓、魏洛陰。 | 五<br>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 五 | 九 | 四 | 七 | 十三 |
| 四 | 二十 | 六<br>伐宋，取儀臺。 | 六 | 十 | 五 | 八 | 十四 |
| 五<br>賀秦。 | 二十一<br>章蟜與晋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 | 七 | 七 | 十一 | 六 | 九 | 十五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六 | 二十二 | 八 | 八 | 十二 | 七 | 十 | 十六 |
| 七 | 二十三<br>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 九<br>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 九<br>魏敗我于澮。大雨三月。 | 十三<br>魏敗我于澮。 | 八 | 十一 | 十七 |
| 八 | 秦孝公元年<br>彗星見西方。 | 十<br>取趙皮牢。衛成侯元年。 | 十 | 十四 | 九 | 燕文公元年 | 十八 |
| 九<br>致胙于秦。 | 二<br>天子致胙。 | 十一 | 十一 | 十五 | 十 | 二 | 十九 |
| 十 | 三 | 十二<br>星晝墮，有聲。 | 十二 | 十六 | 十一 | 三 | 二十 |
| 十一 | 四 | 十三 | 韓昭侯元年<br>秦敗我西山。 | 十七 | 十二 | 四 | 二十一<br>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
| 十二 | 五 | 十四<br>與趙會鄗。 | 二<br>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 | 十八<br>趙孟如齊。 | 十三<br>君尹黑迎女秦。 | 五 | 二十二<br>封鄒忌爲成侯。 |
| 十三 | 六 | 十五<br>魯、衛、宋、鄭侯來。 | 三 | 十九<br>與燕會阿。與齊、宋會平陸。 | 十四 | 六 | 二十三<br>與趙會平陸。 |
| 十四 | 七<br>與魏王會杜平。 | 十六<br>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黄池，宋復取之。 | 四 | 二十 | 十五 | 七 | 二十四<br>與魏會田於郊。 |
| 十五 | 八<br>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 十七<br>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 五 | 二十一<br>魏圍我邯鄲。 | 十六 | 八 | 二十五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六 | 九 | 十八<br>邯鄲降。齊敗我桂陵。 | 六<br>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 二十二<br>魏拔邯鄲。 | 十七 | 九 | 二十六<br>敗魏桂陵。 |
| 十七 | 十<br>衛公孫鞅爲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 十九<br>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 七 | 二十三 | 十八<br>魯康公元年。 | 十 | 二十七 |
| 十八 | 十一<br>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 二十<br>歸趙邯鄲。 | 八<br>申不害相。 | 二十四<br>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 十九 | 十一 | 二十八 |
| 十九 | 十二<br>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令。爲田開阡陌。 | 二十一<br>與秦遇彤。 | 九 | 二十五 | 二十 | 十二 | 二十九 |
| 二十 | 十三<br>初爲縣，有秩史。 | 二十二 | 十<br>韓姬弑其君悼公。 | 趙肅侯元年 | 二十一 | 十三 | 三十 |
| 二十一 | 十四<br>初爲賦。 | 二十三 | 十一<br>昭侯如秦。 | 二 | 二十二 | 十四 | 三十一 |
| 二十二 | 十五 | 二十四 | 十二 | 三<br>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 二十三 | 十五 | 三十二 |
| 二十三 | 十六 | 二十五 | 十三 | 四 | 二十四 | 十六 | 三十三<br>殺其大夫牟辛。 |
| 二十四 | 十七 | 二十六 | 十四 | 五 | 二十五 | 十七 | 三十四 |
| 二十五<br>諸侯會。 | 十八 | 二十七<br>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 十五 | 六 | 二十六 | 十八 | 三十五<br>田忌襲齊，不勝。 |

| | | | | | | | |
|---|---|---|---|---|---|---|---|
| 二十六<br>致伯秦。 | 十九<br>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天子致伯。 | 二十八 | 十六 | 七 | 二十七<br>魯景公偃元年。 | 十九 | 三十六 |
| 二十七 | 二十<br>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 二十九<br>中山君爲相。 | 十七 | 八 | 二十八 | 二十 | 齊宣王辟彊元年 |
| 二十八 | 二十一<br>馬生人。 | 三十<br>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 十八 | 九 | 二十九 | 二十一 | 二<br>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朌將，孫子爲師。 |
| 二十九 | 二十二<br>封大良造商鞅。 | 三十一<br>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 | 十九 | 十 | 三十 | 二十 | 三<br>與趙會，伐魏。 |
| 三十 | 二十三<br>與晉戰岸門。 | 三十二<br>公子赫爲太子。 | 二十 | 十一 | 楚威王熊商元年 | 二十三 | 四 |
| 三十一 | 二十四<br>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 三十三<br>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 二十一 | 十二 | 二 | 二十四 | 五 |
| 三十二 | 秦惠文王元年<br>楚、韓、趙、蜀人來。 | 三十四 | 二十二<br>申不害卒。 | 十三 | 三 | 二十五 | 六 |
| 三十三<br>賀秦。 | 二<br>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 三十五<br>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 二十三 | 十四 | 四 | 二十六 | 七<br>與魏會平阿南。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三十四 | 三<br>王冠。拔韓宜陽。 | 三十六 | 二十四<br>秦拔我宜陽。 | 十五 | 五 | 二十七 | 八<br>與魏會于甄。 |
| 三十五 | 四<br>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 魏襄王元年<br>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 二十五<br>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 十六 | 六 | 二十八<br>蘇秦説燕。 | 九<br>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
| 三十六 | 五<br>陰晋人犀首爲大良造。 | 二<br>秦敗我彫陰。 | 二十六<br>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 | 十七 | 七<br>圍齊于徐州。 | 二十九 | 十<br>楚圍我徐州。 |
| 三十七 | 六<br>魏以陰晋爲和，命曰寧秦。 | 三<br>伐趙。衛平侯元年。 | 韓宣惠王元年 | 十八<br>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 八 | 燕易王元年 | 十一<br>與魏伐趙。 |
| 三十八 | 七<br>義渠内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 四 | 二 | 十九 | 九 | 二 | 十二 |
| 三十九 | 八<br>魏入河西地于秦。 | 五<br>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 三 | 二十 | 十 | 三 | 十三 |
| 四十 | 九<br>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魏會應。 | 六<br>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 四 | 二十一 | 十一<br>魏敗我陘山。 | 四 | 十四 |
| 四十一 | 十<br>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 七<br>入上郡于秦。 | 五 | 二十二 | 楚懷王槐元年 | 五 | 十五<br>宋君偃元年。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四十二 | 十一<br>義渠君爲臣。歸魏焦、曲沃。 | 八<br>秦歸我焦、曲沃。 | 六 | 二十三 | 二 | 六 | 十六 |
| 四十三 | 十二<br>初臘。會龍門。 | 九 | 七 | 二十四 | 三 | 七 | 十七 |
| 四十四 | 十三<br>四月戊午，君爲王。 | 十 | 八<br>魏敗我韓舉。 | 趙武靈王元年<br>魏敗我趙護。 | 四 | 八 | 十八 |
| 四十五 |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 十一<br>衛嗣君元年。 | 九 | 二<br>城鄗。 | 五 | 九 | 十九 |
| 四十六 | 二<br>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 十二 | 十<br>君爲王。 | 三 | 六<br>敗魏襄陵。 | 十<br>君爲王。 | 齊湣王地元年 |
| 四十七 | 三<br>張儀免相，相魏。 | 十三<br>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 十一 | 四<br>與韓會區鼠。 | 七 | 十一 | 二 |
| 四十八 | 四 | 十四 | 十二 | 五<br>取韓女爲夫人。 | 八 | 十二 | 三<br>封田嬰於薛。 |
| 慎靚王元年 | 五<br>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 十五 | 十三 | 六 | 九 | 燕王噲元年 | 四<br>迎婦于秦。 |
| 二 | 六 | 十六 | 十四<br>秦來擊我，取鄢。 | 七 | 十<br>城廣陵。 | 二 | 五 |
| 三 | 七<br>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 魏哀王元年<br>擊秦不勝。 | 十五<br>擊秦不勝。 | 八<br>擊秦不勝。 | 十一<br>擊秦不勝。 | 三<br>擊秦不勝。 | 六<br>宋自立爲王。 |
| 四 | 八<br>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 二<br>齊敗我觀澤。 | 十六<br>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 | 九<br>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 十二 | 四 | 七<br>敗魏、趙觀澤。 |

| | | | | | | | |
|---|---|---|---|---|---|---|---|
| 五 | 九<br>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 | 三 | 十七 | 十<br>秦取我中都、西陽。 | 十三 | 五<br>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爲臣。 | 八 |
| 六 | 十 | 四 | 十八 | 十一<br>秦敗我將軍英。 | 十四 | 六 | 九 |
| 周赧王元年 | 十一<br>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 五<br>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 十九 | 十二 | 十五<br>魯平公元年。 | 七<br>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 | 十 |
| 二 | 十二<br>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 六<br>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 二十 | 十三<br>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 十六<br>張儀來相。 | 八 | 十一 |
| 三 | 十三<br>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 七<br>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 二十一<br>我助秦攻楚，圍景座。 | 十四 | 十七<br>秦敗我將屈匄。 | 九<br>燕人共立公子平。 | 十二 |
| 四 | 十四<br>蜀相殺蜀侯。 | 八<br>圍衛。 | 韓襄王元年 | 十五 | 十八 | 燕昭王元年 | 十三 |
| 五 | 秦武王元年<br>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出之魏。 | 九<br>與秦會臨晉。 | 二 | 十六<br>吴廣入女，生子何，立爲惠王后。 | 十九 | 二 | 十四 |
| 六 | 二<br>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爲丞相。 | 十<br>張儀死。 | 三 | 十七 | 二十 | 三 | 十五 |
| 七 | 三 | 十一<br>與秦會應。 | 四<br>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 十八 | 二十一 | 四 | 十六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八 | 四<br>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 十二<br>太子往朝秦。 | 五<br>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 十九<br>初胡服。 | 二十二 | 五 | 十七 |
| 九 | 秦昭襄王元年 | 十三<br>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 六<br>秦復與我武遂。 | 二十 | 二十三 | 六 | 十八 |
| 十 | 二<br>彗星見。桑君爲亂，誅。 | 十四<br>秦武王后來歸。 | 七 | 二十一 | 二十四<br>秦來迎婦。 | 七 | 十九 |
| 十一 | 三 | 十五 | 八 | 二十二 | 二十五<br>與秦王會黄棘，秦復歸我上庸。 | 八 | 二十 |
| 十二 | 四<br>彗星見。 | 十六<br>秦拔我蒲坂、晋陽、封陵。 | 九<br>秦取武遂。 | 二十三 | 二十六<br>太子質秦。 | 九 | 二十一 |
| 十三 | 五<br>魏王來朝。 | 十七<br>與秦會臨晋，復歸我蒲坂。 | 十<br>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晋，因至咸陽而歸。 | 二十四 | 二十七 | 十 | 二十二 |
| 十四 | 六<br>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日蝕，晝晦。伐楚。 | 十八<br>與秦擊楚。 | 十一<br>秦取我穰。與秦擊楚。 | 二十五<br>趙攻中山。惠后卒。 | 二十八<br>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於重丘。 | 十一 | 二十三<br>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
| 十五 | 七<br>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爲相。 | 十九 | 十二 | 二十六 | 二十九<br>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 十二 | 二十四<br>秦使涇陽君來爲質。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六 | 八<br>楚王來，因留之。 | 二十<br>與齊王會于韓。 | 十三<br>齊、魏王來。立咎爲太子。 | 二十七 | 三十<br>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 十三 | 二十五<br>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
| 十七 | 九 | 二十一<br>與齊、韓共擊秦于函谷。河、渭絶一日。 | 十四<br>與齊、魏共擊秦。 | 趙惠文王元年<br>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 楚頃襄王元年<br>秦取我十六城。 | 十四 | 二十六<br>與魏、韓共擊秦。孟嘗君歸相齊。 |
| 十八 | 十<br>楚懷王亡之趙，趙弗內。 | 二十二 | 十五 | 二<br>楚懷王亡來，弗內。 | 二 | 十五 | 二十七 |
| 十九 | 十一<br>彗星見。復與魏封陵。 | 二十三 | 十六<br>秦與我武遂和。 | 三 | 三<br>懷王卒于秦，來歸葬。 | 十六 | 二十八 |
| 二十 | 十二<br>樓緩免。穰侯魏冉爲丞相。 | 魏昭王元年<br>秦尉錯來擊我襄。 | 韓釐王咎元年 | 四<br>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 | 四<br>魯文公元年。 | 十七 | 二十九<br>佐趙滅中山。 |
| 二十一 | 十三<br>任鄙爲漢中守。 | 二<br>與秦戰，我不利。 | 二 | 五 | 五 | 十八 | 三十<br>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
| 二十二 | 十四<br>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 三<br>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 三<br>秦敗我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將喜。 | 六 | 六 | 十九 | 三十一 |
| 二十三 | 十五<br>魏冉免相。 | 四 | 四 | 七 | 七<br>迎婦秦。 | 二十 | 三十二 |
| 二十四 | 十六 | 五 | 五<br>秦拔我宛城。 | 八 | 八 | 二十一 | 三十三 |
| 二十五 | 十七<br>魏入河東四百里。 | 六<br>芒卯以詐見重。 | 六<br>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 九 | 九 | 二十二 | 三十四 |

| | | | | | | | |
|---|---|---|---|---|---|---|---|
| 二十六 | 十八<br>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 七<br>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 七 | 十 | 十 | 二十三 | 三十五 |
| 二十七 | 十九<br>十月爲帝,十二月復爲王。任鄙卒。 | 八 | 八 | 十一<br>秦拔我桂陽。 | 十一 | 二十四 | 三十六<br>爲東帝二月,復爲王。 |
| 二十八 | 二十 | 九<br>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 九 | 十二 | 十二 | 二十五 | 三十七 |
| 二十九 | 二十一<br>魏納安邑及河内。 | 十<br>宋王死我温。 | 十<br>秦敗我兵夏山。 | 十三 | 十三 | 二十六 | 三十八<br>齊滅宋。 |
| 三十 | 二十二<br>蒙武擊齊。 | 十一 | 十一 | 十四<br>與秦會中陽。 | 十四<br>與秦會宛。 | 二十七 | 三十九<br>秦拔我列城九。 |
| 三十一 | 二十三<br>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 十二<br>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 十二<br>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 十五<br>取齊昔陽。 | 十五<br>取齊淮北。 | 二十八<br>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 | 四十<br>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
| 三十二 | 二十四<br>與楚會穰。 | 十三<br>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 十三 | 十六 | 十六<br>與秦王會穰。 | 二十九 | 齊襄王法章元年 |
| 三十三 | 二十五 | 十四<br>大水。衛懷君元年。 | 十四<br>與秦會兩周閒。 | 十七<br>秦拔我兩城。 | 十七 | 三十 | 二 |
| 三十四 | 二十六<br>魏冉復爲丞相。 | 十五 | 十五 | 十八<br>秦拔我石城。 | 十八 | 三十一 | 三 |
| 三十五 | 二十七<br>擊趙,斬首三萬。地動,壞城。 | 十六 | 十六 | 十九<br>秦敗我軍,斬首三萬。 | 十九<br>秦擊我,與秦漢北及上庸地。 | 三十二 | 四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三十六 | 二十八 | 十七 | 十七 | 二十<br>與秦會黽池，藺相如從。 | 二十<br>秦拔鄢、西陵。 | 三十三 | 五<br>殺燕騎劫。 |
| 三十七 | 二十九<br>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 十八 | 十八 | 二十一 | 二十一<br>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 燕惠王元年 | 六 |
| 三十八 | 三十<br>白起封爲武安君。 | 十九 | 十九 | 二十二 | 二十二<br>秦拔我巫、黔中。 | 二 | 七 |
| 三十九 | 三十一 | 魏安釐王元年<br>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 二十 | 二十三 | 二十三<br>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 三 | 八 |
| 四十 | 三十二 | 二<br>秦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 二十一<br>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 二十四 | 二十四 | 四 | 九 |
| 四十一 | 三十三 | 三<br>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 二十二 | 二十五 | 二十五 | 五 | 十 |
| 四十二 | 三十四<br>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 四<br>與秦南陽以和。 | 二十三 | 二十六 | 二十六 | 六 | 十一 |
| 四十三 | 三十五 | 五<br>擊燕。 | 韓桓惠王元年 | 二十七 | 二十七<br>擊燕。魯頃公元年。 | 七 | 十二 |
| 四十四 | 三十六 | 六 | 二 | 二十八<br>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 二十八 | 燕武成王元年 | 十三 |

| | | | | | | | |
|---|---|---|---|---|---|---|---|
| 四十五 | 三十七 | 七 | 三<br>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 二十九<br>秦攻韓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 二十九 | 二 | 十四<br>秦、楚擊我剛壽。 |
| 四十六 | 三十八 | 八 | 四 | 三十 | 三十 | 三 | 十五 |
| 四十七 | 三十九 | 九<br>秦拔我懷城。 | 五 | 三十一 | 三十一 | 四 | 十六 |
| 四十八 | 四十<br>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 十 | 六 | 三十二 | 三十二 | 五 | 十七 |
| 四十九 | 四十一 | 十一<br>秦拔我廪丘。 | 七 | 三十三 | 三十三 | 六 | 十八 |
| 五十 | 四十二<br>宣太后薨。安國君爲太子。 | 十二 | 八 | 趙孝成王元年<br>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 三十四 | 七<br>齊田單拔中陽。 | 十九 |
| 五十一 | 四十三 | 十三 | 九<br>秦拔我陘。城汾旁。 | 二 | 三十五 | 八 | 齊王建元年 |
| 五十二 | 四十四<br>攻韓,取南陽。 | 十四 | 十<br>秦擊我太行。 | 三 | 三十六 | 九 | 二 |
| 五十三 | 四十五<br>攻韓,取十城。 | 十五 | 十一 | 四 | 楚考烈王元年<br>秦取我州。黄歇爲相。 | 十 | 三 |
| 五十四 | 四十六<br>王之南鄭。 | 十六 | 十二 | 五<br>使廉頗拒秦於長平。 | 二 | 十一 | 四 |
| 五十五 | 四十七<br>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 十七 | 十三 | 六<br>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 三 | 十二 | 五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 | | | | | |
|---|---|---|---|---|---|---|---|
| 五十六 | 四十八 | 十八 | 十四 | 七 | 四 | 十三 | 六 |
| 五十七 | 四十九 | 十九 | 十五 | 八 | 五 | 十四 | 七 |
| 五十八 | 五十<br>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 二十<br>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 十六 | 九<br>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 六<br>春申君救趙。 | 燕孝王元年 | 八 |
| 五十九<br>赧王卒。 | 五十一 | 二十一<br>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 十七<br>秦擊我陽城，救趙新中。 | 十 | 七<br>救趙新中。 | 二 | 九 |
| | 五十二<br>取西周。王稽棄市。 | 二十二 | 十八 | 十一 | 八<br>取魯，魯君封於莒。 | 三 | 十 |
| | 五十三 | 二十三 | 十九 | 十二 | 九 | 燕王喜元年 | 十一 |
| | 五十四 | 二十四 | 二十 | 十三 | 十<br>徙於鉅陽。 | 二 | 十二 |
| | 五十五 | 二十五<br>衛元君元年。 | 二十一 | 十四 | 十一 | 三 | 十三 |
| | 五十六 | 二十六 | 二十二 | 十五<br>平原君卒。 | 十二<br>柱國景伯死。 | 四<br>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 | 十四 |
| | 秦孝文王元年 | 二十七 | 二十三 | 十六 | 十三 | 五 | 十五 |
| | 秦莊襄王楚元年<br>蒙驁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周。 | 二十八 | 二十四<br>秦拔我成皋、滎陽。 | 十七 | 十四<br>楚滅魯，頃公遷卞，爲家人，絶祀。 | 六 | 十六 |
| 周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二<br>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蝕。 | 二十九 | 二十五 | 十八 | 十五<br>春申君徙封於吳。 | 七 | 十七 |
| 三<br>王齮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却我軍河外,蒙驁解去。 | 三十<br>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 | 二十六<br>秦拔我上黨。 | 十九 | 十六 | 八 | 十八 |
| 始皇帝元年<br>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 三十一 | 二十七 | 二十<br>秦拔我晉陽。 | 十七 | 九 | 十九 |
| 二 | 三十二 | 二十八 | 二十一 | 十八 | 十 | 二十 |
| 三<br>蒙驁擊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 三十三 | 二十九<br>秦拔我十三城。 | 趙悼襄王偃元年 | 十九 | 十一 | 二十一 |
| 四<br>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 三十四<br>信陵君死。 | 三十 | 二<br>太子從質秦歸。 | 二十 | 十二<br>趙拔我武遂、方城。 | 二十二 |
| 五<br>蒙驁取魏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 魏景湣王元年<br>秦拔我二十城。 | 三十一 | 三<br>趙相、魏相會柯,盟。 | 二十一 | 十三<br>劇辛死於趙。 | 二十三 |
| 六<br>五國共擊秦。 | 二<br>秦拔我朝歌。衛從濮陽徙野王。 | 三十二 | 四 | 二十二<br>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 十四 | 二十四 |
| 七<br>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 三<br>秦拔我汲。 | 三十三 | 五 | 二十三 | 十五 | 二十五 |
| 八<br>嫪毐封長信侯。 | 四 | 三十四 | 六 | 二十四 | 十六 | 二十六 |

| | | | | | | |
|---|---|---|---|---|---|---|
| 九<br>彗星見，竟天。嫪毐爲亂，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 五<br>秦拔我垣、蒲陽、衍。 | 韓王安元年 | 七 | 二十五<br>李園殺春申君。 | 十七 | 二十七 |
| 十<br>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 六 | 二 | 八<br>入秦，置酒。 | 楚幽王悼元年 | 十八 | 二十八<br>入秦，置酒。 |
| 十一<br>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 七 | 三 | 九<br>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 二 | 十九 | 二十九 |
| 十二<br>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 八<br>秦助我擊楚。 | 四 | 趙王遷元年 | 三<br>秦、魏擊我。 | 二十 | 三十 |
| 十三<br>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 九 | 五 | 二<br>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 | 四 | 二十一 | 三十一 |
| 十四<br>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爲臣。 | 十 | 六 | 三<br>秦拔我宜安。 | 五 | 二十二 | 三十二 |
| 十五<br>興軍至鄴。軍至太原。取狼孟。 | 十一 | 七 | 四<br>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 | 六 | 二十三<br>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 三十三 |
| 十六<br>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 | 十二<br>獻城秦。 | 八<br>秦來受地。 | 五<br>地大動。 | 七 | 二十四 | 三十四 |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秦 | 魏 | 韓 | 趙 | 楚 | 燕 | 齊 |
|---|---|---|---|---|---|---|
| 十七<br>内史騰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 十三 | 九<br>秦虜王安,秦滅韓。 | 六 | 八 | 二十五 | 三十五 |
| 十八 | 十四<br>衞君角元年。 | | 七 | 九 | 二十六 | 三十六 |
| 十九<br>王翦拔趙,虜王遷邯鄲。帝太后薨。 | 十五 | | 八<br>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 十<br>幽王卒,弟郝立,爲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 | 二十七 | 三十七 |
| 二十<br>燕太子使荆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 魏王假元年 | | 代王嘉元年 | 楚王負芻元年<br>負芻,哀王庶兄。 | 二十八<br>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伐我。 | 三十八 |
| 二十一<br>王賁擊楚。 | 二 | | 二 | 二<br>秦大破我,取十城。 | 二十九<br>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 三十九 |
| 二十二<br>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 三<br>秦虜王假。 | | 三 | 三 | 三十 | 四十 |
| 二十三<br>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 | | 四 | 四<br>秦破我將項燕。 | 三十一 | 四十一 |
| 二十四<br>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 | | 五 | 五<br>秦虜王負芻。秦滅楚。 | 三十二 | 四十二 |
| 二十五<br>王賁擊燕,虜王喜。又擊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 | | 六<br>秦將王賁虜王嘉,秦滅趙。 | | 三十三<br>秦虜王喜,拔遼東,秦滅燕。 | 四十三 |
| 二十六<br>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爲皇帝。 | | | | | | 四十四<br>秦虜王建。秦滅齊。 |

| |
|---|
| 二十七<br>更命河爲"德水"。爲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爲三十六郡。 |
| 二十八<br>爲阿房宫。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爲太極廟。賜户三十,爵一級。 |
| 二十九<br>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
| 三十 |
| 三十一<br>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
| 三十二<br>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
| 三十三<br>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婿略取陸梁,爲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取戎爲三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
| 三十四<br>適治獄不直者築長城。取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
| 三十五<br>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
| 三十六<br>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石畫下東郡,有文言"地分"。 |
| 三十七<br>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
| 二世元年<br>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宫。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却之。出衛君角爲庶人。 |
| 二<br>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
| 三<br>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爲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

# 史記卷十六

## 表第四

###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太史公研讀關於秦、楚之際的記載，說：最早發難的是陳涉，殘酷暴戾地滅掉秦朝的是項羽，撥亂反正，誅除凶暴，平定天下，終於登上帝位，取得成功的是漢家。五年之間，號令變更了三次，自從有人類以來，帝王受天命的變更，還不曾有這樣急促的。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當初虞舜、夏禹興起的時候，他們積累善行和功勞的時間長達幾十年，百姓都受到他們恩德的潤澤，他們代行君主的政事，還要受到上天的考驗，然後纔即位。商湯、周武稱王是由契、后稷開始講求仁政，實行德義，經歷了十幾代，到周武王伐紂時，竟然没有約定就有八百諸侯到孟津相會，他們還是認爲改朝换代時機不到。那時以後，纔放逐了夏桀，殺了殷紂王。秦自襄公時興起，在文公、穆公時顯示出强大的力量，到獻公、孝公之後，逐步侵占六國的土地，經歷了一百多年以後，到了始皇帝纔兼并了六國諸侯。實行德治像虞、夏、湯、武那樣，使用武力像秦這樣，纔能成功，統一天下是如此艱難！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稱帝後，擔心過去戰事不斷是由於有諸侯的緣故，因此，對功臣、宗室連一尺土地都没有分封，而且毁壞大城，銷毁刀箭，鏟除各地豪强勢力，打算保持萬世帝業的安定。然而帝王的功業，興起於民間，天下英雄豪傑互相聯合，討伐暴秦，氣勢超過了三代，從前秦的禁令，恰好用來資助賢能的人排除創業的所患之難而已。因此，發憤有爲而成爲天下的英雄，怎麽能説没有封地便不能成爲帝王呢？這就是上天把帝位傳給

所說的大聖罷！這難道不是天意嗎？這難道不是天意嗎？如果不是大聖，誰能在這亂世承受天命建立帝業呢！

| 秦 | 楚 | 項 | 趙 | 齊 | 漢 | 燕 | 魏 | 韓 |
|---|---|---|---|---|---|---|---|---|
| 二世元年 | | | | | | | | |
| 七月 |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 | | | | | | |
| 八月 | 二<br>葛嬰爲涉徇九江，立襄彊爲楚王。 | |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始。 | | | | | |
| 九月<br>楚兵至戲。 | 三<br>周文兵至戲，敗。而葛嬰聞涉王，即殺彊。 | 項梁號武信君。 | 二 |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强。從弟榮，榮弟横。 | 沛公初起。 | 韓廣爲趙略地至薊，自立爲燕王始。 |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 | |
| 二年<br>十月 | 四<br>誅葛嬰。 | 二 | 三 | 二<br>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 二<br>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 二 | 二 | |
| 十一月 | 五<br>周文死。 | 三 | 四<br>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 三 | 三<br>殺泗水守。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間。 | 三 | 三<br>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 |
| 十二月 | 六<br>陳涉死。 | 四 | | 四 | 四<br>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 四 | 四<br>咎自陳歸，立。 | |
| 端月 |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 | 五<br>涉將召平矯拜項梁爲楚柱國，急西擊秦。 | 趙王歇始，張耳、陳餘立之。 | 五<br>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 五<br>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 五 | 五<br>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 |

| | | | | | | | | |
|---|---|---|---|---|---|---|---|---|
| 二月 | 二<br>嘉爲上將軍。 | 六<br>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 二 | 六<br>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 六<br>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 六 | 六 | |
| 三月 | 三 | 七 | 三 | 七 | 七<br>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衆，往請擊豐。 | 七 | 七 | |
| 四月 | 四 | 八<br>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衆。 | 四 | 八 | 八<br>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雍齒奔魏。 | 八 | 八<br>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 |
| 五月 | | 九 | 五 | 九 | 九 | 九 | 九 | |
| 六月 |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梁立之。 | 十<br>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閒，立爲楚王。 | 六 | 十<br>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 十<br>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 十 | 十<br>咎自殺，臨濟降秦。 | 韓王成始。 |
| 七月 | 二<br>陳嬰爲柱國。 | 十一<br>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 七 | 齊立田假爲王，秦急圍東阿。 | 十一<br>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 十一 | 咎弟豹走東阿。 | 二 |
| 八月 | 三 | 十二<br>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色。 | 八 | 楚救榮，得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齊王，始。 | 十二<br>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 十二 | | 三 |
| 九月 | 四<br>徙都彭城。 | 十三<br>章邯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 九 | 二<br>田假走楚，楚趣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謂"楚殺假乃出兵"。項羽怒田榮。 | 十三<br>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 十三 | 魏豹自立爲魏王，都平陽始。 | 四 |

| | | | | | | | | |
|---|---|---|---|---|---|---|---|---|
| 後九月 | 五<br>拜宋義爲上將軍。 | 懷王封項羽於魯，爲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 十<br>秦軍圍歇鉅鹿，陳餘出收兵。 | 三 | 十四<br>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 十四 | 二 | 五 |
| 三年<br>十月 | 六 | 二 | 十一<br>章邯破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 四<br>齊將田都叛榮，往助項羽救趙。 | 十五<br>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 十五<br>使將臧荼救趙。 | 三 | 六 |
| 十一月 | 七<br>拜籍上將軍。 | 三<br>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 十二 | 五 | 十六 | 十六 | 四 | 七 |
| 十二月 | 八 | 四<br>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 十三<br>楚救至，秦圍解。 | 六<br>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 十七<br>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 十七 | 五<br>豹救趙。 | 八 |
| 端月 | 九 | 五<br>虜秦將王離。 | 十四<br>張耳怒陳餘，棄將印去。 | 七 | 十八 | 十八 | 六 | 九 |
| 二月 | 十 | 六<br>攻破章邯，章邯軍却。 | 十五 | 八 | 十九<br>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軍得積粟。 | 十九 | 七 | 十 |
| 三月 | 十一 | 七 | 十六 | 九 | 二十<br>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 二十 | 八 | 十一 |
| 四月 | 十二 | 八<br>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 十七 | 十 | 二十一<br>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 二十一 | 九 | 十二 |

| | | | | | | | | |
|---|---|---|---|---|---|---|---|---|
| 五月 | 二年一月 | 九<br>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 十八 | 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二 | 十 | 十三 |
| 六月 | 二 | 十<br>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之。 | 十九 | 十二 | 二十三<br>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 | 二十三 | 十一 | 十四 |
| 七月 | 三 | 十一<br>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爲雍王。 | 二十 | 十三 | 二十四<br>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 二十四 | 十二 | 十五<br>申陽下河南，降楚。 |
| 八月<br>趙高殺二世。 | 四 | 十二<br>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爲上將，將秦降軍。 | 二十一<br>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 十四 | 二十五<br>攻武關，破之。 | 二十五 | 十三 | 十六 |
| 九月<br>子嬰爲王。 | 五 | 十三 | 二十二 | 十五 | 二十六<br>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 二十六 | 十四 | 十七 |
| 十月 | 六 | 十四<br>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 二十三<br>張耳從楚西入秦。 | 十六 | 二十七<br>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 二十七 | 十五<br>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 十八 |
| 十一月 | 七 | 十五<br>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 二十四 | 十七 | 二十八<br>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 | 二十八 | 十六 | 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二月 | 八<br>分楚爲四。 | | 十六<br>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 | 二十五<br>分趙爲代國。 | | 十八<br>項羽怨榮，分齊爲三國。 | | | 二十九<br>與項羽有郄，見之戲下，講解。羽倍約，分關中爲四國。 | | | | 二十九<br>臧荼從入，分燕爲二國。 | | 十七<br>分魏爲殷國。 | | 二十<br>分韓爲河南國。 | |
| 九<br>義帝元年諸侯尊懷王爲義帝。 | 十七<br>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 分爲衡山。 | 分爲臨江。 | 分爲九江。 | 二十六<br>更名爲常山。 | 分爲代。 | 十九<br>更名爲臨菑。 | 分爲濟北。 | 分爲膠東。 | 正月<br>分關中爲漢。 | 分關中爲雍。 | 分關中爲塞。 | 分關中爲翟。 | 三十<br>燕 | 分爲遼東。 | 十八<br>更爲西魏。 | 分爲殷。 | 二十一<br>韓 | 分爲河南。 |
| 二<br>徙都江南郴。 | 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 王吳芮始，故番君。 |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 王英布始，故楚將。 | 王張耳始，故楚將。 | 二十七<br>王趙歇始，故趙王。 | 王田都始，故齊將。 | 王田安始，故齊將。 | 二十<br>王田市始，故齊王。 | 二月<br>漢王始，故沛公。 | 王章邯始，故秦將。 |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 王董翳始，故秦將。 | 王臧荼始，故燕將。 | 三十一<br>王韓廣始，故燕王。 | 十九<br>王魏豹始，故魏王。 |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 二十二<br>王韓成始，故韓將。 | 王申陽始，故楚將。 |
| 三 | 二<br>都彭城。 | 二<br>都邾。 | 二<br>都江陵。 | 二<br>都六。 | 二<br>都襄國。 | 二十八<br>都代。 | 二<br>都臨菑。 | 二<br>都博陽。 | 二十一<br>都即墨。 | 三月<br>都南鄭。 | 二<br>都廢丘。 | 二<br>都櫟陽。 | 二<br>都高奴。 | 二<br>都薊。 | 三十二<br>都無終。 | 二十<br>都平陽。 | 二<br>都朝歌。 | 二十三<br>都陽翟。 | 二<br>都洛陽。 |
| 四 | 三<br>諸侯罷戲下兵，皆之國。 | 三 | 三 | 三 | 三 | 二十九 | 三 | 三 | 二十二 | 四月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十三 | 二十一 | 三 | 二十四 | 三 |
| 五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三十 | 四<br>田榮擊都，都降楚。 | 四 | 二十三 | 五月 | 四 | 四 | 四 | 四 | 三十四 | 二十二 | 四 | 二十五 | 四 |
| 六 |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 三十一 | 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 五 | 二十四<br>田榮擊殺市。 | 六月 | 五 | 五 | 五 | 五 | 三十五 | 二十三 | 五 | 二十六 | 五 |

| | | | | | | |
|---|---|---|---|---|---|---|
| 六 | 七 | 八 | 九 | 屬漢，爲河南郡。 | | |
| 二十七 項羽誅成。 | 韓王鄭昌始，項羽立之。 | 二 | 三 | 韓王信始，漢立之。 | 二 | 三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 三十六 | 三十七 臧荼擊廣無終，滅之。 | 屬燕。 | | | |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六 | 七 翳降漢，國除。 | 屬漢，爲上郡。 | | | | |
| 六 | 七 欣降漢，國除。 | 屬漢，爲渭南、河上郡。 | | | | |
| 六 | 七 邯守廢丘，漢圍之。 | 八 | 九 | 十 漢拔我隴西。 | 十一 | 十二 漢拔我北地。 |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王至陝。 | 十一月 | 十二月 | 正月 |
| 屬齊。 | | | | | | |
| 六 田榮擊殺安。 | 屬齊。 | | | | | |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歇復王趙。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 六 | 七 | 八 | 九 耳降漢。 | | 歇以陳餘爲代王，故成安君。 | 二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七 | 八 | 九 | 十 項羽滅義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十三 | 三十一 | | 二年一月 | | | 二年一月 | 二月 | | |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爲齊王。 | 三十九 | 三 | 二年一月 | 十三 | 二年一月 | 二年一月 | |
| | 五 | 十四降漢，卬廢。 | 三十二降漢。 | | 二 | | | 二 | 三月王擊殷。 | | | 二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 | 四十 | 四 | 二 | 十四 | 二 | 二 | |
| | 六從漢伐楚。 | 爲河內郡，屬漢。 | 三十三從漢伐楚。 | | 三 | | | 三 | 四月王伐楚至彭城，壞走。 | | | 齊王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 四十一 | 五 | 三 | 十五 | 三 | 三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 |
| | 七 | | 三十四豹歸，叛漢。 | | 四 | | | 四 | 五月王走滎陽。 | | | 二 | 四十二 | 六 | 四 | 十六 | 四 | 四 | |
| | 八 | | 三十五 | | 五 | | | 五漢殺邯廢丘。 | 六月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 | | 三 | 四十三 | 七 | 五 | 十七 | 五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六 | 十八 | 六 | 八 | 四十四 | 四 | | | 七月 | 屬漢，爲隴西、北地、中地郡。 | | | 六 | | 三十六 | | 九 | |
| | 七 | 七 | 十九 | 七 | 九 | 四十五 | 五 | | | 八月 | | | | 七 | | 三十七 | | 十 | |
| | 八 | 八 | 二十 | 八 | 十 | 四十六 | 六 | | | 九月 | | | | 八 | | 三十八<br>漢將信虜豹。 | | 十一 | |
| | 九 | 九 | 二十一 | 九 | 十一 | 四十七 | 七 | | | 後九月 | | | | 九 | | 屬漢，爲河東、上黨郡。 | | 十二 | |
| | 十 | 十 | 二十二 | 十 | 十二<br>漢將韓信斬陳餘。 | 四十八<br>漢滅歇。 | 八 | | | 三年<br>十月 | | | | 十 | | | | 二年<br>一月 | |
| | 十一 | 十一 | 二十三 | 十一 | 屬漢，爲太原郡。 | 屬漢，爲郡。 | 九 | | | 十一月 | | | | 十一 | | | | 二 | |
| | 十二 | 十二 | 二十四 | 十二<br>布身降漢，地屬項籍。 | | | 十 | | | 十二月 | | | | 十二 | | | | 三 | |
| | 三年<br>一月 | 三年<br>一月 | 二十五 | | | | 十一 | | | 正月 | | | | 三年<br>一月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二 | 二十六 | | | | 十二 | | | 二月 | | | | 二 | | | | 五 | |
| | 三 | 三 | 二十七 | | | | 十三 | | | 三月 | | | | 三 | | | | 六 | |
| | 四 | 四 | 二十八 | | | | 十四 | | | 四月<br>楚圍王滎陽。 | | | | 四 | | | | 七 | |
| | 五 | 五 | 二十九 | | | | 十五 | | | 五月 | | | | 五 | | | | 八 | |
| | 六 | 六 | 三十 | | | | 十六 | | | 六月 | | | | 六 | | | | 九 | |
| | 七 | 七 | 三十一<br>王敖薨。 | | | | 十七 | | | 七月<br>王出滎陽。 | | | | 七 | | | | 十 | |
| | 八 | 八 | 臨江王驩始，敖子。 | | | | 十八 | | | 八月<br>周苛、樅公殺魏豹。 | | | | 八 | | | | 十一 | |
| | 九 | 九 | 二 | | | | 十九 | | | 九月 | | | | 九 | | | | 十二 | |
| | 十 | 十 | 三 | | | | 二十 | | | 四年<br>十月 | | | | 十 | | | | 三年<br>一月 | |
| | 十一<br>漢將韓信破殺龍且。 | 十一 | 四 | | 趙王張耳始，漢立之。 | | 二十一<br>漢將韓信擊殺廣。 | | | 十一月 | | | | 十一 | | | | 二 | |
| | 十二 | 十二 | 五 | | 二 | | 屬漢，爲郡。 | | | 十二月 | | | | 十二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年一月 | 四年一月 | 六 | | 三 | | | | | 正月 | | | | 四年一月 | | | | 四 | |
| | 二 | 二 | 七 | | 四 | | 齊王韓信始，漢立之。 | | | 二月立信王齊。 | | | | 二 | | | | 五 | |
| | 三漢御史周苛入楚，死。 | 三 | 八 | | 五 | | 二 | | | 三月周苛入楚。 | | | | 三 | | | | 六 | |
| | 四 | 四 | 九 | | 六 | | 三 | | | 四月王出滎陽。豹死。 | | | | 四 | | | | 七 | |
| | 五 | 五 | 十 | | 七 | | 四 | | | 五月 | | | | 五 | | | | 八 | |
| | 六 | 六 | 十一 | | 八 | | 五 | | | 六月 | | | | 六 | | | | 九 | |
| | 七 | 七 | 十二 | 淮南王英布始，漢立之。 | 九 | | 六 | | | 七月立布爲淮南王。 | | | | 七 | | | | 十 | |
| | 八 | 八 | 十三 | 二 | 十 | | 七 | | | 八月 | | | | 八 | | | | 十一 | |
| | 九 | 九 | 十四 | 三 | 十一 | | 八 | | | 九月太公、吕后歸自楚。 | | | | 九 | | | | 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十 | 十五 | 四 | 十二 | | 九 | | | 五年<br>十月 | | | | 十 | | | | 四年<br>一月 | |
| | 十一 | 十一 | 十六 | 五 | 二年<br>一月 | | 十 | | | 十一月 | | | | 十一 | | | | 二 | |
| | 十二<br>誅籍。 | 十二 | 十七<br>漢虜驩。 | 六 | 二 | | 十一 | | | 十二月 | | | | 十二 | | | | 三 | |
| | 齊王韓信徙楚王。 | 十三<br>徙王長沙。 | 屬漢，爲南郡。 | 七<br>淮南國 | 三<br>趙國 | | 十二<br>徙王楚，屬漢，爲四郡。 | | | 正月<br>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 | | | 五年<br>一月<br>燕國 | | 復置梁國。 | | 四<br>韓王信徙王代，都馬邑。 | 分臨江爲長沙國。 |
| | 二 | 屬淮南國。 | | 八 | 四 | | | | | 二月<br>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於定陶。 | | | | 二 | | 梁王彭越始。 | | 五 | 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 |
| | 三 | | | 九 | 五 | | | | | 三月 | | | | 三 | | 二 | | 六 | 二 |
| | 四 | | | 十 | 六 | | | | | 四月 | | | | 四 | | 三 | | 七 | 三 |
| | 五 | | | 十一 | 七 | | | | | 五月 | | | | 五 | | 四 | | 八 | 四 |
| | 六 | | | 十二 | 八 | | | | | 六月<br>帝入關。 | | | | 六 | | 五 | | 九 | 五 |
| | 七 | | | 二年<br>一月 | 九<br>耳薨，謚景王。 | | | | | 七月 | | | | 七 | | 六 | | 十 | 六<br>薨，謚文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沙成王臣始，芮子。 | 十一 | | 七 | | 八 | | | | 八月帝自將誅燕。 | | | | | 趙王張敖始，耳子。 | 二 | | | 八 | |
| 二 | 十二 | | 八 | | 九反漢，虜荼。 | | | | 九月 | | | | | 二 | 三 | | | 九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眛，斬之以聞。 | |
| 三 | 五年一月 | | 九 | |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 | | | 後九月 | | | | | 三 | 四 | | | 十 | |

# 史記卷十七

## 表第五

###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

太史公曰：殷以前不可考了。周分封五等：公，侯，伯，子，男。但是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土地各自方圓四百里，這是親愛親屬的道理，以表揚有德；封太公於齊，土地面積相當於五個侯的封地，是尊崇他勤勞王事。武王、成王、康王封國數百，同姓者不過五十五個，土地不過百里，最少的三十里，來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多或少。厲王、幽王之後，王室衰微，諸侯興起，天子無力，不能匡正。這不是因爲德行不純，實在是勢力弱了。

漢興以後，分爲兩等。漢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稱王，無功而封侯的，天下一起討伐。高祖子弟同姓封王的有九國，祇有長沙王異姓，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多人。從雁門、太原往東到遼陽是燕國、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往東，過了黄河、濟水，阿、甄往東靠海，是齊國、趙國；自陳以西，南到九疑山，東臨江、淮、穀、泗，靠近會稽，是梁、楚、淮南、長沙國：它們都外接胡、越。內地北靠陰山往東都是諸侯的封地，大的五六郡，連城數十，設置百官建立宮殿，規格僭越了天子。漢室祇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往西到四川，北面從雲中到隴西，加上內史共十五郡，公主、列侯又多有食邑在裏面。爲什麼這樣？天下剛剛平定，親戚還少，所以多封子弟，來鞏固統治，保衛皇室。

承衛天子也。

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吴、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吴、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漢興百年之間，親戚關係漸漸疏遠，有的諸侯驕縱奢侈，習慣於奸臣的蠱惑而作亂，重則謀反，輕則違法，結果危害自身，喪命亡國。天子考察上古，然後施加恩惠，讓諸侯把土地分給子弟，所以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天子的旁系子弟爲王，王子的旁系子弟爲侯，一百有餘。吴、楚時，前後諸侯有的因過削地，因此燕、代没有北邊的郡，吴、淮南、長沙没有南邊的郡，齊、趙、梁、楚山澤之利都交給了朝廷。諸侯漸漸衰弱，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幾十里，上足以交納貢賦，下足以供養祭祀，來輔助京師。而漢八九十個郡，交錯於諸侯國間，相銜如犬牙，仗着險要之地利，强本弱枝之勢，尊卑有别，萬事各得其所了。

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强，要之以仁義爲本。

臣司馬遷謹記高祖以來到太初時的諸侯，記下他們的變遷，讓後人能看到。形勢雖强，但要以仁義爲本。

| 高祖元年 | 楚 | | | 齊 | | | | | | | 荆 | 淮南 | 燕 | 趙 | | | | | | 梁 | | | | 淮陽 | 代 | 長沙 |
|---|---|---|---|---|---|---|---|---|---|---|---|---|---|---|---|---|---|---|---|---|---|---|---|---|---|---|
| 二 | 都彭城。 | | | 都臨菑。 | | | | | | | 都吴。 | 都壽春。 | 都薊。 | 都邯鄲。 | | | | | | 都淮陽。 | | | | 都陳。 | 十一月，初王韓信元年。都馬邑。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四 | | | | 初王信元年故相國。 | | | | | | | | 十月乙丑，初王英布元年。 | | 初王張耳元年薨。 | | | | | | | | | | | 三 | |
| 五 | 齊王信徙爲楚王元年。反，廢。 | | | 二徙楚。 | | | | | | | | 二 | 後九月壬子，初王盧綰元年。 | 王敖元年，敖，耳子。 | | | | | | 初王彭越元年 | | | | | 四降匈奴，國除爲郡。 |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吴芮元年。薨。 |
| 六 |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高祖弟。 | | |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 | | | | | |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 三 | 二 | 二 | | | | | | 二 | | | | | | 成王臣元年 |
| 七 | 二 | | | 二 | | | | | | | 二 | 四 | 三 | 三 | | | | | | 三 | | | | | | 二 |

| | 楚 | | | 齊 | | | | | | | 吳 | 淮南 | 燕 | 趙 | | | | | | 梁 | | | | 淮陽 | 代 | 長沙 |
|---|---|---|---|---|---|---|---|---|---|---|---|---|---|---|---|---|---|---|---|---|---|---|---|---|---|---|
| 八 | 三 | | | 三 | | | | | | | 三 | 五 | 四 | 四廢。 | | | | | | 四 | | | | | | 三 |
| 九 | 四來朝。 | | | 四來朝。 | | | | | | | 四 | 六來朝。 | 五 | 初王隱王如意元年。如意,高祖子。 | | | | | | 五來朝。 | | | | | | 四 |
| 十 | 五來朝。 | | | 五來朝。 | | | | | | | 五來朝。 | 七來朝。反,誅。 | 六來朝。 | 二 | | | | | | 六來朝。反,誅。 | | | | | 復置代,都中都。 | 五來朝。 |
| 十一 | 六 | | | 六 | | | | | | | 六爲英布所殺,國除爲郡。 | 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長,高祖子。 | 七 | 三 | | | | | |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恢,高祖子。 | | | | 三月丙寅,初王友元年。友,高祖子。 | 正月丙子,初王元年。 | 六 |
| 十二 | 七 | | | 七 | | | | | | | 更爲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濞,高祖兄仲子,故沛侯。 | 二 | 二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建,高祖子。 | 四死。 | | | | | | 二 | | | | 二 | 二 | 七 |

| | 孝惠元年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高后元年 |
|---|---|---|---|---|---|---|---|---|
| 長沙 | 八 | 哀王回元年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 代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 淮陽 | 爲郡。 | | | | | | 復置淮陽國。 | 四月辛卯，初王懷王彊元年。彊，惠帝子。 |
| 呂 | | | | | | | 初置呂國。 |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來朝。 | 十 |
| 常山 | | | | | | | 初置常山國。 |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 |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是爲幽王。 | 二 | 三 | 四 來朝。 | 五 | 六 | 七 來朝。 | 八 |
| 燕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來朝。 | 七 | 八 來朝。 | 九 |
| 淮南 | 三 | 四 | 五 | 六 來朝。 | 七 | 八 | 九 來朝。 | 十 |
| 吳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來朝。 | 七 | 八 來朝。 |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齊 | 八 | 九 來朝。 | 十 | 十一 來朝。 | 十二 | 十三 薨。 | 哀王襄元年 | 二 |
| | | | | | | | | |
| 魯 | | | | | | | 初置魯國。 | 四月初王張偃元年。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
| 楚 | 八 | 九 來朝。 | 十 | 十一 來朝。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來朝。 | 十五 |

| | | | | | |
|---|---|---|---|---|---|
| 長沙 | 恭王右元年 | 二 來朝。 | 三 | 四 | 五 |
| 代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 淮陽 | 二 | 三 | 四 | 五 無嗣。 | 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故壺關侯。 |
| 呂 | 十一月癸亥，王呂嘉元年。嘉，肅王子。 | 二 | 三 | 四 | 嘉廢。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肅王弟，故洨侯。 |
| | | | | | |
| | | | | | |
| 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 常山 | 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後立爲帝。 | 二 |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 | 二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 燕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 淮南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來朝。 | 十五 |
| 吳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 | | | | | |
| | | | | | |
| 琅邪 | | | | | 初置琅邪國。 |
| | | | | | |
| | | | | | |
| 齊 | 三 | 四 來朝。 | 五 | 六 | 七 |
| | | | | | |
| 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楚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長沙 | 代 | 淮陽 | 呂 | | | 梁 | 太原 | | | | 河間 | 趙 | 燕 | 淮南 | 吳 | | | 琅琊 | | 濟北 | 城陽 | 齊 | | 魯 | 楚 |
|---|---|---|---|---|---|---|---|---|---|---|---|---|---|---|---|---|---|---|---|---|---|---|---|---|---|---|
| 七 | 六 | 十六 | 二 | 呂產徙王梁。二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 | | 徙王趙，自殺。王呂產元年。 | 四 | | | | | | 十五絕。 | 十六 | 十五 | | | 王澤元年故營陵侯。 | | | | 八 | | 七 | 二十一 |
| 八 | 七 | 十七 | 三武誅，國除。 | 二 | | | 二有罪，誅，爲郡。 | 五非子，誅，國除爲郡。 | | | | |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陵侯。誅，國除。 |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王子，故東平侯。九月誅，國除。 | 十七 | 十六 | | | 二 | | | | 九 | | 八 | 二十二 |
| 孝文元年 | 八 | 十八爲文帝。 | | | | | 復置梁國。 | 初置太原，都晉陽。 | | | | 分爲河閒，都樂成。 | 十月庚戌，趙王遂元年。幽王子。 | 十月庚戌，琅邪王澤徙燕元年。是爲敬王。 | 十八 | 十七 | | | 三徙燕。 | | 初置濟北。 | 初置城陽郡。 | 十薨。 | | 九廢爲侯。 | 二十三 |

| | | | | | |
|---|---|---|---|---|---|
| 長沙 | 九 | 靖王著元年 | 二 | 三 | 四 |
| 代 |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文帝子。 | 二 徙淮陽。 | 三 太原王參更號為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為孝王。 | 四 | 五 |
| 淮陽 | | 復置淮陽國。 | 代王武徙淮陽三年。 | 四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 |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年。勝，文帝子。 | 二 | 三 | 四 | 五 |
| 太原 |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參，文帝子。 | 二 | 三 更為代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間 | 二月乙卯，初王文王辟彊元年。辟彊，趙幽王子。 | 二 | 三 | 四 | 五 |
| 趙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燕 | 二 薨。 | 康王嘉元年 | 二 | 三 | 四 |
| 淮南 | 十九 | 二十 來朝。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王無道，遷蜀，死雍，為郡。 |
| 吳 | 十八 | 十九 來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 | | | | | |
| | | | | | |
| 琅邪 | 除國為郡。 | | | | |
| | | | | | |
| 濟北 |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興居，悼惠王子，故東牟侯。 | 為郡。 | | | |
| 城陽 |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王子，故朱虛侯。 | 二 | 共王喜元年 | 二 | 三 |
| 齊 | 文王則元年 | 二 | 三 | 四 | 五 |
| | | | | | |
| | | | | | |
| 楚 | 夷王郢元年 | 二 | 三 | 四 薨。 | 王戊元年 |
|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長沙 | 代 | 淮陽 | | | | 梁 | | 廬江 | | | 河間 | 趙 | 燕 | 淮南 | 吳 | 膠東 | 膠西 | 菑川 | 濟南 | 濟北 | 城陽 | 齊 | 衡山 | | 楚 | |
|---|---|---|---|---|---|---|---|---|---|---|---|---|---|---|---|---|---|---|---|---|---|---|---|---|---|---|
| 五 | 六來朝。 | 六來朝。 | | | | 六來朝。 | | | | | 六 | 七來朝。 | 五 | | 二十三 | | | | | | 四 | 六 | | | 二 | 七 |
| 六 | 七 | 七 | | | | 七 | | | | | 七來朝。 | 八 | 六來朝。 | | 二十四 | | | | | | 五 | 七來朝。 | | | 三 | 八 |
| 七 | 八 | 八來朝。 | | | | 八 | | | | | 八 | 九 | 七 | | 二十五 | | | | | | 六來朝。 | 八 | | | 四 | 九 |
| 八來朝。 | 九 | 九 | | | | 九 | | | | | 九 | 十 | 八 | | 二十六 | | | | | | 七 | 九 | | | 五 | 十 |
| 九 | 十來朝。 | 十來朝。徙梁。爲郡。 | | | | 十來朝。薨,無後。 | | | | | 十 | 十一 | 九 | | 二十七 | | | | | | 八徙淮南。爲郡,屬齊。 | 十 | | | 六 | 十一 |
| 十 | 十一 | | | | | 十一淮陽王武徙梁年,是爲孝王。 | | | | | 十一來朝。 | 十二來朝。 | 十 | 城陽王喜徙淮南元年 | 二十八 | | | | | | | 十一來朝。 | | | 七 | 十二 |
| 十一 | 十二 | | | | | 十二 | | | | | 十二 | 十三 | 十一 | 二 | 二十九 | | | | | | | 十二 | | | 八來朝。 | 十三 |
| 十二 | 十三 | | | | | 十三 | | | | | 十三薨。 | 十四 | 十二來朝。 | 三 | 三十 | | | | | | | 十三 | | | 九 | 十四 |
| 十三 | 十四 | | | | | 十四來朝。 | | 初置廬江國。 | | | 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爲郡。 | 十五 | 十三來朝。 | 四徙城陽。 | 三十一 | 分爲膠東,都即墨。 | 分爲膠西,都宛。 | 分爲菑川,都劇。 | 分爲濟南國。 | 復置濟北國。 | 復置城陽國。 | 十四薨。無後。 | 初置衡山。 | | 十 | 十五 |

| | | | | | | | | |
|---|---|---|---|---|---|---|---|---|
| 長沙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來朝。 | 二十一 來朝。薨，無後，國除。 |
| 代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薨。 | 恭王登元年 | 二 | 三 | 四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來朝。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來朝。 | 二十二 |
| | | | | | | | | |
| 廬江 | 四月丙寅，王賜元年。淮南厲王子，故陽周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來朝。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 燕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來朝。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 淮南 |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淮南厲王子，故阜陵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來朝。 | 八 |
| 吳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 膠東 |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年。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膠西 |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來朝。 | 七 | 八 |
| 菑川 | 四月丙寅，初王賢元年。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濟南 |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年。齊悼惠王子，故扐侯。 | 二 | 三 | 四 來朝。 | 五 | 六 來朝。 | 七 | 八 |
| 濟北 |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齊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 二 | 三 | 四 來朝。 | 五 來朝。 | 六 | 七 | 八 |
| 城陽 | 淮南王喜徙城陽十三年。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來朝。 | 十九 | 二十 |
| 齊 | 四月丙寅，孝王將閭元年。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 | 二 | 三 | 四 來朝。 | 五 | 六 | 七 | 八 |
| 衡山 |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淮南厲王子，故安陽侯。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 | | | | | | | | |
| 楚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來朝。 | 十七 | 十八 |
| | 十六 | 後元年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 | 孝景元年 | 二 | 三 | 四 四月己巳立太子 |
|---|---|---|---|---|
| 楚 | 十九 | 二十來朝。 | 二十一反，誅。 | 文王禮元年元王子，故平陸侯。 |
| 魯 | | 分楚復置魯國。 |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是爲恭王。 | 二來朝。 |
| 衡山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徙濟北。廬江王賜徙衡山元年。 |
| 齊 | 九 | 十 | 十一 | 懿王壽元年 |
| 城陽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 濟北 | 九 | 十來朝。 | 十一徙菑川。 | 衡山王勃徙濟北十二年。是爲貞王。 |
| 濟南 | 九 | 十 | 十一反，誅。爲郡。 | |
| 菑川 | 九 | 十 | 十一反，誅。濟北王志徙菑川十一年。是爲懿王。 | 十二 |
| 膠西 | 九 | 十 | 十一反，誅。六月乙亥，于王端元年。景帝子。 | 二 |
| 膠東 | 九 | 十 | 十一反，誅。 | 四月己巳，初王元年。是爲孝武帝。 |
| 吳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反，誅。 |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爲江都王元年。是爲易王。 |
| 淮南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燕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 趙 | 二十四 | 二十五來朝。 | 二十六反，誅。爲郡。 | |
| 河間 | 復置河間國。 | 三月甲寅，初王獻王德元年。景帝子。 | 二來朝。 | 三 |
| 廣川 | 初置廣川，都信都。 | 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 二來朝。 | 三 |
| 中山 | | 初置中山，都盧奴。 | 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景帝子。 | 二 |
| 廬江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徙衡山，國除爲郡。 |
| | | | | |
| 梁 | 二十三 | 二十四來朝。 | 二十五來朝。 | 二十六 |
| | | | | |
| 臨江 | 初置臨江，都江陵。 | 三月甲寅，初王閼于元年。景帝子。 | 二 | 三薨，無後，國除爲郡。 |
| 汝南 | 初置汝南國。 |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 | 二 | 三徙江都。 |
| 淮南 | 復置淮陽國。 | 三月甲寅，初王餘元年。景帝子。 | 徙魯。爲郡。 | |
| 代 | 六 | 七 | 八 | 九 |
| 長沙 | 復置長沙國。 | 三月甲寅，定王發元年。景帝子。 | 二 | 三 |

| | | | | | |
|---|---|---|---|---|---|
| 長沙 | 四 | 五來朝。 | 六來朝。 | 七 | 八 |
| 代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 | | | | | |
| | | | | | |
| 臨江 | | 復置臨江國。 | 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太子，廢。 | 二 | 三 |
| | | | | | |
| 梁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來朝。 | 三十 | 三十一來朝。 |
| | | | | | |
| 清河 | | | | | 初置清河，都清陽。 |
| 中山 | 三 | 四 | 五來朝。 | 六 | 七 |
| 廣川 | 四徙趙，國除爲信都郡。 | | | 復置廣川國。 |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帝子。 |
| 河間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來朝。 |
| 趙 | 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爲敬肅王。 | 五 | 六 | 七 | 八來朝。 |
| 燕 | 二十六薨。 | 王定國元年 | 二 | 三 | 四 |
| 淮南 | 十三來朝。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 江都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膠東 | 二 | 三 | 四四月丁巳，爲太子。 | 復置膠東國。 |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年。景帝子。 |
| 膠西 | 三 | 四 | 五 | 六來朝。 | 七 |
| 菑川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來朝。 | 十七來朝。 |
| | | | | | |
| 濟北 | 十三薨。 | 武王胡元年 | 二 | 三 | 四 |
| 城陽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來朝。 |
| 齊 | 二來朝。 | 三 | 四 | 五 | 六 |
| 衡山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魯 | 三 | 四 | 五 | 六來朝。 | 七 |
| 楚 | 二 | 三來朝。薨。 | 安王道元年 | 二來朝。 | 三 |
| | 五 | 六 | 七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 中元年 | 二 |

| | 楚 | 魯 | 衡山 | 齊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膠西 | 膠東 | 江都 | 淮南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清河 | 常山 | 梁 | 濟川 | 濟東 | 山陽 | 濟陰 | 代 | 長沙 |
|---|---|---|---|---|---|---|---|---|---|---|---|---|---|---|---|---|---|---|---|---|---|---|---|---|---|---|
| 三 | 四 | 八 | 七 來朝。 | 七 | 三十 | 五 | | 十八 | 八 | 二 | 七 | 十八 | 五 來朝。 | 九 | 九 | 二 | 八 | 三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 | 三十二 | | 四 坐侵廟壖垣爲宮，自殺。國除爲南郡。 | | | 十五 來朝。 | 九 |
| 四 | 五 | 九 | 八 | 八 | 三十一 | 六 | | 十九 | 九 | 三 | 八 | 十九 來朝。 | 六 | 十 | 十 | 三 | 九 來朝。 | 二 | 復置常山國。 | 三十三 | | | | | 十六 | 十 來朝。 |
| 五 | 六 來朝。 | 十 | 九 | 九 | 三十二 | 七 | | 二十 | 十 | 四 來朝。 | 九 | 二十 | 七 | 十一 | 十一 | 四 | 十 | 三 | 四月丁巳，初王憲王舜元年。孝景子。 | 三十四 | 分爲濟川國。 | 分爲濟東國。 | 分爲山陽國。 | 分爲濟陰國。 | 十七 | 十一 來朝。 |
| 六 | 七 | 十一 | 十 | 十 | 三十三 薨。 | 八 | | 二十一 | 十一 | 五 | 十 | 二十一 | 八 | 十二 | 十二 | 五 | 十一 | 四 | 二 | 三十五 來朝。薨。 |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孝王子。 | 五月丙戌，初王彭離元年。梁孝王子。 |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孝王子。 | 五月丙戌，初王不識元年。梁孝王子。 | 十八 | 十二 |
| 後元年 | 八 | 十二 | 十一 | 十一 | 頃王延元年 | 九 | | 二十二 來朝。 | 十二 | 六 | 十一 | 二十二 | 九 來朝。 | 十三 來朝。 | 十三 來朝。 | 六 | 十二 | 五 | 三 | 恭王買元年孝王子。 | 二 | 二 | 二 | 二 薨，無後，國除。 | 十九 | 十三 |

| | 楚 | 魯 | 衡山 | 齊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膠西 | 膠東 | 江都 | 淮南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清河 | 常山 | 梁 | 濟川 | 濟東 | 山陽 | | 代 | 長沙 |
|---|---|---|---|---|---|---|---|---|---|---|---|---|---|---|---|---|---|---|---|---|---|---|---|---|---|---|
| 二 | 九 | 十三 | 十二 | 十二來朝。 | 二 | 十來朝。 | | 二十三 | 十三 | 七 | 十二 | 二十三 | 十來朝。 | 十四 | 十四 | 七 | 十三 | 六 | 四 | 二 | 三 | 三 | 三 | | 二十 | 十四 |
| 三 | 十 | 十四 | 十三 | 十三 | 三 | 十一 | | 二十四 | 十四 | 八來朝。 | 十三 | 二十四 | 十一 | 十五 | 十五 | 八 | 十四 | 七 | 五 | 三 | 四 | 四 | 四 | | 二十一 | 十五 |
| 孝武建元元年 | 十一 | 十五 | 十四 | 十四 | 四 | 十二 | | 二十五 | 十五 | 九 | 十四 | 二十五 | 十二 | 十六 | 十六 | 九 | 十五 | 八 | 六 | 四 | 五 | 五 | 五 | | 二十二 | 十六 |
| 二 | 十二來朝。 | 十六來朝。 | 十五 | 十五 | 五 | 十三 | | 二十六 | 十六 | 十 | 十五 | 二十六來朝。 | 十三 | 十七 | 十七 | 十 | 十六 | 九來朝。 | 七 | 五 | 六 | 六 | 六 | | 二十三 | 十七 |
| 三 | 十三 | 十七 | 十六 | 十六 | 六 | 十四 | | 二十七 | 十七 | 十一 | 十六 | 二十七 | 十四 | 十八 | 十八 | 十一 | 十七來朝。 | 十 | 八 | 六 | 七明殺中傅。廢遷房陵。 | 七 | 七 | | 二十四來朝。 | 十八來朝。 |
| 四 | 十四 | 十八 | 十七 | 十七 | 七 | 十五 | | 二十八 | 十八 | 十二 | 十七來朝。 | 二十八 | 十五 | 十九 | 十九 | 十二 | 十八 | 十一 | 九來朝。 | 七薨。 | 爲郡。 | 八 | 八 | | 二十五 | 十九 |
| 五 | 十五 | 十九 | 十八 | 十八 | 八 | 十六 | | 二十九 | 十九 | 十三 | 十八 | 二十九 | 十六 | 二十 | 二十 | 繆王元年 | 十九 | 十二薨，無後，國除爲郡。 | 十 | 平王襄元年 | | 九 | 九薨，無後，國除爲郡。 | | 二十六 | 二十 |
| 六 | 十六 | 二十 | 十九 | 十九 | 九 | 十七 | | 三十 | 二十來朝。 | 十四 | 十九 | 三十 | 十七 | 二十一來朝。 | 二十一 | 二 | 二十 | | 十一 | 二 | | 十 | | | 二十七 | 二十一 |
| 元光元年 | 十七 | 二十一 | 二十 | 二十 | 十來朝。 | 十八 | | 三十一 | 二十一 | 十五來朝。 | 二十 | 三十一 | 十八來朝。 | 二十二 | 二十二 | 三 | 二十一 | | 十二 | 三 | | 十一 | | | 二十八 | 二十二 |
| 二 | 十八來朝。 | 二十二 | 二十一 | 二十一 | 十一 | 十九 | | 三十二 | 二十二 | 十六 | 二十一 | 三十二 | 十九 | 二十三 | 二十三 | 四 | 二十二來朝。 | | 十三 | 四 | | 十二 | | | 二十九 | 二十三來朝。 |

| | 楚 | 魯 | 衡山 | 齊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膠西 | 膠東 | 江都 | 淮南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 常山 | 梁 | | 濟東 | | | 代 | 長沙 |
|---|---|---|---|---|---|---|---|---|---|---|---|---|---|---|---|---|---|---|---|---|---|---|---|---|---|---|
| 三 | 十九來朝。 | 二十三 | 二十二 | 二十二卒。 | 十二 | 二十 | | 三十三 | 二十三 | 十七 | 二十二 | 三十三 | 二十 | 二十四 | 二十四 | 五 | 二十三來朝。 | | 十四 | 五 | | 十三 | | | 王義元年 | 二十四來朝。 |
| 四 | 二十 | 二十四 | 二十三 | 厲王次昌元年 | 十三 | 二十一 | | 三十四 | 二十四 | 十八 | 二十三 | 三十四 | 二十一 | 二十五 | 二十五 | 六 | 二十四 | | 十五 | 六 | | 十四來朝。 | | | 二 | 二十五 |
| 五 | 二十一 | 二十五 | 二十四 | 二 | 十四來朝。 | 二十二 | | 三十五薨。 | 二十五 | 十九 | 二十四 | 三十五 | 二十二 | 二十六 | 二十六來朝。 | 七 | 二十五 | | 十六 | 七 | | 十五 | | | 三 | 二十六 |
| 六 | 二十二薨。 | 二十六薨。 | 二十五 | 三 | 十五 | 二十三 | | 靖王建元年 | 二十六 | 二十 | 二十五 | 三十六 | 二十三 | 二十七來朝。 | 恭王不害元年 | 八 | 二十六 | | 十七 | 八 | | 十六 | | | 四 | 二十七 |
| 元朔元年 | 襄王注元年 | 安王光元年 | 二十六 | 四 | 十六 | 二十四來朝。 | | 二 | 二十七 | 二十一 | 二十六 | 三十七 | 二十四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 | 二十八 | 二 | 九 | 二十七 | | 十八 | 九 | | 十七 | | | 五 | 康王庸元年 |
| 二 | 二 | 二 | 二十七 | 五薨，無後，國除爲郡。 | 十七 | 二十五 | | 三 | 二十八來朝。 | 二十二 | 王建元年 | 三十八 | | 二十九 | 三 | 十 | 二十八 | | 十九 | 十來朝。 | | 十八 | | | 六 | 二 |
| 三 | 三 | 三 | 二十八 | | 十八 | 二十六 | | 四 | 二十九 | 二十三 | 二 | 三十九 | | 三十 | 四薨。 | 十一 | 二十九來朝。 | | 二十 | 十一 | | 十九 | | | 七 | 三 |
| 四 | 四來朝。 | 四 | 二十九 | | 十九 | 二十七 | | 五 | 三十 | 二十四 | 三 | 四十 | | 三十一 | 剛王堪元年 | 十二 | 三十 | | 二十一 | 十二 | | 二十來朝。 | | | 八 | 四 |

| | | | | | |
|---|---|---|---|---|---|
| 長沙 | 五 | 六 | 七 | 八來朝。 | 九 |
| 代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來朝。 | 十三 |
| | | | | | |
| | | | | | |
| 濟東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 | | | | | |
| 梁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 常山 | 二十二來朝。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 | | | | | |
| 中山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來朝。 |
| 廣川 | 十三 | 十四來朝。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 河間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趙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來朝。 | 三十五 | 三十六 |
| | | | | | |
| 淮南 | 四十一安有罪，削國二縣。 | 四十二 | 四十三反，自殺。 | 置六安國，以故陳爲都。七月丙子，初王恭王慶元年。膠東王子。 | 二 |
| 江都 | 四 | 五 | 六 | 七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 | |
| 膠東 | 二十五來朝。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哀王賢元年 |
| 膠西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 菑川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 | | | | | |
| 濟北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來朝。 |
| 城陽 | 二十 | 二十一來朝。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 | | | | | |
| 衡山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反，自殺，國除。 | | |
| 魯 | 五 | 六 | 七 | 八來朝。 | 九 |
| 楚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 | 五 | 六 | 元狩元年 | 二 | 三 |

| | 楚 | 魯 | 泗水 | 齊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膠西 | 膠東 | 廣陵 | 六安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清河 | 常山 | 梁 | | 濟東 | | | 代 | 長沙 |
|---|---|---|---|---|---|---|---|---|---|---|---|---|---|---|---|---|---|---|---|---|---|---|---|---|---|---|
| 四 | 十 來朝。 | 十 | | | 二十五 | 三十三 | | 十一 | 三十六 | 二 | | 三 | | 三十七 | 七 | 十八 | 三十六 | | 二十七 | 十八 | | 二十六 來朝。 | | | 十四 | 十 |
| 五 | 十一 | 十一 | | 復置齊國。 | 二十六 來朝。薨。 | 三十四 | | 十二 來朝。 | 三十七 | 三 | 更爲廣陵國。 | 四 | 復置燕國。 | 三十八 | 八 | 十九 | 三十七 | | 二十八 | 十九 | | 二十七 | | | 十五 | 十一 |
| 六 | 十二 | 十二 | | 四月乙巳，初王懷王閎元年。武帝子。 | 敬王義元年 | 三十五 | | 十三 | 三十八 | 四 | 四月乙巳，初王胥元年。武帝子。 | 五 | 四月乙巳，初王剌王旦元年。武帝子。 | 三十九 | 九 來朝。 | 二十 | 三十八 | | 二十九 來朝。 | 二十 | | 二十八 | | | 十六 | 十二 |
| 元鼎元年 | 十三 | 十三 | | 二 | 二 | 三十六 | | 十四 | 三十九 | 五 | 二 | 六 | 二 | 四十 | 十 | 二十一 來朝。 | 三十九 | | 三十 | 二十一 | | 二十九 剽攻殺人，遷上庸，國爲大河郡。 | | | 十七 | 十三 |
| 二 | 十四 薨。 | 十四 來朝。 | | 三 | 三 | 三十七 | | 十五 | 四十 | 六 | 三 | 七 | 三 | 四十一 | 十一 | 二十二 | 四十 | | 三十一 | 二十二 | | | | | 十八 來朝。 | 十四 |
| 三 | 節王純元年 | 十五 | 初置泗水，都郯。 | 四 | 四 | 三十八 | | 十六 | 四十一 | 七 | 四 | 八 | 四 | 四十二 | 十二 薨。 | 二十三 | 四十一 來朝。 | 復置清河國。 | 三十二 薨，子爲王。 | 二十三 | | | | | 十九 徙清河。爲太原郡。 | 十五 來朝。 |

| | 楚 | 魯 | 泗水 | 齊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膠西 | 膠東 | 廣陵 | 六安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清河 | 真定 | 梁 | | | | | | 長沙 |
|---|---|---|---|---|---|---|---|---|---|---|---|---|---|---|---|---|---|---|---|---|---|---|---|---|---|---|
| 四 | 二 | 十六 | 思王商元年商,常山憲王子。 | 五 | 五 | 三十九 | | 十七 | 四十二 | 八 | 五 | 九 | 五 | 四十三 | 頃王授元年 | 二十四 | 四十二薨。 | 二十代王義徙清河年。是爲剛王。 | 更爲真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 | 二十四 | | | | | | 十六 |
| 五 | 三 | 十七 | 二 | 六 | 六 | 四十 | | 十八 | 四十三 | 九 | 六 | 十 | 六 | 四十四 | 二 | 二十五來朝。 | 哀王昌元年即年薨。 | 二十一 | 二 | 二十五 | | | | | | 十七 |
| 六 | 四 | 十八 | 三 | 七 | 七 | 四十一來朝。 | | 十九 | 四十四 | 十 | 七 | 十一來朝。 | 七 | 四十五 | 三 | 二十六 | 康王昆侈元年 | 二十二 | 三 | 二十六 | | | | | | 十八 |
| 元封元年 | 五 | 十九 | 四 | 八薨,無後,國除爲郡。 | 八來朝。 | 四十二 | | 二十 | 四十五 | 十一 | 八 | 十二 | 八 | 四十六 | 四 | 二十七 | 二 | 二十三 | 四來朝。 | 二十七 | | | | | | 十九 |
| 二 | 六 | 二十 | 五 | | 九薨。 | 四十三 | | 頃王遺元年 | 四十六 | 十二 | 九 | 十三 | 九 | 四十七 | 五 | 二十八 | 三 | 二十四 | 五 | 二十八 | | | | | | 二十 |
| 三 | 七 | 二十一來朝。 | 六 | | 慧王武元年 | 四十四 | | 二 | 四十七薨,無後,國除。 | 十三 | 十 | 十四 | 十 | 四十八 | 六 | 二十九 | 四 | 二十五來朝。 | 六 | 二十九 | | | | | | 二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八 | 二十二 | 七 | | 二 | 四十五 | | 三 | | 十四 | 十一 | 十五 | 十一 | 四十九 | 七 | 三十 | 五 | 二十六 | 七 | 三十 | | | | | | 二十二 |
| 五 | 九 | 二十三 朝泰山。 | 八 | | 三 | 四十六 朝泰山。 | | 四 | | 戴王通平元年 | 十二 | 十六 | 十二 | 五十 | 八 | 三十一 | 六 | 二十七 | 八 | 三十一 | | | | | | 二十三 |
| 六 | 十 | 二十四 | 九 | | 四 | 四十七 | | 五 | | 二 | 十三 | 十七 | 十三 | 五十一 | 九 | 三十二 | 七 | 二十八 | 九 來朝。 | 三十二 | | | | | | 二十四 |
| 太初元年 | 十一 | 二十五 | 十 薨。 | | 五 | 四十八 | | 六 | | 三 | 十四 | 十八 來朝。 | 十四 | 五十二 | 十 | 三十三 | 八 | 二十九 | 十 | 三十三 | | | | | | 二十五 |
| 二 | 十二 | 二十六 | 哀王安世元年。即戴王賀元年。安世子。 | | 六 | 四十九 | | 七 | | 四 | 十五 | 十九 | 十五 | 五十三 | 十一 | 三十四 | 九 來朝。 | 三十 | 十一 | 三十四 | | | | | | 二十六 |
| 三 | 十三 | 二十七 | 二 | | 七 | 五十 | | 八 | | 五 | 十六 | 二十 | 十六 | 五十四 | 十二 | 三十五 | 十 | 三十一 | 十二 | 三十五 | | | | | | 二十七 |
| 四 | 十四 | 二十八 | 三 | | | 五十一 | | 九 | | 六 | 十七 | 二十一 | 十七 | 五十五 | 十三 | 三十六 | 十一 | 三十二 | 十三 | 三十六 來朝。 | | | | | | 二十八 來朝。 |
| | 楚 | 魯 | 泗水 | | 城陽 | 濟北 | | 菑川 | | 膠東 | 廣陵 | 六安 | 燕 | 趙 | 河間 | 廣川 | 中山 | 清河 | 真定 | 梁 | | | | | | 長沙 |

# 史記卷十八

## 表第六

##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太史公曰：古時候臣子的功勞分五等，用德行來建立帝業、安定國家的稱爲勳，建言立論的稱爲"勞"，用武力建功的稱爲"功"，功績等第突出的稱爲"伐"，積日而深的資歷的稱爲"閲"。封爵的誓詞説："即使黄河變得像衣帶那樣窄，泰山變得像磨石那樣小，封國也永遠安寧，以至於延續到子孫後代。"看來，起初未嘗不想使它的根本牢固，但到後來，它的枝葉却逐漸頽敗衰落了。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户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我研讀高祖時被封侯的功臣的材料，考察他們起初被封和後來失去爵位的原因之後，説：這和我前面所聽到的誓詞不一樣了！《尚書》説："堯以前有許多國家和睦相處。"延續到夏、商時，有的已經幾千年了。周朝封了八百諸侯，到周幽王、周厲王以後，八百諸侯的後代在《春秋》上還有記載。《尚書》上記有唐堯、虞舜的後世子孫爲侯、爲伯的，經歷了三個朝代一千多年，自己仍然保全下來，承擔護衛天子的任務，這難道不是由於他們堅定地保持仁義的品德，遵守天子的法令嗎？漢朝建國的時候，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當時天下剛剛平定，所以大城市和著名都會的人口流散消亡，户口記載可尋的衹有十分之二三，所以當時大侯的食邑不過萬户，小侯的食邑衹有五六百户了。後來經過幾代，百姓都回歸鄉里，户口日益增多，蕭何、曹參、周勃、灌嬰等的封邑，有的户口多到四萬户，小侯的户數也比初分封時增加了一倍，他們財富的增加也是如此。這樣，他們的子孫便驕奢過度，忘

却了祖先創業的艱難，行爲淫亂邪惡。從漢初到太初年間，經過了一百年的時間，留下的侯衹有五個了，其他的都因爲犯罪而喪命，失去封國，都完了！國家的法網對他們也稍微嚴密了些，然而他們對當時的法律都不是小心翼翼地遵守的。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處在當今社會，記住古代的道理，是爲了給自己作借鑒，不一定要和古時候都一樣。從來帝王的禮法各不相同，他們所致力的方面也不一樣，要領是以成功作爲目標，怎麽可以要求他們完全一樣呢？觀察臣子所以得到尊寵或遭受廢辱的原因，可以看到當代就存在着或得或失的許多事例，何必一定回顧過去的情況呢？因此，我慎重地記載了他們的經歷始末，用表格來反映文字記載，有一些地方不能把事情的本末説得詳盡，衹記述那些清楚顯著的部分，有疑惑的空下來。今後如果有人打算詳細記載，可以參閲這個表。

| 國名 | 侯功 | 高祖十二 | 孝惠七 | 高后八 | 孝文二十三 | 孝景十六 |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 侯第 |
|---|---|---|---|---|---|---|---|---|
| 平陽 |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爲平陽侯，萬六百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參元年。 | 五 二<br>其二年爲相國。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 八 | 十九 四<br>後四年，簡侯奇元年。 | 三 十三<br>四年，夷侯時元年。 | 十 十六<br>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 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 二 |
| 信武 |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别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户。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肅侯靳歙元年。 | 七 | 五 三<br>六年，夷侯亭元年。 | 十八<br>後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 | | | 十一 |
| 清陽 |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羽功，侯，三千一百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 | 七 | 八 | 七 十六<br>元年，哀侯彊元年。 八年，孝侯伉元年。 | 四 十二<br>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 七<br>元光二年，侯不害薨，無後，國除。 | 十四 |

| | | | | | | | | |
|---|---|---|---|---|---|---|---|---|
| 汝陰 | 以令史從降沛，爲太僕，常奉車，爲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全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户。常爲太僕。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嬰元年。 | 七 | 八 | 八　七　八<br>九年，夷侯竈元年。　十六年，恭侯賜元年。 | 十六 | 七　十九<br>元光二年，侯頗元年。　元鼎二年，侯頗坐尚公主，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 | 八 |
| 陽陵 |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爲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爲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寬元年。 | 五　二<br>六年，頃侯靖元年。 | 八 | 十四　九<br>十五年，恭侯則元年。 | 三　十三<br>前四年，侯偃元年。 | 十八<br>元狩元年，偃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 | 十 |
| 廣嚴 |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召歐元年。 | 七 | 八 | 一　九　十三<br>二年，戴侯勝元年。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後七年嘉薨，無後，國除。 | | | 二十八 |
| 廣平 |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爲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離眛功，侯，四千五百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歐元年。 | 七 | 八<br>元年，靖侯山元年。 | 十八　五<br>後三年，侯澤元年。 | 八　平棘五<br>中二年，有罪，絶。　中五年，復封節侯澤元年。 | 十五　三<br>其十年，爲丞相。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財物，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 十五 |
| 博陽 |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絶甬道，擊殺追卒功，侯。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年。 | 七 | 八 | 十八　五<br>後三年，侯始元年。 | 四　塞二<br>前五年，侯始有罪，國除。　中五年，復封始。後元年，始有罪，國除。 | | 十九 |
| 曲逆 |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從修武，爲都尉，遷爲護軍中尉；出六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户。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獻侯陳平元年。 | 七<br>其五年，爲左丞相。 | 八<br>其元年，徙爲右丞相；後專爲丞相，相孝文二年。 | 二　二　十九<br>三年，恭侯買元年。　五年，簡侯悝元年。 | 四　十二<br>五年，侯何元年。 | 十<br>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 四十七 |

| | | | | | | | | |
|---|---|---|---|---|---|---|---|---|
| 堂邑 | 以自定東陽，爲將，屬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爲王壯息，侯，千八百户。復相楚元王十一年。 | 七<br>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陳嬰元年。 | 七 | 四 四<br>五年，恭侯祿元年。 | 二 二十一<br>三年，夷侯午元年。 | 十六 | 十一<br>元光六年，季須元年。<br>十三<br>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 八十六 |
| 周呂 |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爲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 三<br>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呂澤元年。<br>四<br>九年，子台封酈侯元年。 | 七 | | | | | |
| 建成 |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爲建成侯。 | 七<br>六年正月丙戌，康侯釋之元年。 | 二 五<br>三年，侯則元年。有罪。 | 胡陵<br>元年，五月丙寅，封則弟大中大夫呂祿元年。<br>七<br>七年，祿爲趙王，國除。追尊康侯爲昭王。祿以趙王謀爲不善，大臣誅祿，遂滅呂。 | | | | |
| 留 | 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爲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文成侯張良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不疑元年。 | 四<br>五年，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故楚内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 | | | 六十二 |
| 射陽 |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爲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郄於鴻門，項伯纏解難，以破羽纏嘗有功，封射陽侯。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侯項纏元年。賜姓劉氏。 | 二<br>三年，侯纏卒。嗣子睢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 | |
|---|---|---|---|---|---|---|---|---|
| 酇 | 以客初起從入漢，爲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爲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文終侯蕭何元年。元年，爲丞相；九年，爲相國。 | 二　五<br>三年，哀侯祿元年。 | 一　七<br>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 | 十九　筑陽一　三<br>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br>後四年，煬侯遺元年。<br>後五年，侯則元年。 | 一　武陽七　八<br>有罪。<br>前二年，封煬侯弟幽侯嘉元年。<br>中二年，侯勝元年。 | 十三　酇三　十<br>元朔二年，侯勝坐不敬絶。<br>元狩三年，封何曾孫恭侯慶元年。<br>元狩六年，侯壽成元年。<br>元封四年，壽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 一 |
| 曲周 |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及蜀，定三秦，擊項羽，侯，四千八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酈商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br>元年，侯寄元年。 | 九　繆七<br>有罪。<br>中三年，封商他子靖侯堅元年。 | 九　五　十一　二十八<br>元光四年，康侯遂元年。<br>元朔三年，侯宗元年。<br>元鼎二年，侯終根元年。<br>後元二年，侯終根坐咒詛誅，國除。 | 六 |
| 絳 |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羽，守嶢關，定泗水、東海。八千一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武侯周勃元年。 | 七 | 八<br>其四年爲太尉。 | 十一　六　條六<br>元年，爲右丞相，三年免，復爲丞相。<br>十二年，侯勝之元年。<br>後二年，封勃子亞夫元年。 | 十三　平曲三<br>其三年，爲太尉；七年，爲丞相。有罪，國除。<br>後元年，封勃子恭侯堅元年。 | 十六　十二<br>元朔五年，侯建德元年。<br>元鼎五年，侯建德坐酎金，國除。 | 四 |
| 舞陽 |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爲侯。入漢，定三秦，爲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武侯樊噲元年。<br>其七年，爲將軍、相國三月。 | 六　一<br>七年，侯伉元年。呂須子。 | 八<br>坐呂氏誅，族。 | 二十三<br>元年，封樊噲子荒侯市人元年。 | 六　六<br>七年，侯它廣元年。<br>中六年，侯它廣非市人子，國除。 | | 五 |

| | | | | | | | | |
|---|---|---|---|---|---|---|---|---|
| 潁陰 |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爲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齊、淮南及下邑，殺項籍，侯，五千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嬰元年。 | 七 | 八 | 四<br>其一，爲太尉；三，爲丞相。<br>十九<br>五年，平侯何元年。 | 九<br>七<br>中三年，侯彊元年。 | 六<br>有罪，絕。<br>九<br>元光二年，封嬰孫賢爲臨汝侯。侯賢元年。<br>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 九 |
| 汾陰 |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 三<br>四<br>建平四年，哀侯開方元年。 | 八 | 四<br>前五年，侯意元年。<br>十三<br>有罪，絕。 | 安陽八<br>中二年，封昌孫左車。 | 建元元年，有罪，國除。 | 十六 |
| 梁鄒 |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 四<br>三<br>五年，侯最元年。 | 八 | 二十三 | 十六 | 六<br>元光元年，頃侯嬰齊元年。<br>三<br>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br>二十<br>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國除。 | 二十 |
| 成 |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 七<br>元年，康侯赤元年。 | 八 | 二十三 | 六<br>有罪，絕。<br>節氏五<br>節氏中五年，復封康侯赤元年。 | 三<br>建元四年，恭侯罷軍元年。<br>五<br>元光三年，侯朝元年。<br>十二<br>元狩三年，侯朝爲濟南太守，與成陽王女通，不敬，國除。 | 二十五 |
| 蓼 |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 | 七 | 八 | 八<br>十五<br>九年，侯臧元年。 | 十六 | 十四<br>元朔三年，侯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 | 三十 |

| | | | | | | | | | |
|---|---|---|---|---|---|---|---|---|---|
| 費 |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 七<br>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br>元年,共侯常元年。 | 一<br>二年,侯偃元年。中二年,有罪,絕。<br>八<br>中六年,封賀子侯最元年。<br>巢四<br>後三年,最薨,無後,國除。 | | |
| 陽夏 |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 | 六<br>六年,正月丙午,侯陳豨元年。<br>五<br>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略代,自立爲王。漢殺豨靈丘。 | | | | | | | |
| 隆慮 |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 | 七<br>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元年。 | 七 | 八 | 十七<br>六<br>後二年,侯通元年。 | 七<br>中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 | 三十四 |
| 陽都 | 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別降翟王,屬悼武王,殺龍且彭城,爲大司馬;破羽軍葉,拜爲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 七<br>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復元年。 | 七 | 五<br>三<br>六年,趮侯甯元年。 | 九<br>十四<br>十年,侯安成元年。 | 一<br>二年,侯安成有罪,國除。 | | 十七 |
| 新陽 | 以漢五年用左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户。 | 七<br>六年正月壬子,胡侯吕清元年。 | 三<br>四<br>四年,頃侯臣元年。 | 八 | 六<br>二<br>七年,懷侯義元年。<br>十五<br>九年,惠侯它元年。 | 四<br>五<br>五年,恭侯善元年。<br>七<br>中三年,侯譚元年。 | 二十八<br>元鼎五年,侯譚坐酎金,國除。 | | 八十一 |
| 東武 | 以户衛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爲越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爲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户。 | 七<br>六年正月戊午,貞侯郭蒙元年。 | 七 | 五<br>三<br>六年,侯它元年。 | 二十三 | 五<br>六年,侯它弃市,國除。 | | | 四十一 |

| | | | | | | | | |
|---|---|---|---|---|---|---|---|---|
| 汁方 |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郄，故晚從。 | 七 六年三月戊子，肅侯雍齒元年。 | 二 五 三年，荒侯巨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二 十 四 三年，侯野元年。 中六年，終侯桓元年。 | 二十八 元鼎五年，終侯桓坐酎金，國除。 | 五十七 |
| 棘蒲 |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 | 七 六年三月丙申，剛侯陳武元年。 | 七 | 八 | 十六 後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後，國除。 | | | 十三 |
| 都昌 |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騎隊率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朱軫元年。 | 七 | 八 元年，剛侯率元年。 | 七 十六 八年，夷侯詘元年。 | 二 五 元年，恭侯偃元年。 三年，侯辟彊元年。 中元年，辟彊薨，無後，國除。 | | 二十三 |
| 武彊 |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甯，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莊不識元年。 | 七 | 六 二 七年，簡侯嬰元年。 | 十七 六 後二年，侯青翟元年。 | 十六 |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 | 三十三 |
| 貰 | 以越户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千六百户，功比臺侯。 | 二 五 六年三月庚子，齊侯呂元年。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 七 | 八 | 十一 十二 元年，煬侯赤元年。 十二年，康侯遺元年。 | 十六 | 十六 八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元鼎元年，侯倩坐殺人弃市，國除。 | 三十六 |
| 海陽 |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户。 | 七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毋餘元年。 | 二 五 三年，哀侯招攘元年。 | 四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 二十三 | 三 十 四年，哀侯省元年。 中六年，侯省薨，無後，國除。 | | 三十七 |
| 南安 |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户。 |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宣虎元年。 | 七 | 八 | 八 十一 四 九年，共侯戎元年。 後四年，侯千秋元年。 | 七 中元年，千秋坐傷人免。 | | 六十三 |

| | | | | | | | | |
|---|---|---|---|---|---|---|---|---|
| 肥如 |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户。 | 七<br>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 七 | 八 | 二 十四 七<br>三年，莊侯成元年。後元年，侯奴元年。 |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 | 六十六 |
| 曲城 | 以曲城户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爲執珪，爲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户。爲將軍，擊燕、代，拔之。 | 七<br>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蟲達元年。 | 七 | 八 | 八 五<br>元年，侯捷元年。有罪，絕。後三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 十三 垣五<br>有罪，絕。中五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 一 二十五<br>建元二年，侯皋柔元年。元鼎三年，侯皋柔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國除。 | 十八 |
| 河陽 |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 七<br>六年三月庚子，莊侯陳涓元年。 | 七 | 八 | 三<br>元年，侯信元年。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 | | 二十九 |
| 淮陰 |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典客，蕭何言爲大將軍，別定魏、齊，爲王，徙楚，坐擅發兵，廢爲淮陰侯。 | 五<br>六年四月，侯韓信元年。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 | | | | | |
| 芒 |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爲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 | 三<br>六年，侯昭元年。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 | | | 張 十一 三<br>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將兵從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侯。後元年三月，侯申元年。 | 十七<br>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宫公主不敬，國除。 | |
| 故市 | 以執盾初起，入漢，爲河上守，遷爲假相，擊項羽，侯，千户，功比平定侯。 | 三 四<br>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 七 | 八 | 十九 四<br>後四年，戴侯續元年。 | 四 十二<br>孝景五年，侯穀嗣。 | 二十八<br>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國除。 | 五十五 |

| | | | | | | | | |
|---|---|---|---|---|---|---|---|---|
| 柳丘 | 以連敖從起薛,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爲將軍,侯,千户。 | 七<br>六年六月丁亥,齊侯戎賜元年。 | 七 | 四 四<br>五年,定侯安國元年。 | 二十三 | 三 十<br>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後元年,侯角嗣,有罪,國除。 | | 二十六 |
| 魏其 |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遷爲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户。 | 七<br>六年六月丁亥,莊侯周定元年。 | 七 | 四 四<br>五年,侯閒元年。 | 二十三 | 二<br>前三年,侯閒反,國除。 | | 四十四 |
| 祁 |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晋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子留彭城,用執圭東擊羽,急絶其近壁。"侯,千四百户。 | 七<br>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 | 七 | 八 | 十一 十二<br>十二年,頃侯湖元年。 | 五 十一<br>六年,侯它元年。 | 八<br>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 | 五十一 |
| 平 |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户。 | 六 一<br>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 七 | 八 | 十五 八<br>十六年,侯執元年。 | 十一<br>中五年,侯執有罪,國除。 | | 三十二 |
| 魯 |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陽侯。死事,母代侯。 | 七<br>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 七 | 四<br>五年,母侯疵薨,無後,國除。 | | | | 七 |
| 故城 | 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户。 | 七<br>六年中,莊侯尹恢元年。 | 二 五<br>三年,侯開方元年。 | 二<br>三年,侯方奪侯,爲關内侯。 | | | | 二十六 |
| 任 |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爲車騎將軍。 | 七<br>六年,侯張越元年。 | 七 | 二<br>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爲庶人,國除。 | | | | |

| | | | | | | | | | |
|---|---|---|---|---|---|---|---|---|---|
| 棘丘 |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 七 六年，侯襄元年。 | 七 | 四 四年，侯襄奪侯，爲士伍，國除。 | | | | | |
| 阿陵 | 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以塞疏入漢。 | 七 六年七月庚寅，頃侯郭亭元年。 | 七 | 八 | 二 二十一 三年，惠侯歐元年。 | 一 八 南四 前二年，侯勝客元年。有罪，絕。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 十一 十七 元光六年，侯則元年。 元鼎五年，侯則坐酎金，國除。 | | 二十七 |
| 昌武 | 初起以舍人從，以郎中入漢，定三秦，以郎中將擊諸侯，侯，九百八十户，比魏其侯。 | 七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侯單甯元年。 | 五 二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 八 | 二十三 | 十 六 中四年，康侯賈成元年。 | 十 四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元朔三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弃市，國除。 | | 四十五 |
| 高苑 | 初起以舍人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户，比斥丘侯。 |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 | 七 元年，簡侯得元年。 | 八 | 十五 八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 十六 | 二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閒，奪侯，國除。 | | 四十一 |
| 宣曲 |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將，破鍾離眛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户。 |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丁義元年。 | 七 | 八 | 十 十三 十一年，侯通元年。 | 四 發婁 有罪，除。 中五年，復封侯通元年。中六年，侯通有罪，國除。 | | | 四十三 |
| 絳陽 |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户。從攻馬邑及布。 |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華無害元年。 | 七 | 八 | 三 十六 四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後四年，侯祿元年。 | 三 四年，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 | | 四十六 |
| 東茅 |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破臧荼，侯。捕韓信，爲將軍，益邑千户。 | 七 六年八月丙辰，敬侯劉釗元年。 | 七 | 八 | 二 十三 三年，侯吉元年。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 | | | 四十八 |

| | | | | | | | | |
|---|---|---|---|---|---|---|---|---|
| 斥丘 |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剋敵，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侯，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户。 | 七<br>六年八月丙辰，懿侯唐厲元年。 | 七 | 八 | 八 十三 二<br>九年，恭侯鼂元年。 後六年，侯賢元年。 | 十六 | 二十五<br>元鼎二年，侯尊元年。<br>三<br>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國除。 | 四十 |
| 臺 |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定侯戴野元年。 | 七 | 八 | 三 二十<br>四年，侯才元年。 | 二<br>三年，侯才反，國除。 | | 三十五 |
| 安國 | 以客從起豐，以厩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封雍侯，五千户。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國。 | 七<br>其六年，爲右丞相。 | 七 一<br>八年，哀侯忌元年。 | 二十三<br>元年，終侯游元年。 | 十六 | 二十<br>建元元年，三月，安侯辟方元年。<br>八<br>元狩三年，侯定元年。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國除。 | 十二 |
| 樂成 | 以中涓騎從起碭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户。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節侯丁禮元年。 | 七 | 八 | 四 十八 一<br>五年，夷侯馬從元年。 後七年，武侯客元年。 | 十六 | 二十五<br>元鼎二年，侯義元年。<br>三<br>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弃市，國除。 | 四十二 |
| 辟陽 |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沛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審食其元年。 | 七 | 八 | 三 二十<br>四年，侯平元年。 | 二<br>三年，平坐反，國除。 | | 五十九 |
| 安平 |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侯，二千户。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敬侯諤千秋元年。 | 二 五<br>孝惠三年，簡侯嘉元年。 | 七 一<br>八年，頃侯應元年。 | 十三 十<br>十四年，煬侯寄元年。 | 十五 一<br>後三年，侯但元年。 | 十八<br>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弃市，國除。 | 六十一 |
| 蒯成 |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爲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户。 | 七<br>六年八月甲子，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 七 | 八 | 五<br>緤薨，子昌代。有罪，絶，國除。 | 鄲一 八<br>中元年，封緤子康侯應元年。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 | 二十六<br>元鼎三年，居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 二十二 |

| | | | | | | | | |
|---|---|---|---|---|---|---|---|---|
| 北平 |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爲常山守，得陳餘，爲代相，徙趙相，侯。爲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户。 | 七<br>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張倉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br>其四爲丞相。五歲罷。 | 五 八 三<br>六年，康侯奉元年。<br>後元年，侯預元年。 | 四<br>建元五年，侯預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 六十五 |
| 高胡 |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户。 | 七<br>六年中，侯陳夫乞元年。 | 七 | 八 | 四<br>五年，殤侯程嗣。薨，無後，國除。 | | | 八十二 |
| 厭次 |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 七<br>六年中，侯元頃元年。 | 七 | 八 | 五<br>元年，侯賀元年。<br>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 | | 二十四 |
| 平皋 |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爲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户。 | 六<br>七年十月癸亥，煬侯劉它元年。 | 四 三<br>五年，恭侯遠元年。 | 八 | 二十三 | 十六<br>元年，節侯光元年。 | 二十八<br>建元元年，侯勝元年。<br>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 百二十一 |
| 復陽 |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户。 | 六<br>七年十月甲子，剛侯陳胥元年。 | 七 | 八 | 十 十三<br>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 五 十一<br>六年，康侯拾元年。 | 十二 七<br>元朔元年，侯彊元年。<br>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國除。 | 四十九 |
| 陽河 |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户，功比高胡侯。 | 三 三<br>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元年。<br>十年，侯安國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十 六<br>中四年，侯午元年。中絶。 | 二十七 埤山 二十<br>三<br>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br>元封元年，侯仁元年。<br>征和三年十月，仁與母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 八十三 |
| 朝陽 |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户。 | 六<br>七年三月壬寅，齊侯華寄元年。 | 七 | 八<br>元年，文侯要元年。 | 十三 十<br>十四年，侯當元年。 | 十六 | 十三<br>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 六十九 |
| 棘陽 | 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項籍，侯，千户。 | 六<br>七年七月丙申，莊侯杜得臣元年。 | 七 | 八 | 五 十八<br>六年，質侯但元年。 | 十六 | 九 七<br>元光四年，懷侯武元年。<br>元朔五年，侯武薨，無後，國除。 | 八十一 |

| | | | | | | | | |
|---|---|---|---|---|---|---|---|---|
| 涅陽 | 以騎士漢王二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 六<br>七年中，莊侯呂勝元年。 | 七 | 八 | 四<br>五年，莊侯子成實非子，不當爲侯，國除。 | | | 百四 |
| 平棘 |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户。 | 六<br>七年中，懿侯執元年。 | 七 | 七 一<br>八年，侯辟彊元年。 | 五<br>六年，侯辟彊有罪，爲鬼薪，國除。 | | | 六十四 |
| 羹頡 | 以高祖兄子從軍，擊反韓王信，爲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憐之，故封爲羹頡侯。 | 六<br>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 七 |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 | | | |
| 深澤 |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户。 | 五<br>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年。 | 七 | 一<br>奪，絕。三年復封，一年絕。 | 四 六<br>十四年，復封將夜元年。後二年，戴侯頭元年。 | 二 七 更五<br>三年，侯循元年。罪，絕。中五年，封頭子夷侯胡元年。 | 十六<br>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 | 九十八 |
| 柏至 | 以駢憐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户。 | 六<br>七年十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 七 | 一 六<br>二年，有罪，絕。三年，復封溫如故。 | 十四 九<br>元年，簡侯祿元年。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 十六 | 七 十三 五<br>元光二年，共侯安如元年。元狩三年，侯福元年。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 五十八 |
| 中水 |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起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復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户。 | 六<br>七年正月己酉，莊侯呂馬童元年。 | 七 | 八 | 九 三 十一<br>十年，夷侯假元年。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 十六 | 五 一 二十三<br>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元光元年，侯宜成元年。元鼎五年，宜成坐酎金，國除。 | 百一 |
| 杜衍 |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户。 | 六<br>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元年。 | 七 | 五 三<br>六年，共侯福元年。 | 四 七 十二<br>五年，侯市臣元年。十二年，侯翕元年。 | 十二 三<br>有罪，絕。後元年，復封翳子彊侯郢人元年。 | 九 十二<br>元光四年，侯定國元年。元狩四年，侯定國有罪，國除。 | 百二 |

| | | | | | | | | | |
|---|---|---|---|---|---|---|---|---|---|
| 赤泉 |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九百户。 |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楊喜元年。 | 七 | 七 元年，奪，絕。 二年，復封。 | 十一 十二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 三 六 臨汝五 四年，侯無害元年。 有罪，絕。 中五年，復封侯無害元年。 |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 | 百三 |
| 栒 |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爲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户。 | 五 八年十月丙辰，頃侯温疥元年。 | 七 | 八 | 五 十七 一 六年，文侯仁元年。 後七年，侯河元年。 | 十 中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 | | 九十一 |
| 武原 | 漢七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户，功比高陵。 |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 | 三 四 四年，共侯寄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三 十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 | | 九十三 |
| 磨 |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爲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户。 | 五 八年七月癸酉，簡侯程黑元年。 | 七 | 二 六 三年，孝侯釐元年。 | 十六 七 後元年，侯竈元年。 | 七 中元年，竈有罪，國除。 | | | 九十二 |
| 稾 | 高帝七年，爲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户。 |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祗侯陳錯元年。 | 二 五 三年，懷侯嬰元年。 | 八 | 六 十四 三 七年，共侯應元年。 後五年，侯安元年。 | 十六 | 十二 七 九 不得，千秋父。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 | 百二十四 |
| 宋子 |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户。 | 四 一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許瘛元年。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 七 | 八 | 九 十四 十年，侯九元年。 | 八 中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 | | 九十九 |

| | | | | | | | | |
|---|---|---|---|---|---|---|---|---|
| 猗氏 |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户。 | 五<br>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陳遬元年。 | 六<br>一<br>七年，靖侯交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二<br>三年，頃侯差元年。薨，無後，國除。 | | 五十 |
| 清 |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 五<br>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空中元年。 | 七<br>元年，頃侯聖元年。 | 八 | 七<br>十六<br>八年，康侯鮒元年。 | 十六 | 二十<br>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br>七<br>元鼎四年，侯生元年。<br>一<br>元鼎五年，生坐酎金，國除。 | 七十一 |
| 彊 |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户。 | 三<br>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留勝元年。<br>二<br>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 七 | 八 | 十二<br>十三年，侯服元年。<br>二<br>十五年，侯服有罪，國除。 | | | 七十二 |
| 彭 |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户。 | 五<br>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秦同元年。 | 七 | 八 | 二<br>二十一<br>三年，戴侯執元年。 | 二<br>三年，侯武元年。<br>十一<br>後元年，侯武有罪，國除。 | | 七十 |
| 吴房 |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户。 | 五<br>八年三月辛卯，莊侯楊武元年。 | 七 | 八 | 十二<br>十一<br>十三年，侯去疾元年。 | 十四<br>後元年，去疾有罪，國除。 | | 九十四 |
| 甯 | 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户。 | 五<br>八年四月辛酉，莊侯魏選元年。 | 七 | 八 | 十五<br>八<br>十六年，恭侯連元年。 | 三<br>元年，侯指元年。<br>四年，侯指坐出國界，有罪，國除。 | | 七十八 |
| 昌 |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無鹽，定齊，擊籍及韓王信於代，侯，千户。 | 五<br>八年六月戊申，圉侯盧卿元年。 | 七 | 八 | 十四<br>九<br>十五年，侯通元年。 | 二<br>三年，侯通反，國除。 | | 百九 |
| 共 |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臨淄，擊籍及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户。 | 五<br>八年六月壬子，莊侯盧罷師元年。 | 七 | 八 | 六<br>七年，惠侯黨元年。<br>八<br>十五年，懷侯商元年。<br>五<br>後四年，侯商薨，無後，國除。 | | | 百十四 |

| | | | | | | | | |
|---|---|---|---|---|---|---|---|---|
| 閼氏 | 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爲雁門守，以特將平代反寇，侯，千户。 | 四　一<br>八年六月壬子，節侯馮解敢元年。<br>十二年，恭侯它元年。薨，無後，絶。 | | | 十四　八<br>二年，封恭侯遺腹子文侯遺元年。<br>十六年，恭侯勝之元年。 | 五　十一<br>前六年，侯平元年。 | 二十八<br>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國除。 | 百 |
| 安丘 |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户。 | 五<br>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張說元年。 | 七 | 八 | 十二　十一<br>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 二　一　十三<br>三年，敬侯執元年。<br>四年，康侯訢元年。 | 十八　九<br>元狩元年，侯指元年。<br>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 | 六十七 |
| 合陽 |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爲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弃國亡，廢爲合陽侯。 | 五<br>八年九月丙子，侯劉仲元年。 | 二<br>仲子濞，爲吳王。<br>以子吳王故，尊仲謚爲代頃侯。 | | | | | |
| 襄平 | 兵初起，紀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成功，侯。 | 五<br>八年後九月丙午，侯紀通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九　七<br>中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 十二　十九<br>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br>元封元年，夷吾薨，無後，國除。 | |
| 龍 |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籍，斬曹咎，侯，千户。 | 五<br>八年後九月己未，敬侯陳署元年。 | 七 | 六　二<br>七年，侯堅元年。 | 十六<br>後元年，侯堅奪侯，國除。 | | | 八十四 |
| 繁 |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侯，比吳房侯，千五百户。 | 四<br>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 四　三<br>五年，康侯昫獨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三　六　七<br>四年，侯寄元年。<br>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 十八<br>元狩元年，安國爲人所殺，國除。 | 九十五 |
| 陸梁 | 詔以爲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 三　一<br>九年三月丙辰，侯須毋元年。<br>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 七 | 八 | 十八　五<br>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 十六<br>元年，侯冉元年。 | 二十八<br>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 百三十七 |

| | | | | | | | | |
|---|---|---|---|---|---|---|---|---|
| 高京 | 周苛起兵，以内史從，擊破秦，爲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爲後，襲侯。 | 四<br>九年四月戊寅，侯周成元年。 | 七 | 八 | 二十<br>後五年，坐謀反，繫死，國除，絶。 | 繩<br>中元年，封成孫應元年。<br>侯平嗣，不得元。 | 元狩四年，平坐爲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 六十 |
| 離 |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絶。 | 四<br>九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 | | | | | | |
| 義陵 |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户。 | 四<br>九年九月丙子，侯吴程元年。 | 三 四<br>四年，侯種元年。 | 六<br>七年，侯種薨，無後，國除。皆失謚。 | | | | 百三十四 |
| 宣平 | 兵初起，張耳誅秦，爲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爲常山王。陳餘反，襲耳，弃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爲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爲侯。 | 四<br>九年四月，武侯張敖元年。 | 七 | 六<br>信平薨，子偃爲魯王，國除。 | 十五 八<br>元年，以故魯王爲南宫侯。<br>十六年，哀侯歐元年。 | 九 七<br>中三年，侯生元年。 | 七 睢陽十八 十三<br>罪，絶。<br>元光三年，封偃孫侯廣元年。<br>元鼎二年，侯昌元年。太初三年，侯昌爲太常，乏祠，國除。 | 三 |
| 東陽 | 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閒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户。 | 二<br>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武侯張相如元年。 | 七 | 八 | 十五 五 三<br>十六年，共侯殷元年。<br>後五年，戴侯安國元年。 | 三 十三<br>四年，哀侯彊元年。 |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 百十八 |
| 開封 |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户。 | 一 一<br>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閔侯陶舍元年。<br>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九 七<br>景帝時，爲丞相。<br>中三年，節侯偃元年。 | 十 十八<br>元光五年，侯睢元年。<br>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國除。 | 百十五 |

| | | | | | | | | |
|---|---|---|---|---|---|---|---|---|
| 沛 |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 一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爲吳王，國除。 | | | | | | |
| 愼陽 | 爲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户。 | 二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侯欒說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十二 四 中六年，靖侯願之元年。 | 二十二 五 建元元年，侯買之元年。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弃市，國除。 | 百三十一 |
| 禾成 | 以卒漢五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户。 |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孫耳元年。 | 七 | 八 | 四 九 五年，懷侯漸元年。 十四年，侯漸薨，無後，國除。 | | | 百十七 |
| 堂陽 |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爲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爲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户。 |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孫赤元年。 | 七 | 八 元年，侯德元年。 | 二十三 | 十二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 | 七十七 |
| 祝阿 | 以客從起齧桑，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缻度軍擊籍及攻豨，侯，八百户。 |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 七 | 八 | 四 十四 五年，侯成元年。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 | | 七十四 |
| 長修 |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户。 |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 | 二 五 三年，懷侯中元年。 | 八 | 四 十九 五年，侯喜元年。 | 八 五 罪絕。 陽平 中五年，復封；侯相夫元年。 |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 百八 |
| 江邑 |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而代之，從擊陳豨，功侯，六百户。 | 二 十一年正月辛未，侯趙堯元年。 | 七 |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 |
|---|---|---|---|---|---|---|---|---|
| 營陵 | 以漢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黄，爲侯。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爲衛尉。萬二千户。 | 二<br>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 七 | 五<br>六年，侯澤爲琅邪王，國除。 | | | | 八十八 |
| 土軍 |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二百户。就國，後爲燕相。 | 二<br>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義元年。 | 五 二<br>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二 十四<br>三年，康侯平元年。 | 五 八<br>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元朔二年，生坐與人妻奸罪，國除。 | 百二十二 |
| 廣阿 |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户。後遷御史大夫。 | 二<br>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 七 | 八 | 二 一 二十<br>三年，夷侯竟元年。 四年，敬侯但元年。 | 十六 | 四 二十一<br>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元鼎二年，侯越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 八十九 |
| 須昌 |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起漢中，雍軍塞陳，謁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後爲河閒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户。 | 二<br>十一年二月己酉，貞侯趙衍元年。 | 七 | 八 | 十五 四 四<br>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後四年，侯不害元年。 | 四<br>五年，侯不害有罪，國除。 | | 百七 |
| 臨轅 | 初起從爲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户。 | 二<br>十一年二月乙酉，堅侯戚鰓元年。 | 四 三<br>五年，夷侯觸龍元年。 | 八 | 二十三 | 三 十三<br>四年，共侯忠元年。 | 三 二十五<br>建元四年，侯賢元年。 元鼎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 百十六 |
| 汲 | 高祖六年爲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户。爲趙太傅。 | 二<br>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 一 六<br>二年，夷侯武元年。 | 八 | 十三 十<br>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 十六 | 一 九<br>建元二年，侯廣德元年。 元光五年，廣德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弃市，國除。 | 百二十三 |
| 寧陵 | 以舍人從陳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爲上解隨馬，以都尉擊陳豨，功侯，千户。 | 二<br>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呂臣元年。 | 七 | 八 | 十 十三<br>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 三 一<br>四年，惠侯始元年。 五年，侯始薨，無後，國除。 | | 七十三 |

| | | | | | | | | |
|---|---|---|---|---|---|---|---|---|
| 汾陽 |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陽夏，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功侯。 | 二<br>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彊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共侯解元年。 | 二十三 | 四 十二<br>五年，康侯胡元年。絶。 | 江鄒十九<br>元鼎五年，侯石元年。<br>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爲太常，行太僕事，治嗇夫可年，益縱年，國除。 | 九十六 |
| 戴 |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爲太公僕；以中廄令擊豨，侯，千二百户。 | 二<br>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共侯悼元年。 | 七 十六<br>八年，夷侯安國元年。 | 十六 | 十六 十二 二十五<br>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br>元鼎五年，侯蒙元年。<br>後元元年五月甲戌，坐祝詛，無道，國除。 | 百二十六 |
| 衍 | 以漢二年爲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户。 | 二<br>十一年七月乙巳，簡侯翟盱元年。 | 七 | 三 二 三<br>四年，祗侯山元年。<br>六年，節侯嘉元年。 | 二十三 | 十六 | 二 十<br>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br>元朔元年，不疑坐挾詔書論罪，國除。 | 百三十 |
| 平州 | 漢王四年，以燕相從擊籍，還擊荼，以故二千石將爲列侯，千户。 | 二<br>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 七 | 八 | 一 三 四 十五<br>二年，戴侯福元年。<br>五年，懷侯它人元年。<br>九年，孝侯馬童元年。 | 十四 二<br>後二年，侯昧元年。 | 三十三<br>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馳道中更呵馳去罪，國除。 | 百十一 |
| 中牟 | 以卒從起沛，入漢以郎中擊布，功侯，二千三百户。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一馬，故得侯。 | 一<br>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單父聖元年。 | 七 | 八 | 七 五 十一<br>八年，敬侯繒元年。<br>十三年，戴侯終根元年。 | 十六 | 十 十八<br>元光五年，侯舜元年。<br>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國除。 | 百二十五 |
| 邔 | 以故群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功侯，千户。 | 一<br>十二年十月戊戌，莊侯黄極中元年。 | 七 | 八 | 十一 九 三<br>十二年，慶侯榮盛元年。<br>後五年，共侯明元年。 | 十六 | 十六 八<br>元朔五年，侯遂元年。<br>元鼎元年，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 百十三 |

| | | | | | | | | |
|---|---|---|---|---|---|---|---|---|
| 博陽 | 以卒從起豐，以隊卒入漢，擊籍成皋，有功，爲將軍，布反，定吳郡，侯，千四百户。 | 一<br>十二年十月辛丑，節侯周聚元年。 | 七 | 八 | 八 十五<br>九年，侯遬元年。 | 十一<br>中五年，侯遬奪爵一級，國除。 | | 五十三 |
| 陽義 | 以荆令尹漢王五年初從，擊鍾離眛及陳公利幾，破之，徙爲漢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還爲中尉，從擊布，功侯，二千户。 | 一<br>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靈常元年。 | 七 | 六 二<br>七年，共侯賀元年。 | 六 六<br>七年，哀侯勝元年。 十二年，侯勝薨，無後，國除。 | | | 百十九 |
| 下相 | 以客從起沛，用兵從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户。 | 一<br>十二年十月己酉，莊侯冷耳元年。 | 七 | 八 | 二 二十一<br>三年侯慎元年。 | 二<br>三年三月，侯慎反，國除。 | 八十五 | |
| 德 | 以代頃王子侯。頃王，吳王濞父也；廣，濞之弟也。 | 一<br>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哀侯劉廣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頃侯通元年。 | 二十三 | 五 十一<br>六年，侯齕元年。 | 二十七 一<br>元鼎四年，侯何元年。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國除。 | 百二十七 |
| 高陵 |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横、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户。 | 一<br>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圉侯王周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 十二 十一<br>十三年，侯行元年。 | 二<br>三年，反，國除。 | | 九十二 |
| 期思 |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户。布盡殺其宗族。 | 一<br>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賁赫元年。 | 七 | 八 | 十三<br>十四年，赫薨，無後，國除。 | | | 百三十二 |
| 穀陵 |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 一<br>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馮谿元年。 | 七 | 八 | 六 十七<br>七年，共侯熊元年。 | 二 二 十二<br>三年，隱侯卬元年。 五年，獻侯解元年。 | 三<br>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 百五 |
| 戚 |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韓信破齊軍，攻臧荼，還爲將軍，擊信，侯，千户。 | 一<br>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季必元年。 | 七 | 八 | 三 二十<br>四年，齊侯班元年。 | 十六 | 二 二十<br>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國除。 | 九十 |

| | | | | | | | | |
|---|---|---|---|---|---|---|---|---|
| 壯 | 以楚將漢王三年降,起臨濟,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户。 | 一<br>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許倩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一 十五<br>二年,共侯恢元年。 | 一 九 十五<br>建元二年,殤侯則元年。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 元鼎元年,侯廣宗坐酎金,國除。 | 百十二 |
| 成陽 |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籍,屬魏豹,豹反,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户。 | 一<br>十二年正月乙酉,定侯意元年。 | 七 | 八 | 十 十三<br>十一年,侯信元年。 | 十六 |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 | 百一十 |
| 桃 |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户。爲淮陰守。項氏親也,賜姓。 | 一<br>十二年三月丁巳,安侯劉襄元年。 | 七 | 一 七<br>奪,絕。 二年,復封襄。 | 九 十四<br>十年,哀侯舍元年。 | 十六<br>景帝時,爲丞相。 | 十三 十五<br>建元元年,厲侯申元年。 元朔二年,侯自爲元年。 元鼎五年,侯自爲坐酎金,國除。 | 百三十五 |
| 高梁 |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襲食其功侯,九百户。 | 一<br>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酈疥元年。 | 七 | 八 | 二十三 | 十六 | 八 十<br>元光三年,侯勃元年。 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 六十六 |
| 紀 |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户。 | 一<br>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 七 | 二 六<br>三年,夷侯開元年。 | 十七 六<br>後二年,侯陽元年。 | 二<br>三年,陽反,國除。 | | 八十 |
| 甘泉 |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 一<br>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元年。 | 六 一<br>七年,戴侯莫摇元年。 | 八 | 十 十三<br>十一年,侯嫖元年。 | 九<br>十年,侯嫖有罪,國除。 | | 百六 |

| | | | | | | | | |
|---|---|---|---|---|---|---|---|---|
| 煮棗 | 以越連敖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户。 | 一<br>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 | 七 | 八 | 一　二十二<br>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 八　二<br>中二年，侯昌元年。<br>中四年，有罪，國除。 | | 七十五 |
| 張 |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七百户。 | 一<br>十二年六月壬辰，節侯毛澤元年。 | 七 | 八 | 十　二　十一<br>十一年，夷侯慶元年。<br>十三年，侯舜元年。 | 十二<br>中六年，侯舜有罪，國除。 | | 七十九 |
| 鄢陵 |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荼，侯，七百户。 | 一<br>十二年中，莊侯朱濞元年。 | 七 | 三　五<br>四年，恭侯慶元年。 | 六<br>七年，恭侯慶薨，無後，國除。 | | | 五十二 |
| 菌 |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户。 | 一<br>十二年，莊侯張平元年。 | 七 | 四　四<br>五年，侯勝元年。 | 三<br>四年，侯勝有罪，國除。 | | | 四十八 |

# 史記卷十九

## 表第七

### 惠景閒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絶，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閒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太史公讀到分封至便侯時，認爲這裏有緣故！長沙王吳芮封王的事著録在法令的第一篇之上，朝廷稱頌他的忠誠。當初，漢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不與高祖同姓的，分得領地被封爲王的，有八國。到惠帝時，惟獨長沙王保全了封國，傳了五代，最後因爲没有後嗣纔斷絶了，他們始終没有過失，作爲朝廷的藩臣，盡忠職守，可謂忠誠了！所以，長沙王的恩澤流傳到旁支子孫，甚至連無功而被封爲侯的也有好幾個人。從惠帝到景帝的五十年之間，追求高祖時遺留下來的功臣，以及跟隨文帝從代國來的有功之臣，還有平定吳、楚之亂立下功勞的人，諸侯子弟如同樹皮附木，外國也降順内附，這時，分封的有九十多人。這裏都一一列表記述他們的始終，他們都是當世以仁義而成功的最著名的人物。

| 國名 | 侯功 | 孝惠七 | 高后八 | 孝文二十三 | 孝景十六 |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 太初已後 |
|---|---|---|---|---|---|---|---|
| 便 | 長沙王子，侯，二千户。 | 七<br>元年九月，頃侯吳淺元年。 | 八 | 二十二　一<br>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 五　十一<br>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 二十八<br>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 |
| 軑 | 長沙相，侯，七百户。 | 六<br>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 | 二　六<br>三年，侯豨元年。 | 十五　八<br>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 十六 | 三十<br>元封元年，侯秩爲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卒兵爲衛，當斬，會赦，國除。 | |

| | | | | | | | |
|---|---|---|---|---|---|---|---|
| 平都 |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户。 | 三<br>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 八 | 二　二十一<br>三年，侯成元年。 | 十四<br>後二年，侯成有罪，國除。 | | |
| 右孝惠時三 | | | | | | | |
| 扶柳 | 高后姊長姁子，侯。 | | 七<br>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　八年，侯平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郊 |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爲郊侯。 | | 五<br>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　六年七月壬辰，產爲呂王，國除。　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爲漢相，謀爲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 | | | |
| 南宮 | 以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 | | 七<br>元年四月丙寅，侯張買元年。　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梧 |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户。 | | 六　二<br>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 二十三 | 九　七<br>中三年，靖侯偃元年。 | 八　十四<br>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弃市，國除。 | |
| 平定 |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梟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 | 八<br>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 一　四　十八<br>二年，齊侯市人元年。　六年，恭侯應元年。 | 十六 | 七　十八　二<br>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博成 |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 | 三 四<br>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馮無擇元年。<br>四年，侯代元年。<br>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沛 |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 | 七 一<br>元年四月乙酉，侯呂種元年。<br>爲不其侯。<br>八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襄成 | 孝惠子，侯。 | | 一<br>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br>二年，侯義爲常山王，國除。 | | | | |
| 軹 | 孝惠子，侯。 | | 三<br>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br>四年，侯朝爲常山王，國除。 | | | | |
| 壺關 | 孝惠子，侯。 | | 四<br>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br>五年，侯武爲淮陽王，國除。 | | | | |
| 沅陵 | 長沙嗣成王子，侯。 | | 八<br>元年十一月壬申，頃侯吳陽元年。 | 十七 六<br>後二年，頃侯福元年。 | 十一 四<br>中五年，哀侯周元年。<br>後三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 | |
| 上邳 | 楚元王子，侯。 | | 七<br>二年五月丙申，侯劉郢客元年。 | 一<br>二年，侯郢客爲楚王，國除。 | | | |

| | | | | | | | |
|---|---|---|---|---|---|---|---|
| 朱虛 | 齊悼惠王子，侯。 | | 七<br>二年五月丙申，侯劉章元年。 | 一<br>二年，侯章爲城陽王，國除。 | | | |
| 昌平 | 孝惠子，侯。 | | 三<br>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七年，太爲呂王，國除。 | | | | |
| 贅其 |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 | 四<br>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勝元年。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中邑 |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户。 | | 五<br>四年四月丙申，貞侯朱通元年。 | 十七 六<br>後二年，侯悼元年。 | 十五<br>後三年，侯悼有罪，國除。 | | |
| 樂平 |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户。 | | 二 三<br>四年四月丙申，簡侯衛無擇元年。 六年，恭侯勝元年。 | 二十三 | 十五 一<br>後三年，侯侈元年。 | 五<br>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 | |
| 山都 | 高祖五年爲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 | 五<br>四年四月丙申，貞侯王恬開元年。 | 三 二十<br>四年，惠侯中黄元年。 | 三 十三<br>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 二十二 八<br>元狩五年，侯當元年。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苑，國除。 | |
| 松茲 |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 | 五<br>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厲元年。 | 六 十七<br>七年，康侯悼元年。 | 十二 四<br>中六年，侯偃元年。 | 五<br>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 成陶 |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爲呂氏舍人，度呂后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户。 | | 五<br>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 十一<br>十二年，孝侯勃元年。<br>三<br>十五年，侯勃有罪，國除。 | | | | |
| 俞 |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太中大夫侯。 | | 四<br>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br>八年，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 滕 |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田霸上，用楚相侯。 | | 四<br>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br>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 醴陵 | 以卒從，漢王二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爲河内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户。 | | 五<br>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 三<br>四年，侯越有罪，國除。 | | | | |
| 呂成 | 呂后昆弟子，侯。 | | 四<br>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br>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 東牟 | 齊悼惠王子，侯。 | | 三<br>六年四月丁酉，侯劉興居元年。 | 一<br>二年，侯興居爲濟北王，國除。 | | | | |
| 錘 | 呂肅王子，侯。 | | 二<br>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br>八年，侯通爲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 | | | | |

| | | | | | | | |
|---|---|---|---|---|---|---|---|
| 信都 |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 | 一<br>八年四月丁酉，侯張侈。 | 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 | | |
| 樂昌 |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 | 一<br>八年四月丁酉，侯張受元年。 | 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 | | |
| 祝兹 | 呂后昆弟子，侯。 | |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榮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建陵 |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 |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九月，奪侯，國除。 | | | | |
| 東平 | 以燕王呂通弟侯。 | |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 | | | |
| 右高后時三十一 | | | | | | | |
| 陽信 | 高祖十二年爲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户。 | | | 十四<br>元年三月辛丑，侯劉揭元年。<br>九<br>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 五<br>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 | |
| 軹 | 高祖十年爲郎，從軍，十七歲爲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萬户。薄太后弟。 | | | 十<br>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br>十三<br>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 十六 | 一<br>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 |

| | | | | | | | |
|---|---|---|---|---|---|---|---|
| 壯武 |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守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爲帝，功侯，千四百户。 | | | 二十三<br>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 十一<br>中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 | |
| 清都 | 以齊哀王舅父侯。 | | | 五<br>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br>前六年，鈞有罪，國除。 | | | |
| 周陽 |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 | | 五<br>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br>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 | | |
| 樊 | 以睢陽令從高祖初起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户。 | | | 十四 九<br>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br>十五年，康侯客元年。 | 九 七<br>中三年，恭侯平元年。 | 十三 十四<br>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br>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 |
| 管 | 齊悼惠王子，侯。 | | | 二 十八<br>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br>六年，侯戎奴元年。 | 二<br>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 | |
| 瓜丘 | 齊悼惠王子。 | | | 十一 九<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br>十五年，侯偃元年。 | 二<br>三年，侯偃反，國除。 | | |
| 營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 十<br>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br>十四年，侯廣元年。 | 二<br>三年，侯廣反，國除。 | | |

| | | | | | | | |
|---|---|---|---|---|---|---|---|
| 楊虛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廬元年。 十六年，侯將廬爲齊王，有罪，國除。 | | | |
| 朸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爲濟南王，國除。 | | | |
| 安都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爲濟北王，國除。 | | | |
| 平昌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爲膠西王，國除。 | | | |
| 武城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賢元年。 十六年，侯賢爲菑川王，國除。 | | | |
| 白石 | 齊悼惠王子，侯。 | | | 十二<br>四年五月甲寅，侯劉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爲膠東王，國除。 | | | |
| 波陵 | 以陽陵君侯。 | | | 五<br>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 十二年，康侯魏駟薨，無後，國除。 | | | |

| | | | | | | | |
|---|---|---|---|---|---|---|---|
| 南鄭 | 以信平君侯。 | | | 一<br>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br>孝文時坐後父故奪爵級,關内侯。 | | | |
| 阜陵 | 以淮南厲王子侯。 | | | 八<br>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安元年。<br>十六年,安爲淮南王,國除。 | | | |
| 安陽 | 以淮南厲王子侯。 | | | 八<br>八年五月丙午,侯勃元年。<br>十六年,侯勃爲衡山王,國除。 | | | |
| 陽周 | 以淮南厲王子侯。 | | | 八<br>八年五月丙午,侯劉賜元年。<br>十六年,侯賜爲廬江王,國除。 | | | |
| 東城 | 以淮南厲王子侯。 | | | 七<br>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劉良元年。<br>十五年,侯良薨,無後,國除。 | | | |
| 犂 | 以齊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户。 | | | 十一 三<br>十年四月癸丑,頃侯召奴元年。<br>後五年,侯澤元年。 | 十六 | 十六 十九<br>元朔五年,侯延元年。<br>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馬,斬,國除。 | |
| 缾 | 以北地都尉孫卬,匈奴入北地,力戰死事,子侯。 | | | 十<br>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孫單元年。 | 二<br>前三年,侯單謀反,國除。 | | |

| | | | | | | | |
|---|---|---|---|---|---|---|---|
| 弓高 |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户。 | | | 八<br>十六年六月丙子，莊侯韓頽當元年。 | 十六<br>前元年，侯則元年。 | 十六<br>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 |
| 襄成 |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户。 | | | 七<br>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韓嬰元年。<br>一<br>後七年，侯澤之元年。 | 十六 | 十五<br>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 |
| 故安 |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户，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户。 | | | 五<br>後三年四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 二<br>前三年，恭侯蔑元年。<br>十四 | 十九<br>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br>五<br>元鼎元年，臾坐爲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 |
| 章武 |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户。 | | | 一<br>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 | 六<br>前七年，恭侯完元年。<br>十 | 八<br>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br>十<br>元狩元年，侯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 |
| 南皮 |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户。 | | | 一<br>後七年六月乙卯，侯竇彭祖元年。 | 十六 | 五<br>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br>五<br>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br>十八<br>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 |
| 右孝文時二十九 | | | | | | | |
| 平陸 |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户。 | | | | 二<br>元年四月乙巳，侯劉禮元年。<br>三年，侯禮爲楚王，國除。 | | |

| | | | | | | | |
|---|---|---|---|---|---|---|---|
| 休 | 楚元王子，侯。 | | | | 二<br>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br>三年，侯富以兄子戎爲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爲楚王，更封富爲紅侯。 | | |
| 沈猶 |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户。 | | | | 十六<br>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劉穢元年。 | 四<br>建元五年，侯受元年。<br>十八<br>元狩五年，侯受坐故爲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 |
| 紅 |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户。 | | | | 四<br>三年四月乙巳，莊侯富元年。<br>一<br>前七年，悼侯澄元年。<br>九<br>中元年，敬侯發元年。 | 十五<br>元朔四年，侯章元年。<br>一<br>元朔五年，侯章薨，無後，國除。 | |
| 宛朐 | 楚元王子，侯。 | | | | 二<br>元年四月乙巳，侯劉埶元年。<br>三年，侯埶反，國除。 | | |
| 魏其 | 以大將軍屯滎陽，捍吳楚七國，侯，三千三百五十户。 | | | | 十四<br>三年六月乙巳，侯竇嬰元年。 | 九<br>建元元年爲丞相，二歲免。<br>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爲先帝詔，矯制害，弃市，國除。 | |
| 棘樂 | 楚元王子，侯，户千二百一十三。 | | | | 十四<br>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劉調元年。 | 一<br>建元二年，恭侯應元年。<br>十一<br>元朔元年，侯慶元年。<br>十六<br>元鼎五年，侯慶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俞 | 以將軍吴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亨，出忠言，高祖舍之。黥布反，布爲都尉，侯，户千八百。 | | | | 六<br>六年四月丁卯，侯欒布元年。 中五年，侯布薨。 | 十<br>元狩六年，侯賁坐爲太常廟犧牲不如令，有罪，國除。 | |
| 建陵 | 以將軍擊吴楚功，用中尉侯，户一千三百一十。 | | | | 十一<br>六年四月丁卯，敬侯衛綰元年。 | 十<br>元光五年，侯信元年。<br>十八<br>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 |
| 建平 | 以將軍擊吴楚功，用江都相侯，户三千一百五十。 | | | | 十一<br>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元年。 | 七<br>元光二年，節侯横元年。<br>一<br>元光三年，侯回元年。<br>一<br>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 |
| 平曲 | 以將軍擊吴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户三千二百二十。 | | | | 五<br>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孫昆邪元年。 中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 | |
| 江陽 | 以將軍擊吴楚功，用趙相侯，户二千五百四十一。 | | | | 四<br>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br>七<br>中三年，懿侯盧元年。 | 二<br>建元三年，侯明元年。<br>十六<br>元朔六年，侯雕元年。<br>十一<br>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遽 |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户千九百七十。 | | | | 六<br>中二年四月乙巳，侯横元年。<br>後二年，侯横有罪，國除。 | | |
| 新市 | 以趙内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户一千十四。 | | | | 五<br>中二年四月乙巳，侯王康元年。<br>三<br>後元年，殤侯始昌元年。 | 九<br>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爲人所殺，國除。 | |
| 商陵 |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千四十五户。 | | | | 八<br>中二年四月乙巳，侯趙周元年。 | 二十九<br>元鼎五年，侯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 |
| 山陽 |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户千一百一十四。 | | | | 八<br>中二年四月乙巳，侯張當居元年。 | 十六<br>元朔五年，侯當居坐爲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罪，國除。 | |
| 安陵 | 以匈奴王降侯，户一千五百一十七。 | | | | 七<br>中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軍元年。 | 五<br>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 |
| 垣 | 以匈奴王降侯。 | | | | 三<br>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賜元年。<br>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 | |
| 遒 | 以匈奴王降侯，户五千五百六十九。 | | | | 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 |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

| | | | | | | | |
|---|---|---|---|---|---|---|---|
| 容成 |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 | | | | 七<br>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 | 十四<br>建元元年，康侯綽元年。<br>二十二<br>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 十八<br>後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
| 易 | 以匈奴王降侯。 | | | | 六<br>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僕黥元年。<br>後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 | |
| 范陽 | 以匈奴王降侯，户千一百九十七。 | | | | 七<br>中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 七<br>元光二年，懷侯德元年。<br>二<br>元光四年，侯德薨，無後，國除。 | |
| 翕 | 以匈奴王降侯。 | | | | 七<br>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 九<br>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 |
| 亞谷 |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户。 | | | | 二<br>中五年四月丁巳，簡侯它父元年。<br>三<br>後元年，安侯種元年。 | 十一<br>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br>二十五<br>元光六年，侯賀元年。 | 十五<br>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
| 隆慮 | 以長公主嫖子侯，户四千一百二十六。 | | | | 五<br>中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 二十四<br>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奸，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 |
| 乘氏 | 以梁孝王子侯。 | | | | 一<br>中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br>中六年，侯買嗣爲梁王，國除。 | | |

| | | | | | | | |
|---|---|---|---|---|---|---|---|
| 桓邑 | 以梁孝王子侯。 | | | | 一<br>中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br>中六年,爲濟川王,國除。 | | |
| 蓋 | 以孝景后兄侯,户二千八百九十。 | | | | 五<br>中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 二十<br>元狩三年,侯偃元年。<br>八<br>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 |
| 塞 | 以御史大夫前將兵擊吴楚功侯,户千四十六。 | | | | 三<br>後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 三<br>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br>十二<br>元朔四年,侯堅元年。<br>十三<br>元鼎五年,堅坐酎金,國除。 | |
| 武安 |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八千二百一十四。 | | | | 一<br>後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 九<br>元光四年,侯梧元年。<br>五<br>元朔三年,侯梧坐衣襜褕入宫廷中,不敬,國除。 | |
| 周陽 |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六千二十六。 | | | | 一<br>後三年三月,懿侯田勝元年。 | 十一<br>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br>八<br>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歸與章侯宅不與罪,國除。 | |
| 右孝景時三十 | | | | | | | |

# 史記卷二十

## 表第八

###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强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曰：匈奴斷絶了與漢朝的和親後，攻打邊境上的要路關塞；閩越擅自討伐東甌，因而東甌請求内附。匈奴和閩越交錯侵擾之際，正當强大的漢朝興隆之時，由此可知，這時的功臣受封可以和他們的祖、父輩相比。爲什麽呢？自《詩經》、《尚書》稱頌夏、商、周三代"打擊戎、狄，懲罰荆、荼"以來，春秋時齊桓公過燕討伐山戎，武靈王以小小趙國征服單于，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稱霸西戎，吳、楚的國君以諸侯的身份役使百越。何况現代正當中原統一，聖明的天子在上，兼有文武的才略，包羅全國，内部和諧億萬民衆，難道就因爲國内太平而不爲邊境受到侵擾進行征伐嗎！從此以後，便出兵往北攻打强大的匈奴，向南征討驍悍的越族。那些出征作戰的將帥，都依次受到分封。

| 國名 | 侯功 | 元光 | 元朔 | 元狩 | 元鼎 | 元封 | 太初已後 |
| --- | --- | --- | --- | --- | --- | --- | --- |
| 翕 |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 三<br>四年七月壬午，侯趙信元年。 | 五<br>六年，侯信爲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 | | | |
| 持裝 | 匈奴都尉降，侯。 |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 六 | 六 | 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 | |

| | | | | | | | |
|---|---|---|---|---|---|---|---|
| 親陽 | 匈奴相降，侯。 | | 三<br>二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br>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 | | | |
| 若陽 | 匈奴相降，侯。 | | 三<br>二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br>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 | | | |
| 長平 | 以元朔二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户。 | | 五<br>二年三月丙辰，烈侯衛青元年。 | 六 | 六 | 六 |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
| 平陵 |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 | 五<br>二年三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 六 | 六<br>六年，侯建爲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國除。 | | |
| 岸頭 |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 | 五<br>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 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奸，及受財物罪，國除。 | | | |
| 平津 | 以丞相詔所褒侯。 | | 四<br>五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 二 四<br>三年，侯慶元年。 | 六 | 三<br>四年，侯慶坐爲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 |
| 涉安 |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 | 一<br>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br>五月，卒，無後，國除。 | | | | |
| 昌武 |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 | 三<br>四年十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 六 | 六 | 一 五<br>二年，侯充國元年。 |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

| | | | | | | | |
|---|---|---|---|---|---|---|---|---|
| 襄城 | 以匈奴相國降侯。 | | 三<br>四年十月庚申，侯無龍元年。 | 六 | 六 | 六 | 一<br>太初二年，無龍從浞野侯戰死。<br>二<br>三年，侯病已元年。 |
| 南窌 |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爲葛繹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 六 | 四<br>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絶，七歲。 | | 十三<br>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
| 合騎 |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敖元年。 | 一<br>二年，侯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爲庶人，國除。 | | | |
| 樂安 |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 四<br>五年，侯蔡以丞相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 | | |
| 龍頟 |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爲案道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韓説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説坐酎金，國絶。二歲復侯。 | 六<br>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説元年。 | 十三<br>征和二年，子長代，有罪，絶。子曾復封爲龍頟侯。 |
| 隨成 |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農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 三<br>三年，侯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國除。 | | | |
| 從平 |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爲雁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乙卯，公孫戎奴元年。 | 一<br>二年，侯戎奴坐爲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 | | |
| 涉軹 |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 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
| 宜春 |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伉元年。 | 六 | | 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 |
| 陰安 |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不疑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 | |
| 發干 |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 | 二<br>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 | |
| 博望 |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域大夏功侯。 | | 一<br>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 | 一<br>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 | | |
| 冠軍 |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 | 一<br>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 六 | 六<br>元年，哀侯嬗元年。 | 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 | |
| 衆利 |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 | 一<br>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 | 一<br>二年，侯賢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 | | |
| 潦 | 以匈奴趙王降，侯。 | | | 一<br>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趙王煖訾元年。<br>二年，煖訾死，無後，國除。 | | | |
| 宜冠 |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功侯。故匈奴歸義。 | | | 二<br>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br>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國除。 | | | |

| | | | | | | | |
|---|---|---|---|---|---|---|---|
| 煇渠 |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故匈奴歸義。 | | | 五<br>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 | 三 三<br>四年，侯電元年。 | 六 | 四 |
| 從驃 |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奴，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 | | 五<br>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 四<br>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 浞野四<br>三年，侯破奴元年。 | 一<br>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失軍，爲虜所得，國除。 |
| 下麾 | 以匈奴王降侯。 | | | 五<br>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 四 二<br>五年，煬侯伊即軒元年。 | 六 | 四 |
| 漯陰 |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户。 | | | 四<br>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 六<br>元年。魏侯蘇元年。 | 五<br>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 |
| 煇渠 | 以匈奴王降侯。 | | | 四<br>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 一<br>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 | |
| 河綦 |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 | | 四<br>三年七月壬午，康侯烏犁元年。 | 二 四<br>三年，餘利鞮元年。 | 六 | 四 |
| 常樂 | 以匈奴大當户與渾邪降侯。 | | | 四<br>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 六 | 六 | 二<br>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
| 符離 |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 六 | 六 |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
| 壯 | 以匈奴歸義因淳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侯復陸支元年。 | 二 四<br>三年，今侯偃元年。 | 六 | 四 |
| 衆利 |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功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質侯伊即軒元年。 | 六 | 五 一<br>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 四 |
| 湘成 |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 四<br>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義陽 |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侯衛山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散 | 以匈奴都尉降侯。 | | | 三<br>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 | 六 | 六 | 二 二<br>太初三年，今侯安漢元年。 |
| 臧馬 | 以匈奴王降侯。 | | | 一<br>四年六月丁卯，康侯延年元年。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 | | |
| 周子南君 | 以周後紹封。 | | | | 三<br>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 三 三<br>四年，君買元年。 | 四 |
| 樂通 | 以方術侯。 | | | | 一<br>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將軍樂大元年。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 | |
| 瞭 |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 | | | 一<br>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 | |
| 術陽 |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 | | | 一<br>四年，侯建德元年。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 | |
| 龍亢 | 以校尉摎樂擊南越，死事，子侯。 | | | | 二<br>五年三月壬午，侯廣德元年。 | 六<br>六年，侯廣德有罪誅，國除。 | |
| 成安 |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 | | | 二<br>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 六<br>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昆 |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 | | 二<br>五年五月戊戌，侯渠復累元年。 | 六 | 四 |
| 騏 |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 | | 二<br>五年六月壬子，侯駒幾元年。 | 六 | 四 |
| 梁期 | 以屬國都尉五年閒出擊匈奴，得復累絺縵等功侯。 | | | 二<br>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 六 | 四 |
| 牧丘 | 以丞相及先人萬石積德謹行侯。 | | | 二<br>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慶元年。 | 六 | 二　二<br>三年，侯德元年。 |
| 瞭 | 以南越將降侯。 | | | 一<br>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 | 六 | 四 |
| 將梁 |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椎鋒却敵侯。 | | | 一<br>六年三月乙酉，侯楊僕元年。 | 三<br>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 |
| 安道 |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 | | 一<br>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陽令史定元年。 | 六 | 四 |
| 隨桃 |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 | | 一<br>六年四月癸亥，侯趙光元年。 | 六 | 四 |
| 湘成 |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 | | 一<br>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 | 六 | 四 |
| 海常 |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 | | 一<br>六年七月乙酉，莊侯蘇弘元年。 | 六 |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
| 北石 |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 | | | 六<br>元年正月壬午，侯吳陽元年。 | 三<br>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
| 下鄜 |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 | | | 六<br>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黃同元年。 | 四 |

| | | | | | | | |
|---|---|---|---|---|---|---|---|
| 繚嫈 | 以故校尉從横海將軍説擊東越功侯。 | | | | | 一<br>元年五月己卯，侯劉福元年。<br>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 |
| 蘌兒 |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 | | | | 六<br>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古元年。 | 太初元年，終古死，無後，國除。 |
| 開陵 | 以故東越建成侯與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 | | | | 六<br>元年閏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 |
| 臨蔡 | 以故南越郎聞漢兵破番禺，爲伏波得南越相吕嘉功侯。 | | | | | 六<br>元年閏月癸卯，侯孫都元年。 | |
| 東成 |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户。 | | | | | 六<br>元年閏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 |
| 無錫 |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弃軍降侯。 | | | | | 六<br>元年，侯多軍元年。 | |
| 涉都 | 以父弃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 | | | | 六<br>元年中，侯嘉元年。 | 二<br>太初二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
| 平州 |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 | | | | 一<br>三年四月丁卯，侯唊元年。<br>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 |
| 荻苴 |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 | | | | 四<br>三年四月，侯朝鮮相韓陰元年。 | |
| 澅清 |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 | | | | 四<br>三年六月丙辰，侯朝鮮尼谿相參元年。 | |
| 騠兹 |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衆降侯。 | | | | | 三<br>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

| | | | | | | | |
|---|---|---|---|---|---|---|---|
| 浩 |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 | | | | 一<br>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 |
| 瓡讘 | 以小月氏王將衆千騎降侯。 | | | | | 二<br>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一<br>六年，侯勝元年。 | 四 |
| 幾 |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 | | | | 二<br>四年三月癸未，侯張𨅝歸義元年。 六年，侯張𨅝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 |
| 涅陽 |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 | | | | 三<br>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 二<br>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
| 右太史公本表 | | | | | | | |
| 當塗 |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 | | | | | |
| 蒲 | 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 | | | | | |
| 潦陽 | 江德，以圉廄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 | | | | | |
| 富民 | 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爲大鴻臚。征和四年爲丞相，封三千户。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爲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 | | | | | | |
| 右孝武封國名 | | | | | | | |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絶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

後輩好事的讀書人褚先生説：太史公記敘大事止於漢武帝，所以我又撰寫漢昭帝以來的功臣及封侯的大事，編在後面，使以後的好事者看到後明白成敗、是非以及絶代的合適的方法，能够引以爲戒。當代君子，行使權力善於應變，估計形勢措施合宜，依循世俗照章辦事，藉此建立功勛擁有土地和侯位，立名於當世，豈不是很光彩

道，皆不謙讓，驕蹇争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雒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絶，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嗎！依我看他們保住盛滿的地位及守住成業的態度，都不謙讓，驕傲争權，喜歡宣揚聲譽，衹知升官向上而不知道退讓，結果因此殺身滅國。他們憑"行使權力善於應變、估計形勢措施合宜、依循世俗照章辦事"這三者得到的一切，到自己這一代就失去了，不能將功業傳給後代，使恩澤流傳給子孫，這豈不可悲嗎！龍雒侯曾做過前將軍，他順應世俗，忠厚穩重謹慎可信，不干預政事，謙讓愛人。他的先祖出身於晉國六卿一代，從擁有土地的君國以來，封爲王侯，子孫相襲不絶，經歷了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共計一百多年了，這難道可以和一些功臣以及自身一代就失去一切的人同日而語嗎？可悲啊，後代的人一定要引以爲戒！

| | |
|---|---|
| 博陸 |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户。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户。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户。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
| 秺 |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户。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
| 安陽 |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户。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争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
| 桑樂 | 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户。驕蹇，與大將軍霍光争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
| 富平 |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禄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户。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户。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
| 義陽 |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户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争財相告，有罪，國除。 |
| 商利 | 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説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户。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
| 建平 |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户，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
| 弋陽 | 任宫。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户。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
| 宜城 | 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户。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
| 宜春 |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

| | |
|---|---|
| 安平 | 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相，封二千户。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
| |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
| 陽平 | 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户。病死，絶無後，國除。 |
| 扶陽 | 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禄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户。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内侯。 |
| 平陵 | 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户。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
| 營平 | 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侍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户。 |
| 陽成 | 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户。逢昭帝崩，方上事并急，因以盗都内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
| 平丘 | 王遷，家在衛。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户。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
| 樂成 | 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絶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户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
| 冠軍 |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户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
| 平恩 |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三千户。病死無後，國除。 |
| 昌水 | 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户。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
| 高平 |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楊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毁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户。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
| 博望 | 許中翁。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户。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
| 樂平 |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户。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禄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
| 將陵 | 史子回。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户，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盗斷婦人初産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弃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
| 平臺 | 史子叔。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户。衛太子時，史氏内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
| 樂陵 | 史子長。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户。 |

| | |
|---|---|
| 博成 | 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户。 |
| 都成 |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户。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群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
| 平通 | 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顔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户，爲光禄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
| 高昌 |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户，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户。 |
| 爰戚 | 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户。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
| 酇 |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絶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户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
| 平昌 | 王長君，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絶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户。宣帝舅父也。 |
| 樂昌 | 王稚君，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户。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
| 邛成 |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户。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
| 安遠 | 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梨。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户。 |
| 博陽 | 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户。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内侯。 |
| 建成 | 黄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内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户。 |
| 西平 | 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禄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黄霸爲丞相。 |
| | 右孝宣時所封 |
| 陽平 | 王稚君，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户。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

# 史記卷二十一

## 表第九

###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御史被命："諸侯王如因自己所愛而把自己的食邑分給子弟，命令他們各自分條上奏，朕將親自制定這些食邑的封號名稱。"太史公曰：天子的恩德，真盛大啊！一人有善事，天下的人民都得到利益。

| 國名 | 王子號 | 元光 | 元朔 | 元狩 | 元鼎 | 元封 | 太初 |
|---|---|---|---|---|---|---|---|
| 茲 | 河閒獻王子。 | 二<br>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 | 二<br>三年，侯明坐謀反殺人，弃市，國除。 | | | | |
| 安成 | 長沙定王子。 | 一<br>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 | 六 | 六 | 六<br>元年，今侯自當元年。 | 六 | 四 |
| 宜春 | 長沙定王子。 | 一<br>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 | 六 | 六 | 四<br>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 | |
| 句容 | 長沙定王子。 | 一<br>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 | 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 | | | |
| 句陵 | 長沙定王子。 | 一<br>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 | 六 | 六 | 四<br>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杏山 | 楚安王子。 | 一<br>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 | 六 | 六 | 四<br>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 | |
| 浮丘 | 楚安王子。 | 一<br>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不審元年。 | 六 | 四 二<br>五年，侯霸元年。 | 四<br>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 | |
| 廣戚 | 魯共王子。 | | 六<br>元年十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 | 六<br>元年，侯始元年。 | 四<br>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 | |
| 丹楊 | 江都易王子。 | | 六<br>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 元狩元年，侯敢薨，無後，國除。 | | | |
| 盱台 | 江都易王子。 | | 六<br>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 | |
| 湖孰 | 江都易王子。 | | 六<br>元年正月丁卯，頃侯劉胥元年。 | 六 | 四 二<br>五年，今侯聖元年。 | 六 | 四 |
| 秩陽 | 江都易王子。 | | 六<br>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 | 六 | 三<br>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 | |
| 睢陵 | 江都易王子。 | | 六<br>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龍丘 | 江都易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 | |
| 張梁 | 江都易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代元年。 | 六 | 二 四<br>三年，今侯順元年。 | 六 | 四 |
| 劇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 六 | 一 五<br>二年，孝侯廣昌元年。 | 六 | 四 |
| 壤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 六 | 六<br>元年，今侯延元年。 | 六 | 四 |
| 平望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 二 四<br>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 六 | 六 | 四 |
| 臨原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葛魁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 三 三<br>四年，侯戚元年。 | 二<br>三年，侯戚坐殺人，弃市，國除。 | | |
| 益都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 | | | | | | |
|---|---|---|---|---|---|---|---|
| 平酌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 六 | 六<br>元年，思侯中時元年。 | 六 | 四 |
| 劇魁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 六 | 六 | 三<br>元年，侯昭元年。<br>三<br>四年，侯德元年。 | 四 |
| 壽梁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 | |
| 平度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宜成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偃元年。 | 六 | 六<br>元年，侯福元年。 | 六 | 元年，侯福坐殺弟，弃市，國除。 |
| 臨朐 | 菑川懿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雷 | 城陽共王子。 | | 五<br>二年五月甲戌，侯劉稀元年。 | 六 | 五<br>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 | |
| 東莞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二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br>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 | | | |

| | | | | | | | |
|---|---|---|---|---|---|---|---|
| 辟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二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二<br>五年,侯朋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朋坐酎金,國除。 | | |
| 尉文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 六<br>元年,侯犢元年。 | 四<br>五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 | |
| 封斯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 六 | 六 | 六 | 二 二<br>三年,今侯如意元年。 |
| 榆丘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 | |
| 襄嚵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 | |
| 邯會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仁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朝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 六 | 二 四<br>三年,今侯禄元年。 | 六 | 四 |
| 東城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 六 |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 | |
| 陰城 | 趙敬肅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 六 | 六 |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廣望 | 中山靖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將梁 | 中山靖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 | |
| 新館 | 中山靖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 | |
| 新處 | 中山靖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 | |
| 陘城 | 中山靖王子。 | | 五<br>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 | |
| 蒲領 | 廣川惠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 | | | |
| 西熊 | 廣川惠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 | | | |
| 棗彊 | 廣川惠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 | | | |
| 畢梁 | 廣川惠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 六 | 六 | 三<br>四年，侯嬰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房光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 | 六 | 元年，侯殷有罪，國除。 | | |
| 距陽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匄元年。 | 四 二<br>五年，侯渡元年。 | 四<br>五年，侯渡有罪，國除。 | | |
| 蔞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邈元年。 | 六 | 六 | 六<br>元年，今侯嬰元年。 | 四 |
| 阿武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 | 六 | 六 | 六 | 二 二<br>三年，今侯寬元年。 |
| 參户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勉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州鄉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 | 六 | 六 | 五 一<br>六年，今侯惠元年。 | 四 |
| 成平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 | 二<br>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 | | |
| 廣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 | |
| 蓋胥 | 河閒獻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陪安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 六 | 一 二<br>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三年,侯秦客薨,無後,國除。 | | |
| 榮簡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 二<br>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 | | |
| 周堅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 四 二<br>五年,侯當時元年。 | 四<br>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國除。 | | |
| 安陽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桀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五㯶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 | |
| 富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龔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陪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 六 | 二 二<br>三年,侯邑元年。 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 | |
| 叢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 | |
| 平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 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 | | |

| | | | | | | | |
|---|---|---|---|---|---|---|---|
| 羽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胡母 | 濟北貞王子。 | | 四<br>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 | |
| 離石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邵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利昌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藺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臨河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隰成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忠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土軍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 | 六 | 侯郢客坐與人妻奸，弃市。 | | |

| | | | | | | | |
|---|---|---|---|---|---|---|---|
| 皋狼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千章 | 代共王子。 | | 四<br>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博陽 | 齊孝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劉就元年。 | 六 | 二<br>三年，侯終吉元年。<br>二<br>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 | |
| 寧陽 | 魯共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恢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瑕丘 | 魯共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公丘 | 魯共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郁狼 | 魯共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 | |
| 西昌 | 魯共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 | |
| 陘城 | 中山靖王子。 | | 四<br>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 邯平 | 趙敬肅王子。 | | 四<br>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 | | |
| 武始 | 趙敬肅王子。 | | 四<br>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象氏 | 趙敬肅王子。 | | 四<br>三年四月庚辰，節侯劉賀元年。 | 六 | 六 | 二 四<br>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 四 |
| 易 | | | 四<br>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 六 | 六 | 四 二<br>五年，今侯種元年。 | 四 |
| 洛陵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 一<br>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 | | |
| 攸輿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 六 | 六 | 六 | 元年，侯則簒死罪，弃市，國除。 |
| 茶陵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欣元年。 | 六 | 一 五<br>二年，哀侯陽元年。 | 六 | 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
| 建成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二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 五<br>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 | | |
| 安衆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 六 | 六 | 五 一<br>六年，今侯山拊元年。 | 四 |

| | | | | | | | |
|---|---|---|---|---|---|---|---|
| 葉 | 長沙定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 | |
| 利鄉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 二<br>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 | | |
| 有利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 元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弃市,國除。 | | | |
| 東平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 二<br>三年,侯慶坐與姊妹奸,有罪,國除。 | | | |
| 運平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 | |
| 山州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 | |
| 海常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 | |
| 鈞丘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憲元年。 | 三 三<br>四年,今侯執德元年。 | 六 | 六 | 四 |
| 南城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 | | | | | | |
|---|---|---|---|---|---|---|---|
| 廣陵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 四 二<br>五年,侯成元年。 | 四<br>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 | |
| 莊原 | 城陽共王子。 | | 三<br>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皐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皐坐酎金,國除。 | | |
| 臨樂 | 中山靖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 | 六 | 六 | 五 一<br>六年,今侯建元年。 | 四 |
| 東野 | 中山靖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高平 | 中山靖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 | |
| 廣川 | 中山靖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 | |
| 千鍾 | 河閒獻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摇元年。 | 一<br>二年,侯陰不使人爲秋請,有罪,國除。 | | | |
| 披陽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燕元年。 | 六 | 四 二<br>五年,今侯隅元年。 | 六 | 四 |
| 定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越元年。 | 六 | 三 三<br>四年,今侯德元年。 | 六 | 四 |

| | | | | | | | | |
|---|---|---|---|---|---|---|---|---|
| 稻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定元年。 | 六 | 二　四<br>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 六 | 四 |
| 山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繁安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 六 | 六 | 六 | 三　一<br>四年，今侯壽元年。 |
| 柳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劉陽元年。 | 六 | 三　三<br>四年，侯罷師元年。 | 四　二<br>五年，今侯自爲元年。 | 四 |
| 雲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 六 | 五　一<br>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 六 | 四 |
| 牟平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共侯劉渫元年。 | 二　四<br>三年，今侯奴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柴 | 齊孝王子。 | | 三<br>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柏陽 | 趙敬肅王子。 | | 二<br>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鄗 | 趙敬肅王子。 | | 二<br>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桑丘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 | 六 | 三 三<br>四年，今侯德元年。 | 六 | 四 |
| 高丘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 | 六 | 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 | |
| 柳宿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 | 二 四<br>三年，侯蘇元年。 | 四<br>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 | |
| 戎丘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 | |
| 樊輿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條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曲成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萬歲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 | |
| 安郭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安險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 | |
| 安遥 | 中山靖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夫夷 | 長沙定王子。 | | 二<br>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 | 六 | 四　二<br>五年，今侯禹元年。 | 六 | 四 |
| 舂陵 | 長沙定王子。 | | 二<br>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都梁 | 長沙定王子。 | | 二<br>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 | 六 | 六<br>元年，今侯係元年。 | 六 | 四 |
| 洮陽 | 長沙定王子。 | | 二<br>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 | 五<br>六年，侯狗彘薨，無後，國除。 | | | |
| 泉陵 | 長沙定王子。 | | 二<br>五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 六 | 六 | 六 | 四 |
| 終弋 | 衡山王賜子。 | | 一<br>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 六 | 四<br>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 | |
| 麥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 四<br>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 | |
| 鉅合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 四<br>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 | |
| 昌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 四<br>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蕢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 四<br>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 | |
| 雩殷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 六 | | |
| 石洛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敬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扶浸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挍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朸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 六 | 六 | 四 |
| 父城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 四<br>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 | |
| 庸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 | 六 | 六 | 四 |
| 翟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 四<br>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 | |

| | | | | | | | | |
|---|---|---|---|---|---|---|---|---|
| 鱣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 四<br>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 | | |
| 彭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 四<br>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 | | |
| 瓡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 六 | 六 | 四 |
| 虛水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 六 | 六 | 四 |
| 東淮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 四<br>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 | | |
| 栒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買元年。 | 四<br>五年，侯買坐酎金，國除。 | | | |
| 涓 | 城陽頃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 四<br>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 | | |
| 陸 | 菑川靖王子。 | | | 六<br>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 六 | 六 | 四 |
| 廣饒 | 菑川靖王子。 | | | 六<br>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 六 | 六 | 四 |

| | | | | | | | |
|---|---|---|---|---|---|---|---|
| 缾 | 菑川靖王子。 | | | 六<br>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 六 | 六 | 四 |
| 俞閭 | 菑川靖王子。 | | | 六<br>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 六 | 六 | 四 |
| 甘井 | 廣川穆王子。 | | | 六<br>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 六 | 六 | 四 |
| 襄陵 | 廣川穆王子。 | | | 六<br>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 六 | 六 | 四 |
| 皋虞 | 膠東康王子。 | | | | 三<br>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建元年。<br>三<br>四年,今侯處元年。 | 六 | 四 |
| 魏其 | 膠東康王子。 | | | | 六<br>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 六 | 四 |
| 祝茲 | 膠東康王子。 | | | | 四<br>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延元年。<br>五年,延坐弃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 | |

# 史記卷二十二

## 表第十

##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 | 大事記 | 相位 | 將位 | 御史大夫位 |
|---|---|---|---|---|
| 高皇帝元年 | 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秋，還定雍。 | 一<br>丞相蕭何守漢中。 | |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
| 二 |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夏，伐項籍，至彭城。立太子。還據滎陽。 | 二<br>守關中。 | 一<br>太尉長安侯盧綰。 | |
| 三 | 魏豹反。使韓信別定魏，伐趙。楚圍我滎陽。 | 三 | 二 | |
| 四 |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 四 | 三<br>**周苛守滎陽，死。** |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
| 五 |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入都關中。 | 五<br>**罷太尉官。** | 四<br>後九月，綰爲燕王。 | |
| 六 | 尊太公爲太上皇。劉仲爲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 | 六<br>封爲酇侯。張蒼爲計相。 | | |
| 七 | 長樂宫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 七 | | |
| 八 |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王，代王弃國亡，廢爲郃陽侯。 | 八 | | |

| | | | | |
|---|---|---|---|---|
| 九 | 未央宫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巵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 九<br>遷爲相國。 | | 御史大夫昌爲趙丞相。 |
| 十 |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 十 | |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
| 十一 |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 十一 | 周勃爲太尉。攻代。後官省。 | |
| 十二 |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葬長陵。 | 十二 | | |
| 孝惠元年 |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爲相。 | 十三 | | |
| 二 |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br>**七月辛未，何薨。** | 十四<br>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 | | |
| 三 | 初作長安城。蜀湔氏反，擊之。 | 二 | | |
| 四 |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 三 | | |
| 五 | 爲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br>**八月乙丑，參卒。** | | | |
| 六 |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 | 一<br>十月己巳，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 | **堯抵罪。** | 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
| 七 |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吕氏權重，以吕台爲吕王。立少帝。九月辛巳，葬安陵。 | 二 | | |

| | | | | |
|---|---|---|---|---|
| 高后元年 | 王孝惠諸子。置孝悌力田。 | 三<br>十一月甲子，徙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 | |
| 二 | 十二月，吕王台薨，子嘉代立爲吕王。行八銖錢。 | 四 二<br>平。 食其。 | | 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
| 三 | | 五 三 | | |
| 四 |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爲帝。 | 六 四<br>**置太尉官。** | 一<br>絳侯周勃爲太尉。 | |
| 五 |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 七 五 | 二 | |
| 六 | 以吕產爲吕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 八 六 | 三 | |
| 七 | 趙王幽死，以吕禄爲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 九 七 | 四 | |
| 八 |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吕。後九月，代王至，踐皇帝位。<br>**後九月，食其免相。** | 十 八<br>七月辛巳，爲帝太傅。九月壬戌，復爲丞相。 | 五<br>隆慮侯竈爲將軍，擊南越。 | 御史大夫蒼。 |
| 孝文元年 |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 十一<br>十一月辛巳，平徙爲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爲右丞相。 | 六<br>勃爲相，潁陰侯灌嬰爲太尉。 | |
| 二 | 除誹謗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br>**十月，丞相平薨。** | 一<br>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爲丞相。 | 一 | |
| 三 |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br>**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 一<br>十二月乙亥，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br>**罷太尉官。** | 二<br>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遬、深澤侯將夜皆爲將軍，屬武祁侯賀，將兵屯滎陽。 | |

| | | | | |
|---|---|---|---|---|
| 四 | **十二月己巳，嬰卒。** | 一<br>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爲丞相。 | 安丘侯張説爲將軍，擊胡，出代。 | 關中侯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
| 五 | 除錢律，民得鑄錢。 | 二 | | |
| 六 |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 | 三 | | |
| 七 |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 四 | | |
| 八 |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 | 五 | | |
| 九 | 温室鐘自鳴。以芷陽鄉爲霸陵。 | 六 | | 御史大夫敬。 |
| 十 | 諸侯王皆至長安。 | 七 | | |
| 十一 | 上幸代。地動。 | 八 | | |
| 十二 | 河决東郡金隄。徙淮陽王爲梁王。 | 九 | | |
| 十三 | 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 十 | | |
| 十四 |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 十一 | 成侯董赤、内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甯侯遬皆爲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皆擊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皆爲將軍，屯長安旁。 | |
| 十五 | 黄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 十二 | | |
| 十六 | 上始郊見渭陽五帝。 | 十三 | | |
| 後元年 |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 十四 | | |
| 二 | 匈奴和親。地動。<br>**八月戊辰，蒼免相。** | 十五<br>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 | 御史大夫青。 |

| | | | | |
|---|---|---|---|---|
| 三 | 置谷口邑。 | 二 | | |
| 四 | | 三 | | |
| 五 | 上幸雍。 | 四 | | |
| 六 |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 | 五 | 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 | |
| 七 |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陵。 | 六 | 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屬國捍爲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爲車騎將軍，侍太后。 | |
| 孝景元年 | 立孝文皇帝廟，郡國爲太宗廟。 | 七<br>**置司徒官。** | | |
| 二 | 立皇子德爲河閒王，閼爲臨江王，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br>**嘉卒。** | 八<br>開封侯陶青爲丞相。 | | 御史大夫錯。 |
| 三 | 吴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 | 二<br>**置太尉官。** | 中尉條侯周亞夫爲太尉，擊吴楚；曲周侯酈寄爲將軍，擊趙；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爲將軍，擊齊。 | |
| 四 | 立太子。 | 三 | 二<br>太尉亞夫。 | 御史大夫蚡。 |
| 五 | 置陽陵邑。<br>**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 四 | 三 | |

| | | | | |
|---|---|---|---|---|
| 六 | 徙廣川王彭祖爲趙王。 | 五 | 四 |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
| 七 | 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爲太子。<br>**青罷相。** | 六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爲丞相。<br>**罷太尉官。** | 五<br>遷爲丞相。 | 御史大夫舍。 |
| 中元年 | | 二 | | |
| 二 | 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 | 三 | | |
| 三 | 皇子乘爲清河王。<br>**亞夫免相。** | 四<br>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 | | 御史大夫綰。 |
| 四 |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爲銜土置冢上。 | 二 | | |
| 五 | 皇子舜爲常山王。 | 三 | | |
| 六 | 梁孝王武薨。分梁爲五國，王諸子：子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 | 四 | | |
| 後元年 |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br>**舍免相。** | 五<br>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 | 御史大夫不疑。 |
| 二 | | 二 |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 |
| 三 | 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 三 | | |
| 孝武建元元年 | **綰免相。** | 四<br>魏其侯竇嬰爲丞相。<br>**置太尉。** | 武安侯田蚡爲太尉。 | 御史大夫抵。 |

| | | | | |
|---|---|---|---|---|
| 二 | 置茂陵。<br>**嬰免相。** |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爲丞相。<br>**罷太尉官。**<br>**蚡免太尉。** | | 御史大夫趙綰。 |
| 三 |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 二 | | |
| 四 | | 三 | | 御史大夫青翟。 |
| 五 | 行三分錢。 | 四 | | |
| 六 |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br>**昌免相。** | 五<br>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 **青翟爲太子太傅。** | 御史大夫安國。 |
| 元光元年 | | 二 | | |
| 二 | 帝初之雍，郊見五時。 | 三 |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 |
| 三 | 五月丙子，河决于瓠子。 | 四 | | |
| 四 | 十二月丁亥，地動。<br>**蚡卒**。 | 五<br>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 | 御史大夫歐。 |
| 五 | 十月，族灌夫家，弃魏其侯市。 | 二 | | |
| 六 | 南夷始置郵亭。 | 三 | 太中大夫衛青爲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 |

| | | | | |
|---|---|---|---|---|
| 元朔元年 | 衛夫人立爲皇后。 | 四 | 車騎將軍青出雁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爲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 |
| 二 | | 五 | 春，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 |
| 三 | 匈奴殺代太守友。 | 六 | | 御史大夫弘。 |
| 四 | 匈奴入定襄、代、上郡。 | 七 | | |
| 五 | 匈奴殺代都尉朱英。<br>**澤免相。** | 八<br>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 春，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屬青。左內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太僕賀爲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大行息爲將軍：皆屬大將軍，擊匈奴。 | |
| 六 | | 二 |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爲右將軍，敗，身脱。左內史沮爲强弩將軍。皆屬青。 | |
| 元狩元年 |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 三 | | 御史大夫蔡。 |
| 二 | 匈奴入雁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爲六安王。<br>**弘卒。** | 四<br>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 |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爲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爲將軍，出右北平。 | 御史大夫湯。 |

| | | | | |
|---|---|---|---|---|
| 三 |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 二 | | |
| 四 | | 三 |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擊單于。 | |
| 五 | **蔡坐侵園堧，自殺。** | 四<br>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 | |
| 六 | 四月乙巳，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 二 | | |
| 元鼎元年 | | 三 | | |
| 二 | **青翟有罪，自殺。** | 四<br>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爲丞相。 | **湯有罪，自殺。** | 御史大夫慶。 |
| 三 | | 二 | | |
| 四 | 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 三 | | |
| 五 |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br>**八月，周坐酎金，自殺。** | 四<br>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 | 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 |
| 六 | 十二月，東越反。 | 二 | 故龍頟侯韓説爲横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温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 御史大夫式。 |
| 元封元年 | | 三 | | 御史大夫寬。 |
| 二 | | 四 |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 |

| | | | | |
|---|---|---|---|---|
| 三 | | 五 | | |
| 四 | | 六 | | |
| 五 | | 七 | | |
| 六 | | 八 | | |
| 太初元年 | 改曆，以正月爲歲首。 | 九 | | |
| 二 | **正月戊寅，慶卒。** | 十<br>三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 | | |
| 三 | | 二 | | 御史大夫延廣。 |
| 四 | | 三 | | |
| 天漢元年 | | 四 | | 御史大夫卿。 |
| 二 | | 五 | | |
| 三 | | 六 | | 御史大夫周。 |
| 四 | | 七 |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説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 | |
| 太始元年 | | 八 | | |
| 二 | | 九 | | |
| 三 | | 十 | | 御史大夫勝之。 |
| 四 | | 十一 | | |
| 征和元年 | **冬，賀坐爲蠱死。** | 十二 | | |
| 二 | 七月壬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説、使者江充。 |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封彭城侯。 | | 御史大夫成。 |

| | | | | |
|---|---|---|---|---|
| 三 |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 二 |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 |
| 四 | |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 | |
| 後元元年 | | 二 | | |
| 二 | | 三 | 二月己巳，光禄大夫霍光爲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秺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爲大將軍。 | |
| 孝昭<br>始元元年 | | 四<br>**九月，日磾卒。** | | |
| 二 | | 五 | | |
| 三 | | 六 | | |
| 四 | | 七 |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爲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 |
| 五 | | 八 | | |
| 六 | | 九 | | |
| 元鳳元年 | | 十 | 九月庚午，光禄勳張安世爲右將軍。 | 御史大夫訢。 |
| 二 | | 十一 | | |
| 三 | | 十二 |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烏丸。 | |

| | | | | |
|---|---|---|---|---|
| 四 | **三月甲戌，千秋卒。** |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封富春侯。 | | 御史大夫楊敞。 |
| 五 | **十二月庚戌，訢卒。** | 二 | | |
| 六 | |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封安平侯。 |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烏丸。 | |
| 元平元年 | **敞卒。** |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封陽平侯。 |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頟侯韓曾爲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爲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爲車騎將軍。 |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
| 孝宣<br>本始元年 | | 二 | | |
| 二 | | 三 |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龍頟侯韓曾爲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爲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爲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爲虎牙將軍：皆擊匈奴。 | |
| 三 | 三月戊子，皇后崩。<br>**六月乙丑，義薨。** |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br>**田廣明、田順擊胡還，皆自殺。充國奪將軍印。** | | 御史大夫魏相。 |
| 四 | 十月乙卯，立霍后。 | 二 | | |
| 地節元年 | | 三 | | |
| 二 | | 四<br>**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 | |

| | | | | |
|---|---|---|---|---|
| 三 | 立太子。<br>**五月甲申，賢老，賜金百斤。** |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 | 七月，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禹爲大司馬。 | 御史大夫邴吉。 |
| 四 | | 二<br>**七月壬寅，禹腰斬。** | | |
| 元康元年 | | 三 | | |
| 二 | | 四 | | |
| 三 | | 五 | | |
| 四 | | 六<br>**八月丙寅，安世卒。** | | |
| 神爵元年 |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 七 |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韓曾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 |
| 二 | 上郊雍五畤。祋祤出寶璧玉器。 | 八 | | |
| 三 | **三月，相卒。** |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封博陽侯。 | | 御史大夫望之。 |
| 四 | | 二 | | |
| 五鳳元年 | | 三 | | |
| 二 | | 四<br>**五月己丑，曾卒。** | 五月，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 御史大夫霸。 |
| 三 | **正月，吉卒。** |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封建成侯。 | | 御史大夫延年。 |
| 四 | | 二 | | |
| 甘露元年 | | 三<br>**三月丁未，延壽卒。** | | |

| | | | | |
|---|---|---|---|---|
| 二 |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 四 | | 御史大夫定國。 |
| 三 | **三月己丑,霸薨。** |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 | 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
| 四 | | 二 | | |
| 黄龍元年 | | 三 | 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 | |
| 孝元<br>初元元年 | | 四 | | |
| 二 | | 五 | | |
| 三 | | 六 |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 | |
| 四 | | 七 | | |
| 五 | | 八 |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爲左將軍。 | 中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
| 永光元年 | **十月戊寅,定國免。** | 九<br>**七月,子長免,就第。** |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br>**二月,廣德免。** |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 |
| 二 | 三月壬戌朔,日蝕。 |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 七月,太常任千秋爲奮武將軍,擊西羌;雲中太守韓次君爲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 |
| 三 | | 二 |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爲車騎將軍,侍中、光禄大夫樂昌侯王商爲右將軍,右將軍馮奉世爲左將軍。 | |
| 四 | | 三 | | |
| 五 | | 四 | | |

| | | | | |
|---|---|---|---|---|
| 建昭元年 | | 五 | | |
| 二 | | 六 | **弘免。** | 光禄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
| 三 | **六月甲辰，玄成薨。** |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 | 衛尉繁延壽爲御史大夫。 |
| 四 | | 二 | | |
| 五 | | 三 | | |
| 竟寧元年 | | 四 | 六月己未，衛尉楊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br>**延壽卒。** |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
| 孝成<br>建始元年 | | 五 | | |
| 二 | | 六 | | |
| 三 | **十二月丁丑，衡免。** | 七<br>**八月癸丑，遣光禄勳詔嘉上印綬免，賜金二百斤。** |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爲光禄大夫、右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爲右將軍。<br>**譚免。** | 廷尉尹忠爲御史大夫。 |
| 四 | |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爲右丞相。 | 任千秋爲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爲右將軍。<br>**十月己亥，尹忠自刺殺。** | 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
| 河平元年 | | 二 | | |
| 二 | | 三 | | |
| 三 | | 四 | 十月辛卯，史丹爲左將軍，太僕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 | |
| 四 |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禄大夫張禹爲丞相。 | | |
| 陽朔元年 | | 二 | | |

| | | | | |
|---|---|---|---|---|
| 二 | | 三 | **張忠卒。** | 六月，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 |
| 三 | | |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爲車騎將軍。 | 十月乙卯，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 |
| 四 | |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 **閏月壬戌，永卒。** | |
| 鴻嘉元年 | **三月，禹卒。** | 四月庚辰，薛宣爲丞相。 | | |

# 史記卷二十三

## 書第一

##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太史公曰：禮是多麽盛大的美德啊！主宰萬物，役使衆生，難道是靠人們的强制力量嗎？我到過秦時主管禮儀的大行官署，觀察夏、商、周三代禮制的增減，纔知道要順隨人的性情制定禮典，依照人的習性制定儀範，這是由來已久的了。

人的活動縱横交織，千頭萬緒，而規矩則是没有什麽不能包容貫通的，用仁義誘導人上進，用刑罰來約束人犯軌，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地位尊貴，官禄高的人得到的榮耀盛大，這就是統一天下治理萬民的方法。作爲人，身體乘坐車馬感到舒適，就給他裝有金飾的車子，車轅横木上也裝飾花紋色彩以增添其華美；眼睛喜歡五彩繽紛，就給他的禮服綉上各種花紋和色彩以美化他的儀容；耳朵喜歡聽鐘磬等樂聲，就爲他調合各種樂音以滌蕩他的心懷；嘴巴喜歡品嘗各種美味，就給他製作滋味不同的多種佳肴以極盡口味之美；情感喜歡珍奇美好的東西，就給他雕琢磨製圭璧等玉器來適合他的心意。天子乘坐的禮車用的是蒲草編的席子，國君臨朝戴鹿皮帽子，穿白布做的褲子，琴瑟用的是紅色絲弦，瑟底却要開有小孔，祭祀時用没加調味的肉湯，以水代酒，這些都是爲了防止過度放縱，以挽救風氣的衰敗。因此上自君臣朝廷之間尊卑貴賤的次序，下至平民百姓的車馬、衣服、房屋、飲食、嫁娶、喪祭的等級名分，事事都有合適的分寸，物物都有適當的節制。仲尼説："魯國的禘祭舉行到獻酒以後，我就不想看了。"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説，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周朝衰微後，禮樂制度被廢棄破壞，身份高低不同的人競相超越其本分，管仲家中娶了三姓女子。遵守法度堅持正道的人被世人欺侮，過度奢侈僭越等級的人被認爲是顯赫榮耀。就連子夏這位孔門的優秀學生，還説"在外面看到繁華瑰麗的事物時心裏很高興，回來後聽夫子講授的道理也很快樂，這兩種感受經常在我内心交鋒，自己不能决定取捨"，更何况那些才質中等以下，被不良教化污染，被時下習俗所包圍的人呢？孔子説"一定要端正名分"，正是由於住在衛時覺得很多事不合禮法。仲尼去世後，那些在門下受教的學生們被埋没，得不到任用，有的到了齊、楚，有的去黄河、沿海一帶，豈不是很讓人痛心嗎？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禄而已，莫敢復議。

到了秦并有天下之後，盡數采納了六國的禮儀，從中選擇較好的使用，雖然不完全符合聖王典制，但那尊君抑臣，使朝廷上下莊嚴恭敬的作法，是依照古代的典法實行的。到高祖擁有天下之後，叔孫通對前代禮儀作了一些增減删改，大體上是依據秦朝舊制。上自天子的稱號，下到大小官吏、宫室、官名，很少改變。孝文帝即位，主管官員商議着要制定儀禮，孝文帝喜好道家的學説，認爲繁瑣的禮節衹能裝飾外表，對治理國家没有好處，主要還是靠如何用自身行爲進行感化，所以摒棄了主管官員制定禮儀的建議。孝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通曉當世政務和刑名學説，多次勸諫景帝説："諸侯藩國，同樣是天子的臣子，這是古今如一的制度。現在諸侯大國擅自專斷，政令與中央不一致，不到京城來請示報告，恐怕不能傳法後世。"孝景帝采納了他的計策，却招來六國叛亂，以誅殺晁錯爲名，天子衹好殺了晁錯以解救危難局面。這事記載在《袁盎》一篇中。這以後做官的人衹求結交朋黨，保住禄位，没有誰敢再議論這事了。

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

當今天子即位，招集精通儒學的士人，讓他們共同商定禮儀，過了十多年還没完成。有人説古代太平，百姓們和睦喜樂，吉祥的徵兆紛紛降臨，這纔搜集風俗民情，制定禮儀。皇上聽説後，就下詔給御史説："凡是承受天命統治天下

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

的，各有其興起的條件，但却要殊途同歸，即歸於順應民心建立制度，根據習俗制定禮制。現在談論禮制的人都稱道上古，這叫百姓們如何取法？漢朝也是一家的帝業，如果没有典法傳世，怎麽向子孫們交代？教化昌隆的，禮制必然宏大廣博；治術淺短的，禮制必然簡陋偏廢，能不盡心勉力嗎！”於是在太初元年改换了曆法，變更了車馬服飾的顔色，在泰山築壇祭天，制定了宗廟百官的禮儀，作爲常法，留傳於後世。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争，争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禮制是爲人而設的。人生來就有欲望，欲望不能滿足就不能不忿恨，忿恨而没有節制就會發生争奪，争奪就會導致混亂。先王不喜歡這種混亂，就制定禮儀來滿足人們的欲望，供給人們的需求，使欲望能够滿足於現有的物質條件，使物質條件能够滿足人們的欲望，使二者相互協調地發展，這就是禮制興起的原因。所以説禮就是爲了調節養護。稻粱五味，是養口的；椒蘭香茝，是用來養鼻的；鐘鼓管弦，是用來養耳的；雕刻文采，是用來養目的；通明的房間，舒適的床鋪和几、席，是用來養身體的：所以説禮制是爲了調養。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君子在得到調養之後，又想使調養有所差别。所謂差别，就是尊貴卑賤各有等級，年齡長幼各有差等，貧窮和富足，卑微和高貴都有相應的名分。所以天子乘坐“大路”車，鋪着蒲草編的席子，是用來調養身體的；旁邊準備着香草，是用來調養鼻子的；車前的横木上有華麗的彩繪，是用來調養眼睛的；和鈴與鸞鈴發出的聲音，緩行時合乎《武》、《象》的節拍，疾行時符合《韶》、《濩》的旋律，是用來調養耳朵的；九斿蛟龍圖案的大旗，是用來保持天子威信的；車輪上畫着蹲伏着的犀牛和猛虎，用鮫皮做馬腹帶，車軛上裝飾有金龍，是用來保持威嚴的。所以駕大路之車的馬匹，必須訓練得十分馴順後，纔能駕車，是用來保證安全的。誰能知道犧牲生命、建立名節正是爲了養護生命的道理，誰能知道不看重財用正是爲了養護財物的道理，誰能知道恭敬謙讓正是爲了養體安身的道理，又有誰知道講求禮義文理正是爲了頤養性情的道理。

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人如果衹看到自身生命的可貴，這樣的人一定會死；衹看重“利”，這樣的人一定會身受其害；把懈怠懶惰當作安逸，這樣的人一定會招致危難；把恣情任性、争强好勝當作快樂，這樣的人一定會遭到毁滅。所以聖人把這一切統一到禮義中，就可兩者兼得；如果把這些統一到情性中，就會二者俱失。所以儒家的學説是要讓人們二者兼得，墨家的學説是讓人們二者俱失。這就是儒、墨兩家的分野。

治辨之極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巨鐵施，鑽如蜂蠆，輕利剽速，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陖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禮是治理國家、辨正名分的最高標準，是使國家富强鞏固的根本方法，是推行威勢的有效措施，也是成就功名的總綱。古代帝王遵循禮制，以此來統一天下，使諸侯臣服；不遵循禮制，就會因此失掉國家。所以有堅固的鎧甲兵器還不足以取勝，高峻的城墻、深深的護城河不足以保證堅固不破；苛嚴的法令、繁多的刑罰也不足以保持威嚴。遵行禮義之道就可以行得通，不遵循禮義之道就會失敗。楚國人用鮫魚和犀牛的皮做鎧甲，像金石般堅硬；用宛出産的鋼鐵做矛，其鋒利就像蜂蝎螫人一樣輕捷快速，士兵像疾風般突然而來。然而却兵敗於垂涉，唐昧也在那裏陣亡；莊蹻起兵，楚國一分爲四。由此來看，楚國難道是没有堅韌的鎧甲和鋒利的武器嗎？是它統治的方法不合禮義之道的緣故啊。楚國以汝水、潁水爲險阻，以泯江、漢水爲壕溝，鄧林可以阻擋敵人，還有方城環繞。然而秦軍打到鄢郢，好像摇落枯葉般容易。楚國難道是没有要塞險阻嗎？是它統治的方法不合禮義之道的緣故。紂挖掉比干的心，囚禁了箕子，設立炮烙之刑，殘殺無辜，當時臣子們都很恐懼，没有人自信能保住性命。然而周的軍隊一到，紂的命令下達而下面却不執行，再也不能驅使他的百姓了。這難道是法令不嚴，刑罰不重嗎？是它統治的方法不合禮義之道的緣故。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

古代的兵器，不過是戈、矛、弓、箭而已，然而還没使用敵國已經降服了。不用高築城墻，不用挖深壕溝，不用設立險阻，機弩不用張設，然而國家安然不怕外敵侵擾，十分牢固，没有别的原因，是有嚴明的禮義之道，使理與情并行不

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悖，適時使用民力并真心愛護他們，那麼人們服從命令就像影隨形，響應聲一樣。有不聽從命令的，然後再用刑罰處治他們，那麼百姓就認罪了。所以處罰一個人而全天下的人都順從了。犯罪的人不怨恨在上位的人，因爲知道錯在自己身上。因此刑罰減省而威勢的推行易如流水，没有别的原因，是遵循禮義之道的緣故。所以遵循禮義之道就能通行，不遵循禮義之道就會失敗。古代帝堯治理天下，祇殺了一個人，處罰了兩個人而天下就太平了。《傳》曰“威法雖嚴而不試，刑罰設置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本；祖先是人類的根本；君主和老師是天下大治的根本。没有天地怎麼會有生命？没有祖先怎麼會有人類？没有君主和老師怎麼會天下大治？三者缺一，就無法使人民平安生活。所以禮要上順從於天，下順從於地，尊敬祖先，推崇君主和老師，這是禮的三個本源。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巨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所以帝王以太祖配享上天，而諸侯不敢這樣想，大夫和士都有各自宗族既定的傳承，以此來分别貴賤。貴賤解决了，就得到了根本。郊祭屬於天子，社祭可以到諸侯一級，包含延及到士大夫階層，這是爲了分辨出地位高的人事奉尊貴的天帝，地位低的人事奉低微的鬼神，應該大的就大，應該小的就小。所以享有天下的天子可以祭祀七代祖先，享有一國的諸侯可以祭祀五代祖先，享有方圓五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祭祀三代祖先，享有方圓三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祭祀兩代祖先，祇用一頭熟牲祭祀的平民不能建立宗廟，這是爲了辨明功德深厚的人恩澤流傳廣遠，功德淺薄的人恩澤流傳狹小。

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

舉行合祭祖先的大禮時，酒樽中要盛滿清水代酒，祭器中要裝着生魚，先上不加調味的肉汁，表示珍惜祖先原始的飲食。合祭大禮要先用白水再用淡酒，吃的東西先進獻黍稷再進獻稻粱做成的飯，每月祭祀時先嘗没有調味的肉汁再飽餐各種佳肴，這表示既珍惜飲食的本源又講求實用。珍惜本源是要合乎禮儀，講求實用是要合乎情理，二者統一而形成禮儀制度，歸於天地的本

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内尸也，始絶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縣一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

源，這是禮的最高境界。所以酒樽中以水代酒爲上，禮器中以進獻生魚爲上，高脚盤中以進獻不加調味的肉汁爲上，這道理是一樣的。祭物全部獻上，祝官宣布告成之前，代死人受祭的活人不得飲食祭物，祭祀告成之後，代死人受祭的活人就不再嘗俎器裏的祭品了，三次勸食之後就不再吃了，婚禮還没有進行齋戒，太廟祭祀代死人受祭的活人還没有迎入，人剛去世還没有裝殮，這些時候表達的心情也是一樣的。天子乘的輅車用素色的車帷，郊祀祭天時天子要戴麻質的帽子，守喪之初，喪服的腰帶要散垂着，這都是重視樸實無華的意思。守三年之喪，慟哭失聲而没有迴環曲折的聲調，演唱樂歌《清廟》時，一人領唱，三人應和，懸挂一隻樂鐘而祇敲擊鐘的支架，大瑟上用紅色絲弦却又在底部開着小孔，也同樣是貴本重質的意思。

凡禮始乎脱，成乎文，終乎税。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禮最初都是粗疏簡略的，成爲定制後就有了禮節儀式的增飾，最後達到使人和悦的程度。所以最完備的禮制應該是人情和儀式都盡善盡美；其次是人情勝過儀式或儀式勝過人情；再其次是二者俱失，回到上古的質樸無文。盡善盡美的禮制可以使天地因此調和，使日月因此昭明，四季因此有順序，星辰因此運行，江河因此暢流，萬物因此繁盛，好惡因此得到節制，喜怒因此得當。以禮爲準則，作臣下的會很和順，作君上的會很聖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説。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

太史公曰：盡善盡美啊！建立隆重的禮制，作爲行爲的最高準則，天下人没有誰能對它加以增減。本與末相互承接，終與始互相呼應，儀節非常周詳可以分辨尊卑貴賤，禮制非常明確可以用來分辨是非善惡。天下人順禮而行就會太平，不遵從禮制就會混亂；順禮而行就會安定，不遵從禮制就會危急。鄙陋無知的人是不能遵循禮制的。

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説，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

禮的狀貌實在是深哪！名家學説“堅白同異”那樣的明察，進入到禮的大海之中就沉溺了。禮的狀貌實在是博大啊，擅自編造典章制度，持偏狹淺陋之説的人，進入到禮中就會望塵莫及。禮的狀貌實在是崇高啊，那些粗暴傲慢，

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自以爲高大的人，進入到禮中就會跌落下去。所以説如果墨綫放在這裏，就不能以曲直來欺騙了；如果把秤挂在這裏，就不能以輕重來欺騙了；如果把規矩置放在這裏，就不能以方圓來欺騙了；君子詳察禮制，就不能以詭詐虚僞的東西來欺騙他了。所以墨綫是直的最高標準，秤是平的最高標準，規矩是方圓的最高標準，禮是爲人處世的最高標準。這樣，不遵守禮制，不重視禮制的人，稱爲無道之人；遵守禮制，重視禮制的人，稱爲有道之士。對於禮義之道，能够思考探求其精義的，叫做善於思考；能思考而不輕易改變的，叫做堅定。能思考能堅定，再加上衷心喜好，就是聖人了。天是高的極致；地是低的極致；日月是光明的極致；無窮是廣大的極致；聖人是禮儀的極致。

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并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禮是以財物作爲它的功用，以貴賤作爲它的表現形式，以多少來體現它的差别，以隆重與減省作爲要領。儀節繁複，情欲平淡，這是禮儀隆重的表現；儀節減約，情欲繁多，這是禮儀減省的表現；外在的儀節形式與内在的情感内容互爲表裏，并行交會，這是禮儀適中的表現。君子用大禮時就儘量隆重，用小禮時就儘量減省，該適中時就力求適中。不管輕重緩急都守禮不離，因此君子就像總是身處宫廷之中。人能在禮義規定的範圍内活動，就是士君子。不能遵禮而行，就是一般人了。優游於禮制之中，周旋進退，言行舉止都能順其次序，這就是聖人了。所以説聖人有厚德，是他積累禮的時間長；心胸廣大，是他守禮的範圍廣；人格崇高，是他對禮十分重視；明察事理，是他對禮竭盡心力，無所不行。

# 史記卷二十四

## 書 第 二

### 樂 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减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嗷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太史公曰：我每次讀《虞書》，讀到君臣互相告誡，考慮天下的安危，而由於股肱大臣不好，致使一切事情都荒廢敗壞時，没有一次不傷心流淚的。成王作《周頌·小毖》詩篇，責備自己的過失并引以爲戒，爲管叔、蔡叔的叛亂而悲傷，能説他不是小心謹慎，誠惶誠恐，善於治國守成嗎？君子不會窮困時纔修進德業，志得意滿時就拋棄禮義，而在安樂時能想着當初的苦難，平安時能想着開始時的危險，沐浴在幸福之中而能歌咏勞苦之時，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誰能有這樣的表現！《傳》説“政治安定，大功告成，禮樂之事纔會興起”。天下的仁義之道越深入，人們的道德修養越高，他們所追求的娱樂也就越不相同。太滿了而不減損，就會溢出，太充盈了而不節制，就會傾覆。舉凡作樂的目的，就是要節制歡樂。君子以謙遜退讓爲禮，以節制歡娱爲樂，樂大約就是這樣的。因爲各州各國地域不同，人情習俗各異，所以廣泛收集各地的風俗民謡，用適當的聲律進行組合排列，以補救闕失，改變風化，幫助推行政令教化。天子親自在明堂觀賞，萬民都洗滌清除掉邪惡污穢的積習，儘量吸收充沛的活力，來修養他們自己的性情。所以説《雅》、《頌》的音樂一演奏，人民就會淳正，激昂高亢的樂聲一起，將士就會振奮，鄭、衛的樂曲一奏，人心就會淫亂。當樂聲調和、協調時，連鳥獸都受到感染，更何况是心有五常，性含好惡的人呢？這是自然而然的情勢啊！

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

政治敗壞使鄭國的靡靡之音興起，封國之

辟，名顯鄰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

君、世襲之主，爲了在鄰國之間揚名，也争相抬高鄭音的地位。自從仲尼不願和齊國優伶同處於魯國之後，雖然他退而整理音樂來勸導世人，作五章歌詩來諷刺時政，但仍没能改變這種風氣。遷延衰落直到六國時代，君王們仍沉溺游蕩於歌舞聲色之中，一去不回頭，最終到了喪身滅族的地步，國家也被秦國吞并。

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説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秦二世更是以聲色爲娛樂。丞相李斯進諫説："拋棄《詩》、《書》，盡情沉溺於聲色，這是祖伊感到害怕的事啊；不重視日積月累的細小的過失，縱情於通宵宴飲，這就是紂滅亡的原因。"趙高説："五帝、三王的音樂各有不同的名稱，以表示互不因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都能以此來交流歡樂之情，融合淳厚的情意，没有音樂，和悦的感情不能溝通，布施的恩澤不能傳播，這就是每一時代都有其各自的風化，衹要選擇應時的娛樂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有華山的騄耳駿馬，然後纔能遠行呢?"二世認爲趙高説的對。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高祖路過沛時作了名爲《三侯之章》的詩，讓小孩子演唱它。高祖去世後，命沛縣用四時歌舞祭享宗廟。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都没有進行增添和改動，衹是在樂府中練習這些舊曲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等到當今聖上即位，作了郊祀歌十九章，命侍中李延年來調和聲律，任命他爲協律都尉。衹通一經的人還不能獨自體會它的詞意，要把通曉《五經》的專家都集中起來，一起講習誦讀，纔能完全領會它的意思，因爲文辭大多典雅淳正。

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

漢朝經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祭祀太一神，從黄昏時開始夜祭，到天亮時結束。經常有流星從祭壇上空劃過。於是就讓七十個童男童女一起歌唱。春天唱《青陽》，夏天唱《朱明》，秋天唱《西暤》，冬天唱《玄冥》。這些歌詞社會上很流行，所以這裏就不多説了。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

武帝時曾經在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馬，就又作了一首《太一之歌》。歌詞是："太一恩賜啊天馬下凡，流着赤汗啊吐着赭色的沫。縱情馳騁啊超越萬里，誰能與它匹配啊，衹有龍做它的朋友。"後來征伐大宛時得到了千里馬，馬名叫蒲

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説。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梢，也爲此編成歌詩。歌詞是：“天馬來自啊極遠的西方，經過萬里啊歸附有德之君。承蒙神威啊降服了外國，遠及流沙啊四夷臣服。”中尉汲黯進諫説：“大凡帝王製作樂歌，上以承繼祖宗之德，下以教化萬民。現在陛下得到馬，就寫詩作歌，在宗廟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難道能懂得這種音樂嗎?”皇上沉默，很不高興。丞相公孫弘説：“汲黯誹謗聖上創作的詩歌，應當滅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大凡音的興起，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生的。人心的活動，是由於外界事物使它這樣的。人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而激動，所以表現爲聲音；聲音互相應和，就會發生變化；變雜五聲，使之交錯成文，就叫做樂音了；將樂音加以編排組合進行演奏，再配上干、戚、羽、旄等爲道具的舞蹈，就叫做音樂了。音樂是由樂音産生出來的，它的本源在於人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而激動。因此那種悲哀的情緒被外物所激發時，發出的聲音就急遽而短促；那種快樂的情緒被外物所激發時，發出的聲音就寬舒而和緩；那種喜悦的情緒被外物所激發時，發出的聲音昂揚而疏朗；那種憤怒的情緒被激發時,，發出的聲音粗獷而嚴厲；那種崇敬的情緒被激發時，發出的聲音就剛直而有棱角；那種仁愛的情緒被激發時，發出的聲音就平和而柔婉。這六種情感不是人的天性所具有的，是受到外物的影響而激發出來的，因此先王非常注意會影響人的事物。所以用禮來引導人們的意志，用音樂來調和人們的聲音，用政令來統一人們的行動，用刑罰來防範人們的奸邪。禮、樂、刑、政，它們的最終目標是一樣的，都是要來統一民心而實現天下太平。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正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正通矣。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

凡是樂音，都是由人心中産生的。心中情感激動，所以用聲音表現出來。各種聲音交織調和而成的曲調叫做樂音。因此太平之世的樂音安詳而和樂，表明政治清平；衰亂之世的樂音怨恨而憤怒，表明政治混亂；走向滅亡的國家的樂音悲哀而憂傷，表明人民困苦。聲音的道理是和政治相通的。宫音好比是君，商音好比是臣，角音好比是民，徵音好比是事，羽音好比是物。如果這

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五音不亂，就不會有不和諧的音調了。宫音混亂就會流於散漫，這是由於國君驕橫；商音混亂就會流於邪僻，這是由於臣下腐敗；角音混亂就會流於憂傷，這是由於人民怨恨；徵音混亂就會流於悲哀，這是由於勞役過多；羽音混亂就會流於傾危，這是由於財物匱乏。如果五音都混亂，互相淩越，這就叫做過分放縱。像這樣的話，那麼離國家滅亡就没有幾天了。鄭國和衛國的音樂，是亂世之音，已經接近於放縱過度了。桑間、濮上的音樂，是亡國之音，它反映了國家政治鬆懈，人民流徙逃亡，欺君犯上，各徇私情的種種弊端已經無法遏止了。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凡是樂音，都是從人心中產生出來的；音樂，是和萬物的性理相通的。所以懂得聲音而不懂得樂音的，是禽獸；懂得樂音而不懂得音樂的，是普通人。衹有君子能够懂得音樂。所以如果從審察聲音進而懂得樂音，審察樂音進而懂得音樂，審察音樂進而懂得政治，那麼治國之道就完全掌握了。所以不懂得聲音的人不能和他談樂音，不懂得樂音的人不能和他談音樂。懂得音樂就近乎懂得禮制了。禮和樂都懂的人，可以算是有德之人了。德就是有所心得的意思。所以盛大的音樂，不是極盡地要求鐘鼓之音；宗廟祭享大禮，不是極盡地要求飲食之味。在清廟中使用的瑟，用紅色的絲弦又在瑟的底部裝置疏朗的底孔，一人領唱，三人應和，却有不盡的餘音。宗廟大祭之禮，先要獻上玄酒，盤中裝着生魚，肉汁也不加調料，却有不盡的餘味。所以先王制定禮樂，不是爲了極度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是要教導人們調節好自己的好惡之情，恢復爲人的正確規範。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

人初生的時候性情很平静，這是上天賦予的本性；受外物的影響而發生變動，是本性的表現。外物到來時，人用心智去感知它，然後喜好或厭惡之情就形成了。好惡之情在内心得不到節制，心智被外物所誘惑，不能恢復最初平静的天性，天性就會滅絶了。外物對人的影響没有窮盡，而人的好惡之情没有節制，那麼外物到來時，人就要被外物所同化。人被外物所同化，就

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是人的天性滅絶而縱情於欲望的滿足。於是就有了背逆作亂、欺詐作假的想法，有了邪惡放蕩、胡作非爲的事情。因此强大的脅迫弱小的，人多的欺侮人少的，聰明的欺騙愚笨的，勇猛的折磨怯懦的，有病的得不到療養，老人、小孩、孤兒、寡婦得不到適當的安置，這是天下大亂的根源啊。所以先王要制定禮樂，使人對欲望有所節制：喪服和哭泣儀節的規定，是爲了節制喪事規模的；鐘、鼓、盾、斧等樂器和道具，是爲了調和歡樂的情緒；婚姻和冠笄制度，是爲了使男女有别；射鄉、食饗等宴飲禮節，是爲了端正社會交往的風氣。禮是用來節制人民的心志的，樂是用來和悦人民的心聲的，政令是用來推行禮樂的，刑罰是用來防止邪惡的。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没有違背的，那麽王者的仁道就算很完備了。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樂是來協同好惡的，禮是來區分貴賤的。好惡相同就會互相親近，等級分明就會互相敬重。過分偏重樂就會使人放縱，過分偏重禮就會使人疏遠。合同人們的感情，約束人們的儀態，就是禮和樂要做的事。禮義制度建立了，貴賤就有了等級；樂調文采協同了，上下就會和睦；好惡有了分明的標準，好人與壞人就會分清；用刑罰禁止暴行，用爵禄舉薦賢能，那麽政治就公正均平了。用仁心來愛護百姓，用義理來教化百姓，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好地治理民衆了。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静；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樂是從人的内心産生的，禮是從人的外在行爲中表現的。樂是由内心而發，所以顯得平静；禮起於外部行爲，所以就要有文飾。高尚的音樂必定平易，隆重的禮儀必定簡約。樂教充分發揮作用時，人們之間就不會怨恨，禮教充分發揮作用時，人們之間就不會有争鬥了。靠互相謙讓的文德就能治理好天下，説的就是禮樂的功用。凶暴之民不再犯上作亂，諸侯都恭順服從，兵器不再動用，刑罰不再施行，百姓没有憂患，天子没有惱怒，能像這樣，樂教的目的就達到了。使父子親睦，使長幼次序分明，四海之内都敬奉天子。這樣的話，禮教的作用也發揮出來了。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并，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術。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謂也。

高尚的音樂像天地一樣融合着萬物，盛大的禮制像天地一樣節制着萬物。樂能融合，所以百物孳育而不失其本性；禮能節制，所以能用來祭祀天地。人世間有禮樂進行教化，幽冥中有鬼神加以約束，這樣的話，四海之內就能互相敬重，互相親愛了。禮制，就是用不同的禮節規定來使人們互相尊敬；樂教，就是用不同的樂曲形式來使人們互相親愛。禮和樂的作用是相同的，所以聖明的君王都沿用禮樂。所以制定的禮儀要和當時的形勢相符合，音樂的命名要和功業相適應。所以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是樂的用具；屈伸俯仰，或聚或散，或慢或快的各種舞姿，是樂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儀節，是禮的用具；登堂下階、上前退後、袒衣掩斂，是禮的形式。所以懂得禮樂的作用的人纔能製作禮樂，懂得禮樂形式的人纔能講述禮樂。製作禮樂的人稱爲聖者，講述禮樂的人稱爲明者。所謂明與聖，就是指能講述和製作禮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

樂可以代表天地萬物的相互協和；禮可以代表天地萬物的井然有序。互相協和，所以各種事物都融洽相處；井然有序，所以各種事物都能有所區别。樂是取法天和氣化物的道理製作的，禮是根據地有高下之分的道理制定的。禮儀制定錯了就會發生混亂，音樂製作錯了就會偏激暴躁。懂得了天地的道理，然後纔能製作禮樂。合乎倫理而無害於禮義，是樂的精神；使萬物歡欣和樂，是樂的功用。内心中正，没有邪僻，是禮的本質；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的作用。至於禮樂用之於鐘磬，發之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用於祭祀山川鬼神，這是各個時代順依民情而定的。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

帝王功業成就之後就製作音樂，政治安定後就制定禮儀。功業偉大的，所製作的樂就完備，功治廣遍的，所製作的禮就周密。手持盾、斧的歌舞，不能算是完美的音樂；用煮熟的食物來祭祀，不能算是通達周遍的禮儀。五帝所處時代各不相同，所作之樂不互相沿襲；三王之間世事各異，所作之禮也不互相承襲。音樂太過分了就會

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產生憂患，禮儀太粗疏了就會導致偏失。至於要使音樂既敦厚而又不會產生憂患，禮儀既完備而又不會導致偏失，大概祇有大聖人纔能辦到吧。天高在上，地低在下，萬物散布，各不相同，禮制因此推行起來；天地二氣，流行不息，會合齊同，化育萬物，音樂由此而興起。春生夏長，是天地仁德的表現；秋收冬藏，是天地義道的表現。仁德和樂的功效相近，義道和禮的作用相近。樂重在敦厚和同，效法聖人，順從天道；禮重在區別異同，效法賢人，遵從地道。所以聖人製作音樂來順應天時，制定禮儀來配合地物。禮樂明確而完備，天地就能各得其位，各盡所能了。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尊地卑的觀念確立後，君臣之間的關係也就確定了。地勢高低已經分布好，貴賤的名分也就確立了。陰陽動靜有常規可循，大小事物也就可以區分了。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那麽就可看出事物的天性、特點各不相同了。在天上有日月星辰的光耀現象，在地上有山川人物的不同形狀，如此來看，禮就是反映天地萬物之間的這種區別的。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相互摩擦，天地互相激蕩，用雷霆鼓動生機，用風雨加速萌生，萬物生長要隨四時而動，靠日月來溫暖照耀，這樣萬物就能生長了，這樣看來，樂就是體現天地萬物的這種協和的。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别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

天地化育不得其時，萬物就不能生長，男女無别，淫亂的行爲就會發生，這是天地間的情理。至於禮樂上至於天，下委於地，與陰陽并行，同鬼神相通，可以達到極高極遠的地方，滲透到極其深厚之處，樂取法於天而禮取象於地。顯示運行不息的道理的是天，顯示靜止不動的道理的是地。一動一靜而產生的，就是天地間的萬物。所以聖人說“這就是禮和樂的功用啊”。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

從前舜製作五弦琴，來演奏《南風》歌；夔開始製作音樂，來賞賜諸侯。所以天子製作音樂，就是用來賞賜有德行的諸侯的。德行高尚而且教令威嚴，五穀豐登，這樣的諸侯纔用音樂賞賜他。所以諸侯治國使人民過分勞苦的，舞蹈隊

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

伍的行列間隔就大；治國有方，使人民生活安逸的，舞蹈隊伍的行列間隔就小。所以觀察樂舞就可以知道國君的德行如何，如同聽到他的謚號就能知道他生前行爲的善惡一樣。《大章》，是爲表彰堯的美德而作的；《咸池》，是歌頌黄帝的德政完備的；《韶》，是表彰舜能繼承堯的美德；《夏》，是贊揚禹能光大堯、舜的功績；殷、周的音樂很充分地表現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按天地運行的規律，寒暑不合時令就會使人生病，風雨失去調節就會發生饑荒。樂教對於人民來説就好比是寒暑，樂教不合時宜就會有害於社會。禮事對於人民來説就好比是風雨，禮事没有節制就會没有功效。既然這樣，那麽先王製作音樂，是要表現治理國家的道理，國家治理得好，臣民的行爲就會合乎道德規範了。比如像養猪釀酒，本不是爲人招惹禍患的，可是爲此打官司的日益增多，這是飲酒没有節制帶來的禍患。所以先王爲此制定了飲酒的禮節，每進一次酒，賓主都要多次行禮，整天喝酒也不至於喝醉，這是先王用來防止酗酒惹禍的方法。所以酒食宴飲就可以使人聯歡同樂了。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音樂是用來進行道德教化的；禮儀是用來節制縱欲無度的。所以先王有喪葬大事，一定有喪禮來表示哀悼；有喜慶大事，一定有嘉禮來表示歡樂：哀悼和歡樂的分寸，最終都要由禮來加以節制。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樂是聖人所喜歡的，所以可以使民心向善。它感人至深，能移風易俗，所以先王特别重視進行樂教。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是布施恩德不求報答的；禮是有往有來知恩必報的。樂是來表達發自人們内心的歡樂；而禮是要表達對施恩者的回報。所以製作音樂是爲了表彰功德，制定禮儀是爲了報答恩德，追念歡樂的緣由。所謂大路之車，就是天子的車子；龍旗九穗，是天子的旌旗；龜甲邊緣是青黑色的，是天子的寶龜；隨後還有成群的牛羊，是天子用來賜贈給諸侯的。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别異，禮樂之説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樂是表達不能任意改變的情感的；禮是反映不能隨便更改的事理的。樂統領一切，使人們和諧，禮區分尊卑，使人們等級分明，禮和樂的道理是貫通於人情之中的。探究本性以推知其變化規律，是樂的實質；提倡真誠除去虚僞，是禮的原則。禮和樂順應天地的誠意，感通神明的德惠，使天地神祇都降臨人間，育成大大小小的各種事物，調整父子君臣的關係。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翮奮，角觡生，蟄蟲昭穌，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所以聖人推行禮樂，那麽天地會因此而顯得光明。天地欣然交合，陰陽互相融會，温暖慈愛地覆蓋養育萬物，於是草木茂盛起來，作物抽芽萌發，飛鳥展翅飛翔，獸類孳生繁育，冬眠的昆蟲也蘇醒過來，鳥類孵卵生育，獸類懷孕繁殖，胎生的不會流産，卵生的不會夭亡，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樂啊！

樂者，非謂黄鍾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辯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所謂樂，并不祇是指黄鐘大吕、彈琴唱歌和持着盾和大斧的舞蹈，這些都是樂的細微末節，所以讓兒童們去表演；擺設筵席，陳列酒樽俎几，排好籩豆等禮器，用登堂下階、揖讓進退來執行各種儀節，這些都是禮的細微末節，所以讓典禮小官掌管就行了。樂師祇懂得歌曲和歌詞，所以祇能在朝北的卑位上彈奏；宗祝祇懂得宗廟祭祀的儀式，所以祇能跟在"尸"的身後；商祝祇懂得喪葬之禮，所以祇能站在主人身後。所以掌握禮樂實質的就處於尊位，懂得禮樂儀式的居於卑位；恭敬虔誠的人走在前面，遵禮辦事的人在後面。所以先王有了上下、前後等尊卑等級，然後纔可以制禮作樂，推行於天下。

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凡是人都有血氣和心智這些天性，但喜怒哀樂的情感表現却變化無常，受到外界事物的感應而激動，然後内在的思想感情纔表現出來。所以意象狹小節奏急促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會感到憂慮；平和舒緩、曲調豐富而節奏簡明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感到安康和悦；粗獷猛烈、奮發昂揚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會變得剛强堅毅；清廉平正、莊重真誠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會變得嚴肅恭敬；寬暢洪潤、和順流暢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會

變得慈愛；邪僻散漫、急促浮濫的音樂一奏，人民就會變得淫亂。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所以先王根據人的情性，審定音律的法度標準，按照禮義來製作音樂，合乎陰陽二氣的和諧關係，遵循五行的規律，使陽性的不至於散漫，陰性的不至於閉塞，秉性剛强的不至於暴怒，秉性柔弱的不至於怯懦，陰、陽、剛、柔四者和暢交流於内心而在外面表現出來，都安守本分而不互相侵奪。然後根據各人才質的高低分別學習，逐步增加節奏練習，研究樂舞的形式，以判斷如何表現仁厚的道德。規定音律的大小名稱，排列音律終始的先後順序，以象徵人事行爲，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的道理都通過音樂表現出來：所以説“觀賞音樂的意義很深刻啊”。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地貧瘠草木就不能生長；水流太急魚鱉就不能長大；元氣衰微生物就不能繁育；社會混亂，禮儀就會廢棄，音樂就會淫蕩。所以這時的音樂哀傷而不莊嚴，歡樂而不安定，散漫輕佻而節奏紊亂，流連沉迷而失去了音樂的本旨。聲調緩慢的包容着奸僞，聲調急促的挑動人的欲念，動摇滌蕩的正氣，泯滅平和的美德，所以君子鄙視它。

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

凡是奸邪的聲調刺激人的時候，逆亂的邪氣就會與之相應，逆亂的邪氣表現出來時，淫靡的音樂就會流行。純正的音調感染人的時候，和順的正氣就會與之相應，和順的正氣表現出來時，和暢的音樂就會流行。倡與和相呼應，邪正曲直各歸其本分，萬物的道理就是這樣各依其類，互相感應。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

所以君子要恢復自然的情性以調和自己的心志，比照好的榜樣來成就自己的德行。奸邪淫亂的聲色不能留存在耳目之間，淫靡邪惡的禮樂不能接觸心靈，怠惰怪僻的惡習不能沾染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等全身各個部分都通過和順正直的方式，得到適當的發展。然後用聲音來表達，用琴瑟來演奏，用干、戚來配舞，用羽旄來裝飾，用簫管來伴奏，以發揚天地間最高道德的光輝，調和四時變化的順序，顯現萬物發展變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化的道理。所以用清澈明朗的樂曲來表現天的晴朗，用宏大的樂曲來表現地的寬廣，用終而復始的音節來表現四季的循環，用周旋進退的舞姿來表現風雨的形態；五種色彩錯綜交織而不雜亂，五音和於聲律，就像八方之風那樣互不干擾，樂舞節拍像百刻計時那樣有一定之規；大與小相輔相成，終與始循環相生，此唱彼和，清濁交錯，循環更替，形成一定的規律。所以音樂的通行能使倫理清明，耳聰目明，血氣順暢平和，移風易俗，天下都能安寧。所以說“音樂就是使人快樂”。君子喜歡它能提高道德修養，小人喜歡它能滿足感官欲望。如能用道德來克制欲望，就能快樂而不至於迷亂；如果爲了滿足欲望而不顧道德，就會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樂。所以君子要恢復自然的天性以調和自己的心志，推廣音樂以促成教化，音樂得以推廣，民心就可歸於正道，就可以觀察其德化的成效了。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德，是人性的根本；樂，是德行的表現；金石絲竹，是表現音樂的器具。詩，表達人們的心志；歌，唱出其心聲；舞，表現人們的體態儀容：這三者都起源於人的内心，然後以音樂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情感深厚文采就顯明，氣勢盛大就能感動天地鬼神，内心蘊藏着和順的意念，由音樂表現出來就精美至善，衹有音樂纔是不能有一點虛僞做作的。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音樂，是内心活動的表現；聲音，是音樂的表現形式；文采節奏，是聲音的美飾。君子内心有所感，用聲音表達出來，然後進行加工和修飾。所以《武樂》開始時先擊鼓來警戒，先向前走三步表示表演即將開始，要有兩次重復的開始，表明武王是第二次纔正式出兵伐紂的。樂曲結束時要重整行列，表示伐紂後整軍而歸，動作迅速而不凌亂，曲調精深幽細而不隱晦。樂曲表現了自己志願實現後的快樂，又不會對仁義之道感到厭倦；全面體現了仁義之道，又不放縱自己的私欲。所以既表達了情感又建立了仁義之道，樂曲結束後，它所表現的仁德也受到人們的尊重。君子因此更加喜歡善行，小人因此改過自新：所以說“養民之道，音樂可算是最重要的

了”。

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乎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君子説：禮樂不能片刻離開人的身心。研究音樂來修養心性，那麽平易、正直、慈愛、忠信之心就會自然産生了。平易、正直、慈愛、忠信之心産生了就會快樂，快樂了就會安定，安定了就會持久，持久了就會合乎天性，合乎天性就會與神相通。合乎天性就能不説話而有威信，與神相通，就會不用發怒而有威嚴。研究音樂，是爲了修養心性；研究禮制，是用來端正自身行爲。行爲端正了，内心就會莊重恭敬，莊重恭敬了，行爲就會氣勢威嚴。心中有片刻的不和不樂，卑鄙詭詐的念頭就會乘虚而入；外表有片刻的不莊不敬，怠慢輕忽的念頭就會乘虚而入。所以音樂是影響人的内心的；禮是影響人的行爲的。音樂的最高境界是和悦，禮的最高境界是恭順。内心和悦而外表恭順，那麽人們看到他的臉色就不與他争論了，望見他的容貌就不會産生怠慢輕忽之心了。德行的光輝發自内心，人們没有不聽從他的，理性表現於外表，人們没有不順從他的，所以説“懂得了禮樂之道，運用來治理天下，就没有什麽難辦的了”。音樂是影響人的内心的；禮是影響人的行爲的。所以禮講求謙敬退讓，樂講求喜悦滿足。禮雖然講求謙敬退讓但仍要進取，以進德修業爲美；樂雖然講求喜悦滿足仍要節制，以自我抑制爲美。禮謙退而不進取，就會消沉；樂講求滿足而不抑制，就會失於放蕩。所以禮尚往來，樂要自我節制。禮尚往來纔會快樂，樂有節制纔會安適。禮尚往來，樂有節制，它們的道理是相同的。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静，人道也。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

音樂就是使人快樂，這是人的性情中不可缺少的。快樂的心情要通過聲音發出，通過動作表現，這是人的禀性。聲音動作、情感心性的變化，都用音樂全部表達出來了。所以人不能没有歡樂之情，歡樂之情不能不表現出來。這些表現如果没有常規，就不能不發生混亂。先王討厭這種混亂的局面，所以制訂了《雅》、《頌》這些音樂來加以引導，使它的聲音足以使人快樂而又不放蕩，使它的樂章充滿倫理而流傳不息，使它的

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曲調曲折或平直，繁複或簡約，清淡或豐腴，高低緩急足以感應人們的向善之心就够了，不讓放縱邪惡的念頭影響人們，這是先王制定音樂的原則。所以音樂在宗廟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起來聽，就没有不和順恭敬的了；在鄉里民間演奏，長幼一起來聽，就没有不和諧順從的了；在家門內演奏，父子兄弟一起來聽，就没有不和睦親愛的了。所以音樂的功用在於選定一個標準來達到順暢和諧的發展，配上各種樂器來美化它的音調，節奏組合起來構成一定的樂章，用來協調父子君臣，團結萬民，這是先王制定音樂的原則。所以聽到《雅》、《頌》等音樂，可以使心境變得寬廣；拿着盾、斧等舞具，練習俯仰曲伸的舞姿，儀態就能變得莊嚴；熟悉舞步的方位，合上舞步的節奏，人們的行爲就會變得端正，舉止合乎分寸。所以音樂是天地間純美觀念的表現，是中正平和的綱領，是人情所不可缺少的東西。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音樂是先王用來表示喜悦的；軍隊和兵器，是先王用來表示憤怒的。所以先王的喜怒都能得到相應的表現。喜悦時，天下人都跟着高興，憤怒時，暴亂的人會感到害怕。先王治國之道中，禮樂的運用可以説是非常廣大了。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魏文侯問子夏道："我穿戴着整齊的衣帽來聽古樂，惟恐會打瞌睡，我聽鄭國、衛國的樂曲却不知疲倦。請問古樂使我那樣，是什麽原因？新樂使我這樣，又是什麽原因？"

子夏回答説："現在先談古樂，表演時同進同退，動作劃一，樂曲平和中正，意境寬廣，管弦樂器的演奏要嚴格遵守擊鼓之聲的限制，開始演奏時擊鼓，結束演奏時擊鐃，用相來調整紛亂的行列，用雅來督促迅速前進的動作。君子可以藉此發表議論，稱道古代的事迹，修養身心，治好一家，以至於安定天下：這是古樂能産生的效果。現在我們再談新樂，表演時進退都彎着身子，聲音邪惡淫亂，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加上那些藝人及矮小的醜角，男女混雜，没有父子尊卑的分别了。樂曲結束後没有什麽可議論的，不能藉此稱道古代的事迹：這是新樂産生的效果。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祆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

現在您問的是音樂，而喜歡的祇是樂音。音樂與樂音，相近而又不同。”文侯說：“請問二者有何不同？”子夏說：“古代天地和暢，四時得當，人民德行高尚，五穀豐收，没有疾疫，也没有災殃，這是最太平和順的時代。這以後聖人確定了父子君臣間的關係，作爲維係社會秩序的綱常，綱紀確定好了，天下就安定了，天下安定了，然後審正六律，調和五聲，以弦管來演奏和歌唱《雅》、《頌》，這叫做美德之音，美德之音纔能稱爲音樂。《詩》說：‘那平和清正的德音，其美德足以照亮四方，這光明能够分清善惡，足以爲人師長，做民國君。統治這個偉大的國家，能够使上下和順而親近。這些美德都具備在文王身上，他的德行完美，没有缺憾。承受上天的賜福，延及子子孫孫。’說的就是德音啊。現在您所喜歡的，恐怕是沉溺惑亂之音吧？”

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文侯說：“請問沉溺之音是從哪裏來的呢？”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鶩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

子夏回答說：“鄭國的音樂放蕩，使人心志迷亂，宋國的音樂柔細歡悦，使人心意消沉，衛國的音樂急促多變，使人心煩意亂，齊國的音樂傲慢粗獷，使人心志驕縱，這四種音樂都過分偏重於色情而有害於道德，所以祭祀時不采用它們。《詩》說：‘肅穆而雍和的音樂和諧地演奏，先祖們纔來聽。’肅是肅敬的意思；雍是和諧的意思。既肅敬又和諧，還有什麽事情辦不成呢？做君主的人，要謹慎注意自己的好惡就行了。君主喜歡什麽，臣下就會做什麽；上面做什麽，百姓就會跟着做什麽。《詩》説‘誘導人民十分容易’，説的就是這個道理。然後聖人製作了鞉、鼓、椌、楬、壎、篪等樂器，這六種樂器的聲音，是表現德音的基本聲音。然後用鐘、磬、竽、瑟來伴奏，用干、戚、旄、狄來配合舞蹈。這就可以用來祭祀先王的宗廟了，可以用來設宴接待賓客了，可以用來區分高低貴賤，使其各得其所了，這是用來昭示後人，使他們懂得長幼尊卑的次序。鐘聲洪亮，洪亮的聲音可以建立號令，號令可以産生氣勢，氣勢可以建立武功。君子聽到鐘聲就會想到武將。磬的聲音堅定，堅定

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的聲音可以使人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能捨身忘死。君子聽到磬聲就想到那些固守疆域而死的忠臣。絲弦的聲音悲哀，悲哀的聲音使人清廉正直，清廉正直就能立定志向。君子聽到琴瑟的聲音就會想到那些有節有義的臣子。竹管的聲音寬泛，寬泛的聲音可以使人聚集，聚集起來就能團結民衆。君子聽到竽笙簫管的聲音就想到團結親近民衆的臣子。鼓鼙的聲音喧鬧，喧鬧的聲音可以鼓舞士氣，鼓舞士氣就可以激發衆人勇往直前。君子聽到鼓鼙的聲音就想到統率大軍的將領。君子聽音樂，不衹是聽那響亮的聲音，是要從樂曲中聽出與自己心意相合的東西啊。”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嘆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賓牟賈在孔子旁邊陪坐，孔子與他談話，談到音樂，孔子說：“《武》樂要擊鼓很長時間來警戒衆人，是什麼意思？”賓牟賈回答說：“是擔心得不到群衆的擁護。”孔子問：“歌唱時把聲調拖得很慢很長，爲什麼？”賓牟賈回答：“恐怕趕不上攻伐的時機。”孔子問：“表演開始時舉手頓足猛烈而迅速，爲什麼？”賓牟賈回答：“表示戰争開始的時候到了。”孔子問：“《武》舞中舞者有時跪下，右膝着地而左膝抬起，爲什麼？”賓牟賈回答：“《武》舞中不應有這種動作。”孔子問：“樂聲延綿不絶并帶有《商》樂的聲調，爲什麼？”賓牟賈回答：“這不是《武》樂應有的音調。”孔子說：“如果不是《武》樂的音調，那麼是什麼音調呢？”賓牟賈回答道：“是樂官們誤傳了。如果不是樂官們傳授錯誤，就是武王的心意糊塗了。”孔子說：“我曾聽過萇弘先生的解釋，也像你說的這樣。”賓牟賈站起來，離開座位，恭敬地問道：“《武》樂開始時要長時間地擊鼓準備這個問題，已經請教過了。請問時間拖得那麼長，那麼久，是爲什麼呢？”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

孔子說：“請坐，我來告訴你。音樂，是反映功業成就的。舞者手持盾牌，穩立如山，是表現武王等待諸侯的神態；舉手頓足，威猛有力，是表現太公的心志；《武》樂結束時舞者都跪下，是表現周公、召公共同輔政。《武》樂的内容，第一段表現武王出兵北上，第二段表現武王獲勝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滅商，第三段表現武王取勝南還，第四段表現武王拓展南方疆域，第五段表現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公治左，召公治右，第六段又回到原來的舞位，表示天下共同尊奉天子，兩個舞者敲打金鐸，夾持着舞蹈的人，按鐸聲的節奏向四方刺擊，表示武王東討西伐，威震中原。舞隊分成兩列行進，表示太平之治早日完成。舞者在原位静立很久，表示武王等待各路諸侯的到來。你難道没聽到過牧野之戰的傳説嗎？武王打敗殷紂，進軍商都，還没等下車，就把黄帝的後代封到薊，把帝堯的後代封到祝，把帝舜的後代封到陳；下車後把夏后氏的後代封到杞，把殷的後代封到宋，整修王子比干的墳墓，把箕子從獄中釋放出來，派他去察訪商容，并恢復商容的官職。替百姓們解除嚴苛的暴政，給官吏們成倍地增加俸禄。渡過黄河西行，把馬匹放到華山南面，不再用來駕車；把牛放到桃林的原野，不再用來拉車；戰車、鎧甲包好藏到府庫中不再使用；把干戈倒置，用虎皮包好；帶兵的將領，封爲諸侯，稱爲‘建櫜’：這以後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解散軍隊，到郊學裏學習射禮，在東郊學宫習射時演奏《貍首》，在西郊學宫習射時演奏《騶虞》，而那種射穿皮革、殺傷流血的戰事從此止息；身穿禮服，腰插笏板，那些勇猛的將士解下了佩帶的刀劍；在明堂裏祭祀祖先，百姓懂得了孝道；定好朝見之禮，然後諸侯知道了怎樣做臣子；親自耕種藉田，然後就知道了如何敬奉祖先：這五件事是天下重大的教育措施。在太學裏供養年老有德之人，天子脱去外衣，親自割肉，捧着醬給他們吃，拿酒杯請他們漱口，還頭戴禮帽，手持盾牌，親自參加演出的儀式，這是爲了教導諸侯懂得尊老敬賢的道理。像這樣，那麽周的德政傳播四方，禮樂交流於天下，《武》樂開始時要遲緩而長久，不也是理所應當的嗎？”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子貢去見樂官師乙，請教道：“我聽説樂曲要適應各人的性格，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唱什麽歌曲呢？”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師乙説：“我是個微賤的樂工，哪有資格承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

您詢問該唱什麽的問題。請讓我説説我聽到過的有關知識，請您自己來選擇吧。寬厚沉静，温柔正直的人適合唱《頌》；胸懷寬廣而沉静，通達而誠信的人適合唱《大雅》；恭順儉約，講求禮儀的人應該唱《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讓的人適合唱《風》；直率而慈愛的人適合唱《商》；温和而果斷的人適合唱《齊》。歌曲，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表現某種德行的；自己的感情、德行被激發，天地會與之相應，四時爲之調和，星辰爲之運行合理，萬物爲此發育。所以《商》樂，是五帝流傳下來的，商人把它記録下來，所以稱爲《商》；《齊》樂，是三代流傳下來的，齊人把它記録下來，所以稱爲《齊》。懂得《商》樂詩歌内涵的人，遇事能够做出決斷；懂得《齊》樂詩歌内涵的人，見利總能謙讓。遇事常能決斷，是勇；見利能够謙讓，是義。有勇有義，如果不是歌曲，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人保有它？所以唱歌時，聲調上揚時像節節高舉，聲調下沉時如同從高處墜落下來，轉折時像東西被折斷一樣，停止時像枯槁的木頭一樣，各種變化都合乎規矩，連接不斷像串串明珠。所以歌曲如果算作一種語言的話，是把聲音拉長了的語言。心裏高興，所以要説出來；説還不足以確切表達，所以就拖長聲音來説；拖長聲音來説還不够，所以就嗟嘆吟咏；嗟嘆吟咏還不够，所以不知不覺就手舞足蹈起來了。"以上爲《子貢問樂》。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大凡音樂是從人心中産生的，天與人又是相通的，如同影子和原形相像，回聲与原來的聲音相應一樣。所以做好事的人上天用祥福來回報他，做壞事的人上天用災禍來懲罰他，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

所以舜彈奏五弦琴，唱起《南風》歌而天下大治；紂喜好朝歌的靡靡之音，身死國亡。舜的治國之道爲什麽那樣寬弘？紂的治國之道爲什麽那樣狹隘呢？《南風》歌是適合生長的音樂，舜喜歡它，這種音樂與天地的意志相同，能獲得各國的歡心，所以天下大治。而朝歌的靡靡之音不好，北是衰敗的意思，鄙是粗陋的意思，紂喜歡

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

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

這種音樂，和各國不同心，諸侯不歸附他，百姓不親近他，天下人都反叛他，所以身死國亡。

衛靈公的時候，要去晉國，到達濮水上游住宿下來。半夜時聽到彈琴的聲音，問左右的人，都回答説：“没聽見。”於是召見師涓説：“我聽到有彈琴的聲音，問左右的人，都説没聽見。這情形像是鬼神在彈奏，請替我聽聽，把它記録下來。”師涓説：“是。”於是端正地坐好，手撫着琴，一面聽一面記了下來。第二天，師涓説：“我已記下來了，可是還没練習，請再過一晚，讓我練習一下。”靈公説：“可以。”於是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師涓報告説：“已經熟習了。”於是離開那裏到了晉國，見了晉平公。平公在施惠之臺設酒宴。酒興正濃的時候，靈公説：“這次來的時候，聽到了一種新樂，請爲你演奏一下。”平公説：“可以。”於是命師涓坐在師曠旁，撫琴彈奏起來。還没彈完，師曠手按琴弦阻止説：“這是亡國之音，不能再彈奏下去了。”平公問：“這支樂曲出自何處？”師曠説：“這是師延創作的。師延爲紂演奏這些靡靡之音，武王伐紂，師延東逃，投入濮水而死，所以聽到這樂曲的地點一定是濮水上游，最先聽到這種樂曲的人，他的國家一定衰亡。”平公説：“我喜歡的就是音樂，希望能讓我聽完。”師涓把樂曲演奏完。

平公問：“樂曲中還有没有比這更打動人的呢？”師曠説：“有。”平公説：“能够聽一聽嗎？”師曠説：“您的德行不够深厚，不能聽這種樂曲。”平公説：“我喜歡的東西就是音樂，願意聽一聽。”師曠没辦法，衹好撫琴演奏。演奏第一段時，有十六隻黑鶴聚集在廊門邊；演奏第二段時，鶴都伸長脖子大叫，張開翅膀飛舞。

平公非常高興，起身爲師曠敬酒。回到座席後，問道：“還有没有比這更打動人的樂曲？”師曠説：“有。從前黃帝有用來大會鬼神的音樂，現在您德行修養不深，不足以聽這種音樂，聽了將招致敗亂。”平公説：“我老了，喜歡的東西就是音樂，希望能聽到。”師曠不得已，衹好撫琴演奏。演奏第一段時，有白雲從西北天邊涌起；演奏第二段時，颳起了大風，大雨隨之而來，揭

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閒。晋國大旱，赤地三年。

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飛了廊瓦，左右的人都奔跑逃命。平公害怕了，趴在廊屋之間。此後晋國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欣賞音樂，有的得到吉祥，有的遭受災禍。可見音樂是不能隨便演奏的。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内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宫音，使人温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内。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太史公曰：上古聖君明主推行音樂，并不是來娛樂自己身心，滿足感官欲望的，是要以此來治理天下。端正教化都是從端正音樂開始的，音樂端正了，人們的行爲就端正了。所以音樂，是用來動蕩人的血脉，溝通人的精神以及調和、端正人的身心的。所以宫聲動蕩脾臟，從而調和端正人的聖潔之心，商聲動蕩肺臟，從而調和端正人們的正義之心，角聲動蕩肝臟，從而調和端正人們的仁愛之心，徵聲動蕩心臟，從而調和端正人們的禮讓之心，羽聲動蕩腎臟，從而調和端正人們的明智之心。所以音樂是用來對内輔佐端正心志，對外區分貴賤的；對上事奉宗廟祖先，對下轉化平民百姓。琴長八尺一寸，是標準的尺度。大弦發宫聲，在琴中央，表示君主的位置。發商聲的弦裝在琴的右邊，其餘的弦按大小依次排列，没有弄亂了次序，就表示君臣的位置安排得適當。所以聽到宫聲，會使人心情和暢寬廣；聽到商聲，會使人剛正好義；聽到角聲，會使人惻隱而愛人；聽到徵聲，會使人樂善好施；聽到羽聲，使人端敬好禮。禮是通過外在行爲而影響内心的，樂是從内心産生出來的。所以君子不能片刻離開禮，片刻離開了禮，凶暴傲慢的行爲就會對外在行爲産生困擾；不能片刻離開樂，片刻離開樂，奸邪的行爲就會困擾内心。所以音樂，是君子用來修養德行的。古時候，天子諸侯聽鐘磬之樂時不曾離開過殿堂，卿大夫聽琴瑟之音不曾離開眼前，這是爲了修養行義之心而防止淫逸。淫蕩奢靡的行爲産生於没有禮來約束，所以聖明的君王讓人耳中聽《雅》、《頌》的音樂，眼看威嚴的禮儀，脚下實踐恭敬的行爲，口中談論仁義的道理。所以君子終日交談，而邪惡不正的東西無法侵入他的内心。

# 史記卷二十五

## 書第三

##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

王者管理事務、建立法度，度量事物的法則，都根據六律，六律是萬事的根本。

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六律對於軍事的作用尤其受到重視，所以説“遠望敵陣的雲氣就能知道戰争的吉凶，聽律吕的聲音就能知道戰事的勝負”，這是歷代帝王不變的道理。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周武王討伐商紂時，吹律管聽聲音，從初春之律一直吹到冬末之律，音中殺氣甚重，合於“宫”聲，宫聲主軍心和合。相同的聲音互相應和，這是一切事物間自身的規律，有什麽值得奇怪呢？

兵者，聖人所以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齒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軍隊，是聖人用來討伐强暴，平定亂世，鏟除險要障礙，解救危難的。口裏有牙、頭上生角的野獸受到侵犯就會抵抗，更何况人具有愛好、厭惡、喜悦、憤怒的氣質？喜悦就産生愛好之情，憤怒就以惡毒手段相加，這是人們本性的規律。

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從前黄帝在涿鹿與蚩尤大戰，靠這一戰平定了火德的神農氏家族所帶來的災害；顓頊有征伐共工之戰，靠這一戰平定了水德的炎帝家族所帶來的災害；成湯有討伐暴君桀之戰，把桀放逐到南巢，靠這一戰消除了夏朝的暴亂。帝王交替興起、滅亡，勝利者執政，這是從上天接受的命令。

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晋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吴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

從那時以後，著名之士相繼出現，晋國重用文公的舅舅子犯，齊國重用王子成父，吴國重用孫武，他們再三明定軍法，賞罰一定依法執行，他們的君主終於成爲諸侯霸主，他們都得到封

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地，雖然趕不上夏、商、周的誥命盟誓，但身居高位，君主尊重，揚名當世，能不算榮耀嗎？怎麽能和世上那些不明瞭大事，不衡量輕重，隨意談論道德教化，反對用兵，其結果大至君王受辱，國家殘破，小至遭受侵犯，國勢削弱，却頑固堅持的儒生同日而語呢！所以家庭不能廢除實行家教的竹杖，國家不能廢除刑罰，天下不能廢除對邪惡的征討，衹不過用兵有巧拙的不同，實行起來有正義和不正義的區別而已。

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夏桀和商紂能徒手同豺狼搏鬥，徒步追趕四馬拉的車，勇氣是不小的；在多次戰争中能够取得勝利，諸侯惶恐折服，權勢是不輕的。秦二世將重兵長期置於無用之地，遍布邊境，力量是不弱的，和匈奴結怨，結禍於越，兵勢是不單薄的。到了威風衰竭，勢力降到極點，里巷居民都成了勢均力敵的國家。其災禍就來自無休止地用兵而不知滿足，樂於掠奪的心思無窮無盡。

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

漢高祖統一天下，三面邊境背叛；大的諸侯國雖然名義上護衛輔佐皇室，却没有盡臣屬的義務。當時正值高祖對戰争感到厭倦，又有蕭何、張良出謀獻策，所以停止用兵，和人民一起休養生息，對諸侯王們采用牽制手段，不設戰備。

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厄，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吕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

到了孝文帝即位，將軍陳武等奏議説："南越、朝鮮，自從秦朝全盛時就内附爲臣，後來陳兵險阻之處，蠢蠢欲動對中原進行觀望。高祖時天下剛剛平定，人民稍稍安定，不能再次起兵。現在陛下以仁愛恩惠安撫百姓，恩德遍及海内，應當趁着官民樂意爲朝廷所用的時候，征討叛逆勢力，穩定邊疆。"孝文帝説："我能任用文臣，想不到興兵的事。我遇上吕氏作亂，功臣宗室都不以擁立爲羞耻，使我居於本不應由我登上的帝位，我經常戰戰兢兢，惟恐執政有始無終。况且戰争是凶殘的事，雖然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但戰事一起就要讓百姓勞頓受苦，怎樣對待讓百姓遠征呢？再説過世的皇帝知道役使人民不可過繁，所以不把用兵的事放在心上。我怎麽敢自認爲能用兵呢？現在匈奴入侵，軍隊抗擊無功，邊疆人民父子服役已經很長時間，我常常感到不安和傷痛，没有一天忘懷。現在不能解除邊患，希望固

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守邊關，部署偵察的斥候，與匈奴搞好關係，互通使節，使北部邊境的人民得以休養安寧，這樣功績就已經很多了。暫時不要議論戰争的事情。"所以百姓没有境内和邊疆的徭役，能够在農田耕作中發展生産，天下富足，穀米賤到十幾錢一斛，處處能聽到鷄犬之聲，炊烟延綿萬里，可以説達到和平快樂的境地了！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太史公曰：文帝時，正當天下剛剛擺脱了戰亂之苦，人民安居樂業，朝廷順應人民的願望，能够不擾亂他們，所以百姓就感到安寧。從六七十歲的老翁起就没有到過集市，而從容游樂像小孩兒一樣。文帝就是孔子所稱贊的有德的君子吧！

《書》曰，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尚書》説到七正、二十八宿。曆法，是上天用來溝通五行、八正之氣，使萬物成熟的根本。舍，就是日月停留的地方。舍，是舒緩氣的意思。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産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不周風存在於西北方，主殺生。東壁在不周風的東面，主開闢生長之氣并且讓它向東走，到達營室宿。營室主孕育并産生陽氣，讓它往東到達危宿。危，是毁壞的意思，表明陽氣到這裏毁壞，所以稱之爲危。它合於十月，在十二律中與應鍾相應。應鍾，就是陽氣之應，陽氣不發揮效用。它在十二支中屬於亥。亥，就是阻隔的意思。這是説陽氣潜藏地下，所以阻隔。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虚。虚者，能實能虚，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虚，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虚。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胥如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鍾。黄鍾者，陽氣踵黄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

廣莫風存在於北方。廣莫，是説陽氣在下，陰氣覆蓋着陽氣很廣大，所以稱之爲廣莫。往東到達虚宿。虚，是能實能虚的意思，是説陽氣冬天蕴藏在虚宿，到冬至時一部分陰氣往下潜藏，一部分陽氣往上舒展，所以稱之爲虚。往東到達須女宿。須女，是説萬物在其所生之處發生變化，陰陽二氣没有分離，還互相需要，所以稱之爲須女。它合於十一月，在十二律中與黄鍾相應。黄鍾，是陽氣跟隨地下水冒出地面的意思。它在十二支中是子。子，是滋生的意思；滋生，是説萬物從地下孳生出來。它在十干中是壬癸。壬的意思是任，是説陽氣在地下承擔着孕育萬物。癸的意思即揆，是説萬物可以測度，所以稱

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户也，至于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至於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

之爲癸。往東到達牽牛宿。牽牛，是説陽氣牽引萬物生出地面。牛，是冒出的意思，是説土地雖然封凍，萬物却能冒出地面而生長。牛，是能耕種萬物的動物。往東到達建星宿。建星，是樹立各種生物的意思。它合於十二月，在十二律中與大吕相應。大吕，在十二支中是丑。

條風存在於東北，主生育萬物。條的意思即有條理地治理萬物，使之順利出土，所以稱之爲條風。往南到達箕宿。箕，是萬物的根基，所以稱之爲箕。它合於正月，在十二律中和泰蔟相應。泰蔟，是説萬物叢蔟地生長，所以稱之爲泰蔟。它在十二支中是寅。寅，是説萬物纔生出時蓬勃的樣子，所以稱之爲寅。往南到達尾宿。尾，是説萬物纔長出時像尾巴。往南到達心宿。心，是説萬物剛出生時嫩芽上頂着種子的皮殻。往南到達房宿。房，是説萬物的門户，到了門就出去了。

明庶風存在於東方。明庶，是説萬物都長出地面了。它合於二月，在十二律中和夾鍾相應。夾鍾，是説陰氣和陽氣互相摻雜。它在十二支中是卯。卯的意思是茂，是説萬物長勢茂盛。它在十干中是甲乙。甲，是説萬物衝破種子外殻而長出來；乙，是説萬物初生時艱難曲折的樣子。往南到達氐宿。氐，是説萬物都來到。往南到達亢宿。亢，是説萬物都已挺然出現了。往南到達角宿。角，是説萬物都長出枝叉好像獸角。它合於三月，在十二律中和姑洗相應。姑洗，是説萬物新鮮幼嫩。它在十二支中是辰。辰，是説萬物就要長出來了。

清明風存在於東南角，主以風吹動萬物讓它們往西，到達軫宿。軫，是説萬物日益壯大興旺。往西到達翼宿。翼，是説萬物都有羽翼。它合於四月，在十二律中和中吕相應。中吕，是説萬物都向西移動。它在十二支中是巳。巳，是説陽氣已經竭盡。往西到達七星宿。七星，因爲陽氣的數完成於七，所以稱之爲七星。往西到達張宿。張，是説萬物都已張開。往西到達注宿。注，是説萬物開始衰敗，陽氣向下傾注，所以稱之爲注。它合於五月，在十二律中和蕤賓相應。

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

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内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宫。三分去一，

蕤賓，是説陰氣弱小，所以稱之爲蕤；陽氣萎縮不能發揮效用，所以稱之爲賓。

景風存在於南方。景，是説陽氣運行到了盡頭，所以稱之爲景風。它在十二支中是午。午，是陰陽相交的意思，所以稱之爲午。它在十干中是丙丁。丙，是説陽道彰明顯著，所以稱之爲丙；丁，是説萬物茁壯，所以稱之爲丁。往西到達弧宿。弧，是説萬物凋落將死。往西到達狼宿。狼，是説萬物可以度量，能判斷萬物，所以稱之爲狼。

涼風存在於西南角，主土地。土地，清除斷絶萬物之氣。它合於六月，在十二律中和林鍾相應。林鍾，是説萬物趨向死亡，其氣已經豐富成熟。它在十二支中是未。未，表明萬物都已成熟，有滋味。往北到達罰宿。罰，是説萬物之氣斷絶可以采伐了。往北到達參宿。參，是説萬物可以摻入，所以稱之爲參。它合於七月，在十二律中和夷則相應。夷則，是説陰氣殘害萬物。它在十二支中是申。申，是説陰氣發揮效用，侵害萬物，所以稱之爲申。往北到達濁宿。濁，是觸的意思，表明萬物被觸而死亡，所以稱之爲濁。往北到達留宿。留，是説陽氣仍然停留着，所以稱之爲留。它合於八月，在十二律中和南吕相應。南吕，是説陽氣運動而深藏。它在十二支中是酉。酉，是説萬物衰老，所以稱之爲酉。

閶闔風存在於西方。閶，是倡的意思；闔，是閉藏的意思。這是説陽氣引導萬物出生，而其本身却隱藏於黄泉。它在十干中是庚辛。庚，是説陰氣變更萬物，所以稱之爲庚；辛，表明萬物得到新生，所以稱之爲辛。往北到達胃宿。胃，是説陽氣將要隱藏，就像胃包藏一樣。往北到達婁宿。婁，是説招呼萬物并加以容納。往北到達奎宿。奎，主毒害萬物，并像府庫一樣加以收藏。它合於九月，在十二律中和無射相應。無射，是説陰氣旺盛發揮作用，陽氣不存在了，所以稱之爲無射。它在十二支中是戌。戌，是説萬物完全毁滅，所以稱之爲戌。

律數：

九乘以九爲八十一，爲宫聲律數。宫聲律數

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減去三分之一，五十四爲徵聲律數。徵聲律數加上三分之一，七十二爲商聲律數。商聲律數減去三分之一，四十八爲羽聲律數。羽聲律數加上三分之一，六十四爲角聲律數。

黄鍾長八寸十分一，宫。大吕長七寸五分三分二。太蔟長七寸十分二，商。夾鍾長六寸七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十分四，角。仲吕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鍾長五寸十分四，徵。夷則長五寸三分二。南吕長四寸十分八，羽。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

黄鍾長八寸一分，是黄鍾宫的宫音。大吕長七寸五分又三分之二分。太蔟長七寸二分，是黄鍾宫的商音。夾鍾長六寸七分又三分之一分。姑洗長六寸四分，是黄鍾宫的角音。仲吕長五寸九分又三分之二分。蕤賓長五寸六分又三分之二分。林鍾長五寸四分，是黄鍾宫的徵音。夷則長五寸又三分之二分。南吕長四寸八分，是黄鍾宫的羽音。無射長四寸四分又三分之二分。應鍾長四寸二分又三分之二分。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鍾律産生的尺度：

以黄鍾爲單位，設爲子，定爲一。林鍾就是丑，是子的三分之二。太蔟爲寅，是子的九分之八。南吕爲卯，是子的二十七分之十六。姑洗爲辰，是子的八十一分之六十四。應鍾爲巳，是子的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蕤賓爲午，是子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大吕爲未，是子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二十四。夷則爲申，是子的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零九十六。夾鍾爲酉，是子的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無射爲戌，是子的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仲吕爲亥，是子的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角七，徵六，羽五。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鍾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黄鍾律産生的方法如下：陽生陰的，實數“一”爲分子加倍，即二，分母“法”爲三倍。陰生陽的，實數“一”四倍，法數三倍。五聲以徵爲最高音，爲九，這樣，商八，角七，徵六，羽五。以“一”爲基數，九次乘以三，求得“法”數。“實”和“法”相等，“實”除以“法”得長一寸。以“一”爲基數，十一次乘以三，求得“實”數。以此“實”數除以“一”九次乘以三，得九寸，命名爲“黄鍾之宫”。所以説五音以宫聲爲開端，層層相生，到角爲止。數以一爲開端，以十爲終結，完成於三。陽氣的升起開始於冬至，經歷一年後又升起。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生於虛無，而形則成於有了天地萬物之後。成形然後有數，有形然後有聲。所以説神産生氣，氣形成形體。形體神理就像各類事物，可以分類。有的没有成形，不能歸類，有的形同因而同類，類屬是可分的，類是可以認識的。聖人知道天地萬物的分别，所以能從有推知未有，瞭解到其細小者，像氣之類，其輕微者，如聲之類。但是聖人是藉助神來瞭解萬物的，雖然微妙，却一定能揭示事物之理，研究核實萬物神奇的規律是很明顯的。假如没有聖人的智慧再加上耳聰目明，誰能瞭解天地間的神秘規律和形成形體的情况呢？神，存在於萬物之中，但萬物不知道規律之所在和往來的運動，所以聖人深怕規律的隱没想把握住它。正是由於想把握它，所以神也就被把握了。凡是想把握它的人，最重要的是尊重它的存在。

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太史公曰：通過觀察北斗七星瞭解日月五星的運行，看它們在二十八宿的什麽位置上。十天干、十二地支、鍾律的數據上古就有了。訂立樂律，推算曆法，制定各種法度，事物就有依據可以度量了。事物和天地規律相符合，和天地之道之德相合，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 史記卷二十六

## 書第四

## 曆書

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鷄三號，卒明。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自從遠古的時候，曆法規定正月開始於孟春。這時冰雪融化，蟄居的動物開始活動，各種草木茁壯生長，杜鵑鳥最早啼叫。萬物生長隨歲時而循環：從春天開始，依次度過四季，止於冬去春來。這時鷄叫三遍，天就亮了。順着十二個月的節氣，終止於建丑的十二月。日月各依軌道運行，所以產生了光明。光明是崇高的，黑夜是幼小的，黑夜與光明各爲雌雄。雌雄交替出現，順應了最完善的體系。太陽在西方落下，早晨從東方升起；月亮從東方落下，從西方升起發出光明。爲政如不遵循自然規律，又不順從民心，那麽任何事情都容易失敗而難以成功。帝王改朝换代承受天命，一定要在開始時就慎重，修改曆法，改變車馬服飾的顔色，推算并根據上天元氣運行的規律，以順從、迎合天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黄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的事太久遠了。從黄帝開始，考察星象，制定曆法，建立五行相生的學説，發現了陰陽消長的道理，設置閏月來處理每年十二個月以外的剩餘時間，於是設置了祭祀天地神祇和各種不同職責的官，稱爲五官。各自掌管事務有一定的法則，不相淆亂。百姓們因此能够誠實不欺，神靈因此能够顯示完美的德行。人民和神靈各有不同的職責，虔敬而不褻瀆，所以神就賜給人民好收成，人們用祭品獻享給神，災禍就不會降臨，所祈求的東西也不會缺少。到少皞氏衰微的時候，九黎作亂，人和神雜亂紛擾，二者無法區分，各種災禍接踵而至，没有人能享盡天年。顓頊繼承了帝位，於是命令南正重主管

有關天的事務，負責祭神，命火正黎主管有關地的事務，負責理民，讓他們恢復舊有的規矩，不至於互相侵擾。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這以後三苗又仿效九黎的行徑，所以主管天地的官也放棄了他們的職事，因而閏月不合星次，正月無法固定在應有的天文月上，攝提星亂了套，整個曆法都錯亂了。堯又任用重、黎的後代中没有忘記祖先舊業的人，讓他們再掌管這個工作，又設立羲氏、和氏的官職。闡明天時，匡正曆度，因此陰陽諧和，風雨適度，興旺之氣降臨，人民没有夭亡和疾疫。堯年老後把帝位禪讓給舜，在文祖廟告誡舜，説"制定曆法的重任在你的肩上"。舜也是這樣告誡禹的，由此看來，曆法是帝王們很重視的。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

夏代以正月爲歲首，殷代以十二月爲歲首，周代以十一月爲歲首。三代的歲首好像循環往復，首尾互相銜接。國家安定，歲時節候就不會失調；天下大亂，天子頒布的曆法不能在諸侯國中通行。幽王、厲王以後，周室衰微，諸侯大夫執掌國政，史官記事没有日期，國君也廢除每月朔日到宗廟祭祀報告政事的禮節，所以曆算之家的子弟四處流散，有的在華夏各國，有的在夷狄，因此他們預知吉凶的方法荒廢失傳。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春秋》批評了這件事。前代帝王制定曆法，一定要訂正一年的開始，根據中氣決定每月的節氣和名稱，把剩餘的時間作爲閏月。訂正了一年之始，時序就不會錯亂；以中氣來檢驗校正，百姓就不會困惑；把剩餘的時間歸并入閏月，政事就不會荒謬。

其後戰國并爭，在於强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

這以後戰國時期，各國競相爭戰，目的在於使國家强大，擒獲敵人，解救急難，排解紛爭而已，哪裏有功夫考慮這些事啊！這時衹有鄒衍通曉五行終始的學説，宣揚陰陽消長的道理，顯揚於諸侯。也因爲秦滅了六國，戰爭非常頻繁，而且登上帝位的時間短，還無暇顧及。可是也廣泛推行了五行相克的學説，而自認爲獲得水德的瑞應，把黄河改名爲"德水"，以十月爲歲首，崇尚黑色。然而推算曆法，計算餘分設置閏月，却没能掌握其根本。

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黄鐘爲宫，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吕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漢朝建立，高祖説“北時等待我來興建”，也自認爲獲得了水德的瑞應。即便是精通曆法像張蒼等人，也都認爲如此。這時天下剛剛安定，正在奠定各種基本制度，高后是女皇，都來不及考慮，所以沿襲秦的曆法和服色。到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五德終始説上書皇上，説“漢得土德，應該改變紀元，更改曆法，變换服色，應當有瑞應，瑞應是黄龍出現”。事情下交給丞相張蒼，張蒼也研究律曆，認爲不是這樣，不采納。這以後黄龍在成紀出現，張蒼自請免官，想要著書立説的事也没辦成。而新垣平以觀望雲氣的方術謁見天子，很愛談論修正曆法、服色的事，受到寵幸，後來作亂，所以孝文帝丢開這些事不再討論了。到當今天子即位，招來方士唐都，將天按二十八宿分部；而巴郡落下閎計算天體運行，修正曆法，這以後日、月運行會合的時刻與夏曆相同。於是改變紀元，更改官名，封泰山。又下詔御史説：“從前，主管人員説星辰的位置及運行規律還没測定，廣泛地徵求詢問，以弄清這些，但還不能符合實際情况。聽説從前黄帝制定曆法，循環無窮，分辨清楚天體的名稱、位置，審定樂律的清濁，發揮五行學説，確立節氣與萬物的數度。可是這已經很久遠了。現在典籍缺佚，樂律廢弛，我很感惋惜。我考慮本朝曆法没能修訂完善，研究推算餘日和餘分，都應在勝過水德的土德上。現在正當夏至，以黄鐘爲宫聲，以林鐘爲徵聲，以太蔟爲商聲，以南吕爲羽聲，以姑洗爲角聲。從此以後，節氣恢復正常，羽聲恢復了清越的音調，各種名稱都匡正得與實際相符，因爲到子日適逢冬至，所以太陽、月亮會合後又分路運行的規律得到了驗證。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交冬至已經觀測到，應把元封七年改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逢甲子，夜半是朔日的開始，交冬至。”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曆法甲子篇

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當甲子，夜半是朔日的開始，交冬至。

第一章：冬至在子時

十二，無大餘，無小餘；無大餘，無小餘；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没有剩餘的日數，没有剩餘的分數；按至法没有剩餘的日數，没有剩餘的分數——太初元年甲寅歲。

十二，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端蒙單閼二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四日，剩餘三百四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五日，剩餘八分；太初二年乙卯歲。

閏十三，大餘四十八，小餘六百九十六；大餘十，小餘十六；游兆執徐三年。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八日，剩餘六百九十六分；按至法剩餘十日，剩餘十六分；太初三年丙辰歲。

十二，大餘十二，小餘六百三；大餘十五，小餘二十四；强梧大荒落四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二日，剩餘六百零三分；按至法剩餘十五日，剩餘二十四分；太初四年丁巳歲。

十二，大餘七，小餘十一；大餘二十一，無小餘；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七日，剩餘十一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一日，没有剩餘的分數；天漢元年戊午歲。

閏十三，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大餘二十六，小餘八；祝犁協洽二年。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一日，剩餘三百五十九分；按至法剩餘二十六日，剩餘八分；天漢二年己未歲。

十二，大餘二十五，小餘二百六十六；大餘三十一，小餘十六；商横涒灘三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五日，剩餘二百六十六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一日，剩餘十六分；天漢三年庚申歲。

十二，大餘十九，小餘六百一十四；大餘三十六，小餘二十四；昭陽作噩四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九日，剩餘六百一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三十六日，剩餘二十四分；天漢四年辛酉歲。

閏十三，大餘十四，小餘二十二；大餘四十二，無小餘；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四日，剩餘二十二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二日，没有剩餘的分；太始元年壬戌歲。

十二，大餘三十七，小餘八百六十九；大餘四十七，小餘八；尚章大淵獻二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七日，剩餘八百六十九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七日，剩餘八分；太始二年癸亥歲。

閏十三，大餘三十二，小餘二百七十七；大餘五十二，小餘一十六；焉逢困敦三年。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二日，剩餘二百七十七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二日，剩餘十六分；太始三年甲子歲。

十二，大餘五十六，小餘一百八十四；大餘五十七，小餘二十四；端蒙赤奮若四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六日，剩餘一百八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七日，剩餘二十四分；太始四年乙丑歲。

十二，大餘五十，小餘五百三十二；大餘三，無小餘；游兆攝提格征和元年。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日，剩餘五百三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三日，没有剩餘的分；征和元年丙寅歲。

閏十三，大餘四十四，小餘八百八十；大餘八，小餘八；强梧單閼二年。

十二，大餘八，小餘七百八十七；大餘十三，小餘十六；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大餘三，小餘一百九十五；大餘十八，小餘二十四；祝犁大芒落四年。

閏十三，大餘五十七，小餘五百四十三；大餘二十四，無小餘；商横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大餘二十一，小餘四百五十，大餘二十九，小餘八；昭陽汁洽二年。

閏十三，大餘十五，小餘七百九十八；大餘三十四，小餘十六；横艾涒灘始元元年。

正西

十二，大餘三十九，小餘七百五；大餘三十九，小餘二十四；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大餘三十四，小餘一百一十三；大餘四十五，無小餘；焉逢淹茂三年。

閏十三，大餘二十八，小餘四百六十一；大餘五十，小餘八；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大餘五十二，小餘三百六十八；大餘五十五，小餘十六；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大餘四十六，小餘七百一十六；無大餘，小餘二十四；强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大餘四十一，小餘一百二十四；大餘六，無小餘；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大餘五，小餘三十一；大餘十一，小餘八；祝犁單閼二年。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四日，剩餘八百八十分；按至法剩餘八日，剩餘八分；征和二年丁卯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八日，剩餘七百八十七分；按至法剩餘十三日，剩餘十六分；征和三年戊辰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日，剩餘一百九十五分；按至法剩餘十八日，剩餘二十四分；征和四年己巳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七日，剩餘五百四十三分；按至法剩餘二十四日，没有剩餘的分；後元元年庚午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一日，剩餘四百五十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九日，剩餘八分；後元二年辛未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五日，剩餘七百九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三十四日，剩餘十六分；始元元年壬申歲。

第二章：冬至在酉時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九日，剩餘七百零五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九日，剩餘二十四分；始元二年癸酉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四日，剩餘一百一十三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五日，没有剩餘的分；始元三年甲戌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八日，剩餘四百六十一分；按至法剩餘五十日，剩餘八分；始元四年乙亥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二日，剩餘三百六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五日，剩餘十六分；始元五年丙子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六日，剩餘七百一十六分；按至法没有剩餘的天數，剩餘二十四分；始元六年丁丑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一日，剩餘一百二十四分；按至法剩餘六日，没有剩餘的分數；元鳳元年戊寅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日，剩餘三十一分；按至法剩餘十一日，剩餘八分；元鳳二年

十二，大餘五十九，小餘三百七十九；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七百二十七；大餘二十一，小餘二十四；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大餘十七，小餘六百三十四；大餘二十七，無小餘；横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大餘十二，小餘四十二；大餘三十二，小餘八；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大餘三十五，小餘八百八十九；大餘三十七，小餘十六；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大餘三十，小餘二百九十七；大餘四十二，小餘二十四；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大餘二十四，小餘六百四十五；大餘四十八，無小餘；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大餘四十八，小餘五百五十二；大餘五十三，小餘八；强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大餘四十二，小餘九百；大餘五十八，小餘十六；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大餘三十七，小餘三百八；大餘三，小餘二十四；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大餘一，小餘二百一十五；大餘九，無小餘；商横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大餘五十五，小餘五百六十三；大餘十四，小餘八；昭陽單閼三年。

正南

十二，大餘十九，小餘四百七

己卯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九日，剩餘三百七十九分；按至法剩餘十六日，剩餘十六分；元鳳三年庚辰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三日，剩餘七百二十七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一日，剩餘二十四分；元鳳四年辛巳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七日，剩餘六百三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七日，沒有剩餘的分數；元鳳五年壬午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二日，剩餘四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二日，剩餘八分；天鳳六年癸未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五日，剩餘八百八十九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七日，剩餘十六分；元平元年甲申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日，剩餘二百九十七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二日，剩餘二十四分；本始元年乙酉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四日，剩餘六百四十五分；按至法剩餘四十八日，沒有剩餘的分數；本始二年丙戌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八日，剩餘五百五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三日，剩餘八分；本始三年丁亥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二日，剩餘九百分；按至法剩餘五十八日，剩餘十六分；本始四年戊子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七日，剩餘三百零八分；按至法剩餘三日，剩餘二十四分；地節元年己丑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一日，剩餘二百一十五分；按至法剩餘九日，沒有剩餘的分；地節二年庚寅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五日，剩餘五百六十三分；按至法剩餘十四日，剩餘八分；地節三年辛卯歲。

第三章：冬至在午時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九日，剩餘四

十；大餘十九，小餘十六；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大餘十三，小餘八百一十八；大餘二十四，小餘二十四；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大餘八，小餘二百二十六；大餘三十，無小餘；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大餘三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大餘三十五，小餘八；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大餘二十六，小餘四百八十一；大餘四十，小餘十六；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大餘二十，小餘八百二十九；大餘四十五，小餘二十四；強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大餘四十四，小餘七百三十六；大餘五十一，無小餘；徒維淹茂二年。

十二，大餘三十九，小餘一百四十四；大餘五十六，小餘八；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四百九十二；大餘一，小餘十六；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大餘五十七，小餘三百九十九；大餘六，小餘二十四；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大餘五十一，小餘七百四十七；大餘十二，無小餘；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大餘十五，小餘六百五十四；大餘十七，小餘八；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大餘十，小餘六十二；大餘二十二，小餘十六；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大餘四，小餘四百一

百七十分；按至法剩餘十九日，剩餘十六分；地節四年壬辰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三日，剩餘八百一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二十四日，剩餘二十四分；元康元年癸巳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八日，剩餘二百二十六分；按至法剩餘三十日，没有剩餘的分；元康二年甲午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二日，剩餘一百三十三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五日，剩餘八分；元康三年乙未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六日，剩餘四百八十一分；按至法剩餘四十日，剩餘十六分；元康四年丙申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日，剩餘八百二十九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五日，剩餘二十四分；神雀元年丁酉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四日，剩餘七百三十六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一日，没有剩餘的分；神雀二年戊戌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九日，剩餘一百四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五十六日，剩餘八分；神雀三年己亥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三日，剩餘四百九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一日，剩餘十六分；神雀四年庚子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七日，剩餘三百九十九分；按至法剩餘六日，剩餘二十四分；五鳳元年辛丑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一日，剩餘七百四十七分；按至法剩餘十二日，没有剩餘的分；五鳳二年壬寅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五日，剩餘六百五十四分；按至法剩餘十七日，剩餘八分；五鳳三年癸卯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日，剩餘六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二日，剩餘十六分；五鳳四年甲辰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日，剩餘四百

十；大餘二十七，小餘二十四；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大餘二十八，小餘三百一十七；大餘三十三，無小餘；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大餘二十二，小餘六百六十五；大餘三十八，小餘八；强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大餘十七，小餘七十三；大餘四十三，小餘十六；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大餘四十，小餘九百二十；大餘四十八，小餘二十四；祝犁作噩黄龍元年。

閏十三，大餘三十五，小餘三百二十八；大餘五十四，無小餘；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東

十二，大餘五十九，小餘二百三十五；大餘五十九，小餘八；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大餘五十三，小餘五百八十三；大餘四，小餘十六；横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大餘四十七，小餘九百三十一；大餘九，小餘二十四；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大餘十一，小餘八百三十八；大餘十五，無小餘；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大餘六，小餘二百四十六；大餘二十，小餘八；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無大餘，小餘五百九十四；大餘二十五，小餘十六；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一；大餘三十，小餘二十四；强梧大荒落三年。

一十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七日，剩餘二十四分；甘露元年乙巳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八日，剩餘三百一十七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三日，没有剩餘的分；甘露二年丙午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二日，剩餘六百六十五分；按至法剩餘三十八日，剩餘八分；甘露三年丁未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七日，剩餘七十三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三日，剩餘十六分；甘露四年戊申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日，剩餘九百二十分；按至法剩餘四十八日，剩餘二十四分；黄龍元年己酉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五日，剩餘三百二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五十四日，没有剩餘的分；初元元年庚戌歲。

第四章：冬至在卯時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九日，剩餘二百三十五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九日，剩餘八分；初元二年辛亥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三日，剩餘五百八十三分；按至法剩餘四日，剩餘十六分；初元三年壬子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七日，剩餘九百三十一分；按至法剩餘九日，剩餘二十四分；初元四年癸丑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一日，剩餘八百三十八分；按至法剩餘十五日，没有剩餘的分；初元五年甲寅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六日，剩餘二百四十六分；按至法剩餘二十日，剩餘八分；永光元年乙卯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没有剩下的天數，剩餘五百九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五天，剩餘十六分；永光二年丙辰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四日，剩餘五百零一分；按至法剩餘三十日，剩餘二十四分；永光三年丁巳歲。

十二，大餘十八，小餘八百四十九；大餘三十六，無小餘；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大餘四十一，小餘八；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大餘三十七，小餘一百六十四；大餘三十六，小餘十六；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大餘三十一，小餘五百一十二；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四；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大餘五十五，小餘四百一十九；大餘五十七，無小餘；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大餘四十九，小餘七百六十七；大餘二，小餘八；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大餘四十四，小餘一百七十五；大餘七，小餘十六；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大餘八，小餘八十二；大餘十二，小餘二十四；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大餘二，小餘四百三十；大餘十八，無小餘；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大餘五十六，小餘七百七十八；大餘二十三，小餘八；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大餘二十，小餘六百八十五；大餘二十八，小餘十六；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大餘十五，小餘九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二十四；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十八日，剩餘八百四十九分；按至法剩餘三十六日，沒有剩餘的分；永光四年戊午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三日，剩餘二百五十七分；按至法剩餘四十一日，剩餘八分；永光五年己未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七日，剩餘一百六十四分；按至法剩餘三十六日，剩餘十六分；建昭元年庚申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三十一日，剩餘五百一十二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一日，剩餘二十四分；建昭二年辛酉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五日，剩餘四百一十九分；按至法剩餘五十七日，沒有剩餘的分；建昭三年壬戌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九日，剩餘七百六十七分；按至法剩餘二日，剩餘八分；建昭四年癸亥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四十四日，剩餘一百七十五分；按至法剩餘七日，剩餘十六分；建昭五年甲子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八日，剩餘八十二分；按至法剩餘十二日，剩餘二十四分；竟寧元年乙丑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日，剩餘四百三十分；按至法剩餘十八日，沒有剩餘的分；建始元年丙寅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五十六日，剩餘七百七十八分；按至法剩餘二十三日，剩餘八分；建始二年丁卯歲。

平年十二個月，按朔法剩餘二十日，剩餘六百八十五分；按至法剩餘二十八日，剩餘十六分；建始三年戊辰歲。

閏年十三個月，按朔法剩餘十五日，剩餘九十三分；按至法剩餘三十三日，剩餘二十四分；建始四年己巳歲。

以上《曆書》：大餘是指剩餘的日數。小餘是指剩餘的分數。端蒙是年名。地支：丑叫赤奮若，寅叫攝提格。天干：丙叫游兆。正北，冬至

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在子時；正西，冬至在酉時；正南，冬至在午時；正東，冬至在卯時。

# 史記卷二十七

## 書第五

## 天官書

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宫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中央天區的正中央是天極星，它較附近的星要明亮，是天帝太一常住的地方；旁邊的三顆星代表三公，有人認爲是皇子之類。後面是曲成鈎形的四顆星，其中最末的一顆較亮，是正妃，其餘三顆星則是後宫嬪妃之類。天極星周圍環繞的十二顆星，是護衛天帝的藩臣。總稱爲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兑，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

紫宫前面對着北斗星開口處的三顆星，向北下垂，呈端點尖鋭突出的三角形，若隱若現，稱爲陰德，或稱爲天一。紫宫左面的三顆星稱爲天槍，右面的五顆星稱爲天棓，後面的六顆星横過銀河直達營室，稱爲閣道。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北斗七星，就是《尚書》所説的考察璇、璣、玉衡的運行，來確定七項政事的星座。斗柄連接東方蒼龍的角宿，斗衡正對着斗宿的中央，斗魁枕着參宿的頭部。黄昏可用斗柄的指向確定月份（月建）；斗柄在地上的分野同華山西南的地區相當。半夜時可用斗衡確定月建；斗衡的分野同中州黄河、濟水之間的地區相當。黎明時可用斗魁確定月建；斗魁的分野同東海到泰山一綫東北的地區相當。北斗是天帝的輦車，在天空的正中運轉，統制四方。區分陰陽，建立四季，調節五行，改换節氣，審定曆紀，都決定於北斗的運動。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

斗魁頂着的六顆星，是匡扶天帝的文昌宫：第一顆叫上將，第二顆叫次將，第三顆叫貴相，第四顆叫司命，第五顆叫司中，第六顆叫司禄。在斗魁之中，是貴人的牢房。斗魁下有六顆星，兩兩相近，稱爲三能。三能星顔色一致時，君臣

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强；斥小，疏弱。

協和；不一致時，君臣疏遠不和。北斗第六星旁有一輔星，輔星若明亮而接近北斗第六星，大臣親近有力；輔星若遠離北斗第六星而微小，大臣疏遠無能。

杓端有兩星：一内爲矛，招摇；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虚則開出。

斗杓的末端有兩顆星：一顆靠北斗較近的是矛，叫招摇星；一顆離北斗較遠的是盾，叫天鋒星。有連環形的十五顆星，附屬於斗杓，是賤人的牢房。如果牢中星多，那麽囚犯衆多；如果星稀少，那麽囚犯被釋放。

天一、槍、棓、矛、盾動摇，角大，兵起。

天一、槍、棓、矛、盾這些星顫動，芒角增大時，將有戰争發生。

東宫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房南衆星曰騎官。

東宫蒼帝的精靈是龍，其代表星座是房宿和心宿。心宿是天王的明堂，大星代表天王，前後二星是王子。三顆星不應排成直綫，成直綫就是天王決策有失誤。房宿是天王的府第，又稱爲天駟。它北面的一顆星是車右的驂馬。旁邊有兩顆星稱爲衿；北面有一顆星稱爲舝。東北彎曲着的十二顆星稱爲旗。旗座中的四顆星稱爲天市；又有六顆星稱爲市樓。天市中星星衆多，國用充足；星星稀少，國用困乏。房宿南面的群星稱爲騎官。

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

角宿左邊的星是法官，右邊的星是將軍。大角星，是天王的朝廷。它的兩旁各有三顆星，像鼎的三足相鈎連，稱爲攝提。攝提正對着斗杓所指的方向，可以更好地標明四季節氣的變化，所以"攝提格"的名稱由之而來。亢宿是外朝，掌管疾病。它的南面和北面有兩顆大星，稱爲南門。氐宿是天的根柢，主管瘟疫。

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尾宿有九顆星，代表君臣；如互相排斥遠離，則君臣不和。箕宿代表搬弄是非的説客，象徵争吵。火星如侵犯、據守角宿的位置，就會有戰争。侵犯、據守房宿、心宿，也是君王忌諱的事。

南宫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内六星，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

南宫赤帝的精靈是鳥，其代表星座是權、衡。衡又叫太微垣，是日、月、五星的宫廷。環繞護衛着它的十二顆星是帝王的藩臣：西面一星是將，東面一星是相；南面四顆星是執法；中間是端門；端門左右是掖門。門内六顆星是諸侯。

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那裏面的五顆星是五帝座。後面聚集着十五顆星，蔚爲大觀，稱爲郎位；旁邊有一顆大星，是將位。月亮、五星順行進入太微垣，沿着正常的路徑，觀察它們出行和留守的情況，被它們侵犯的星星所代表的官員，是天子要處罰的對象。如果它們逆行進入太微垣，或者不沿着正常的路徑，就對它們侵犯的星星所代表的官員定罪；如侵犯了五帝座，已經顯現出災禍的迹象，那是群臣勾結起來圖謀不軌。如果來犯的是金星、火星，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太微垣的西面有垂下來的五顆星，稱爲少微，代表士大夫。權星座就是軒轅座。軒轅座像黃龍的形狀。前面的大星是皇后的象徵；旁邊的小星，代表侍御的嬪妃姬妾等人。月和五星對權星座有所侵犯或留守，其占卜的原則與衡星座相同。

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

東井是掌管水事的星座。它的西面隱伏的星稱爲鉞。鉞星的北面是北河座；南面是南河座；北河與南河南北分立，猶如天闕，其間是日月五星運行的要衝。輿鬼掌管鬼神祭祀；中間的白色積氣是質星。火星若留守在南河座、北河座，將有戰爭發生，穀物不成熟。所以帝王有德行，先從太微垣顯出徵兆；帝王出游，先從天潢座顯出徵兆；帝王有傷敗之事，先從鉞星表現出徵兆；帝王有災禍，先從井宿表現出徵兆；帝王有誅殺之事，先從質星表現出徵兆。

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厨，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

柳宿是鳥嘴，掌管草木。七星是鳥頸，是喉嚨，掌管急事。張宿是嗉囊，是厨師，掌管宴請賓客。翼宿是鳥的羽翼，掌管接待遠方來客。軫宿像車子，主管風。它的旁邊有一顆小星，叫長沙，這顆星一般不很明亮；如果長沙星像軫宿的四顆星一樣亮時，或者五大行星侵入軫宿中時，戰爭蜂起。軫宿南面的衆星稱爲天庫樓；天庫樓中有五車星。五車星射出的光芒若增加或者減弱，是車馬騷動的徵兆。西宮白虎的代表星座是咸池，又稱爲天五潢。五潢是五帝的車駕和館舍。火星侵入時，有旱災；金星侵入有兵災；水星侵入有水災。其中有三柱座；三柱座隱而不見時，戰爭發生。奎宿又名封豕，掌管溝渠。婁宿掌管聚集民衆。胃宿是天帝的糧倉。它的南面的

附耳摇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四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盗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衆星稱爲廥積。昴宿又叫髦頭，是掌管胡人的星，又掌管喪事。畢宿又名罕車，代表駐邊軍隊，主管狩獵。畢宿大星旁的小星是附耳星，如果附耳星光閃動，就是有進讒言的謀亂之臣在帝王身邊。昴宿、畢宿之間爲天街，是日月五星的通道。它的北面是陰國，南面是陽國。參宿是白虎的主體。中間横排成直綫的三顆星，像一杆秤。其下有三顆下垂的星，稱爲罰，掌管斬伐之事。參宿外圍的四顆星，是白虎的左右肩和兩條腿。另有三顆小星排列在參宿的頂端，叫觜觿，是虎頭，掌管饑荒之事。參宿南面有四顆星，稱爲天厠。天厠下面有一顆星，稱爲天矢。天矢星呈黄色就吉利；呈青、白、黑色，就有凶險。參宿西面有三組呈彎曲狀的星座，第一組叫天旗，第二組叫天苑，第三組叫九游，每一組各有九顆星。參宿東面有顆大星稱爲狼星。狼星生出芒角或改變顔色，盗賊增多。下面有四顆星稱爲弧，正對着狼星。狼星下面接近地平綫有一顆大星，稱爲南極老人。老人星出現，平安無事；不出現，就會發生戰争。老人星通常在秋分前後見於南方地平綫之上。附耳星侵入畢宿中，要發生戰争。

北宫玄武，虚、危。危爲蓋屋；虚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宫，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北宫黑帝的精靈是神龜，其代表星座是虚宿和危宿。危宿像屋頂，虚宿主管哭泣之事。它們的南面有許多星星，稱爲羽林天軍。羽林天軍的西面爲壘星，又稱爲鉞星。旁邊有一顆大星是北落。北落星如果光芒减弱或消失，天軍座摇動或星數減少，或五大行星侵犯北落星，或侵入天軍座，就會發生戰争。火星、金星、水星侵犯時尤其嚴重：火星侵入，軍隊有憂患；水星侵入，有水災；木星、土星侵入，軍事吉利。危宿東面的六顆星，兩兩相對，稱爲司空。營室是帝王的祖廟，又稱爲離宫，有閣道星座與之相通。銀河中的四顆星，叫做天駟。旁邊的一顆星叫王良。如果王良星閃動，是趕馬的徵兆，人間就車馬遍野奔馳。其旁邊有八顆星，横過銀河，稱爲天潢。天潢旁邊是江星。江星一閃動，人們就要趟水了。杵、臼四顆星，在危宿北面。匏瓜座如有青黑色的星留守其旁，魚鹽昂貴。南斗宿是廟堂，

它的北面是建星座。建星座是天旗。牽牛宿主管供祭祀用的牲畜。它的北面是河鼓座。河鼓座中的大星是上將；左邊星爲左將，右面的星爲右將。婺女宿的北面是織女座。織女是天帝的孫女。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觀察日、月的運行可以來揆度歲星運行的順逆。歲星屬東方木，主宰春季，其判定季節的干支爲甲、乙。國君喪失正義，懲罰從歲星表示出來。相對於正常運行而言，歲星的運行有快有慢，根據它所在的天區確定相應國家的命運。與它所在天區相對應的國家不可以去征伐，而這個國家可以討伐別國。歲星超過它正常應到達的天區爲贏，落後於正常應到達的天區爲縮。與提前到達相應的那個國家有戰禍，不能興復；與推後到達相應的那個國家有災難，大將死亡，國家傾覆滅亡。它所在的天區，五大行星都相繼聚集在一宿之內，與之相應的國家可以靠正義統率天下。

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

在攝提格歲（即寅年）：歲陰由東向西運行到寅位，歲星由西向東運行到丑位。正月，歲星與斗宿、牽牛宿在早晨同時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監德，顏色深青而有光輝。它如果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柳宿便是應驗。這一年的早期有水災；晚期有旱災。歲星晨見東方以後，向東順行十二度，一百天後停止，回頭逆行；逆行八度，經歷一百天，再向東運行。歲星每年運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每日運行十二分之一度，經過十二年繞天一周。每運行一周天，總是從早晨出現於東方開始；黃昏時隱沒於西方結束。

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其歲大水。

在單閼歲（即卯年）：總是歲陰在卯位，歲星在子位。歲星在二月與婺女宿、虛宿、危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降入。大而有光。如它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張宿便是應驗。這一年發大水。

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歲早，

執徐歲（即辰年）：歲陰在辰位，歲星在亥位。三月裏歲星與營室、東壁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青章，顏色青青，十分鮮

旱；晚，水。

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

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

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

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

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

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

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

明。歲星如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軫宿便是應驗。這一年早期，天旱；晚期有水災。

大荒駱歲（即巳年）：歲陰在巳位，歲星在戌位。四月時歲星與奎宿、婁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跰踵。呈現熊熊的火紅色，有光輝。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亢宿便是應驗。

敦牂歲（即午年）：歲陰在午位，歲星在酉位。五月時歲星與胃宿、昴宿、畢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開明。有火焰般的亮光。應停止軍事行動；衹利於公王推行庶政，不利於用兵作戰。歲星運行如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房宿便是應驗。這一年早期，天旱；晚期，有水災。

叶洽歲（即未年）：歲陰在未位，歲星在申位。六月時歲星與觜觿、參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長列。有明亮的光輝。利於用兵。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箕宿便是應驗。

涒灘歲（即申年）：歲陰到申位，歲星在未位。七月時歲星與東井、輿鬼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大音。有很明亮的白光。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牽牛宿便是應驗。

作鄂歲（即酉年）：歲陰在酉位，歲星在午位。八月時歲星與柳宿、七星、張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長王。有灼灼的光芒。國家昌盛，穀物成熟。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危宿便是應驗。這一年雖有旱情但能豐收，要喪女，百姓有疾苦。

閹茂歲（即戌年）：歲陰在戌位，歲星在巳位。九月時歲星與翼宿、軫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天睢。呈白色，非常明亮。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東壁便是應驗。這一年有水災，要喪女。

大淵獻歲（即亥年）：歲陰在亥位，歲星在辰位。十月時歲星與角宿、亢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大章。青青的，星體像在

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

跳動，忽然在早晨從陰處冒了出來，這叫作“正平”。發動軍隊，將帥一定要勇敢；國家有德政，將取得天下。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應能見到婁宿便是應驗。

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見昴。

困敦歲（即子年）：歲陰在子位，歲星在卯位。歲星在十一月時與氐宿、房宿、心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天泉。呈黑色，很明亮。江河池沼的水很充盈，不利於軍事行動。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能見到昴宿便是應驗。

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晧。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

赤奮若歲（即丑年）：歲陰在丑位，歲星在寅位。十二月時歲星與尾宿、箕宿一起在早晨出現於東方，這時歲星名爲天晧。黑黝黝的，很明亮。如歲星運行失了星次，這時在西方能見到參宿便是應驗。

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兑。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鬥，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歲星如果應當處於某宿而不處於該宿，或者雖處於該宿却左右摇動，不應離開而離開了那裏，與别的星會合，那麽與該星宿相應的國家就有凶險。歲星在某宿停留時間長，與該星宿相應的國家有深厚的德政。它的光芒摇動，忽小忽大，或者顔色屢變，國君有憂患。歲星失次而前行，向東北方，三個月後産生天棓星，長四丈，末端尖鋭。前行向東南方，三個月後産生彗星，長二丈，像掃帚。退行向西北方，三個月後産生天欃星，長四丈，末端尖鋭。退行向西南方，三個月後産生天槍星，長數丈，兩頭尖鋭。仔細觀察它們所對應的國家，不能興辦大事和用兵作戰。它出現時，如果像上浮又往下沉，與其對應的國家將興修土木工程；像要下沉又往上浮時，所對應的國家就要喪失土地。顔色火紅而有光芒，與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興盛。當歲星生芒角時而去作戰的國家，不能獲勝。星體顔色赤黄而且下沉，與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大豐收。顔色青白又帶着赤灰色，與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憂患。歲星入月，與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被驅逐的宰相；與太白星相遇，與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破敗的軍隊。歲星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營室是天帝的祖廟，是歲星的廟堂。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絶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鬥，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

要觀察剛猛的雲氣來判斷熒惑的方位。熒惑屬南方火，主宰夏季，其判定季節的干支爲丙、丁。有失禮的國家，就由熒惑表現出懲罰，也就是熒惑運行脱離常軌。它出現時就有戰争，隱没時戰争平息。按它所處的星宿確定與其相應的國家的命運。熒惑代表了混亂，凶殺、暴亂、疾病、死喪、饑荒、戰禍。逆行二舍以上，停留在那裏，停留三個月時有災禍，五個月時有戰亂，七個月時喪失一半的國土，九個月時損失大半的國土。如果從晨出東方到夕入西方的過程中，一直和某星宿同出入，與該星宿相對應的國家就會滅亡。與熒惑所處的星宿相對應的國家，如果災禍隨即發生，本來的大災就會變爲小災；如果很久之後纔發生，本來應該是小災的也變爲大災。熒惑侵犯輿鬼南面時男子有災禍，侵犯其北面時女子有災禍。如果熒惑光芒閃動，環繞打轉，或者忽前忽後，忽左忽右時，災禍更大。熒惑同其他星星相遇，光芒相及時就有災禍；光芒不相及時，没有災禍。五大行星都相繼聚集到一宿之内時，與該宿相對應的國家可以靠禮制統率天下。

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按照常規，熒惑早晨出現於東方後向東順行十六宿後停下來；逆行兩宿；計六十天，後再向東順行，中間經過幾十宿，十個月後隱没於西方；潛伏運行五個月，又出現於東方。它在西方出現時稱爲“反明”，統治者厭惡這種情況。向東順行速度快，一天平均運行一度半。它運行於東方、西方、南方、北方，速度很快。軍隊各自都聚集到它的下面，發生戰争，順着它的將獲勝，逆着它的將戰敗。熒惑跟隨着太白運行，軍隊憂慮；離開太白運行，軍隊退却。熒惑出現於太白北面，有奇兵進攻；出於太白之南，有副將出戰。在它運行時，太白追上了它時，軍隊會被攻破，將領被殺。熒惑若侵犯或留守太微、軒轅、營室，是在位者所厭惡的。心宿是天上的明堂，是熒惑的宗廟。對此要謹慎占候。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

要觀測與斗宿會合的狀況來判定鎮星的位置。鎮星屬中央土，主宰季夏，其判定季節的干支爲戊、己。中央帝是黄帝，主宰德行，是皇后的象徵。每年運行過一宿，與它所處星宿相對應

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的國家吉利。鎮星不應當經過而經過，或者已經離開了又回來，回來後經過某星宿，與該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會取得土地，不然也會得到女子。如果應當經過而不經過，或者雖然已經到達，但很快又向西方或東方而去，與之相應的國家會失去土地，不然也會失去女子，不能興辦大事，用兵作戰。它經過的時間長，與之相應的國家福分厚；經過的時間短暫，與之相應的國家福薄。

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鍾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

鎮星的另一個名字是地侯，主宰年成。每年運行十三又一百一十二分之五度，每天平均運行二十八分之一度，二十八年繞天一周。它所處的地方，五大行星都接連聚集到一宿之内，與該宿相對應的國家，可以憑威勢統率天下。如果禮制、德行、正義、武力、刑法都喪失了，鎮星就會因此而動摇。鎮星的運行如果超過正常的速度，國君則不得安寧；如果不及正常的速度，有軍隊不能返回。鎮星的顔色是黄的，有九道光角，音叫黄鐘律、宫聲。它失次超前二三宿稱爲贏，國君的命令不能執行，不然就是發大水。失次落後二三宿稱爲縮，王后有悲戚，這一年年成不好，不然就是天裂或地震。斗宿是五彩的太室，是鎮星的廟堂，是象徵皇帝的星。

木星與土合，爲内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内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木星與土星會合，將發生内亂，饑荒，國君不要發動戰争，作戰會失敗；木星與水星會合，就應改變策略和行事；木星與火星會合，有旱災；木星與金星會合，有喪事或水災。金星在木星南面稱爲牝牡，穀物成熟。金星在木星北面時，當年全無收成。火星與水星會合是“焠”，火星與金星會合爲“鑠”，都主喪滅，都不能興辦大事，用兵必大敗。火星與土星會合有憂患，庶子擔任的大臣有災，有大的饑荒，戰敗，成爲敗軍，軍隊被圍困，凡事大敗。土星與水星會合，豐收却不能流通，有覆滅的軍隊，與會合所處的某星宿相對應的國家不能興辦大事。二星從某星宿會合後運行至下一星宿，與下一星宿相對應的國家要失掉土地；二星從前一星宿運行到某星宿會合，與前一星宿相對應的國家將得到土地。土星與金星會合，有疾病，有内戰，失去土地。三行星如果會合，與其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

家内外都有戰争和喪亡，改立帝王。四行星會合，戰争和災禍并起，貴族憂慮，下民流亡。五行星會合，這要改弦更張了，有德的人受福，改立帝王，一統天下，子孫繁茂；無德的人，遭受災禍或滅亡。五星都大，事情也大；五星都小，事情也小。

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鬥，七寸以内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黄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摇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行星提早出現稱爲贏，“贏”是客。推後出現的稱爲縮，“縮”是主人。一定都有應驗從斗杓表現出來。同在一宿稱爲合，兩星相互侵凌稱爲鬥，相距七寸之内，就一定會有鬥的現象發生。五星顔色白而圓時，有喪滅和旱災；紅而圓時，國内不平静，有戰禍；青而圓，有憂患和水災；黑而圓，有疾病，人多死亡；黄而圓，吉利。射出紅色光芒，有人來侵犯我國城池，黄色光芒，有領土争端，白色光芒，有哭泣之聲，青色光芒，有戰禍，黑色光芒，有水災。這些都預示着戰争的最終結果。五星呈現同一顔色，天下停止戰争，百姓安寧幸福。春風秋雨，冬寒夏熱，五星的變動常常如此。鎮星早晨出現於東方後，向東順行，計一百二十日，後逆向西行，西行一百二十日後又反向東行。共出現三百三十日後夕入西方，隱没三十日後又在東方出現。上元太歲在甲寅之年，鎮星在東壁，原來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

要觀察太陽的運行來判斷太白的方位。它屬西方金，主秋季，其判定季節的干支爲庚、辛，主刑殺。刑殺錯誤時，懲罰從太白表現出來。太白運行失去常軌，按它所處星宿確定相應的國家命運。它早晨出現於東方後，向東順行十八宿，計二百四十日，後隱没於東方。潜伏運行十一宿，經過一百三十天；後又隱没於西方，潜伏運行三宿，十六天後再於早晨出現於東方。太白應當出現時不出現，應當隱没時不隱没，這叫做失舍。不是有被打敗的軍隊，就一定有國君被篡位的事。

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

從曆紀的上元攝提格之歲（即寅年），太白與營室在早晨時出現於東方起算，其後太白與角宿在早晨時隱没於東方；後又與營室在傍晚時出現於西方，後又與角宿在傍晚時隱没於西方，完成了一個會合周期，第二周，太白與角宿晨出東

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嚣，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方，繼與畢宿晨入東方，繼與角宿夕出西方，繼與畢宿夕入西方；第三周，太白與畢宿晨出東方，繼與箕宿晨入東方，繼與畢宿夕出西方，繼與箕宿夕入西方；第四周，太白與箕宿晨出東方，繼與柳宿晨入東方，繼與箕宿夕出西方，繼與柳宿夕入西方；第五周，太白與柳宿晨出東方，繼與營室晨入東方，繼與柳宿夕出西方，繼與營室夕入西方。這樣太白總共出現在東西方各五次，經過八年二百二十天，又與營室早晨時在東方出現。太白大約是每年繞天一周。它開始出現於東方時，運行緩慢，平均每天半度，經過一百二十天，一定要逆行一二宿；運行到極點再轉回來，向東運行，每天運行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後於早晨隱没於東方。當它位置低，離太陽近時，稱爲明星，性柔弱；當它位置高，離太陽遠時，稱爲大嚣，性剛强。它開始出現於西方時，運行迅速，平均一天行一度半，經過一百二十天；運行到極點後其速度開始緩慢了，每天平均行半度，經過一百二十日，隱没時，一定要逆行一二舍後再隱没。它位置低，靠近太陽時，稱爲大白，性柔弱；位置高，離太陽遠時，稱爲大相，性剛强。它出現在辰、戌方位，隱没在丑、未方位。

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出西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赢，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

太白應當出現時没出現，不應隱没時而隱没，天下停止戰争，軍隊在外的，則返回。它不應出現時就出現，應當隱没時還不隱没，天下發生戰争，有破滅的國家。它按時出現，與其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昌盛。它出現於東方主東方之國，隱没於東方主北方之國；出現於西方主西方之國，隱没於西方主南方之國。與停留的久的星宿相對應的那個地方吉利；與停留短暫的星宿相對應的那個地方凶險。它從西方出現，運行到東方，正西方的國家吉利。從東方出現，運行到西方，正東方的國家吉利。昏旦時太白不會出現在南中天附近，如果出現於此，天下就會有政權變革。太白小而光芒摇動時，戰争發生。開始出現時大，後來變小，軍隊弱；開始出現時小，後來變大，軍隊强。始出時位置高，用兵深入吉，反之則凶；位置低，用兵輕進吉，反之則凶。太陽

行。角，敢戰。動摇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黄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

偏南，金星在它的南面，太陽偏北，金星在它的北面，稱爲贏，侯王不得安寧，用兵進攻吉後退凶。太陽偏南，金星在它北面，太陽偏北，金星在它南面，稱爲縮，侯王有憂愁，用兵後退吉進攻凶。用兵應依循太白：太白運行得快，就迅速行軍；太白運行得慢，就緩慢行軍。出現芒角，勇敢作戰。太白動摇急躁，軍隊也急躁。太白圓而穩静，軍隊也穩静。順着光芒所指的方向，吉；反之都凶。太白出現時就出兵，隱没時就收兵。紅色光芒，有戰事；白色光芒，有喪事；黑而圓有光芒，有憂愁，有水這方面的事；青而圓，有細微的光芒，有憂愁，有木這方面的事；黄而圓有柔和的光芒，有土這方面的事，年成豐收。它出現三日後又暫時隱没，隱没三天後又突然出現，這叫做軟弱，與這時太白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軍隊潰敗，將帥敗北。它隱没三天後又慢慢出現，出現三天後又突然隱没，與這時太白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憂患；軍隊有糧食武器，送給别人家使用；軍隊雖然衆多，將被人俘虜。它出現於西方，運行失次，外國失敗；它出現於東方，運行失次，中國失敗。它大而圓，顔色黄而光潤時，可以辦成好事。它圓而大，紅色時，兵力强盛而没有戰争。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虚，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鬥；合相毁，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强；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

太白白色時，類似天狼；紅色時，類似心宿的主星（心宿二）；黄色時，類似參宿左側的亮星（參宿四）；青色時，類似參宿右側的亮星（參宿五）；黑色時，類似奎宿的大星（奎宿九）。五大行星都跟隨太白聚集到一宿之内，與該宿相對應的國家可以靠武力征服天下。如果這時太白處在正常的運行狀態，則能有所得；如果處於非正常運行狀態，則無所得。占卜時，運行狀態勝於顔色變化，顔色勝於處位，得位的勝於不得位的，有色的勝於無色的，運行狀態可勝過這一切。太白出現後停留在桑樹、榆樹梢之間，將有害於與它對應的國家。上升很快，時間未到，就經過了三分之一的天空，有害於它正對着的國家。上升了又下降，下降了又上升，有反叛的將領。太白入月，將有刑戮。金星、木星會合，各有光芒，它下面的國家對陣而不交戰，軍隊雖已

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争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動員但不作戰；如果木星和金星相遮掩，則有戰敗的軍隊。太白出現於西方，黄昏時出現很暗淡，偷襲的軍隊强大；暮食時出現，稍弱一些；夜半時出現，更弱。鷄鳴時出現，最弱：這叫做陰陷於陽。如星出現在東方，天亮時出現，很明亮，公開宣戰的國家强大；鷄鳴時出現，稍弱；夜半時出現，更弱；昏時出現，最弱：這叫做陽陷於陰。太白潛伏運行的時候，如出兵，軍隊要遭殃。它出現於卯偏南（東南），南方戰勝北方；出現於卯偏北（東北），北方戰勝南方；正在卯位（正東），東方的國家勝利。出現於酉偏北（西北），北方戰勝南方；出現於酉偏南，南方戰勝北方；正在酉位（正西），西方的國家勝利。太白與恒星相犯，則有小戰；與其他四大行星相犯，則有大戰。它們互相侵犯時，太白從其他星的南面出現，南方的國家失敗；從其他星的北面出現，北方的國家失敗。太白運行迅速，動用武力；停止運行，修明文德。白色而有五道光芒，出現得早有月食，出現得晚，有妖星和彗星，將會驚動與其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太白出現於東方時主德，行事尚左且面對着它時，吉。出現於西方主刑，行事尚右且背對着它時，吉。反之都凶。太白照在物上能出現影子，戰争得勝。白天出現而且位於南中天附近，這叫做争明，强國變弱，小國變强，王后得勢。亢宿是外廟，是太白的宫殿。太白是大臣，它的號爲上公。其他的名字有：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應用如上方法謹敬地占候太白。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

要觀察太陽與辰星的交會狀況，來確定辰星的位置。它屬北方水，是太陰的精靈，主宰冬季，其判定季節的干支爲壬、癸。刑罰失當的，懲罰從辰星表現出來，根據它所在的星宿確定與之相對應的國家的命運。辰星可以校正四季：仲春春分時，傍晚時，辰星和奎宿、婁宿、胃宿等出現於西方，這些星宿爲在太陽東方的五宿，分野爲齊；仲夏夏至時，傍晚時，辰星和東井、輿鬼、柳宿等出現於西方，這些星宿爲在太陽東方的七宿，分野爲楚；仲秋秋分時，傍晚時，辰星

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黄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鬥，大戰，客勝。兔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和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出現於西方，這些星宿爲在太陽東方的四宿，分野爲漢；仲冬冬至時，早晨時，辰星和尾宿、箕宿、斗宿、牽牛出現於東方，這些星宿均在太陽的西方，分野爲中原地區。辰星的出現和隱没經常在辰位、戌位、丑位、未位。它出現得早，有月食；出現得晚，有彗星和妖星。辰星應出現的時候没出現爲失行，追兵在外而不戰。辰星一個季節不出現，那一季辰星氣候不調和；四季不出，天下有大饑荒。辰星應出現時出現了，呈白色時有旱災，呈黄色時五穀成熟，呈紅色時有戰事，呈黑色時有水災。辰星出現於東方，形大而色白，有軍隊在國外，撤回。經常在東方，它呈紅色，中原國家勝利；它在西方呈紅色時，外國勝利。没有軍隊在外面，而呈現紅色，就會有戰爭發生。它與太白一起出現於東方，都呈紅色而有光芒，外國大敗，中原國家勝利；它與太白一起出現於西方，都呈紅色而有光芒，外國勝利。五大行星分布於半個天空，聚集在東方，中國勝利；聚集在西方，進行戰爭的外國勝利。四大行星都跟隨辰星聚集在一宿之内，與該宿所對應的國家可以靠法制一統天下。辰星不出現，太白爲客人；辰星出現，太白是主人。辰星出現後不與太白相隨，野外雖有軍隊却不作戰。辰星出現於東方，太白出現於西方；辰星如出現於西方，太白就出現於東方，這叫做互相抵觸，野外雖有軍隊却不作戰。錯過正常時間而出現，就會應該寒冷時反而温暖，應當温暖時反而寒冷。應該出現時不出現，這叫做斬殺士兵，戰爭蜂起。辰星入太白中，又從上面出現，軍隊戰敗，將軍被殺，客軍勝利；從下面出現，客軍喪失土地。辰星向太白靠近，太白不離開，將軍死亡。辰星最長的光芒從上面出現，軍隊戰敗，將領被殺，客軍戰勝；從下面出現，客軍喪失土地。看它所指的方向，來斷定失敗的軍隊。辰星（又稱兔星）環繞太白，或者與太白的光芒相接觸，將有大戰，客軍勝利。辰星經過太白，其間可以容納一把劍，有小戰，客軍勝利。辰星在太白前面，軍隊罷戰；辰星出現在太白左面，有小戰；迫近太白，有數萬人交

戰，主軍將領死亡；出現在太白右面，相距三尺，軍隊緊急挑戰。有青色光芒，有戰爭的憂患；黑色光芒，有水災。紅色，就是走投無路的敗兵的末日。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黄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兔星有七個名稱，叫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它的顏色是黄的，光亮很小，出現以後很快地改變位置，天下的禮樂制度變化而趨於不善。兔星有五種顏色，青而圓時，有憂患；白而圓時，有死喪；赤而圓時，國内不平静；黑而圓時，吉利。放射紅色光芒時，敵人侵犯我國城池，黄色光芒時，有領土之争，白色光芒時，有號哭的聲音。它早晨出現於東方，運行四宿，計四十八天，又經二十天，在早晨時隱没於東方；其後它在傍晚出現於西方，運行四舍，計四十八天，又經二十天後，在傍晚隱没於西方。另外一種情況是在營室、角宿、畢宿、箕宿、柳宿觀測它。出現於房宿、心宿之間時，發生地震。辰星的顏色：春天是青黄色；夏天是赤白色；秋天是青白色，收成好；冬天呈黄色，不明亮。如果改變了顏色，那一季節不和順。春季不出現，有大風，到秋天没有收成。夏季不出現，有六十天的旱災，有月食。秋天不出現，有戰争，到春天五穀不生。冬天不出現，陰雨六十天，有發生流亡的城邑，夏天時穀物不長。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虚、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角宿、亢星、氐宿的分野是兖州。房宿、心宿的分野是豫州。尾宿、箕宿的分野是幽州。斗宿的分野是長江、太湖一帶。牽牛、婺女的分野是楊州。虚宿、危宿的分野是青州。營室到東壁的分野是并州。奎宿、婁宿、胃宿的分野是徐州。昴宿、畢宿的分野是冀州。觜觿、參宿的分野是益州。東井、輿鬼的分野是雍州。柳宿、七星、張宿的分野是三河。翼宿、軫宿的分野是荆州。七星是朱鳥的喉嚨，是辰星的殿堂，是象徵蠻夷的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

兩軍相對，出現日暈；日暈均匀，勢均力敵；日暈又厚又長又大，有勝有負；日暈又薄又

抱，大破。無抱爲和，背爲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破軍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

短又小，没有勝負。日暈重重相抱，軍將大敗無抱爲和，日暈背向太陽爲不和，兩軍相離而去。日暈直立表示自立，要另立侯王；軍隊戰敗，將領被殺。日暈在太陽下面或在太陽上面時，有喜事。日暈在太陽中央，内部被圍的軍隊勝利；在外面時，外面圍攻的軍隊勝利。日暈外層是青色，内層是紅色，兩軍講和後離開；外層是紅色，中間是青色，相互仇恨着離開。氣暈提前出現又推後消失，駐守的軍隊勝利。提前出現提前消失，先有利後有害；推後出現推後消失，先有害後有利；推後出現提前消失，前後都有害，駐守的軍隊不能取勝。出現後又突然消失，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即使勝利了也没有收獲。日暈出現半天以上，戰功巨大。短而彎曲的白虹，上下都尖鋭，它出現的天空之下有大的死傷。以日暈决斷勝負，近的三十天，遠至六十天可應驗。

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日食時，開始虧損時所當的地方不利；重新生光時，生光時所當的地方吉利；日食盡，應驗在國君身上。按照日食所當的方位及太陽所在的星宿，加上發生的日期和時辰，來確定與之相對應的國家的吉凶。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蝕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内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

月行黄道，安寧和平。行在黄道北側，多水，有惡事。以北三尺，是陰星。再向北三尺，是太陰道，有大水，有戰争。月亮行在黄道南側，國君驕傲放縱。經過陽星，有很多凶暴的案件。經過太陽道，有大旱和死喪。經過角宿二星中間的天門，十月經過應在來年四月，十一月經過應在來年五月，十二月經過應在來年六月，發水災，近則三尺深，遠則五尺深。侵犯房宿四星，大臣被殺。經過南河、北河，按陰陽來判斷，經過北河，有旱災和戰争；經過南河，有水災和死喪。月球遮掩了歲星，與其掩食時所處的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饑荒和死亡。遮住熒惑有亂事，遮住鎮星，在下的冒犯在上的，遮住太白時，强國因爲戰争滅亡；遮住辰星，有女人作亂。遮住大角，人君忌諱；遮住心宿，朝廷内部有變亂；遮掩恒星，與其掩食時所處的星宿相對應的國家有憂患。從月食開始出現的那天算起，

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每五個月出現一次月食的有六次，每六個月出現一次月食的有五次，隔五個月的再有六次，隔六個月的再有一次，隔五個月的再有五次，總共一百一十三個月後再開始一個周期。所以月食是常事；日食是不好的事。甲、乙日時，應驗在四海之外，所以不用日食、月食來占候。丙、丁日時，應驗在江、淮、東海到岱宗一帶。戊、己日時，應驗在中州、黄河、濟水。庚、辛日，應驗在華山以西。壬、癸日，應驗在恒山以北。日食，應驗於國君；月食，應驗在將相身上。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兑者則有黄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

國皇星，大而紅，形狀像南極老人星。與它出現的天區相對應的國家發生戰争，軍隊强大，與它方位相衝的國家不吉利。昭明星，大而白，没有光芒，忽上忽下。與它出現的天區相對應的國家發生戰争，變故很多。五殘星，出現於正東方。其形狀類似辰星，距地大約六丈。大賊星，出現於正南方。其星距地大約六丈，大而紅，頻頻摇動，有光芒。司危星，出現於正西方。其星距地大約六丈，大而白，像太白星。獄漢星，出現於正北方。其星距地大約六丈，大而紅，頻頻摇動，仔細觀察它中間呈現青色。這四個方位的星如果不出現在應處的方位上，與它們所出現的方位相對應的國家有戰争，與其出現方位對衝的國家不吉利。四鎮星，出現於東南，東北，西南，西北，距地大約四丈。地維咸光，也出現於東南、東北、西南、西北，距地大約三丈，好像月亮剛出來一樣。與它出現的天區相對應的國家有變亂；作亂的人滅亡，有德之人興盛。燭星，形狀像太白，它出現以後不運行。一現即逝。所照到的地方，城邑有變亂。似星非星，似雲非雲的，稱爲歸邪。歸邪出現，一定有回歸本國的人。星是金屬的散氣，它的本質是火。星星多，國家吉利；星星少，國家凶險。銀河也是金屬的散氣，它的本質是水。銀河裏星星多，雨水多，星星少，就乾旱，這是常規。天鼓星，有聲音似雷而非雷，聲音由地表傳到地下。其出現的地方發生戰争。天狗星，形狀像大流星，有聲音，它落到地面上，像狗。所墮落的地方，望去像火光

狀。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象伏鱉。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炎炎衝天。它下面的圓坑，約有幾頃地大小，天狗星上端尖鋭，呈黄色時，千里之外會軍隊戰敗，將帥被殺。格澤星，像燃燒的火焰。黄白色，從地面升起而上躍。下面大，上面尖。它出現時，不播種而能收穫；没有土木工程，就必有大害。蚩尤之旗，像彗星而後部彎曲，像旗子。出現時帝王征伐四方。旬始星，出現在北斗旁，形狀像雄鷄。放射光芒時，青黑色，像伏着的鱉。枉矢星，像大流星，蜿蜒曲折地運行，呈現青黑色，望去像有羽毛的樣子。長庚星，像一匹布挂在天空。其星出現，戰爭發生。星體墜落到地上，就是石頭。黄河、濟水之間，時常有墜落的星體。天空晴朗時出現景星。景星是德星。它的形狀不一定，常常出現在政治清明的國家。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

徒氣白。土功氣黄。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兑；後兑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兑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兑。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鈎雲句

大凡觀察雲氣，抬頭望去，有三四百里；水平望去，或視綫在桑樹、榆樹之上，有一千多里到二千里；登高而望，俯瞰的距離達三千里。像有獸蹲在上面的雲氣，可以取勝。從華山往南，雲氣下部黑上部紅。嵩高、三河的郊野，雲氣正紅。恒山以北，雲氣下部黑上部青。渤海、碣石、東海、泰山一帶，雲氣都是黑色的。江、淮之間，雲氣都是白的。

象徵徒衆的雲氣是白色的。土木工程的雲氣是黄色的。車駕的雲氣忽高忽低，往往集聚着。騎兵的雲氣低而廣。步兵的雲氣聚成團。雲氣前低而後高的，軍行迅速；前平而後高的，兵力精鋭；後部尖而低的，軍隊退却。雲氣平的軍行緩慢。前高而後低的，軍隊不是停留就是回轉。兩團雲氣相遇，低的戰勝高的，尖鋭的戰勝平正的。雲氣來得低又沿着車轍的，不過三四天，離它五六里可以看見。雲氣行來高七八尺的，不過五六天，離它十餘里可以看見。雲氣來時高一丈多到二丈的，不過三四十日，距離五六十里可以看見。飄動的雲顔色潔白，將領强悍，士卒怯弱。雲的基部大而前端綿延很遠的，會發生戰爭。青白色，前部低的，戰勝；前面紅而翹起的，作戰不勝。陣雲像直立的城墻。梭雲像織梭。軸雲團聚兩端尖鋭。杓雲像繩子的樣子，在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鬥其直。

前面横貫天空，它的一半也綿延半個天空。那種彩虹雲像戰旗的樣子。鈎雲像鈎一様彎曲。這些雲出現時，配合五色占卜。雲氣潤澤、團聚、密集時，出現時能引人注意，纔進行占卜；戰争必定發生，在它所對應的地方交戰。

王朔所候，决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虚，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宫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户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産精華。實息者，吉；虚耗者，凶。

王朔所占候的，取决於太陽旁邊的雲氣。太陽旁邊的雲氣，是帝王的象徵，都是根據它的形狀來占卜。所以北夷的雲氣像畜群和帳篷，南夷的雲氣像舟船、旗幟和風帆。發大水的地方，是敗軍的戰場，亡國的廢墟，下面有埋藏的金錢，金銀財寶之上，都有雲氣，不能不仔細觀察。海邊的蜃氣像樓臺，寬廣的原野上的雲氣成宫觀的樣子。雲氣各自與當地的山川人民所聚積而生的氣相當。所以占候各地繁榮衰落的，來到一個國家或地區，要考察疆界田地的劃分和耕作情况，城墻、房舍及門户的光潔與否，而後去察看車馬服飾及牲畜是否華美强壯。充實繁榮的，吉；空虚消耗的，凶。

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夫雷電、蝦虹、辟曆、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溪垘；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槁枯；宫廟邸第，人民所次。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似烟非烟，似雲非雲，繁茂紊亂，像蕭疏地分布着的圓形的穀倉，這叫做卿雲。卿雲是喜氣。似霧非霧，不會沾濕衣冠，它出現時，那個地區的人都要披上鎧甲爲戰争奔忙。那些雷電、虹霓、霹靂、夜明之類，是由於陽氣運動而産生的，春夏時發生，秋冬時潛藏，所以占候的人無不等候着觀察它們。天空裂開顯現出懸空的物象，地震而斷裂分離。山陵崩塌遷移，河川壅塞，溪谷崩堵，流水迴旋起伏，地面隆起；水澤枯竭，都是某種徵兆的顯示。城墻裏門，有時潤澤，有時焦枯；宫殿、廟堂、府邸宅第及人民的住宅也要觀察。觀察童謡、習俗、車馬、服飾，觀察人民的飲食。五穀草木，要看它們生長的地方。糧倉、府庫、馬厩、武庫和四通八達的道路也要觀察。六畜禽獸，要觀察它們生長繁衍的環境；魚鱉鳥鼠，觀察它們栖息的地方。鬼哭像在呼叫，使人一碰到就會驚嚇。這些雖是傳言，却是可信的。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

大凡占候年成的好壞，一定要謹慎地占候一年的開始。一年的開始有的是冬至日，生氣剛剛

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萌發；有的是臘明日，人們過完一年，聚在一起會餐，以引發陽氣，所以稱爲一年的開始。正月初一，是帝王規定的一年的開始；立春日，是四季的開始。四個歲始，是占候的日子。

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决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宫，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漢代魏鮮總結臘明日及正月初一的八方風向來占卜的方法。風從南方來，大旱；從西南來，小旱；從西方來，有戰争；從西北來，大豆成熟，有小雨，很快要發生戰争；從北方來，有中等年成；從東北來，有上等年成；從東方來，有大水災；從東南來，人民有瘟疫，年成不好。這兩天的風向究竟屬於八方風中的那一方，要根據不同情況來比較判斷，最主要的是以多者爲定，多的勝過少的，久的勝過短的，快的勝過慢的。就當日風向所發生的不同時間而言，從旦時到食時，主麥；從食時到日昳，主稷；從日昳到餔時，主黍；從餔時到下餔，主菽；從下餔到日入，主麻。希望終日有雲，有風，有太陽。在這時生長的莊稼，苗深而結實多；没有雲，有風，有太陽，在這時生長的莊稼，苗淺而結實多；有雲有風，没有太陽，這時生長的莊稼，苗深而結實少；有太陽，没有雲，不颳風，這時生長的莊稼歉收。如果這種情况衹持續一頓飯的時間，小歉收；持續煮熟五斗米的時間，大歉收。如果風又颳起來，有雲，莊稼會復蘇。各自按照相應的時間，根據雲色占卜適合播種的莊稼。如果這兩天有雨雪而且寒冷，年成壞。歲始這天天氣如果晴朗，就聽城裏人民的聲音。聲中宫，年成好，吉；聲中商，有戰争；聲中徵，有旱災；聲中羽，有水災；聲中角，年成壞。

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域千里内占，則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黄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

或者從正月初一開始計算連續下雨的天數。大概是下雨一天有一升之糧，到七升爲極限；超過極限，就不再占卜。從一日到十二日，以日數當月數，占卜各月的旱澇情况。這是爲本國周圍千里範圍之内占候，如果爲天下占候，就要占候整個正月。觀察每日月亮所處的星宿，太陽、風、雲等的狀况，來占候那個國家。但一定要觀察太歲所在的方位。在金位（西方申、酉、戌），豐收；在水位（北方亥、子、丑），歉收；在木位（東方寅、卯、辰），饑荒；在火位（南方巳、

躍，略以知日至，决要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午、未），乾旱。大概的情况便是如此。正月的第一個甲日，風從東方來，適宜養蠶；風從西方來，或者早晨有黄雲，年成壞。冬至日白晝最短，在衡器的一端懸挂土，另一端懸挂炭，令衡器處於平衡狀態，當懸挂炭的一端下沉之時，或者鹿脱角，蘭根長出，泉水涌出之時，可以由這些現象大致知道冬至日的來到，但最主要的還要取决於日晷觀測正午時日影最長的日子。與歲星所處星宿相對應的國家，五穀豐收。與該星宿相對衝的國家年成歉收。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内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太史公曰：自從當初出現人類以來，君主們有哪一個不觀察推度日月星辰的運行？到了五帝、三代，繼承前人成果并發揚光大，以中原國家爲内，以夷狄爲外，把中國分爲十二個州，向上觀測星象的運行法則，向下取法地上萬物的變化規律。天有日月，地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上有列宿，地上有州域。日、月、星三光，是陰陽結合的精氣，精氣的根源在地上，由聖人統一調理它們。周幽王、厲王以前，已經很久遠了。對所出現的天象變異，各國各擇取不同的狹隘方法，各家各占候不同的怪異事物，以取符合當時要應驗的事情，他們的文字圖畫書籍所解説的凶吉禍福不足以作爲法則。因此孔子編次六經，衹記異象，而對關於應驗的解説不作記録。至於天道天命，不輕易傳授；傳授給合適的人，不用講解；解説的對象如不合適，即使説了，也不會明白。過去傳授天數的人：高辛之前，有重、黎；在唐、虞時代，有羲氏、和氏；夏代，有昆吾；殷商，有巫咸；周代，有史佚、萇弘；在宋，有子韋；在鄭有裨竈；在齊，有甘公；在楚，有唐眛；在趙，有尹臯；在魏，有石申。天運是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爲一紀，三紀就經歷完備了：這是重大的變化規律。治國的人一定要重視這些變化。考察上下各千年的情况，然後天人之間的關係纔能進一步完備。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

太史公推考古代的天象變異，沒有可以在今天驗證的。大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

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爲强伯。田氏纂齊，三家分晋，并爲戰國。争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食三十六次，彗星出現了三次，宋襄公時星體像下雨一般墜落。天子衰微，諸侯用武力征伐，五霸一個接一個地興起，交替充當盟主。從此以後，人多的欺侮人少的，大國兼并小國。秦、楚、吴、越，是夷狄之國，成爲了强大的霸主。田氏奪取了齊國政權，三家瓜分了晋國，一起開啓了戰國時代。競争於攻城掠地，戰争連續發生，城邑屢遭屠殺，再加上饑荒、瘟疫、困苦，臣子和君主都很憂慮，他們觀測凶吉的預兆，占候星象雲氣，尤其迫切。近代十二諸侯和七國争相稱王，談論合縱、連横的人接踵而起，而尹皋、唐眜、甘公、石申等針對這種時勢論次他們的著述，所以他們的占候應驗凌亂龐雜，像米鹽般瑣碎。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吴、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虚、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二十八宿主宰十二州，同時北斗座統管着它們，這種説法由來已久了。秦國的疆域，占候於太白、狼星、弧星。吴、楚的疆域，占候於熒惑，在鳥星、衡星。燕、齊的疆域，占候於辰星、虚宿、危宿。宋、鄭的疆域，占候於歲星、房宿、心宿。晋的疆域，也占候於辰星、參宿、罰星。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内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内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强，時災異記，無可録者。

等到秦吞并了三晋、燕、代，從華山及黄河以南是中原。中原在四海之内屬於東南，是陽；陽則主宰日、歲星、熒惑、鎮星；占候在天街以南，畢宿主宰它。西北是胡、貉、月氏等穿皮衣拉弓的民族，是陰，陰則主於月、太白、辰星；占候在天街以北，昴宿主宰它。所以中國的山川是東北走向，它們的體系，頭在隴、蜀，尾部没於渤海、碣石山。因此秦、晋好打仗。還可占候太白，太白主宰中國；而胡、貉屢屢侵犯掠奪，單獨占候辰星，辰星出入總是急躁匆忙，一般主宰夷狄。這些是大概的占法。這兩顆交替充當主客。熒惑光芒四向掃射，對外搞好軍事，對内搞好政治。所以説“即使有聖明的天子，還是要觀察熒惑的位置”。諸侯交替稱雄，當時的災異各有不同的記載，没有值得記録的。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

秦始皇的時候，十五年間彗星出現四次，久的達八十天，長的有時横貫天空。這以後，秦國終於以武力滅了六國，統一中國，對外攘除夷

如亂麻，因以張楚并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

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

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

狄，死人多如亂麻，加上張楚等群雄并起，三十年之間，士兵互相踐踏，數不勝數。自蚩尤以來，没有像這樣的。項羽援救鉅鹿，枉矢星向西流動，山東各國於是聯合起來，西進活埋秦國士卒，誅殺屠掠咸陽。

漢朝興起，五大行星會合於東井。高祖被圍困在平城，月暈有七層，籠罩參宿、畢宿。諸呂作亂時，有日食，白天昏暗。吳、楚七國反叛，彗星有幾丈長，天狗星隕落梁地；等到戰爭發生，果然伏尸流血於其下。元光、元狩年間，蚩尤之旗星出現了兩次，長達半個天空。這以後京城的軍隊四出，討伐夷狄的戰爭經歷了數十年，而討伐胡人尤其用力。越滅亡時，熒惑留守在南斗；朝鮮被攻破時，在南河、北河出現彗星；軍隊征伐大宛時，有彗星掃過招摇星：這是一些明顯的應驗。至於那些細微隱晦的小變異，説也説不完。由此看來，没有一件事不是先有徵兆出現而應驗隨之而來的。

自漢朝以來研究天文曆法的人，占候星象的是唐都，占候雲氣的是王朔，占候年成的是魏鮮。在過去甘公、石申推算五星運行的方法中，衹有熒惑有反向逆行的現象；逆行時侵犯其他星宿，以及其他行星逆行，日、月食或薄食時，都用來占卜。我閲讀舊史的記載，考察五大行星運行之事，近百年之中，五大行星没有出現而不反向逆行的，反向逆行時，有時變得更亮更大并改變了顔色；日、月食或薄食時，月亮運行於黄道南北有一定的時日，這是其一般規律。所以紫宫，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各宿内的星，是上天的五官座位，是經，不移動，大小有差别，各星間的距離是一定的。水、火、金、木、土星，這五顆星，是天帝的五個輔佐，是緯，出現和隱没有一定的時候，其運行的狀况和速度的快慢，都是有一定度數的。

太陽出現變異，應當修行德政，月亮出現變異，應當減省刑罰，星星出現變異，應當團結和睦。凡是天象出現變異，超過常規纔進行占卜。國君强大而有德的昌盛，弱小而僞詐的滅亡。最好是修德，其次是修政，再次是采取補救措施，

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再次是祭祀鬼神，最下等的是無視這一切。恒星的變化很少見，而日、月、五星的占候時常用得着。日暈、月暈、日食、月食，雲和風，這是上天偶然出現的氣象，它出現時也應有其他的大變動。然而它們隨着政治的好壞而表現凶吉，最接近天與人之間的溝通。這五種現象，是上天感動的表現。研究天文曆法的人，一定要精通日、月、恒星及五大行星的運行規律。推本今古，深刻地觀察時勢的變化，懂得它的本質和現象，那麼“天官”的學説就完備了。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黄帝行德，天夭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蒼帝當政的時候，天門因此而打開。赤帝當政的時候，天牢因此而空虚。黄帝當政時，天夭因此而出現。風從西北來，一定在庚、辛兩日。一個秋季裏，來五次，要大赦；來三次，小赦。白帝當政，在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成圓圈，則有大赦，認爲是有太陽的緣故。另有一種説法：白帝當政時，畢宿、昴宿被月暈包圍。圍三個晚上，德政修成；不够三個晚上，或者圍不合攏，德行不成。再有一種説法：以辰星所圍是否超過十日來占卜。黑帝當政，天關因此摇動。天帝當政時，天子要隨之更换年號；不行德政，將有奇風怪雨破石驚天的災殃。三能、三衡是天廷。客星出現在天廷，將有異常的號令。

# 史記卷二十八

## 書第六

###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自古以來承受天命的帝王，哪有不舉行封禪的呢？有些帝王在上天没有顯示祥瑞的時候就去舉行這一典禮，没有看到祥瑞出現而不去泰山舉行封禪的。有的帝王雖已承受了天命但功業不够，或功業够了而德化没有周遍，或德化周遍了却没有閑暇，所以封禪大禮很少舉行。《傳》説："三年不行禮，禮制一定廢棄；三年不興樂，樂教一定會毀壞。"每逢興隆之世，帝王就舉行封禪答謝上天，等到世道衰微就停息了。這種情况遠的已有一千多年，近的也有數百年了，所以封禪的禮儀湮没泯滅，其詳細情况無法記載而流傳後世了。

《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

《尚書》説，舜用美玉做成儀器來觀察日、月、五星的運行規律。然後又類祭上帝，禋祭六宗，遥祭山川，遍祭衆神。查驗五等諸侯的符瑞，選擇吉日良辰，會見四方方伯和各州州牧，賜給瑞玉。當年二月，到東方巡視，來到岱宗。岱宗就是泰山。燒柴祭天神，依次遥祭名山大川。又會見東后。東后就是東方諸侯。調和四季和月、日，統一音律和度量衡，修訂五禮，諸侯分别用五種瑞玉和三種帛，卿大夫用兩種活牲，士用一隻死雉作爲朝見的禮物。五月，巡行到南岳。南岳就是衡山。八月，巡行到西岳。西岳就是華山。十一月，巡行到北岳。北岳就是恒山。都和祭岱宗的禮儀相同。中岳就是嵩山。五年巡視一次。

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

禹遵從這種制度。後經十四代，到了帝孔甲，行爲放蕩、諂事鬼神，瀆慢了鬼神，上天原

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説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

來賜給他的二龍就飛去了。往後再經三代，湯討伐桀，想遷徙夏的社壇，又覺得不行，就作了《夏社》篇。其後八代，傳到帝太戊，有桑樹、穀樹共生於廷中，一夜之間長到兩手合抱那麽粗，太戊很害怕。伊陟説："妖邪勝不過崇高的德行。"太戊修身立德，桑、穀都死了。伊陟曾把這事告訴給巫咸，巫術的盛行從此開始。後經十四代，帝武丁得到傅説作宰相，殷朝國勢復興，帝武丁稱爲高宗。有野鷄飛到鼎耳上鳴叫，武丁害怕。祖己説："要修身立德。"武丁聽從他的意見，帝位得以長久平安。後經五世，帝武乙怠慢神靈被雷震死。後經三代，帝紂淫亂，武王討伐他。從這些來看，開國的君主無不謹慎恭敬，而末代便漸漸怠慢起來了。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宫。

《周官》説，冬至這天，到南郊祭天，迎接長日的到來；夏至這天，祭地神。都要用樂舞，這樣纔合乎祭神的禮儀。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祭五岳時巡視三公，祭四瀆時巡視諸侯，諸侯祭祀他們國内的名山大川。四瀆是指長江、黄河、淮水、濟水。天子舉行祭祀的地方稱爲明堂、辟雍，諸侯舉行祭祀的地方稱爲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

周公輔佐成王以後，在郊外祭天時，以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祖宗時，以文王配享上帝。從禹開始祭祀土地神，后稷從事種植，所以祭祀穀神，祭祀天地是由來已久的了。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從周戰勝殷後過了十四代，國勢日益衰微，禮樂廢棄，諸侯横行，而幽王被犬戎打敗，周向東遷都到雒邑。秦襄公攻打犬戎援救周，纔被封爲諸侯。秦襄公封侯之後，住在西部邊疆，自認爲應主持祭祀少皞的神靈，修建西畤，祭祀白帝，祭牲用赤身黑鬣的馬駒、黄牛、公羊各一頭。這以後的第十六年，秦文公向東到汧、渭之間狩獵，占卜是否可以居住在此，得到吉兆。文公夢見黄蛇從天上降到地面，嘴停在鄜的山坡上。文公問史敦，史敦説："這是上帝的徵兆，您趕緊祭祀它吧。"於是建立鄜畤，用牛、羊、猪三牲在那裏祭祀白帝。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

在没有建立鄜畤時，雍旁本有吴陽武畤，雍東面有好畤，都荒廢了，無人祭祀。有人説：

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自古以來大都認爲雍州地勢高，是神明聚集的地方，所以立畤來祭祀上帝，衆神的祠廟也都聚集於此。黃帝時曾在這裏祭神，就是周朝末年還在這裏祭祀呢。”這些話不見於經傳，士大夫們也不提及。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建成鄜畤後九年，文公獲得一塊像玉石一樣的寶物，在陳倉北面山坡上築城祭祀它。這位神有時經年不來，有時一年來幾次，來時常在夜裏，發出像流星一樣的光輝，從東南方來，停在祠城中，好像雄鷄，發出“殷，殷”的叫聲，野鷄也在夜間啼叫。用一頭牲畜來祭祀它，稱爲陳寶。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建成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即位，占卜定居雍，卜辭說“後代子孫可以在黃河邊飲馬”，於是定都雍。雍的衆多神廟從此興起。用三頭白毛的牲畜在鄜畤祭祀。修建伏日祭祀的神廟。分解狗的肢體懸挂在城邑的四門，來抵禦厲鬼爲禍。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穆公上天。

德公即位兩年後去世，這以後四年，秦宣公在渭水南邊建立密畤，祭祀青帝。這以後十四年，秦穆公即位，生病卧床昏睡五天不醒，醒來後，就說夢見了上帝，上帝命穆公去平定晉國的內亂。史官記下來收藏在秘府。後人都說秦穆公曾到過天上。

秦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

秦穆公即位後九年，齊桓公稱霸，在葵丘會合諸侯，想要舉行封禪大典。管仲說：“古代在泰山築壇祭天，在梁父山闢場祭地的共有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得的有十二家。從前無懷氏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虙羲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神農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炎帝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黃帝在泰山祭天，在亭亭祭地；顓頊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帝俈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堯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舜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禹在泰山祭天，在會稽祭地；湯在泰山祭天，在云云祭地；周成王在泰山祭天，在社首祭地：都是在承受天命之後纔舉行封禪大典。”桓公說：“我北面討伐山戎，經過孤竹；向西討伐大夏，渡過流沙河，扣緊馬繮，挂牢車輛，攀登卑耳之山；向南出兵

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内晋君夷吾。其後三置晋國之君，平其亂，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直到召陵，登上熊耳山遠眺長江、漢水。以兵戎相見的集會有三次，和平的集會有六次，多次會合諸侯，挽救了天下的危難，諸侯們不敢違抗我。這與從前夏、商、周三代帝王承受天命相比，又有什麽不同?”這時管仲看到桓公不能用言語去説服，就用具體事例來勸諫他，説：“古代封禪時，要用鄗上的黍，北里的禾，作爲祭品；江淮之間産的三脊靈茅，用來作墊席。從東海找來比目魚，從西海弄來比翼鳥，然後其他不召自來的寶物有十五種之多。現在鳳凰、麒麟都没來，嘉穀没有生長，而蓬蒿、藜、莠很茂盛，鴟梟多次飛來，這樣却要舉行封禪，恐怕不可以吧?”這樣桓公纔打消了封禪的念頭。這一年，秦穆公送晋君夷吾回國。這以後三次安排晋國的君主，平定了晋國的内亂，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去世。

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説，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説，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這以後一百多年，孔子論述六經，其中大略提到古代改朝换姓做帝王的，到泰山築壇祭天，到梁父祭地的有七十多位，他們所用的祭器、祭品等禮數記得不太明白，大概是難以説清楚吧。有人問禘祭的道理，孔子説：“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禘祭的道理，那麽對於治理天下就像看掌中之物一般。”古詩説紂在位時，文王已承受了天命，但政德不足以去泰山封禪。武王滅殷後兩年，天下還没安定就去世了。因此周德政的普及始於成王，成王時舉行封禪就近乎情理了。後來諸侯的大夫掌權，季氏竟去泰山祭祀，仲尼譏刺他。

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晋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這時萇弘以方術侍奉周靈王，諸侯没有來朝見周天子的，周朝勢力衰弱，萇弘於是宣揚鬼神之事，設置一種射箭的靶子——《貍首》。《貍首》就是象徵那些不來朝見的諸侯。想藉鬼神怪異來招致諸侯朝拜。諸侯不服從，晋人捕殺了萇弘。周人講方術怪異始於萇弘。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吴陽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這以後一百多年，秦靈公在吴陽建上畤，祭黄帝；建下畤，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其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會見秦獻公説：“秦起初與周合在一起，合爲一體後又分開了，五百年後應當復合，復合十七年後將有霸王出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吕，事統上法。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現。"櫟陽下黄金雨，秦獻公自認爲得到五行之中的金瑞，所以在櫟陽建畦畤來祭祀白帝。

這以後一百二十年秦滅了周，周的九鼎運到秦。有人説宋太丘社毁壞時，九鼎沉没在彭城下的泗水中。

這以後一百一十五年秦兼并了天下。

秦始皇統一天下稱帝以後，有人説："黄帝得到土德，黄龍、巨蚓出現。夏得到木德，青龍停在郊外，草木蒼翠茂盛。殷得到金德，銀從山間流出。周得到火德，出現紅色烏鳥的符瑞。現在秦取代了周，正是水德興旺的時候。當初秦文公出外打獵，捉到了黑龍，這是水德的祥瑞。"於是秦改稱黄河爲"德水"，以冬季十月作爲一年的開端，崇尚黑色，長度以六爲單位，音律崇尚大吕，處理事務崇尚法治。

秦始皇登上帝位後三年，向東巡視各郡縣，祭祀了騶嶧山，立碑頌揚秦的功業。於是徵召齊、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人，隨從他來到泰山下。儒生中有人建議説："古代舉行封禪時用蒲草包裹車輪，是怕它傷害了山上的土石草木；掃乾净地面來祭祀，用禾秸心作墊席，這説明古禮是很容易遵行的。"始皇聽他們談論的各自乖異離奇，難以施行，從此罷黜了這些儒生。於是又修建車道，從泰山南面通向山頂。立石碑頌揚秦始皇帝的功德，表明他到泰山進行了祭祀。從北面山道下山，在梁父祭祀了地神。他祭祀時用的禮節大多采用太祝在雍祭祀上帝時所用的禮儀，這些禮儀記載都封藏保密，後世無從記載。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始皇上泰山時，中途遇到暴風雨，衹好在大樹下休息。儒生們已被斥退，不能參與封禪大典，聽説始皇遇到風雨，就都譏笑他。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

於是始皇又向東到海邊巡游，舉行儀式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訪求羨門一類的仙人。八神從古就有，有人説是太公以來纔有的。齊之所以稱爲"齊"，是因爲它對着天的中央。這些祭祀典禮早已斷絶，不知起於何時。八神：第一位叫天主，在天齊祭祀，天齊是泉水名，在臨菑南郊山下。第二位叫地主，在泰山、梁父祭祀。因爲天

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神喜歡陰氣，祭天神一定要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稱爲“畤”；地神崇尚陽氣，祭地神一定要在大澤中的圜丘上。第三位叫兵主，在蚩尤冢祭祀。蚩尤冢在東平陸監鄉，位於齊的西部邊境。第四位叫陰主，在三山祭祀。第五位叫陽主，在之罘祭祀。第六位叫月主，在萊山祭祀。這些地方都在齊的北部，靠近勃海。第七位叫日主，在成山祭祀。成山陡峭，伸入海中，在齊最東北角的地方，可最早迎接日出。第八位叫四時主，在琅邪祭祀，琅邪在齊的東部，是祈禱一年的開始。八神都用一頭牲畜祭祀，主祭人員對玉帛等祭品可以有所增減。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從齊威王、齊宣王時起，騶子等人就著書論述朝代更替與五行相應，五德相生相克，周而復始的道理，秦稱帝後齊人奏上這種理論，所以始皇采用了它。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這些人都是燕人，講求神仙的道術，宣揚人肉體消亡而靈魂升天，依附於鬼神的事。騶衍靠陰陽主運的學説在諸侯中名聲顯赫，而燕、齊沿海一帶的方士傳播騶衍的學説却又講不通，於是言語怪異、阿諛奉承這一類的人多起來，多得數不清。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爲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

從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時就派人到海上去尋找蓬萊、方丈、瀛洲。這三座神山，傳説在勃海中，離人世不遠；仙人們擔心船就要到了，就用風把船吹開。可能曾有人到過那裏，衆仙人和不死之藥都在。那裏的物産、禽獸都是白色的，宫殿是黄金白銀建成的。没到時，遠望去像一片雲海；到了那裏，三座神山反而是在水的下面。一靠近那裏，風就把船吹開，始終不能到達。世間的帝王無不對此念念不忘。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來到海邊，談論這些事的方士數不勝數。始皇自認爲到了海邊，害怕不能找到，於是派人帶着童男童女到海上尋找。船到了海上，都説被風吹開，没能到達，衹是遠遠地望見了。第二年，始皇又巡游海邊，到了琅邪，經過恒山，從上黨回京。三年後，巡游碣石，查問入海求仙的方士，從上郡回京。五年後，始皇南巡到湘山，又登上會稽山，沿海而上，希望能得到三座

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神山中的長生仙藥。没有得到，回京途中行到沙丘時逝世。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

二世元年，向東巡行到碣石，沿海南下，經過泰山，到達會稽，都按禮祭祀了它們，并在始皇所立石碑旁刻石，以表彰始皇的功德。這年秋天，諸侯背叛秦。第三年，秦二世被殺死。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太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始皇舉行封禪之後十二年，秦滅亡。儒生們痛恨秦焚毁《詩》、《書》，屠殺讀書人，百姓們怨恨秦的嚴刑酷法，天下人都背叛了它，都謡傳説："始皇上泰山時，被暴風雨襲擊，没能封禪。"這難道就是那些所謂不具備那種德行却勉强舉行封禪之禮的君王嗎？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從前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在黄河、洛水之間，所以嵩高稱爲中岳，其他四岳都按其方位定名，四瀆都在山東地區。到秦稱帝後，建都咸陽，所以五岳、四瀆就都在京城的東方。從五帝到秦，各個時代興衰交替，名山大川有時在諸侯境内，有時在天子直轄地區，祭祀的禮儀隨着時代的不同而各有增減，不能完全記載下來。到秦統一了天下，命祠官經常祭祀天地和名山大川的鬼神，纔能够依次論述了。

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

當時從殽山以東算起，所祭的名山有五座，大河有兩條。名山是：太室，太室就是嵩山。恒山，泰山，會稽山，湘山。大河是濟水，淮水。春天時用肉乾和酒來祭祀，因爲春天河水解凍，秋天又凍結了，冬天時舉行酬報神功、祈禱求福的祭祀。祭牲用小牛各一頭，玉、帛等祭品各不相同。

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晋；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殺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吴、岳，皆有嘗禾。

從華山往西，名山有七座，大河有四條。名山是華山，薄山。薄山就是襄山。岳山，岐山，吴岳，鴻冢，瀆山。瀆山，就是蜀的汶山。大河是黄河，在臨晋祭祀；沔水，在漢中祭祀；湫淵，在朝那祭祀；江水，在蜀祭祀。也是在春季、秋季河水解凍和結冰時及冬季來舉行祭祀，酬報神功，和祭祀東方的名山大川相同；而祭牲牛犢，祭器及玉、帛等祭品各不相同。另外四座大山：鴻山、岐山、吴岳、岳山，都有進獻新穀的祭祀。

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

陳寶神應時來享受祭祀。祭祀黄河時加上醪

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

糟。這些都在雍州境内，靠近天子的都城，所以祭祀時要增加一輛車和四匹紅毛黑鬃的小馬。霸水、產水、長水、灃水、澇水、涇水、渭水都不是大河，因爲靠近咸陽，祭祀都比照名山大川，但没有另外增加的祭品。汧水、洛水兩條河，鳴澤、蒲山、岳壻山這些山，都是小山小河，也每年按季節酬神祭祀，祭禮不一定相同。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

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這些神靈，有一百多座祠廟。西縣也有數十座祠廟。在湖縣有周天子祠。在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在杜、亳有三座杜主之祠、壽星祠；雍菅廟也有杜主。杜主，本是周的右將軍，在秦中是最小的鬼神中最靈驗的。這些神靈每年按時分别祭祀。

唯雍四畤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在雍四畤中上帝是最尊貴的，神降臨時光芒射人的祇有陳寶。所以雍的四畤，春天時祈禱年成，因爲大地解凍，秋天時又結冰，冬天祭祀來酬神報功，五月進獻馬駒，四季居中的月份舉行月祭，而陳寶神是應時而來時祭祀一次。春夏祭祀用赤色馬，秋冬用赤毛黑鬃馬。每時用馬駒四匹，四條木偶龍駕的有鈴的車一輛，四匹木偶馬駕的車一輛，祭品的顔色各自按照各方天帝的色氣而定。黄色的小牛和羊羔各四隻，玉、帛各有一定數量，都活埋在地下，不用俎、豆等祭器。三年郊祀一次。秦以冬天十月爲一年的開端，所以皇帝常在十月齋戒郊祭，點燃烽火，在咸陽附近下拜祭祀，衣服崇尚白色，所用祭品和通常祭祀一樣。西畤、畦畤的祭祠仍按舊例，皇帝不親自前去。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所有這些祭祀都由太祝主持，每年按時祭祀。至於其他名山大河的衆鬼以及八神之類，皇帝經過時就祭祠，離開了就作罷。各郡縣及遠方祭祀的衆神，由百姓們各自奉祀，不歸天子祝官管理。祝官有秘祝，如有災異，就祈禱祭祀，把災禍移到衆官和百姓身上。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漢朝興起，高祖微賤時，曾殺了一條大蛇。

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

有神怪說："這蛇是白帝的兒子，而殺他的是赤帝的兒子。"高祖剛起兵時，在豐枌榆社祈禱。帶兵進占沛縣，作了沛公，就祭祀蚩尤，用牲血塗戰旗、戰鼓祭祀。又在十月來到灞上，和諸侯一起平定了咸陽，立爲漢王。因此把十月作爲一年的開端，崇尚赤色。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二年，向東攻打項籍後回到關中，問："過去秦祭祀的上帝是什麼天帝？"回答是："四位天帝，有白帝、青帝、黃帝、赤帝的祠廟。"高祖說："我聽說上天有五帝，現在衹舉四帝，爲什麼？"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於是高祖說："我知道了，是等我來湊滿五帝的祠廟啊。"於是建黑帝祠，稱爲北畤。由主管官員前去祭祀，皇帝不親身前往。召集原來秦時所有的祝官，又設置太祝、太宰，禮儀和過去一樣。又令各縣設立公社。下詔書說："我很重視祠廟，尊敬祭祀。現在對上帝的祭祀及山川衆神應當祭祀的，要各自按時依舊禮祭祀。"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日。

這以後四年，天下已經平定，下詔御史，令豐要好好地整修枌榆社，經常按四季祭祀，春天用羊、猪來祭祀它。命祝官在長安設立蚩尤祠，在長安設置祠官、祝官、女巫。梁巫，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這一類的神；晋巫祭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這類神；秦巫祭祀社主、巫保、族纍這類神；荆巫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這些神；九天巫祭祀九天神：每年都按時在宫中祭祀。河巫在臨晋祭祀河神，南山巫在南山祭祀秦中神。秦中是指秦二世皇帝。各種祭祀都有一定的時日。

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這以後兩年，有人說周建國後在邰建立城邑，設立后稷的祠廟，直到今天還享用天下人的祭牲。於是高祖下詔書給御史："下令各郡國各縣設立靈星祠，每年按時用牛祭祀。"

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

高祖十年的春天，主管官員請求下令各縣經常在春季二月及臘月用羊、猪祭祀土地神和穀神，民間里社各自徵收財物祭祀。皇帝下令說："可以。"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

這以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後十三年，下令說："現在秘祝總把災禍轉嫁給臣民，我很不贊成，從今以後廢除這種做法。"以往名山大川在諸侯境内的，由諸侯的祝官各自奉祠，天子的祝官不統管。到齊、淮南兩國被廢除，就命令太祝按照舊制每年按時祭祀。

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這一年，文帝下詔說："我即位到今已十三年了，依賴祖先的保佑，社稷的福蔭，國内太平，人民没有疾苦。近年來連年豐收，我没有什麽德行，憑什麽來享受這些？這些都是上帝和衆神的恩賜啊。我聽説古時帝王享受到神的德惠一定要報答神的功勞，我想增加各神的祭祀。有司們建議增加雍地五畤的大車各一輛，木偶馬各四匹，車馬的裝飾都要齊全；西畤、畦畤增加木偶車各一輛，木偶馬四匹，車馬服飾全要齊備；黄河、湫泉、漢水各加玉璧兩枚；其他各祠廟，各自拓寬祭祀場地，玉、帛、俎、豆按等級增加。以往致祝辭的人把福都歸給我，百姓不在其中。從今以後，祝福致辭時不要祇爲我祈禱。"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黄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黄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魯人公孫臣上書說："當初秦得水德，現在漢取代了它，按五德終始來推算，漢應當是土德。土德的符應是黄龍出現。應該改變曆法，更换服色，崇尚黄色。"這時丞相張蒼愛好律曆，認爲漢是水德的開始，所以黄河在金隄决口，這是水德的符應。一年以冬季十月份爲開端，十月氣色外黑内赤，和水德相應。像公孫臣所説的那樣，是不對的，不采納他的意見。以後三年，黄龍在成紀出現。文帝於是召見公孫臣，拜爲博士，和儒生們草擬更改曆法、服色的事。這年夏天，下詔書說："奇異的神靈在成紀出現，對人民没有傷害，年成因此豐收。我想郊祭上帝和衆神，禮官們商議這事，不要怕我勞累而不說。"主管官員都說"古代天子夏季親自舉行郊祭，在郊外祭祀上帝，所以稱爲郊"。於是在夏季四月，文帝開始到雍五畤舉行郊祭，衣服都崇尚赤色。

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

第二年，趙人新垣平以擅望雲氣求見皇上，說："長安東北有神氣，凝成五種顔色，好像人的禮帽一樣。有人説東北方是神明的住處，西方是神明的冢墓。上天的祥瑞降臨，應該立祠祭上

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

帝，以與符瑞相應。"於是設立渭陽五帝廟，同一廟内，每帝分設一殿，分別面對着一扇大門，各門都按各方天帝的本色塗色。祭祀時用的祭品及禮儀也同雍五畤相同。夏季四月，文帝親自朝拜霸水、渭水的匯合處，郊祭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水，北面穿溝引入蒲池的水，點燃烽火祭祀，光輝好像與天相連。於是提拔新垣平任上大夫的高官，賞賜累積千金。命博士和儒生們采取《六經》有關内容撰寫《王制》，商討巡狩、封禪等事。文帝從長安門出來，好像看見五個人站在道路北邊，於是就在正北方建五帝壇，用五牢的祭牲來祭祀。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第二年，新垣平派人拿着玉杯，到宫門前上書進獻它。新垣平對皇上說："宫門前有寶玉瑞氣來臨。"隔了一會兒，果然有進獻玉杯的人，杯上刻着"人主延壽"。新垣平又說"我觀測太陽會再次當空"。過了不久，太陽果然又退回到天中央。於是把第十七年改爲元年，命令天下人民聚會宴飲。新垣平進言說："周鼎沉没在泗水中，現在黄河水溢出直通泗水，我望見東北方汾陰一帶有金寶之氣，估計周鼎會出現吧？瑞兆出現不去迎接，它就不會來。"於是皇上派使者在汾陰南面修建祠廟，面對黄河，想藉祭祀迎出周鼎。有人上書告發新垣平所說的雲氣和神靈的事都是詐騙。皇上把新垣平交給獄吏處治，族滅了新垣平。從此以後，文帝對更改曆法、服色及祭祀神靈的事不感興趣了，而渭陽、長門祭祀五帝由祠官管理，按時舉行祭祀，皇帝不去了。

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第二年，匈奴多次入侵邊境，朝廷徵兵防守。後來年成有些歉收。幾年後孝景帝即位。十六年間，祠官各自按舊制按時祭祠，没有興建新的神廟，直到當今天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

當今天子剛即位，特別重視鬼神的祭祀。元年，漢朝建立已經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士大夫們都希望天子舉行封禪，修改制度，而皇上崇尚儒家學說，招納賢良之士，趙綰、王臧等以文章博學而作了公卿，想建議像古時一樣在城南建立明堂，來朝會諸侯。草擬巡狩、封禪、更改服色的事還没成功，正趕上竇太后喜好黄、老學

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説，不喜歡儒家學説，派人私察到趙綰等人非法謀利的事，拘捕審問趙綰、王臧，趙綰、王臧自殺，他們興辦的那些事都作廢了。六年後，竇太后去世。第二年，徵召文章博學之士公孫弘等人。第二年，當今皇上初次到雍，郊祭五畤。以後通常是每三年郊祭一次。這時皇上訪求到一位神君，把她安置在上林苑中的蹏氏觀。神君是長陵的一位女子，因爲難産而死，在她妯娌宛若身上顯靈。宛若把她供奉在自己屋裏，很多百姓都去祭祀。平原君去祭祀，他的後代子孫因此尊貴顯赫。等到當今皇上即位，就用豐厚的祭禮在宫中立祠供奉。能聽到她講話，却看不到她的身影。

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黄金，黄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黄錘史寬舒受其

這時李少君也憑着祭祀竈神、避穀不食、長生不老等方術求見皇上，皇上很敬重他。少君本是深澤侯的舍人，主管方伎。他隱瞞自己的年齡及籍貫，總是自稱七十歲，能驅使鬼神，長生不老。他靠着方術游遍各諸侯國。没有妻子兒女。人們聽説他能役使鬼神及長生不死，紛紛贈送給他財物，他常有剩餘的金錢和衣食。人們都認爲他不治産業却很富足，又不知他是什麽地方的人，越發相信他，争相侍奉他。少君天性喜好方術，善於伺機發言，又常有應驗。他曾陪同武安侯宴飲，席上有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少君説自己曾同這人的祖父在某處游玩打獵，老人小時候跟隨自己的祖父，記得那個地方，滿座的人都很震驚。少君拜見皇上，皇上有一件古銅器，問少君是否認得。少君説："這銅器是齊桓公十年陳列在柏寢臺上的。"隨即察看上面的銘文，果然是齊桓公時的器物。滿宫的人都大吃一驚，認爲少君是神，是活了幾百歲的人。少君對皇上説："祭祀竈神可以招來神異之物，有了神異之物丹沙就可以化爲黄金，用黄金製成飲食器皿就可以延年益壽，延年益壽就可以看到蓬萊島上的仙人，見到仙人後舉行封禪大典就可以長生不死，黄帝就是這樣的。我曾漫游海上，見到安期生，安期生吃巨棗，像瓜那麽大。安期生是仙人，可以往來蓬萊島中，與他投合的人總見面，不投合的就隱而不見。"於是天子開始親自祭竈神，派

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方士到海上尋找蓬萊島上安期生一類的仙人，從事把丹沙等各種藥物化爲黄金的工作。過了很久，李少君病死。天子認爲他蜕化升仙，并没死去，讓黄、錘史寬舒繼續他的方術。尋找蓬萊安期生也没有找到，而沿海的燕、齊一帶許多怪誕的方士紛紛來談論鬼神一類的事情。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亳人謬忌上奏祭祀太一神的方法，説："天神中最尊貴的是太一，太一的輔佐是五帝。古時天子於春秋兩季在東南郊祭祀太一，用太牢，祭七天，築祭壇設八面臺階，作爲鬼神的通道。"於是天子命太祝在長安東南郊建祠廟，經常按謬忌的方法來供奉祭祀。這以後有人上書説："古時候天子每三年用太牢祭祀一次三一神：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可了，命太祝在謬忌建議修建的太一壇上主持合祭三神，按照這人的方法進行。後來又有人上書説"古時天子常在春天舉行消災求福的祭祀，祭黄帝用梟、獍各一隻；祭冥羊用羊；祭馬行用一匹青公馬；祭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祭武夷君用乾魚；祭陰陽使者用一頭牛"。命祠官按這種方式主持祭祀，在謬忌奏立的太一壇旁邊進行。後來，天子苑囿中有白鹿，用它的皮製成皮幣，以宣揚瑞應，又製造了白金幣。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第二年，去雍郊祭，捕獲一隻一角獸，好像麃的樣子。主管官員説："陛下虔誠地舉行郊祭，上帝回報您的祭獻，賞賜一角獸，大概是麒麟吧。"於是把它進獻五畤，每畤加一頭牛，燒柴以祭。賜給諸侯白金，暗示這是上天的符應。這時濟北王認爲天子將要封禪，就上書獻出泰山及其附近的各邑，天子用其他的縣來補償他。常山王有罪，被謫遷，天子把他的弟弟封到真定，以接續先王的祭祀，而把常山國改爲郡，這以後五岳都在天子直轄的郡内了。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

第二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術求見皇上。皇上有個寵愛的王夫人，王夫人去世，少翁用方術在夜裏招來王夫人和竈鬼的形貌，天子從帷幕中看見了。於是就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很多，用待客之禮招待他。文成將軍説："皇上如想和神交往，宫室、服飾如不像神用的，神就不會

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宫，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宫神君。壽宫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宫、北宫，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

來。”於是製造畫有雲氣的車，又按五行相克的原理在勝日駕車驅除惡鬼。又建了甘泉宫，中間有臺室，畫着天、地、太一等衆鬼神，擺設祭祀用品來迎接天神。過了一年多，他的方術日益不靈，神没有來。於是他在帛上寫了字來喂牛，假裝不知道，説這牛腹中有奇物。殺牛一看得到帛書，上面寫的話很奇怪。天子認出帛書的筆迹，審問那人，果然是僞造的帛書，於是殺了文成將軍，隱瞞了這件事。這以後又修建柏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等。

文成將軍死後第二年，天子在鼎湖病得很厲害，巫醫們想盡一切辦法，仍不見好。游水發根説上郡有位巫師，病時鬼神附在他身上。皇上把他召來，供祀在甘泉。皇上病時，派人去問神君。神君説："天子不用爲病擔憂。病稍好些時，支撑着到甘泉與我相會。”於是皇上病好些了，起身駕臨甘泉，病體完全康復。大赦天下，把神君安置在壽宫。壽宫神君中最尊貴的是太一，他的助手是大禁、司命等神，都跟隨着他。不能看見他，可以聽到他講話，聲音和人一樣。時去時來，來時有颯颯風聲。住在室内帷幕中，有時白天説話，但通常是在夜裹。天子祓祭後纔進壽宫。通過巫作主人，領取飲食。神君説的話也由巫來傳達。又設壽宫、北宫，樹立羽旗，擺設供具，來供祀神君。神君所説的話，皇上命人記録下來，稱之爲“畫法”。他説的話，是一般人也知道的，没有什麽特殊之處，而天子心裹暗自高興。這些事保密，一般人無法知道。

這以後三年，主管官員進言，紀元應該根據上天所降的祥瑞來命名，不應用一、二來計數。第一個年號爲“建”，第二個年號因爲長星出現，叫“光”，第三個年號因爲在郊祭時獲得一角獸，稱爲“狩”。

第二年冬天，天子到雍郊祭，和群臣商議説："現在上帝由我親自郊祭，而后土没有祭祀，這不符合禮數。”主管官員同太史公、祠官寬舒商議："祭天地用的牲畜，角要像繭、栗一樣大。現在陛下要親自祭祀后土，祭后土應在澤中圜丘上設五個祭壇，每個祭壇用一頭小黄牛并準備太

黄。”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

牢，祭祀完後全部埋掉，陪祭官員要穿黄衣服。”於是天子又東行，開始在汾陰高丘上建立后土祠，依照寬舒等人的建議進行。天子親自望祭下拜，和祭祀上帝的禮儀一樣。行禮完畢，天子就到滎陽然後回京。經過雒陽時，下詔書説：“夏、商、周三代距今已很遥遠，時代久遠了祭祀就難以保存。把縱横三十里的地方分給周的後代爲周子南君，以供奉他祖先的祭祀。”這一年，天子開始巡行郡縣，逐漸接近泰山了。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宫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説。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鬥棋，棋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瀆。閒者河溢皋陸，堤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

這年春天，樂成侯上書推薦欒大。欒大是膠東王的宫人，過去曾與文成將軍求學於同一老師，後來作了膠東王的尚方吏。而樂成侯的姐姐是康王的王后，没有兒子。康王死後，其他姬妾的兒子被立爲王。而康后有淫亂行爲，與新王不合，彼此藉法術互相威脅。康后聽説文成將軍已經死了，就想自己討好皇上，於是派欒大通過樂成侯求見皇上，談論方術。天子殺了文成以後，後悔他死得太早，惋惜他的方術没有完全傳授下來，等到看見欒大，非常高興。欒大長得高大英俊，言談中有很多謀略，而且敢説大話，并處之泰然。曾誇口説：“我經常來往於海上，看到安期、羨門這些仙人。但他們認爲我地位低，不相信我。又認爲康王衹是個諸侯，不值得傳授給方術。我多次進言康王，康王又不肯重用我。我的老師説過：‘黄金可以煉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藥可以得到，仙人可以請來。’但我怕有像文成將軍一樣的下場，那樣方士就都閉口不説，哪裏還敢談論方術！”皇上説：“文成將軍是吃馬肝而死的。你如果真能研習他的方術，那我有什麼可吝嗇的呢！”欒大説：“我的老師從不求人，都是别人求他。陛下如果真想請他來，就要尊重他的使者，令使者親近，要用待客的禮數來接待，不能輕視，讓他們各自佩帶印信，纔可以讓他向神人傳話。神仙肯不肯來還不一定。衹有尊敬他的使者，纔能迎來神仙。”於是皇上讓他用小方術顯露一下，欒大鬥棋，棋子自動互相撞擊。這時皇上正擔心黄河决口，而黄金也没有煉成，於是拜欒大爲五利將軍。過了一個多月，得到四顆印，佩帶着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軍印。皇上下詔書給御史：“當初禹疏通九江，開通四瀆。近年來黃河泛濫橫溢，淹没了水邊的陸地，爲修堤壩而勞役不息。我統治天下已二十八年，上天如果賜給我賢才，那麼欒大就傳達天意吧。《乾》卦説‘飛龍升上天空’，‘鴻雁漸近涯岸’，和我的願望差不多啊。用二千户封地士將軍欒大爲樂通侯。”賜給列侯住的上等府第，僮僕千人。天子所用的車馬、帷幕及各種器物堆滿了他的家。又把衛長公主嫁給他，贈給黄金一萬斤，改稱她的封號爲當利公主。天子親自到五利將軍的府第。使者前往慰問，供應財物，前後接連不斷。自大主和將相以下的官員，都在家中備辦酒席，進獻給他。這時天子又刻了一枚“天道將軍”的玉印，派使者穿着羽衣，夜晚站在白茅上，五利將軍也穿着羽衣，夜晚站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表示不把他當臣下看待。所以要佩“天道”印，是要爲天子導迎天神。於是五利將軍經常在夜晚於家中祭祀，想使神仙降臨。神仙没到而衆鬼都來了，但他很會驅使他們。這以後整裝出發，東到海上，去求見仙師了。欒大被引見幾個月内，就佩帶六顆大印，貴寵震動天下，而沿海的燕、齊一帶，方士們無不磨拳擦掌，自稱有秘方，能够成神成仙。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𥇉，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

這年夏季六月間，汾陰名錦的巫師在魏脽后土祠旁替人祭神，看到地面隆起像鉤一樣，挖開一看，得到一隻鼎，這鼎和一般的鼎很不相同，上有花紋而無刻字，覺得奇怪，就報告了官吏。官吏報告給河東太守勝，勝上奏天子。天子派使者查問巫師得鼎的詳情，没有作假，於是按禮祭祀，把鼎迎到甘泉，百官隨行，皇上獻祭。行到中山，天氣晴暖，空中有片黄雲當頭。有麃跑過，皇上親自射得它，用來祭鼎。到了長安，公卿大夫們都建議要求尊奉寶鼎。天子説：“近年來黃河泛濫橫溢，收成連年不好，所以我出巡祭祀后土，祈求他爲百姓繁育五穀。今年豐收了還没有舉行報祭，寶鼎爲什麼會出現呢?”官員們都説：“聽説從前泰帝鑄了一隻神鼎，一的意思是統一天下，是天地萬物的象徵。黄帝鑄了三隻寶鼎，象徵天、地、人。禹收集九州的金屬，

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没，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鑄成九鼎。都曾烹煮食物來祭祀天地和鬼神。鼎遇到聖明的時代纔出現，鼎傳到夏、商。周德行衰微，宋的社壇毁滅，鼎就沉没不見了。《頌》説‘從堂到門，從羊到牛；大鼎小鼎，這些都檢查過，不喧嘩，不怠慢，求得長壽多福’。現在寶鼎到了甘泉，色澤光潤，變幻無窮，表示漢將承受無盡的福壽。再加上在中山時，有黄白雲籠罩，又有麃作符瑞，用大弓四箭射得，獻到祭壇下面，酬謝天地衆神。衹有承受天命稱帝的人纔能心知其意而按天意行事。寶鼎應該進獻於祖廟，藏在天帝殿中，以符合神明的瑞應。”皇上下令説：“可以。”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到海上尋找蓬萊仙島的人説，蓬萊并不遥遠，而不能到達的原因，是没有看到島上空的雲氣。皇上於是派望氣官員去觀察雲氣。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説，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

這年秋天，皇上駕臨雍，將要郊祭。有人説“五帝是太一的輔佐，應該立太一神位，皇上親自祭祀”。皇上猶豫不决。齊人公孫卿説：“今年得到寶鼎，這個冬天辛巳初一早晨交冬至，與黄帝時相同。”公孫卿有一塊木簡，上面寫着：‘黄帝在宛朐得到寶鼎，向鬼臾區打聽。鬼臾區回答道：“黄帝得到寶鼎、神策，這年是己酉初一早晨交冬至，掌握了天道運行的規律，周而復始。’於是黄帝推算日月朔望，以後大約每二十年有一次初一早晨交冬至，共推算了二十次，總計三百八十年，黄帝成仙登天了。”公孫卿想通過所忠上奏札書。所忠看到札書荒誕不經，懷疑是胡亂捏造的，推辭説：“寶鼎的事已經定下來了，還要這幹什麼！”公孫卿又通過皇上的親信小臣上奏。皇上非常高興，於是召見公孫卿詢問此事。公孫卿回答説：“是從申公那裏得到這木簡，申公已經死了。”皇上説：“申公是什麼人?”公孫卿説：“申公是齊人，和安期生有交往，親受黄帝的言論，没有别的記載，衹有這鼎上寫的字。上面説‘漢朝興起後要再次出現與黄帝得寶鼎時相同的曆法’。又説：‘漢朝的聖主出在高祖的孫子或曾孫一代。寶鼎出現了就能和神交流，應舉行封禪。古代舉行封禪的有七十二個王，衹有黄帝得以上泰山祭天。’申公説：‘漢朝君主應當上

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黄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群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山祭天，上泰山祭天就能成仙登天了。黄帝時有上萬的諸侯，而主持祭祀的封國有七千個。天下有八座名山，其中三座在蠻夷境内，五座在中原。中原的五座是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山，這五座山是黄帝經常游歷與神相會的地方。黄帝一面作戰，一面學仙。擔心百姓非難他的仙道，就斬殺了那些誹謗鬼神的人。一百多年以後得以與神相通。黄帝在雍郊祭上帝，住了三個月。鬼臾區號大鴻，死後葬在雍，就是後來的鴻冢。這以後黄帝在明廷迎接萬神。明廷就是甘泉。所謂寒門，就是谷口。黄帝開采首山的銅，在荆山下鑄鼎。鼎鑄成後，天上有條垂着鬍髯的龍下來迎接黄帝。黄帝騎上龍，群臣和姬妾們跟着騎上的有七十多人，龍於是飛上天。剩下的小臣上不去，就都抓龍的鬍毛，龍鬍被拔掉，小臣們掉下來，黄帝的弓也掉了下來。百姓們仰望黄帝登天以後，就抱着他的弓和龍鬍號啕大哭，所以後代把這個地方稱爲鼎湖，把那隻弓稱爲烏號。'"於是天子説："啊，我如果真能像黄帝那樣，那我將把離開妻子兒女看得像脱掉鞋子一樣容易。"於是任命公孫卿爲郎官，命他東到太室山去迎候神。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綉。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皇上於是到雍舉行郊祭，來到隴西，向西登上崆峒山，駕臨甘泉。命祠官寬舒等修建太一祠壇，祭壇仿照薄忌所講的太一壇的式樣，壇分三層。五帝壇環繞在它的下面，各在自己的方位。黄帝在西南面，開通八條鬼神通道。太一祭祀用物與雍各畤相同，另加甜酒、棗、乾肉等，殺一頭牦牛作爲祭牲供奉。而五帝衹有祭肉和甜酒供奉。壇下的四方空地上，用酒沃地以祭隨從的群神及北斗。祭祀完畢，剩下的祭肉都用火燒化。牛是白色的，把鹿放在它的體腔内，猪放在鹿的體腔内，用水浸泡。用牛祭日神，用羊、猪祭月神。太一神的主祭官員穿紫色刺綉的衣服，五帝的主祭官員穿的衣服與五帝本色相同，祭日穿紅色衣服，祭月穿白色衣服。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

十一月辛巳初一早晨交冬至，拂曉時，天子開始郊祭太一。早晨祭日，傍晚祭月，衹是作揖；拜見太一是按照雍郊祭的禮節。祝辭説：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上天當初把寶鼎神策授與皇帝，一個朔日，又一個朔日，周而復始，皇帝恭敬地拜見上天。"穿黄色的衣服。祭祀時祭壇布滿火炬，壇旁是烹飪用的器具。官員們説"祭壇上有光芒"。公卿們説："皇帝當初在雲陽郊祭太一時，主管官員捧着大璧及上好的牲品進獻，這夜有美麗的光彩出現，到白天，黄氣上與天連。"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説："神靈的美德，是福氣和吉祥的象徵，應該在出現光彩的地方建立太畤壇來彰明瑞應。命太祝總領，秋冬兩季間進行祭祀。每三年天子郊祭一次。"

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

這年秋天，爲了討伐南越，向太一神禱告。用牡荆做旗柄，在長條旗上畫上日、月、北斗、飛龍，來象徵太一三星，作爲祭太一時放在最前面的旗幟，叫做"靈旗"。爲軍事行動而祈禱，太史舉着靈旗指向要討伐的國家。五利將軍被派去尋找仙人，不敢下海，而去泰山祭祀。天子派人跟着他考察，實際上并没遇見什麽。五利將軍謊稱見到了他的老師，他的方術已盡，大多没有什麽效驗。皇上於是殺了五利將軍。

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宫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這年冬天，公孫卿在河南迎候神仙，説看見在緱氏城上有仙人的足迹，有個像野鷄一樣的東西在城上來來去去。天子親自駕臨緱氏城察看那脚印。問公孫卿："不會再像文成將軍、五利將軍那樣了吧?"公孫卿説："仙人不是有求於人主，而是人主有求於神仙。求仙之道如不放寬時限，神仙就不會來。談論神的事，好像是荒誕迂闊，經年累月就可請到神仙。"於是各郡國都修整道路，修繕宫觀和名山祭神的地方，希望天子駕臨。

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

這年春天，滅了南越之後，皇上有個寵臣李延年憑擅長音樂而晋見。皇上很欣賞他，下詔公卿們商議，説："民間祭祀還有以鼓舞相配的音樂，現在郊祀却没有音樂，這難道相稱嗎?"公卿們説："古代祭祀天地時都有音樂，神靈們纔受禮歆享。"有人説："太帝命素女彈奏五十弦的瑟，音調悲切，太帝忍受不了，於是把瑟上的弦改爲二十五弦。"這時爲了伐南越獲勝，報祭太一神、后土神，開始使用樂舞，增召歌童，製作

瑟自此起。

二十五弦瑟和箜篌，琴瑟從此問世。

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黄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

第二年冬天，皇上説："古代先整頓軍備解散軍隊，然後再舉行封禪。"於是北上巡視朔方，統率軍隊十幾萬，回來時在橋山祭祀黄帝冢，在須如解散軍隊。皇上説："我聽説黄帝没有死，現在却有墓，爲什麽？"有人回答説："黄帝成仙升天後，群臣把他的衣冠埋葬了。"到了甘泉，因爲將要到泰山封禪，先祭祀了太一神。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自從得到寶鼎後，皇上就和公卿大臣及儒生們商量舉行封禪。封禪之禮很少舉行，荒廢已久，没人知道它的禮儀，而儒生主張采取《尚書》、《周官》、《王制》中記載的望祀和射牛的禮儀來舉行封禪。齊人丁公九十多歲了，説："封禪是應合不死的盛名。秦始皇没能登上泰山祭天。陛下一定要上泰山的話，慢慢上山如果没有風雨的話，就可以上山封禪了。"皇上於是命令儒生們練習射牛，草擬封禪的禮儀。幾年後，到了要封禪的時候。天子曾經聽過公孫卿及方士們的議論，黄帝以前的封禪，都引來異物與神相通，想仿照黄帝以前接待神仙使者蓬萊方士，超脱世俗，德行與九皇相比擬，又略采儒家學説加以修飾。儒生們本已不能闡明封禪的事宜，又拘泥於《詩》、《書》古文不能變通。皇上作好封禪用的祭器給儒生們看，儒生中有人説"和古代的不同"，徐偃又説"太常所屬的儒生們行禮，不如魯國做的好"，周霸召集衆人商討封禪事宜，於是皇上斥退了徐偃、周霸，并將儒生們全部罷黜不用。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

三月，又向東駕臨緱氏，按禮登上中嶽太室山。隨行的官員在山下聽到好像有喊"萬歲"的聲音，問山上，山上的人説没喊；問山下，山下的人也没喊。於是把三百户人家劃爲太室山的封邑來供奉祭祀，稱爲崇高邑。東行登上泰山，泰山的草木還没長葉，於是命人把石碑運上山，立在泰山頂上。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

皇上又向東巡視海上，行禮祭祀八神。齊人上奏疏談論神怪奇方的數以萬計，可是没有應驗的。於是增派船隻，命談到海中神山的那幾千人去找蓬萊仙人。公孫卿帶着符節經常先行到名山

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

等候神仙。到了東萊，說夜裏看見了巨人，身高數丈，靠近他時就不見了，看到他的脚印很大，像禽獸的一樣。群臣中有人說看到一個老頭牽着一條狗，說“我想見皇上”，轉眼就不見了。皇上開始看到大脚印時，還不相信，等到群臣中有人談到老頭的事，就認爲那一定是仙人。在海上留住下來，撥給方士們傳車，又悄悄派出數以千計的使者去訪求仙人。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四月，回到奉高。皇上想到儒生和方士們所說的封禪禮儀各不相同，不合常理，難以施行。天子來到梁父山，按禮祭祀地主。乙卯，命擔任侍中的儒生戴着鹿皮帽子，穿着插笏的官服，射牛行禮。在泰山下的東方設壇祭天，和祭太一神的禮節相同。壇寬一丈二尺，高九尺，下面放着玉飾的文書，文書的內容保密。祭祀完畢，天子獨自和侍中奉車都尉子侯登上泰山，也設壇祭天。這些事情都禁止外傳。第二天，沿山北的道路下山。丙辰，在泰山脚下東北方的肅然山祭祀地神，和祭祀后土的禮儀相同。天子都親自拜見，穿着黄色的衣服，而且都配有音樂。用江、淮間出產的三脊靈茅作祭神的墊席。用五色土作祭壇。放出遠方進貢來的奇獸飛鳥和白毛野鷄等，很能增加禮儀的隆重氣氛。兕牛犀象一類的動物不用。天子一行都到泰山祭祀后土。舉行封禪之禮那天，夜裏好像有光芒出現，白天有白雲從祭壇中升起。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天子從壇場回來，坐在明堂上，群臣輪番上前祝福。於是下詔給御史說：“我以微小之身，位居至尊，小心謹慎，惟恐不能勝任。我德行微薄，不懂禮樂。祭祀太一時，好像出現了光芒，飄忽可望，我被這種奇異的景象嚇住了，想停止祭祀却又不敢，於是登上泰山祭天，來到梁父，然後在肅然山闢場祭地。改過自新，高興地與士大夫們重新開始，賞賜給百姓們每百户一頭牛、十石酒，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及孤兒、寡婦各加布帛兩匹，免除博、奉高、蛇丘、歷城的徭役，不用交納今年的租稅。大赦天下，同乙卯年頒布的赦令一樣。我巡行經過的地方免除徭役。兩年前犯的罪，一律不再追究。”又下詔說：“古時天子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

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

五年出巡一次，到泰山祭祀，諸侯都有朝見時的住所。命諸侯各自在泰山下修建府第。”

天子已經在泰山祭過天，没有遇到風雨災害，而方士們又説蓬萊島上的神仙看來可以求到，於是皇上高興地希望或許可以遇到，於是又東行到海上眺望，希望能遇到蓬萊仙人。奉車都尉子侯得了暴病，當天就死了。皇上於是離開，沿海而上，向北到達碣石，從遼西開始巡視，經過北部邊郡到達九原。五月，回到甘泉。主管官員説寶鼎出現的那年改稱元鼎，今年封禪，應改稱元封元年。

這年秋天，彗星出現在東井。十多天後，彗星又出現在三能。觀望雲氣的王朔説：“我觀測時衹看見旗星出來像瓜那麼大，一頓飯的功夫又隱没了。”官員們都説：“陛下創建了漢朝的封禪制度，上天出現德星來報答陛下。”

第二年冬天，在雍郊祭五帝。回來時，拜祝祭祀太一。祝詞説：“德星光芒四射，是吉祥的象徵。壽星接着出現，光明遠照。這些星象符信一樣顯現，皇帝敬拜太祝所祭的各位神靈。”這年春天，公孫卿説在東萊山看到了神仙，好像説“想見天子”。天子於是駕臨緱氏城，任命公孫卿爲中大夫。又到了東萊，留住了幾天，没看到什麼，衹看見巨人的脚印。又派數以千計的方士去訪求神靈，采集靈芝仙藥。這年天旱。這時天子覺得出巡没有正當的名義，於是到萬里沙求雨，途中祭祀了泰山。回到瓠子，親自部署堵塞黄河决口。留住了兩天，沉白馬玉璧祭河神後纔離去。派兩位大臣帶領士兵堵塞黄河决口，使黄河改由兩條河渠入海，恢復了禹治水時的樣子。

這時已滅掉了兩越，越人勇之説“越人習俗信鬼，他們祭祀時都能見到鬼，往往有效驗。以前東甌王敬鬼，活到一百六十歲。後代怠慢了鬼神，所以就衰敗了”。於是命越巫建造越式祠廟，有祭臺没有祭壇，也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用鷄骨占卜。皇上相信這些，越式祠廟和鷄骨占卜開始采用。公孫卿説：“仙人可以見到，而皇上去求仙時常常很匆忙，所以没能見到。現在陛下可以修建高大的樓臺，像緱城的一樣，供設乾

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肉、棗子，神仙應該可以招來。而且仙人喜歡住樓。”於是皇上命令在長安修建蜚廉觀、桂觀，在甘泉修建益壽觀、延壽觀，派公孫卿拿着符節，設好供品，等候神仙。又建造了通天臺，在臺下擺設祭器、供品，來招請神仙們。這時在甘泉又加修了前殿，開始擴建各宫室。夏天，有靈芝草生長在殿房内。天子爲了堵塞黄河决口，建造了通天臺，好像看到有光彩出現，於是下詔書説：“甘泉殿房中長出了九莖的靈芝，大赦天下，免除所有勞役。”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第二年，攻打朝鮮。夏天，乾旱。公孫卿説：“黄帝祭天時就乾旱，祭壇的土乾了三年。”皇上於是下詔説：“天旱，是爲了曬乾封土吧？下令天下尊祭靈星。”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第二年，皇上到雍郊祭，開通回中的道路，巡視了那裏。春天，來到鳴澤，從西河回京。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第二年冬天，皇上巡行南郡，來到江陵後東行。登上灊的天柱山來祭祀，稱它爲南岳。沿長江而下，從尋陽前往樅陽，經過彭蠡，禮祭那裏的名山大川。向北來到琅邪，沿海而上。四月中，來到奉高舉行封禪。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當初，天子在泰山封禪，泰山東北山脚下古時建有明堂，地勢險要不開闊。皇上想在奉高旁修建明堂，可又不懂得明堂的制度。濟南人公玉帶獻上黄帝時明堂的圖樣。明堂圖中有一座殿，四面没有墻壁，用茅草覆蓋，四周通水，四周環繞圍墻，修建複道，上面有樓，從西南方通入殿堂，稱爲昆侖，天子從這裏進去，在裏面拜祭上帝。於是皇上下令奉高在汶水旁修建明堂，按照公玉帶獻的圖的樣子。等到五年後舉行封禪時，就在明堂上座祭祀太一、五帝，把高皇帝的靈位設在對面。在下房祭祀后土，使用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進去，開始按郊祀之禮在明堂拜祭。祭禮完畢，在堂下燒柴而祭。皇上又登上泰山，自己在山頂上秘密舉行祭祀。又在泰山下祭祀五帝，各自按其方位來祭，黄帝和赤帝在同一方位，由主管官員來祭。在山上燃起火，山下都燃火響應。

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這以後兩年，十一月甲子初一早晨交冬至，

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推算曆法的人認爲這是曆數的本統。天子親自來到泰山，在十一月甲子初一冬至這天在明堂祭祀上帝，不舉行封禪。祝辭爲："上天加授皇帝以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神。"向東來到海上，查問到海上去的那些人及去求神的方士們，没有什麽效驗，却還增派人前去，希望能遇到神仙。

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十一月乙酉，柏梁發生火災。十二月甲午初一，皇上親自到高里禪祭，祭祀后土。駕臨勃海，想遥望祭祀蓬萊衆神，希望能到仙境去。皇上回京後，因爲柏梁火災的緣故，在甘泉接受各地的報表。公孫卿説："黄帝建成青靈臺，十二天後被燒掉，黄帝於是建造明廷。明廷就是甘泉。"方士們大多説古代帝王有建都甘泉的。這以後天子又在甘泉朝見諸侯，在甘泉修建諸侯的官舍。勇之於是説："越地風俗，遭火災後再建屋時一定要比原來的大，來制服它。"於是建造建章宫，規模有千門萬户。前殿比未央宫還高。其東面是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面是唐中，周圍幾十里是虎圈。在北面建造一個大池，中建漸臺，高二十餘丈，稱爲太液池，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等假山，模仿海中的神山、龜魚之類。南面有玉堂、璧門、大鳥等建築。又建造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樓臺之間有天橋互相連接。夏天，漢朝更改曆法，以正月爲一年的開始，崇尚黄色，官名印章改用五個字，年號改爲太初元年。這一年，向西討伐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用方術求鬼神加禍於匈奴、大宛。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第二年，主管官員報告説雍的五畤没有烹熟的牲品，不够芳香。於是命令祠官給各畤進獻小牛犢作祭品，按五行相克的理論進獻五帝能制勝的毛色的牲品，全都用木偶馬代替馬駒。衹有五月嘗祭時用馬駒，天子親自郊祀時用馬駒。各名山大川祭祀時要用馬駒的，都用木偶馬代替。天子經過的地方祭神用馬駒。其他的祭禮依舊。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黄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

第二年，向東巡行海上，考察尋找神仙的事，没有應驗。方士中有人説"黄帝時建成五城十二樓，在執期迎候神仙，稱爲迎年"。皇上批

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黄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

准按照他的説法建造樓臺，稱爲明年。皇上親自到那裏祭祀上帝。公玉帶説：“黄帝時雖然在泰山行封禮，可是風后、封巨、岐伯命黄帝到東泰山行封禮，到凡山行禪禮，兩處符應相合，然後就可長生不死了。”天子下令準備好祭品後，來到東泰山，東泰山很矮小，和它的名聲不相稱，於是命祠官祭祀它，而不舉行封禪了。這以後命公玉帶供奉祭祠，迎候神靈。夏天，又回到泰山，和以前一樣舉行五年一次的封禪大典，又在石閭加祭地神。石閭在泰山南面的山脚下，方士們大都説這裏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所以皇上親自來祭祀地神。這以後五年，又來到泰山行封禮，回京途中祭祀了恒山。

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當今天子所興建的祠廟，有太一祠、后土祠，每三年親自郊祀一次，建立了漢朝的封禪制度，每五年舉行一次。薄忌的太一壇及三一祠、冥羊祠、馬行祠、赤星祠共五座，由寬舒等祠官每年按時祭祀。總共六座祠廟，都由太祝管理。至於像八神等衆神，明年、凡山等著名祠廟，天子巡行經過時就祭祀，離開後就作罷。方士們興建的祠廟，由他們各自主持，本人死了就算了，祠官不管理。其他祠廟照舊。當今天子舉行了封禪，在其以後的十二年中，遍祭了五岳、四瀆之神。而方士們立祠迎候神仙，到海上尋找蓬萊，始終没有效驗。而公孫卿迎候神仙，還是用看見巨人的脚印爲自己解説，没有效驗。天子逐漸厭倦方士們的奇談怪論了，可是仍和他們來往不斷，希望有一天真能遇到神仙。從此以後，方士們談論神仙和祭祀的人更多了，但其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了。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宫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太史公曰：我跟隨皇上出巡，祭祀天地衆神、名山大川，參加了封禪大典。在壽宫陪祭聽到了祝辭，認真體察方士、祠官的意圖，然後静下心來依次論述自古以來祭祀鬼神的事情，把它們的形式和内容都記載下來。後世君子，可以稍加翻閲。至於像俎豆等禮器、玉帛等祭品的詳細規定，獻享酬神的禮儀，則由主管官員保存着。

# 史記卷二十九

## 書 第 七

##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夏書》說：禹治理洪水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他走陸路乘車，走水路乘船，走泥路踏橇，走山路就坐轎。爲的是分別九州，順着山勢來疏通河道，根據土地的肥瘠來決定貢賦。他開通九州的道路，修好九州湖泊的堤防，測量九州的山土。可是黄河泛濫成災，損害中原特别厲害，於是把治理黄河作爲當務之急。所以疏導黄河，從積石經過龍門，向南到達華陰，東下到達砥柱，直至孟津、雒汭，到達大邳。這時禹認爲黄河從地勢高的地方流下來，水勢湍急猛烈，難以在平地上流過，所以多次造成災害，於是把黄河分爲兩支來疏導黄河的水勢。在北邊把黄河水引到高地上，經過降水，到達大陸，把黄河分爲九條河流，又匯同在一起，稱爲逆河，流入勃海。九州的河流已經疏通，九州的水澤已經劃分，中原平安無事，功績一直延續到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吴，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從此以後，人們在滎陽以下引黄河水向東南流，修成鴻溝，以溝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水、汝水、淮水、泗水匯合。在楚地，西面有渠把漢水和雲夢澤連接起來，東面的江淮之間有溝相通。在吴地，三江、五湖有渠相通。在齊地，菑濟之間有渠相通。在蜀地，蜀郡守李冰鑿通離碓，以避免沫水的危害，在成都開通了兩條江。這些渠都能行船，多餘的水用於灌溉，百姓們得到了好處。至於渠水經過的地方，人們往往引渠水進入灌溉田地的小渠，小渠數以億萬計，數也數不清。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

西門豹引漳水灌溉鄴地，使魏的河内地區富

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足起來。韓國聽説秦喜歡興辦各種事業，就想使秦疲累，不能向東出兵攻打自己，於是就派水工鄭國做間諜去游説秦國，讓它把涇水從中山西到瓠口一段鑿穿爲渠，沿着北山向東注入洛水，長三百餘里，要用來灌溉農田。工程進行中，秦國人察覺，秦王想殺掉鄭國。鄭國説："當初我的確是來作間諜的，可是渠修成後也是對秦有利的。"秦認爲是這樣，終於讓他把渠修成。渠修成之後，引來帶有淤泥的水，灌溉鹹鹵地四萬多頃，每畝收成爲六石四斗。於是關中變成沃野，没有荒年，秦國因此富强起來，終於吞并了諸侯，因此把這渠命名爲鄭國渠。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漢朝建國三十九年，孝文帝時黄河在酸棗決口，東邊冲毁了金隄，於是東郡大批徵發士卒來堵塞它。

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强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在這之後四十多年，當今天子元光年間，黄河在瓠子決口，向東南灌入鉅野，和淮水、泗水相通。於是天子派汲黯、鄭當時徵發民夫來堵塞決口，常常是剛堵好又被冲壞。這時武安侯田蚡做丞相，他的食邑是鄃。鄃在黄河北面，黄河決口向南泛濫，鄃地没有水災，邑中收成很好。田蚡對皇上説："江河決口都是天意，不能輕易用人力强行堵塞，堵塞上未必合乎天意。"那些望雲氣、用數術的人也認爲是這樣。於是天子很長時間不再下令進行堵塞了。

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這時鄭當時任大農，對天子説："以往關東漕運糧食沿渭河而上，大約要六個月纔能運完，而且漕運水道九百多里，經常有難行之處。如果從長安開渠引渭河水，沿南山而下，到黄河衹有三百多里，路直，容易漕運，估計可在三個月内運完糧食，而且渠下有民田一萬多頃，又可以得到渠水灌溉：這樣減少了漕運時間，節省了人力，使關中的土地更加肥沃，多收糧食。"天子認爲他説得對，命齊人水工徐伯測量、設標記，徵發民夫幾萬人開鑿漕渠，三年完成。完成後，用來漕運，非常便利。這以後漕運逐漸增多，渠下的百姓也都得以灌溉田地。

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

這以後河東太守番係上言："從山東西運的漕糧，每年有一百多萬石，經過砥柱險地，損失

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

很多，且耗費也大。如果開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陰以下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陰、蒲坂以下的土地，估計可以得到五千頃水澆地。這五千頃地過去都是河邊荒地，百姓們在這裏放牧，現在加以灌溉耕種，估計可以收糧食二百萬石以上。糧食從渭河運過來，和從關中運來没什麽不同，而砥柱以東可以不再漕運。”天子認爲他説得對，徵發民衆幾萬人修渠墾田。幾年後，黄河改道，水渠不再有用，種田的人連種子都收不回。久而久之，河東的水渠、農田荒廢，給了越人，讓少府徵收少量租税作爲收入。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舡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這以後有人上書想要開通褒斜道以進行漕運，事情交給御史大夫張湯處理。張湯過問了這事，就上言道：“到蜀地從故道走，故道多坡，盤回繞遠。現在開通褒斜道，坡少，近了四百里。而且褒水與沔水相通，斜水與渭水相通，都可以行船漕運。漕糧從南陽上溯到沔水，進入褒水，褒水的源頭到斜水，其間一百多里，用車轉運，從斜水而下到渭水。這樣的話，漢中的糧食可以運來，山東從沔水漕運没有險阻，比經過砥柱漕運方便。而且褒水斜水木材竹箭很多，可與巴蜀相比。”天子認爲他説得對，任命張湯的兒子張卬爲漢中太守，徵發幾萬人開通褒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又方便又近，但水急多石，不能漕運。

其後莊熊羆言：“臨晋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顔山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這以後莊熊羆上言：“臨晋的百姓希望開渠引洛水來灌溉重泉以東一萬多頃原來的鹽鹵地。如果真的得到灌溉，可以達到畝産十石。”於是爲此徵發民夫一萬多人來挖渠，從徵把洛水引到商顔山下。渠岸容易崩塌，於是挖井，深的有四十多丈。連續挖了很多井，井下相通，使水流過。水從地下穿過商顔山，向東到了離山嶺十多里的地方。井渠的出現始於此。因爲挖渠的時候得到了龍骨，所以稱它爲龍首渠。開鑿了十多年，渠道都開通了，但還没有得到好的收成。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

從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後二十多年，農業因此連年歉收，梁、楚地區尤其厲害。天子進行了封禪并巡行祭祀名山大川，第二年，天旱，傳説是爲使封土乾燥，因而少雨。皇帝於是派汲仁、郭

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决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填决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

昌徵發民夫幾萬人堵塞瓠子决口。這時天子已在萬里沙祭祀過，就在回來時親自到黄河决口的地方，把白馬、玉璧沉入黄河，命令群臣及侍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背柴填塞决口。這時東流郡燒草，所以柴草少，於是運來淇園的竹子，作堵塞决口的竹楗。

天子既臨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將奈何？晧晧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天子親臨黄河决口以後，痛惜塞河的事没有成效，於是作歌："瓠子决口啊，該怎麼辦？水勢浩大啊，州閭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啊，大地不得安寧，工程無休無止啊，吾山快要鑿平。吾山快被鑿平啊，鉅野澤洪水四溢，到處都是魚啊，又快到冬天了。黄河的正道毁壞了啊，河水横流，蛟龍縱情奔騰啊，恣意遠游。河水如能回到舊道啊，河神的恩德無限，如果不去封禪啊，怎能知道關外河水泛濫！替我告訴河伯啊，他爲什麼這樣不仁？河水泛濫不止啊，愁煞我們？齧桑被水漂浮起來啊，淮水、泗水都被灌滿，河水長久不能返回故道啊，堤岸已經崩潰。"另一首歌是："黄河水浩浩蕩蕩啊，流得很急，北面河道迂遠啊，疏導水流很難。取長茭來堵决口啊，沉美玉來祭河神，河伯已經答應了啊，柴草却接濟不上。柴草接濟不上啊，這是衛人的罪過，草被燒光一片蕭條啊，拿什麼來防禦水災！運來竹子作竹楗啊，再用石柱打樁，宣房堵水成功了啊，衆福都會到來。"這時終於堵住了瓠子决口，在上面建築了一座宫室，名爲宣房宫。又引導黄河向北流經二渠，恢復禹治水時的舊迹，梁、楚地區又得到安寧，没有水災了。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從此以後，掌權的人争相進言興修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或其他河谷的水來灌溉田地；而關中的輔渠、靈軹渠引來幾條河水；汝南、九江引淮水；東海引鉅定湖的水；泰山引汶水：各地都開渠來灌溉農田，各達一萬多頃。其他的小渠及依隨山勢導水的溝池，説也説不完，但最著名的還是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

太史公曰：我南行登上廬山，觀看禹疏導的九江，又來到會稽太湟，登上姑蘇山，眺望五湖；向東考察了洛汭、大邳，逆着黄河，巡視了淮水、泗水、濟水、漯水和洛水各個渠道；向西

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看到了蜀的岷山和離碓；北面從龍門走到了朔方。禁不住要說：水對人類構成的利和害實在太大了！我曾跟隨皇帝背柴草堵塞宣房決口，被《瓠子》詩打動，於是寫下《河渠書》。

# 史記卷三十

## 書第八

##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漢朝興起，承接了秦朝的衰弊，壯年男子從軍轉戰，老弱的人去運送糧餉，戰爭越頻繁而財用越匱乏，天子連四匹同樣毛色的馬駕的車也沒有，將相有的衹能乘牛車，平民百姓没有一點積蓄。當時因爲秦朝的錢太重，使用不便，就令百姓改鑄輕錢，黃金一錠重一斤，減省放寬法令禁例。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人，聚積錢財來囤積居奇，以致物價大大上漲，米賣到一石一萬錢，馬一匹一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天下平定以後，高祖就下令商人不能穿絲織衣服，不能乘車，加重租稅來抑制、羞辱他們。孝惠、高后時，因爲天下剛剛平定，又放鬆了限制商賈的法令，但是商人的子孫仍然不許做官。計算官吏的俸祿，估量政府的開支，來向百姓徵收賦稅。而山川園池及市場租稅的收入，從天子以至各諸侯王的封邑都各自用來作爲經費，不再從國家經費中領取了。從水道運輸山東地區的糧食來供應京師各官府，每年不過幾十萬石。

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到孝文帝時，榆莢錢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輕，於是改鑄四銖錢，錢面上鑄文爲"半兩"，讓百姓可以隨便私自鑄錢。所以吳衹是個諸侯國，因爲可以憑其所在的產銅之山鑄錢，富比天子，後來終於叛亂。鄧通衹是個大夫，憑着鑄錢財產超過王侯。由於吳國、鄧氏的錢流行天下，所以有了禁止私自鑄錢的法令。

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

匈奴多次侵掠北部邊疆，邊境上屯墾駐守的軍隊很多，邊境上的糧食連必須的供應都難以自足。於是招募百姓能向國家捐獻糧食或把糧食運

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

到邊疆的，封爵，爵位最高可至大庶長。孝景帝時，上郡以西旱災，又重新修訂賣爵令，降低爵位的價錢來招徠百姓；對於由刑徒減刑爲官役的人，可以向公家捐糧來免罪。增拓苑囿牧馬以使軍用寬裕，而宮室臺榭馬車也修建得越來越多了。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到當今皇上即位幾年後，漢朝建立以來這七十多年之間，國家太平無事，如果没有水災旱災，百姓就可以人給家足，各郡縣的糧倉都裝滿，府庫中貯存了很多財物。京師積存的錢累積到億萬，穿錢的繩子腐爛，無法數清。京城糧倉裏的糧食陳糧加陳糧，滿得溢出了倉外，以至於腐爛得不能吃了。老百姓在大街小巷都養着馬，而田野裏更是成群結隊，騎母馬的人被排擠，不能加入騎馬的行列。看守里巷大門的人能吃到小米和肉，做官的人很少調動，在任所就把子孫養大了，做官的久任其職，就以官名做自己的姓或號。所以人人自愛，不輕易犯法，以行義爲首要的事而鄙視可恥的行爲。在這時，法律寬疏，百姓殷富，憑藉財勢，驕傲放縱，有的人甚至兼并土地，豪富之徒，在鄉間横行霸道。受有封邑土地的宗室及公卿大夫以下的人，都競相奢侈，住宅、車馬、服飾僭越於上，没有限度。凡事盛極則衰，這種變化是必然的。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吴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從此以後，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對兩越用兵，江淮一帶騷亂而且大受損耗。唐蒙、司馬相如開通去西南夷的道路，鑿山修路一千多里，以開拓巴蜀地區，巴蜀的百姓疲敝不堪。彭吴爲滅朝鮮，設置了滄海郡，燕齊一帶紛紛忙亂起來。等到王恢在馬邑設計伏擊匈奴以後，匈奴斷絶了和親，侵擾北部邊疆，戰爭接連不斷，没有止息，天下百姓苦於繁重的勞役，而戰事却與日俱增。出征的人要自備衣食，留下的人要輸送物資，中央和地方都騷動不安地來供應戰爭，百姓貧窮，衹得用巧詐的辦法來逃避法令，官府財物匱乏不足。向政府繳納財物的可以做官，出錢的可以免罪，使選舉之法遭到破壞，人們不顧廉恥，勇武有力的就可以得到重用，法令也日益嚴厲苛細。謀利之臣從這時開始出現。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

這以後，漢朝的將軍每年率領幾萬騎兵出擊匈奴，到車騎將軍衛青時，奪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區，在那裏修築了朔方城。在這時，漢朝開通西南夷的道路，參加築路的有幾萬人，從千里之外或背或挑地運送糧食，大約十多鍾糧食送到時衹剩一石，所以在鄰近的邛、僰等地散發錢財來徵集糧食。過了幾年道路仍未修通，蠻夷乘機多次進犯，官府發兵討伐他們。用盡巴蜀的租賦也不够償付這些費用，於是招募豪戾之民到南夷墾田，耕種所得歸地方官府，向京師國庫領取錢款。東面到了滄海郡，人役的費用與用於南夷的相等。又徵發十萬多人修築守衛朔方城，水陸運輸的路程都很遥遠，山東地區都受到這種勞役之苦，費用達數十億到上百億，府庫越來越空虛。於是招募百姓能獻納奴婢的，可以終身免除徭役，如果本身是“郎”，就提高他的品級，獻羊就可以做郎官，也是從這時開始的。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黄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税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此後四年，漢朝派遣大將軍率領六位將軍和十多萬軍隊，攻打匈奴右賢王，斬首和俘虜的人數共計一萬五千。第二年，大將軍率領六位將軍再次出兵攻打匈奴，斬首一萬九千級。賞賜捕得俘虜、斬下敵人首級的將士黄金二十多萬斤，俘虜的幾萬匈奴人也都得到厚賞，吃穿由官府供給；而漢軍將士和馬匹死掉的有十多萬，兵器鎧甲的損失和水陸運輸的耗費還不算在内。於是大司農向上彙報，庫存舊錢已經用盡，新收的賦税也已用完，還不够用來供應戰士的需要。主管官員答道：“天子説‘我聽説五帝的教化不同，但都能治好國家，禹、湯的方法不一樣，但都稱王天下，他們走的道路不同，但所建立的德業是一致的。北部邊境不得安寧，我很難過。前些日子，大將軍攻打匈奴，斬首一萬九千級，拖延至今還没有得到賞賜。你們商議一個辦法，讓百姓用錢買爵位和贖囚禁罪及減免罪名’。請設置賞官，定名爲‘武功爵’。每級十七萬錢，總共值三十多萬金。凡買武功爵官首一級的試用爲候補官吏，優先任用；千夫相當於五大夫；有罪的人買爵減二等；買爵最高到樂卿：用這些辦法籌款來獎勵軍功。”對立軍功的人大多用越級提拔的

辦法，功大的封侯或做卿大夫，功小的做郎或吏。做官的途徑多而且雜，而官職虛濫荒廢了。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决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自從公孫弘以《春秋》的道理約束臣下取得漢朝丞相的位置，張湯用嚴峻的法律審判案件而做到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產生，而對於破壞、延擱、沮敗和誹謗法令的案件窮追到底的處理多起來了。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的事情敗露，公卿大臣們尋找種種綫索來審理這個案件，窮追其黨與，受牽連而死的有好幾萬人，官吏越來越嚴酷而法令非常苛細。

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在這時，朝廷招請并尊崇方正、賢良、文學類的讀書人，有的被提拔爲公卿大夫。公孫弘身爲漢朝丞相，蓋的是粗布被子，每頓飯衹吃一樣菜，爲天下人做出榜樣。可是對改變當時的風氣并没有幫助，人們越發追逐功利了。第二年，驃騎將軍又出兵兩次攻打胡人，斬獲首級四萬。這年秋天，渾邪王率領數萬人來投降，於是漢朝派遣兩萬輛車去迎接他們。來到之後，受到獎賞，也賞賜了有功的將士。這一年花費共有一百多億。

初，先是往十餘歲河决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决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起初，十幾年前黄河在觀决口，梁、楚之地本來已經屢受水災，而沿河各郡築堤堵塞黄河，常常是堵上又被冲壞，花的錢多至無法計算。這以後番係想要减省底柱的漕運，鑿渠引汾河水和黄河水來灌溉田地，參加修渠的人有好幾萬；鄭當時因爲渭水漕運的渠道彎曲而遥遠，就從長安到華陰開鑿了一條直渠，修渠的人又有好幾萬；朔方也開渠，參加工程的有幾萬人：各自都經過兩三年，工程還没完，各處的花費也都以十萬萬爲單位來計算。

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天子爲討伐胡人，多多養馬，在長安飼養的馬就有幾萬匹，關中地區照管馬匹的人手不够，於是從鄰近郡縣徵調。而投降的胡人都由官府供給衣食，官府無力供應，天子就省减自己的膳食，除去自己的車馬，拿出内廷倉庫的儲藏來供養他們。

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第二年，山東遭受水災，百姓們大多飢餓乏困，於是天子派使者取空各郡國的糧倉來賑濟貧民。仍然不够，於是又徵募豪富之家借糧給貧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民。還是不能解救他們，於是把貧民遷到函谷關以西，或遷去充實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區，共七十多萬人，衣食都依靠官府供給。幾年内，政府供給他們土地農具等，派使者分區管理他們，使者的車子往返絡繹不絕。花費數以億計，數也數不清。當時國庫一無所剩，而那些富商大賈有的積貯財貨，役使貧民，運貨的車子以百數，買賤賣貴，囤積居奇，連諸侯王都屈從於他們。商人們冶鐵煮鹽，財產累積到上萬金，却不肯幫助國家擺脱困境，老百姓們更加貧困。於是天子和公卿們商議，用改鑄新錢、製造新幣的辦法來補充財用，同時打擊那些驕奢淫逸、侵吞兼并的商人。這時天子的苑囿中有白鹿而少府中有很多銀錫。從孝文帝改鑄四銖錢，到這年已經四十多年了，從建元以來，由於財用少，政府常常就近到產銅多的山鑄錢，百姓們也有偷鑄錢的，多得數不清。錢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值錢，東西越來越少，越來越貴。主管官員宣布道："古代的皮幣，是諸侯們用來行聘享之禮的。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等，白金爲中等，赤金爲下等。現在半兩錢的標準重量是四銖，而有些不法之徒偷偷地磨掉錢的背面取得銅屑再鑄錢，錢越來越輕薄而物價越來越高，遠方使用的皮幣煩瑣但不易偷省。"於是用白鹿皮一尺見方，四周有彩色刺綉，作爲皮幣，價值四十萬。王侯及皇室貴族朝覲、聘享時，一定要用皮幣墊着要獻的璧，然後纔能行禮。

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又用銀錫做成白金。當時認爲天上飛的没有什麽比得上龍，地下跑的没有什麽比得上馬，人用的没有什麽比龜更寶貴，所以把白金分爲三等：第一等重八兩，圓形，花紋是龍，稱爲"白選"，價值三千錢；二等重量稍輕，方形，花紋是馬，價值五百錢；三等重量更輕，橢圓形，花紋是龜，價值三百錢。下令各地官府銷毀半兩錢，改鑄三銖錢，面值和重量相當。盜鑄各種金屬錢的都處以死罪，可是官吏和百姓盜鑄白金的仍然數不勝數。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

當時任用東郭咸陽、孔僅做大農丞，管理鹽鐵的事；桑弘羊因長於計算被任用，做侍中。咸

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陽，原是齊地的大鹽商，孔僅，是南陽的冶鐵大家，都善於生財，聚積千金，所以鄭當時向皇帝推薦他們。桑弘羊，是雒陽商人的兒子，因爲擅長心算，十三歲就做到侍中。所以這三個人商討謀利的事時，細密得能算及秋毫。

法令既然越來越嚴苛，官吏大多被罷免。戰争頻繁，百姓們很多人花錢買得免除徭役或買五大夫的爵位，能徵調的士兵越來越少。於是命千夫、五大夫做官，不想做的要出一匹馬；被免職的官吏都被罰到上林伐木，修建昆明池。

第二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舉出兵攻打胡人，獲首級八九萬，賞賜用去五十萬金，漢朝軍隊馬死了十多萬匹，水陸運輸和車輛鎧甲的費用還不算在内。這時財用困乏，戰士們常領不到俸禄。

主管官員説三銖錢太輕，容易做假，於是請各郡國改鑄五銖錢，在錢的背面也鑄出輪廓，使人不能磨取銅屑了。大農奏上鹽鐵丞孔僅、咸陽的建議説："山和海，是天地的寶藏，都應歸少府管，陛下不據爲私有，把它們劃歸大農來補助賦税。希望朝廷招募百姓自己出本錢，用公家的器具來冶鐵煮鹽，由官家提供住處和鹽盆。那些不勞而食的富商豪强，想壟斷山海的物産來發財致富，役使、漁利百姓。他們阻止這種做法的議論是聽也聽不完的。有敢私鑄鐵器和私自煮鹽的，處以左脚銬上脚鐐的刑罰，没收他的器物。不出鐵的郡，設置小鐵官，來管轄本郡的各縣。"派孔僅、東郭咸陽乘驛車巡視興辦天下的鹽鐵之事，設置官府，任用過去那些家道殷富的鹽鐵商做官。做官的途徑更加雜亂，不再通過選舉，所以官吏有很多是商人了。

商賈們利用貨幣改鑄的機會，屯積很多貨物來謀利。於是公卿們進言："郡國遭受嚴重災害，没有産業的貧民，被徵召遷移到廣闊富饒的地方。陛下減少膳食，節省費用，拿出内廷的錢來賑濟百姓，寬減賦税，可是百姓們并没有全部到田裏務農，商賈越來越多了。貧窮的人没有積蓄，都靠官府供給。過去徵收軺車税和商人緡錢都有等級，請照舊徵收。各種商人末流賒借錢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僮。"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脱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争。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

款，賤買貴賣，屯積貨物，以及靠經商取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向官府彙報其財産總數，一律按本錢二千錢出一算。各種手工業及冶鑄業也要納税，一律爲四千錢出一算。除待遇與官吏相同的人及三老、北邊騎士以外，軺車一輛徵一算；商賈軺車一輛徵兩算；船長五丈以上的徵一算。隱匿不申報或没有全部申報的，罰守邊一年，没收本錢。有能告發的，把没收的錢的一半給他。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都不能占有田地，以利於農民。有敢違犯法令的，没收他的田地和奴僕。"

這時，天子想起卜式的話，就徵召任命卜式爲中郎，封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向天下發出布告，使大家清楚知道他的事迹。

起初，卜式是河南人，以耕田和畜牧爲業。父母去世了，卜式有一個小弟弟，弟弟長大後，卜式從家裏脱身分開過，衹要了家中養的一百多頭羊，田地、房屋和其他財産都給了弟弟。卜式進山牧羊十幾年，羊達到了一千多頭，於是買了田宅。可是他弟弟却將所有家産都傾蕩了，卜式於是又分給他弟弟，這樣做了很多次。這時漢朝正屢派將領出擊匈奴，卜式上書給皇帝，願意把家産的一半捐給國家來補助邊防費用。天子派使者問卜式："想做官嗎?"卜式説："我從小放牧，不習慣做官，我不想做官。"使者問："家中莫非有什麼冤屈，想要申訴嗎?"卜式説："我生平和别人没有争執，我的同鄉們，貧窮的，我去救濟他們，品行不好的，我去勸導他們，住在一起的人都順從我，我怎麼會被人冤屈呢！我没有什麼要申訴的事。"使者説："果真如此，你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卜式説："天子討伐匈奴，我認爲有才略勇力的人應當效死於疆場，有錢財的人應當捐輸財物，這樣的話，匈奴就可以消滅了。"使者把他的話全部報告給皇帝。天子把這事告訴給丞相公孫弘。公孫弘説："這不合乎人情。這種不守本分的人，不能作爲榜樣而擾亂了正常法規，希望陛下不要答應他。"於是皇上很長時間不答覆卜式，過了幾年，纔讓卜式回去。卜式回去後，仍然耕田畜牧。過了一年多，正趕上朝廷

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争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接連出兵，渾邪王等來投降，官府花費很多，倉廩府庫空虚。第二年，貧民大舉遷移，都靠官府供養，官府無法全部供給。卜式拿二十萬錢給河南太守，用來供給移民。河南奏上富人幫助窮人的名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記得這個人，説“這人以前就想捐獻家産的一半來補助邊防費用”，於是賜給卜式四百人的代更錢。卜式又把錢全部交還官府。這時富豪們都争相隱匿錢財，衹有卜式想要捐出來補助邊防費用。天子於是認爲卜式是有德行的人，所以使他尊貴顯赫，以教化百姓。

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以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

起初，卜式不想做郎官。皇上説：“我的上林宛中有羊，想讓你去牧養他們。”卜式於是上任做了郎官，穿着布衣草鞋牧羊。一年多後，羊又肥壯繁殖又多。皇上路過時看到這些羊，很贊賞他。卜式説：“不衹是牧羊，治理百姓也是這樣。按時作息，不好的羊立刻趕走，不能讓它危害一群羊。”皇上認爲卜式很不一般，任命他做緱氏令來考驗他，緱氏人認爲他治理得好。於是調爲成皋令，主管漕運，成績最優。皇上認爲卜式樸實忠厚，任命他爲齊王太傅。

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而孔僅因督導天下鑄造鐵器，三年之内就升爲大農令，位列九卿。而桑弘羊任大農丞，掌管財政賦税計算方面的事，這時已經開始設置均輸官來負責流通貨物了。開始允許官吏向政府捐獻穀物來提高官秩，郎吏最高可到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盗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

開始鑄造白金和五銖錢後的第五年，赦免官吏和百姓中因犯盗鑄金錢而被判處死刑的人共數十萬。没被發覺而互相殘殺的不可勝數。赦免了自首的一百多萬人。可是自首的人還不到一半，全天下的人差不多都在盗鑄金錢。犯法的人多，官吏不能全部捕殺，於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路巡行郡國，檢舉那些兼并土地的人和非法牟利的郡守、國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正尊貴當權，減宣、杜周等任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以執法殘酷嚴厲而做到九卿，而“直指”夏蘭一類人開始出現。

而大農顔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

大農顔異被殺。當初，顔異做濟南亭長，因廉潔正直逐漸升到九卿。天子和張湯造了白鹿皮

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幣後問顏異的意見，顏異説："現在王侯朝賀天子時用蒼璧，價值不過數千，而墊着的皮幣反而要四十萬，本與末很不相稱。"天子很不高興。張湯又和顏異有嫌隙，等到有人以非議朝政的罪名告發顏異，案件交給張湯審理。顏異和客人談話時，客人談到新令剛頒布時有不便的地方，顏異没有應聲，衹微微動了動嘴唇。張湯上奏章，説顏異身爲九卿，見到法令有不便之處，不上朝進言而是心懷不滿，定爲死罪。從此之後，有了"腹誹"之法的先例，公卿大夫們大多阿諛諂媚來取悦於上。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

天子既已頒布了緡錢令又尊崇卜式，而百姓們仍然没人拿出錢來幫助朝廷，於是檢舉自報緡錢不實的商人的做法盛行起來。各郡國鑄錢常常使用詐巧的辦法，錢大多很輕，所以公卿奏請命令京城來鑄造鐘官赤側錢，一個赤側錢相當於五個舊錢，賦税和給官用的錢，不是赤側錢就不能用。白金漸漸不值錢，百姓們不愛用，官府下令禁止這種情況，没有用處。過了一年多，白金終於廢棄不用了。這一年，張湯死了，人民并不懷念他。

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盗爲之。

兩年以後，赤側錢貶值，百姓們用巧詐的方法來使用，很不方便，又廢止了。於是給所有的郡國下禁令，不許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鑄的錢多了以後，就下令天下不是三官錢不能使用，各郡國以前鑄的錢都作廢銷毁，把熔得的銅送給三官。而百姓鑄錢的更少了，因爲計算一下盗鑄的費用超過錢的價值，衹有那些技術高超的大奸商纔盗鑄。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産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卜式任齊相，楊可推行的告緡法風行於天下，中産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被告發。杜周審理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的。又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批前往，到各郡國處理告緡案，没收所得的百姓財物數以億計，奴婢以千萬計，田産大縣有數百頃，小縣一百多頃，房舍也有這麽多。於是中産以上的商賈大多破産，百姓們衹苟安於吃好穿好，不再從事積聚産業，而官府因爲有官營的鹽鐵和緡錢的緣故，財用日益充裕了。這時把函谷關向東移置，設置了左右輔。

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舡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舡，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起初，大農主管鹽鐵的官員分布衆多，於是設置水衡都尉，想用來主管鹽鐵；等到楊可主持告緡錢，上林積聚的財物多起來，於是命令水衡都尉來主管上林。上林苑裝滿了以後，就加以擴建。這時越正要用船和漢進行爭鬥，於是就大修昆明池，池周圍是一排排的樓臺。建造樓船，高十多丈，上面懸挂旗幟，十分壯觀。於是天子動了心，就開始修建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的修建，從此一天比一天華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於是將緡錢收入分給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自設置農官，一般到各郡縣近來没收的田地去耕種。没收的奴婢，分到各苑去飼養狗馬禽獸，或者分給各官府。各官府更雜設了許多官職，僕役、奴婢很多，而每年從黄河漕運的糧食四百萬石，再加上各官府自己買的糧食，纔够吃。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所忠進言："世家子弟及富人們，有的鬥鷄、跑狗跑馬，有的打獵賭博，擾亂了平民。"於是懲治所有犯法的人，受牽連的有數千人，稱爲"株送徒"。向官府捐獻財物的人可以補授郎官，選拔郎官的制度更加衰敗了。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這時山東遭受黄河水災，接連幾年没有收成，人們有的人吃人，災區方圓一二千里。天子很憐惜他們，下詔説："江南燒野草爲肥，引水灌溉，可以讓飢民遷徙到江、淮一帶生存，想留在那兒的，就讓他們留下吧。"派遣的使者很多，他們的車子絡繹不絶，來照顧移民，并運來巴、蜀的糧食來賑濟他們。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逾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第二年，天子開始巡行郡國。向東渡過黄河，河東太守没想到天子駕到，供應不好，自殺。西行越過隴山，隴西太守因天子車駕來得突然，使天子的隨從官員没吃上飯，隴西太守也自殺了。於是皇上向北出了蕭關，數萬人馬跟隨，在新秦中狩獵，以慰勞守邊的士兵，而後回到京師。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内也没設亭障、關塞，於是殺了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員，命令百姓可以在邊境各縣畜牧，官府借給母馬，三年後歸還，生的小馬每十匹給官府一匹，廢除了當地的告緡令，以充實新秦中。

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宫，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獲得寶鼎後，修建后土祠、太一祠，公卿們商議舉行封禪的事，而天下郡國都預先修築道路橋梁，修繕舊有的宫殿，馳道經過的縣，就置辦物資，準備供天子用的器具，而企望等待天子駕臨。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舡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邊境爲害。這時天子因爲山東缺糧，大赦天下，用南方樓船軍隊二十多萬人攻打南越，徵發三河以西的騎兵幾萬人攻打西羌，又徵發幾萬人渡過黄河修築令居。開始設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設開田官，徵召拓邊的軍隊六十萬人駐守墾田。國家修路運糧，遠的三千里，近的千餘里，都靠大農供給。邊境地區武器不够，就拿出武庫和工官的兵器來補充。車馬匱乏，官府錢少，馬不好買到，就制定法令，命令封君以下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官階出母馬給天下驛亭，各驛亭都養有母馬，政府每年徵税。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舡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内。賜爵關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齊相卜式上書説："我聽説國君憂愁是做臣下的耻辱。南越反叛，我希望父子一起率領齊國善於駕船的人前去戰死疆場。"天子下詔説："卜式以前雖然親自耕種放牧，但不是爲了謀利，有了盈餘就捐助政府的用度。現在國家不幸有了急難，而卜式奮起，願意父子同去死戰，雖然還没去參戰，但也可以説是心中充滿了正義了。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黄金六十斤，田十頃。"通告天下，但天下人没有響應的。列侯數以百計，但都不請求隨軍去攻打羌、越。到酎祭宗廟時，少府檢查酎金，列侯因犯酎金不合規定罪而失掉爵位的有一百多人。於是任命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强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卜式上任之後，看到各郡國大多覺得鹽鐵官營不便，鐵器粗陋，價格昂貴，有的地方强迫百姓來購買官府製作的鐵器。而船有算税，經商的少，物價昂貴，於是通過孔僅上奏船税的問題。皇上從此不喜歡卜式了。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税。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

漢朝連續三年用兵，征討羌，滅掉南越，從番禺以西到蜀以南地區設置新郡十七個，并且按照原有的風俗習慣治理，不收賦税。南陽、漢中以南各郡，各就其地所近，來供給新郡官吏和士

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兵的糧食和錢物，以及傳車傳馬和配套的用具。而新郡常常有小的叛亂，殺死官吏，漢朝徵發南方官兵去討伐他們，隔一年就要動用一萬多人，費用都由大農供給。大農用均輸法配合鹽鐵的收入來補助税收，所以能够供應充足。可是軍隊經過的縣，祇有儘量供給不使匱乏而已，不敢奢談遵守賦税的常規了。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争，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貶官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任大農，完全取代孔僅管理天下鹽鐵。桑弘羊因爲各官府都作買賣，互相争利，所以物價上漲，而各地運來的作爲賦税的物品，有的還不够雇工運輸的費用，於是奏請設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管各郡國，各郡縣一般都設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郡縣各自按照應繳物品最貴時商人的賣價來繳納賦税，貨物由均輸官統一運輸流通。在京師設置平準官，總管收受各地運來的貨物。召令工官製造車子和各種器具，費用都由大農供給。大農所屬各官完全掌握天下的貨物，貴時賣出，賤時買進。這樣一來，富商大賈無法牟取大利，於是返本務農，而物價不會上漲。因爲抑制了天下的物價，所以稱爲“平準”。天子認爲桑弘羊説的對，准許他實行。這時，天子北到朔方，東到泰山，巡視沿海地區及北部邊疆，然後返回京師。給所過之地的賞賜，用去帛一百多萬匹，錢、金以萬萬計，都由大農來充足供應。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黄金再百斤焉。

桑弘羊又奏請讓官吏能够捐糧來補授官職，罪人可以捐糧贖罪。下令百姓能向甘泉倉捐糧的，各有等級，可以免除終身徭役，不繳緡錢。各郡都把糧食運到最急需的地方，而各郡農官都要給朝廷捐糧，山東漕運每年增加六百萬石。一年之内，太倉、甘泉倉都裝滿了。邊疆地區有了餘糧，各地貨物都經均輸，京師赢利帛五百萬匹。百姓不用增加賦税而國家財用充足。於是桑弘羊被賜爵爲左庶長，賜黄金兩次，每次一百斤。

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

這一年小旱，皇上命百官求雨。卜式進言説：“政府衹應當靠租税來維持用度，現在桑弘羊讓官吏們厠身於市井商賈之中，做買賣賺錢。

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强君。自是之後，天下争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黄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烹殺桑弘羊，天纔會下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互相交流的渠道暢通後，龜、貝、金、錢、刀、布等貨幣就出現了。這種情況由來已久，而高辛氏以前的事太久遠了，没有材料可以記載。所以《書》講述唐虞時代，《詩》叙述殷周時代，天下太平就重視學校教育，重本抑末，用禮義防範貪利；天下動蕩不安時就會與此相反。因此事物發展到最興盛時就會衰敗，時代發展到極限時就會轉變，時而崇尚質樸，時而講求文采，這就是事物周而復始的變化。《禹貢》裏的九州，各自按其土地所宜種植的作物和人民的多少來交納貢賦。湯武承接末世的衰敝而加以改變，治理百姓從不懈怠，各自兢兢業業地治理國家，却也逐漸走向衰亡。齊桓公采用管仲的謀略，平衡穩定物價，開采山海的鹽鐵資源，使諸侯都來朝見，以小小的齊國名聲顯揚，成就霸業。魏國任用李克，充分利用地力，成爲强國之君。從此以後，天下各國在戰亂中争鬥，崇尚狡詐武力而輕視仁義，以富有爲要務而以謙讓爲末節。所以老百姓中富有的積蓄上萬萬，而貧窮的連糟糠都吃不飽；强國有的吞并了各個小國而使諸侯稱臣，而弱國有的斷了祭祀而滅亡。直到秦國，終於兼并了天下。虞夏的貨幣，金分爲三等：有的黄，有的白，有的赤；有的用圓錢，有的用布幣，有的用刀幣，有的用龜貝。到了秦國，把全國的貨幣分爲兩等，黄金以鎰爲單位，爲上幣；銅錢上標明“半兩”，重量和標明的相同，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類作爲器物、裝飾及收藏的寶物，不作爲貨幣。而這些貨幣隨着時代改變而或輕或重。當時對外攘平夷狄，在內興辦各種事業，天下的男子努力耕作，糧餉仍然不够，女子紡綫織布，衣服依舊不足。古代曾耗盡天下的財物來供奉官府，還是覺得不够。這没有别的緣故，事物發展流變，互相促進影響而導致如此，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 史記卷三十一

## 世家第一

### 吴太伯世家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吴太伯。

吴太伯和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王季歷的兄長。季歷德才兼備，而且有個名叫做昌的聖明的兒子，太王打算傳位給季歷以至他的兒子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就逃亡到荆蠻，斷髮文身，表示不可能被任用，以此避開季歷。季歷果然立爲國君，就是王季，他的兒子昌爲文王。太伯逃亡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百姓認爲他有氣節道義，因此歸附他的有千餘家，擁立他爲吴太伯。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爲虞仲，列爲諸侯。

太伯死後，没有兒子，他的弟弟仲雍即位，就是吴仲雍。仲雍死了，他的兒子季簡即位。季簡死了，他的兒子叔達即位。叔達死了，他的兒子周章即位。這時周武王滅亡了殷商王朝，尋求太伯、仲雍的後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爲吴國國君，因此就把吴國封給他。把周朝北邊原來的夏都故址封給周章的弟弟虞仲，就是虞仲，列爲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晋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吴始益大，稱王。

周章死了，他的兒子熊遂即位。熊遂死了，他的兒子柯相即位。柯相死了，他的兒子彊鳩夷即位。彊鳩夷死了，他的兒子餘橋疑吾即位。餘橋疑吾死了，他的兒子柯盧即位。柯盧死了，他的兒子周繇即位。周繇死了，他的兒子屈羽即位。屈羽死了，他的兒子夷吾即位。夷吾死了，他的兒子禽處即位。禽處死了，他的兒子轉即位。轉死了，他的兒子頗高即位。頗高死了，他的兒子句卑即位。這時晋獻公滅亡了周王室北邊的虞公，以開闢晋國攻打虢國的通道。句卑死了，他的兒子去齊即位。去齊死了，他的兒子壽

夢即位。壽夢即位後而吴國開始日益强大，國君自稱爲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晋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自從太伯作吴國君主，過了五代而武王滅亡了商朝，封太伯的後代爲二國：一個是虞國，在中原地區；另一個是吴國，在夷蠻地區。到了十二代時，晋國滅亡了中原地區的虞國。中原地區的虞國滅亡後，過了兩代，而夷蠻地區的吴國興盛起來。大凡從太伯到壽夢總共十九代。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吴行人，吴於是始通於中國。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吴王壽夢的第二年，楚國的逃亡大夫申公巫臣因怨恨楚國大將子反而投奔到晋國，從晋國出使吴國，教練吴國用兵之術和車戰之法，讓自己的兒子擔當吴國的行人官職，吴國從此開始與中原地區交往。吴國攻打楚國。十六年，楚共王攻打吴國，到達衡山。

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二十五年，吴王壽夢去世。壽夢有四個兒子，老大叫諸樊，老二叫餘祭，老三叫餘眛，老四叫季札。季札賢明，而壽夢想要傳位給他，季札推讓不肯接受，於是就立長子諸樊，讓他代理行事，執掌國政。

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吴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晋平公初立。

吴王諸樊元年，諸樊服喪已經滿期，就讓位給季札。季札謝絶説："曹宣公死後，各國諸侯和曹國百姓認爲曹君無義，要立子臧，子臧離開曹國，因而成全了曹君，君子説子臧'能够堅守節操'。您理所當然繼承君主之位，誰敢干犯您呢！擁有國家，不是我的節操。我雖然没有才能，但是願意附隨子臧的節操。"吴國百姓堅持擁立季札，季札拋棄他的家室而去種田，吴國百姓纔放棄了。秋天，吴國攻打楚國，楚國打敗了吴國軍隊。四年，晋平公即位。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十三年，吴王諸樊去世。有遺囑傳君位給弟弟餘祭，想依次傳下去，一定到把國家交給季札爲止，以符合先王壽夢的意圖，而且贊賞季札的節操，兄弟們都想把國家傳給他，用這種漸進的方法達到目的。季札的封地在延陵，所以稱號爲延陵季子。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吴。吴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吴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獲罪，從齊國來投奔吴國。吴國把朱方縣給予慶封，以作爲他的俸邑，把女兒嫁給他，比他在齊國還富有。

四年，吴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

四年，吴國派季札到魯國聘問修好，魯國請

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寬，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感。"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

季札觀賞周王室的音樂，爲他演唱《周南》、《召南》。他說："美啊，開始奠定基礎了，還未達到完善的程度。但是可以看出人民勤勞而無怨言。"演唱《邶風》、《鄘風》、《衛風》。他說："美啊，多麽深沉，人民雖然處於憂患之中，但是没有困惑的情緒。我聽説衛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這樣，這大概是《衛風》吧？"演唱《王風》。他說："美啊，思慮而不恐懼，大概是周王室東遷後的樂曲吧？"演唱《鄭風》。他說："太苛細了，百姓不堪忍受，大概鄭國是先滅亡的國家吧？"演唱《齊風》。他說："美啊，宏大深遠，真是大國的風範啊！能够成爲東海的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的國家吧？國家的前途不可限量。"演唱《豳風》。他說："美啊，坦蕩無憂，歡樂而不荒淫，大概是周公東征時的音樂吧？"演唱《秦風》。他說："這就是所説的夏聲吧。能够爲夏聲的就能宏大，宏大到極點，這大概是周王室舊時的音樂吧？"演唱《魏風》。他說："美啊，婉轉平和，廣大寬厚，簡明易行，再以高尚的德行去輔助，這就是賢明的君主了。"演唱《唐風》。他說："思慮深遠啊，大概是陶唐氏的遺風吧？否則，怎麽憂慮這樣深遠呢？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後代，誰能够像這樣呢！"演唱《陳風》。他說："國家没有治國的君主，怎麽能够長久呢？"從《鄶風》以下，季札没有評論。演唱《小雅》。他說："美啊，有思慮而無二心，有怨恨而不説，大概是周朝德行衰敗了吧？但還有先王的遺民之情啊。"演唱《大雅》。說："廣大啊，和諧啊，委婉中有剛正，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演唱《頌》。他說："到達頂點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卑屈，親近而不逼迫，疏遠而不離叛，變遷而不淫亂，反復而不厭煩，哀傷而不憂愁，歡樂而不荒唐，使用而不匱乏，廣大而不自顯，施恩而不浪費，求取而不貪婪，停留而不拘滯，行進而不漂流。五聲和諧，八風平穩，節奏有度數，旋律有規則，聖賢美德都是相同的。"季札看見表演《象箾》、《南籥》樂舞，說："美啊，但還有遺憾。"季札看見表演《大武》樂舞，說："美啊，周朝的興盛大概就像這樣吧？"季札看見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表演《韶護》樂舞，說：“聖人是偉大的，但他還覺得有愧疚的地方，這是做聖人的困難啊！”季札看見表演《大夏》樂舞，說：“美啊，勤勞而不自誇其功德！不是禹還有誰能做到呢？”季札看見表演《招箾》樂舞，說：“德業到達頂點了，偉大啊，像天一樣，沒有不覆蓋的；像地一樣，沒有不裝載的，雖然再有好的聖德，也無以復加了。觀賞到此已滿足了，如果再有其他樂舞，我也不敢再觀賞了。”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季札離開魯國，就出使齊國。他勸說晏平仲道：“您趕快交納封邑和政權。沒有封邑，沒有政權，纔會免除災難。齊國的政權將會有所歸屬；政權未得到歸屬，災難是不會止息的。”由於晏子通過陳桓子交納封邑和政權，從而避免了欒施、高彊作亂的災難。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季札離開齊國，出使鄭國。見到子產，就像老朋友。他告訴子產說：“鄭國執掌政權的人奢侈，災難將要降臨了，政權一定落在您的身上。您執掌政事，要謹慎小心，以禮治理國事。不這樣做，鄭國將會衰敗。”季札離開鄭國，到達衛國。告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說：“衛國的君子多，因此國家没有災禍。”

自衛如晉，將舍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季札從衛國前去晉國，剛要住進戚邑，就聽見了鼓鐘作樂的聲音，說：“奇怪啊！我聽說這樣的話，有雄辯的才能而没有德行，一定會遭刑戮。孫文子得罪了國君還住在這裏，害怕還來不及，怎麼可以作樂呢？孫先生在這裏，猶如燕子把巢築在幕網之上。國君的靈柩還未安葬，可以作樂嗎？”於是離開戚邑。孫文子聽說這件事後，終生不聽音樂。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季札到了晉國，對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說：“晉國的政權大概要集中到三家了吧！”他將要離開時，告訴叔向說：“您努力吧！國君奢侈却有許多良臣，大夫都富有，政權將要落在三家。您爲人正直，一定要想法使自己免於災難。”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季札開始出使時，北上路過徐國，拜訪了徐君。徐君喜愛季札的寶劍，口裏没敢說出來。季札心裏知道他的意思，因爲要出使中原諸國，没

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有將寶劍贈給他。出使回來又到徐國，徐君已死，於是解下他的寶劍，繫在徐君墳墓的樹上後離去。跟隨他的人説：“徐君已經死了，您還送給誰呢?”季札説：“不能這樣説。當初我心裏已經許諾他了，難道因爲他死了，我就可以背叛自己的意願嗎!”

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七年，楚國公子圍殺死楚王夾敖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楚靈王。十年，楚靈王會合諸侯攻打吴國的朱方，乘機誅殺了齊國的慶封。吴國也攻打楚國，取下三個城邑後離去。十一年，楚國攻打吴國，直到雩婁。十二年，楚國又來討伐，停留在乾谿，楚國軍隊打了敗仗逃跑了。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

十七年，吴王餘祭去世，弟弟餘眛即位。吴王餘眛二年，楚公子弃疾殺死楚國君靈王，自立爲王。

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

四年，吴王餘眛去世，要授君位給季札，季札推讓，逃走了。在這時，吴國人説：“先王有遺囑，兄長去世，弟弟代立爲君，一定要把君位傳給季札。季札現在逃避即位，那麽吴王餘眛是兄弟中最後一個即位的。如今他去世了，他的兒子應當即位。”於是立吴王餘眛的兒子僚爲國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吴王僚二年，公子光攻打楚國，打了敗仗，丢失了先王的戰船。公子光害怕，偷襲楚國，又奪回先王的戰船，返回吴國。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

五年，楚國出逃之臣伍子胥來投奔，公子光以客禮接待他。公子光，是吴王諸樊的兒子。總認爲“我父親兄弟四人，君位應當傳給季札。季札既然不接受國君之位，那麽我的父親最先即位，季札不接受君位，我就應當即位”。暗地裏招納賢士，打算用他們襲擊吴王僚。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吴邊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吴之邊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八年，吴國派公子光攻打楚國，打敗了楚國軍隊，把楚國故太子建的母親從居巢迎來。乘勝北伐，打敗了陳國和蔡國的軍隊。九年，公子光攻打楚國，攻下居巢、鍾離。當初，楚國邊邑卑梁氏的少女與吴國邊邑的女子争搶桑葉，兩個女子家氣怒之下互相攻殺，兩國邊邑的官長聽説此事，也憤怒起來，互相攻殺，楚國邊邑滅亡了吴國的邊邑。吴王大怒，因此就攻打楚國，奪取兩

個城邑而離去。

伍子胥之初奔吳，説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

伍子胥最初投奔吳國的時候，用獲得好處勸説吳王僚攻打楚國。公子光説："伍子胥的父親、兄長被楚國殺害，想要報他自己的仇罷了。我没看到有什麽好處。"這時伍子胥知曉公子光别有意圖，於是尋求到勇士專諸，介紹給公子光。公子光非常高興，就用客禮對待伍子胥。伍子胥隱退在田野耕作，以等待專諸大事成功。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晋，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絶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門階户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十二年冬，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吳國想要趁楚國治喪期間攻打它，派公子蓋餘、燭庸帶兵包圍楚國的六邑、灊邑。派季札到晋國去，以便觀察諸侯的動静。楚國發兵斷絶吳國的後路，吳國軍隊不能返回。就在這時，吳國公子光説："這個時機不可失去呀。"告訴專諸説："不去索求怎麽能得到呢！我是真正的王位繼承人，應當即位，我打算謀求王位。季子即使回國，也不會廢掉我的。"專諸説："吳王僚可以殺掉。他的母親已經老了，兒子幼小，兩位公子率兵攻打楚國，楚國斷絶了他們的後路。如今吳王在外面受到楚國的困陷，在國内没有忠誠剛正的大臣，他是無法對付我們的。"公子光説："我的身子就是你的身子。"四月丙子這天，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了身穿鎧甲的勇士，邀請吳王僚飲酒。吳王僚讓士兵排列在路上，從吳王宫到公子光的家，大小門、臺階、座席上，都是吳王僚的親信，人人手持利劍。公子光假裝脚痛，進入地下室，讓專諸把匕首藏進烤魚的腹中，在獻魚的時候，專諸抓起魚腹中的匕首行刺吳王僚，吳王僚的侍衛用劍刺進了專諸的腹腔，而結果還是殺死了吳王僚。公子光終於取而代之立爲吳王，這就是吳王闔廬。闔廬任命專諸的兒子爲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季札回來，説："如果先君的祭祀不廢絶，人民的君主之位不空缺，社稷有供奉，他就是我的國君。我還敢指責誰呢？哀悼死者，事奉活者，以順應上天的命令。這場禍亂不是我發動的，立爲國君者我就服從他，這是先人的準則。"季札向新主報告出使的情况，在吳王僚墓前哭祭，然後回到自己的職位上等待命令。吳國公子燭庸、蓋餘二人率兵作戰遭到楚國的困陷，聽説

公子光殺死吴王僚自立爲王，就率領他們的軍隊投降楚國，楚國封他們於舒邑。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吴，吴以爲大夫。

吴王闔廬元年，選用伍子胥爲行人，而且讓他參與謀劃國家大事。楚國殺了伯州犂，伯州犂的孫子伯嚭逃奔到吴國，吴國任命他爲大夫。

三年，吴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吴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

三年，吴王闔廬與伍子胥、伯嚭率領軍隊攻打楚國，取下舒邑，殺死吴國逃亡的二位公子。公子光謀劃想要打進郢都，將軍孫武説："百姓勞苦，不可以，等待時機吧。"四年，攻打楚國，取下六邑和灊邑。五年，攻打越國，打敗了越國。六年，楚國派子常、囊瓦攻打吴國。吴國軍隊迎面進擊楚軍，在豫章打敗了楚軍，奪取楚國的居巢而回。

九年，吴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吴，夾水陳。吴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吴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

九年，吴王闔廬對伍子胥、孫武説："當初你們説郢都不可以攻入，現在決定攻打怎麽樣?"他倆回答説："楚國將軍子常貪婪，而唐國、蔡國都怨恨他。大王一定想要大舉進攻，一定要得到唐國和蔡國的支持纔可以。"闔廬聽從了他們的意見，發動全國兵力，與唐國、蔡國軍隊一起向西攻打楚國，到達漢水。楚國也發兵抗拒吴軍，兩軍隔着漢水擺開了陣勢。吴王闔廬的弟弟夫槩想要開戰，闔廬不同意。夫槩説："大王已經把軍隊交給我了，軍隊以取得勝利爲上策，還等待什麽呢?"於是用他率領的五千軍隊襲擊楚軍，楚軍大敗，逃跑了。這時吴王就指揮軍隊追殺楚軍。當追到郢都，五次交戰，楚軍五次都打了敗仗。楚昭王逃出郢都，投奔鄖邑，鄖公的弟弟想要殺死昭王，昭王和鄖公一起逃奔隨國。吴國軍隊就進入郢都。伍子胥、伯嚭用皮鞭鞭打楚平王的尸體，爲他們的父親報仇雪恨。

十年春，越聞吴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吴。吴使别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吴，吴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吴而自立爲吴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

十年春天，越國聽説吴王去了郢都，國内空虚，就攻打吴國。吴國另外派兵攻打越國。楚國向秦國告急，秦國派兵救援楚國進擊吴軍，吴軍打了敗仗。闔廬弟弟夫槩看見秦、越交相打敗吴軍，吴王留在楚國不回去，夫槩逃回吴國自立爲吴王。闔廬聽説，就帶領軍隊回去，攻打夫槩。夫槩被打敗就投奔楚國。楚昭王纔能够在九月重新回到郢都，并且封夫槩在堂谿，成爲堂谿氏。十一年，吴王派太子夫差攻打楚國，取下番邑。

郢徙鄀。

十五年，孔子相魯。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吴師，呼，自剄。吴師觀之，越因伐吴，敗之姑蘇，傷吴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吴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栖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吴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吴不如有過之强，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吴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七年，吴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争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

楚王恐慌離開郢都遷往鄀城。

十五年，孔子擔任魯國國相。

十九年夏天，吴國攻打越國，越王勾踐率軍在檇李迎擊吴軍。越國派敢死隊挑戰，排成三行來到吴軍陣前，一邊高喊，一邊自刎。吴軍觀看這種情景時，越軍乘機攻打吴軍，在姑蘇打敗吴軍，砍傷了吴王闔廬的指頭，吴軍後退七里。吴王因刀傷發作而死。闔廬派使者立太子夫差爲國君，告訴他説："你會忘記勾踐殺死你父親嗎?"夫差回答説："不敢!"到了第三年，吴王夫差纔報了越國的殺父之仇。

吴王夫差元年，用大夫伯嚭爲太宰。訓練軍隊作戰射箭，一直存有向越國報仇之志。二年，吴王出動全部精兵攻打越國，在夫椒打敗了越軍，報了姑蘇之仇。越王勾踐以五千士兵退守在會稽山上，派大夫文種通過吴國太宰伯嚭向吴國求和，請求把國政委托給吴國，越王自己甘願作吴王的奴僕。吴王準備答應他們請求講和的條件，伍子胥勸諫説："從前有過氏殺死斟灌，又去攻打斟尋，滅了夏后帝相。夏后帝相的妃子后緡正身懷有孕，逃到有仍，生下少康。少康長大後作了有仍國的牧正。有過又想殺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有虞思念夏朝恩德，於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少康爲妻，并把綸邑封給他，擁有方圓十里的土地，五百民衆。後來又招收夏朝的民衆，安撫夏朝的官吏，修定職官職責。派人誘惑有過氏，終於滅掉了有過氏，恢復了夏禹的業績，祭祀時以夏朝的祖先配享上天，繼承了夏朝原有的各種事物。現在的吴國没有有過氏的强大，而勾踐大大超過少康。現在不趁機滅掉越國，還要寬恕他們，不也是個禍患嗎！而且勾踐爲人能够忍受艱辛勞苦，現在不滅掉，以後一定會懊悔的。"吴王不聽伍子胥的勸告，采納了太宰伯嚭的意見，終於答應和越國講和，與越國締約後退兵離去。

七年，吴王夫差聽説齊景公去世，而大臣們争相邀寵，新國君軟弱，於是興兵北伐齊國。伍子胥勸諫説："越王勾踐吃飯不講求味道，穿衣不講究色彩，吊唁死去的，慰問有病的，而且

衆。此人不死，必爲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吴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説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

打算利用他的民衆對付吴國。這個人不死，必然成爲吴國的禍患。現在越國成了我們的心腹之患，大王不先去攻打它，反而動用兵力攻打齊國，不是很荒謬嗎！”吴王不聽，於是北伐齊國，在艾陵打敗了齊國軍隊。到達繒邑，召見魯哀公，向他徵索祭品百牢。季康子派子貢用周朝的禮數勸説太宰伯嚭，纔得罷休。因此留下來掠取齊、魯南邊的土地。九年，爲了騶國攻打魯國，到了魯國，與魯國訂立盟約纔離去。十年，趁勢攻打齊國而回。十一年，又北伐齊國。

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吴，厚獻遺之，吴王喜。唯子胥懼，曰：“是弃吴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吴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吴王。吴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吴東門，以觀越之滅吴也。”

越王勾踐率領他的群臣朝見吴國，獻上豐厚的禮物，吴王非常高興。惟有伍子胥恐懼，説：“這是抛棄吴國。”勸諫説：“越國是我們的心腹之患，現在我們在齊國達到了目的，但是就像石田一樣，没有什麽用處。而且《盤庚之誥》有‘對於顛悖無道越禮不恭的人要斬草除根’的話，商朝因此而興盛起來。”吴王不聽從，派伍子胥出使齊國，子胥將自己的兒子托付給齊國鮑氏，回去向吴王覆命。吴王聽説了子胥托子之事，大怒，賜給伍子胥一把屬鏤寶劍，讓他自殺。伍子胥臨死時説：“在我的墓上種植梓樹，當它可以做棺材之時吴國就到了要滅亡之日。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國的東門上，讓我看到越國怎樣滅掉吴國。”

齊鮑氏弑齊悼公。吴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吴，吴王乃引兵歸。

齊國鮑氏殺死齊悼公。吴王聽説這件事，在軍門外面哭了三天，就從海上攻打齊國。齊國人打敗了吴軍，吴王纔領兵回國。

十三年，吴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

十三年，吴王召魯國、衛國的國君在橐皋盟會。

十四年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丙子，越王句踐伐吴。乙酉，越五千人與吴戰。丙戌，虜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吴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吴王與晋定公争長。吴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晋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吴，乃長晋定公。吴王已盟，與晋

十四年春，吴王北上在黄池會合諸侯，想要稱霸中原各國，以保全周王室。六月丙子日，越王勾踐攻打吴國。乙酉日，越國五千人與吴國交戰。丙戌日，越軍俘虜吴太子友。丁亥日，越軍攻入吴國國都。吴國人向吴王夫差報告了失敗的消息，夫差討厭聽説戰敗的消息，害怕給正在會盟的諸侯聽到。有人泄露了這個消息，吴王很惱怒，在營幕下斬了七人。七月辛丑日，吴王與晋定公争當盟主。吴王説：“就與周王室的關係而言，我是老大。”晋定公説：“就姬姓諸侯而

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言，我是侯伯。”趙鞅惱怒，要攻打吴國，就確立晋定公爲盟主。吴王訂立盟約後，與晋君作别，想要攻打宋國。太宰伯嚭説：“可以勝利，但是不能够占有。”於是吴王領兵回國。吴國失去太子，國内空虚，吴王在國外許久，士兵都很疲勞，在這個時候吴國就派遣使者帶着貴重的財禮跟越國講和。

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

十五年，齊國田常殺死了齊簡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踐率兵復伐敗吴師於笠澤。楚滅陳。

十八年，越國更加强盛。越王勾踐率領軍隊又在笠澤打敗吴國軍隊。楚國滅亡了陳國。

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吴。二十一年，遂圍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吴。越王句踐欲遷吴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吴，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二十年，越王勾踐又攻打吴國。二十一年，包圍了吴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越國打敗了吴國。越王勾踐想把吴王夫差遷到甬東，給他百户人家，讓他居住那裏。吴王説：“我老了，不能事奉君王。我後悔不采用伍子胥的意見，使自己陷落到這種地步。”於是自刎而死。越王滅了吴國，誅殺了太宰伯嚭，認爲他不忠，然後回國。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太史公曰：孔子説“太伯可稱得上有最高尚的道德了，再三把天下讓給弟弟，百姓無法用語言稱贊他”。我讀《春秋》古文，纔知道中原的虞國與荆蠻的句吴是兄弟之國。延陵季子的仁愛之心，仰慕道義永不停止，從微小的迹象就能知道事物的清白與渾濁。唉，何況他又是一個見識宏廣、博覽事物的君子啊！

# 史記卷三十二

## 世家第二

### 齊太公世家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太公望呂尚是東海邊上人。他的祖先曾經擔任四岳的官職，輔佐禹治理水土很有功勞。虞舜、夏禹的時候封在了呂邑，有的被封在申邑，姓姜。夏朝、商朝的時候，申、呂兩邑的人，有的旁支子孫繼續受封，有的淪爲平民，呂尚是他們的後代。他本姓姜，因用他的封邑爲姓，所以叫呂尚。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呂尚曾經很窮困，年老了，利用釣魚的機會求遇周西伯。西伯將要出去打獵，占了一卦，説“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得到的是成就霸王之業的輔佐之臣”。周西伯於是出外打獵，果然在渭水的北岸遇到了太公，與他談話非常高興，説：“聽我先君太公説‘當有聖人到周國來，周國因此而興旺起來’。您就是這個人吧？我先君太公盼望您很久了。”所以稱他爲“太公望”，周西伯與他乘坐同一輛車子回去，立即任命他爲國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

有人説，太公博學識廣，曾經侍奉過紂王。紂王殘暴無道，太公就離開了他。游説諸侯，没有遇到知音，終於西歸周西伯。有人説，呂尚是個處士，隱居在海濱。周西伯被拘囚在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呂尚賢能而招請他。呂尚也説：“我聽説西伯賢明，又善於奉養老人，何不到他那裏去呢。”他們三人替西伯求購美女和奇珍異寶，將其獻給紂王，用以贖回西伯。西伯因此得到釋放，回歸周國。傳説呂尚歸周國的情况雖然不同，但都説他做了文王、武王的國師。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歸，與呂尚

周西伯姬昌從羑里脱身回國後，與呂尚暗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中謀劃修明政德以顛覆商朝政權，這些事大多是用兵的權謀與奇計，所以後世在談論用兵以及周王朝暗中用的權謀都推崇太公是根本的謀劃者。周西伯爲政公平，在合理判決虞、芮兩國的争端後，詩人稱西伯是承受天命的文王。征討崇國、密須國和犬夷國，大力建設豐邑。天下三分，它的二分歸屬了周國，大多是出於太公的計謀。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九年，武王準備繼續文王的事業，向東征討商紂，來觀察諸侯的向背。軍隊出發時，太公左手持着黄金作裝飾的鉞，右手握着白旄牛尾爲飾物的旗子，宣誓説："蒼兕啊蒼兕，集合你們的部隊，給與你們船和槳，晚到的斬首！"於是大軍到達盟津。諸侯事先没有約定而參加集會的有八百個。諸侯都説："紂王可以征討。"武王説："還不行。"帶領軍隊回去，與太公一起作了這篇《太誓》。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强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過了兩年，紂王殺死王子比干，囚禁箕子。武王準備征討紂王，占了一卦，龜兆顯示不吉利，突然風雨大作。大臣們全都恐懼，衹有太公堅决勸説武王，武王於是率軍出發。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在牧野誓師，征討商紂王。紂王的軍隊大敗。紂王往回就跑，登上鹿臺，武王於是追趕殺死了紂王。第二天，武王站在社稷前面，群臣捧着清潔的水，衛康叔封鋪展彩席，太公牽着祭祀用的牲畜，史佚誦讀告文，向天神報告討伐紂王罪行的事情。散發鹿臺的錢財，發放鉅橋的糧食，賑濟貧苦百姓。加高比干的墳墓，釋放被囚禁的箕子。遷移九鼎，修明周王朝的政治，與天下人民重新開始創造新時代。大多采用太公的治國謀略。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争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争國。

這時武王已經滅了商紂，稱王天下。把齊國的營丘封給太公。太公東去自己的封國，在途中住宿，走得很慢。客舍的主人説："我聽説時機難得但容易失去。客人睡得非常安穩，大概不是去封國的吧？"太公聽到這話，當天夜裏穿上衣服就上路了，黎明時就到了封國。萊侯前來攻打，與太公争奪營丘。營丘靠萊國邊界。萊國的人，是夷族，正逢紂王暴虐無道而周王朝初建立之際，還没有來得及安定遠方各國，因此萊國和

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

太公争奪國土。

太公來到封國，修明政治，依照當地的風俗，簡化禮儀，開通商工各業，便利魚鹽的生産，因而人民多來歸附齊國，齊國成爲大國。等到周成王年幼即位的時候，管叔、蔡叔作亂，淮浦的夷族人背叛周王朝，成王派召康公授命太公説："東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無棣，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征討他們的罪行。"齊國從此得到了征伐各國的大權，成爲大國。建都營丘。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大概太公去世時有一百多歲，他的兒子丁公吕伋即位。丁公去世，他的兒子乙公得即位。乙公去世，他的兒子癸公慈母即位。癸公去世，他的兒子哀公不辰即位。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

哀公作國君時，紀侯在周天子面前説了他的壞話，周天子就烹死哀公，立他的弟弟静爲齊君，這就是胡公。胡公遷都薄姑，這正是周夷王的時候。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哀公的同母小弟弟山怨恨胡公，就與他的同黨率領營丘的衆人襲擊攻殺胡公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獻公。獻公元年，全部驅逐胡公的兒子，乘此機會從薄姑遷都，在臨菑建都。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

九年，獻公去世，他的兒子武公壽即位。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住在彘邑。十年，周王室大亂，大臣們執掌國政，號稱"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剛即位。二十六年，武公去世，他的兒子厲公無忌即位。厲公暴虐，已故的胡公的兒子又回到齊國，齊國人想擁立他爲國君，就和他一起攻殺厲公。胡公的兒子也戰死了。齊國人就擁立厲公的兒子赤爲國君，這就是文公，他誅殺了參與攻殺厲公的七十人。文公在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兒子成公脱即位。成公在位九年去世，他的兒子莊公購即位。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死了周幽王，周王朝遷都東去雒城。秦國開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晋國的國君昭侯被國民殺死。六十四年，莊公去世，他的兒子釐公禄甫即位。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即位。十九年，魯桓公殺死他的兄長隱公而自立爲國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

二十五年，北戎攻打齊國。鄭國派太子忽來救援齊國，齊國國君想要把女兒嫁給他。太子忽說："鄭國是小國，齊國是大國，不是我們當户對的配偶。"於是拒絶了。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三十二年，釐公的同母弟弟夷仲年死了。他的兒子叫公孫無知，釐公喜愛他，使他的俸禄、服物、侍奉和贍養，都和太子一樣。三十三年，釐公去世，太子諸兒即位，這就是襄公。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鬥，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襄公元年，他當初做太子時，曾經和無知爭鬥，等到即位，廢除了無知的俸禄和服物，無知怨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來齊國。齊襄公原來曾經和魯夫人私通。魯夫人是襄公的妹妹，在釐公時嫁給了魯桓公，等到她與魯桓公一起到齊國來，襄公又與魯夫人私通。魯桓公知道這件事，就怒斥夫人，夫人就告訴了齊襄公。齊襄公和魯桓公飲酒，把魯桓公灌醉，讓力士彭生把魯桓公抱上他自己的車子，趁機拉殺了魯桓公，桓公被抬下車時就已經死了。魯國人因此責怨齊襄公，齊襄公殺死了彭生來向魯國謝罪。八年，齊國征討紀國，紀國被迫遷都。

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宫，無寵，使之閒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宫。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宫。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宫，驚宫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宫。茀反與宫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户閒，發視，乃襄

十二年，當初，襄公派連稱、管至父戍守葵丘，約好瓜熟時前往，待來年瓜熟時替换回來。他們戍守了一年，到第二年瓜熟時而襄公没打發人去接替。有的人爲他們請求接替，襄公不允許。因此二人惱怒，利用公孫無知謀劃作亂。連稱有個堂妹在襄公的宫中，没受寵愛，讓她刺探襄公的情況，説"事成之後，讓你作無知的夫人"。冬季十二月，襄公到姑棼游玩，就在沛丘打獵。看見一隻野猪，隨從人員説是"彭生"。襄公惱怒，拔箭射它，野猪像人一樣站立啼叫。襄公恐懼，墜下車來傷了脚，丢失了鞋子。襄公回宫鞭打了主管鞋子之人茀三百下，茀走出宫。無知、連稱、管至父等人聽説襄公受了傷，於是就率領徒衆襲擊襄公的宫廷。遇見主管鞋子的茀，茀説："暫且不要進去驚動宫廷，驚動了宫廷是不容易進去的。"無知不相信，茀讓他們看自己的鞭傷，纔相信他的話。他們等待在宫外，讓茀先進去。茀先進去，就把襄公藏在門的後面。過了很長時間，無知等人恐慌了，就進入宫

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中。茀反過來與宫中侍衛和襄公的寵臣一同攻打無知等人，没有取勝，都被殺死。無知進入内室，没有找到襄公。有人發現門的後面有人脚，拉出來一看，竟是襄公，就把他殺死，無知自立爲齊國國君。

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

桓公元年春天，齊國國君無知到雍林游玩。雍林人曾經對無知有怨恨，等到他去那裏游玩，雍林人就把無知襲殺了，告訴齊國大夫説："無知殺死襄公自立爲國君，我們慎重地把他處殺了。希望大夫們改立衆位公子中應當立的人，我們一定聽從命令。"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别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

當初，襄公灌醉并殺死了魯桓公，私通他的夫人，殺戮和處罰多次不當，奸淫婦女，屢次欺侮大臣。他的弟弟們害怕災禍累及自身，所以他的二弟糾逃奔到魯國。糾的母親是魯君的女兒。管仲、召忽輔佐他。襄公的三弟小白逃奔到莒國，鮑叔輔佐他。小白的母親，是衛君的女兒，很受釐公的寵愛。小白從小就與大夫高傒親近友好。等到雍林人殺死無知，商議擁立國君，高傒和國氏最先暗中從莒國召回小白。魯國聽説無知死了，也發兵護送公子糾回國，而且派管仲另外率兵擋住莒國通往齊國的道路，射中了小白腰帶上的金屬鈎。小白假裝死去，管仲派人飛馳報告魯國。魯國護送公子糾的軍隊的行進更加緩慢了，走了六天纔到齊國，然而小白已經進入齊國，高傒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齊桓公。

桓公之中鈎，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内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絶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既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

桓公被射中腰帶鈎子，假裝死去來欺騙管仲，然後乘有帳幕的車子飛快行進，又有高傒、國氏作内應，因此能够先進入國内即位，并發兵抗拒魯國護送公子糾的軍隊。秋天，齊國和魯國在乾時開戰，魯國軍隊打了敗仗逃跑，齊軍又切斷了魯軍的歸路。齊桓公在寫給魯君的信上説："子糾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殺他，請魯國自己殺死他吧。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請讓我得到他們，把他們剁成肉醬我纔甘心呢。不這樣，就要圍攻魯國。"魯國人對此很憂慮，於是在笙瀆殺死了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求做囚犯。桓公即位，發兵攻打魯國，内心是想殺死管仲。鮑叔牙説："我有幸能够跟隨您，您終於立爲國君。

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

您是很尊貴的了，我無法使您更加尊貴。您將要治理齊國，有高傒和我就足够了。您如果想要稱霸天下，没有管仲輔佐是不行的。管仲所在國的國力一定會强大，不可失去呀!"於是桓公依從了鮑叔牙。就假裝稱召回管仲碎尸萬段纔甘心，實際上是想任用他。管仲知道這個用意，所以請求前往。鮑叔牙迎接管仲，等到了堂阜就去掉了他的鐐銬，沐浴更衣去見桓公。桓公用厚禮待他并任命爲大夫，讓他處理政事。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禄賢能，齊人皆説。

桓公得到管仲後，與鮑叔牙、隰朋、高傒一起整治齊國的政務，制定以五家相連的各種軍事組織，設施《輕重法》和捕魚、煮鹽的富民政策，救濟貧窮百姓，任用有才能的人，齊國百姓都很高興。

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

二年，齊國攻打并滅掉郯國，郯君逃到莒國。當初，桓公逃亡時，經過郯國，郯君對他無禮，所以攻打它。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五年，齊國攻打魯國，魯國率領的軍隊打了敗仗。魯莊公請求獻遂邑求和，桓公同意了，與魯莊公在柯邑會盟。魯君剛要訂立盟約，曹沫手持匕首在壇上劫持了桓公，説："歸還侵略的魯國土地!"桓公答應了。然後曹沫扔掉匕首，而朝北回歸臣子的位上。桓公後悔了，想不歸還魯國的土地并要把曹沫殺死。管仲説："被劫持時答應的事情，但事後背信殺掉他，滿足一時的小小快意，而却在諸侯中失去了信用，那麽也就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是不可以的。"於是就把曹沫三次失敗而丢掉的土地全部歸還了魯國。諸侯聽説這件事，都信任齊國而願意歸附。七年，諸侯在甄邑與桓公會盟，桓公從這時開始稱霸。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十四年，陳厲公的兒子完，號敬仲，來投奔齊國。齊桓公想任用他爲卿，他推辭，於是就讓他做了工正。他就是田成子常的祖先。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

二十三年，山戎攻打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齊桓公救援燕國，於是征討山戎，到達孤竹纔返回。燕莊公又送桓公一直到齊國境内。桓公説："不是天子，諸侯之間相送不能出自己的國境，我不可以對燕國無禮。"於是挖溝爲界，把燕君相送所到達的齊國地方割讓給燕國，讓燕國

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國君重新修明召公的德政，向周王室交納貢品，像成王、康王的時候一樣。諸侯聽説這件事，全都歸順了齊國。

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二十七年，魯湣公的母親叫哀姜，是齊桓公的妹妹。哀姜與魯公子慶父通奸，慶父殺死湣公，哀姜想立慶父爲國君，魯國人另立釐公。齊桓公召回哀姜，把她殺掉。

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

二十八年，衛文公遭到狄人的侵略，向齊國告急。齊國率領諸侯修築楚丘城，在那裏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在船中戲耍。蔡姬會游泳，故意把船弄得東摇西晃，桓公害怕，制止她，她不聽，桓公走出船，很生氣，就把蔡姬送回蔡國，但是没有斷絶他們之間的關係。蔡侯也生起氣來，就把蔡姬改嫁了。桓公聽説後大怒，發兵前去討伐。

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捍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

三十年春天，齊桓公率領諸侯征討蔡國，蔡國潰散。於是討伐楚國。楚成王出兵質問道："爲什麽進入我們的領土？"管仲回答説："從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説：'五侯九伯，你可以征討他們，來輔佐周王室。'賜給我先君足迹所及的權力範圍，東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國的菁茅貢品不向朝廷交納，使天子的祭祀用品不完備，因此前來索求。昭王南征不歸死在南方，所以前來責問。"楚王説："貢品未交納，有這回事，這是我的罪過，怎敢不供給呢！昭王出巡不能回去，您還是到漢水邊上去責問吧。"齊國軍隊行進，駐扎在陘邑。夏天，楚王派屈完率軍抗擊齊軍，齊軍撤退到召陵。桓公向屈完誇耀他的軍隊衆多。屈完説："您用道義征服人纔行，如果不這樣，那麽楚國以方城爲城，用長江、漢水作護城河，您怎麽能够進入呢？"齊桓公就與屈完訂立盟約後離去。經過陳國，陳國大夫袁濤塗欺騙齊軍，讓他們從東方走，被發覺了。秋天，齊國征討陳國。這年，晉君殺死了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

三十五年夏天，在葵丘會合諸侯。周襄王派宰孔賜給桓公祭祀過文王、武王的祭肉、朱紅色的弓箭和大車，而且特許桓公不要行跪拜禮謝

"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

恩。桓公想答應，管仲說："不可以。"桓公於是下堂跪拜接受賞賜的物品。秋天，又在葵丘會合諸侯，桓公愈發有驕傲神色。周王室派宰孔參加盟會。諸侯中已經有些人背叛齊國。晉侯病了，晚到，遇見宰孔。宰孔說："齊侯驕傲了，你可以不去赴會。"晉侯聽從他的意見。這年，晉獻公去世，里克殺死奚齊、卓子，秦穆公因爲夫人的關係，送公子夷吾回晉國做了國君。桓公就在這時討伐晉國發生的動亂，到達高梁，派隰朋立了晉國新君，纔回去。

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强。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説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這時周王室衰弱，惟有齊國、楚國、秦國、晉國是强盛的。晉國剛參加會盟，晉獻公去世了，國内動亂。秦穆公處於偏僻遥遠的地區，没有參加中原各國的盟會。楚成王最初收復荆蠻之地占爲己有，以夷狄自立國家。惟有齊國主持中原各國的聚會結盟，而桓公能够彰揚周王室的政德，所以諸侯都來參加會盟。這時桓公稱説："我向南征討到達召陵，望見了熊山；向北征討山戎、離枝、孤竹；向西征討大夏，經過流沙；包裹馬脚，鉤牢車子，登上太行山，到達卑耳山而回。諸侯没人敢違抗我。我用兵車會盟三次，乘車和平友好會盟六次，九次會合諸侯，一次匡正周王室。從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與我這些功德有什麽不同呢？我想登泰山祭天，到梁父山祭地。"管仲堅決勸諫，桓公不聽；管仲於是勸説桓公要等待遠方珍奇怪物的到來纔能去那裏祭祀天地，桓公纔作罷。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

三十八年，周襄王的弟弟姬帶與戎、翟合謀攻打周王室，齊國派管仲爲周王室平定了戎亂。周王要用上卿的禮儀接待管仲，管仲叩頭説："我是個諸侯的臣子，怎麽敢當此大禮！"再三推讓，纔接受以下卿的禮儀朝見天子。三十九年，周襄王的弟弟姬帶來投奔齊國。齊侯派管仲去請求周王，替姬帶謝罪。周襄王很生氣，没有聽從。

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四十一年，秦穆公俘虜了晉惠公，又放他回國。這年，管仲、隰朋都去世。管仲病重時，桓公問他説："群臣中哪一個可以做相呢？"管仲説："瞭解臣子的没有誰能超過君主的。"桓公

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説：“易牙怎麽様？”回答説：“他殺掉自己的兒子來滿足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任用。”桓公説：“開方怎麽様？”回答説：“他背棄父母投合君主，不合人情，難以親近。”桓公説：“豎刀如何？”回答説：“他閹割了自己來投合君主，不合人情，難以親信。”管仲死了，而桓公没有聽從管仲的意見，終於親近并任用了這三個人，三人獨攬了齊國大權。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晋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

四十二年，戎國攻打周王室，周王向齊國告急，齊國命令諸侯各自派兵戍衛周王室。這年，晋公子重耳來到齊國，桓公把女兒嫁給了他。

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内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

四十三年。最初，齊桓公有三位夫人：稱爲王姬、徐姬、蔡姬，都没有兒子。桓公好女色，内寵很多，位同於夫人的有六人：長衛姬，生子無詭；少衛姬，生子惠公元；鄭姬，生子孝公昭；葛嬴，生子昭公潘；密姬，生子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子公子雍。桓公與管仲把孝公昭托付給宋襄公，立爲太子。雍巫受到衛共姬的寵愛，通過宦官豎刀給桓公獻上了厚禮，也受到了桓公的寵愛，桓公答應他們立無詭爲太子。管仲去世，五位公子都希求立爲太子。冬天十月乙亥這天，齊桓公去世。易牙入宫，與豎刀一起依靠宫内寵臣殺死許多大夫，擁立公子無詭爲國君。太子孝公昭逃奔到宋國。

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桓公病重，五位公子各自樹立黨羽爭立太子。等到桓公去世，就互相攻打，因此宫中空虚無子，没有人敢收尸入棺。桓公尸體在床上停了六十七天，尸體的蛆蟲爬出了門。十二月乙亥這天，無詭即位，纔裝尸入棺，發出訃告。辛巳這天夜裏，纔舉行入殮停柩的儀式。

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

桓公有十多個兒子，總計後來立爲君主的有五人：無詭即位三個月死去，没有謚號；其次是孝公即位；再次是昭公即位；再次是懿公即位；最後是惠公即位。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領諸侯軍隊護送齊太子昭回國并攻打齊國。齊國人恐懼，殺死了國君無詭。齊國人將要擁立太子昭，四公子的黨羽攻打太子昭，太子逃跑到宋國，宋國就出兵與齊國四公子的黨羽作戰。五月，宋國軍隊打敗了齊國四公子的軍隊而且擁立太子昭爲

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齊君，這就是齊孝公。宋國因爲接受了桓公和管仲托付太子的事情，所以前來征討。因爲内亂，八月纔埋葬了齊桓公。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六年春天，齊國攻打宋國，因爲宋國没有參加齊國的會盟。夏天，宋襄公去世。七年，晋文公即位。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十年，孝公去世，孝公的弟弟潘依靠衛公子開方殺死孝公的兒子而立潘爲君，這就是昭公。昭公是桓公的兒子，他的母親叫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晋稱伯。六年，翟侵齊。晋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昭公元年，晋文公在城濮打敗楚國軍隊，在踐土與諸侯會盟，朝見周天子，天子讓晋侯做霸主。六年，翟國侵略齊國。晋文公去世。秦軍在殽山打了敗仗。十二年，秦穆公去世。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説。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十九年五月，昭公去世，兒子舍即位作了齊國君主。舍的母親没有得到昭公的寵愛，國都裏的人都不怕他。昭公的弟弟商人因爲桓公去世後争立國君而没有得逞，暗中結交賢士，撫愛百姓，百姓都很高興。等到昭公去世，兒子舍即位，勢孤力單，商人就和衆人一起於十月份在昭公的墓前殺死了齊君舍，而商人自立爲齊國君主，這就是懿公。懿公是桓公的兒子，他的母親叫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争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四年春，當初，懿公做公子時，與丙戎的父親去狩獵，争奪獵物没有取勝，等到即位，砍斷丙戎父親的雙脚，讓丙戎爲自己駕車。庸職的妻子美麗，懿公把她納入宫中，讓庸職陪乘。五月，懿公到申池游玩，庸職和丙戎一同洗澡，戲耍。庸職説："斷脚人的兒子！"丙戎説："被奪妻的人！"兩人都痛恨這句話，就怨恨起來。合夥謀劃與懿公到竹林中游玩，二人就把懿公殺死在車上，把尸體拋棄在竹林裏就逃跑了。

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懿公即位後，驕横，百姓不親近歸附。齊人廢掉他的兒子而從衛國迎接回公子元，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惠公。惠公是桓公的兒子。他的母親是衛君的女兒，名叫少衛姬，躲避齊國内亂，所以居住在衛國。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晋趙穿弒其君靈公。

惠公二年，長翟來到齊國，王子城父攻殺長翟，把他埋在北門。晋國趙穿殺死晋國國君靈公。

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衛。

十年，惠公去世，他的兒子頃公無野即位。當初，崔杼很受惠公的寵愛，惠公去世，高氏、國氏害怕遭受他的侵逼，就驅逐了他，崔杼逃奔到衛國。

頃公元年，楚莊王强，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頃公元年，楚莊王强大，征討陳國；二年，圍攻鄭國，鄭伯投降，後來又讓鄭伯恢復鄭國。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内，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鞌。逄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脱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

六年春天，晉國派郤克出使齊國，齊侯讓老夫人在帳幕中觀看。郤克登階上殿，老夫人見他走路的姿勢就笑了起來。郤克說："我不報這侮辱之仇，就不再渡黄河！"他回國後，請求討伐齊國，晉侯没有允許。齊國派使者來到晉國，郤克在河内抓住齊國四個使者，把他們殺掉。八年，晉國攻打齊國，齊國派公子彊作晉國人質，晉軍纔撤去。十年春天，齊國征討魯國、衛國。魯國、衛國的大夫到晉國請求援軍，都依靠了郤克。晉國派郤克做中軍將率領戰車八百輛，士燮率領上軍，欒書率領下軍，去救援魯國、衛國，攻打齊國。六月壬申這天，晉軍與齊侯的軍隊在靡笄山下相遇。癸酉這天，在鞌地擺開戰場。逄丑父爲齊頃公右邊衛士。頃公說："馳行進入陣地，攻破晉軍後會餐。"齊軍射傷郤克，血流到鞋上。郤克想退回營壘，他的御車人說："我剛進入陣地，就兩次受傷，不敢說疼痛，恐怕驚嚇了士兵，希望您忍耐些。"於是又投入戰鬥。兩軍作戰，齊軍危急，丑父恐怕齊侯被俘虜，就與他交換了位置，頃公成了右邊護衛，直到戰車被樹木挂住纔停止。晉國小將韓厥伏在齊侯的車子前面，說："我們國家派我援救魯國、衛國。"戲侮齊侯。丑父讓頃公下車取水，齊侯因此得以逃走，脱身離去，回到齊軍裏。晉國郤克要殺丑父。丑父說："我代替國君赴死而遭殺害，以後做臣子的就没有忠於他的國君的了。"郤克放了他，丑父於是得以逃回到齊營。在這時晉軍追趕齊軍到馬陵。齊侯請求用寶器謝罪，晉軍不同意；一定要得到譏笑郤克的蕭桐叔子，并讓齊國的田壟改爲東西向。齊國人回答說："叔子是齊國國君的母親。齊君的母親也猶如晉君的母親。您如何處置她呢？况且您是憑個義字來討伐我們的，最後施以暴行，難道可以這樣做嗎？"於是

晉國纔答應齊軍的請求，讓齊國退還魯國、衛國的失地。

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虚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説。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十一年，晉國開始設置六卿，獎賞在鞌邑作戰的有功人員。齊頃公入朝晉國，想尊晉景公爲王，晉景公不敢接受，齊侯就回國了。齊頃公回國後開放苑囿，減輕賦税，救濟孤寡，慰問病人，把所有的積蓄全拿出來救濟百姓，百姓都很高興。齊頃公與諸侯交往都用厚禮。直到頃公去世，百姓親附，諸侯不來侵犯。十七年，頃公去世，他的兒子靈公環即位。

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靈公九年，晉國欒書殺死他們的國君厲公。十年，晉悼公征伐齊國，齊國讓公子光到晉國作人質。十九年，立公子光爲太子，高厚輔佐他，讓他到鍾離會合諸侯，訂立盟約。二十七年，晉國派中行獻子征討齊國。齊軍被打敗，靈公逃跑到臨菑。晏嬰勸阻靈公逃跑，靈公不聽從。晏嬰説："您也太没有勇氣了！"晉軍於是包圍了臨菑，臨菑軍民據城防守而不敢出戰，晉軍焚毁城門城墻而離去。

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二十八年，當初，靈公娶魯國女子，生公子光，立爲太子。又娶仲姬、戎姬。戎姬受到寵愛，仲姬生的兒子名牙，托付給戎姬。戎姬請求立牙爲太子，靈公答應了。仲姬説："不可以。公子光立爲太子，名分列入諸侯中間了，如今無故廢掉他，您一定會後悔的。"靈公説："聽從我的吧。"於是把太子光遷移到東面邊境，讓高厚輔佐牙爲太子。靈公病了，崔杼迎回原太子光并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莊公。莊公殺死戎姬。五月壬辰這天，靈公去世，莊公即位，在句竇之丘抓住了太子牙，把他殺死。八月，崔杼殺死高厚。晉國聽説齊國内亂，出兵攻打齊國，到達高唐。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爲内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投奔齊國，莊公用隆重的禮儀接待他。晏嬰、田文子勸諫，莊公不聽。四年，齊莊公派欒盈秘密進入晉國的曲沃作爲内應，派軍隊跟隨進攻，登上太行山，進入孟門。欒盈失敗了，齊軍在回師的路上，奪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

六年，當初，棠公的妻子美麗，棠公死了，

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户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娶了他的妻子。莊公與她私通，多次到崔氏家裏幽會，還把崔杼的帽子拿走賜給别人。侍衛説："不可以這樣做。"崔杼大怒，趁着莊公攻打晉國，想與晉國合謀襲擊齊莊公，但是一直没有機會。莊公曾經鞭打過宦官賈舉，賈舉再度侍候莊公，替崔杼窺伺莊公的間隙以報被鞭打的怨恨。五月，莒子朝見齊侯，齊侯在甲戌這天設宴款待他。崔杼稱病不去理事。乙亥這天，莊公去問候崔杼的病情，緊緊跟隨崔杼的妻子，崔杼妻進入内室，與崔杼關緊屋門不出，莊公抱着庭柱歌唱。宦官賈舉把莊公的隨從官員阻攔在大門外面，而他自己進去後就把大門關上了，崔杼的黨徒拿着武器從裏面起事。莊公登上高臺請求和解，崔杼不答應；莊公請求訂立盟約，崔杼仍不答應；莊公又請求到祖廟裏自殺，崔杼也不允許。黨徒們都説："您的大臣崔杼得了重病，不能親自聆聽您的命令。這裏離公宫很近，我們都争着捉拿淫亂的人，不知道有其他的命令。"莊公爬上墻頭，黨徒們射中他的大腿，他又從墻頭上摔了下來，黨徒們就殺死了他。晏嬰站在崔杼的門外，説："國君爲社稷而死，那麽臣子應隨他而死；國君爲社稷逃亡，那麽臣子也應隨他而逃亡。如果國君爲私欲而死，或爲私欲而逃亡，那麽不是他的親信，誰願意隨他死隨他亡呢！"門開了，他走進去，把莊公的尸體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哭了起來，又跳了三跳，然後走了出去。有人對崔杼説："一定要殺死他。"崔杼説："他是衆望所歸的人，放過他可以得民心。"

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丁丑這天，崔杼擁立莊公的異母弟弟杵臼爲國君，這就是齊景公。景公的母親，是魯叔孫宣伯的女兒。景公即位，用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兩位相國恐怕出現内亂，就與國都裏的人盟誓説："不親附崔氏、慶氏的就得死！"晏子仰望蒼天説："我做不到，我衹跟從忠君利國的人！"不肯盟誓。慶封要殺晏子，崔杼説："他是個忠臣，放過他吧。"齊太史書寫道："崔杼殺死莊公。"崔杼殺死太史。太史的弟弟又書寫了這件事，崔杼又殺死了太史的弟弟。太史的小弟又書寫上了，崔杼衹好放過他。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毋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

景公元年，當初，崔杼生有兒子崔成和崔强，他們母親死後，崔杼又娶了東郭的女兒，生兒子崔明。東郭之女讓她前夫的兒子無咎和她的弟弟東郭偃輔佐崔氏。崔成犯了罪，東郭偃和無咎趕緊懲治他，擁立崔明爲太子。崔成請求讓他退居崔邑直到老，崔杼答應了他的請求，而東郭偃和無咎不同意，說："崔邑這個地方，是祖先居住的城邑，不可以。"崔成、崔彊惱怒，告訴了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嫌隙，想使崔氏毀敗。崔成、崔彊在崔杼家中殺死了無咎、東郭偃，家人都逃跑了。崔杼大怒，但身旁無人，就讓一個宦官駕車，去見慶封。慶封說："請讓我替您誅戮他們。"派崔杼的仇人盧蒲嫳攻打崔氏，殺死崔成、崔彊，殺盡崔氏所有的人，崔杼的妻子自殺。崔杼無家可歸，也自殺了。慶封做了相國，獨攬大權。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内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宫，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吴。吴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説衆。

三年十月，慶封外出打獵。當初，慶封殺死崔杼後更加驕縱，嗜酒好獵，不理政務。慶封之子慶舍當政，已經有了内部矛盾。田文子告訴桓子說："禍亂要發生了。"田氏、鮑氏、高氏、欒氏一同謀害慶氏。慶舍發動甲兵圍守慶封的住宅，四家的兵丁共同擊破了慶舍的防守。慶封歸來，不能進入，逃奔到魯國。齊國人責備魯國，慶封投奔了吴國。吴國把朱方邑給了慶封，聚集他的家族在這裏居住，比在齊國還富有。那年秋天，齊國人改葬莊公，把崔杼的尸體陳列在街市上戮辱以取悦百姓。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晋，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晋，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

九年，景公派晏嬰出使晋國，晏嬰與叔向私下議論說："齊國的政權終將歸田氏。田氏雖然没有大的德行，但他假藉公事以施私德，對百姓有恩德，百姓愛戴他。"十二年，景公到晋國，會見平公，想和晋國一起征討燕國。十八年，景公又到晋國，會見昭公。二十六年，景公到魯國郊外打獵，順便進入魯國，和晏嬰一起訪問魯國的禮制。三十一年，魯昭公爲了躲避季氏叛亂，逃奔到齊國。齊國國君想把兩萬五千家封給昭公，子家勸阻昭公，昭公就請齊國討伐魯國，取下了鄆城，齊君就讓昭公居住。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

三十二年，彗星出現。景公坐在柏寢的臺

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上，嘆息說："富麗堂皇啊！誰能占有它呢？"大臣們都哭泣，而晏子却笑，景公發怒。晏子說："我笑大臣們過於諂諛了。"景公說："彗星出現在東北的天空上，正是齊國的分野，我因此憂慮。"晏子說："您高築臺榭，深挖游池，賦税惟恐不能得，刑罰惟恐不能取勝，茀星就要出現了，彗星有什麽恐懼的呢？"景公說："可否祈禱退災？"晏子說："如果祈禱能使神降臨，也可以禱告而退去災難了。百姓叫苦喊怨的數以萬計，而您使一個人禱告退災，怎麽能勝得過萬衆之口呢？"這時景公喜歡建造宮室，聚養狗馬，生活奢侈，加重賦税，嚴酷刑罰，所以晏子用這話來勸諫景公。

四十二年，吴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四十二年，吴王闔閭征伐楚國，攻入郢都。四十七年，魯國陽虎攻打他的國君，没有獲勝，逃奔到齊國，請求齊國討伐魯國。鮑子勸諫景公，就囚禁了陽虎。陽虎得空子逃跑了，投奔晋國。四十八年，景公與魯定公在夾谷友好會盟。犂鉏說："孔丘懂得禮法，但他怯懦，請讓萊人奏樂，趁機抓住魯君，可以實現我們的志願。"景公妒忌孔丘輔佐魯國，害怕魯國稱霸，所以聽從犂鉏的計策。正當會盟時，齊國進獻萊人的樂舞，孔子登上臺階，派官吏抓住萊人并殺死，按照禮法責備景公。景公感到慚愧，就歸還了侵奪的魯國土地表示謝罪，結束會盟離去。這年，晏嬰去世。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晋，晋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説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

五十五年，范氏、中行氏在晋國反叛他們的國君，晋君猛烈地攻打他們，他們來到齊國請求援助糧食。田乞打算作亂，就和叛臣結成私黨，勸導景公說："范氏、中行氏多次對齊國有恩德，不可以不援救。"景公就派田乞援救并送給他們糧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

五十八年夏天，景公夫人燕姬的嫡子死了。景公的寵妾芮姬生兒子姜荼，姜荼年幼，他的母親地位低賤，姜荼又没有德行，大夫們害怕姜荼作繼承人，就說希望選擇衆公子中年長而賢能的作太子。景公老了，厭惡談繼嗣的事情，又寵愛姜荼的母親，想立姜荼作太子，而難以啓齒，就告訴大夫們說："行樂吧，國家還愁没有國君

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群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嗎?"秋天，景公病重，命令國惠子、高昭子立幼子姜荼作太子，趕走衆公子，把他們遷到萊邑。景公去世，太子姜荼即位，這就是晏孺子。冬天，景公還没安葬，衆公子害怕受誅戮，都逃跑了。姜荼的異母哥哥公子壽、公子駒、公子黔投奔衛國，公子駔、公子陽生投奔魯國。萊人歌唱他們道："景公死了不能參加埋葬，三軍大事不能參加商量，衆公子啊，衆公子啊，你們的黨徒到哪裏去了呢?"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晏孺子元年春天，田乞假裝侍奉高昭子、國惠子的樣子，他們每次上朝，田乞總是坐在他們身旁作陪乘，説道："您得到國君的寵愛，大夫們人人自危，要謀劃作亂。"又告訴衆大夫説："高昭子是個可怕的人，要在他還未發動前，我們先下手幹掉他吧。"大夫們聽從了他的意見。六月，田乞、鮑牧便和大夫們率軍進入晏孺子的宮中，攻打高昭子。昭子聽説這個消息，與國惠子一起救晏孺子。晏孺子的軍隊被打敗，田乞的黨徒追趕他們，國惠子逃奔莒國，田乞的黨徒們返回來殺死高昭子。晏圉逃奔魯國。八月，齊國的秉意茲也投奔魯國。田乞打敗兩個國相，就派人到魯國召回公子陽生。陽生回到齊國，偷偷地藏在田乞家裏。十月戊子這天，田乞請來衆位大夫説："常兒的母親主持祭祀，有菲薄的菜肴，有幸請來各位共飲一杯。"正當飲酒時，田乞將陽生裝在一個布袋裏，放在座位的中央，解開布袋子，露出陽生，説："這就是齊國君主啊!"大夫們都趴在地上拜見。田乞準備和大夫們訂立盟約而擁立陽生爲國君，鮑牧酒醉，田乞向大夫們撒謊説："我和鮑牧商量共同擁立陽生爲國君。"鮑牧大怒説："您忘記了景公的遺命嗎?"大夫們面面相覷想反悔，陽生上前，叩頭説："可以的話那麽就立我爲國君，不可以那就算了。"鮑牧恐怕惹起災禍，就又説："都是景公的兒子，有什麽不可以的呢!"就與田乞及衆大夫訂立盟約，擁立陽生爲國君，這就是悼公。悼公進入宮中，派人把晏孺子遷到駘邑，殺死在帳幕下，而且趕走孺子的母親芮子。芮子原本卑賤而孺子又年幼，所以没有權力，國中的人都輕視他們。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

悼公元年，齊國攻打魯國，奪取了讙邑、闡邑。當初，陽生逃亡在魯國，季康子把他的妹妹嫁給了陽生。等到即位後，陽生派人迎接妻子。季姬與季魴侯私通，講明了他們的情況，魯國不敢把季姬送給陽生，因此齊國攻打魯國，終於迎回了季姬。季姬受到寵愛，齊國又歸還了侵奪的魯國的土地。

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吴師乃去。晋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

鮑子與悼公有嫌隙，不友好。四年，吴國、魯國征討齊國的南方。鮑子殺死悼公，向吴國報喪。吴王夫差在軍門外哭吊三天，要從海上進軍討伐齊國。齊國人打敗了吴軍，吴軍纔離去。晋國趙鞅率軍征討齊國，到達賴邑後離去。齊國人共同擁立悼公的兒子壬爲國君，這就是簡公。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監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監不可并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宫。

簡公四年春天，當初，簡公和父親陽生一同住在魯國，監止受到寵信。等到簡公即位，讓他執掌國政。田成子害怕他，上朝時常常東張西望，心神不安。御鞅對簡公説："田成子和監止不可以同時并用，您要選擇任用一個。"簡公不聽從。子我晚間上朝時，田逆殺人，恰巧被子我碰見，就逮捕他進宫。田氏家族這時非常親近和睦，讓田逆假裝有病，又送酒給看守，看守喝醉了就被殺掉，田逆趁機逃跑。子我就邀請田氏家族的人到族長陳氏家中訂盟求和。當初，田豹想作子我的家臣，請公孫去推薦自己，又由於田豹有喪事而中止。後來子我終於用了田豹作家臣，田豹很受子我的寵愛。子我對他説："我把田氏都趕走而立你作族長，可以嗎?"田豹回答説："我是田氏的遠房，而且田氏中不順從您的衹有幾個人，爲什麽全都趕他們走呢!"田豹就告訴了田氏。子行説："他得到國君的寵信，我們不先動手，一定會禍及於您。"子行住進宫中。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

夏季五月壬申這天，田成子兄弟共乘四輛車到簡公宫中。子我在帳中出來迎接他們，進到裏面，就閉上了門。宦官抵禦他們，子行就把宦官殺死。簡公與婦人們正在檀臺上飲酒作樂，田成子逼迫他到寢宫。簡公拿起戈就要擊打他，太史子餘説："他不是對您不利，而是要爲您除害。"田成子離開寢宫住在武庫中，聽説簡公還在發

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怒，就要逃走，說："哪裏没有國君呢！"子行拔劍說："遲疑，是成事的禍害。誰不是田氏宗族的成員？我不殺死你就是對不起田氏宗族。"田成子纔停止逃走。子我回去，集合兵丁攻打宮中的大門小門，都没能取勝，就逃跑了。田氏追趕他。豐丘人捉住了子我向田氏報告，田氏就把子我殺死在郭關。田成子要殺大陸子方，田逆請求赦免了他。子方用簡公的命令在路上攔取了一輛車子，坐上出了雍門。田豹給他車子，他不接受，說："田逆爲我請求赦免，田豹給我車子，這不成了我與你們有私情啦。事奉子我而與他的仇人有勾結，還有什麼臉面去見魯國、衛國的士人呢？"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

庚辰這天，田常在徐州捉住簡公。簡公說："我早聽從御鞅的話，不會到這種地步。"甲午這天，田常在徐州殺死簡公。田常就擁立簡公的弟弟驁爲國君，這就是平公。平公即位，田常輔佐他，獨攬齊國的政權，割齊國安平以東的土地作爲田氏的封邑。

平公八年，越滅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平公八年，越國滅掉吴國。二十五年，平公去世，他的兒子宣公積即位。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

宣公五十一年去世，他的兒子康公貸即位。田會在廩丘反叛。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

康公二年，韓國、魏國、趙國開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的曾孫田和開始成爲諸侯，把康公遷至海濱。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强於天下。

二十六年，康公去世，吕氏就斷絶了他的祭祀。田氏終於擁有齊國，這就是齊威王，稱雄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太史公曰：我到齊國，從泰山山脉到琅邪山，北面直達海濱，肥沃的土壤有二千里，那裏的百姓胸懷開闊，性格豁達，但多藏聰明才智，這是他們的天性吧。憑着太公的聖明，奠定了建國的基礎，桓公的興盛，修行德政，以此主持諸侯的會盟，稱霸天下，不也是應當的嗎？廣闊寬宏啊，原來就是大國的風度！

# 史記卷三十三

## 世家第三

### 魯周公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當文王在世時，姬旦做兒子就孝順，忠厚仁義，不同於其他兒子。等到武王即位，姬旦經常輔佐武王，許多大事都由他承擔處理。武王九年，東征到達盟津，周公隨行輔佐。十一年，討伐紂王，到達牧野，周公輔佐武王，作《牧誓》。攻破殷軍，進入商王宫中。誅殺紂王後，周公握着大鉞，召公持着小鉞，左右兩邊夾輔武王，殺牲祭祀土神，向上天報告紂王的罪行，同時也讓百姓知曉。釋放被囚禁的箕子。分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讓管叔、蔡叔輔佐他，以延續殷的祭祀。普遍封賞功臣、同姓和親屬。將周公旦封在少昊的舊址曲阜，這就是魯公。周公没有到封地去，留在朝中輔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

武王滅亡殷紂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得了病，身體不適，大臣們害怕了，太公、召公恭敬地占卜。周公説："不可以讓我們的先王憂慮。"周公於是就用自己的身體爲質，設立三個祭壇，周公面向北站立，頂着璧，捧着圭，向太王、王季、文王禱告。史官朗誦寫在簡書上的周公的祝詞説："你們的長孫國王姬發，因爲勤勞國事，被疾病所危害。如果你們三位先王對上天負有保護子孫的責任，就用我姬旦的生命代替國王姬發的生命。我姬旦又巧又能，多才多藝，能够事奉鬼神。而國王姬發不如我姬旦多才多藝，他不能事奉鬼神。但他是受命於天庭的，他要普遍地保護四方，使你們在世上的子孫都能過上平安的生活，天下人民没有不敬仰和畏服他

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的。他不墜毁上天降給他的寶貴的命運，我們的先王纔能够永遠有所依歸。現在我將要聽命於大龜，你們如果允許我的請求，我就把這璧和圭獻給你們，以等待你們的命令。你們如果不允許我的請求，我就收藏起璧和圭。”周公已經命令史官把簡書上的祝詞報告太王、王季、文王，準備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姬發，於是就向三位先王占卜。占卜的人都説很吉利，打開占兆書一看，的確很吉利。周公很高興，打開藏占兆書的鎖鑰，所見兆書上的占卜之辭都是吉利的。周公進見，祝賀武王説：“我王是不會有什麽災害了。我剛剛接受三位先王的命令，您要爲周王室做長久的打算。這是先王顧念我對天子的真誠。”周公把他的祝文藏在櫃中用金絲纏束密封，告誡保管櫃的人不許泄露。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來武王去世，成王年幼，處於襁褓之中。周公恐怕天下人聽説武王去世而背叛，周公就登上天子之位代替成王執掌統治大權，主持國政。管叔和他的弟弟們在國都散布流言説：“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於是告訴太公望、召公奭説：“我之所以不迴避嫌疑而執掌國政，是恐怕天下人背叛周王室，無法向我們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爲天下憂勞已經很久了，到現在纔得到天下。武王早逝，成王年幼，要完成周王室的大業，我所以纔這樣做。”到這時周公姬旦終於輔佐成王，而派他的兒子伯禽代替自己到封地魯國去。周公告誡伯禽説：“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地位也不低了。可是我仍然是洗一次頭髮要三次握起頭髮，吃一頓飯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身接待士人，還恐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去，千萬謹慎，不要憑着擁有國土而驕慢待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管叔、蔡叔、武庚等人果然率領淮夷反叛。周公就奉成王的命令，發兵東去征討，作《大誥》。於是誅斬了管叔，殺死了武庚，放逐了蔡叔。收服殷的遺民，封康叔於衛國，封微子於宋國，用以接續殷的祭祀。平定安撫淮夷及其東部地區，兩年纔完成。諸侯都順服，尊奉周王室。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上天降下厚福，唐叔得到一株禾苗，是兩莖合生一穗的粟禾，把它獻給成王，成王命唐叔贈給正在東土征討的周公，作了《餽禾》。周公接受了欽賜的禾，稱贊天子的賞賜，寫了《嘉禾》。東土平定後，周公回歸報告成王，就寫了一首詩奉送成王，這首詩題名《鴟鴞》。成王也没敢責備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這天，成王步行朝拜武王廟，然後從鎬京走到豐邑，派太保召公先去雒邑察看地形。這年三月，周公前往營建成周雒邑，占卜建都之地，兆象吉利，於是就把國都建在那裏。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

成王長大，能够聽政了。這時周公就把政權歸還給成王，成王臨朝執政。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國家時，背靠斧文屏風站立，面向南接見諸侯。等到七年後，把政權歸還給成王，他就面向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恭敬謹慎，好像有所畏懼的樣子。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當初，成王年幼時，得了病，周公就剪掉自己的指甲投入河裏，向河神祝告説："國王年幼，没有知識，違背神命的是我姬旦。"他也把這份祝告策書收藏在宫廷的府庫中。成王的病痊愈了。等到成王執政，有的人就誣告周公，周公逃到楚國。成王打開府庫，看到了周公的祝告策書，就哭了，迎回了周公。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歡，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

周公回朝，恐怕成王長大後，治理國家有所縱欲放蕩，就寫了《多士》、《毋逸》。《毋逸》篇説："做父母的，創業艱難長久，子孫驕縱奢侈，忘記了父母創業的艱苦，致使家業喪失，作爲兒子能够不謹慎嗎！所以從前殷王中宗在位時，嚴謹敬畏天命，自己按法律辦事，治理百姓，時時事事戒慎恐懼，不敢荒淫安逸，所以中宗享有國家七十五年。殷王朝到了高宗當政，由於他曾長久地在民間勞動，與百姓生活在一起，到他即位時，認真居守父喪，三年不講話，後來話一出口，百姓都很喜悦，他不敢荒廢政事，貪圖安逸，一心安定殷國，以致大大小小政事百姓都没有怨恨的，所以高宗享有國家五十五年。到了祖甲，他認爲超越兄長爲王是不義的，他就逃亡到

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民間長久地做平民，知道百姓需要，能够保護和施惠於人民，不欺侮鰥夫寡婦，所以祖甲享有國家三十三年。”《多士》篇稱説：“從湯王到帝乙，没有不恭順地祭祀鬼神、修明德行的，每位帝王没有誰不配合上天意旨的。在此以後即位的紂王，荒誕淫蕩，不顧念上天的法則和人民的意願。他的百姓都認爲他應該受到懲處。”“文王日過中午偏西還無暇吃飯，所以他享有國家五十年。”周公作了這些篇章用來告誡成王。

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説。

成王居處豐邑，天下已經安定，周朝的職官和政權機構還没有建立制度，於是周公寫了《周官》，分别規定各種官吏的職責。又寫了《立政》，以便利百姓。百姓都很高興。

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在豐邑，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離開成王。”周公死後，成王也謙讓，最後將周公埋葬在畢，隨從文王，以表明成王不敢把周公當作臣子看待。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去世後，秋天還没收穫，忽然暴風雷霆交加，莊稼都被颳倒，大樹也被連根拔起。周都裏的人都很恐慌。成王和大夫們穿上朝服，打開金縢書，成王於是看到周公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頂替武王去死的請命策書。太公、召公和成王就詢問史官及各種辦事官員，史官和各種辦事官員説：“確實有這樣的事情，從前周公命令我們不准説出去。”成王捧着策書流淌着眼淚，説：“自今以後就不必恭敬地占卜了！從前周公爲王家操勞，我當年幼小不知道。如今上天顯示威靈來表彰周公的德行，現在我應當設郊祭之禮迎其神，按照我們國家的禮儀也是適宜的。”成王出郊祭天，天就下起雨來，風向也反轉過來，禾苗全都直立起來了。太公、召公吩咐京城裏的人，凡是被風颳倒的大樹，全部扶起來，并且用土培植加固。這年莊稼獲得大豐收。從此成王就命令魯國國君可以在郊外祭祀天，并且建廟祭祀文王。魯國所以得有天子的禮樂，是因爲褒揚周公的美德。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

周公去世，他的兒子伯禽先前本來已經受封在魯國，這就是魯公。魯公伯禽在最初受封到

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魯國，三年以後纔向周公報告執政情況。周公說："爲什麼這樣遲呢？"伯禽說："改變那裏的習俗，變革那裏的禮儀，服喪三年然後纔能除服，所以遲了。"太公也被封於齊國，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執政情況。周公說："爲什麼這樣快呢？"他回答說："我簡化了君臣間的禮節，遵從那裏的習俗辦事情。"等到後來聽到伯禽報告政事遲緩，就嘆息說："唉！魯國的後代一定要面向北臣服齊國了！政事不簡化，就不容易實行，人民就不會親近；政務簡便易行并親近人民，人民必然歸附他。"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伯禽即位以後，出現管叔、蔡叔等人的反叛，淮夷、徐戎也一同起來反叛。當時伯禽率領軍隊在肸邑征討他們，寫了《肸誓》，說："準備好你們的鎧甲和頭盔，不要馬馬虎虎。不要損傷畜圈。牛馬走失，奴隸逃跑，你們不許離開軍營崗位去追捕，如果得到走失的牛馬和逃跑的奴隸，都要恭敬地送還。不要搶劫人家的東西，不准翻越人家的墻垣。居住在魯國京城的南、西、北三方的人們，準備好你們的草料、乾糧和築墻用的工具，不准供用不及。我定於甲戌日修築工事，征討徐戎，不准屆時不到，如有違反命令的，要處以死刑。"發布《肸誓》後，就平定了徐戎，安定了魯國。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

魯公伯禽去世後，他兒子考公酋即位。考公四年去世，擁立他的弟弟熙爲國君，這就是煬公。煬公修築茅闕門，在位六年去世，他的兒子幽公宰即位。幽公十四年，幽公的弟弟濆殺死幽公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魏公。魏公在位五十年去世，他的兒子厲公擢即位。厲公在位三十七年去世，魯國人擁立他的弟弟具爲國君，這就是獻公。獻公在位三十二年去世，他的兒子真公濞即位。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到彘邑，由大臣們共同行使政權。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去世，他的弟弟敖即位，這就是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武公九年的春天，武公和大兒子括、小兒子戲，西去朝見周宣王。宣王喜愛戲，要立戲爲魯

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

國的太子。周朝的樊仲山父勸諫宣王說："廢長立幼，不順情理；不順情理，必定違犯王命；違犯王命，必定誅殺他：所以天子發布命令不可以不順情理。命令不能執行，政權的威力就不能建立；推行政令不順情理，百姓就要背棄國君。下級侍奉上級，年幼的侍奉年長的，這就是順情順理。現在天子建置諸侯，立他國的少子爲國君，這是教導百姓倒行逆施。如果魯國服從了捨長立幼的命令，諸侯都效法，先王的立長之命就將被壅塞而不能執行；如果魯國不服從立幼的命令您就要懲處他，這是自己違背先王的命令。總之懲罰他是錯誤的，不懲罰他也是錯誤的，國王您好好考慮這件事。"宣王不聽勸諫，終於立戲爲魯國的太子。夏天，武公回國就去世了，戲即位，這就是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

懿公九年，懿公兄長括的兒子伯御和魯國人一起攻殺了懿公，擁立伯御爲國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討伐魯國，殺死魯國國君伯御，而且詢問魯國公子中能够引導和訓治諸侯的人，就用他作爲魯國國君。樊穆仲說："魯懿公的弟弟稱，莊重恭謹，聰明睿智，敬奉長者；徵收賦稅和執行刑罰，一定要先請教先王的遺訓而且咨詢歷史的事例；凡是請教過的，他就不破壞；凡是咨詢過的，他就不違反。"宣王說："祇有這樣，纔能够訓導和治理他的百姓了。"於是就在夷宮立稱爲國君，這就是孝公。從這以後，諸侯多有違背周王命令的。

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弒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

孝公二十五年，諸侯背叛周王室，犬戎殺死周幽王。秦開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孝公去世，他的兒子弗湟即位，這就是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昭侯。四十五年，晋國人又殺死他們的國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去世，長庶子息代掌國政，行使君權，這就是隱公。當初，惠公的嫡夫人没有兒子，惠公的賤妾聲子生兒子息。息長大後，爲他娶了宋國女子作妻子。宋女來到魯國，惠公見她貌美就奪了過來作爲自己的妻子。生兒子允。惠公就升宋女爲夫人，立允爲太子。等到惠

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公去世，因爲允年幼，魯國人共同讓息代掌國政，不叫作即位。

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

隱公五年，到棠邑觀看捕魚。八年，用許田與鄭國交换天子賞賜的祭泰山之地祊邑，君子都譏笑這件事。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蔿氏。揮使人弑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

十一年冬天，公子揮向隱公獻媚説：“百姓擁護您，您就正式立爲國君吧。我請您允許我替您殺死子允，您用我作國相。”隱公説：“有先王的遺命。我因爲允年幼，所以代替他執政。現在允長大了，我正在菟裘營建房屋準備在那裏終老，把政權交給子允。”公子揮害怕子允聽到此事而反過來誅殺他，又反過頭來在子允面前誣陷隱公説：“隱公打算正式即位，驅逐您，您要謀劃一下。請讓我替您殺死隱公。”子允答應了。十一月，隱公祭祀鍾巫，在社圃齋戒，在蔿氏家中住宿。公子揮派人將隱公殺死在蔿氏家中，擁立子允爲國君，這就是桓公。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

桓公元年，鄭國以璧玉交换周天子賜給魯君的許田。二年，魯君將宋國賄賂的鼎納入太廟，君子譏笑此事。三年，魯君派公子揮前往齊國迎娶齊女爲夫人。六年，夫人生了一個兒子，因與桓公的生日相同，所以名叫同。同長大，立爲太子。十六年，在曹國舉行盟會，討伐鄭國，送厲公回國。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折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説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十八年春天，桓公打算出行，於是與夫人前往齊國。申繻勸諫他止行，桓公不聽，就去了齊國。齊襄公私通桓公夫人。桓公怒斥夫人，夫人把此事告訴了齊襄公。夏季四月丙子這天，齊襄公設宴款待桓公，桓公喝醉了，齊襄公就派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并命令彭生乘機折斷他的脅骨，桓公死在車裏。魯國人告訴齊君説：“我們國君畏懼您的威嚴，不敢安心居處，前來修盟好之禮。禮儀完成後而没有回國，無法追究罪責，請求得到彭生以便在諸侯中消除醜聞。”齊國人殺死彭生以討魯國的歡喜。魯國擁立太子同爲國君，這就是莊公。莊公的母親魯桓公夫人因此就留在齊國，不敢回歸魯國。

莊公五年冬，伐衛，内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

莊公五年冬天，攻打衛國，送衛惠公回國。八年，齊國公子糾來投奔魯國。九年，魯國

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尸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

準備送子糾回齊國，落在桓公後面，桓公發兵攻打魯國，魯國危急，殺死子糾。召忽自殺。齊國告訴魯國：把管仲活着送回來。魯國有位叫施伯的人說：“齊國想要得到管仲，不是殺死他，而是要任用他，任用他就會成爲魯國的禍患。不如殺死他，把他的尸體送給齊國。”莊公不聽，就囚禁管仲送給齊國。齊國人任用管仲作國相。

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

十三年，魯莊公和曹沫在柯邑與齊桓公盟會，曹沫劫持齊桓公，求得魯國被齊國侵占的土地，盟約訂完後便放了桓公。桓公想要背叛盟約，管仲諫阻，終於歸還了魯國的失地。十五年，齊桓公開始稱霸。二十三年，莊公到齊國觀賞祭祀社神。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墻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

三十二年，當初，莊公建築高臺俯視黨氏家，看見黨氏之女孟女，喜歡而愛戀她，許諾立她爲夫人，孟女割破手臂與莊公盟誓。孟女生兒子斑。斑長大了，喜歡梁氏的女兒，前去觀看。正巧主管養馬的人犖從墻外與梁氏女開玩笑。斑大怒，鞭打犖。莊公聽說此事，說：“犖有力氣，應該殺死他，而不能僅僅鞭打幾下就放了他。”斑沒能殺死他。正逢莊公有病。莊公有三個弟弟，大弟叫慶父，二弟叫叔牙，三弟叫季友。莊公娶齊國女子爲夫人叫哀姜。哀姜沒生兒子。哀姜的妹妹叫叔姜，生兒子開。莊公沒有嫡子承嗣，喜愛孟女，想要立她的兒子斑爲太子。莊公病重，向他的弟弟叔牙詢問誰繼承君位。叔牙說：“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是魯國的常規。慶父在，可以爲繼承人，您有什麽可以憂慮的呢?”莊公擔心叔牙要立慶父，叔牙退出後，又問季友。季友說：“請允許我拼死擁立斑爲國君。”莊公說：“剛纔叔牙說要擁立慶父，怎麽辦?”季友以莊公的命令，讓叔牙在鍼巫氏家裏等待，派鍼季强迫他飲毒酒，說：“飲下這杯酒，那麽你還有後代祭祀，不然，你死了連後代都沒有了。”叔牙於是飲了毒酒而死去，魯君立他的兒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這天，莊公去世，季友終於擁立子斑爲國君，正像莊公命令的那樣。守喪期間，子斑住在黨氏家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

早先慶父與哀姜私通，打算擁立哀姜妹妹的

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内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

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

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爲相。

九年，晋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齊桓公率釐公討晋亂，至高梁而還，立晋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

兒子開爲繼承人。等到莊公去世，季友擁立斑爲國君。十月己未這天，慶父派養馬官犖前往黨氏家裏殺死魯公子斑。季友逃奔陳國。慶父終於擁立莊公的兒子開爲國君，這就是湣公。

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私通更加頻繁。哀姜與慶父謀劃要殺死湣公而擁立慶父作國君。慶父派卜齮在武闈襲殺湣公。季友聽説這件事，從陳國與湣公的弟弟申一起前往邾國，請求魯國接納他們。魯國人想殺死慶父。慶父害怕了，逃奔到莒國。這時季友侍奉子申回國，擁立他作國君，這就是釐公。釐公也是莊公的小兒子。哀姜害怕了，出奔邾國。季友用財物前往莒國行賂求索慶父，慶父回歸，他就派人誅殺慶父，慶父請求逃亡，他不聽從，就派大夫奚斯邊走邊哭前去見慶父。慶父聽到奚斯的哭聲，就自殺了。齊桓公聽説哀姜與慶父淫亂危害魯國，就從邾國召回哀姜，將她殺死，把她的尸體送回國，在魯國陳尸示衆。在魯釐公請求下把她埋葬了。

季友的母親是陳國之女，所以季友逃亡到陳國，陳國因此輔佐護送季友和子申回魯國。季友將要降生的時候，父親魯桓公讓人占了一卦，説："是個男孩，他的名字叫'友'，將來居處兩社之間，成爲公室的輔弼。季友死後，魯國是不會昌盛的。"等到他降生，手掌上有紋路爲"友"字，於是就用"友"字命名，號爲成季。他的後代就是季氏，慶父的後代是孟氏。

釐公元年，將汶陽的鄪邑封給季友。季友作了國相。

九年，晋國里克殺死他的國君奚齊、卓子。齊桓公率領釐公討伐晋國之亂，到達高梁而回軍，擁立晋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去世。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去世，兒子興即位，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殺死他的父親成王，取代自立爲王。三年，文公朝見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這天，魯軍在鹹地打敗翟軍，俘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用戈抵住他的咽喉，并將他殺死，把他的頭埋在子駒之門，魯國

伯。

主將叔孫得臣爲使後世記住這次戰功，就用俘虜“喬如”的名字命名他的兒子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當初，宋武公在世時，鄋瞞攻打宋國，司徒皇父率軍抵禦敵軍，在長丘打敗翟軍，俘獲長翟緣斯。晉國滅亡路國時，俘獲喬如的弟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攻打齊國，齊國的王子城父俘獲喬如的弟弟榮如，將他的頭埋在北門。衛國人俘獲喬如的小弟簡如。鄋瞞國從此就滅亡了。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

十五年，季文子出使晉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爲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十八年二月，文公去世。文公有兩個妃子：大妃子是齊國的女子稱爲哀姜，生兒子惡和視；小妃子敬嬴，受到寵愛，生兒子俀。俀私下討好襄仲，襄仲想立他爲國君，叔仲說：“不可以。”襄仲請求齊惠公，惠公新即位，想親近魯國，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冬季十月，襄仲殺死公子惡和視而擁立俀爲國君，這就是宣公。哀姜回歸齊國，哭着穿過街市，說：“天啊！襄仲做事不講道義，殺死嫡子而擁立庶子！”街市上的人都哭了，魯國人稱她爲“哀姜”。魯國從這時起公室卑弱，三桓的勢力强大。

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强，圍鄭。鄭伯降，復國之。

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强大，圍攻鄭國。鄭伯投降楚國，後又被允許重建國家。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

十八年，宣公去世，兒子成公黑肱即位，這就是成公。季文子說：“使我國殺嫡立庶失掉强大援助的，是襄仲。”襄仲擁立宣公，公孫歸父受到寵信。宣公想除掉三桓，與晉國謀劃攻打三桓。正逢宣公去世，季文子怨恨襄仲，襄仲之子歸父逃奔齊國。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吴王壽夢會鍾離。

成公二年春天，齊國攻取魯國的隆邑。夏天，成公與晉國的郤克在鞌地打敗齊頃公，齊國又歸還魯國被侵占的土地。四年，成公到晉國，晉景公不以禮相待魯君。魯君想背叛晉國，聯合楚國，有人勸諫，纔没有這樣做。十年，魯成公又到晉國。晉景公去世，因此留成公送葬，魯國隱諱這件事。十五年，魯國開始與吴王壽夢在鍾離會見。

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

十六年，宣伯告知晉國，打算誅殺季文子。文子有道義，晉國人没有答應宣伯的請求。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

十八年，成公去世，兒子午即位，這就是襄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

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厩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

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

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十二年，朝晉至河，

公。這時襄公纔三歲。

襄公元年，晉國擁立悼公。去年冬天，晉國的欒書殺死他的國君厲公。四年，襄公朝見晉國國君。

五年，季文子去世。他家裏没有穿絲綢的姬妾，馬厩中没有吃糧食的肥馬，府庫中没有金銀璧玉，就這樣輔佐了三位國君。君子説：“季文子廉潔忠義啊！”

九年，魯國與晉國一起攻打鄭國。晉悼公在衛國爲襄公舉行冠禮，季武子隨從，輔助舉行冠禮。

十一年，三桓氏分公室的軍隊爲三軍。

十二年，魯君朝見晉國國君。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魯君朝見晉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降生。

二十五年，齊國崔杼殺死他的國君莊公，擁立他的弟弟景公爲國君。

二十九年，吴國延陵季子出使魯國，考察周王室的歌樂，盡知其中的含義，魯國人敬重他。

三十一年六月，魯襄公去世。這年九月，太子去世。魯國人擁立齊歸的兒子裯爲國君，這就是魯昭公。

昭公十九歲，還有童心。穆叔不想擁立他，説：“太子死了，有同母弟可以即位，没有同母弟即位，就應該立庶子中的長子。如果庶子年齡相等，就要選擇有才德的，年齡相等而才德也相等，那麽就用占卜决定。現在裯不是嫡子，而且他在居喪期間，没有一點悲哀表情，反而有喜悦之色，如果真的立他爲國君，一定成爲季氏的憂患。”季武子不聽，終於擁立裯爲國君。等到安葬襄公時，裯三次更换喪服。君子説：“這人是不能善終的。”

魯昭公三年，朝見晉君來到黄河，晉平公辭謝請他回去，魯國人認爲這是件可耻的事情。四年，楚靈王在申邑會見諸侯，昭公説有病没有前往。七年，季武子死了。八年，楚靈王建成章華臺，召見昭公。昭公前往祝賀，楚靈王賞賜昭公寶器；過後後悔，又詐騙收了回去。昭公十二

晋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謝還之。

年，朝見晋君來到黄河，晋平公辭謝讓他回去。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殺死他的國君靈王，取代自立爲國君。十五年，魯君朝見晋國國君，晋國留他爲晋昭公送葬，魯國人以爲耻辱。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到魯國邊境打獵，順便就進入魯國問禮。二十一年，昭公朝見晋國國君來到黄河，晋君辭謝，請他返回。

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謡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

二十五年春天，鸜鵒鳥飛來魯國築巢。師己説："文公、成公的時代童謡説'鸜鵒來築巢，君主在乾侯。鸜鵒來居住，君主在荒野'。"

季氏與郈氏鬥鷄，季氏芥鷄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晋。"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

季氏與郈氏鬥鷄，季氏在鷄的翅膀上撒上芥子，郈氏在鷄的脚上裝有金屬爪子。季平子大怒，侵占郈氏的宅地，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臧昭伯的弟弟會捏造假話而讒害臧氏，躲藏在季氏家中，臧昭伯把季氏的人囚禁起來。季平子惱怒，囚禁臧氏的家臣。臧氏、郈氏向魯昭公告難。昭公就在九月戊戌日攻打季氏，攻入。季平子登上高臺請求説："您聽信讒言，不考察我的罪過，就來懲罰我，請求把我放逐到沂水邊上。"昭公不允許。他又請求囚禁在鄪邑，昭公又不允許。他又請求帶五輛車子逃亡，昭公仍不允許。子家駒説："您就答應他的請求吧。政權被季氏掌握已經很久了，做他黨徒的人是很多的，他們一定要合謀對付您的。"昭公還是不聽。郈氏説："一定要殺死他。"叔孫氏的家臣戾對他的黨徒們説："没有季氏和有季氏，哪個對我們有利？"大家都説："没有季氏，就等於没有叔孫氏。"戾説："是這樣，我們去救季氏！"於是他們打敗昭公軍隊。孟懿子聽説叔孫氏獲勝，也殺死了郈昭伯。郈昭伯作爲昭公使者正在孟懿子那裏，所以孟氏能得到他。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共同攻打昭公，昭公於是出逃。己亥這天，昭公到達齊國。齊景公説："願意奉送二萬五千户人及土地接待您。"子家説："拋棄周公的基業而作齊國的屬臣，可以嗎？"於是終止了。子家説："齊景公不講信義，不如儘早到晋國。"昭公不聽。叔孫去齊國會見昭公回來，去見季平子，平子叩頭。起初叔孫想迎回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了，就作罷了。

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内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晋，求内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内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二十六年春天，齊國攻打魯國，取下鄆邑而讓昭公居住在那裏。夏天，齊景公想要送昭公回國，下令不准接受魯國的財物。魯大夫申豐、汝賈答應送給齊國大臣高齕、子將八萬斗糧食。子將對齊侯説："群臣不能侍奉魯國國君，有了奇異的徵兆。宋元公爲了魯君去到晋國，請求晋君幫助魯君回國，結果半路上死了。叔孫昭子請求迎回他的國君，結果無病而死。不知是上天拋棄魯君，還是魯君得罪了鬼神呢？希望您暫且等待一下。"齊景公聽從了他的意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於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晋欲内昭公，衆不從。"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

二十八年，昭公來到晋國，請求幫助他回國。季平子與晋國六卿私下相勾結，六卿接受季氏財物，勸諫晋國國君，晋國國君就停止了送魯君回國，讓昭公居住在乾侯。二十九年，昭公來到鄆邑。齊景公派人賜給昭公一封書信，自稱"主君"。昭公認爲是耻辱，惱怒而離開乾侯。三十一年，晋國打算送昭公回國，召見季平子。季平子穿着布衣，光着脚行走，通過六卿向晋君謝罪。六卿替季平子對晋君説："晋國想送昭公回國，但衆人不聽。"晋國人纔停止送昭公回國。三十二年，昭公死在乾侯。魯國人共同擁立昭公的弟弟宋爲國君，這就是定公。

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即位，趙簡子問史墨説："季氏會滅亡嗎？"史墨回答説："不會滅亡。季友對魯國立有大功，封在鄪邑作上卿，直到文子、武子，世代擴充他的基業。魯文公去世，東門遂殺死嫡子擁立庶子，魯國國君從此喪失國政。政權被季氏把持，直到現在已經歷四位國君了。百姓不知道國君，國君怎麽能够擁有他的國家呢！因此作爲國君要慎重對待車服和爵號，不可隨便送給别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脱。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晋趙氏。

定公五年，季平子去世。陽虎私下憤怒，囚禁季桓子，與他訂立盟約纔放了他。七年，齊國攻打魯國，奪取鄆邑，作爲魯國陽虎的封邑并讓他參與國政。八年，陽虎打算殺盡三桓的嫡子，而改立他所喜歡的庶子，代替嫡子作繼承人；用車子載着季桓子要將他殺死，季桓子使用詐計而得以逃脱。三桓共同攻打陽虎，陽虎居守陽關。九年，魯國攻打陽虎，陽虎逃奔到齊國，不久又投奔晋國趙氏。

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十年，定公與齊景公在夾谷盟會，孔子主持禮贊。齊君想要襲擊魯君，孔子按照禮儀一步一步登上臺階，殺掉了齊國演奏淫亂音樂的人，齊侯害怕了，就停止了襲擊行動，歸還了侵奪的魯國土地，并表示道歉。十二年，派仲由毀掉三桓的城墻，收繳他們的鎧甲兵器。孟氏不肯毀城，就發兵討伐他，没有取勝，就停止了。季桓子接受了齊國的歌樂女子，孔子離開了魯國。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

十五年，定公去世，兒子將即位，這就是魯哀公。

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

哀公五年，齊景公去世。六年，齊國田乞殺死他的國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説吴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七年，吴王夫差强大，攻打齊國，到達繒地，向魯國徵收祭品牛、羊、猪各百頭。季康子派子貢游説吴王和太宰嚭，用周禮折服他們。吴王説："我是身上刺有花紋的人，不能用周禮要求我。"於是作罷。

八年，吴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八年，吴國爲了鄒國攻打魯國，到達魯國城下，訂立盟約後離去。齊國攻打魯國，奪取了三個邑。十年，魯國攻打齊國南部邊境。十一年，齊國攻打魯國。季氏任用冉有取得勝利，因此思念孔子，孔子從衛國回歸魯國。

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十四年，齊國田常在徐州殺死他的國君簡公。孔子請求攻打田常，哀公不聽從。十五年，派子服景伯爲使臣、子貢爲副使，出使齊國，使齊國歸還奪取的魯國土地。田常剛剛擔任齊國相國，想要親近諸侯。

十六年，孔子卒。

十六年，孔子去世。

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吴王夫差。

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亡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街，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二十七年春天，季康子去世。夏天，哀公憂慮三桓的勢力，想要依靠諸侯的力量劫制他們，三桓也擔心哀公發難，所以君臣之間恨怨很深。哀公游覽陵阪，在街上遇見孟武伯，説："請問我能够善終嗎?"孟武伯回答説："不知道。"哀公想用越人攻打三桓。八月，哀公前往陘氏。三桓攻打哀公，哀公逃奔衛國，又離去前往鄒國，終於到達越國。魯國人迎接哀公回國，死於有山氏之家。兒子寧即位，這就是悼公。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子賈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讎立，是爲頃公。

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絶祀。頃公卒于柯。

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齗齗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悼公的時候，三桓强大，魯君如同小侯，勢力卑弱於三桓的家族。

十三年，三晉滅亡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歸三晉所有。

三十七年，悼公去世，兒子嘉即位，這就是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去世，兒子顯即位，這就是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去世，兒子奮即位，這就是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去世，兒子屯即位，這就是康公。康公九年去世，兒子匽即位，這就是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去世，兒子叔即位，這就是平公。這個時候，六國國君都稱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去世。二十年，平公去世，兒子賈即位，這就是文公。文公元年，楚懷王死在秦國。二十三年，文公去世，兒子讎即位，這就是頃公。

頃公二年，秦國攻下楚國的郢都，楚頃王東遷到陳邑。十九年，楚國攻打魯國，奪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攻打并滅亡魯國。頃公逃亡，逃到國外的一個小邑，成了普通百姓，魯國的宗廟斷絶了祭祀。頃公死在柯邑。

魯國從周公起到頃公，共三十四代。

太史公曰：我曾聽孔子這樣説"魯國的政德衰敗到了極點！洙泗一帶的百姓尚有禮儀之風存在"。觀看慶父、叔牙和閔公在位的時候，多麽混亂啊！隱公、桓公即位的事情；襄仲殺嫡立庶的事情；三桓北面做臣子，親自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出奔。至於魯國的揖讓之禮表面上遵從着，但做起事情來爲什麽那樣的暴戾呢？

# 史記卷三十四

## 世家第四

### 燕召公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召公奭與周王室同姓，姓姬。周武王滅亡商紂，封召公在北燕。

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兹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在成王時，召公是三公之一：自陝邑以西，召公主管；從陝邑以東，周公主管。成王因爲年幼，周公代掌國政，負責國家重任，召公懷疑他，因而寫了一篇《君奭》。召公奭仍不滿意周公。周公於是說：“商湯的時候有位伊尹，他的功德感動了上天；在太戊的時候，有像伊陟、臣扈的大臣，他們的功德感動了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的時候，有像巫賢的大臣；在武丁的時候，有像甘般的大臣：這些賢臣，忠貞能幹，爲國家建立功勛，保護殷朝的安定。”這時召公纔高興。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詩。

召公治理西方，很得廣大人民的擁戴。召公巡視鄉村城邑，有一棵棠梨樹，召公就在樹的下面斷案理事，從侯伯到庶民都得到妥善安置，没有失業的。召公去世，人民思念召公的政績，懷念棠梨樹，不敢砍伐，歌咏他，寫下《甘棠》的詩篇。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

從召公以下九世，傳位到惠侯。燕惠侯在位正值周厲王逃奔彘邑，大臣共同理政的時期。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惠侯去世，兒子釐侯即位。這年，周宣王新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剛剛封在鄭。三十六年，釐侯去世，兒子頃侯即位。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秦始列爲諸侯。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被犬戎所殺。秦國開始列爲諸侯。

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

二十四年，頃侯去世，兒子哀侯即位。哀侯

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

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穨爲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晋滅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晋，請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晋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

二年去世，兒子鄭侯即位。鄭侯三十六年去世，兒子繆侯即位。

繆侯七年，正是魯隱公元年。繆侯十八年去世，兒子宣侯即位。宣侯十三年去世，兒子桓侯即位。桓侯七年去世，兒子莊公即位。

莊公十二年，齊桓公開始稱霸。十六年，燕國與宋國、衛國共同攻打周惠王，惠王出奔到温，擁立惠王的弟弟穨爲周王。十七年，鄭國捉住燕仲父而送惠王回周朝。二十七年，山戎來侵略燕國，齊桓公救援燕國，於是北伐山戎而回。燕君送齊桓公出了國境，桓公因此割燕君所到達的地方給燕國，讓燕國與諸侯一道貢奉周天子，像周成王時的官職一樣；讓燕國重新修明燕召公的法度。三十三年，莊公去世，兒子襄公即位。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舉行踐土會盟，稱霸。三十一年，秦國軍隊在殽打了敗仗。三十七年，秦穆公去世。四十年，襄公去世，桓公即位。

桓公十六年去世，宣公即位。宣公十五年去世，昭公即位。昭公十三年去世，武公即位。這年晋國滅掉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去世，文公即位。文公六年去世，懿公即位。懿公元年，齊國崔杼殺死他的國君莊公。懿公四年去世，兒子惠公即位。

惠公元年，齊國高止來投奔燕國。六年，惠公有許多寵臣，惠公想除掉衆大夫而專用寵臣宋，大夫們共同攻殺寵臣宋，惠公害怕了，逃奔到齊國。四年後，齊國高偃到晋國，請求共同攻打燕國，送惠公回國。晋平公答應了，與齊國一起攻打燕國，送惠公回國。惠公到了燕國就死去了。燕國擁立悼公爲國君。

悼公七年去世，共公即位。共公五年去世，平公即位。晋國公室卑弱，六卿開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闔閭攻破楚國進入郢都。十九年平公去世，簡公即位。簡公十二年去世，獻公即位。晋國的趙鞅在朝歌圍攻范氏和中行氏。獻公十二年，齊國的田常殺死他的國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去世。二十八年，獻公去世，孝公即位。

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三晋强。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晋列爲諸侯。

釐公三十年，伐敗齊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强。

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説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説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説王使齊爲反閒，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

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晋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

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

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掉智伯，瓜分他的土地，三晋勢力强大。

十五年，孝公去世，成公即位。成公十六年去世，湣公即位。湣公三十一年去世，釐公即位。這年，三晋列爲諸侯。

釐公三十年，在林營打敗齊國軍隊。釐公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十一年去世，文公即位。這年，秦獻公去世。秦國更加强大。

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去世。二十八年，蘇秦開始來拜見，游説文公。文公給他車馬金帛，讓他到趙國去，趙肅侯任用他。蘇秦因此約盟六國，成爲合縱的首領。秦惠王把他的女兒嫁給燕太子爲妻。

二十九年，文公去世，太子即位，這就是易王。

易王剛剛即位，齊宣王便趁燕國有喪事之機攻打燕國，奪取十座城；蘇秦游説齊宣王，使他歸還了燕國失去的十座城。十年，燕君稱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他害怕受到懲罰，就勸説易王讓他出使齊國行反間計，想以此擾亂齊國。易王即位十二年去世，兒子燕噲即位。

燕噲即位後，齊人殺死蘇秦。蘇秦在燕國的時候，與燕國的國相子之結成了兒女親家，蘇代也與子之交往密切。等到蘇秦死了，齊宣王又任用蘇代。燕王噲三年，與楚國、三晋一起攻打秦國，没有取勝就返回了。子之做了燕國國相，位尊權重，主持國政。蘇代替齊國出使燕國，燕王問他説："齊王怎麼樣?"蘇代回答説："肯定不能稱霸。"燕王説："爲什麼?"他回答説："不信任他的大臣。"蘇代是想以此激發燕王尊重子之。從此燕王極爲信任子之。子之因此贈給蘇代百鎰黄金，任他使用。

鹿毛壽對燕王説："不如把國家讓給國相子之。人們之所以稱堯是賢人，是因爲他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接受，但他有了讓天下的美名，而實際是没有失去天下。如今大王把國家讓給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這樣大王與堯有相同的德行了。"燕王因此把國家交給了子之，子之非常尊貴。有人説："夏禹推薦益，隨後用啓的臣

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决於子之。

子做益的官吏。等到年老時，認爲啓不能勝任治理天下的重任，把天子之位傳給益。不久，啓和他的黨羽攻打益，奪回帝位。天下人説禹名義上傳天下給益，而實際接着又讓啓自己奪取回去。如今大王説把國家交給子之，而官吏没有一個不是太子的人，這是名義上國屬於子之，而實際上是太子當權理事。”燕王因此收回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然後交給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國王的權力，而燕王噲年老不處理政務，反而做了臣子，國事都由子之决定。

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三年，國内大亂，百姓悲痛恐怖。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劃，準備攻打子之。齊國衆將對湣王説：“趁着他們内亂率軍趕赴燕國，一定會攻破燕國。”齊王因此派人對燕太子平説：“我聽説太子深明義理，要廢私而立公，整頓君臣的禮義，明確父子的地位。我們國家弱小，不能够作爲先鋒和後衛。雖然這樣，但憑太子調遣。”太子因此邀集黨羽，聚合民衆，將軍市被圍攻王宫，攻打子之，没有攻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過來攻打太子平，將軍市被戰死，以身殉難。於是戰亂持續數月，死了好幾萬人，民衆恐懼，百姓離心。孟軻對齊王説：“現在攻打燕國，就像周武王完成文王的偉業而去討伐紂王的時機一樣，不可失去啊。”齊王於是命令章子率領五都的軍隊，并利用北邊的民衆，去攻打燕國。燕國的士兵不去作戰，城門也不關閉，燕君噲死了，齊軍大勝。燕國子之死後二年，燕國人民共同擁立太子平爲國君，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宫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争趨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燕昭王是在齊軍攻破燕國之後即位的，他用謙恭的態度、厚重的禮物招攬賢士。他對郭隗説：“齊國趁我國的動亂，襲擊攻破了燕國，我深知燕國弱小，力量單薄，不足以報仇雪耻。可是如果真得到賢士，就與他共同治理國家，以雪先王的耻辱，這是我的願望。先生認爲有誰可以做賢臣的，我就會親身侍奉他。”郭隗説：“大王一定想招致賢士，先從我郭隗開始。何况比我賢能的人，怎麽會以千里爲遠而不來呢！”昭王於是給郭隗改建住宅，并當作老師侍奉他。樂毅從魏國前往，鄒衍從齊國前往，劇辛從趙國前往，

賢士爭先奔赴燕國。燕王吊祭死者，慰問孤兒，與百姓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

二十八年，燕國殷實富足，士卒快樂安逸，不把作戰當作苦事，這時燕君用樂毅做上將軍，與秦、楚、韓、趙、魏五國合謀，去攻打齊國。齊國軍隊戰敗，齊湣王出逃，流亡在國外。燕國軍隊單獨追擊敗軍，進入臨淄，全部取走齊國的寶物，燒毀齊國的宮室宗廟。齊國的城邑沒有被攻下的，惟剩聊、莒、即墨三邑，其餘的城邑都歸屬了燕國，達六年之久。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昭王三十三年去世，兒子惠王即位。

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

惠王做太子時，與樂毅有嫌隙；等到他即位，就懷疑樂毅，讓騎劫代替他統率軍隊。樂毅逃跑到趙國。齊國田單利用即墨的力量擊敗燕國軍隊，騎劫戰死，燕國軍隊撤退回國，齊國又全部收復它原有的城邑。湣王死在莒，於是擁立他的兒子爲襄王。

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惠王七年去世。韓國、魏國、楚國共同攻打燕國。燕武成王即位。

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武成王七年，齊國田單攻打燕國，攻下中陽。十三年，秦軍在長平打敗趙國軍隊四十多萬人。十四年，武成王去世，兒子孝王即位。

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

孝王元年，秦國圍困邯鄲的軍隊解圍撤離。孝王三年去世，兒子即當今的燕王喜即位。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

當今的燕王喜四年，秦昭王去世。燕王派相國栗腹與趙國訂立友好盟約，爲討趙王歡心，送上五百鎰黃金置酒祝壽。栗腹回來稟告燕王說："趙王的軍隊裏，年輕力壯的都戰死在長平，他們的小孩還未長大，可以攻打。"燕王召見昌國君樂閒詢問對此事的意見。樂閒回答說："趙國是四面受敵經常抗戰的國家，它的民衆都熟悉兵事，不可以攻打。"燕王說："我用五人攻打一人。"他回答說："不可以。"燕王發怒，群臣都認爲可以攻打趙國。終於派出兩路軍隊，戰車兩千乘，由栗腹率領一路軍隊攻打鄗城，卿秦率領一路軍隊攻打代城。惟獨大夫將渠對燕王說："與人家互通關卡，訂立盟約，拿五百鎰黃金給人家君王祝酒，使者回來一報告就反過來攻打人家，這是不吉祥的，這次作戰是不會成功的。"

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乘破卿秦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燕王不聽，還親自率領偏軍跟隨後面。將渠拉着燕王繫印的綬帶，阻止說："大王一定不要親自前往，去了不會成功。"燕王用脚踢開他。將渠哭泣說："我不是爲自己，是爲君王啊！"燕軍到達宋子，趙國派廉頗做統帥，在鄗邑擊破栗腹。樂乘在代邑打敗卿秦。樂閒逃奔趙國。廉頗追逐燕軍五百多里，包圍燕國國都。燕國人請求講和，趙國人不答應，一定要讓將渠出面處理講和之事。燕國任命將渠做相國來辦理講和事宜。趙國聽從了將渠的講和，解除對燕國的圍困。

六年，秦滅東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六年，秦國滅掉東周，設置三川郡。七年，秦國攻下趙國的榆次等三十七座城，秦國設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新即位。十年，趙國派廉頗率軍進攻繁陽，奪取了它。趙孝成王去世，悼襄王即位。派樂乘取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打樂乘，樂乘逃跑，廉頗逃奔大梁。十二年，趙國派李牧攻打燕國，取下武遂、方城。劇辛原先居住趙國，與龐煖友好，後來逃跑到燕國。燕王見到趙國多次被秦軍圍困，而廉頗又離去，命令龐煖率軍，燕王想乘趙國疲困之際攻打它。詢問劇辛，劇辛說："龐煖容易對付。"燕王派劇辛率軍攻打趙國，趙國派龐煖抗擊燕軍，俘獲燕軍二萬人，殺死劇辛。秦國攻取魏國二十座城，設置東郡。十九年，秦國攻下趙國的鄴等九座城池。趙悼襄王去世。二十三年，燕太子丹到秦國作人質，逃回了燕國。二十五年，秦國俘虜韓王安，滅掉韓國，設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國俘虜趙王遷，滅掉趙國。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

燕國看到秦國將要滅亡六國，秦軍來到易水，災禍將要降到燕國。太子丹暗中養壯士二十人，派荆軻進獻督亢地圖給秦國，乘機襲刺秦王。秦王覺察，殺死荆軻，派將軍王翦進擊燕國。二十九年，秦軍攻下燕國的薊城，燕王逃亡，遷居遼東，殺了太子丹，把他的頭獻給秦王。三十年，秦國滅亡魏國。

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三十三年，秦軍攻下遼東，俘虜燕王喜，終於滅掉燕國。這年，秦國將領王賁也俘虜了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稱得上有仁德的人了！

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蠻貉，内措齊、晋，崎嶇强國之閒，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甘棠樹人們尚且思念它，何况召公奭這個人呢？燕國外部迫近蠻貉，内部邊境又與齊國、晋國交錯，艱難地生存在强國之間，它最爲弱小，幾次差點被滅亡了。然而社稷得以奉祀八九百年，在姬姓的諸侯國中惟獨它是最後滅亡的，難道不是因爲召公的功業嗎！

# 史記卷三十五

## 世家第五

### 管蔡世家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管叔鮮、蔡叔度，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同母兄弟有十人。母親名叫太姒，是文王的正妃。她的大兒子是伯邑考，二兒子是武王發，三兒子是管叔鮮，四兒子是周公旦，五兒子是蔡叔度，六兒子是曹叔振鐸，七兒子是成叔武，八兒子叫霍叔處，九兒子叫康叔封，十兒子叫冉季載。冉季載最小。同母兄弟十人，惟有姬發、姬旦賢能，左右輔佐文王，所以文王捨棄伯邑考而用姬發作太子。等到文王去世，姬發即位，這就是武王。伯邑考在這之前就已經去世了。

武王戰勝殷紂王後，平定天下，分封功臣和兄弟。這時封叔鮮在管，封叔度在蔡：他二人輔佐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治理殷商的遺民。封叔旦在魯而輔佐周天子，就是周公。封叔振鐸在曹，封叔武在成，封叔處在霍。康叔封、冉季載都年幼，没有得到封地。

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周公旦獨攬王室大權。管叔、蔡叔懷疑周公的行爲不利於成王，就挾持武庚起來作亂。周公旦奉成王命令討伐誅滅武庚，殺死管叔，流放蔡叔，遷移他時衹給他車十輛，隨從七十人。分殷朝的遺民爲兩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封給微子啓在宋，延續殷朝祭祀；其中的另一部分封康叔爲衛君，這就是衛康叔。封季載在冉。冉季、康叔都有善良的品行，在這時周公推舉康叔作周朝的司寇，冉季作周朝的司空，來輔佐成王治理國家，他們都有美名傳揚天下。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

蔡叔度被流放後就死去了。他的兒子叫胡，胡改變行爲，遵循道德，順從善良。周公聽説了，就舉薦胡作魯國卿士，魯國得到治理。這時周公報告了成王，又封胡在蔡地，以供奉蔡叔的祭祀，這就是蔡仲。其餘的五叔都回到自己的封國裏，没有留在朝廷作天子的官吏的。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

蔡仲去世，兒子蔡伯荒即位。蔡伯荒去世，兒子宫侯即位。宫侯去世，兒子厲侯即位。厲侯去世，兒子武侯即位。武侯在位時，周厲王失去國家，逃奔彘，周王朝由大臣共同執政，許多諸侯都背叛了周王朝。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

武侯去世，兒子夷侯即位。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去世，兒子釐侯所事即位。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周王室卑微衰弱，向東遷都。秦侯開始得以列爲諸侯。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四十八年，釐侯去世，兒子共侯興即位。共侯二年去世，兒子戴侯即位。戴侯十年去世，兒子宣侯措父即位。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新即位。三十五年，宣侯去世，兒子桓侯封人即位。桓侯三年，魯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去世，弟哀侯獻舞即位。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

哀侯十一年，當初，哀侯娶陳國女，息侯也娶陳國女。息夫人出嫁時路過蔡國，蔡侯不敬。息侯發怒，請求楚文王説："前來攻打我國，我向蔡國求救，蔡國一定出兵前來，楚國趁此襲擊蔡國，可以獲得勝利。"楚文王依從息侯的意見，俘虜蔡哀侯回國。蔡哀侯在楚國滯留九年，死在楚國。哀侯前後共在位二十年去世。蔡國人擁立他的兒子肸爲國君，這就是繆侯。

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絶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

繆侯把他的妹妹嫁給齊桓公爲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姬在船上戲耍，夫人摇蕩船兒，桓公阻止她，她還不停止，桓公生氣了，打發蔡姬回國，但没有斷絶關係。蔡侯發怒，又另嫁他的妹妹。齊桓公大怒，攻打蔡國；蔡國潰敗，於是俘虜繆侯，齊軍向南進發到達楚國的邵陵。不久，諸侯替蔡侯向齊桓公謝罪，齊侯放回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去世，兒子莊侯甲午即位。

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莊侯三年，齊桓公去世。十四年，晉文公在城濮打敗楚國。二十年，楚太子商臣殺死他的父親成王自立爲國君。二十五年，秦穆公去世。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去世，兒子文侯申即位。

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文侯十四年，楚莊王攻打陳國，殺死夏徵舒。十五年，楚國圍攻鄭國，鄭國投降楚國，楚國又解了對鄭國的圍困。二十年，文侯去世，兒子景侯固即位。

景侯元年，楚莊王卒。四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

景侯元年，楚莊王去世。四十九年，景侯給太子般從楚國娶來妻子，而景侯與這位兒媳私通。太子殺死景侯，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靈侯。

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爲蔡公。

靈侯二年，楚公子圍殺死他的國王郟敖，自立爲國王，這就是靈王。九年，陳國司徒招殺死他的國君哀公。楚國派公子弃疾滅亡陳國并占有它。十二年，楚靈王因爲蔡靈侯殺死他的父親，誘使蔡靈侯到申，事先埋伏下武士，款待靈侯飲酒，灌醉後就把他殺死，并殺死他的士兵七十人。楚王派公子弃疾圍攻蔡國。十一月，滅亡蔡國，讓弃疾作蔡公。

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

楚國滅亡蔡國三年，楚公子弃疾殺死他的國君靈王自立爲國君，這就是平王。平王於是尋求蔡景侯的小兒子廬，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平侯。這年，楚國也恢復了陳國。楚平王新即位，想要親近諸侯，所以重新讓陳、蔡的後代繼承君位。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平侯九年去世，靈侯般的孫子東國攻打平侯的兒子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悼侯。悼侯的父親叫隱太子友。隱太子友，原是靈侯的太子，平侯即位而殺死隱太子，所以平侯去世而隱太子的兒子東國攻打平侯的兒子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悼侯。悼侯三年去世，弟弟昭侯申即位。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

昭侯十年，朝見楚昭王，帶着兩件華美的裘衣，一件獻給昭王，一件自己穿上。楚國的國相子常想得到昭侯那件裘衣，昭侯没給他。子常在楚王面前讒害蔡侯，蔡侯被扣留在楚國三年。蔡侯得知緣由，就把自己的裘衣獻給子常，子常接

而之晉，請與晉伐楚。

受裘衣，就向楚王進言送回蔡侯。蔡侯回歸後就前往晉國，請求和晉國一起攻打楚國。

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吴，以共伐楚。冬，與吴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吴。吴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吴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吴，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

十三年春天，昭侯在邵陵與衛靈公會盟。蔡侯暗地裏向周大夫萇弘請求在會盟書上記載時，蔡國排在衛國的前面；衛國的使臣史鰌講述康叔的功德，於是衛國列在了前面。夏天，蔡國替晋國滅掉沈國，楚國發怒，攻打蔡國。蔡昭侯派他的兒子到吴國作人質，得以共同攻打楚國。冬天，與吴王闔閭一道攻破楚國進入郢都。蔡侯怨恨子常，子常恐懼，逃奔鄭國。十四年，吴軍撤離郢都，楚昭王又回到了國都。十六年，楚國令尹爲百姓哭泣着謀劃報復蔡國，蔡昭侯恐懼了。二十六年，孔子來到蔡國。楚昭王攻打蔡國，蔡國恐慌，向吴國告急。吴王認爲蔡國距離吴國太遠，約定蔡國遷都靠近吴國，容易相救。昭侯私下答應，不與大夫商議。吴國人前來援救蔡國，趁便把蔡國都城遷到州來。二十八年，蔡昭侯要朝見吴王，大夫們恐怕吴國再讓蔡國遷都，就讓一個名叫利的盜賊刺殺昭侯；事後殺死盜賊利來推卸罪過，擁立昭侯的兒子朔爲國君，這就是成侯。

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産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

成侯四年，宋國滅掉曹國。十年，齊國田常殺死他的國君簡公。十三年，楚國滅掉陳國。十九年，成侯去世，兒子聲侯産即位。聲侯十五年去世，兒子元侯即位。元侯六年去世，兒子侯齊即位。

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絶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侯齊四年，楚惠王滅掉蔡國，蔡侯齊逃亡，蔡國於是就斷絶了宗廟的祭祀。蔡國比陳國晚滅亡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伯邑考，他的後代不知封在什麽地方。武王發，他的後代是周王室，有《周本紀》記載。管叔鮮作亂被誅死，没有後代。周公旦，他的後代是魯國，有《魯世家》記載。蔡叔度，他的後代是蔡國，有《蔡世家》記載。曹叔振鐸，他的後代是曹國，有《曹世家》記載。成叔武，他的後代没有記載。霍叔處，他的後代是霍國，在晋獻公時候被滅掉。康叔封，他的後代是衛國，有《衛世家》記載。冉季載，他的後代没有記載。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説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

太史公曰：管叔、蔡叔作亂，不足以記載。然而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天下人産生了懷疑，依賴同母的弟弟成叔、冉季等十人的輔佐，因此諸侯終於尊崇周王室，所以把他們的事迹附記在《世家》内。

曹叔振鐸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滅掉殷紂王後，封叔振鐸在曹。

叔振鐸去世，兒子太伯脾即位。太伯去世，兒子仲君平即位。仲君平去世，兒子宫伯侯即位。宫伯侯去世，兒子孝伯雲即位。孝伯雲去世，兒子夷伯喜即位。

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逃奔到彘地。

夷伯三十年去世，弟弟幽伯彊即位。幽伯彊九年，弟弟蘇殺死幽伯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經即位三年。戴伯三十年去世，兒子惠伯兕即位。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被犬戎殺害，因此周王室往東遷移國都，周王室更加卑微，諸侯背叛它。秦國開始列爲諸侯。

三十六年，惠伯去世，兒子石甫即位，他的弟弟武殺死他，自立爲君，這就是繆公。繆公三年去世，兒子桓公終生即位。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即位。四十五年，魯國人殺死隱公。四十六年，宋國華父督殺死殤公和大夫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去世，兒子莊公夕姑即位。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開始稱霸。

三十一年，莊公去世，兒子釐公夷即位。釐公九年去世，兒子昭公班即位。昭公六年，齊桓公打敗蔡國，於是到達楚國的召陵。九年，昭公去世，兒子共公襄即位。

共公十六年，當初，晉國公子重耳逃亡經過曹國時，曹國國君對他無禮，想要觀看他那長得連在一起的脅骨。釐負羈勸阻曹君，曹君不聽，釐負羈私下與重耳交好。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攻打曹國，俘虜共公回國，命令軍隊不要進入釐負羈的宗族居住的街道。有人勸説晉文公道："從前齊桓公會合諸侯，恢复異姓國家；現在您囚禁曹君，滅亡同姓，用什麽號令天下的諸侯

呢?”晉文公於是送共公回國。

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二十五年，晉文公去世。三十五年，共公去世，兒子文公壽即位。文公二十三年去世，兒子宣公彊即位。宣公十七年去世，弟弟成公負芻即位。

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

成公三年，晉厲公攻打曹國，俘虜成公回國，不久又釋放了成公。五年，晉國欒書、中行偃指使程滑殺死他的國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去世，兒子武公勝即位。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殺死他的國君靈王，自立爲國君。二十七年，武公去世，兒子平公須即位。平公四年去世，兒子悼公午即位。這年，宋國、衛國、陳國、鄭國都發生了火災。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

悼公八年，宋景公即位。九年，悼公朝拜宋國，宋國囚禁悼公。曹國擁立悼公的弟弟野爲國君，這就是聲公。悼公死在宋國，宋國送悼公尸體回國安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聲公五年，平公的弟弟通殺死聲公，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隱公。隱公四年，聲公的弟弟露殺死隱公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靖公。靖公四年去世，兒子伯陽即位。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雁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説，因訪政事。伯陽大説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

伯陽三年，國都裏有人夢見衆多君子站在祭祀社稷的土地神廟裏，商量要滅亡曹國。曹叔振鐸制止他們，請求等待公孫彊執政，衆君子答應了。第二天早晨，做夢的人到曹國國中尋求，没有叫作公孫彊的。做夢人告誡他的兒子説：“我死後，你聽説公孫彊當權，一定要離開曹國，免遭曹國滅亡的災禍。”等到伯陽即位，喜歡打獵。六年，曹國農夫公孫彊也愛好打獵，獵獲一隻白雁獻給了伯陽，而且講了打獵的學問，伯陽於是向他請教執政的事情。伯陽非常喜歡他，公孫彊受到伯陽的寵信，伯陽任用他作司城，參與國政大事。做夢人的兒子於是逃離曹國。

公孫彊言霸説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

公孫彊向曹伯講説稱霸天下的道理。十四年，曹伯聽從他的意見，於是背叛晉國，進犯宋國。宋景公討伐曹國，晉國人不援救。十五年，宋國滅掉曹國，捉住曹伯陽和公孫彊回國而殺死他們。曹國於是斷絶祭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

太史公曰：我探討曹共公不采納僖負覊勸諫

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的緣由，是他讓乘坐高車的美女就有三百人，這就知道他的治國之德政不建立。等到曹叔振鐸阻止衆君子滅亡曹國的夢兆，難道不是想延長曹國的祭祀嗎？如果公孫彊不勸說曹伯陽施行霸政的主張，曹叔振鐸的祭祀會很快地滅絶麼？

# 史記卷三十六

## 世家第六

### 陳杞世家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陳胡公滿是虞帝舜的後代。從前舜做平民的時候，堯嫁兩個女兒給他作妻子，居住在嬀汭，他的後代因此就用這個地名作爲姓氏，姓嬀。舜帝去世後，把天下傳給禹，而舜的兒子商均被封爲諸侯。夏朝的時候，舜的後人有的失掉封國，有的接續受封。到了周武王滅亡殷紂後，又尋求舜的後代，得到嬀滿，封他在陳，來侍奉帝舜的祭祀，這就是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當周厲王時。愼公卒，子幽公寧立。

胡公去世，兒子申公犀侯即位。申公去世，弟弟相公臯羊即位。相公去世，擁立申公的兒子突爲國君，這就是孝公。孝公去世，兒子愼公圉戎即位。愼公正當周厲王在位的時候。愼公去世，兒子幽公寧即位。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逃奔到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

二十三年，幽公去世，兒子釐公孝即位。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去世，兒子武公靈即位。武公十五年去世，兒子夷公說即位。這年，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去世，弟弟平公燮即位。平公七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周王朝向東遷徙國都。秦國開始列爲諸侯國。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

二十三年，平公去世，兒子文公圉即位。文公元年，娶蔡國女爲妻，生兒子佗。十年，文公去世，長子桓公鮑即位。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新即位。二十六年，衛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隱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日，桓公鮑去世。

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桓公的弟弟佗，他母親是蔡國女子，所以蔡國人爲了佗殺死五父和桓公的太子免，擁立佗爲國君，這就是厲公。桓公病重時內亂就興起了，國都裏的人分散了，所以再次報喪。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厲公二年，生兒子敬仲完。周朝太史經過陳國，陳厲公請他用《周易》替兒子占卦，占卜的結果是《觀》卦變成《否》卦："這是觀看到國家的光明，有利於朝見天子，作周王室的貴賓。他將要代表陳氏而擁有國家嗎？不在這裏，大概在别的國家？不在他本身，是在他的子孫。如果在别的國家，一定是姓姜。姓姜，是太嶽的後代。事物没有能够兩面同時盛大的，陳國衰敗後，他大概就會昌盛吧！"

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厲公娶蔡國女子爲妻，蔡國女子與蔡國人淫亂，厲公多次到蔡國淫樂。七年，被厲公所殺死的桓公的太子免的三位弟弟，大的名躍，中間的名林，小的名杵臼，共同讓蔡國人用美女引誘厲公，與蔡國人共同殺死厲公，擁立躍爲國君，這就是利公。利公，是桓公的兒子。利公即位五個月去世，立中間的弟弟林爲國君，這就是莊公。莊公七年去世，小弟杵臼即位，這就是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强。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

宣公三年，楚武王去世，楚國開始强大。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國女子作王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二十一年，宣公後來有個寵姬生的兒子名款，想立他做繼承人，就殺死他的太子禦寇。禦寇平時喜歡厲公的兒子陳完，陳完害怕災禍降到自己頭上，於是逃奔齊國。齊桓公想讓陳完作卿，陳完說："我是個寄居作客之人，僥幸免於勞役，這是您施的恩惠，不敢再居於高位。"桓公讓他做工正。齊國的懿仲想把女兒嫁給陳敬仲爲妻，進行占卜，占卜的兆辭說："這是叫做鳳與凰一同飛翔，相和而鳴，聲音鏘鏘。嬀姓的後代，將在姜姓國家成長繁榮。他的五世後代將會昌盛，與正卿并列。八世以後，没有誰能够比他强大了。"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

三十七年，齊桓公攻打蔡國，蔡國戰敗了；齊軍向南侵略楚國，到達召陵，回師經過陳國。陳國大夫轅濤塗厭惡齊軍經過陳國，就欺騙齊軍，讓他們走東邊的道路。東邊道路很不好走，

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桓公發怒，捉住陳國大夫轅濤塗。這年，晉獻公殺死他的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陳宣公去世，兒子款即位，這就是穆公。陳穆公五年，齊桓公去世。十六年，晉文公在城濮打敗楚國軍隊。這年，陳穆公去世，兒子共公朔即位。陳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殺死他的父親成王，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楚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去世。十八年，陳共公去世，兒子靈公平國即位。

陳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國攻打陳國。十年，陳國與楚國講和。

十四年，陳靈公與他的大夫孔寧、儀行父都與夏姬私通，穿着她的衣服在朝廷上戲耍。泄冶勸諫道："君臣淫亂，百姓效法誰呢？"靈公把泄冶的勸諫告訴了孔寧和儀行父，他們二人請求殺死泄冶，靈公不禁止，於是他們殺死泄冶。十五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在夏氏家中飲酒。靈公與他二人開玩笑說："徵舒像你們。"二人說："他也像您。"徵舒發怒。靈公喝完酒出來，徵舒在馬圈門邊埋伏弓箭手，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都逃奔楚國，靈公的太子午逃奔晉國。夏徵舒自立爲陳侯。夏徵舒，原本是陳國的大夫。夏姬，是御叔的妻子，徵舒的母親。

成公元年冬天，楚莊王因爲夏徵舒殺死靈公，就率領諸侯攻打陳國。告訴陳國百姓說："不要驚慌，我誅殺徵舒罷了。"誅殺徵舒後，乘勢改陳國爲縣，并占有了它，群臣們都來慶賀。申叔時從齊國出使回來，惟獨不來慶賀。莊王問他是什麽原因，他回答說："俗話說：牽着牛從人家田裏經過，田主奪下你的牛。從田裏經過是有罪的了，奪人家的牛，不是更過分嗎？如今大王因爲徵舒殺死陳國國君，所以徵集諸侯的軍隊，憑着義理去討伐他，而後就奪取陳國，貪占他的土地，那麽今後用什麽來號令天下！因此我不慶賀。"莊王說："好。"就從晉國迎回陳靈公的太子午，擁立他爲國君，像過去那樣統治陳國，這就是成公。孔子讀歷史文獻讀到楚王恢復陳國時，說："賢德的楚莊王！看輕得到的千乘國家，而注重一句忠言。"

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

八年，楚莊王去世。二十九年，陳國背叛與楚國的盟約。三十年，楚共王討伐陳國。這年，成公去世，兒子哀公弱即位。楚國因爲陳國有喪事，撤兵離去。

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

哀公三年，楚國圍攻陳國，又撤兵放棄它。二十八年，楚公子圍殺死他的國君郟敖，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靈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

三十四年，當初，哀公娶鄭國女，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兩個寵妾，大妾生留，小妾生勝。留受到哀公的寵愛，哀公將他托付給自己的弟弟司徒招。哀公病重，三月，招殺死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惱怒，想要誅殺招，招發兵包圍哀公，哀公上吊而死。招終於擁立留爲陳國國君。四月，陳國派使者到楚國報喪。楚靈王聽説陳國出現内亂，就殺死陳國使臣，派公子弃疾發兵攻打陳國，陳君留逃奔鄭國。九月，楚國包圍陳國。十一月，滅掉陳國。楚國派弃疾做陳公。

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招殺死悼太子的時候，太子的兒子叫吴，逃奔晋國。晋平公問太史趙説："陳國就滅亡了嗎？"他回答説："陳國，是顓頊的後代。陳氏在齊國得到了政權，就將最後滅亡。從幕到瞽瞍，没有違背天命的。舜又建立了光明偉德。直到遂，世世代代都守住了政權。君位傳到胡公，周王朝賜給他姓氏，讓他祭祀虞舜帝。陳國尚且是盛德的後代，一定有百代的承繼。虞舜的世系還没有完結，大概將在齊國興盛吧？"

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弒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吴，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

楚靈王滅掉陳國的第五年，楚國公子弃疾殺死靈王自立爲國君，這就是平王。平王新即位，想得到諸侯的友好相待，就找到原來陳國悼太子師的兒子吴，立他爲陳侯，這就是惠公。惠公即位，追溯接續哀公去世那年爲元年，所以在歷史記録上空白了五年。

十年，陳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十年，陳國發生火災。十五年，吴王僚派公子光攻打陳國，奪取胡、沈兩邑土地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闔閭與伍子胥打敗楚國進入郢都。這年，陳惠公去世，兒子懷公柳即位。

懷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

懷公元年，吴國攻破楚國，在郢都，召見陳侯。陳侯想要前往，大夫説："吴國剛得意；楚

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

王雖然逃亡，但與陳國有故交，不可以背叛他。”懷公就藉口有病辭謝了吳王。四年，吳王又召見懷公。懷公害怕了，到達吳國。吳王惱怒他前一次不來，扣留了他，懷公因此死在吳國。陳國於是擁立懷公的兒子越爲國君，這就是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到達陳國。吳王夫差攻打陳國，奪取三個城邑而離去。十三年，吳國又來攻打陳國，陳國向楚國告急，楚昭王前來援救，大軍駐扎在城父，吳國軍隊撤走。這年，楚昭王死在城父。這時孔子在陳國。十五年，宋國滅亡曹國。十六年，吳王夫差攻打齊國，在艾陵打敗齊國，派人召見陳侯。陳侯恐懼，去到吳國。楚國攻打陳國。二十一年，齊國田常殺死他的國君簡公。二十三年，楚國的白公勝殺死令尹子西、子綦，襲擊惠王。葉公打敗白公，白公自殺。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派兵北伐，殺死陳湣公，於是滅亡陳國而占有它的土地。這年，孔子去世。

杞東樓公，是夏后禹的後代。殷商時，夏禹的後人有的受封，有的斷絶國嗣。周武王滅亡殷紂王，尋求夏禹的後代，找到東樓公，封他在杞，來侍奉夏后氏的祭祀。

東樓公生子西樓公，西樓公生子題公，題公生子謀娶公。謀娶公正當周厲王的時候。謀娶公生子武公。武公即位四十七年去世，兒子靖公即位。靖公二十三年去世，兒子共公即位。共公八年去世，兒子德公即位。德公十八年去世，弟弟桓公姑容即位。桓公十七年去世，兒子孝公匄即位。孝公十七年去世，弟弟文公益姑即位。文公十四年去世，弟弟平公鬱即位。平公十八年去世，兒子悼公成即位。悼公十二年去世，兒子隱公乞即位。七月，隱公的弟弟遂殺死隱公，自立爲國君，這就是釐公。釐公十九年去世，兒子湣公維即位。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亡陳國。十六年，湣公的弟弟閼路殺死湣公，自己立爲國君，這就是哀公。哀公即位十年去世，湣公的兒子敕即位，這就是出公。出公十二年去

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

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云。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絶，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世，兒子簡公春即位。即位一年，是楚惠王四十四年，滅亡杞國。杞國比陳國晚滅亡三十四年。

杞國小而微弱，它的事情不足稱道記述。

舜的後代，周武王封他在陳國，到楚惠王時滅亡它，有世家記載。夏禹的後代，周武王封他在杞國，楚惠王滅亡它，有世家記載。契的後代是殷朝，殷朝有本紀記載。殷朝滅亡後，周王朝封契的後代在宋國，齊湣王滅亡宋國，有世家記載。后稷的後代是周王朝，秦昭王滅亡周朝，有本紀記載。皋陶的後代，有的封在英地、六地，楚穆王滅亡它，没有譜系記載。伯夷的後代，到了周武王又封他在齊國，叫做太公望，陳氏滅亡它，有世家記載。伯翳的後代，到了周平王時代封爲秦國，項羽滅亡它，有本紀記載。垂、益、夔、龍，他們的後代不知封在哪裏，不見記載。以上十一人，都是唐堯、虞舜之際著名的功德賢臣；其中五人的後代都成了帝王，其餘的都是顯赫的諸侯。滕國、薛國、騶國，是夏朝、殷朝、周朝之際分封的諸侯國，弱小，不足以和其他諸侯國并列，不加論述。

周武王的時候，被封侯伯還有一千餘人。等到幽王、厲王以後，諸侯互相全力攻伐，互相兼并。江、黄、胡、沈這類國家，不可勝數，所以没有采集記録在史傳上。

太史公曰：舜的功德可稱得上到達頂點了！讓帝位給夏禹，而後世子孫享受祭祀經歷了夏、商、周三代。等到楚國滅亡陳國，而田常在齊國取得政權，終於建立國家，百世都不斷絶，子孫衆多，得到封土的人也是很多的。至於禹的後代，在周朝時有杞國，很弱小，不足以算數。楚惠王滅亡杞國，他的後代越王勾踐興盛了起來。

# 史記卷三十七

## 世家第七

### 衛康叔世家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的同母小弟。他的下面還有冉季，冉季最小。

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

武王滅亡殷紂王後，又把殷朝的餘民封給殷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與諸侯并列，來奉事他們祖先的祭祀，不使它斷絶。因爲武庚還没有完全順從，恐怕他有賊心，武王就命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輔佐武庚祿父，來安撫那裏的百姓。武王去世後，成王幼小。周公旦代替成王治理天下，主持國政。管叔、蔡叔懷疑周公，就與武庚祿父作亂，打算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的命令發兵討伐殷國，殺死武庚祿父、管叔，放逐蔡叔，把武庚的殷國餘民封給了康叔，他做了衛君，居住在黄河和淇水之間，即過去商朝的遺址。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説。

周公旦害怕康叔年紀小，就一再告誡康叔説："一定要訪求殷國的賢人君子和德高望重的長者，詢問他們的祖先殷朝因爲什麽而興盛，因爲什麽而滅亡？一定要愛護百姓。"告訴他紂王之所以滅亡，是因爲他過於貪酒，貪酒就會出現過失，聽信女人的話，所以紂王的禍亂是從這些開始的。他作了一篇《梓材》，展示君子可以效法的準則。所以稱作《康誥》、《酒誥》、《梓材》，以此來教誨康叔。康叔到了封國，就遵循這些教導，很快地安撫和團聚他的百姓，人民都很高興。

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成王長大，親自掌朝政，舉用康叔爲周朝的司寇，賜給衛國寶器、祭器，用以表彰康叔的美德。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庲伯立。庲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

康叔去世，兒子康伯代替君位。康伯去世，兒子考伯即位。考伯去世，兒子嗣伯即位。嗣伯去世，兒子庲伯即位。庲伯去世，兒子靖伯即位。靖伯去世，兒子貞伯即位。貞伯去世，兒子頃侯即位。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頃侯用厚重的禮物賄賂周夷王，夷王命衛君爲侯爵。頃侯即位十二年去世，兒子釐侯即位。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到彘邑，由召公、周公共同掌管朝政，號爲“共和”行政。二十八年，周宣王即位。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

四十二年，釐侯去世，太子共伯餘即位做國君。共伯的弟弟和受到釐侯的寵信，釐侯給他許多財物；和用這些財物收買武士，在釐侯的墓地襲擊共伯，共伯進入釐侯的墓道自殺。衛國人因此就把他埋葬在釐侯的墓旁，謚號叫共伯，擁立和爲衛侯，這就是武公。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武公即位，推行康叔的政治，百姓和順安定。四十二年，犬戎殺死周幽王，武公率兵前往幫助周朝平定犬戎，很有功勞，周平王命武公爲公爵。五十五年，武公去世，兒子莊公揚即位。

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莊公五年，娶齊國女子作夫人，齊女貌美但沒有兒子。莊公又娶陳國女子作夫人，生兒子，早死。陳國女子的妹妹也有寵於莊公，生兒子完。完的母親死了，莊公就讓夫人齊國女子收養他做兒子，立完爲太子。莊公有位寵妾，生兒子州吁。莊公十八年，州吁長大，喜好軍事，莊公讓他統率軍隊。石碏勸諫莊公說："庶子喜好軍事，您就讓他統率軍隊，禍亂就會從這裏興起。"莊公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去世，太子完即位，這就是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

桓公二年，弟弟州吁驕橫奢侈，桓公罷免他的職務，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的弟弟段攻打他的兄長，沒有取勝，逃亡，而州吁請求與他作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國逃亡的人，去襲擊并殺死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他想替鄭伯的弟弟段攻打鄭國，請求宋、陳、蔡三國與他一同出兵，三國都答應了州吁。州吁新即位，喜好軍事，殺死桓公，衛國人都不愛戴他。石碏就利用

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桓公的母親娘家是陳國，便讓陳侯假裝跟州吁友好。等衛國軍隊到達鄭國的郊外，石碏與陳侯共同謀劃，讓右宰醜向州吁進獻食品，乘機在濮水殺死州吁，從邢國迎回桓公的弟弟晉，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宣公。

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

宣公七年，魯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隱公。九年，宋督殺死他的國君殤公和孔父。十年，晉國的曲沃莊伯殺死他的國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説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盗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盗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盗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盗曰："所當殺乃我也。"盗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十八年，當初，宣公寵愛的夫人夷姜生了兒子伋，立他爲太子，讓右公子輔佐他。右公子替太子娶齊國女子，未入室成婚，宣公看見這位將要做太子媳婦的齊女長得漂亮，很喜愛，就自己娶過來，又爲太子改娶别的女子。宣公得到齊女，生子壽、子朔，讓左公子輔佐他們。太子伋的母親死了，宣公的正夫人與子朔共同讒害太子伋。宣公自己覺得奪娶太子的妻子，心中總是討厭太子，打算廢掉他。等到聽説了他的壞話，大怒，就派太子伋到齊國去，命令盗賊在邊界上等待着將他殺死，給太子一面飾有白色牦牛尾的旗子，而告訴邊界上的盗賊，看見持白牦牛尾旗子的人就殺死他。太子正要出發，子朔的兄長子壽，是太子的異母兄弟，他知道子朔陷害太子，國君要殺死他，就告訴太子説："邊界上的盗賊看見太子拿着白牦牛尾的旗子，就要殺死太子，太子可不要出發。"太子説："違背父親的命令而貪求生存，是不可以的。"於是出發了。子壽見太子不聽勸告，就偷了他的飾有白牦牛尾的旗子搶先飛奔到邊界。邊界上的盗賊看見持有白牦牛尾的旗子的人到來，就把他殺死。壽已經死了，而太子伋又到來，對盗賊説："你們應當殺的是我。"盗賊又殺死了太子伋，去報告宣公。宣公就立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去世，太子朔即位，這就是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

左右公子對朔的即位感到不滿。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恨惠公讒陷并謀殺太子伋而自立之事，就作起亂來，攻打惠公，擁立太子伋的弟弟黔牟爲國君，惠公逃奔齊國。

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

衛君黔牟即位八年，齊襄公率領諸侯奉周王之命共同討伐衛國，送衛惠公回國，誅殺左右公

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温，衛、燕立惠王弟穨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晋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晋文公

子。衛君黔牟逃奔周王朝所在地，惠公又即君位。惠公即位三年逃亡，流亡八年又回國，與以前即位時間連起來，一共十三年。

二十五年，惠公怨恨周王室收留黔牟，與燕國一起攻打周王室。周惠王逃奔温國，衛國、燕國擁立惠王的弟弟穨爲國王。二十九年，鄭國又送惠王回周。三十一年，惠公去世，兒子懿公赤即位。

懿公即位，喜愛鶴，淫樂奢侈。九年，翟國攻打衛國，衛懿公想發兵，有些兵士背叛了他。大臣們說："您喜歡鶴，就派鶴去擊打翟軍吧。"翟軍在這時就進入國都，殺死懿公。

懿公即位，百姓、大臣們都不心服。從懿公的父親惠公朔讒殺太子伋自立爲國君直到懿公，百姓和大臣們常想推翻他們，終於滅了惠公的後代而改立黔牟的弟弟昭伯頑的兒子申爲國君，這就是戴公。

戴公申元年去世。齊桓公因爲衛國多次發生内亂，就率領諸侯攻打翟國，替衛國在楚丘建築城池，擁立戴公的弟弟燬爲衛國國君，這就是文公。文公因爲内亂的緣故，逃奔齊國，齊國人送他回衛國。

當初，翟國人殺死懿公，衛國人憐憫他，想再立宣公時死去的太子伋的後代，伋的兒子也死了，而代替伋死的子壽又没有兒子。太子伋同母弟弟有二人：一個叫黔牟，黔牟曾經代替惠公作國君，八年又離開國君之位；另一個叫昭伯。昭伯、黔牟都已經在這之前死去了，所以擁立昭伯的兒子申爲戴公。戴公去世，又立戴公的弟弟燬爲文公。

文公初即位，減輕賦税，平斷刑獄，躬身勤勞，與百姓同甘共苦，以此來贏得民心。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經過衛國，衛君没有以禮相待。十七年，齊桓公去世。二十五年，文公去世，兒子成公鄭即位。

成公三年，晋國要向衛國借用道路去援救宋國，成公没有答應。晋軍改從南河渡水而過，援救宋國。晋國向衛國徵集軍隊，衛大夫想答應，成公不同意。大夫元咺攻打成公，成公出逃。晋

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文公重耳攻打衛國，分衛國的土地給宋國，這是討伐它從前對晉文公無禮以及不肯借路和出兵援救宋國危難的罪行。衛成公於是出逃到陳國。兩年後，成公到周王室去，請求送他回國，與晉文公相會。晉文公派人向衛成公進毒酒，成公私下賄賂周王室主持毒殺的人，讓他少下一些毒藥，成公得以不死。不久，周王室替成公請求晉文公，終於送成公回衛國，誅殺大夫元咺，衛君瑕出逃。七年，晉文公去世。十二年，成公朝見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去世。二十六年，齊國邴歜殺死國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去世，兒子穆公遬即位。

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穆公二年，楚莊王攻打陳國，殺死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攻鄭國，鄭君投降，楚國又釋放了他。十一年，孫良夫救援魯國攻打齊國，收復被侵奪的土地。穆公去世，兒子定公臧即位。定公十二年去世，兒子獻公衎即位。

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

獻公十三年，獻公命令樂師曹教宮妾彈琴，宮妾不好好學，樂師曹鞭打她們。宮妾們依仗獻公的寵愛就在獻公面前説樂師曹的壞話，獻公也鞭打樂師曹三百下。十八年，獻公命令孫文子、甯惠子來進餐，他們都奉命前往。太陽落了，獻公不召他們進餐，反而到園林去射大雁。二人依命前往，獻公没有脱去射服就同他們談話，二人很生氣，就到宿邑。孫文子的兒子多次侍候獻公飲酒，讓樂師曹歌唱《巧言》的最後一章。樂師曹還在生獻公曾經鞭打他三百鞭的氣，就歌唱那章，想以此激怒孫文子，報復衛獻公。孫文子把此事告訴了大夫蘧伯玉，伯玉説："我不知道。"孫文子就攻打并驅逐獻公。獻公逃奔齊國，齊國安置衛獻公在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同擁立定公的弟弟秋爲衛君，這就是殤公。

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

殤公秋即位，封孫文子林父在宿邑。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因爭寵而相互怨恨，殤公讓甯喜攻打孫林父。孫林父逃奔晉國，又請求晉國送原來的衛獻公回國。獻公正在齊國，齊景公聽説此事，就與衛獻公到晉國，請求送他回衛國。晉國爲了獻公攻打衛國，誘騙與衛國訂盟。衛殤公會見晉平公，平公捉住了殤公和甯喜，再送衛獻

十二年而入。

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

靈公五年，朝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來，禄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

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晋趙氏。

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

公回國。獻公逃亡在外十二年纔回國。

獻公後元年，誅殺甯喜。

獻公後三年，吴國延陵季子出使經過衛國，拜見了蘧伯玉、史鰌，説："衛國有許多君子，他們的國家不會發生變故。"他經過宿邑，孫林父爲他擊磬，延陵季子説："不快樂，聲音太悲哀了，使衛國發生禍亂的就在此了。"這年，獻公去世，兒子襄公惡即位。

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見諸侯，襄公藉口有病没有前往。

九年，襄公去世。當初，襄公有位出身低賤的妾，受到寵幸，身懷有孕，夢見有人告訴她説："我是康叔，讓你的兒子一定擁有衛國，你的兒子應取名'元'。"妾對此很奇怪，詢問孔成子。成子説："康叔，是衛國的始祖。"等到妾生下孩子，是男的，妾就把此事告訴了襄公。襄公説："這是上天的安排。"給這個兒子起名叫元。襄公夫人没有兒子，就在這時立元做繼承人，這就是靈公。

靈公五年，朝見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殺死靈王自立爲國君，就是平王。十一年，衛國發生火災。

三十八年，孔子來到衛國，衛國給的俸禄與他在魯國的一樣多。後來出現嫌隙，孔子離去。不久再次前來。

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仇恨，想殺死南子。蒯聵與他的黨徒戲陽遬密謀，在朝見時，讓他殺死夫人。戲陽後悔，没有按計劃動手。蒯聵數次用目光暗示他，夫人發覺了他們的行爲，恐懼，呼喊説："太子要殺我！"靈公惱怒，太子蒯聵逃奔宋國，不久又到晋國的趙氏那裏。

四十二年春天，靈公在郊外游玩，讓子郢駕車。子郢是靈公的小兒子，字子南。靈公怨恨太子出逃，對子郢説："我要立你爲繼承人。"子郢回答説："我不足以當此重任，恐怕辱没社稷，您另做考慮吧。"夏天，靈公去世，夫人命令子郢作太子，説："這是靈公的命令。"子郢説："逃亡人太子蒯聵的兒子輒尚在，我不敢擔當此

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

任。”於是衛國擁立輒爲國君，這就是出公。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六月乙酉這天，趙簡子打算送蒯聵回國，就讓陽虎找來十幾位衛國人，讓他們穿着喪服，假傳命令迎接太子回國，趙簡子護送蒯聵。衛國人聽説了，發兵抗擊蒯聵。蒯聵不得回國，進入宿邑以自保，衛國人也罷兵而去。

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

出公輒四年，齊國田乞殺死國君孺子。八年，齊國鮑子殺死國君悼公。

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

孔子從陳國進入衛國。九年，孔文子向仲尼討教軍事，仲尼不回答。在這以後，魯國去迎接仲尼，仲尼回到魯國。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竪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若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伯姬劫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

十二年，當初，孔圉文子娶太子蒯聵的姐姐，生兒子孔悝。孔氏家僕渾良夫長得俊美，孔文子死後，良夫與孔悝的母親通奸。太子在宿邑，孔悝的母親派良夫到太子那裏。太子和良夫説：“如果能够使我回國，我要報答你，讓你乘大夫車，免你三項死罪：穿紫衣、袒裘、帶劍，都不在死罪之中。”太子與良夫訂盟，答應他娶孔悝的母親做妻子。在閏月裏，良夫與太子一同潛入京城，住在孔氏家的外圃。黄昏，二人用頭巾蒙着頭，穿着婦女的衣服，乘坐車子，宦官羅駕着車，到孔氏家中。孔氏的老家臣欒甯盤問他們，他們稱是姻親家的姬妾。於是進去了，來到伯姬氏的住處。吃完飯，孔悝的母親持着戈走在前面，太子與五個人身披鎧甲，抬着猪跟隨着。伯姬在厠所劫持了孔悝，强迫他訂立盟約，於是挾持着他登上高臺。欒甯要飲酒，烤肉還没熟，聽説發生變亂，派人告訴仲由。召護駕着乘車，一邊走一邊飲酒吃烤肉，保護出公輒逃奔魯國。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仲由將要進入，恰遇子羔剛出來，説：“門已經關閉了。”子路説：“我暫且趕進去。”子羔説：“來不及了，你不要涉入這場災難。”子路説：“吃他的俸禄，就不能逃避他的災難。”子羔於是走出。子路進去，等來到門前，公孫敢關上門，説：“不要進去做傻事了！”子路説：“這是公孫嗎？貪求利禄而逃避他的災難。我仲由不能這樣，享有他的利禄，一定要拯救他的災難。”有位使臣出來，子路纔得進入。説：“太子劫持

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

孔悝有什麽用處呢？雖然殺死他，一定還會有人繼他之後而攻擊太子。”并且説：“太子没有勇氣。如果放火燒臺，一定會釋放孔叔。”太子聽説，害怕了，派石乞、盂黶抵擋子路，用戈擊他，割下他的帽纓。子路説：“君子死時，不讓帽子丢在地上。”他把帽纓聯結起來而後死去。孔子聽説衛國發生内亂，説：“唉！高柴大概會回來的吧？仲由大概要死去了。”孔悝終於擁立太子蒯聵爲國君，這就是莊公。

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

莊公蒯聵，是出公的父親，逃亡在外，怨恨大夫没有迎接他回國即位。等他元年即位，想要殺盡大臣，説：“我住在國外很久了，你們也曾聽説過嗎？”群臣要作亂，莊公纔停止誅殺。

二年，魯孔丘卒。

二年，魯國孔丘去世。

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

三年，莊公登上城樓，看見戎州，説：“戎虜爲什麽在這裏建城邑？”戎州人聽了很害怕。十月，戎州人報告趙簡子，簡子圍攻衛國。十一月，莊公出逃，衛國人擁立公子斑師做衛君。齊國攻打衛國，俘虜斑師，改立公子起做衛君。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衛君起元年，衛國石曼尃驅逐國君起，起逃奔到齊國。衛出公輒從齊國歸來再次即位。當初，出公即位十二年逃亡，逃亡在外四年又回來。出公後元年，賞賜隨從逃亡的人。他即位二十一年去世。出公的叔父黔攻打趕走出公的兒子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悼公。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晋强，衛如小侯，屬之。

悼公五年去世，兒子敬公弗即位。敬公十九年去世，兒子昭公糾即位。這時三晋强大，衛國像個小諸侯，附屬於趙國。

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

昭公六年，公子亹殺死昭公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殺死懷公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慎公。慎公的父親是公子適；適的父親，是敬公。慎公四十二年去世，兒子聲公訓即位。聲公十一年去世，兒子成侯遬即位。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進入秦國。十六年，衛國再次遭貶，降低爵號稱侯。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二十九年，成侯去世，兒子平侯即位。平侯八年去世，兒子嗣君即位。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嗣君五年，再次被貶，降爵號稱君，衹據有

陽。

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絶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争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濮陽了。

嗣君四十二年去世，兒子懷君即位。懷君三十一年，朝見魏國，魏國囚禁懷君并殺死他。魏國改立嗣君的弟弟爲國君，這就是元君。元君是魏國的女婿，所以魏國擁立他。元君十四年，秦國攻占魏國東邊的土地，秦國開始設置東郡，又把衛元君遷到野王縣，合并濮陽歸入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去世，兒子君角即位。

君角九年，秦國兼并天下，自立爲秦始皇帝。二十一年，秦二世廢黜君角爲平民，衛國斷絶祭祀。

太史公曰：我閲讀世家記載，到了宣公的太子因爲婦人而被誅殺，弟弟壽争着去替死，兄弟互相以生推讓，這與晉太子申生不敢説出驪姬的過錯是相同的，都是害怕傷害父親的心願。然而最後都是死亡，這是多麽可悲呀！有的父子相殺，兄弟相滅，這又是爲什麽呢？

# 史記卷三十八

## 世家第八

### 宋微子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并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微子開是殷帝乙的長子，帝紂的庶兄。紂王即位後，昏庸不明，朝政荒亂，微子多次勸諫，紂王不聽。等到祖伊因爲周西伯昌修明政德，滅掉阢國，害怕災禍降臨，就把實情告訴了紂王。紂王說："我生下來，不是就有了天命嗎？他能把我怎麼樣呢！"這時微子估計紂王直到最後也是不可勸諫的，打算以身殉國，或離紂王而去，猶豫不能决斷，就去向太師、少師請教，說："殷王朝不修德政，不治理國家。我祖先雖然在上世建立了豐功偉業，但是紂王沉湎於酒色，專聽婦人的話，淫亂敗壞商湯的聖德於後世。殷朝百姓不論小孩大人都喜好草野盜竊、違法作亂之事，大臣百官也都相互仿效做非法之事，都有罪惡，他們没有一個常得爵禄之人，互相攻奪。於是一般民衆紛紛并起，相互爲仇敵。如今殷王朝的法則常道全都喪盡，它就像渡水，没有渡口没有邊際。殷王朝就要滅亡了，現在死期就到了。"他又說："太師、少師，我應該怎麽做呢？往哪裏去呢？我們殷王朝能够免於滅亡嗎？現在你們没有辦法指教我嗎？看着我墜毁嗎？該怎麽辦呢？"太師這樣說："王子，上天誠心降災滅亡殷朝，紂王不畏懼上天的威嚴，不聽從長老的勸諫。現在殷朝百姓竟然褻瀆神靈的祭祀。現今如果能够治理好國家，國家治理好了，即使身死而不會遺恨。假如死了，而殷王朝最終得不到治理，就不如離去。"微子於是逃亡。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

箕子是紂王的親屬。紂王開始用象牙做筷子，箕子嘆息說："他用象牙做筷子，一定用璧

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宫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詳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玉做酒杯；用玉作杯，那麽就一定想念遠方的珍貴奇特的東西歸他使用。車馬宫室的逐漸奢華就要從此開始，國家不可振興了。”紂王荒淫無度，箕子勸諫，紂王不聽。有人説：“可以離去了。”箕子説：“作爲臣子勸諫君主而他不聽從就離去，這是彰揚國君的過失而自己取悦於百姓，我不忍心去做。”他就披散頭髮，假裝瘋狂，去做奴隸。從此隱居彈琴，悲嘆自己内心的憤懣，所以他流傳下的這支曲子叫《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争，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

王子比干也是紂王的親屬。見到箕子勸諫而紂王不聽從，去做了奴隸，就説：“國君有過失，不以死諍，那麽百姓有什麽罪呢！”他就直言進諫紂王。紂王大怒道：“我聽説聖人的心有七個竅，果真有麽？”就殺死王子比干，剖開腹腔看他的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微子説：“父親與兒子有骨肉之情，而臣子與君主是用道義連接的。所以父親有過失，兒子三次勸諫而父親不聽從，那就應該跟隨着他哀號；臣子三次勸諫而君不聽從，臣子就應該憑藉道義離去了。”就在這時，太師、少師都勸微子離去，微子就走了。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周武王討伐紂王攻克殷王朝，微子就持着宗廟裏的祭祀器具來到武王軍門前，他袒露上身，雙手反綁，讓人在左邊牽着羊，在右邊拿着茅，跪着而行，來到武王面前，表明自己的心意。於是武王就釋放了微子，恢復了他原來的爵位。

武王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禄父來接續殷王朝宗廟的祭祀，派管叔、蔡叔輔佐他。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武王滅亡殷王朝後，去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武王説：“唉！上天默默地保護着下界百姓，使他們和睦相處，我不知道如何制定那些永恒不變的安定民衆的常道次序。”

箕子對曰：

箕子回答説：

在昔鯀堙鴻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在從前鯀堵塞洪水，搞亂了五行秩序，天帝於是震怒，不給與天道大法九種，常道由此敗壞了。鯀就被處死了，禹於是接續他的事業而興盛起來。天帝賜給禹天道大法九種，常道有了秩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

第一叫五行；第二叫五事；第三叫八

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政；第四叫五紀；第五叫皇極；第六叫三德；第七叫稽疑；第八叫庶徵；第九叫向用五福，畏懼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一叫水，二叫火，三叫木，四叫金，五叫土。水的常性是往下濕潤；火的常性是往上燃燒；木的性質可以彎曲，可以伸直；金的性質可從人意，銷鑠并改變各種形狀；土的性質可以耕種收穫莊稼。往下潤濕的作鹹味，往上燃燒的作苦味，可曲可直的作酸味，從人意形狀可以改變的作辣味，耕種收穫的作甜味。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語言，三是視覺，四是聽覺，五是思想。容貌要恭敬，語言要正確，眼光要明亮，聽覺要靈敏，思想要通達。容貌恭敬就會嚴肅；語言正確就能治理國家；眼光明亮就能辨别善惡；聽覺靈敏就能廣開言路，足智多謀；思想通達，萬事就能順暢，這就是聖明。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一是掌管糧食生產，二是掌管金融貨幣，三是掌管祭祀，四是掌管土木建造，五是掌管教育，六是掌管誅除寇害，七是掌管諸侯朝覲事宜，八是掌管軍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紀：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曆數。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君主的準則：君主實施政教，是有其準則的，求得這五種利，用來普遍施予全國民衆，於是民衆都會遵從你的準則，使你懂得怎樣保持準則。凡是你的民衆，没有淫邪朋黨，人人没有偏私勾結的行爲，都是以君主的準則作準則。凡是你的民衆，有謀略，有作爲，有操守，你就要把他們記在心中。有些民衆雖然不能完全合於準則，但是也没有犯罪，君主則要大度地容納他們。你要和顏悦色，有人説“我所喜愛的是道德”，你就應該賜給他福禄。這樣人們都將會遵守你的準則了。不要欺侮無依無靠的鰥夫寡婦，不要畏懼聲勢煊赫的豪强。對於那些有能力有作爲的人，要表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揚他們的行爲，而你的國家就能昌盛。凡是正直的人，既當用爵禄使他富貴，又當以善道對待他。如果你不能使正直的人對於你的國家有好的表現，那麼這些人就會假裝犯罪而離去。對那些於國家没有好處的人，你雖然賜給他爵禄，但是他的行爲會使你結怨於百姓。不要偏私，不要傾邪，遵循先王的正義。不要偏愛，遵循先王的正道。不要偏惡，遵循先王的正路。没有偏私，没有朋黨，聖王的道路是寬寬蕩蕩的。没有朋黨，没有偏私，聖王的道路是平平坦坦的。没有背逆，没有傾邪，聖王的道路是正正直直的。君主應會聚遵循準則的人；臣子應當歸順有準則的君主。君主依照準則行事，使臣下布陳他的言論，用它平服百姓，教育民衆，順應上天。凡是你的民衆，對於最高準則發布的言論，應該順從它，實行它，來接近天子的光明。天子作爲民衆的父母，成爲天下民衆所歸附的共同擁戴的聖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剛克，内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三德：一是端正則能平直，二是剛强能取勝，三是柔和能取勝。世道平安，用德性正直的人治理它；世道强梁不順，用德性剛强的人治理它；世道和順，用德性柔和的人治理它。對於陰暗潜伏的人就要使用剛强；對於高明君子，就要使用柔和。衹有君主可以賜爵於人，衹有君主可以加刑於人，衹有君主可以享受美食。臣子不能賜賞别人爵位，不能加給别人刑罰，不能享受美好的食物。如果臣子施行爵賞，加刑於人，享受美食，那麼就危害你的家族，禍害你的國家，官吏就會因此而偏私邪僻，民衆就會逾越法度而犯罪了。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

决斷疑難事情：選擇任用精通卜筮的人。於是命令他們卜龜占卦，龜兆有的像雨，有的像雨止後雲氣在上，有的像雲氣絡繹不絶，有的像霧，有的像互相攻克的凶殺之氣，有的是明正，有的是隱晦，兆卦之名一共是七種。龜卜的五種，筮占的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兩種，經推演，卦象多變。設立能識別兆卦名稱的人作卜筮，有三個人占卜，就要聽從兩人相同的説法。你如果有大的疑難問題，先要在你内心思考，再與卿士商量，與衆民商量，最後用卜筮判决。你如果贊成了，龜卜贊成，筮卜贊成，卿士也贊成，衆民也贊成，這就叫做大同，你的身體就會健康强壯，你的子孫就會興旺昌盛。如果你贊成，龜卜贊成，筮卜贊成，卿士反對，衆民反對，吉利。如果卿士贊成，龜卜贊成，筮卜贊成，而你反對，衆民反對，吉利。衆民贊成，龜卜贊成，筮卜贊成，你如果反對，卿士反對，吉利。你如果贊成，龜卜贊成，筮卜反對，卿士反對，衆民反對，那麽在境内做事是吉利的，在境外做事是凶險的。龜卜、筮卜都與人的謀劃相違背，安静守常就吉利，舉事就會遭凶險。

庶徵：曰雨，曰陽，曰奥，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各種徵驗：或是下雨，或是晴天，或是暖和，或是寒冷，或是颳風，或是合乎時令。這五種氣象來得完備，各種氣候都按照自己的次序，各種植物就能繁盛。一種氣象過多，就會出現凶災。如果一種氣象過少，也會出現凶災。所説的美好徵驗：人君的行爲是肅敬的，上天就會降下合時的雨水；人君治理得好，陽光就將合時普照大地；人君有聰明才智，上天就會降下温暖的氣候；人君善於謀劃，上天就會按時寒冷；人君是通達的，就會有調和順時的風。所説的惡行的徵驗：人君行爲狂妄，那就會陰雨連綿；人君行爲僭越不軌，天就會久晴無雨；人君行爲安逸無度，天就會長期熾熱；人君行爲急躁，天就會長久寒冷；人君行爲昏暗不明，天就會經常颳大風。人君的職責重大，如同一年兼有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同每月的區别，百官分治其職，如同一天的時間。年、月、日、時正常運行，百穀就會獲得好收成，政治就可以修明，賢臣就能得到重用，國

家就會太平康寧。日、月、年、時如果已然變動失常，百穀就不會有好的收成，政治就會昏暗不明，賢臣就不能顯用，國家就不會安定太平。民衆就像天上的星星，有的星星喜好風，有的星星喜好雨。日月正常運行，有冬天，有夏天。月亮如果依從衆星辰所好，就會招致風雨過多。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種幸福：一是長壽，二是富有，三是平安健康，四是有美好的德行，五是年老善終。六種人生困厄危險的事：一是夭折，二是疾病，三是憂愁，四是貧窮，五是醜陋，六是愚懦。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武王聽完了箕子的陳述，就把箕子封在朝鮮，不把他當作臣子看待。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毁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後來箕子朝見周王，經過從前的殷都舊址，感慨宮室毁壞，禾黍叢生，箕子對此很傷痛，想放聲大哭，又覺得不可以，想小聲哭泣，又覺得這樣做近似婦人，於是作了一首《麥秀之詩》，來歌咏這種心情。這首詩説："麥穗上的芒尖尖啊，禾黍的苗兒油油亮。那個狡猾的孩童啊，不與我親近呀！"所説的狡猾的孩童，是指紂王。殷朝的遺民聽到這首詩，都爲此流淚。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姬旦代理朝政，執掌政權。管叔、蔡叔懷疑周公，就與武庚作亂，想要襲擊成王、周公。周公秉承成王的命令，誅滅武庚，殺死管叔，放逐蔡叔，就命令微子開代替武庚做了殷朝的後嗣，侍奉殷朝宗廟祭祀，作了《微子之命》來表明此意，在宋地建國。微子本來就仁慈賢能，於是代替武庚，所以殷朝的餘民非常愛戴他。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微子開去世，他的弟弟衍即位，這就是微仲。微仲去世，他的兒子宋公稽即位。宋公稽去世，兒子丁公申即位。丁公申去世，兒子湣公共即位。湣公共去世，弟弟煬公熙即位。煬公即位，湣公的兒子鮒祀殺死煬公而自立爲國君，説"我應當即位"，這就是厲公。厲公去世，兒子釐公舉即位。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到彘邑。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

二十八年，釐公去世，兒子惠公覸即位。

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去世，兒子哀公即位。哀公元年去世，兒子戴公即位。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殺，秦王開始列爲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三十四年，戴公去世，兒子武公司空即位。武公生的女兒作了魯惠公的夫人，生子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去世，兒子宣公力即位。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重，要把君位讓給他的弟弟和，説："父死子繼，兄死弟繼，這是天下的通義。我要立和爲國君。"和再三推讓後接受了。宣公去世，弟弟和即位，這就是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穆公九年，病重，召見大司馬孔父，告訴他説："先君宣公捨棄太子與夷而立我爲國君，我不敢忘記。我死了，一定立與夷爲國君。"孔父説："群臣都願意擁立公子馮。"穆公説："不能擁立馮，我不可以背棄宣公。"在這時穆公讓馮到鄭國定居。八月庚辰這天，穆公去世，兄長宣公的兒子與夷即位，這就是殤公。君子聽説這件事，説："宋宣公可稱得上是知人了，立他的弟弟爲國君以成全了道義，然而最後他的兒子又享有君位。"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殺死他的國君完，自立爲國君，想得到諸侯的支持，派人告訴宋國説："馮在鄭國，一定會作亂，可與我一同攻打他。"宋國答應了他，與他一同攻打鄭國，到達東門就回來了。第二年，鄭國攻打宋國，報復東門那一戰役。從這以後，諸侯多次前來侵伐宋國。

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説，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

九年，大司馬孔父嘉的妻子很美麗，外出，在路上遇見太宰華督，華督很喜歡她，目不轉睛地觀看她。華督貪圖孔父的妻子，就讓人在國都裏宣揚説："殤公即位十年了，而開戰十一次，百姓痛苦不堪，都是孔父造成的，我將殺死孔父來安定百姓。"這年，魯國人殺死了國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娶占他的妻子。殤公發怒，華督於是殺死了殤公，而從鄭國迎回穆公的

是爲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宫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宫萬獵，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説奔亳。萬弟南宫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説，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

兒子馮，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當了國相。九年，捉住了鄭國的祭仲，要挾他擁立突爲鄭國國君。祭仲答應了，終於擁立突爲國君。十九年，莊公去世，兒子湣公捷即位。

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國出現水災，魯國派臧文仲前往吊問水災。湣公自責説：“我因爲不能侍奉鬼神，政治不修明，所以有水災。”臧文仲贊賞這些話。這些話是公子子魚教給湣公的。

十年夏天，宋國攻打魯國，在乘丘開戰，魯國人生擒了宋國的南宫萬。宋國人請求釋放南宫萬，南宫萬回歸宋國。十一年秋天，湣公與南宫萬射獵，因爲博弈而争道，湣公發怒，侮辱他，説：“當初我敬重你；現如今你是魯國的俘虜。”南宫萬有力氣，痛恨這句話，於是就用棋盤把湣公殺死在蒙澤。大夫仇牧聽説此事，就帶着兵器來到湣公門前。南宫萬搏戰仇牧，仇牧牙齒撞着門扇而死。南宫萬趁勢殺死太宰華督，就改立公子游爲國君。衆公子逃奔蕭邑，公子禦説逃往亳邑。南宫萬的弟弟南宫牛率軍圍攻亳邑。冬天，蕭邑人和宋國的衆公子共同擊殺了南宫牛，殺死新即位的國君游，擁立湣公的弟弟禦説爲國君，這就是桓公。南宫萬逃奔陳國。宋國人用財物賄賂陳國。陳國人讓婦人用醇酒灌醉南宫萬，再用皮革包裹好，把他歸還給宋國。宋國人把南宫萬剁成了肉醬。

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鶂退蜚，風疾也。

桓公二年，諸侯攻打宋國，到達郊外就撤去。三年，齊桓公開始稱霸。二十三年，從齊國迎回衛公子燬，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衛文公。文公的妹妹作了桓公的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重，太子兹甫讓他的庶母兄長目夷承繼君位。桓公認爲太子的意思是出於道義，但最終没有同意。三十一年春天，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這就是宋襄公。用他的庶兄目夷作國相。宋桓公還没有下葬，而齊桓公在葵丘會合諸侯，襄公前去赴會。

襄公七年，宋國地界内，流星像雨一樣，與雨一起墜落；六隻鶂倒退着飛行，因爲風力過

猛。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八年，齊桓公去世，宋國想主持諸侯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在鹿上召集盟會，請求楚國說服諸侯擁護他，楚國人答應了他。公子目夷勸諫說："小國爭當盟主，這是禍害。"宋襄公不聽。秋天，諸侯在盂邑與宋襄公會見，訂立盟約。目夷說："災禍不就在這裏嗎？君主的欲望太大了，怎麽能承受得了呢！"就在這時，楚國捉住宋襄公，起兵攻打宋國。冬天，在亳會盟，釋放了宋襄公。子魚說："災禍還未結束。"十三年夏天，宋國攻打鄭國。子魚說："災禍在這裏。"秋天，楚國攻打宋國，援救鄭國。襄公要開戰，子魚勸諫說："上天拋棄商已經很久了，不可以。"冬天，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在泓水邊交戰。楚軍渡河没有完全渡過，目夷說："敵衆我寡，在他們没有完全渡過河就進擊他們。"襄公不聽。楚軍全部渡過河，但没有列成陣勢，目夷又說："可以進擊。"襄公說："等他們完全列成陣勢。"楚軍的陣勢列好了，宋軍進擊他們。宋軍大敗，襄公傷了大腿。國都裏的人都埋怨襄公。襄公說："君子不在人家處於危險之地時去困窘他，不擊鼓進擊没有擺好陣勢的敵人。"子魚說："軍隊作戰以打勝仗爲功績，何必講那些庸俗平常的理論！一定像您所說的，就去當奴隸侍奉人家好了，又何必作戰呢？"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没乎？爲禮卒於無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楚成王已經救援了鄭國，鄭國設酒宴款待他；成王離去的時候，娶了鄭君的兩個侍妾帶回去。叔瞻說："成王無禮，大概他不會善終吧？本來以禮相待，而最後竟至於内外男女無别，從這件事上就可以知道他不能成就霸業了。"

是年，晋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晋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這年，晋公子重耳經過宋國，襄公因爲被楚軍打傷，想得到晋國的援助，就用厚重禮儀接待重耳，贈送他八十匹馬。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十四年夏天，襄公在泓水邊上受的病傷發作而終於去世，兒子成公王臣即位。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晋，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成公背叛與楚國的盟約，親近晋國，因爲對文公有過恩德。四年，楚成王攻打宋國，宋國向晋國告急求救。五年，晋文公救援宋國，楚軍撤退離去。九年，

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晉文公去世。十一年，楚太子商臣殺死他的父親成王，取而代之，自立爲國君。十六年，秦穆公去世。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十七年，成公去世。成公的弟弟禦殺死太子和大司馬公孫固，自立爲國君。宋國人共同殺死他們的國君禦，擁立成公的小兒子杵臼爲國君，這就是昭公。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即位。

昭公四年，宋國在長丘打敗長翟緣斯。七年，楚莊王即位。

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

九年，昭公暴虐無道，國都裏的人都不歸附他。昭公的弟弟鮑革賢能而禮遇下士。早先，襄公夫人想與公子鮑私通，公子鮑不肯，於是在國都内幫助他布施恩惠，因有大夫華元的推薦他作了右師。昭公出外打獵，夫人王姬派衛伯攻殺昭公杵臼。杵臼的弟弟鮑革即位，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

文公元年，晉國率領諸侯攻打宋國，譴責他們殺君的罪行。聽說文公即位，就退兵了。二年，昭公的兒子憑藉文公的同母弟弟須，與武公、繆公、戴公、莊公、桓公的族人一起作亂，文公誅殺全部作亂的人，驅逐武、繆的族人。

四年春，楚命鄭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

四年春天，楚國命令鄭國攻打宋國。宋國派華元率軍，鄭國打敗宋國，囚禁華元。華元在將要作戰時，殺羊給士兵吃，他的駕車人没有吃到羊肉羹，所以怨恨華元，驅車馳入鄭國的軍中，所以宋國軍隊失敗了，捉住并囚禁華元。宋國用兵車一百乘、四百匹裝飾好的馬，來贖華元，還没有全部送進鄭國，而華元就已逃回宋國。

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

十四年，楚莊王圍攻鄭國。鄭國國君投降了楚國，楚國又釋放了他。

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十六年，楚國的使者經過宋國，宋國因爲與楚國有前仇，捉住楚國使者。九月，楚莊王圍攻宋國。十七年，楚國包圍宋國五個月没有解圍，宋國城中情形緊急，没有吃的，華元就夜間私下去見楚國將領子反。子反報告了莊王。莊王問説："城中怎麽樣？"華元回答説："劈人骨頭當柴燒飯，互換子女當作食物。"莊王説："多麽誠實的話！我軍也衹有二日糧食了。"因爲誠實的緣故，於是罷兵而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

二十二年，文公去世，兒子共公瑕即位。

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

開始實行厚禮安葬死去的人。君子譏諷華元不像個做臣子的。

共公十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

共公十年，華元與楚國將領子重要好，又與晉國的將領欒書友好，與晉國、楚國結了盟。十三年，共公去世。華元作右師，魚石作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要殺華元，華元逃奔到晉國，魚石阻止他，到達黄河邊就返回了，誅殺了唐山。於是擁立共公的小兒子成爲國君，這就是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平公三年，楚共王攻下宋國的彭城，把彭城封給宋國的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同誅殺魚石，而把彭城歸還給宋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殺死他的國君，自立爲國君，就是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去世，兒子元公佐即位。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

元公三年，楚國公子弃疾殺死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國出現火災。十年，元公不守信用，用欺詐的手段殺死衆公子，大夫華氏、向氏作亂。楚平王的太子建來投奔宋國，看見華氏家族互相攻打，建離去到達鄭國。十五年，元公因爲魯昭公躲避季氏而居住在國外，便替他請求回到魯國去，走在半路上去世，兒子景公頭曼即位。

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

景公十六年，魯國陽虎前來投奔宋國，不久又離去。二十五年，孔子路過宋國，宋國司馬桓魋憎惡他，想殺死孔子，孔子身穿平民服裝離去。三十年，曹國背叛宋國，又背叛晉國，宋國攻打曹國，晉國不去援救，於是滅掉曹國而占有了它的土地。三十六年，齊國田常殺死簡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掉陳國。火星侵居心宿。心宿，是宋國天空的分野。景公對這種現象很憂慮。司星子韋說：“可以移禍到國相身上。”景公說：“國相，如同我的大腿和胳臂。”子韋說：“可以移禍給百姓。”景公說：“君主要依靠百姓。”子韋說：“可以移災給年成。”景公說：“年成不好出現饑荒，百姓困苦，我給誰當國君！”子韋說：“上天雖然高遠，但它能得知人間最細小的事情。您有作人君的三句名言，火星應當有所移動。”於是等了一段時間，果然火星移動了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六十四年，景公去世。宋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昭公。昭公，是元公的曾庶孫。昭公的父親公孫糾，糾的父親公子褍秦，褍秦就是元公的小兒子。景公殺死昭公的父親糾，所以昭公怨恨并殺死太子而自立爲國君。

昭公四十七年去世，兒子悼公購由即位。悼公八年去世，兒子休公田即位。休公田二十三年去世，兒子辟公辟兵即位。辟公三年去世，兒子剔成即位。剔成四十一年，剔成的弟弟偃攻襲剔成，剔成被打敗逃奔齊國，偃自立爲宋國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國王。往東打敗齊國，取下五座城；向南打敗楚國，奪取土地三百里；往西打敗魏軍，就與齊國、魏國結成敵國。君偃用皮革袋子盛血，懸挂起來用箭射它，稱作“射天”。君偃沉溺於酒和婦人之中。群臣們有勸諫的，君偃就用箭射死他。於是諸侯都說他是“桀宋”。“宋王又做了紂王所做的事，不可不殺”。告訴齊國攻打宋國。宋王偃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國、楚國一起攻打宋國，殺死宋王偃，於是滅亡了宋國，而三個國家瓜分了宋國的土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離開殷紂，箕子當了奴隸，比干進諫而死，殷朝有三個仁人”。《春秋》譏諷宋國内亂是始於宣公廢黜太子而立他的弟弟爲國君，國家因此不得安寧有十世。襄公時，修行仁義，想作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贊美他，所以追述契、湯、高宗時代，殷朝所以興盛的原因，作《商頌》。襄公在泓水邊上打了敗仗，而君子有的却認爲值得稱贊，傷感中原地區的國家缺少禮義，因而贊揚他，宋襄公具有禮讓的風範。

# 史記卷三十九

## 世家第九

## 晉世家

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晉國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兒子、成王的弟弟。當初，武王與叔虞的母親結合時，夢見上天告訴武王説："我讓你生個兒子，名叫虞，我賜給他唐地。"等到生下兒子，手心有字，是個"虞"字，所以就用此字命名，叫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唐國有内亂，周公誅滅唐國。成王與叔虞開玩笑，削桐葉當作珪，把它贈給叔虞説："用這個封你。"史佚因此請求成王選擇吉日册立叔虞。成王説："我與他是開玩笑。"史佚説："天子無戲言。任何言論衹要説了，史官就要記載下來，用禮儀完成它，用樂章歌唱它。"於是成王就封叔虞在唐地。唐地在黄河、汾水的東邊，方圓百里，所以叫做唐叔虞。姓姬，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唐叔的兒子燮，就是晉侯。晉侯的兒子寧族，就是武侯。武侯的兒子服人，就是成侯。成侯的兒子福，就是厲侯。厲侯的兒子宜臼，就是靖侯。從靖侯以來，年代可以推算出來。自唐叔到靖侯有五世，無法推算他們的年數。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殘暴而狂虐，國都裏的人作亂，厲王出奔到彘邑，大臣們執掌和行使政權，所以叫"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十八年，靖侯去世，兒子釐侯司徒即位。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即位。十八年，釐侯去世，兒子獻侯籍即位。獻侯十一年去世，兒子穆侯費王即位。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

穆侯四年，娶齊國女子姜氏作夫人。七年，

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仇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

攻打條國。生太子仇。十年，攻打千畝，有功績。生小兒子，名叫成師。晉國人師服説：“奇怪呀，君主給兒子起這樣的名！太子叫仇，仇，就是仇敵的意思。小兒子叫成師，成師是顯赫的稱號，是成就他的意思。名號，是自己命的；事物，是自行安排的。現在嫡子、庶子的名號相反，從此以後晉國能不發生内亂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

二十七年，穆侯去世，弟弟殤叔自立爲國君，太子仇出國逃亡。殤叔三年，周宣王去世。四年，穆侯的太子仇率領他的黨徒襲擊殤叔，自立爲國君，這就是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暴虐無道，犬戎殺死幽王，周朝向東遷都。秦襄公開始列爲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三十五年，文侯仇去世，兒子昭侯伯即位。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昭侯元年，封文侯的弟弟成師在曲沃。曲沃邑比翼城面積大。翼城是晉君的都邑。成師封在曲沃，號爲桓叔。靖侯的庶孫欒賓輔佐桓叔。桓叔這時五十八歲了，喜歡施行德政，晉國的民衆都依附他。君子説：“晉國的禍亂大概就起於曲沃了。樹梢大於樹根，臣子很得民心，不出亂子還等待什麽!”

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七年，晉國大臣潘父殺死他的國君昭侯，迎接曲沃的桓叔。桓叔打算進入晉都，晉都裏的人發兵攻打桓叔。桓叔被打敗，回歸曲沃。晉都人共同擁立昭侯的兒子平爲國君，這就是孝侯。誅殺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去世，兒子鱓接替桓叔，這就是曲沃的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在翼邑殺死他的國君晉孝侯。晉都人攻殺曲沃莊伯，莊伯再回到曲沃。晉都人又擁立孝侯的兒子郄爲國君，這就是鄂侯。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即位。

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鄂侯六年去世。曲沃莊伯聽説晉國鄂侯去世，就發兵攻打晉都。周平王派虢公率軍攻打曲沃莊伯，莊伯跑回到曲沃，去守住它。晉都人共同擁立鄂侯的兒子光爲國君，這就是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去世，兒子稱接替莊

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晋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晋于汾旁，虜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伯即位，這就是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隱公。哀侯八年，晋國侵犯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劃，九年，在汾水邊攻打晋國，俘虜哀侯。晋國人於是擁立哀侯的兒子小子爲國君，這就是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晋哀侯。曲沃益强，晋無如之何。

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派韓萬殺死所俘虜的晋哀侯。曲沃更加强大，晋國對曲沃毫無辦法。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晋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緡爲晋侯。

晋國小子即位四年，曲沃武公用欺騙手法召來晋國小子，把他殺死。周桓王派虢仲攻打曲沃武公，武公進入曲沃，於是擁立晋哀侯的弟弟緡爲晋侯。

晋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晋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晋侯緡四年，宋國捉住鄭國祭仲，擁立突爲鄭國國君。晋侯十九年，齊國人管至父殺死他的國君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晋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晋地而有之。

晋侯二十八年，齊桓公開始稱霸。曲沃武公攻打晋侯緡，滅掉他，把晋國的寶器都獻給了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晋國國君，列入諸侯之列，於是全部兼并晋國土地爲他所有。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曲沃武公已經即位三十七年了，更改爵號爲晋武公。晋武公開始建都在晋國，此前在曲沃即位，通計三十八年。

武公稱者，先晋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晋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晋爲諸侯。武公代晋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

武公稱，是先前的晋穆侯的曾孫，曲沃桓叔的孫子。桓叔，是開始封在曲沃的人。武公，是莊伯的兒子。從桓叔最初封在曲沃以至武公滅亡晋國，一共六十七年，終於取代晋國成爲諸侯。武公取代晋國國君二年後去世。與他在曲沃時間通計年數，一共在位三十九年去世。兒子獻公詭諸即位。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

獻公元年，周惠王的弟弟穨攻打惠王，惠王出逃，在鄭國的櫟邑居住。

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

五年，晋國攻打驪戎，獲得驪姬和驪姬的妹妹，都受到獻公的寵愛。

八年，士蔿説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

八年，士蔿勸獻公説："原晋國的公子很多，不誅殺他們，禍亂就要發生了。"獻公就派人全部殺死諸公子，在聚城建都城，取名絳，開始以絳作爲都城。九年，晋國的衆公子已經逃亡到虢國，虢國因爲這個緣故再出兵攻打晋國，没有取

虢，士蔿曰："且待其亂。"

勝。十年，晉國想攻打虢國，士蔿說："暫且等待虢國内亂發生。"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於是說："曲沃是我先祖宗廟所在地，而蒲邑旁邊是秦國，屈邑旁邊是翟國，不派我的兒子們居守那裏，我很害怕呀。"於是派太子申生居住曲沃，公子重耳居住蒲邑，公子夷吾居住屈城。獻公與驪姬的兒子奚齊居住絳城。晉國人因此得知太子不能接替君位。太子申生，他的母親是齊桓公的女兒，叫齊姜，早死。申生的同母妹妹是秦穆公的夫人。重耳的母親，是翟國狐氏女兒。夷吾的母親，是重耳母親的妹妹。獻公有兒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都有賢德的品行。等到獻公得到驪姬，就疏遠了這三個兒子。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十六年，晉獻公建立兩支軍隊。獻公統領上軍，太子申生統領下軍，趙夙駕車抵禦戎人，畢萬作右衛，攻滅霍國，滅亡魏國，滅亡耿國。等晉軍返回後，獻公爲太子在曲沃築城，把耿地賜給趙夙，把魏地賜給畢萬，用他們作大夫。士蔿說："太子不能立爲國君了。分給他先君的都城，而且授予卿位，先把他推到臣子的最高位置，又怎麼能够立他爲國君呢！不如逃走，不要讓罪過降到頭上。仿效吳太伯，不也可以嗎？還落個好名聲。"太子不聽。卜偃說："畢萬的後代一定强大。萬，是滿數；魏，是高大的名字。以魏地賞給畢萬，這是上天打開了他的福路。天子稱作有兆民，諸侯叫作有萬民，現在賜給他大名，又以滿數跟隨，他一定會有衆多百姓的。"當初，畢萬占卜到晉國做官的事情，遇到《屯》卦，演成《比》卦。辛廖察看卦象說："吉利。屯，象徵堅固；比，象徵深入，還有什麼比這更吉利的呢？他的後代一定繁榮昌盛。"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十七年，晉侯派太子申生攻打東山。里克勸諫獻公說："太子供奉祭祀宗廟社稷的祭品，是早晚看顧國君飲食的人，所以叫做冢子。國君外出，他就要留守，有留守的人，太子就要跟隨國君，跟隨叫做撫軍，留守叫做監國，這是自古立下的制度。統率軍隊，是專門負責軍事上謀劃的事了；向軍隊發布號令，是國君與正卿所籌謀的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事，不是太子應做的事情。統領軍隊，主要是在於制定和頒發命令。太子稟告國君，請示下來的命令，就不威嚴，擅自頒發命令那就是不孝順，所以國君的繼承人是不可以統率軍隊的。國君讓太子統率軍隊，是失去了他應有的官職，做了軍隊的統帥，是没有威嚴的，怎能這樣用他呢?”獻公説：“我有好幾個兒子，不知道誰該立爲太子。”里克没有回答，退了出去，去見太子。太子説：“我會被廢掉嗎?”里克説：“太子努力吧！國君讓您統率軍隊，怕的是您不能完成任務，有什麽原因廢掉您呢？况且您害怕的是不孝順，不要害怕不得立爲國君。嚴格要求自己而不去責怪别人，那麽就可以免於災難。”太子統率軍隊，獻公給他穿上偏衣，佩帶金玦。里克推説有病，不去隨從太子。太子於是攻打東山。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晋亂，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

十九年，獻公説：“當初，我先君莊伯、武公討伐晋國内亂，而虢國經常幫助晋國攻打我們，又藏匿晋國逃亡的公子，果然作亂。不去誅討，會給後代子孫留下禍亂。”獻公就派荀息用屈產的名馬，向虞國借路。虞國借路給晋國，晋國就攻打虢國，攻取它的下陽回國。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獻公私下告訴驪姬説：“我想廢黜太子，讓奚齊取代他。”驪姬流着眼淚説：“太子的册立，諸侯都已知道了，而且他多次統率軍隊，百姓歸附他，怎麽因爲賤妾的緣故廢嫡立庶呢？您一定要這樣做，我就自殺。”驪姬假裝贊美太子，却暗中讓人中傷太子，而想立她的兒子。

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宫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

二十一年，驪姬對太子説：“君王夢見齊姜，太子趕快去曲沃祭祀，把祭祀的供品獻給君王。”太子於是到曲沃祭祀他的生母齊姜，把祭肉送給獻公。獻公這時出外打獵，太子把祭肉放在宫中。驪姬派人在祭肉中放入毒藥。過了兩日，獻公打獵回來，厨師把祭肉奉給獻公，獻公想要吃它。驪姬從旁阻止他，説：“祭肉所來的地方遠，應當試驗一下。”把祭肉放在地上，地面隆起；把祭肉給狗吃，狗立即死去；送給小臣吃，小臣死了。驪姬哭着説：“太子爲何這樣殘忍！對他的父親都想殺死并取代他，何况别人呢？况且君王老了，朝不保夕的人，他還不能等待，却非要

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殺死國君！”她對獻公説：“太子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因爲我和奚齊的緣故。我願意我們母子倆躲避到別的國家，或者早些自殺，不要白白地讓我母子被太子所殘害。當初您想廢掉他，我還對此很遺憾；到現在，我感到這是我最大的過錯。”太子聽説這件事，逃奔到新城。獻公發怒了，就誅殺了他的師傅杜原款。有人告訴太子説：“下毒藥的就是驪姬，太子爲什麽不親自去辯解明白呢？”太子説：“我們的國君老了，沒有驪姬，睡覺不安穩，吃飯不香甜。就是去辯解，國君將要爲此事發怒。不可以這樣做。”有人對太子説：“可以逃奔到別的國家去。”太子説：“背着這個惡名出奔，誰能容納我呢？我自殺吧。”十二月戊申這天，申生在新城自殺。

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

這時重耳、夷吾來朝見獻公。有人告訴驪姬説：“兩位公子怨恨驪姬中傷殺死太子。”驪姬害怕，因此在獻公面前説二位公子的壞話：“申生在祭肉裏放毒藥，二位公子是知道此事的。”二位公子聽説，恐懼了，重耳逃到蒲城，夷吾跑到屈城，保衛他們的城池，做好自我防守的準備。當初，獻公派士蔿給二位公子建築蒲和屈兩個城邑，沒有建完。夷吾因此向獻公報告了，獻公怒斥士蔿。士蔿謝罪説：“邊城很少有盜賊，怎麽用得着城墻呢？”士蔿退下來唱歌説：“狐狸袍子毛茸茸，一個國內三位公，讓我惟誰命是從！”士蔿終於築完了城墻。等到申生死了，兩位公子也回去保守他們的城邑。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二十二年，獻公惱怒兩位公子不辭而去，認爲果真與太子有預謀，就派兵攻打蒲城。蒲城人有位名勃鞮的宦官催促重耳自殺。重耳越過城墻，宦官追上斬下他的衣袖。重耳於是逃奔到翟國。獻公派人攻打屈邑，屈邑人全力防守，不能攻下。

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

這年，晉國又向虞國借路攻打虢國。虞國大夫宫之奇勸諫虞君説：“晉國不可能單純借道，而且要滅亡虞國。”虞君説：“晉國與我國同姓，不應當攻打我們。”宫之奇説：“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兒子，太伯逃亡離去，因此沒有承繼君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兒子，是文王的卿

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産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士，他們的功勛記載在王室册簿上，藏在盟府中。將要把虢國滅掉，怎麽能愛護虞國呢？况且虞國和晉國的親近能親得過桓氏、莊氏的家族嗎？桓、莊的家族有什麽罪過，全部被晉國滅掉。虞國與虢國，是脣與齒的關係，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於是答應借路給晉國。宫之奇因此帶領他的家族離開虞國。這年冬天，晉國滅亡虢國，虢公醜逃奔周朝。晉軍在回來的路上，襲擊滅亡了虞國，俘虜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百里奚作爲獻公的女兒秦穆姬的陪嫁人，派人辦理虞國的祭祀。荀息牽着從前所送給虞國的屈産的名馬，奉給獻公，獻公笑着説：“馬還是我過去的馬，不過馬的牙齒也老了！”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强，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

二十三年，獻公派遣賈華等人攻打屈邑，屈邑潰敗。夷吾打算逃奔到翟國。冀芮説：“不行，重耳已經在那裏了，如今前往，晉君必定移兵攻打翟國，翟國畏懼晉國，災禍就要到來。不如逃跑到梁國，梁國與秦國靠近，秦國强大，我們的君主去世以後，可以請求它幫助您回國呀。”於是夷吾投奔梁國。二十五年，晉國攻打翟國，翟國因爲重耳的緣故，也在齧桑抗擊晉軍，晉軍撤去對翟國的圍攻而回。

當此時，晉强，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内。

驪姬弟生悼子。

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

就在這時，晉國强大起來，西邊有河西邑，與秦國接境，北邊是翟國，東邊一直到河内。

驪姬的妹妹生下悼子。

二十六年夏天，齊桓公在葵丘與諸侯舉行盛大的盟會。晉獻公病重，動身晚了，還未到達，碰上周朝的宰孔。宰孔説：“齊桓公更加驕傲了，不致力於德政，却從事遠方的經略，諸侯對此不平。您大可不必去參加盟會，齊國不能把晉國怎麽樣。”獻公也因重病在身，就又回去了。獻公病情加重，於是對荀息説：“我用奚齊做繼承人，他年少，衆大臣不服，恐怕會起亂子，您能擁立他嗎？”荀息説：“我能。”獻公説：“用什麽作憑證？”荀息回答説：“即使身死而不背生時君命，讓活着的人爲我不會感到慚愧，以此作證明吧。”在這時獻公就把奚齊托付給荀息。荀息作國相，主持國政。秋天九月，獻公去世。里克、邳鄭想迎接重耳回國，利用三位公子的黨徒作亂，對荀

"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息說："三個怨恨不平之人就要挑起動亂了，秦國人、晉國人幫助他們，您打算怎麼辦呢？"荀息說："我不可以辜負先君的遺言。"十月，里克在守喪的地方殺死奚齊，獻公未能安葬。荀息準備去死，有人說："不如擁立奚齊的弟弟悼子爲國君并輔佐他。"於是荀息擁立悼子而且安葬了獻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廷上殺死了悼子，荀息爲此而死。君子說："《詩經》所說'白珪上的斑點，猶可磨掉，語言上有差錯，不可以改變'，大概是對荀息講的吧！荀息没有背叛他自己的諾言。"當初，獻公將要攻打驪戎，卦辭上說："讒言爲禍。"等到攻破驪戎國，獲得驪姬，寵愛她，終於因此禍亂晉國。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内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强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内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

里克等人已經殺死奚齊、悼子，派人去翟國迎接公子重耳，準備擁立他爲國君。重耳謝絶說："違背父親的命令出奔在外，父親死了，我没能盡作兒子的禮儀侍奉喪事，重耳怎麼敢回國呢！請大夫改立别的公子。"使者回來報告里克，里克派人去梁國迎接夷吾。夷吾打算前往，呂省、郤芮說："國内還有公子可以即位的，却向國外尋求，難以置信。考慮如果不去秦國，不藉助强國的威力回國，恐怕危險。"於是夷吾派遣郤芮帶着厚重的財禮去賄賂秦國，約定說："得以回國，願將晉國的河西之地送給秦國。"夷吾又在送給里克的信中說："果真我得以即位，請把汾陽邑封賞給您。"秦穆公就發兵護送夷吾回晉國。齊桓公聽說晉國有内亂，也率領諸侯來到晉國。秦兵與夷吾也到達晉國，齊桓公就派遣隰朋會同秦國軍隊一起送夷吾去國都，擁立他爲晉國國君，這就是惠公。齊桓公到達晉國的高梁就返回齊國了。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

惠公夷吾元年，派邳鄭向秦國道歉說："當初夷吾以河西地許給君王，如今幸得回國即位。大臣說：'土地是先君的土地，您逃亡在外，怎麼能够擅自許給秦國土地呢？'我與他們争辯不能行，所以向秦國道歉。"惠公也没有給與里克汾陽城邑，而且奪了他的權力。四月，周襄王派周公忌父會同齊國和秦國的大夫共同拜訪晉惠公。惠公因爲重耳在外，畏懼里克叛亂，賜里克

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死，對他説："如果没有里子，我不能即位。雖然如此，您也殺死了二位國君、一位大夫，做您這種臣子的國君，不也很難嗎？"里克回答説："没有所廢，您怎麽興立呢？要誅殺一個人，難道找不到藉口嗎？你竟説這種話！我遵命就是了。"於是伏劍自殺。這時，邳鄭作爲使者向秦國道歉没有回去，所以没有遭難。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晋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絶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謡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天，狐突到曲沃去，遇見申生的鬼魂，申生讓狐突上車，告訴他説："夷吾無禮，我得請求天帝，讓把晋國給秦國，秦國將會祭祀我。"狐突回答説："我聽説神靈不享用不是他同族的祭品，您的祭祀不就斷絶了嗎？您要好好考慮一下。"申生説："好吧，我將再向天帝請求。十天後，新城西邊將有一位巫師顯現我。"狐突答應了他，於是申生不見了。等到狐突按期前往新城，果然見到申生，申生告訴他説："天帝答應懲罰有罪的人了，夷吾將在韓地戰敗。"小兒於是歌唱説："恭太子改葬了，今後十四年，晋國也不昌盛，昌盛是在兄長。"

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説秦穆公曰："吕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晋，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晋，穆公弗聽。

邳鄭出使秦國，聽説里克被殺，就游説秦穆公道："吕省、郤稱、冀芮，他們實在不贊同當初夷吾對秦國的許諾。如果用厚重財禮賄賂他們，與他們謀劃，驅出晋君，使重耳回晋國，事情就一定成功。"秦穆公答應了他，派人與他一同回去禀報晋國，用厚重財物賄賂三位大臣。三位大臣説："禮重話甜，這一定是邳鄭在秦國出賣了我們。"於是殺死邳鄭以及里克和邳鄭的黨羽七輿大夫。邳鄭的兒子邳豹逃奔秦國，要求攻打晋國，秦穆公没有聽從。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晋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

惠公即位後，違背送地給秦國及對里克的許諾，誅殺七輿大夫，國内的人都不歸附他。二年，周朝派召公過拜訪晋惠公，惠公在禮儀上倨傲，召公譏諷他。

四年，晋饑，乞糴於秦。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

四年，晋國出現饑荒，向秦國乞求購買糧食。穆公徵詢百里奚的意見，百里奚説："天災流行，在各國交替發生，救濟災難，撫恤鄰國，這是國家的政德。賣給它吧。"邳鄭的兒子邳豹説："攻打它。"穆公説："他們的國君雖然惡劣，但他們的百姓有什麽罪過！"秦國終於賣給晋國

糧食，從雍城運到絳都。

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

五年，秦國發生饑荒，請求購買晉國的糧食。晉君與大臣們商量此事，慶鄭說："您因爲在秦國的幫助下纔得即位，過後就背叛與他們的約定。晉國出現饑荒而秦國借貸給我們糧食，現在秦國有饑荒請求購買我們的糧食，我們賣給他們就是了，有什麽好疑慮的呢？而且還要商量！"虢射說："往年上天把晉國賜給秦國，秦國不知奪取，反而借貸給我們糧食。現在上天把秦國賜給晉國，晉國難道可以逆天意嗎？就該攻打它。"惠公采用虢射的計謀，不但不賣給秦國糧食，而且還發兵攻打秦國。秦王大怒，也發兵攻打晉國。

六年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内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鷙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穆公。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穆公更舍晉惠公，餽

六年春，秦穆公率軍攻打晉國。晉惠公告訴慶鄭說："秦軍入境了，該怎麽辦？"慶鄭說："秦國幫助您即位，您背叛給他們的土地的盟約；晉國有饑荒，秦國運糧食來，秦國有饑荒，晉國就背叛它，還想乘他們饑荒之際攻取它：難道他們軍隊進入我們的國境不也是應該的嗎！"晉君占卜馭車的和護衛人員，慶鄭都是最吉利的。惠公說："慶鄭不恭順。"就改讓步陽駕馭戰車，家僕徒擔任保衛，進軍。九月壬戌這天，秦穆公、晉惠公在韓原會合交戰。惠公的馬陷入泥潭不能行走，秦軍趕到，惠公處境危急，召慶鄭作駕車人。慶鄭說："不采用占卜人的話，失敗不也是應當的嗎！"於是離去。惠公改令梁繇靡駕車，虢射爲保衛，迎戰秦穆公。穆公的壯士奮勇擊敗晉軍，晉軍潰敗，於是失去了捉拿秦穆公的戰機，反而使秦軍俘獲晉惠公回國。秦國想用晉惠公祭祀上帝。晉君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身穿喪服痛哭流涕。穆公說："獲得晉侯想要因此歡樂一下，現在竟是這樣。而且我聽說箕子看到唐叔當初受封，說'他的後代一定應當壯大呀'，晉國怎麽會滅亡呢！"秦穆公就與晉侯在王城訂立盟約，而且答應送他回國。晉侯也派遣呂省等人報告國内的人說："我雖然能够回歸，但没有面目拜見社稷，占卜吉日擁立子圉作國君吧。"晉國人聽説此事，都哭了。秦穆公問呂省說："晉國能和睦嗎？"呂省回答說："不和睦。衆民

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害怕失去國君没了父母，不怕擁立子圉爲國君，説'一定報仇，寧可侍奉戎、狄'。那些君子則是愛護國君，但是知道自己有罪過，等待秦國的命令，説'一定報答恩德'。有這兩種意見，所以不和睦。"這時秦穆公改變晉惠公的住處，贈給他七頭牛、七頭羊、七頭猪。十一月，秦國送回晉侯。晉侯回到國内，殺死慶鄭，修明政教。惠公與大臣商量説："重耳在國外，諸侯大多把送重耳回國看作有利可圖。"晉君想派人到狄國殺死重耳。重耳聽説這個消息，就前往齊國。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

八年，晉君派太子圉到秦國做人質。當初，惠公逃亡在梁國，梁伯把他的女兒嫁給惠公爲妻，生一男一女。梁伯爲他們占卜，男的作人家的臣子，女的作人家的妾，所以給男的起名叫圉，女的叫妾。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

十年，秦國滅亡梁國。梁伯喜好土木建築，修築城墻溝池，百姓筋疲力盡，怨恨情緒很大，那些百姓多次互相驚擾，説"秦國的寇賊就要到了"，民衆恐惑，秦國終於滅掉梁國。

十三年，晉惠公病，内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内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

十三年，晉惠公病重，他國内有幾個兒子。太子圉説："我母親家在梁國，梁國現在被秦國滅亡，我在國外被秦國輕視，在國内没有援助。國君假使一病不起，害怕大夫們輕視我，改立别的公子。"於是與他的妻子商量一起逃回國去。秦國女子説："您是一國太子，忍辱在此。秦國讓我服侍您，是爲了安定您的心。您逃跑吧，我不跟您走，也不敢泄露您的行動。"太子圉於是逃回晉國。十四年九月，惠公去世，太子圉即位，這就是懷公。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穆公乃發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内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

太子圉逃跑，秦國怨恨他，就尋求公子重耳，準備送他回國。太子圉即位後，畏懼秦國攻打他，就命令國内隨從重耳逃亡的那些人限期回國，期限到了而不回來的人全部誅滅他的家人。狐突的兒子狐毛及狐偃都隨從重耳正在秦國，狐突不肯召他們回來。懷公惱怒，囚禁狐突。狐突説："我的兒子侍奉重耳有好幾年了，現在召回他們，這是教導他們反叛君上，我怎麽能這樣教他們呢?"懷公終於殺死狐突。秦穆公於是發兵護送重耳回國，派人告訴欒氏、郤氏的黨羽作爲

公。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

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

內應，在高梁殺死懷公，迎接重耳入都。重耳即位，這就是晉文公。

晉文公重耳是晉獻公的兒子。自幼喜好結交士人，十七歲時，有賢士五人：名叫趙衰；狐偃咎犯，文公的舅父；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作太子時，重耳就已長大成人了。獻公即位，重耳二十一歲。獻公十三年，因爲驪姬的緣故，重耳駐守蒲城防守秦軍。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死太子申生，驪姬譖害他們，重耳恐懼，沒有向獻公告辭就去堅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派宦官履鞮急速去殺重耳。重耳逾越墻垣，宦官追上斬下他的衣袖。重耳於是逃奔到狄國。狄國，是他母親的國家。這時重耳四十三歲。跟隨他逃亡的就是五位士人，其餘不知名的有幾十人，一同到達狄國。

狄國攻打咎如，得到兩個女子：把大的嫁給重耳作妻子，生伯儵、叔劉；把小的嫁給趙衰，生趙盾。重耳在狄國住了五年而晉獻公去世，里克已經殺死奚齊、悼子，於是派人來迎，想擁立重耳。重耳害怕遭殺戮，因此堅決謝絶，不敢回去。不久，晉國改迎他的弟弟夷吾即位，這就是惠公。惠公七年，擔心重耳，就派宦官履鞮與壯士去殺重耳。重耳聽說，就與趙衰等人商量說："當初投奔狄國，不是認爲它可以幫助興事，因爲離得近容易到達，所以暫且歇脚。脚歇久了，原本希望遷移到大國去。齊桓公喜好行善，一心想作霸主，收納并愛恤諸侯。現在聽說管仲、隰朋死了，此時也想得到賢士的輔佐，何不前去？"這時就動身了。重耳告訴他的妻子說："等待我二十五年，不回來，你就改嫁。"他的妻子笑着說："等到二十五年，我墳上的柏樹都長大了。雖然如此，我等待您。"重耳居住狄國一共十二年纔離去。

經過衛國，衛文公不以禮相待。離去，路過五鹿，重耳腹中飢餓，向鄉下人討飯，鄉下人在器具中盛些土塊送給他。重耳惱怒。趙衰說："土的意思，是擁有土地，您應當拜謝接受它。"

到達齊國，齊桓公用厚禮款待他，而且將宗族的女兒嫁給他，送給八十匹馬，重耳安於這種

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爲内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生活。重耳到達齊國住了兩年桓公去世，適逢豎刀等人興起内亂，齊孝公即位，諸侯軍隊多次到來。重耳留在齊國一共五年。重耳喜愛齊國的妻子，没有離去的心思。趙衰、咎犯就在桑樹下商量動身的事情。齊國女子的侍女在桑樹下聽到他們的計劃，報告給她的主人。主人就殺死了侍女，勸説重耳趕快動身。重耳説：“人活着就是安逸享樂，誰還知道其他的事情！一定要老死在這裏，不能離去。”齊女説：“您是一國的公子，窮困的時候來到這裏，幾位賢士是以您的成敗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您不趕快回國，報答勞苦的臣子，却眷戀女色，我爲您羞愧。如果不去追求，什麽時候纔能成功呢？”於是她與趙衰等人謀劃，灌醉重耳，用車子載着他走了。走了很遠，重耳纔醒過來，重耳大怒，舉起戈就要殺咎犯。咎犯説：“殺了我能够成全您，我也心甘情願。”重耳説：“事情不成功，我吃舅舅的肉。”咎犯説：“事情不成功，我的肉腥臊，怎麽值得一吃呢！”於是他們停止吵鬧，繼續行走。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

重耳經過曹國，曹共公無禮，想觀看重耳的連成一塊的脅骨。曹國大夫釐負羈説：“晉公子賢德，又是同姓，窮困時前來路過我國，怎麽能對他無禮呢！”共公不聽從他的意見。負羈於是私下贈送重耳食物，在食物下面放了一塊玉璧。重耳接受他的食物，退還他的玉璧。

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

重耳離去，經過宋國。宋襄公新近被楚軍圍困，在泓水邊受了傷，聽説重耳賢德，就用國禮接待重耳。宋國司馬公孫固與咎犯相好，説：“宋是小國，新近受困，不足以幫助你們回國，改投大國吧。”重耳於是離去。

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

重耳經過鄭國，鄭文公不以禮相待。鄭叔瞻勸諫他的國君説：“晉公子賢德，他的隨從人員都有國相的才能，而且與重耳又是同姓。鄭國是出自周厲王，而晉國是出自周武王。”鄭君説：“諸侯逃亡的公子經過我們這裏的衆多，怎能全都以禮相待呢！”叔瞻説：“您不以禮相待，不如殺死他，不然以後會成爲國家的禍患。”鄭君不聽。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

重耳離開鄭國前往楚國，楚成王用接待諸侯

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晋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的禮儀款待他，重耳推辭不敢承當。趙衰說："您逃亡在外十餘年，小國家輕視您，何况大國呢？現在楚國是個大國，他們堅持以諸侯禮儀接待您，您就不要謙讓，這是上天開拓您的前途。"於是重耳用客禮會見成王。成王用厚禮款待重耳，重耳很謙恭。成王說："您假使返回晋國，用什麽報答我呢？"重耳說："羽毛齒角玉帛，君王多的用不完，不知用什麽來報答。"成王說："雖然這樣，用什麽報答我？"重耳說："假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與君王您以兵車在平原廣澤相會時，請讓我迴避大王三舍。"楚國將領子玉發怒說："君王待晋公子禮儀至厚，現在重耳出言不遜，請讓我殺死他。"成王說："晋公子賢德，被困在外很久了，隨從的人員都是國家賢才，這是上天的安排，怎麽可以殺他呢？况且話已出口，怎麽能輕易改變呢！"重耳在楚國住了幾個月，而晋太子圉從秦國逃跑，秦國怨恨他；聽說重耳在楚國，就召請他。成王說："楚國路途遥遠，要經過幾個國家纔能到達晋國。秦國與晋國連界接境，秦國君王賢惠，您就努力去吧！"成王舉行隆重禮儀歡送重耳。

重耳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内應甚衆。於是秦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晋。晋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吕、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重耳來到秦國，穆公把五個宗族女子嫁給重耳做妻子，原來的子圉妻子也在其内。重耳不想接受，司空季子說："他的國家尚且要討伐，何况他原來的妻子呢！暫且接受，爲的是與秦國結親，請求他們幫助您回國，您堅持小禮，忘記了大的耻辱嗎！"重耳於是接受了五個妻子。穆公非常高興，與重耳飲酒。趙衰歌唱《黍苗》的詩。穆公說："知道您急於回國的心思了。"趙衰與重耳離開座席，再次拜謝說："我們敬仰您，如同百穀渴望及時雨。"這時是晋惠公十四年秋天。惠公在九月去世，子圉即位。十一月，安葬惠公。十二月，晋國大夫欒氏、郤氏等人聽說重耳在秦國，都暗中前來，勸說重耳、趙衰等人回國，作内應的人非常多。於是秦穆公就發兵護送重耳回晋國。晋國聽說秦兵來了，也發兵抗拒他們。然而大家都暗中知道公子重耳回國了。惟有惠公的舊顯貴大臣吕甥、郤芮一類人不希望擁立重耳爲國君。重耳流亡十九年纔得回國，這時他

已經六十二歲了，晋國人多數歸附他。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晋軍於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晋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於晋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宫，即位爲晋君，是爲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

文公元年春天，秦國護送重耳到達黄河邊上。咎犯説："我隨從君主周游天下，過錯也很多了。我還能知道它，何况您呢？請允許我從這裏離去吧。"重耳説："如果回了國，有不與子犯同甘共苦的地方，河伯作證！"於是重耳把玉璧投入河中，來表示與子犯的盟誓。這時介子推隨從，在船上，就笑着説："實在是上天開拓公子的前途，而子犯竟然把它當作自己的功勞，而且向君王邀功請賞，真是十分羞耻。我不願意與他同處臣位。"於是自己隱蔽起來渡過黄河。秦軍圍攻令狐，晋軍駐扎在廬柳。二月辛丑這天，咎犯與秦國、晋國大夫在郇地盟約。壬寅這天，重耳進入晋國軍營中。丙午這天，重耳進入曲沃。丁未這天，重耳朝拜武宫廟，即位爲晋國君主，這就是文公。群臣都前往曲沃。懷公圉投奔高梁。戊申這天，晋文公派人殺死懷公。

懷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宫，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穆公誘吕、郤等，殺之河上，晋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

懷公原來的大臣吕省、郤芮原本就不歸附文公，文公即位，恐怕被誅，就與他們的黨徒謀劃焚燒文公的寢宫，想殺死文公。文公不知曉這個陰謀。當初想殺死文公的宦官履鞮得知這個陰謀，打算告訴文公，以便解脱從前的罪過，求見文公。文公不見，派人責備説："蒲城的事情，你斬斷我的衣袖。那以後我隨狄君打獵，你替惠公前來尋求殺我。惠公與你期限三天到達，而你一天就到了，爲什麽這樣迅速？你自己想想吧。"宦官説："我是受過宫刑的人，不敢懷着二心侍奉國君而背叛主子，所以得罪了您。您已經回國，難道就没有了蒲城、翟地那樣的災難了嗎？况且管仲射中齊桓公的帶鉤，而桓公仍任用管仲，纔成就霸業。今天受過宫刑的人要有事相告，而您不召見我，您的災禍又要降臨了。"於是文公召見了他，履鞮就把吕省、郤芮等人的陰謀告訴了文公。文公想召見吕省、郤芮。吕省、郤芮等人黨徒衆多，文公恐怕剛剛回國，國人將自己出賣，就穿上便服，在王城與秦穆公相會，國都裏的人没有誰知道。三月己丑這天，吕省、郤芮等人果然謀反，焚燒文公的寢宫，没有抓到文公。文公的護衛軍與吕省、郤芮等人交戰，吕

衛，以備晉亂。

省、郤芮打算領兵逃跑，秦穆公引誘呂省、郤芮等人，在黄河邊上殺死他們，晉國恢復了平静，文公纔回來。夏天，從秦國迎接夫人，秦國送給文公的妻子終於當上了夫人。秦國送來三千人作爲護衛，以防備晉國的禍亂。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盗，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

文公修明德政，施恩惠給百姓。賞賜隨從他逃亡的人和有功的大臣，功勞大的封邑，功勞小的得到尊貴爵位。還没有來得及全部行賞，周襄王因他的弟弟帶發難出居鄭地，前來向晉國告急。晉國剛剛安定，想要發兵，又恐怕發生其他亂子，所以晉君行賞隨從他逃亡的人還没有輪到隱居的介子推。介子推也不談俸禄的事情，俸禄也没有賞賜到他的頭上。介子推説："獻公兒子有九人，惟有君王活着。惠公、懷公没有人親附，國内外都抛棄了他們；上天不滅絶晉國的宗廟祭祀，一定會有君主，主持晉國祭祀的人，不是重耳還會有誰呢？實在是上天開拓重耳的命運之門，那幾個人以爲是自己的力量，不也是荒謬嗎？竊取人家的財物，還説這是盗賊的行爲，何况貪天之功當作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臣子把他們的罪過冒充功勞，上面的君主賞賜他們的奸詐，上君下臣相互欺騙，我難以與他們相處了！"他的母親説："何不也去請求賜賞，爲這個氣死了能怨誰呢？"介子推説："他們錯誤就够嚴重的了，再去效仿他們，罪過更加深重。而且已口出怨言，我不能再吃他的俸禄。"他的母親説："也應該讓他知道真實情況，怎麽樣？"他回答説："語言，是人身的文飾；身體將要隱藏起來，哪裏用得着文飾它呢？文飾了它，這是追求顯達。"他的母親説："能够像你所説的這樣做嗎？那我和你一起隱藏起來吧。"母子二人直到死不再露面。

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宫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

介子推的隨從憐憫他，就把一張條幅懸挂在宫門上，説："龍想上天，五條蛇輔佐。龍已升入雲端，四條蛇各得其所，一條蛇獨自哀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來，見到這張條幅，説："這就是説介子推了。我正在憂慮周王室的事情，没來得及考慮他的功勞。"文公派人召唤他，他已經逃亡了。於是尋求他的住所，聽説他已經進入

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綿上山中，這時，文公把綿上山中的周圍土地封給他，以此作爲介子推的封地，號稱介山，説：“用它記載我的過失，而且表彰善良的人。”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晋人聞之，皆説。

隨從文公流亡的賤臣壺叔説：“君王三次行賞，賞賜没有輪到我的頭上，斗膽前來請罪。”文公回覆説：“用仁義引導我，用道德恩惠規範我，這樣的人受上等封賞。用行動輔佐我，終於使我成功立業的，這樣的人受次等封賞。冒着矢石的危險，建立汗馬功勞的，這樣的人受再次等封賞。像那以力氣服事我而没有補救我的過失的，這樣的人受再次等封賞。三次封賞之後，所以纔輪到您。”晋國人聽説了，都很高興。

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資也。”三月甲辰，晋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晋河内陽樊之地。

二年的春天，秦國軍隊駐扎在黄河邊上，要送周王回朝。趙衰説：“尋求霸業没有比送回周王、尊崇周王室更要緊的了。周王室與晋國是同姓，晋國不搶先送回周王，而秦國先於我們送周王回宫廷，我們無法向天下發號施令了。當今尊奉周王，這是晋國的資本。”三月甲辰這天，晋國於是發兵到達陽樊，包圍温國，送襄王回周朝宫廷。四月，殺死周襄王的弟弟帶。周襄王把河内、陽樊的土地賜給晋國。

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晋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晋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四年，楚成王與諸侯圍攻宋國，宋國公孫固到晋國告急。先軫説：“報答宋國贈馬的恩德，確定霸業，就在今天了。”狐偃説：“楚國新近得到曹國歸附，而且與衛國剛剛結爲婚姻，如果攻打曹國、衛國，楚國一定救援他們，那麽宋國就免於圍攻了。”這時晋國分作三軍。趙衰推舉郤縠統率中軍，郤臻輔佐他；派狐偃統率上軍，狐毛輔佐他，命令趙衰爲卿；欒枝統率下軍，先軫輔佐他；荀林父駕馭文公戰車，魏犨擔任護衛：前去討伐。冬季十二月，晋軍先攻下山東，把原邑封給趙衰。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晋，晋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説晋。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晋侯圍曹。三月

五年春天，晋文公想討伐曹國，向衛國借道，衛國人没有答應。晋國回軍從黄河南渡，侵入曹國，攻打衛國。正月，晋軍奪取五鹿。二月，晋侯、齊侯在斂盂訂立盟約。衛侯請求與晋國訂盟，晋國人不同意。衛侯想要與楚國聯盟，衛國百姓不贊同，所以衛國人趕走他們的國君來取悦晋國。衛侯居住襄牛，公子買堅守衛國。楚

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覊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覊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國救助衛侯，没有成功。晉侯圍攻曹國。三月丙午，晉軍攻入曹國都城，列舉了曹侯的罪狀，因爲曹君不聽釐負覊的話，而寵信美女，乘坐軒車的美女有三百人。晉侯命令軍隊不要進入僖負覊的宗族家裏，以此報答他的恩德。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又向晉國告急。文公想救援宋國就要進攻楚國，又因爲楚國曾經對他有過恩德，不想去攻打它；想捨棄不救宋國，宋國又曾經對晉侯有過恩德：文公很是憂慮。先軫說："抓住曹伯，分曹國、衛國的土地給與宋國，楚國急着救援曹、衛，這樣的形勢下自然解了宋國危急。"於是文公聽從他的意見，楚成王衹好率軍回去。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宫于踐土。

楚國將領子玉說："君王待晉侯很優厚，現今知道楚國急於救助曹國、衛國，晉侯故意去攻打他們，這是輕視君王。"成王說："晉侯逃亡在外十九年，被困的日子很久了，結果得以回國，艱難險阻他全都知道，他能够使用他的百姓，這是上天的開導，不可以阻擋。"子玉請求說："不敢說一定獲得成功，但是希望以行動堵塞那些進讒言人的口。"楚王惱怒，衹給他很少的軍隊。這時子玉派宛春告訴晉國："請恢復衛侯地位，歸還曹國土地，我也放棄宋國。"咎犯說："子玉太無禮了，您是國君衹得其一，他是楚臣却要取得兩個，不能答應。"先軫說："安定别人這叫做禮。楚國一句話安定三個國家，您一句話使三個國家失去安定，我們就没有禮了。不答應楚國，這是放棄宋國。不如私下答應恢復曹國、衛國，以此引誘它們，捉住宛春來激怒楚國，等交戰以後再作打算。"晉侯於是在衛國囚禁宛春，而且私下答應恢復曹國、衛國。曹國、衛國宣布與楚國斷絶關係。楚國得臣發怒，進擊晉軍，晉軍後退。軍吏們說："爲什麽後退？"文公說："從前我在楚國，約定退避三舍，能背叛嗎！"楚軍想撤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這天，宋公、齊將和秦將與晉侯在城濮駐軍。己巳這天，與楚兵會合交戰，楚兵被打敗，得臣收拾殘餘兵將逃走。甲午這天，晉軍回到衡雍，在踐土修建周王宫。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

當初，鄭國幫助楚國，楚國戰敗，鄭國害怕，派人請求與晉侯聯盟。晉侯與鄭伯訂立盟

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約。五月丁未這天，晉國向周朝獻上楚軍俘虜，有披甲的駟馬一百乘，步兵一千人。周天子派王子虎任命晉侯爲霸主，賜給黄金裝飾的大車，一副紅色的弓，百支紅色的箭，十副黑色的弓，一千支黑色的箭，黑黍釀成的香酒一罇，珪瓚玉器，勇士三百人。晉侯辭謝三次，然後叩頭接受這些禮物。周王作《晉文侯命》："周王這樣説：伯父以義使諸侯和睦，發揚文王、武王的業績。文王、武王能够謙虚謹慎，修明政德，光明照耀天上，美名傳播人間，於是上天就把成就帝業之命賜給文王、武王，德澤流傳於子孫。長輩顧念愛護我，繼續輔佐我，讓我一人永久安保王位。"於是晉文公稱霸。癸亥這日，王子虎代表晉國在踐土王宫與諸侯訂立盟約。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嘆。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内，内外相應。"於是乃喜。

晉國火燒楚軍，大火數日不滅，文公嘆息。左右侍從説："戰勝楚軍而您還有憂慮，爲什麽呢？"文公説："我聽説戰勝了而心情安定的，惟有聖人纔能辦得到，我因此恐懼。況且子玉還在，怎麽可以歡喜呢！"子玉打了敗仗回去，楚成王恨他不聽自己的話，貪圖與晉國作戰，斥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説："我們從外部攻打，楚王在國内誅殺自己的大臣，内外相呼應。"這時他纔高興。

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説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説，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六月，晉國人又送衛侯回國。壬午這天，晉侯渡過黄河北去回國。文公進行封賞，狐偃得第一。有人説："城濮的事，是先軫的謀略。"文公説："城濮的事，狐偃勸説我不要失信。先軫説'軍事以打勝仗爲尊'，我采用他的意見取得勝利。可是這是一時之見，狐偃的話是萬世之功，怎麽可以把一時的利益加在萬世功勞的上面呢？因此狐偃的功勞排在前頭。"

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冬天，晉侯在温地會合諸侯，想率領他們去朝見周王。因力量不够，晉文公恐怕他們有人背叛，就派人告訴周襄王到河陽巡狩。壬申這天，晉侯率領諸侯到踐土王宫朝見周王。孔子讀史書看到文公這段記載，説"諸侯無權召唤周王"、"周王巡狩河陽"的記載，是《春秋》避諱此事。

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説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

丁丑這天，諸侯圍攻許國。曹伯的大臣有人勸晉侯説："齊桓公會合諸侯而保存異姓國家，

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説，復曹伯。

現今您會合諸侯却滅亡同姓國家。曹國，是曹叔振鐸的後代；晉國，是唐叔的後代。會合諸侯而滅亡兄弟國家，這不合乎禮。”晉侯高興，恢復曹伯的君位。

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這時晉國開始建立三行軍隊。荀林父統率中行軍，先縠統率右行軍，先蔑統率左行軍。

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説，罷兵。晉亦罷兵。

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同圍攻鄭國，因爲鄭國在文公流亡經過時輕賤無禮，等到城濮戰役時，鄭國又幫助楚國。他們包圍鄭國，是想得到叔瞻。叔瞻聽説這個消息，自殺了。鄭國人持着叔瞻的尸體報告晉國。晉君説：“一定得到鄭君纔甘心呢。”鄭君恐懼了，就乘機派使者對秦穆公説：“滅亡鄭國，增强晉國，對於晉國是有利的，而對於秦國不會有利。您爲什麽不撤去對鄭國的圍攻，得到秦國在東方路上的友好國家呢？”秦伯很高興，撤軍了。晉國也撤軍了。

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

九年冬天，晉文公去世，兒子襄公歡即位。這年，鄭伯也去世了。

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鄭國有人向秦國出賣他的國家，秦穆公發兵前往襲擊鄭國。十二月，秦國軍隊經過晉國郊野。襄公元年春天，秦軍經過周都，無禮，王孫滿譏諷他們。秦軍到達滑國，鄭國商人弦高要到周都去做買賣，半路遇上秦軍，用十二頭牛慰勞秦軍。秦軍吃驚而回軍，滅亡滑國後離去。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

晉國先軫説：“秦伯不聽蹇叔的勸説，違背秦國民衆的心願，可以攻擊它。”欒枝説：“没有報答秦國對先君的恩德，攻打它，不可以。”先軫説：“秦國侮辱我們年幼的國君，攻打我同姓國家，有什麽恩德要報答的呢？”於是晉軍進擊秦軍。襄公身穿黑色喪服。四月，晉軍在殽山打敗秦軍，俘虜三位大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後回到晉國。於是襄公身穿黑色喪服來安葬文公。文公夫人是秦國女子，對襄公説：“秦國想得到三位將領殺死他們。”襄公答應了，打發他們回國。先軫聽説此事，對襄公説：“禍患産生了。”先軫就追趕秦將。秦將渡黄河，已經坐在船上了，看到先軫便叩頭感謝，終於没有返回。

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穆公

此後三年，秦國果然派孟明視討伐晉國，報殽山戰敗的仇恨，奪取晉國汪邑回去。四年，

大興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

秦穆公大舉發兵攻打晋國，渡過黄河，奪取王官，爲殽山戰死的將士加築陵墓，然後離去。晋國恐懼，不敢出戰，衹能據城堅守。五年，晋國攻打秦國，奪取新城，報了王官戰役的仇。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都死了。趙盾接替趙衰執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

七年八月，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幼。晋國人因爲多次發生患難的緣故，想擁立年歲大點的人作國君。趙盾說："就立襄公的弟弟雍吧。他喜歡行善而且年長，先君很疼愛他；而且他與秦國親近，秦國是晋國從前的友好國家。擁立善良的就穩固，服事年長的就和順，輔佐先君寵愛的就盡孝，結交舊日友邦就安定。"賈季說："不如擁立他弟弟樂。辰嬴很受懷公、文公的寵愛，立她的兒子，百姓一定安心。"趙盾說："辰嬴卑賤，位次排在九人以下，她的兒子有什麽威望呢！况且她被兩位國君寵愛，是淫亂。作爲先君的兒子，不能求得大國的保護，而出居在小國，是鄙陋。母親淫亂，兒子鄙陋，不會有威望；他所出居的陳國又小又遠，没有外援：那怎麽可以呢！"派士會到秦國迎接公子雍。賈季也派人去陳國召唤公子樂。趙盾廢黜賈季，因爲他殺死了陽處父。十月，安葬襄公。十一月，賈季逃奔到翟國。這年，秦穆公也去世了。

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

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說："從前文公進入晋都没有衛士，所以出現了呂省、郤芮的發難。"於是秦國給了公子雍很多衛士。太子的母親繆嬴日夜抱着太子在朝廷上號啕哭泣，說："先君有什麽罪？他的繼承人又有什麽罪？捨棄嫡子而到外面尋求國君，要把這太子怎麽安排？"她說完走出朝廷，就把太子抱到趙盾住所，叩頭說："先君捧着這孩子把他托付給您，說'這孩子能成才，我感謝您對他的培養；不能成才，我怨恨您没有教導到家'。現在國君死了，他的話還留在耳邊，却廢棄他，您怎麽解釋呢？"趙盾和衆位大夫都害怕繆嬴的糾纏，而且畏懼被誅，於是背叛所迎的公子雍，而擁立太子夷皋爲國君，這就是靈公。發兵抗拒秦國護送公子雍的軍隊。趙盾爲大將，前往進擊秦軍，在令狐打敗秦軍。先

也。

蒐、隨會逃奔到秦國。秋天，齊國、宋國、衛國、鄭國、曹國、許國的國君都與趙盾相會，在扈地訂立盟約，因靈公新即君位的緣故。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

四年，晉國攻打秦國，奪取少梁。秦軍也奪取了晉國的郩邑。六年，秦康公攻打晉國，奪取羈馬。晉侯惱怒，派趙盾、趙穿、郤缺進擊秦國，大戰於河曲，趙穿戰功最大。七年，晉國六卿憂慮隨會留在秦國，會經常製造晉國的禍亂，就假裝讓魏壽餘反叛晉國投降秦國。秦國派隨會到魏邑，魏壽餘乘機捉住隨會送回晉國。

八年，周頃王崩，公卿争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

八年，周頃王去世，公卿争權，所以没有向諸侯報喪。晉國派趙盾用戰車八百乘平定周朝内亂，擁立匡王。這年，楚莊王新即位。十二年，齊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懿公。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尸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嘆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十四年，靈公長大了，奢侈，大肆徵收賦税來雕飾宫墻。他從臺上用彈弓彈人，觀看人們躲避彈丸的情景。厨師煮燒熊掌没有熟，靈公發怒，殺死厨師，讓婦人持着厨師的尸體出宫扔掉，經過朝廷。趙盾、隨會上前多次勸諫，靈公不聽；不久他們又看見死人的手，二人又上前進諫。隨會先去勸諫，他不聽。靈公害怕他們，派鉏麑刺殺趙盾。趙盾的寢室門開着，居室簡陋，鉏麑退出，嘆息説："殺死忠臣，與背棄君命，罪過是一樣的。"於是他撞樹而死。

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嚙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脱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

當初，趙盾經常到首山打獵，看見桑樹下有個餓漢。餓漢，是示眯明。趙盾給他食物，他衹吃一半。趙盾問他原因，他説："我在外面學當小吏已經三年，不知母親是否健在，我想把剩下的一半給母親吃。"趙盾認爲他仁義，又給他添上些飯和肉。不久示眯明做了晉君的厨師，趙盾不再知道他的情況。九月，晉靈公請趙盾飲酒，埋伏武士想要攻殺趙盾。晉公的厨師示眯明知道此事，恐怕趙盾喝醉不能立起身來，就進前説："國君賜臣子酒，酒過三巡就可以作罷。"他想就此讓趙盾離去，趕在晉君下誅殺令的前頭，以免遭到災難。趙盾已經離去，靈公埋伏的武士没有會齊，就先放出一隻名叫敖的狗去咬趙盾。示眯明替趙盾搏殺此狗。趙盾説："拋棄人而使用狗，它雖然凶猛有什麽用。"然而趙盾不知道示眯明

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在暗中保護的恩德。隨後靈公讓埋伏的武士出宮追趕趙盾，示眯明反過來擊打靈公埋伏的武士，武士不能前進，竟然使趙盾走脱。趙盾問示眯明救他的緣故，示眯明回答説：“我是桑樹下的餓漢。”問他的姓名，没有告訴。示眯明也就因此逃離了。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盾復位。晋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

趙盾於是逃奔，没有跑出晋國邊境。乙丑這天，趙盾的兄弟將軍趙穿在桃園襲殺靈公，迎回趙盾。趙盾平素尊貴，得民心；靈公年少，奢侈，百姓不親附，所以殺死他比較容易。趙盾恢復了正卿的爵位。晋國太史董狐記載説“趙盾殺死他的國君”，拿到朝廷上給大家看。趙盾説：“殺君的人是趙穿，我没有罪。”太史説：“您是正卿，而且逃亡不出國境，回來不誅殺亂國的人，不是您還是誰呢?”孔子聽説此事，説：“董狐，像古時的優良史官啊，記事的方法是不隱瞞罪過。宣子，是優良的大夫，爲了法紀自己背負惡名。可惜呀，如果他逃出晋國邊疆就可以免除罪名了。”

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趙盾派趙穿到周都迎接襄公的弟弟黑臀，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是文公的小兒子，他的母親是周王的女兒。壬申這天，成公去武宫朝拜。

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伐鄭，鄭倍晋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鄭，晋往救之。

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大夫。晋軍攻打鄭國，是因爲鄭國背叛晋國。三年，鄭伯新即位，依附晋國而背棄楚國。楚國惱怒，攻打鄭國，晋國前去援救。

六年，伐秦，虜秦將赤。

六年，晋國攻打秦國，俘虜秦國將領赤。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争强，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晋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争强，在扈邑會合諸侯。陳國畏懼楚國，没有赴會。晋國派中行桓子討伐陳國，乘機援救鄭國，與楚軍交戰，打敗楚軍。這年，成公去世，成公兒子景公據即位。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

景公元年春天，陳國大夫夏徵舒殺死他的國君靈公。二年，楚莊王攻打陳國，誅殺徵舒。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

三年，楚莊王圍攻鄭國，鄭國向晋國告急。晋國派荀林父統率中軍，隨會統率上軍，趙朔統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輔佐他們。六月，晋軍到達黄河。聽説楚國已經征服了

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鄭國，鄭伯脱去上衣露出胳膊與楚軍訂立盟約，楚軍就回去了，荀林父想要回軍。先縠說："總算是前來援救鄭國的，不到達鄭國不可以，將帥將會離心。"晉軍終於渡過黄河。楚國已經降服鄭國，打算到黄河以飲馬爲名就離開鄭國。楚軍與晉軍大戰。鄭國新附楚國，害怕楚國，就反過來幫助楚軍攻打晉軍。晉軍打了敗仗，逃跑到黄河，争搶渡河，船上被砍掉手指的人很多。楚軍俘虜晉國將領智罃。晉軍回去後林父說："我是督將，軍隊戰敗我應當被懲治，請求死罪。"晉景公想答應他。隨會說："從前文公與楚國在城濮作戰，成王等到楚軍回去就殺死子玉，而文公很高興。現在楚軍打敗我軍，而您又要殺死自己的將領，這是幫助楚國殺他們的仇敵。"於是晉景公纔没有處荀林父死刑。

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

四年，先縠因首先出主意而使晉軍在黄河岸邊打了敗仗，他害怕被殺，就逃奔到翟國，與翟國謀劃攻打晉國。晉國發覺，就誅滅先縠的家族。先縠，是先軫的兒子。

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强，以挫晉兵河上也。

五年，晉國討伐鄭國，因爲它幫助楚國攻打晉軍的緣故。這時楚莊王强大，所以在黄河岸上挫敗了晉軍。

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

六年，楚國攻打宋國，宋國前來向晉國告急，晉國打算出兵救助它，伯宗出主意說："楚國，上天正在開導它，不可阻擋。"於是派解揚前去假裝答應援救宋國。鄭國人抓住他送給楚國，楚國給他很多財物，讓他把話反着說，使宋國趕快投降。解揚假意答應楚國，等到喊話時終於傳達了晉君救援宋國的話。楚君想殺掉他，有人勸諫，纔放回解揚。

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

七年，晉國派隨會滅亡赤狄。

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

八年，晉君派郤克出使齊國。齊頃公的母親從樓上觀看而發笑。發笑的原因，是郤克駝背，而魯國的使者是跛脚，衛國使者是一隻眼，所以齊國也派了一些與他們一樣的殘疾人去引導賓客。郤克惱怒，回歸到達黄河岸上，說："不報復齊國的羞辱，河伯作證！"他回到國都，請求國君，想去征討齊國。景公詢問了他征討的原因，說："您的怨恨，怎麽可以值得麻煩國家

呢!”晋君没有聽從。魏文子請求告老退休，推舉郤克，郤克執政。

九年，楚莊王卒。晋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晋，晋兵罷。

九年，楚莊王去世。晋國攻打齊國，齊國派太子彊去晋國做人質，晋國罷兵。

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晋。晋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脱去。齊師敗走，晋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晋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晋乃許與平而去。

十一年春天，齊國攻打魯國，奪取隆邑。魯國向衛國告急，衛國與魯國都通過郤克向晋國告急。晋國於是派郤克、欒書、韓厥率戰車八百乘和魯國、衛國一起討伐齊國。夏天，晋、魯、衛三國軍隊與齊頃公在鞌地交戰，打傷并圍困頃公。頃公於是與他的保衛人員調換了位置，以下車取水爲名，纔得以脱身離去。齊軍大敗而逃，晋軍往北追趕到達齊國。頃公獻出寶器請求講和，晋軍不答應。郤克說:“一定得到蕭桐姪子作人質。”齊國使臣說:“蕭桐姪子，是頃公的母親;頃公的母親猶如晋君的母親，怎麽可以一定要她去做人質呢?這是不道義的，請求再次决戰。”晋軍纔答應與齊國講和後離去。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晋以巫臣爲邢大夫。

楚國申公巫臣盗娶夏姬一同投奔晋國，晋國用申公巫臣做邢邑大夫。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晋始作六軍，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

十二年冬天，齊頃公來到晋國，想尊奉晋景公爲王，景公推讓不敢接受。晋國開始建立六軍，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都做了卿。智罃從楚國歸來。

十三年，魯成公朝晋，晋弗敬，魯怒去，倍晋。晋伐鄭，取氾。

十三年，魯成公來朝拜晋國，晋國不尊敬他，魯君惱怒離去，背叛晋國。晋國攻打鄭國，奪取氾邑。

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

十四年，梁山崩裂。晋君詢問伯宗，伯宗認爲不足爲怪。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吴，令其子爲吴行人，教吴乘車用兵。吴晋始通，約伐楚。

十六年，楚國將領子反怨恨巫臣，滅亡他的宗族。巫臣惱怒，送給子反一封書信説:“一定要使您疲於奔命!”於是巫臣請求出使吴國，讓他的兒子做了吴國的行人，教吴國乘車用兵。吴國、晋國開始互通往來，約定討伐楚國。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十七年，晋君誅殺趙同、趙括，滅亡他們的家族。韓厥説:“趙衰、趙盾的功勞難道可以忘記?怎麽可以斷絶他們的祭祀呢!”於是又讓趙氏的庶子趙武爲趙氏繼承人，又給了他封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

十九年夏天，景公病重，擁立他的太子壽曼爲國君，這就是厲公。過了一個多月，景公去

卒。

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晋。三年，使吕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

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六年春，鄭倍晋與楚盟，晋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度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强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晋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内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

世。

厲公元年，新君即位，想與諸侯和好，與秦桓公隔着黄河會盟。回去後秦國背叛盟約，與翟國謀劃攻打晋國。三年，晋君派吕相譴責秦國，因此與諸侯討伐秦國。到達涇水，在麻隧打敗秦軍，俘虜秦將成差。

五年，郤錡、郤犨、郤至讒陷伯宗，厲公誅殺他。伯宗以直言敢諫招致殺身之禍，國都裏的人因此不依附厲公。

六年春天，鄭國背叛晋國與楚國訂立盟約，晋君憤怒。欒書説："不可以在我們這一代失去諸侯。"於是發兵。厲公親自統率軍隊，五月渡過黄河。聽説楚軍前來救援，范文子請求厲公準備回軍。郤至説："發兵誅逆，看見强軍就要躲避他們，無法去號令諸侯。"晋軍於是與楚軍交戰。癸巳這天，晋軍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軍在鄢陵戰敗。子反收拾殘兵，安撫整頓想再戰，晋國憂患。共王召子反，他的侍從豎陽穀進酒，子反喝醉了，不能前來進見。共王惱怒，責斥子反，子反死了。楚共王就帶領軍隊回國。晋國由此威震諸侯，想號令天下以求稱霸。

厲公有許多寵愛的姬妾，回國後，想全部免除衆大夫職務而封立諸位姬妾的兄弟。有個寵姬的兄長叫胥童，曾經與郤至有仇恨，等到欒書又怨恨郤至不采用他的計謀而打敗楚軍，於是派人暗中向楚國謝罪。楚國派人前來欺騙厲公説："鄢陵戰役，實際上是郤至召楚軍來，想作亂，迎接子周回國擁立他爲國君。恰巧盟國的軍隊没有到來，所以事情没有成功。"厲公把此話告訴欒書。欒書説："大概是有的吧！希望您試着派人到周都暗地考察他一下。"厲公果真派郤至到周都。欒書又派公子周去見郤至，郤至不知道被人出賣。厲公試驗了他，認爲是這樣，就怨恨郤至，想殺他。八年，厲公打獵，與姬妾飲酒，郤至殺猪奉進，宦官奪過去。郤至射殺宦官。厲公發怒，説："季子欺負我！"要誅殺三郤，没有動手。郤錡要攻打厲公，説："我即使死了，厲公也不會好受。"郤至説："守信不叛君，有智不害民，有勇不作亂。失去這三様，誰能跟隨我？我

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宫。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晋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三年，晋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内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死了吧！"十二月壬午這天，厲公命令胥童用八百名士兵襲擊攻殺三郤。胥童乘機在朝廷上劫持了欒書、中行偃，説："不殺死他二人，禍患一定降到您的頭上。"厲公説："一天殺死三個大臣，我不忍心再殺了。"胥童回答説："人家將忍心殺您。"厲公不聽，向欒書等人道歉，説明衹是懲處郤氏的罪行："大夫恢復原位。"二人叩頭説："很幸運，很幸運！"厲公讓胥童作卿。閏月乙卯這天，厲公到匠驪氏家游玩，欒書、中行偃派他們的黨羽襲擊捕捉厲公，把厲公囚禁起來，殺死胥童，派人從周都迎回公子周，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日，欒書、中行偃殺死厲公，用一輛車拉着埋葬了。厲公被囚六天死去，死後十天，是庚午日，智罃迎接公子周回來，到達絳邑，殺鷄與大夫們訂立盟約，然後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悼公。辛巳這天，朝拜武宫。二月乙酉這天，悼公即位。

悼公周的祖父捷是晋襄公的小兒子，没能即位，號稱桓叔，桓叔最受寵愛。桓叔生兒子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即位時，已十四歲。悼公説："祖父、父親都不得即位作國君，在周都避難，客死在那裏。我自認爲與公室關係疏遠，没有希望作國君。現今大夫不忘記文公、襄公的意願而施惠，擁立桓叔的後代爲國君，依賴宗廟和大夫的靈佑，得以奉事晋國的祭祀，哪裏敢不謹慎小心地治理國家呢？請諸位大夫也輔佐我！"於是驅逐不是忠臣的七人，修明舊日功績，施德惠給人民，收撫文公回國時有功勞大臣的後代。秋天，晋軍攻打鄭國。鄭國軍隊被打敗，於是到達陳國。

三年，晋國會合諸侯。悼公詢問群臣可以選用的人才，祁傒舉薦解狐。解狐是祁傒的仇人。悼公又詢問，祁傒又推舉他的兒子祁午。君子説："祁傒可稱得上不偏私啊！外舉不埋没仇人，内舉不迴避兒子。"正在會合諸侯的時候，悼公的弟弟楊干擾亂了軍隊行列，魏絳殺死了他的駕車人。悼公發怒了，有人勸諫悼公，悼公終於認識到魏絳賢能，委任政事，讓他去和好戎族，戎

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

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

族都來親附。十一年，悼公説：“自從我任用魏絳以來，九次會合諸侯，和好戎族、翟國，這是魏子的力量。”悼公賜給他樂隊，魏絳再三辭讓纔接受。冬天，秦國奪取晉國的櫟邑。

十四年，晉國派六卿率領諸侯攻打秦國，渡過涇水，大敗秦軍，到達棫林纔離去。

十五年，悼公向師曠詢問治國的道理。師曠説：“惟有仁義是治國的根本。”冬天，悼公去世，兒子平公彪即位。

平公元年，晉軍攻打齊國，齊靈公與晉軍在靡下交戰，齊軍戰敗逃跑。晏嬰説：“您既然没有勇氣，爲什麽不停止戰争呢?”齊軍於是離去。晉軍追趕，於是圍攻臨菑，全部燒毁城裏的房屋并屠殺了城裏的百姓。晉軍東到膠水，南至沂水，齊國軍隊都據城堅守，晉纔領兵回去。

六年，魯襄公朝見晉君。晉國欒逞犯了罪，逃奔到齊國。八年，齊莊公暗中派遣欒逞到曲沃，後面跟隨着軍隊。齊軍登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叛，襲擊并進入絳城。絳城没有戒備，平公想自殺，范獻子阻止了平公，派他的黨徒抗擊欒逞，欒逞失敗跑回曲沃。曲沃人攻打欒逞，欒逞被殺死，於是滅掉欒氏的宗族。欒逞是欒書的孫子。他進入絳城，與魏氏謀劃。齊莊公聽説欒逞失敗了，就回軍，奪取晉國的朝歌離去，以此報了臨菑那次戰役的仇。

十年，齊國崔杼殺死他的國君莊公。晉國乘齊國動亂，在高唐打敗齊軍離去，報了太行戰役的仇。

十四年，吴國延陵季子前來出使晉國，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交談，説：“晉國的政權，終究歸到這三家了。”

十九年，齊國派晏嬰到晉國，與叔嚮交談。叔嚮説：“晉國到末世了。國君横徵暴斂建造臺池而不關心政事，朝政掌握在私家門下，難道可以長久嗎!”晏子認爲是這樣的。

二十二年，晉國攻打燕國。二十六年，平公去世，兒子昭公夷即位。

昭公六年去世。六卿强大，公室卑微。昭公的兒子頃公去疾即位。

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

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會黄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吴。

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頃公六年，周景王去世，諸王子爭着即位。晉國六卿平定周王室的動亂，擁立敬王。

九年，魯國季氏驅逐他的國君昭公，昭公居住乾侯。十一年，衛國、宋國派使臣請求晉國護送魯國國君回國。季平子私下賄賂范獻子，獻子接受賄賂，就對晉君説："季氏無罪。"結果没有送魯君回國。

十二年，晉侯的宗族人祁傒之孫，叔嚮之子，相互詆毁於國君之前。六卿本就想削弱公室，於是就依照刑法全部滅掉他們的宗族，并把他們的封邑分爲十個縣，各卿讓自己的兒子去做縣大夫。晉君更加微弱，六卿都强大起來。

十四年，頃公去世，兒子定公午即位。

定公十一年，魯國陽虎逃到晉國，趙鞅簡子留下他。十二年，孔子作魯國國相。

十五年，趙鞅差遣邯鄲大夫午去辦事，午未辦成，趙鞅認爲午不守信，要殺死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一起親自攻打趙鞅，趙鞅逃跑據守晉陽。定公發兵圍攻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吉射、中行寅有仇，便移兵攻打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反叛，晉君攻打他們，打敗了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逃到朝歌，據城堅守。韓不信、魏侈替趙鞅向晉君謝罪説情，晉君於是赦免了趙鞅，恢復了他原來的爵位。二十二年，晉軍打敗范吉射、中行寅，他二人逃奔到齊國。

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在黄池會盟，爭當盟主，趙鞅當時隨從，最後還是吴王作盟主。

三十一年，齊國田常殺死他的國君簡公，擁立簡公的弟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去世。

三十七年，定公去世，兒子出公鑿即位。

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氏、韓氏、魏氏共同瓜分范氏、中行氏的封地作爲他們自己的封邑。出公發怒，通告齊國、魯國，想藉他們的力量幫助討伐四卿。四卿恐懼，就反叛攻打出公。出公逃奔到齊國，在半路上死了。所以智伯就擁立昭公的曾孫驕爲晉國國君，這就是哀公。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智伯，蚤死，故智伯欲盡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晋國政皆決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哀公祖父雍是晋昭公的小兒子，號稱戴子。戴子生忌。忌與智伯友好，忌早死，所以智伯想要全部吞并晋國，没敢這樣做，於是擁立忌的兒子驕爲國君。就在這時，晋國的政務都由智伯決定，晋哀公不得有所限制。智伯於是占有范氏、中行氏的封地，勢力最强。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同殺死智伯，全部吞并了他的封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十八年，哀公去世，兒子幽公柳即位。

幽公之時，晋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晋。

幽公的時候，晋國公室衰弱，擔驚害怕，反而朝見韓氏、趙氏、魏氏三家君主。晋君衹擁有絳城和曲沃了，其餘城邑都落入韓、趙、魏三家了。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盗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晋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

十五年，魏文侯初即位。十八年，幽公奸淫婦女，夜間私出城邑，盜賊殺死幽公。魏文侯派兵誅討晋國動亂，擁立幽公兒子止爲國君，這就是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封趙氏、韓氏、魏氏，都册立他們爲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

二十七年，烈公去世，兒子孝公頎即位。孝公九年，魏武侯開始即位，襲擊邯鄲，没有取勝就離去了。十七年，孝公去世，兒子静公俱酒即位。這年，是齊威王元年。

静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晋後而三分其地。静公遷爲家人，晋絶不祀。

静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亡晋國，然後三家瓜分晋國的土地。静公降爲平民百姓，晋國宗廟斷絶了祭祀。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太史公曰：晋文公，是古代所稱贊的英明國君，在外流亡十九年，處境極爲窮困艱難，等到即君位進行賞賜，尚且忘記了介子推，何况驕横的君主呢？靈公被殺了，他的後代成公、景公把政治推到嚴厲程度，到了厲公更加刻毒，大夫害怕誅殺，禍亂就興起了。悼公以後晋公室日益衰微，六卿專權。所以作人君的駕御他的臣民，確實不容易啊！

# 史記卷四十

## 世家第十

###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晋侯燮、齊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

楚國的祖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是黄帝的孫子，昌意的兒子。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當司火官，很有功績，能使光照明天下，帝嚳賜稱“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派重黎去誅討他們，但是没有全部消滅。帝嚳就在庚寅日殺了重黎，用他的弟弟吴回作爲重黎的繼承人，又做司火的官，仍稱之爲“祝融”。

吴回生下陸終。陸終有六個兒子，都是母親部腹而生的。長子叫昆吾；二子叫參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會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連，芈姓，楚國是他的後代。昆吾氏，在夏朝時曾經做侯伯，桀在位的時候，他被湯滅掉。彭祖氏，在殷朝時曾經做侯伯，殷朝末年彭祖氏被滅掉。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他們的後代中間衰落，有的在中原國家，有的在蠻夷地區，不能記載他們的世系。

周文王的時候，季連的後裔叫鬻熊。鬻熊的兒子侍奉文王，早死。他的兒子叫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熊繹處在周成王的時代，成王舉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後代，封熊繹在楚蠻，賞賜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芈氏，居住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的兒子牟、晋侯燮、齊太公的兒子吕伋共同侍奉周成王。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讓他的弟弟熊楊做繼承人。熊楊生兒子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晋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

熊渠生兒子三人。正當周夷王的時代，周王室微弱，諸侯有的不肯朝見天子，互相攻打。熊渠很得長江、漢水一帶百姓的擁戴，於是興兵討伐庸國、楊粵，到達鄂地。熊渠説："我是蠻夷人，不用中原國家的號謚。"就立他的長子熊康爲句亶王，二兒子熊紅做鄂王，小兒子執疵做越章王，都在長江邊上楚蠻地區。等到周厲王在位時，暴虐無道，熊渠害怕厲王攻打楚國，就去掉自己的王號。

熊渠的繼承者是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去世，兒子熊摯紅即位。摯紅去世，他的弟弟殺死國君而自己即位，叫熊延。熊延生兒子熊勇。

熊勇六年，周朝人作亂，攻打厲王，厲王出逃到彘。熊勇十年，去世，他的弟弟熊嚴作繼承人。

熊嚴十年，去世。有兒子四人，長子伯霜，二子仲雪，三子叔堪，四子季徇。熊嚴去世，長子伯霜接替即位，這就是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新即位。熊霜六年，去世，三位弟弟爭搶即位。結果仲雪死了；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難；小弟季徇即位，這就是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開始封在鄭。二十二年，熊徇去世，兒子熊咢即位。熊咢九年，去世，兒子熊儀即位，這就是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周朝向東遷都，秦襄公開始列爲諸侯。

二十七年，若敖去世，兒子熊坎即位，這就是霄敖。霄敖六年，去世，兒子熊眴即位，這就是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國開始動亂，因爲曲沃的緣故。蚡冒十七年，去世。蚡冒的弟弟熊通殺死蚡冒的兒子而自己即君位，這就是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國的曲沃莊伯殺死宗主國國君晋孝侯。十九年，鄭伯的弟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國侵占天子的田地。二十三年，衛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國人殺死他們的國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國太宰華督殺死他

弒其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强，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爲莊敖。莊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莊敖代立，是爲成王。

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滅英。

的國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國攻打隨國。隨君說："我没有罪。"楚君說："我居處蠻夷地區。現今諸侯都背叛周王室相互侵略，有的互相殘殺。我有軍隊，想憑它參與中原國家的政事，請求周王室尊奉我的爵號。"隨國人替楚國去到周都，請求尊奉楚國爵號，周王室不答應，隨使回報楚國。三十七年，楚熊通發怒說："我們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師，很早去世。成王舉用我的先公，就賜子男爵位的田地，讓他居住在楚地，蠻夷部族都來順服，而周王不加封爵位，我自己尊奉自己吧。"於是自己册立，稱作武王，與隨國人訂立盟約後離去。這時，開始開拓濮地而且占有它。

五十一年，周王召見隨侯，責斥他擁立楚君爲王。楚王發怒，以爲隨君背叛自己，討伐隨國。武王死在軍中，楚軍衹好作罷而回。兒子文王熊貲即位，開始在郢城建都。

文王二年，攻打申國經過鄧國，鄧國人說"楚王容易捉取"，鄧侯不答應。六年，攻打蔡國，俘虜蔡哀侯而回，不久就釋放了。楚國强盛，欺侮長江、漢水地區的小國，小國都懼怕楚國。十一年，齊桓公開始稱霸，楚國也開始强大。

十二年，攻打鄧國，滅亡了它。十三年，文王去世，兒子熊囏即位，這就是莊敖。莊敖五年，想殺死他的弟弟熊惲，熊惲逃奔隨國，與隨國一起襲殺莊敖，取代即位，這就是成王。

成王惲元年，剛即君位，就布德施惠，結交舊日友好的諸侯。派人獻給天子禮物，天子賜給祭肉，說："鎮服你南方的夷越各族的叛亂，不要侵犯中原國家。"這時楚國領土達到方圓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派兵侵入楚國，到達陘山。楚成王派將軍屈完率軍抵禦齊軍，與齊桓公結盟。齊桓公責備楚國没有向周王室繳納周朝規定的貢品，楚國答應了他，齊軍纔離去。

十八年，成王派兵北上攻打許國，許君脱去上衣露出胳膊謝罪，成王纔釋放了他。二十二年，攻打黄國。二十六年，滅亡英國。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

三十三年，宋襄公想主持諸侯的會盟，招呼楚國參加。楚王惱怒說："叫我去，我要以友善的名義前往，乘機襲擊侮辱他。"於是前往，到達盂地，就捉住宋襄公侮辱了一番，不久放他回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去朝見楚國。楚成王往北攻打宋國，在泓水邊上打敗宋軍，射傷宋襄公，襄公於是病死於創傷。

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

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經過楚國，成王用接待諸侯的禮儀設酒宴款待他，而且贈他厚重的禮物，送他到秦國去。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三十九年，魯僖公前來請求發兵討伐齊國，楚國派申侯率兵討伐齊國，奪取穀邑，安置齊桓公的兒子雍。齊桓公七個兒子都逃奔到楚國，楚國全都讓他們做上大夫。滅亡夔國，因爲夔國不祭祀祝融、鬻熊。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

夏天，征討宋國，宋國向晉國告急，晉國援救宋國，成王罷兵回歸。將軍子玉請求出戰，成王說："重耳逃亡居外已經很長久，終於得以回國，是上天對他的開導，不可阻擋。"子玉堅決請求，成王纔給他很少的軍隊去作戰。晉軍果然在城濮打敗子玉。成王大怒，殺死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羋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

四十六年，當初，成王要用商臣做太子，告訴了令尹子上。子上說："您還年輕，而且宮內寵姬又多，立了再廢就會出亂子。楚國立的太子，通常是年歲小的。況且商臣眼睛如毒蜂，聲音像豺狼，是個殘忍的人，不可以立爲太子。"成王不聽，仍立商臣爲太子。後來又想立公子職而廢掉太子商臣。商臣聽到這個消息而没有得到證實，告訴他的師傅潘崇說："怎麽可以得到確實的情况呢？"潘崇說："宴請君王寵愛的妃子江羋，但是對她不要恭敬。"商臣聽了他的話。江羋發怒說："君王想要殺死你而立職爲太子太應該了！"商臣告訴潘崇說："確實如此。"潘崇說："你能侍奉職嗎？"回答說："不能。""能逃離嗎？"回答說："不能。""能够殺死君王嗎？"回答說："能。"這年冬天十月，商臣用宫廷護衛軍圍攻成王。成王請求吃了熊掌再死，商臣不答應。丁未這天，成王自縊身亡。商臣立爲國君，這就是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説。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

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

穆王即位，把他的太子宫給了潘崇，任命他做太師，掌管國家政務。穆王三年，滅亡江國。四年，滅亡六國和蓼國。六國和蓼國是皋陶的後代。八年，楚國攻打陳國。十二年，穆王去世。兒子莊王侶即位。

莊王即位三年，不發布號令，日夜作樂，還向國都裏的人下令説："有敢進諫的，處死不赦！"伍舉入内進諫。莊王左手抱着鄭姬，右手抱着越女，坐在樂器鐘鼓之間。伍舉説："希望給您講個謎語。"接着就説："有隻鳥落在山崗上，三年不飛不叫，這是什麽鳥呢？"莊王説："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伍舉下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過了幾個月，莊王更加荒淫。大夫蘇從於是入宫進諫。莊王説："你没有聽説我的禁令嗎？"蘇從回答説："殺死我能够使君王醒悟，這是我的意願。"這時莊王就停止了淫佚作樂，上朝處理政務，被誅殺的有幾百人，被選用的有幾百人，任用伍舉、蘇從掌管政務，國都裏的人都十分高興。這年楚國滅亡庸國。六年，攻打宋國，俘獲五百乘兵車。

八年，攻打陸渾戎，於是到達洛邑，在周王朝的城郊閲兵。周定王派王孫滿慰勞楚王。楚王向王孫滿詢問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回答説："在於政德不在於寶鼎。"莊王説："您不要以爲九鼎貴重難得，楚國衹要把劍戟上的鈎尖折下來，就足能鑄成九鼎。"王孫滿説："唉！君王難道忘記了嗎？先前虞舜、夏禹興盛時，遠方各國都來朝貢，九州長官貢獻金屬，鑄造成九鼎，銘刻各種物類的形體，百物齊備，使人民知道神靈與怪異的情况。夏桀德行昏亂，九鼎遷到殷朝，享國六百年。殷紂暴虐，九鼎遷到周朝。政德美好，鼎雖然小也是重不可移的；如果奸邪昏亂，鼎即使大也是輕而可動的。從前成王在郟鄏安置九鼎，占卜得知傳國三十代，享年七百載，這是上天的命令。周王朝的德政雖然衰敗，但上天的命令没有改變。所以鼎的輕重是不可以過問的。"楚王這纔撤軍回去。

九年，楚王任命若敖氏爲國相。有人在莊王面前説他的壞話，若敖氏恐怕被誅，就反過來攻

十三年，滅舒。

打莊王，莊王進擊滅亡若敖氏的家族。十三年，楚國滅亡舒國。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六年，楚國討伐陳國，殺死夏徵舒。因爲徵舒殺死他的國君，所以殺死他。不久攻破陳國，就把陳國改作楚國的縣。群臣都來祝賀，申叔時從齊國出使歸來，不來祝賀。莊王問他緣故，他回答說："俗語說，牽着牛徑直走到人家的田地裏，田主奪取他的牛。徑直走到人家田地是不對的，那麼田主奪取別人的牛不是更過分嗎？況且大王因爲陳國的內亂而率領諸侯去討伐它，這是憑藉正義討伐它，但又貪占它爲自己的縣，又拿什麼再去號令天下呢！"莊王於是恢復了陳國并交給它的後代。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十七年春天，楚莊王圍攻鄭國，三個月攻破了它。從皇門進入鄭都，鄭伯脱去上衣露出胳膊牽着羊來迎接楚王，說："我不被上天保祐，不能侍奉您，您因此滿懷憤怒，來到我們國家，這是我的罪過。怎敢不惟命是聽！您即使把我棄擲南海，或是把我當作臣妾賜給諸侯，我也都聽從您的命令。如果您不忘記看在厲王、宣王和桓公、武公的面上，不斷絶他們的社稷祭祀，讓我改而侍奉您，這是我的願望，但我不敢有如此的奢望。請允許我大膽地向您表白心意。"楚國群臣說："大王不要答應他。"莊王說："鄭國國君能够如此謙卑，一定能以誠信用人，怎麼可以斷絶他們國家的祭祀呢！"莊王親自手舉軍旗，左右指揮着軍隊，領兵撤退三十里安營，於是答應鄭君講和。楚國大夫潘尫去鄭國訂立盟約，鄭君的弟弟子良去楚國作人質。夏季六月，晉國援救鄭國，與楚軍交戰，在黄河岸上晉軍被楚軍打得大敗，楚軍一直追擊到衡雍纔回去。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二十年，楚軍圍攻宋國，因爲宋國殺死了楚國使臣。圍困宋國五個月，宋國城中糧食全部吃光，交換着孩子吃，劈人骨頭當作柴燒。宋國華元出城告訴了楚王宋國城内的實際情況。莊王說："是個君子啊！"於是罷兵離去。

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二十三年，莊王去世，兒子共王審即位。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

共王十六年，晉國討伐鄭國。鄭國向楚國告

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急，共王救援鄭國。在鄢陵與晉軍交戰，晉軍打敗楚軍，射中共王眼睛。共王召喚將軍子反。子反很愛喝酒，他的侍從豎陽穀給他酒喝，子反大醉。共王發怒，射殺子反，於是撤軍回去。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爲郟敖。

三十一年，共王去世，兒子康王招即位。康王即位十五年去世，兒子員即位，這就是郟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弃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比奔晋，而圍立，是爲靈王。

康王寵愛的弟弟有公子圍、子比、子晳、弃疾。郟敖三年，用他的叔父康王的弟弟公子圍做令尹，主掌軍事。四年，公子圍出使鄭國，在半路上聽説楚王得病了，他就返回來。十二月己酉這天，公子圍進宫問候楚王病情，乘機用繩子勒絞楚王并殺死了他，接着殺死郟敖的兒子莫和平夏。派使臣到鄭國報喪。伍舉問道："誰做繼承人?"使臣回答説："我們的大夫圍。"伍舉更正説："共王的兒子圍是長者。"子比逃奔晋國，而圍即位，這就是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宫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晋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産在焉。於是晋、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

靈王三年六月，楚國派使臣告訴晋國，打算會合諸侯。諸侯都到申邑參加楚國舉行的聚會。伍舉説："從前夏啓有鈞臺的宴饗，商湯有景亳的誥命，周武王有盟津的誓師，成王有岐陽的會獵，康王有豐宫的朝覲，穆王有塗山的盟會，齊桓公有召陵的會師，晋文公有踐土的盟誓，您準備用哪種禮儀呢?"靈王説："采用桓公的。"這時鄭國子産在場。而晋國、宋國、魯國、衛國没有前去參加。靈王與諸侯訂立盟約後，露出驕傲神色。伍舉説："夏桀舉行有仍的會合，有緡背叛了他。紂王舉行黎山的聚會，東夷背叛了他。幽王舉行太室的盟會，戎、翟背叛了他。您一定要慎重保持呀!"

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吴，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疾殺之。

七月，楚國率領諸侯的軍隊攻打吴國，圍攻朱方。八月，攻破了它，囚禁慶封，滅亡他的家族。把慶封示衆，對諸侯説："不要效法齊國慶封殺死他的國君，欺凌他的幼主，强迫諸位大夫與他結盟!"慶封反擊説："我没有像楚共王的庶子圍殺死他的國君和他的兄長的兒子員而取代即位!"這時靈王派人迅速殺死慶封。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内亡人實之。

七年，楚靈王建成章華臺，下令安置逃亡的人在裏面服役。

八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爲陳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晋、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晋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八年，派公子弃疾率兵滅亡陳國。十年，召見蔡侯，把他灌醉然後殺死。派弃疾平定蔡國，因此讓他做陳國蔡國公。

十一年，楚國討伐徐國來威脅吴國。靈王在乾谿駐扎以等待討伐徐國的消息。靈王説："齊國、晋國、魯國、衛國，他們受封時都得到了寶器，惟獨我們楚國没有。現在我派使臣到周王室去要求把寶鼎給我們作分封寶物，大概會給我們吧？"析父回答説："他會給君王的！從前我們先王熊繹遠在荆山，乘坐柴木車子，身穿破爛衣服，生活在草莽地區，跋山涉水，排除路障，去侍奉天子，衹有用那些桃木弓、棘木箭進貢給周王室。齊國，是成王的母舅國；晋國以及魯國、衛國，是周王的同母弟國；楚國因此没有分得寶器而他們都得到了。周王室如今與那四個國家都服侍君王，惟命是從，怎麽敢愛惜寶鼎呢？"靈王説："從前我的祖先伯父昆吾曾經居住在許國，如今鄭國人貪占許國的田地，不把它給我，現在我去向鄭國求取，他會給我嗎？"析父回答説："周王室不愛惜寶鼎，鄭國怎敢愛惜田地呢？"靈王説："從前諸侯疏遠我國而畏懼晋國，現今我們大力加築陳、蔡、不羹的城池，那裏都裝備有戰車千乘，諸侯畏懼我國嗎？"析父回答説："畏懼呀！"靈王高興地説："析父善於談論古代的事情啊！"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吴，乃勸吴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吴間。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晋，至蔡，與吴、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禄，立子比爲王，公子子晳爲令尹，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宫，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

十二年春天，楚靈王在乾谿玩樂，不能離去。國都裏的人苦於徭役。當初，靈王在申邑會師，侮辱越國大夫常壽過，殺死蔡國大夫觀起。觀起的兒子觀從逃亡到吴國，就勸説吴王攻打楚國，挑撥越國大夫常壽過作亂，作吴國的間諜。派人假藉公子弃疾的命令，從晋國召回公子比，到了蔡國，與吴軍、越軍一起打算襲擊蔡國。命令公子比去見弃疾，在鄧邑訂立盟約。於是進入楚都殺死靈王的太子禄，擁立公子比爲楚王，公子子晳做令尹，弃疾爲司馬。先清除了王宫，觀從跟隨軍隊到乾谿，向楚國官兵宣布説："國都裏有新國王了。先回去的，恢復爵位、封邑、田地、房屋。後回去的流放他。"楚國官兵都潰散，離開靈王而回去了。

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

靈王聽說太子祿死了，自己墜到車下，說："人家疼愛他的兒子也是這樣嗎？"侍從說："更厲害。"靈王說："我殺死人家的兒子也太多了，我能不落到這種地步嗎？"右尹說："請您在郊野待命，聽從國都裏的人處置吧。"靈王說："衆怒是不可以侵犯的。"右尹說："暫且進入大縣而向諸侯乞求軍隊吧。"靈王說："都背叛我了。"右尹又說："姑且投奔諸侯來聽從大國的想法吧。"靈王說："大的福運不會再來，祇不過討取侮辱而已。"於是靈王乘船打算進入鄢城。右尹考慮靈王不采用他的計謀，懼怕一起死亡，也離開靈王逃走了。

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餉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靈王這時候獨自彷徨山中，山野百姓不敢收留靈王。靈王在行走時遇見了他原來的鋗人，對他說："給我乞求點飯吃吧，我已經三天没吃東西了。"鋗人說："新國王頒下法令，有敢給您飯吃、跟隨您的，就滅亡三族，何况我也没有地方覓食。"靈王頭枕他的大腿睡着了。鋗人又用土塊代替自己的大腿，逃跑了。靈王醒來不見了鋗人，飢餓得不能站起。芋地官吏申無宇的兒子申亥說："我父親兩次違犯君王命令，靈王都没有誅殺他，恩情哪有比這更大的呢！"於是尋求靈王，在釐澤遇見餓倒的靈王，攙扶他回到家中。夏天五月癸丑這天，靈王死在申亥家中，申亥用兩個女子殉葬，并一起埋葬了他們。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

這時候楚國雖然擁立比爲國王，但害怕靈王回來，又没有聽說靈王死訊，所以觀從告訴初即位的國王比說："不殺死弃疾，雖然得到了國家但還會遭受禍患。"楚王說："我不忍殺他。"觀從說："人家將要忍心殺君王。"楚王不聽，於是觀從離去。弃疾回來。國都裏的人每夜都驚恐，說："靈王回來了！"乙卯這天夜裏，弃疾讓船夫從江上快行并大聲呼叫說："靈王到了！"國都裏的人更加驚恐。又派曼成然告訴初即王位的比和令尹子晳說："靈王到了！國都裏的人將要殺害君王，司馬弃疾快到了！君王早做打算，不要自取侮辱。民衆發怒如同水火，是不可救援的。"初即位的楚王及子晳於是自殺。丙辰這天，弃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這就是平王。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吴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

平王用欺騙手段殺死兩個君王而自立爲王，害怕國都裏的人及諸侯背叛他，就施恩惠給百姓。恢復陳國和蔡國的領土而且擁立他們的後代爲國君，與當初一樣，歸還鄭國的失地。對國中百姓安慰撫恤，修明政令教化。吴國因爲楚國動亂，俘獲五位將領而回。平王對觀從説："滿足您的希求。"觀從想做卜尹，平王答應了他。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内，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絶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當初，共王有寵愛的兒子五人，没有嫡子可立，就把希望寄托在祭祀群神上，請求神靈來决斷立誰爲太子，讓他主持國政社稷。共王就暗地裏與巴姬在室内埋好玉璧，召集五位公子齋戒而入室内。康王跨過玉璧，靈王臂肘壓在玉璧上，子比、子晳都遠離玉璧。平王年幼，别人抱着他上前行禮，正好壓在玉璧的紐上。所以康王因爲年長而即位，到了他的兒子就失去王位；公子圍做了靈王，結果身遭殺害；子比爲王十多天，子晳没能即位，又一同被誅。四個兒子都斷絶了後代。惟獨弃疾最後即位，就是平王，終於接續楚國的祭祀，正像神靈顯示的符兆那樣。

初，子比自晋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盗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當初，子比從晋國回來，韓宣子問叔向説："子比能成功嗎？"叔向回答説："不能成功。"宣子説："楚國人共同憎惡楚王，要求擁立新君，就像市場上的商人牟求利益一樣，爲什麼不能成功呢？"叔向回答説："没有人與他友好，誰能與他同仇敵愾呢？取得國家有五難：有尊寵無賢人輔佐，這是第一難；有賢人而没有内部主要力量作應合，這是第二難；有内部主要力量而没有計謀，這是第三難；有計謀而没有民衆基礎，這是第四難；有民衆支持而没有善良的德行，這是第五難。子比在晋國十三年了，晋國、楚國跟隨他的人裏没有一個知名的，可算得上没有賢人了；家族没有了，親人背叛他，可稱得上没有主要力量了；没有可乘之機而發動政變，可稱得上是没有計謀了；終身客居在外，可稱得上没有民衆基礎了；逃亡在外而國内没有人懷念他，可稱得上没有德行了。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子比要越過這五道難關而殺死國君，誰能幫助他成功呢！擁有楚國的人，大概是弃疾吧？弃疾統治陳、蔡，方城以外的地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他的統治

"齊桓、晋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内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晋,晋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區域裏苛暴邪惡的事情没有發生,盗賊銷聲匿迹,私人所欲不違背民衆利益,百姓對他没有怨恨之心。先祖神靈保佑他,國内人民信賴他。芈姓出現動亂,一定是最小的兒子得到即位,這是楚國的常例。子比的官職,就是個右尹;論他的貴寵,不過是個庶子;從神靈顯命來看,他又遠離玉璧;百姓没有懷念他的,他將憑什麼即位呢?"宣子説:"齊桓公、晋文公不也是這樣嗎?"叔向回答説:"齊桓公,是衛姬的兒子,很受釐公的寵愛。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作爲輔佐,有莒國、衛國作爲外援,有高氏、國氏作爲内部的支持主力。他又從善如流,施惠不倦。他擁有國家,不也應該嗎?從前我們文公,是狐季姬的兒子,很受獻公的寵愛。好學不知疲倦。十七歲時,就有了五位賢士,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作爲他的心腹,有魏犨、賈佗作爲他的左膀右臂,有齊國、宋國、秦國、楚國作他的外援主力,有欒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他的内應主力。逃亡十九年,返國的意志更加堅定。惠公、懷公背棄人民,人民相率歸向文公。所以文公擁有國家,不也是應當的嗎?子比不施惠給人民,没有外援,離開晋國,晋國不護送他;回歸楚國,楚國不迎接他。他憑藉什麼擁有國家呢!"子比果然没有善終,最後即位的是弃疾,正像叔向所預言的。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説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平王二年,派費無忌到秦國爲太子建迎娶媳婦。新婦貌美過人,接來,没有到國都,無忌先一步趕回去,勸平王説:"秦國女子貌美,可以自娶爲妻,再給太子另外娶吧。"平王聽從了他的話,結果自己娶了秦國女子,生熊珍。又另外給太子娶了媳婦。這時伍奢做太子的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受太子的寵信,他常常在平王面前中傷誹謗太子建。太子建當時十五歲了,他的母親是蔡國女子,不受平王的寵愛,平王逐漸地疏遠了太子建。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

六年,派太子建居住城父,戍守邊疆。無忌又日夜在平王面前讒害太子建説:"自從我無忌迎接秦女來國後,太子就怨恨我了,也不能不怨恨君王,君王要稍微自加防備吧。況且太子居守城父,擁有兵權,對外交結諸侯,而且想要攻進

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京城呢。”平王召見太子建的太傅伍奢進行責斥。伍奢知道是無忌的讒害，就説：“君王怎麽因爲小臣的讒言而疏遠骨肉呢？”無忌説：“今天不制裁，以後就要後悔的。”這時平王就囚禁伍奢。於是命令司馬奮揚去召太子建，想誅殺他。太子聽説了，逃奔到宋國。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吴。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無忌説：“伍奢有兩個兒子，不殺死他們，將會成爲楚國的禍患。何不以赦免他們父親的罪爲條件，召他們前來，他們一定會到的。”於是平王就派使者告訴伍奢説：“能召來您的兩個兒子您就能生，不能召來他們就將死。”伍奢説：“伍尚會來，伍胥不會來。”平王説：“爲什麽？”伍奢説：“伍尚的爲人廉正，能爲節義而死，仁慈孝道，聽説召他而赦免父罪，一定前來，不顧自己的生死。伍胥的爲人，機智而好謀劃，勇敢而争功名，知道前來必死，一定不會來。可能成爲楚國憂患的一定是這個兒子。”這時平王派人召他們，説：“你們前來，我會免除你們父親的死罪。”伍尚對伍胥説：“聽説父親能被赦免而我們不前去，這是不孝；父親被殺而不能報仇，這是没有計謀；考慮各人能力來行事，這是明智。你逃走吧，我去送死。”伍尚於是去了郢都。伍胥彎弓搭箭，出來見使者，説：“父親有罪，爲什麽要召他的兒子呢？”拉弓要射，使者往回就跑，伍胥於是逃奔到吴國。伍奢聽了此事，説：“伍胥逃亡，楚國就危險了。”楚國人於是殺死伍奢和伍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争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吴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年，楚太子建的母親住在居巢，暗通吴國。吴國派公子光討伐楚國，於是打敗陳國和蔡國軍隊，接走了太子建的母親。楚國恐懼，加固郢城。當初，吴國的邊邑卑梁與楚國邊邑鍾離的小童争奪桑葉，兩家發怒相互攻打，滅掉卑梁邑的那一家人。卑梁大夫惱怒，發動邑兵攻打鍾離。楚王聽説此事，發怒了，發動楚國軍隊滅掉卑梁邑。吴王聽説此事大怒，也發兵，派公子光藉助太子建的母親家攻打楚國，於是滅掉鍾離邑、居巢邑。楚國纔害怕而加固郢城。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

十三年，平王去世。將軍子常説：“太子珍年幼，而且他的母親是前太子建所應當娶的。”

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

他想擁立令尹子西。子西，是平王的庶弟，很仁義。子西説：“國家有常規法則，改變應立的人就會出亂子，談論改立的人應當遭受誅殺。”於是擁立太子珍。這就是昭王。

昭王元年，楚衆不説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説衆，衆乃喜。

昭王元年，楚國百姓不喜歡費無忌，因爲他的讒害，使太子建逃亡，他還殺死了伍奢父子和郤宛。郤宛的宗族伯氏的兒子伯嚭及伍子胥都逃奔吴國，吴軍多次侵襲楚國，楚國人非常怨恨無忌。楚國令尹子常誅殺無忌來取悦民衆，民衆於是高興了。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捍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敗楚於豫章。

四年，吴國三位公子逃奔楚國，楚國封給他們土地以抵抗吴國。五年，吴國討伐并奪取楚國的六邑、潛邑。七年，楚國派子常攻打吴國，吴國在豫章把楚軍打得大敗。

十年冬，吴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吴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吴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十年冬天，吴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國、蔡國一起攻打楚國，楚軍被打得大敗，吴軍於是進入郢都，掘開平王的墳墓，施予鞭尸之辱，這是由於伍子胥的緣故。吴軍前來，楚國派子常用兵迎戰，隔着漢水雙方擺開了陣勢。吴國軍隊打敗子常，子常逃跑到鄭國。楚軍敗逃，吴軍乘勝追擊，五次交戰就到了郢都。己卯，昭王出城逃奔。庚辰，吴國人進入郢城。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吴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閒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吴。”隨人卜予吴，不吉，乃謝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吴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吴亦罷去。

昭王逃亡到達雲夢。雲夢不知道他是國王，用箭射傷了楚王。楚王跑到鄖國。鄖公的弟弟懷説：“平王殺死我的父親，如今我殺死平王的兒子，不也是可以的嗎?”鄖公制止了他，然而還是擔心他會殺昭王，於是鄖公與昭王一起逃奔到隨國。吴王聽説昭王前往，就進擊隨國，告訴隨國人説：“周王室的子孫封在長江、漢水之間的人，楚國全都滅亡了他們。”想殺昭王。昭王的隨從子綦於是深藏昭王，自己假稱楚王，告訴隨國人説：“把我交給吴國吧。”隨國人占卜把楚王交給吴國的事情，不吉利，就向吴王推辭説：“昭王逃亡，没在隨國。”吴王請求進城自己搜索昭王，隨國不同意，吴王也就撤軍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鮑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吴。十一年六月，敗吴於稷。會吴王弟夫概見吴王兵傷敗，乃

昭王逃出郢都的時候，派申鮑胥到秦國請求救援。秦國用戰車五百乘救援楚國，楚國也集合殘餘散兵，與秦國一起進擊吴國軍隊。十一年六月，在稷地打敗吴軍。恰逢吴王弟夫概見到吴王

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

軍隊傷敗，就逃回吳國，自立爲吳王。闔閭聽説此事，領兵離開楚國，回軍攻打夫概。夫概被打敗，逃奔楚國，楚國封他在堂谿，號稱堂谿氏。

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楚昭王滅亡唐國。九月，回到郢都。十二年，吳王再次攻打楚國，奪取番邑。楚國害怕了，離開郢城，往北遷都到鄀城。

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十六年，孔子做了魯國國相。二十年，楚國滅亡頓國，又滅亡胡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攻打越國。越王勾踐射傷吳王，吳王於是死了。吳國由此怨恨越國，不再往西攻打楚國了。

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二十七年春天，吳國攻打陳國，楚昭王出兵救援陳國，駐軍在城父。十月，昭王在軍中得了病，有紅色雲彩如同鳥形，圍繞着太陽而飛。昭王詢問周太史，太史説："這對楚王有害，但是可以把災害移給將相。"將相聽説這話，就親自向神靈禱告，願意以自身代替昭王。昭王説："將軍、國相，猶如我的胳臂和大腿，現在移災害給他們，怎麽能去除我這身上的病呢！"昭王不聽。占卜問病因，説是黄河神靈作怪，大夫請求禱告黄河。昭王説："自打我先王受封以來，遥祭不超過長江、漢水。至於黄河神，我們没有得罪他。"制止不許遥祭黄河。孔子在陳國，聽到這話，説："楚昭王通曉大道理呀。他不失去國家，是應當的啊！"

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昭王病得厲害，就召見諸位公子和大夫們説："我没有才德，一再使楚國軍隊受到侮辱，現在我能够以天賜壽命終了，這是我的幸運。"推讓他的弟弟公子申爲國王，公子申不肯接受。又推讓他的第二個弟弟公子結爲國王，公子結也不肯接受。於是又推讓第三個弟弟公子閭爲國王，整整推讓了五次，公子閭纔最後答應做國王。將要跟吳軍作戰，庚寅這天，昭王在軍營中去世。子閭説："君王在病重時，捨棄他的兒子推讓群臣做國王，我之所以答應君王，是爲了寬慰君王的心。現在君王去世了，我怎麽敢忘記君王的心意呢！"於是子閭與子西、子綦謀劃，暗地埋伏軍隊，斷絶交通，迎接越國女子生的兒子章，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惠王。然後撤軍回國，安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吴，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晋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惠王二年，子西從吴國召回原平王的太子建之子勝，讓他做巢邑大夫，號稱白公。白公喜歡軍事而且禮遇士人，想爲父報仇。六年，白公向令尹子西請求發兵攻打鄭國。當初，白公的父親建逃亡在鄭國，鄭國殺死了他，白公逃跑到吴國，子西又把他召回來，所以由此怨恨鄭國，想討伐它。子西答應了白公的請求，但是没有給他發兵。八年，晋國討伐鄭國，鄭國向楚國告急，楚國派子西救援鄭國，子西接受鄭國的財禮而離去。白公勝惱怒，於是就和有勇力敢於拼死的士人石乞等人在朝廷上襲擊殺死了令尹子西、子綦，乘機劫持了惠王，安置在高府，想殺死他。惠王的隨從屈固背着惠王逃跑到昭王夫人宫中。白公自立爲王。一個多月後，恰逢葉公來援救楚國，楚惠王的黨徒與葉公一起攻打白公，殺死了白公。惠王纔恢復國君之位。這年，楚國滅亡陳國并把它劃作楚國的一個縣。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齊、晋，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吴。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盛，凌駕於齊國、晋國之上，前來攻打楚國。十六年，越國滅亡吴國。四十二年，楚國滅亡蔡國。四十四年，楚國滅亡杞國，與秦國講和。這時越國已經滅亡吴國，但是不能征服長江、淮水以北的地區；楚國向東侵略，擴大領土直到泗上一帶。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五十七年，惠王去世，兒子簡王中即位。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

簡王元年，往北攻打并滅亡莒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開始列爲諸侯。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盗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晋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二十四年，簡王去世，兒子聲王當即位。聲王六年，盗賊殺死聲王，兒子悼王熊疑即位。悼王二年，三晋前來討伐楚國，到達乘丘而回。四年，楚國攻打周國。鄭國殺死子陽。九年，攻打韓國，奪取負黍。十一年，三晋攻打楚國，在大梁、榆關打敗楚國。楚國用豐厚的財禮贈送秦國，與它講和。二十一年，悼王去世，兒子肅王臧即位。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

肅王四年，蜀國攻打楚國，奪取兹方。這時楚國修建扞關來抵禦蜀國。十年，魏國奪取楚國的魯陽。十一年，肅王去世，没有兒子，擁立他的弟弟熊良夫爲國君，這就是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

宣王六年，周天子祝賀秦獻公。秦國開始再度强大，而三晋更加强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其强大。三十年，秦國封衛鞅在商邑，向南侵略楚國。這年，宣王去世，兒子威王熊商即位。

威王六年，周顯王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送給秦惠王。

七年，齊國孟嘗君的父親田嬰欺騙楚國，楚威王討伐齊國，在徐州打敗齊軍，指令齊國必須驅逐田嬰。田嬰恐懼，張丑假意告訴楚王說：“大王所以能在徐州戰勝齊國，是因爲田盼子没被重用。田盼子對國家有功，老百姓都聽他的話。嬰子不喜歡他而重用申紀。申紀這個人，大臣們不親附他，百姓不肯爲他效力，所以大王戰勝了齊國。現在大王要逐出嬰子，嬰子被驅逐，盼子必定被任用了。齊國一定重振士卒與大王交戰，必定不利於大王啊。”楚王因此不再要求驅逐田嬰。

十一年，威王去世，兒子懷王熊槐即位。魏國聽説楚國有喪事，就攻打楚國，奪取楚國的陘山。

懷王元年，張儀開始做秦惠王的國相。四年，秦惠王開始稱王。

六年，楚國派柱國昭陽率兵攻打魏國，在襄陵打敗魏國，獲得八個邑。又移軍進攻齊國，齊王對此很擔心。陳軫正好替秦國出使齊國，齊王説：“這該怎麽辦呢？”陳軫説：“大王不要憂慮，請允許我讓他撤軍。”陳軫就前往昭陽軍中拜見，説：“我希望聽聽楚國的獎懲辦法，破軍殺將的人用什麽賞賜使他尊貴呢？”昭陽説：“他的官職爲上柱國，封上等爵位，手執玉珪。”陳軫説：“楚國還有比這個更尊貴的封賞嗎？”昭陽説：“令尹。”陳軫説：“現在您已經當上令尹了，這是國家最高的官職。請求允許我打個比方。有人送給他的門客們一杯酒，門客們互相談論説：‘幾個人飲這杯酒，不能够讓每個人都喝到，請大家就地畫條蛇，誰先畫好了，誰就獨自飲這杯酒。’一個人説：‘我的蛇先畫好了。’舉起酒杯站了起來，説：‘我能給蛇添上足。’等到他爲蛇

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毁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説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畫好了足，而後於他畫好蛇的人奪過酒就喝光了，説：‘蛇本來就沒有足，現在你給它添上足，這不是蛇了。’如今您輔佐楚國攻打魏國，破軍殺將，功勞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在您的官職爵禄上不可能再增加了。如今又移軍攻打齊國，攻打齊國勝利了，官爵不能再增加了；攻打齊國不能取得勝利，您就會身死爵奪，對楚國是個大損失：這就是畫蛇添足的道理。不如領兵離去，施恩德給齊國，這是保持您功德完滿的策略啊。”昭陽説：“好吧。”領兵離去。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

燕國、韓國國君開始稱王。秦國派張儀與楚國、齊國、魏國相會，在齧桑訂立盟約。

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争長。

十一年，蘇秦與山東六國約定合縱共同攻打秦國，楚懷王爲合縱長。到達函谷關，秦國出兵抗擊六國軍隊，六國軍隊都撤退而回，齊軍獨自在後面。十二年，齊湣王討伐并打敗趙國、魏國軍隊，秦國也討伐并打敗韓國，與齊國争當霸主。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説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絶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悦，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吊。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絶，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絶齊，則秦計不爲。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

十六年，秦國準備攻打齊國，而楚國與齊國合縱親近，秦惠王很擔心，就宣布説張儀被免去了國相，派張儀南去拜見楚王，對楚王説：“我國君王最喜歡的人莫過於大王，即使我張儀最喜歡做守門的小厮，也莫過於大王。我國君王最憎恨的人，莫過於齊王，即使我張儀最憎恨的人，也莫過於齊王。但是大王與齊國和好，因此我國君王不能侍奉大王，而使得我張儀也不能做大王的守門小厮了。大王能爲我張儀關閉關卡，斷絶與齊國交往，現在您就派使臣跟我張儀西去取回原來秦國所分走楚國的商於地區方圓六百里的土地，像這樣齊國就削弱了。這是北邊削弱齊國，西邊施德於秦國，而自己私得商於之地來增加財富，這一計使三種利益都一起到手了。”懷王非常高興，就把相印授予張儀，天天爲他擺設酒宴，宣布説“我又得到我國商於的土地了”。群臣都祝賀，而陳軫獨自哀吊。懷王説：“這是爲什麽？”陳軫回答説：“秦國之所以尊重君王，是因爲君王有齊國聯盟。現在還没有得到地而就先斷絶與齊國的交往，這樣楚國就孤立了。秦國又怎麽會尊重孤立的國家呢，一定會輕視楚國了。

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絶齊交。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

如果秦國先把地給我們而後與齊國斷絶交往，那麽秦國的計謀不會得逞。如果先與齊國斷交而後向秦國索地，那麽一定會被張儀欺騙。受了張儀的欺騙，那麽君王必定怨恨他。怨恨他，這樣西邊就興起了秦國的禍患，北邊又斷絶了齊國的交往。西邊興起秦國的禍患，北邊斷絶齊國的交往，那麽韓、魏兩國軍隊一定到來。我所以哀弔。”楚王不聽，還是派了一位將軍西去接受封地。

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絶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張儀回到秦國，假裝酒醉摔下車去，稱説有病三個月不出來，楚國得不到商於之地。楚王説：“張儀認爲我國跟齊國斷交還不够徹底嗎?”於是派勇士宋遺北去侮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斷楚國的符節，與秦國聯合。秦、齊兩國交往聯合，張儀纔起床上朝，對楚將軍説：“您爲什麽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長寬六里。”楚將軍説：“我奉命接受的是六百里，没有聽説是六里。”他回去就把這個情况報告給懷王。懷王大怒，興兵要討伐秦國。陳軫又説：“討伐秦國不是好計策。不如用一個有名的都城賄賂秦國，我們與秦國一起攻打齊國，我們丢失土地給秦國，就可以從齊國那裏得到補償，我國尚可以保全。現今君王已經斷絶與齊國的交往，而去責備秦國欺騙的罪行，這樣我們就使秦國、齊國聯合，而且招來天下的大軍，我們國家一定會受到很大傷害。”楚王不聽，於是斷絶與秦國的和好，發兵西去攻打秦國。秦國也發兵抗擊楚軍。

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

十七年春天，在丹陽楚軍與秦軍交戰，秦軍把楚軍打得大敗，斬首士兵八萬人，俘虜楚國大將軍屈匄、副將軍逢侯丑等七十多人，於是奪取漢中郡縣。楚懷王非常惱怒，就發全國的軍隊再次襲擊秦國，在藍田交戰，秦軍又把楚軍打得大敗。韓國、魏國聽説楚國受困，就往南襲擊楚國，到達鄧邑。楚王聽説了，纔領兵回國。

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

十八年，秦國派使臣再次與楚國訂約友好，分漢中的一半土地作爲與楚國講和的條件。楚王説：“希望得到張儀，不願意得到土地。”張儀聽説後，請求去楚國。秦王説：“楚國正要得到你纔甘心，該怎麽辦呢?”張儀説：“我與楚王身邊

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

的大臣靳尚友好，靳尚又能够得以侍奉楚王寵信的妃子鄭袖，鄭袖所說的話楚王没有不聽從的。況且我因爲前次出使違背了給楚國商於之地的約定，如今秦楚大戰，有了怨仇，我不去當面親自向楚王謝罪，是不能解除怨仇的。而且大王在，楚國不敢把我怎樣的。誠然殺死我張儀而有利於國家，這是我的願望。”張儀於是出使楚國。

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説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

張儀到達楚國，懷王不接見，并囚禁了張儀，準備殺死他。張儀暗地勾結靳尚，靳尚替他請求懷王說：“拘捕張儀，秦王一定惱怒。天下看到楚國失去秦國的交往，必然輕視君王了。”他又對夫人鄭袖說：“秦王很寵愛張儀，而君王想殺死他，現在秦國用上庸之地六個縣賄賂楚國，把美人嫁給楚王，用秦宫中的善於歌唱的宫女作爲君王的侍女。楚王重視土地，秦國美女一定尊貴，而夫人一定會受到排斥了。夫人不如向楚王進言把張儀放出來。”鄭袖終於在楚王面前替張儀說情，就把他釋放了。張儀出來，懷王很客氣地款待張儀，張儀乘機勸說楚王背叛合縱盟約，而與秦國聯合親近，約定兩國結爲婚姻。張儀已經離去，屈原出使齊國歸來，勸諫懷王說：“爲什麽不把張儀殺死？”懷王後悔，派人追趕張儀，没有追上。這年，秦惠王去世。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争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强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

二十年，齊滑王想做合縱盟長，憎恨楚國與秦國聯合，就派使臣送給楚王書信說：“我擔心楚國没有重視尊貴的名聲。現今秦惠王死了，武王即位，張儀跑到魏國，樗里疾、公孫衍當權，而楚國侍奉秦國。樗里疾與韓國友好，而公孫衍與魏國友好；楚國一定侍奉秦國，韓國、魏國就會恐懼，一定要通過他們二人請求與秦國聯合，那麽燕國、趙國也會去服侍秦國。四個國家争着侍奉秦國，那麽楚國就會成爲秦國的郡縣了。大王何不與我并力收服韓國、魏國、燕國、趙國，與它們結成合縱而尊奉周王室，以此按兵養民，號令天下呢？没有人敢不聽從，那麽大王的美名就能成就了。大王率領諸侯一同討伐秦國，攻破秦國是必然的了。大王奪取武關、蜀、漢中地區的土地，霸占吳國、越國的富饒資源，獨占長江、東海的利益，韓國、魏國割上黨土地給您，

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國的西部逼近函谷關，那麽楚國要强大百萬倍了。況且大王遭受張儀的欺騙，丢失漢中土地，大軍在藍田受挫，天下人没有不替大王滿懷憤怒的。現今您竟然要率先侍奉秦國！希望大王好好考慮這件事。”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决，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楚王已經準備與秦國和好，見到齊王的書信，猶豫不决，交給群臣商議。大臣們有的説與秦國和好，有的説聽從齊王的意見。昭睢説：“君王即使從東方的越國奪取土地，也不足以洗刷耻辱；一定要從秦國奪取土地，而後纔足以在諸侯中洗刷耻辱。君王不如深交齊國、韓國，來提高樗里疾的地位，像這樣您就能得到韓國、齊國的支持，向秦國要回楚國的土地了。秦國攻破韓國的宜陽，而韓國又去侍奉秦國的緣故，是由於韓國先王的墳墓在平陽，而秦國的武遂距離平陽衹有七十里，因此韓國尤其畏懼秦國。不然的話，秦國攻打三川，趙國攻打上黨，楚國攻打黄河外部，韓國必定滅亡。楚國救援韓國，不能保證韓國不滅亡，但是保存韓國的是楚國。韓國已經從秦國得到武遂，以黄河和西境的山作爲關塞，它所報答的恩德没有誰比得上楚國的深厚，我認爲韓國侍奉君王是一定的了。齊國之所以信任韓國，是因爲韓公子眛做了齊國的國相。韓國已經從秦國得到武遂，君王好好地親善它，使它憑藉齊國、韓國的實力去提高樗里疾的地位，樗里疾得到齊國、韓國的支持，他的主人不敢抛棄樗里疾。如今又增加楚國的支持，樗里疾一定會向秦王進言，又還給侵奪楚國的土地了。”於是懷王答應了他，終於不與秦國聯合，而是與齊國聯合，并親近韓國。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黄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四年，楚國背叛齊國而聯合秦國。秦昭王新即位，就用厚重的禮物送給楚王。楚國去迎娶秦國女子。二十五年，懷王去秦國與秦昭王會盟，在黄棘訂約。秦國又還給楚國的上庸。二十六年，齊國、韓國、魏國因爲楚國背叛他們的合縱，親善而聯合秦國，三國共同攻打楚國。楚國派太子到秦國做人質，請求出兵援救。秦國纔派遣客卿通率軍援救楚國，三國領兵離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

二十七年，秦國一位大夫私下與楚太子争

鬥，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黄棘，太子爲質，至歡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歡，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鬥，楚太子殺死他就逃回楚國。二十八年，秦國就與齊國、韓國、魏國共同攻打楚國，殺死楚國將領唐眛，奪取楚國的重丘離去。二十九年，秦國又攻打楚國，大破楚軍，楚軍死了二萬人，殺死楚國將軍景缺。懷王恐懼，就讓太子到齊國做人質，請求講和。三十年，秦國又攻打楚國，奪取八座城邑。秦昭王送給楚王書信說："當初我與您約爲弟兄，在黄棘訂立盟約，太子作爲人質，我們關係非常融洽。太子凌侮并殺死我的重臣，不謝罪而逃離，我確實不能控制憤怒，派兵侵占君王的邊境。如今聽說君王竟派太子到齊國去做人質，請求講和。我與楚國接境連界，所以結爲婚姻，互相親近友好已經很長時間了。現在秦、楚關係不好，那麽無法號令諸侯。我希望與君王在武關相會，當面相約，結盟而去，這是我的心願。我冒昧地向您報告這個想法。"楚懷王看到秦王的書信，很憂慮這件事。想前去，恐怕受到欺騙；不前去，恐怕秦王發怒。昭睢說："君王不要前去，發兵自守邊境就可以了。秦國如虎狼，不可相信，它有兼并諸侯的野心。"懷王的兒子子蘭勸說父王前去，說："怎麽能拒絶秦國的好心呢！"於是楚懷王前去會見秦昭王。秦昭王采取欺騙手法，派一位將軍在武關埋下伏兵，打着秦王的旗號。楚王到達後，就關閉武關，於是劫持懷王來到咸陽，在章臺朝見昭王，如同屬國的臣子，不用平等的禮儀。楚懷王大怒，後悔不聽昭睢的話。秦國因此扣留了楚王，要楚王答應割讓巫、黔中之郡。楚王想訂立盟約，秦國想先得到土地。楚王發怒說："秦國把我騙來，又强迫我割給它土地！"他不再答應秦國的要求。秦國因此扣留懷王。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

楚國大臣憂慮這件事，就互相商量說："我王在秦國不能回來，强迫要挾他割讓土地，而太子在齊國做人質，齊國、秦國合謀，那麽楚沒有國家了。"於是想擁立懷王在國内的兒子爲國君。昭睢說："君王與太子都被困在諸侯中，現在又違背君王命令而擁立他的庶子，不應當。"於是楚國派人假裝去齊國報喪，齊湣王對他的國相說："不如扣留太子來索求楚國的淮北土地。"國

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相說：“不可以，如郢中擁立新王，這樣我們是空留人質，而且在天下人面前做不義之事。”有人說：“不是這樣。郢中擁立國王，我們就乘機和那個新國王做交易說‘給我們下東國，我們爲君王殺死太子，不這樣，將與秦、韓、魏三國共同擁立太子’，這樣東國一定可以得到。”齊王終於采用他的國相計策，送楚太子回國。太子橫回到楚國，立爲國王，這就是頃襄王。於是向秦國報告說：“依賴社稷神靈，國家有了國王了。”

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

頃襄王橫元年，秦國要挾懷王，没有得到土地，楚國擁立新王來應付秦國，秦昭王發怒，發兵出武關攻打楚國，大敗楚軍，斬首五萬人，奪取析邑等十五城而離去。二年，楚懷王逃亡回歸，秦國察覺了，堵塞去楚國的道路，懷王恐懼，就從小路跑到趙國，請求回國。趙主父在代邑，他的兒子惠王新即位，行國王之事，害怕，不敢收納楚王。楚王想逃到魏國，秦國追兵趕到，於是懷王就跟着秦國使者又回到秦國。這時懷王得了重病。頃襄王三年，懷王死在秦國，秦國就把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楚國人都憐憫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諸侯由此認爲秦國不義。秦國、楚國斷絶交往。

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决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很憂慮，就謀劃再與秦國講和。七年，楚國從秦國迎娶新婦，秦、楚兩國再度講和。

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

十一年，齊王、秦王各自稱帝；一個多月後，又取消帝號復稱王。

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晋、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在宛邑友好相會，議和結親。十五年，楚王與秦國、三晋、燕國共同討伐齊國，奪取淮北地區。十六年，楚王與秦昭王在鄢邑友好會見。這年秋天，楚王又與秦王在穰邑相會。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

十八年，楚國有一位喜好用弱弓細繩射中北歸大雁的人，頃襄王聽説，召來問他。他回答説：“我的愛好是射小雁，捕捉小鳥，這是小箭

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昔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䎐，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䎐，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

的作用，怎麽值得向大王講説呢。况且利用楚國的强大力量，憑着大王的賢明，所射取的不會衹是這些小鳥而已。從前三王射取道德，五霸射取各國的歸附。所以秦國、魏國、燕國、趙國，像小雁；齊國、魯國、韓國、衛國，像小野鴨；騶國、費國、郯國、邳國，像捉小鳥。其餘的就不值得去射了。看見這六雙鳥兒，您怎麽射取呢？大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作箭，把握時機，張弓射取它們呢？這六雙鳥，可以得到而用袋子裝載回宫。這種快樂絶非是一朝一夕的，這種收獲也不衹是雁鳥一類的獵物。大王早晨張弓射取魏國大梁的南部，射傷它的右臂，直接牽動韓國，那麽中原國家的交通要道就斷絶了，上蔡的郡縣就不攻自破了。再返轉過來射擊圉城的東部，割斷魏國的左肘，接着往外射擊定陶，那麽魏國的東部被迫放棄，而大宋、方與二郡都能奪取了。况且魏國斷絶二臂，就將隕墜了；然後像鷹一樣進擊郯國，大梁可以獲得并占有它。大王在蘭臺收起弓箭，在西河飲馬，平定魏都大梁。這是第一次射箭的快樂。如果大王對射獵確實愛好而不厭倦，那麽再拿出寶弓，换上石製箭頭和新繩，去東海射擊有鉤喙的鳥，要環繞覆蓋，以長城作爲防護，早晨射東莒，晚上獵浿丘，夜間取即墨，反過來占據午道，那麽長城的東部地區收納了，而太山的北部地區也就獲得了。西邊與趙國結境，北邊與燕國連界，這樣，楚、趙、燕三國展翅奮飛，那麽合縱之勢不用等待盟約就可以成功了。往北觀看燕國的遼東，向南登望越國的會稽，這是再次射箭的樂趣。至於泗水之上的十二諸侯，左手一繞，右手一攬，就可以在一個早晨全部消滅。如今秦國攻破韓國却成了長久的憂慮，得到許多城邑但不敢據守；討伐魏國没有取勝，進擊趙國反而受害，那麽秦國、魏國的勇氣和兵力消耗殆盡了，楚國的故地漢中、析邑、酈邑都可以獲得又歸自己所有了。大王再拿出寶弓，换上新箭繩，涉獵鄳塞，等待秦國的疲倦，山東、河内地區可以獲得并連成一片。慰勞百姓，休養士兵，您可以面向南稱王了。所以説秦國是一隻大鳥，背靠着大陸而居處，面向東方站

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

立，左臂控據趙國的西南部地區，右臂挨着楚國的鄢郢，前面對着韓國、魏國。低頭虎視中原，處境方便，地勢有利，振羽鼓翅，一飛就是方圓三千里，那麼對於秦國，楚國不可能單獨牽繫而一夜射取了。"這位小臣是想激怒頃襄王，所以用這些話回答。頃襄王因此召見他，與他詳談，他就接着說："我們先王被秦國欺騙，客死在國外，怨仇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如今一個普通人有怨恨，還有用一個國家作爲報復對象的，白公、子胥就是這樣。現今楚國土地方圓五千里，穿鎧甲的士兵有百萬，尚足以騰躍馳騁中原戰場了，可是坐守受困，我私下認爲這是不可取的。"於是頃襄王派遣使臣出使諸侯國，又重新約定合縱，準備討伐秦國。秦國聽説了，發兵前來討伐楚國。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晋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晋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騶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

楚國想與齊國、韓國聯合討伐秦國，乘機圖謀周王室。周王赧派武公對楚國的國相昭子説："三個國家用兵分割周王室的郊區土地來便利運輸，而且把周朝的寶器南運來尊奉楚國，我認爲這是不對的。殺死天下共尊的宗主，將世代掌管天下的君王改作臣子，大國不會親近；憑藉人多勢衆脅迫微弱的周王室，小國不會歸附。大國不親近，小國不歸附，就不可能得到名聲和實利。名聲、實利得不到，不足以去損傷百姓。有了圖謀周王室的名聲，就無法去號令諸侯。"昭子説："圖謀周王室，我們没有這個想法。雖然這樣，周王室爲什麼不可以謀求呢？"武公回答説："軍隊不比敵人多五倍，就不能發動進攻；軍隊不比敵人多十倍，就不要去圍城。一個周王朝等於二十個晋國，這是您所知道的。韓國曾經用二十萬軍隊圍攻晋國，結果自辱城下，精鋭的士卒戰死，一般的士卒都受傷了，可是晋國却没有被攻下來。您的軍隊没有韓國的一百倍來圖謀周王朝，這是天下人所知曉的。與兩周結下仇怨，就堵塞了騶國、魯國人民的歸附之心，斷絶了齊國的交往，失去楚國在天下的名聲，這樣做事是很危險的。危害兩周來增厚韓國，楚國的方城以外一定會受到韓國的消弱。怎麼知道是這種情況呢？西周的土地，截長補短，不過百里。它名義

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上是天下的共主，分割它的土地不足以肥國，得到它的民衆不足以强軍。雖然没有去攻打它，名義上却落了個殺君的罪名。可是好事的國君，喜歡攻伐的臣子，發號施令，動用軍隊，未嘗不是以周王室爲始終目標的。這是爲什麽呢？因爲他們看見祭器寶鼎在周王室，想得到寶器而忘記殺君禍亂的罪名。現在韓國要把祭器搬運到楚國，我恐怕天下人會因爲祭器而與楚國爲敵。我請求打個比喻。老虎的肉腥臊，他的爪子和牙齒十分鋒利，可以防身，但是人們還是去攻打它。如果讓澤中的麋鹿蒙上老虎的皮，人們攻取它的一定比攻打老虎的多萬倍了。裂奪楚國的土地，足以肥國；譴責楚國的名聲，足以使君主尊貴。現在您要因爲私欲摧殘天下的共主，占有三代相傳的寶器，獨吞九鼎，以便高居於世上所有的君主之上，這不是貪婪又是什麽呢?《周書》説‘想要舉事起家，不要首先倡亂’，所以周王室的寶器南遷楚國，那麽大軍跟着就到了。”於是楚國放棄了原有的計劃。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

十九年，秦國攻打楚國，楚軍打了敗仗，割上庸、漢北土地給秦國。二十年，秦國將領白起拔取楚國的西陵。二十一年，秦國將領白起又攻下楚國的郢都，燒毁楚先王的墳墓夷陵。楚襄王的軍隊潰散，於是不能再戰，退到東北的陳城自保。二十二年，秦國又攻取楚國的巫郡、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晋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二十三年，襄王收集東部地區的士兵，得到十多萬人，又往西奪回秦國所攻下的楚國長江沿岸十五座城邑，設置爲郡，抗禦秦軍。二十七年，派三萬人幫助三晋討伐燕國。再次與秦國講和，把太子送到秦國做人質。楚王派左徒到秦國侍奉太子。

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吴，號春申君。

三十六年，頃襄王病重，太子逃跑回國。秋天，頃襄王去世，太子熊元接替君位，這就是考烈王。考烈王用左徒作令尹，封他在吴地，號爲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

考烈王元年，把州邑給秦國以求講和。這時楚國更加微弱。

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

六年，秦軍圍困邯鄲，趙國向楚國告急，楚

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

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云。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國派遣將軍景陽救援趙國。七年，到達新中。秦軍撤離。十二年，秦昭王去世，楚王派春申君去秦國吊唁。十六年，秦莊襄王去世，秦王趙政即位。二十二年，楚國與諸侯共同討伐秦國，戰局不利而離去。楚國往東遷都壽春，命名爲郢都。

二十五年，考烈王去世，兒子幽王悍即位。李園殺死春申君。幽王三年，秦國、魏國討伐楚國。秦相呂不韋去世。九年，秦國滅亡韓國。十年，幽王去世，同母弟猶接替即位，這就是哀王。哀王即位兩個多月，哀王的庶兄負芻的黨徒襲殺哀王，擁立負芻爲國王。這年，秦國俘虜趙王遷。

楚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派荆軻去行刺秦王。二年，秦國派將軍討伐楚國，大破楚軍，奪取了十餘座城池。三年，秦國滅亡魏國。四年，秦國將領王翦在蘄地攻破楚國軍隊，殺死楚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攻破楚國。俘虜楚王負芻，滅亡楚國，改稱爲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剛剛在申邑與諸侯會盟，誅死齊國慶封，建造章華臺，索求周王室九鼎的時候，志向高遠，把天下看得很小；等到他餓死在申亥的家中，被天下人譏笑。節操、品行沒有修得，可悲呀！人們對於權勢，能不慎重嗎？弃疾憑藉動亂得以即位，寵愛秦國女子，太過分了，幾乎再度亡國！

# 史記卷四十一

## 世家第十一

### 越王句踐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吴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

越王勾踐的祖先是夏禹的後代，是夏朝少康帝的庶子，封在會稽，以恭敬地看守供奉夏禹的祭祀。他們身上刺着花紋，剪斷頭髮，斬除荒草，建造城邑。此後二十餘世，傳到允常。允常的時候，與吴王闔廬發生戰争，互相結下怨仇，雙方不斷地討伐。允常去世，兒子勾踐即位，這就是越王。

元年，吴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吴陳，呼而自剄。吴師觀之，越因襲擊吴師，吴師敗於檇李，射傷吴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越王元年，吴王闔廬聽説允常去世，就發兵討伐越國。越王勾踐派敢死的勇士去挑戰，排成三行，到了吴軍陣前，呼喊着自刎而死。吴軍衹顧觀看他們，越軍乘機襲擊吴軍，吴軍在檇李被打敗，射傷吴王闔廬。闔廬快要死的時候，告訴他的兒子夫差説："一定不要忘記越國。"

三年，句踐聞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吴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興師。吴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於會稽。吴王追而圍之。

三年，勾踐聽説吴王夫差日夜訓練軍隊，爲了報復越國，越王打算在吴國未發兵之前，搶先去攻打它。范蠡勸諫説："不可以這樣做。我聽説武器是凶器，發動戰争是違背道德，争鬥是處事的最下策。暗中計謀，違背道德，喜歡使用凶器，親身參與最下策的事情，上帝禁止他，這樣做是不吉利的。"越王説："我已經决定了。"於是發兵。吴王聽到消息後，發動全部精鋭部隊抗擊越軍，在夫椒打敗越軍。越王收聚五千名殘兵敗將退守在會稽山上。吴王追趕圍困了他們。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

越王對范蠡説："因爲不聽您的話，所以到了這種地步，這該怎麽辦呢？"范蠡回答説："能够完滿地保住功業的，一定得到了上天的保祐；能够轉危爲安的，一定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能够節儉生財而成事的，一定是因地制宜得到了地

吴，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吴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吴王曰："天以越賜吴，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吴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吴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吴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説吴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吴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吴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利。要言辭謙卑地送給吴王豐厚的禮物，如果他不答應講和，就要親身去吴國做抵押，侍奉吴王。"勾踐説："好吧。"就命令大夫種去吴國求和，他跪着行走叩頭説："君王的亡國之臣勾踐派陪臣文種斗膽報告您的辦事人員：勾踐請求作您的奴僕，他的妻子作您的侍妾。"吴王剛要答應他。伍子胥對吴王説："上天把越國賜給吴國，您不要答應他。"種回去，把出使情况報告了勾踐。勾踐打算殺死妻子和兒子，燒毁寶器，然後决一死戰。種阻止勾踐説："吴太宰嚭貪婪，可以用重利引誘他，請派人秘密地向他説明意圖。"於是勾踐就派種把美女寶器秘密地獻給吴國太宰嚭。嚭接受了，就將大夫文種引見給吴王。文種叩頭説："希望大王赦免勾踐的罪行，將會送來他的全部寶器。如果不幸得不到赦免，勾踐就要全部殺死他的妻妾和兒女，燒毁他的寶器，率領他那五千人與您决一死戰，您也必將付出相當的代價。"嚭乘機勸吴王説："越國已經甘心作臣子了，如果能够赦免他，這對我國有利。"吴王準備答應他。伍子胥進諫説："現在不滅亡越國，以後一定會後悔的。勾踐是位賢君，文種、范蠡是良臣，如果放他們回國，將會作起亂來。"吴王不聽，終於赦免了越國，撤軍回去了。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

勾踐被困在會稽山，喟然嘆息説："我就這樣結束了嗎?"種説："湯被繫在夏臺，文王囚禁在羑里，晋國重耳逃奔翟國，齊國小白逃到莒國，他們終於稱王稱霸了。由此來看，何愁今日的處境不成爲將來的福運呢?"

吴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填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吴。二歲而吴歸蠡。

吴王已經赦免了越王，越王勾踐回國後，就親身受苦，憂心思慮，將苦膽懸挂在座位上，坐着躺着都時時仰嘗苦膽，飲食也要嘗嘗苦膽，説："你忘記會稽山的耻辱了嗎?"他親自耕作，夫人自己織布，吃飯不加肉，穿衣不穿華麗衣服，屈身卑躬地尊敬賢人，優厚地對待賓客，救濟貧窮的人，吊唁死去的人，與百姓共同勞動。越王想讓范蠡治理國家，范蠡回答説："軍事上的事情，文種不如范蠡；鎮撫國家，使百姓親近歸附，范蠡不如文種。"這時他把國家政事都委托給大夫文種，讓范蠡與大夫柘稽去求和，作爲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吴。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吴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吴。吴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人質留在吴國。兩年後吴國釋放范蠡回國。

勾踐從會稽山回國已經七年，愛撫他的士兵百姓，想用他們來報復吴國。大夫逢同勸諫説："國家新近流亡，現在纔殷實富裕些，如果整治武器裝備，吴國一定害怕，他們害怕了，我們的災難就會到來。况且凶猛的大鳥襲擊目標時，一定隱藏它的形體。現在吴國軍隊正在討伐齊國、晉國，跟楚國、越國又有深仇大恨，名聲超過所有國家，實際上危害了周王室，恩德少而武功多，一定更加驕傲自大。爲我們越國考慮，不如結交齊國，親近楚國，依附晉國，厚待吴國。吴國的志向更加廣大，一定會輕視戰争。這樣我們聯絡這些勢力，讓三國聯合攻打吴國，越國趁它疲憊的時候，就可以攻克它了。"勾踐説："好吧。"

居二年，吴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吴，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吴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吴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吴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争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强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

過了兩年，吴王要攻打齊國。子胥勸諫説："不行。我聽説勾踐吃飯没有兩樣菜，與百姓同甘共苦。此人不死，一定成爲我國的禍患。越國對於吴國來説，是心腹的重病；齊國對於吴國來説，衹不過是疥癬的小病。希望您放棄討伐齊國，先對付越國吧。"吴王不聽，於是討伐齊國，在艾陵打敗齊軍，俘虜齊國的高昭子、國惠子而回。吴王責怪子胥。子胥説："大王不要高興！"吴王惱怒，子胥想自殺，吴王聽説後制止了他。越大夫文種説："我觀察吴王執政驕傲了，請試着向吴王借貸糧食，來摸一下他對越國的態度。"越國請求借貸糧食，吴王打算借給他們，子胥勸諫不要借給，吴王還是借給了他們，越王暗中很高興。子胥進言説："大王不聽勸諫，三年後吴國將要變成一片廢墟了！"太宰嚭聽説了，就多次與子胥就如何對待越國發生争議，因此在吴王面前讒陷子胥説："伍員相貌忠厚，但實際上是個殘忍之人，他連父兄都不顧，怎麽能顧念君王呢？君王前次想討伐齊國，伍員强行勸諫，結果討伐獲得勝利，因此反而怨恨君王。君王不防備伍員，伍員一定作亂。"嚭與逢同共同謀劃，在吴王面前讒陷子胥。吴王開始不聽信，就派子胥出使齊國，聽説他把兒子托付給齊國的鮑氏，吴王大怒，説："伍員果然欺騙我！"子胥辦完事返

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吴任嚭政。

回,吴王派人賜給子胥一把“屬鏤”劍讓他自殺。子胥大笑説:“我使你的父親稱霸,我又擁立你爲國君,你當初要分吴國的一半領土給我,我没有接受,没過多久,今天你反而因爲聽信讒言誅殺我。唉!唉!你一個人根本就不能够獨自立國!”伍子胥告訴使者説:“一定要挖取我的眼睛懸挂在吴國都城的東門上,來觀看越國軍隊進城!”這時吴王任用嚭執掌國政。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吴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

過了三年,勾踐召范蠡説:“吴王已經殺死了子胥,阿諛逢迎的人很多,可以進攻吴國嗎?”范蠡回答説:“還不行。”

至明年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吴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吴。吴師敗,遂殺吴太子。吴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黄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吴,乃與吴平。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吴王北去黄池會見諸侯,吴國的精兵都跟隨吴王去了,惟有老弱殘兵和太子留守。勾踐又問范蠡,范蠡説:“可以進攻了。”於是派遣兩千熟習水性的士兵,訓練有素的士兵四萬人,近衛軍六千人,各種理事軍官一千人,討伐吴國。吴國軍隊被打敗,於是殺死吴太子。吴國人向吴王告急,吴王正在黄池與諸侯會見,害怕天下人聽説這個情況,就保守秘密。吴王在黄池會盟後,就派人用厚禮向越國請求講和。越王自己估量也不能滅亡吴國,就與吴國講和了。

其後四年,越復伐吴。吴士民罷弊,輕鋭盡死於齊、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圍之三年,吴師敗,越遂復栖吴王於姑蘇之山。吴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吴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

這以後四年,越國又討伐吴國。吴國軍民疲憊,精鋭部隊全部死在與齊國、晋國的戰役上。越國大破吴軍,因而越軍留下圍困吴國三年,吴國軍隊再度失敗,越軍於是又把吴王圍困在姑蘇山上。吴王派公孫雄脱去上衣露出胳膊跪着行走前往,向越王請求講和,説:“孤立無援的臣子夫差大膽表露心裏話,以前曾經在會稽山得罪過您,夫差不敢違背您的命令,得以與您講和,就撤軍回國了。現在您舉玉足來誅孤臣,孤臣我惟命是聽,料想您也會像會稽山我對您那樣赦免孤臣的罪行?”勾踐不忍,想答應他。范蠡説:“會稽山的事情,是上天以越國賜給吴國,吴國不取。今天上天以吴國賜給越國,越國難道可以違背天意嗎?况且君王早早上朝很晚退朝,不是爲了吴國嗎?謀劃了二十二年,一旦放棄它,可以嗎?况且上天給我們而不取,反而要受到懲罰的。‘砍伐樹木做斧柄,斧柄的樣子就在身邊’,

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吴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吴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誅太宰嚭。

您忘記了會稽山的災難了嗎?"勾踐説："我想聽從您的意見，但我不忍心拒絶他的使者。"范蠡於是擊鼓進軍，説："大王已經把國政交給我了，使者回去吧，不然我就要得罪你了。"吴國使者流着淚離去了。勾踐憐憫他，就派人告訴吴王説："我把您安置在甬東，統治一百家。"吴王謝絶説："我老了，不能事奉君王！"於是吴王自殺，他自殺時蒙起自己的臉，説："我没有臉面去見子胥！"越王埋葬了吴王，誅殺了太宰嚭。

句踐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吴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勾踐已經平定吴國，就率軍北渡淮水，與齊國、晉國諸侯在徐州會見，向周王室進獻貢品。周元王派人賜給勾踐祭肉，命他作諸侯之伯。勾踐已經離去，渡淮河南去，把淮河流域送給楚國，把吴國所侵奪的宋國土地歸還給宋國，把泗水東部方圓百里的土地給了魯國。在當時，越軍在長江、淮河以東暢行無阻，諸侯都來祝賀，號稱霸王。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於是離去，從齊國送給大夫文種書信説："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相貌是長脖頸、鳥嘴，可以與他共患難，不可以與他共享樂。您爲什麽不離去呢?"文種看了書信後，藉口有病，不去上朝。有人在越王面前讒陷文種將要作亂，越王就賜給文種一把劍説："您教我討伐吴國的七條計策，我衹用了三條就打敗了吴國，剩下那四條還在您那裏，您替我去先王那裏試行吧。"文種於是自殺。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

勾踐去世，兒子王鼫與即位。王鼫與去世，兒子王不壽即位。王不壽去世，兒子王翁即位。王翁去世，兒子王翳即位。王翳去世，兒子王之侯即位。王之侯去世，兒子王無彊即位。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争强。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説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

王無彊在位時，越國興兵北去討伐齊國，西去討伐楚國，與中原國家争强。正當楚威王的時候，越國北去討伐齊國，齊威王派人游説越王説："越國不去討伐楚國，大則不能稱王，小則不能稱霸。考慮越國之所以不去討伐楚國，因爲没有得到晉國的支持。韓國、魏國本來就不敢攻打楚國。韓國攻打楚國，楚國就會使韓國軍隊覆没，并且殺死它的將領，那麽葉邑、陽翟就危險了；魏國如果攻打楚國，也將使它的軍隊覆没，

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閒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鬥晉楚也;晉楚不鬥,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

它的將領被殺,那麼陳、上蔡就都不得安寧了。所以二晉去侍奉越國,就不至於覆軍死將,汗馬功勞不會出現。您爲什麼重視得到晉國的支援呢?”越王說:“我所要求晉國的,不是讓它去大動干戈,何況是攻城圍邑呢?我希望魏國在大梁城下聚集軍隊,希望齊國在南陽莒地練兵,聚集兵力至常邑、郯邑的邊境,那麼方城以外的楚軍不能南下,淮水、泗水之間的楚軍不再向東來,商邑、於邑、析邑、酈邑、宗胡地區及夏路以西的楚軍不足以防備秦國,江南、泗水一帶的楚軍不足以對付越國了。那麼齊國、秦國、韓國、魏國就可以從楚國那裏實現自己的意願,這樣魏國、韓國不用戰爭也可以分到土地,不用耕種就可以獲得糧食了。韓、魏現在不是這樣做,而是在黄河、華山之間用兵作戰,被齊國、秦國所利用,所期待的韓國、魏國如此失策,怎麼能够藉助它們來稱王呢!”齊國使者說:“真僥幸啊,越國没有滅亡!我不敬重那樣運用智謀,就像眼睛一樣,能看到細小的毫毛,但却看不見自己的睫毛。現在大王知曉韓國、魏國的失策,而不知道越國自己的過錯,這就是剛纔說的‘眼睛’之論了。大王所期待的韓國、魏國,并非是要求它們立汗馬功勞,也不是想和它們聯合建立同盟,而將期待的是分散楚國的兵力。現在楚軍已經分散了,還期待韓國、魏國什麼呢?”越王說:“該怎麼辦呢?”齊國使者說:“楚國的三位大夫,張開了他們九軍的兵力,往北圍攻曲沃、於中,直到無假之關,足有三千七百里的戰綫,景翠的軍隊聚結在北邊的魯國、齊國和南陽地區,分散楚國的軍隊,還有比現在更大的嗎?而且大王所期求的,是使晉、楚兩國相鬥;晉、楚軍隊不相鬥,越軍就不發動,這是祇知道二五却不知道十了。這時不攻打楚國,我因此知道越國大不能稱王,小不能稱霸。再說讎邑、龐邑、長沙,是楚國的糧區;竟澤陵,是楚國的木材產區。越國出兵打通無假之關,這四邑就不能向楚國郢都進獻貢品了。我聽說,謀取王業而不能稱王,那最不好的結果是可以稱伯。然而連伯也稱不上的,那是因爲他失去了王道。所以希望大

王轉向攻打楚國吧。”

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争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於是越軍就放棄齊國而攻打楚國。楚威王發兵攻打越國，大敗越軍，殺死王無彊，全部奪取原來吳國的土地，一直到浙江，往北在徐州大敗齊軍。越國從此分崩離散，各族子弟争搶權位，有的稱王，有的稱君，分住在長江以南沿海一帶，他們歸附楚國，向楚國朝貢。

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後來過了七世，到了閩君搖即位，幫助諸侯推翻了秦王朝。漢高祖又讓搖作了越王，作爲越國的後代供奉祭祀。東越、閩君，都是越國的後代。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

范蠡侍奉越王勾踐，勞苦身體，努力勤政，與勾踐運籌謀劃二十多年，終於滅亡了吳國，雪洗了會稽山的耻辱，向北進軍，渡過淮河，威臨齊國、晉國邊境，號令中原國家，尊奉周王室，勾踐因此稱霸，范蠡號稱上將軍。回國以後，范蠡認爲盛名之下，難以久居，而且勾踐的爲人可以與他同患難，難於與他共安樂，給勾踐寫了一封書信說：“我聽說君主憂慮，臣子應該勞苦，君主受辱，臣子應當去死。從前君王在會稽山受到侮辱，我之所以没有去死，是爲了報仇雪耻。現今既然已經雪耻，我請求領受會稽山受辱的罪罰。”勾踐說：“我要把越國分一半給您，讓我們共同享有它。不這樣，我就要加罪給您。”范蠡說：“君王發布自己的命令，臣子要實行自己的意願。”於是范蠡裝上細軟珠寶，與他的侍從乘船浮海而去，始終没有回去。於是勾踐爲表彰范蠡把會稽山作爲他的封邑。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居無幾何，致産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

范蠡浮海到了齊國，改姓更名，自稱爲鴟夷子皮，在海邊耕種，吃苦耐勞，努力生産，父子治理産業。居住不久，就獲得財産數十萬。齊國人聽說他有才能，就讓他作國相。范蠡喟然嘆息說：“居處家裏能够掙得千金，做官能够位居卿相，這是平民百姓達到的頂點。長久享受尊貴名號，是不吉祥的。”於是歸還相印，散盡他的財産，分給他的知心好友和鄉親們，携帶貴重財寶，悄悄地離去，到陶地住下來，他認爲此地是天下的中心，買賣交易，各地道路暢通，做生意

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可以發財致富。於是自稱陶朱公。又約定父子耕種畜牧，囤積貨物，等待時機，轉賣貨物，求得十分之一的利潤。過了不久，就積累資産達到萬萬。天下人都稱道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争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

朱公居住陶地，生下一個小兒子。小兒長大了，朱公的二兒子殺了人，囚禁在楚國。朱公説："殺人償命，這是常理。但是我聽説家有千金的兒子不被殺死在鬧市中。"朱公告訴他的小兒子前去探視二兒子。就裝了一千鎰黄金，放進褐色的器具中，用一輛牛車拉着。將要打發小兒子上路，朱公的大兒子堅决請求要去，朱公不答應。大兒子説："家中有長子叫家督，如今弟弟犯了罪，父親不派我去，却派小弟前往，這説明我不好。"他要自殺。他的母親替他説情，説："現在派小兒子去，不一定能够救活咱們二兒子，却先白白地失掉大兒子，怎麽辦呢?"朱公不得已就改派大兒子，寫了一封書信給他的舊日好友莊生。朱公告訴他的大兒子説："到了那裏就把千鎰黄金送到莊生家中，聽從他的安排，千萬不要和他争論事情。"大兒子出發了，身上也私自帶了數百鎰黄金。

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朱公的大兒子到了楚國，莊生的家是在楚國的城郊，撥開滿地野草纔到他的家門，居住條件很差。然而大兒子送上書信并獻上千鎰黄金，全部遵照父親説的去做。莊生説："你可要趕快離去，千萬不要停留！即使你二弟出來，也不要問事情緣由。"大兒子離去後，不再去拜望莊生，而私自留住，用他自己私帶的黄金進獻給楚國貴族執政的人。

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

莊生雖然居住窮鄉陋室，但他因爲廉潔正直而聞名全國，從楚王以下都尊他爲老師。等到朱公進獻黄金，他不是有意接受，而是想事成之後再歸還給他，作爲信物。所以黄金送來後，就告訴他的妻子説："這是朱公的黄金。如果我突然病死了，來不及轉交朱公，你事後再歸還給他，不要動用。"朱公的大兒子不知他的心意，認爲黄金送給他不會有特殊的作用。

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

莊生選擇適當時機進宫拜見楚王，説"某星移到某處，這對楚國有害"。楚王平時信賴莊生，

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

說："現在該怎麼辦呢？"莊生說："惟獨實施仁德可以免除災難。"楚王說："先生不必再說了，我會實行仁政的。"楚王於是派使者查封貯藏三錢的府庫。楚國那位接受財禮的權貴驚訝地告訴朱公的大兒子說："國王將要大赦了。"朱公的大兒子說："怎麼見得呢？"權貴說："每當國王將要發布赦令時，常常要封閉三錢的府庫。昨天晚上國王派使者封閉了三錢府庫。"朱公的大兒子認爲大赦，他的二弟自然就會出獄了，他很看重白白扔給莊生的千鎰黃金，毫無作用，於是又去見莊生。莊生驚訝地說："你不是離去了嗎？"朱公的大兒子說："我根本没走。開始是爲弟弟的事情來的，現今聽議論說國王大赦，二弟自然在赦免之列，所以我來向先生辭行。"莊生知道他的意圖，是想收回那些黃金，就說："你自己進屋取走黃金吧。"朱公大兒子就親自進屋取出黃金帶着離去，獨自歡喜慶幸。

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

莊生羞愧於被兒子輩出賣，就進宮拜見楚王，說："我前次說的某星移位的事情，君王說要用施仁德的事情報答它。今天我出門，聽路上的人都議論說陶地的富人朱公的兒子殺了人囚在楚國，他家拿出許多金錢賄賂君王身邊的人，所以君王不是爲了體恤楚國人民而實行大赦的，是由於朱公兒子的緣故。"楚王大怒說："我雖然没有德行，怎麼會爲了朱公兒子的緣故而施恩惠呢！"楚王命令判決，先殺死朱公的兒子，第二天纔下達赦免令。朱公的大兒子最終帶着他弟弟的尸體回家了。

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長子到家後，他的母親以及鄉親們對此事都很悲哀，祇有朱公獨自發笑，說："我本來知道他一定會使弟弟被斬的，他不是不愛他的弟弟，祇是因爲有所不能忍心放棄的東西。他從小和我在一起，受過各種辛苦，深知謀生的艱難，所以把拋棄金錢看得很重。至於他的小弟，生下來看到的就是我的富有，乘堅固車子，騎駿馬，射獵狡兔，哪裏知道錢財從何處來呢，所以把捨棄金錢看得很輕，毫無吝嗇。前日我所以想派小兒子去，是由於他能够捨棄金錢的緣故。而大兒子是不能的，所以終於害了他的弟弟，這是事情的常

理，没有什麼值得悲傷的。我本來日日夜夜等的就是二兒子的尸體送回來。”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所以范蠡三次遷移，聞名天下，他不是隨便離去的，所到一處一定成就功名。終於老死在陶地，所以世上人相傳稱他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吴，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太史公曰：禹的功勞很大呀，疏導了九條大河，安定了九州，直到今天，中原國家仍然安寧。等到他的後代勾踐在位時，辛勤操勞，深謀遠思，終於滅掉了强大的吴國，往北向中原地區顯示兵力，尊奉周王室，號稱霸王。勾踐能不算作賢能嗎！大概還有禹遺留的功業吧。范蠡三次遷移都有榮耀的名聲，美名流傳後世。臣子和君主能够像這樣，想不顯赫，可能嗎？

# 史記卷四十二

## 世家第十二

###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 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并，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

鄭桓公友是周厲王的小兒子，宣王的庶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開始封在鄭邑。受封三十三年，百姓都喜愛他。幽王用他作司徒。他努力使周王朝百姓和睦團結，周王朝百姓都很高興，黃河、雒水流域的人們都很思念他。友作司徒一年，幽王因爲褒姒王后的緣故，朝廷政事多有荒謬，有的諸侯就背叛了他。這時鄭桓公詢問太史伯說："王室災難深重，我能逃脫死難嗎?"太史伯回答說："惟獨雒水的東部地區，黃河、濟水的南部地區可以居住。"桓公說："爲什麼?"太史伯回答說："那一帶接近虢國、鄶國，虢國、鄶國的國君貪婪好利，百姓不親附。現在您爲司徒，百姓都熱愛您，您真的請求居住在那裏，虢國、鄶國的國君看到您正在當權，就會輕易地分給您土地。如果您確實住在那裏，虢國、鄶國的百姓都將成爲您的百姓。"鄭桓公說："我想往南到長江沿岸，怎麽樣?"太史伯回答說："從前祝融作高辛氏的火正，他的功勞是很大的，但是他的子孫在周王朝沒有興盛的，楚國就是他的後代。周王朝衰微，楚國一定會强盛。楚國興盛了，對鄭國是不利的。"桓公說："我想住到西方去，會怎麽樣呢?"太史伯回答說："那裏的百姓貪婪好利，難以長久居住。"桓公說："周王朝衰敗了，哪個國家興盛呢?"太史伯回答說："大概是齊國、秦國、晉國、楚國吧? 齊國是姜姓，伯夷的後代，伯夷輔佐堯帝掌管禮儀。秦國是嬴姓，是伯翳的後代，伯翳輔佐舜帝安撫百物。以及楚國的祖先，都曾經爲天下人立下了功勛。周

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武王戰勝紂王後，成王封叔虞在唐邑，那裏地勢險阻，憑這些有賢德的子孫，與衰敗的周王室并存，晋國也一定會興盛的。”桓公説：“好。”於是桓公立即向幽王説了，向東遷移他的百姓去了雒水東部，虢國、鄶國果然獻給桓公十個邑，他終於建起了鄭國。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過了二年，犬戎在驪山下殺死了幽王，同時也殺死了鄭桓公。鄭國人共同擁立他的兒子掘突爲國君，這就是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的女兒做夫人，叫武姜。生太子寤生，生時難産，等到生下後，夫人不喜愛他。後來生小兒子叔段，叔段生時容易，夫人喜愛他。二十七年，武公病了，夫人請求武公，想立叔段爲太子，武公没有同意。這年，武公去世，寤生即位，這就是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内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莊公元年，封弟弟叔段在京城，號稱太叔。祭仲説：“京城比國都還大，不可以封給弟弟。”莊公説：“武姜要這樣做，我不敢違背她。”叔段到了京城，整治軍備，與他的母親武姜謀劃襲擊鄭都。二十二年，叔段果然襲擊鄭都，武姜作内應。莊公發兵討伐叔段，叔段逃跑了。莊公攻打京城，京城裏的人背叛叔段，叔段逃到鄢邑。鄢邑的百姓逃散了，叔段逃奔到共國。這時莊公遷移他的母親到城潁，發誓説：“不到黄泉，不再相見。”過了一年多，莊公已經悔恨發誓，思念母親。潁谷的考叔向莊公進獻禮物，莊公賜給他飯。考叔説：“我有老母，請求把您賜給我的飯賜給我母親吧。”莊公説：“我很思念母親，但我又怕違背誓言，該怎麼辦呢?”考叔説：“挖個地道直到黄泉，那麼你們母子就可以相見了。”於是莊公就聽從考叔的話，見到了母親。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

二十四年，宋繆公去世，公子馮逃奔鄭國。鄭國侵犯周王室田地，奪走了莊稼。二十五年，衛國州吁殺死他的國君桓公，自立爲國君，與宋國一起攻打鄭國，是由於公子馮的緣故。二十七年，鄭國開始朝見周桓王。桓王惱怒鄭國搶走他的莊稼，不按禮儀接待鄭君。二十九年，莊公恨周桓王不按禮儀待他，用祊邑與魯國交换了靠近許國的魯國田地。三十三年，宋國殺死孔父。

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

三十七年，莊公不去朝見周王，周桓王率領陳國、蔡國、虢國、衛國的軍隊討伐鄭國。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周王的軍隊被打得大敗。祝聸射中周王的臂膀。祝聸請求追擊，鄭伯制止了他，說："侵犯長輩尚且遭到責難，何況凌辱天子呢?"於是停止追擊。夜間莊公派祭仲問候周王的傷。

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三十八年，北戎討伐齊國，齊國派人向鄭國請求救援，鄭國派太子忽率軍救援齊國。齊釐公想把女兒嫁給他，忽謝絕說："我們是小國，不敢與齊國相匹配。"當時祭仲與忽一起前去，勸忽娶了齊女，說："君王內寵很多，太子沒有大國的支持將會不能即位，三位公子都有可能做國君。"所說的三位公子，就是太子忽和他的二弟突、三弟子亹。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

四十三年，鄭莊公去世。當初，祭仲很受莊公的寵信，莊公任命他做卿士；莊公讓他去鄧國迎娶美女，生了太子忽，所以祭仲擁立忽作國君，這就是昭公。

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丁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

莊公又娶了宋國雍氏女兒，生厲公突。雍氏很受宋國的寵愛。宋莊公聽說祭仲擁立忽爲國君，就派人誘召祭仲并抓了起來，說："不擁立突，就得死。"也抓起了突，是爲了索求財物。祭仲答應了宋國，與宋國立了盟約。他帶着突回國，擁立他爲國君。昭公忽聽說祭仲因爲宋國的要挾，擁立他的弟弟突爲國君，九月丁亥這天，忽出奔到衛國。己亥這天，突到達鄭國，即位，這就是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厲公四年，祭仲獨專國政。厲公擔心此事，暗中讓祭仲的女婿雍糾去殺死祭仲。雍糾的妻子是祭仲的女兒，知道了這件事，對她母親說："父親與丈夫哪一個親?"母親說："父親祇有一個，丈夫却可以從很多人中選擇。"女兒於是告訴了祭仲雍糾將謀殺他的事情，祭仲反過來殺死了雍糾，在街市上陳尸示衆。厲公對祭仲毫無辦法，怨恨雍糾說："跟婦人商量，本來就應該死!"夏天，厲公被迫出宮到邊界櫟邑居住。祭仲迎接昭公忽，六月乙亥這天，昭公忽又回到鄭國，即位。

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

秋天，鄭厲公突依靠櫟人殺死櫟邑大夫單伯，就定居在那裏。諸侯聽説厲公出奔，討伐鄭國，没有取勝而離去。宋國送給厲公很多軍隊，讓他自己居守櫟邑，鄭國因此也不敢討伐櫟邑。

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

昭公二年，在昭公作太子時，父親莊公就想用高渠彌作卿士，太子忽討厭他，莊公不聽從，終於用高渠彌爲卿士。等到昭公即位，他懼怕昭公殺死自己，在冬天十月辛卯這天，高渠彌與昭公出外打獵，在野外射死昭公。祭仲與高渠彌不敢迎回厲公，就改立昭公的弟弟子亹爲國君，這就是子亹，没有謚號。

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鬥，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强，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

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在首止會見諸侯，鄭子亹前去赴會，高渠彌輔佐，跟隨前往，祭仲推説有病没有隨行。祭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子亹在齊襄公作公子的時候，曾經與他爭鬥，互相仇恨，等到齊襄公會見諸侯時，祭仲請求子亹不要前往。子亹説："齊國强盛，而厲公居住櫟邑，假使不前去，齊國就會率領諸侯討伐我，納入厲公了。我不如前往，去了怎麽會一定受侮辱，而且又怎麽會一定落到您所想象的那種地步呢！"子亹終於去了。當時祭仲恐怕齊侯把他也一起殺掉，所以推説有病。子亹到了首止，没有向齊侯道歉，齊侯惱怒，就埋伏武士殺死子亹。高渠彌逃回，回來就與祭仲商量，從陳國召回子亹的弟弟公子嬰，擁立他爲國君，這就是鄭子。這年，齊襄公派彭生乘魯桓公酒醉將其用杖擊殺。

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

鄭子八年，齊國人管至父等作亂，殺死他們的國君襄公。十二年，宋國人長萬殺死他的國君湣公。鄭祭仲死了。

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

十四年，原來鄭國逃亡的厲公突，在櫟邑派人用欺騙手段劫持了鄭國大夫甫假，要挾他幫助回國都復位。甫假説："放了我，我替您殺死鄭子幫助您回去復位。"厲公與他盟誓，就放了他。六月甲子這天，甫假殺死鄭子和他的兩個兒子，迎接厲公突，突從櫟邑回去即位。當初，在鄭國都城的南門裏，有一條城内蛇與一條城外蛇爭鬥，城内蛇戰死。過了六年，厲公果然又回宫了。回宫後責備他的伯父原説："我逃離國都在外面居住，伯父没有幫助我回來的意思，也很

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假曰："重德不報，誠然哉！"

過分了。"原說："侍奉國君不能懷有二心，這是作臣子的天職。我知道罪過了。"於是自殺。厲公於是對甫假說："您侍奉國君懷有二心了。"於是誅殺了他。甫假臨死時說："大德無法報答，當然就是這個下場了！"

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厲公突復位後元年，齊桓公開始稱霸。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温，立弟穨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

五年，燕國、衛國與周惠王的弟弟穨討伐周王，周王出逃到温國，擁立周王的弟弟穨爲國王。六年，惠王向鄭國告急，厲公發兵進擊周王子穨，没有取勝，於是厲公與周惠王回國，讓惠王在櫟邑居住。七年春天，鄭厲公與虢叔一起襲擊殺死周王子穨，送惠王回周朝。

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秋天，厲公去世，兒子文公踕即位。厲公開始即位四年，逃亡居住櫟邑，居住櫟邑十七年，又回來，即位七年，加上逃亡的時間，一共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率軍攻破蔡國，接着討伐楚國，到達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

二十四年，文公有個低賤的小妾名叫燕姞，夢見上天給她一株蘭草，説："我是伯儵。我是你的祖先。用這株蘭草作你的兒子，蘭草有濃烈的國香氣味。"燕姞把此夢報告了文公，文公就與她同房了，送她一株蘭草作爲憑證。燕姞於是生了個兒子，起名叫蘭。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經過鄭國，文公不以禮相待。文公的弟弟叔詹説："重耳賢德，而且又與鄭國同姓，在窮困的時候拜訪您，不可以對他無禮。"文公説："諸侯逃亡的公子經過這裏的多了，怎麽能够都以禮相待呢！"叔詹説："您如果不以禮待他，就得將他殺死；不殺死他，假使他回國，就是鄭國的憂患了。"文公不聽。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禄，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

三十七年，春天，晋公子重耳返回晋國，即位，這就是文公。秋天，鄭國入侵滑國，滑國聽從鄭國命令，不久，滑國背離鄭國又親附衛國，於是鄭國討伐滑國。周襄王派伯犕去爲滑國説情。鄭文公怨恨惠王逃亡在櫟邑時，是文公的父親厲公送惠王回國復位的，惠王没有賜賞厲公爵位俸禄，文公又怨恨襄王支持衛國、滑國，所以不聽從襄王替滑國的請求，反而囚禁了伯犕。襄

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

王惱怒，與翟國人一起討伐鄭國，没有取勝。冬天，翟國攻打襄王，襄王出奔到鄭國，鄭文公讓襄王在氾邑居住。三十八年，晉文公送襄王回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卒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

四十一年，鄭國幫助楚國進擊晉國。自從晉文公經過時而没有以禮相待，所以鄭國背叛晉國幫助楚國。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同圍攻鄭國，討伐它幫助楚國攻打晉國的罪行，以及文公經過時不以禮相待。當初，鄭文公有三位夫人，受寵愛的兒子五人，都因爲有罪早死。鄭文公惱怒，趕走了衆位公子。子蘭投奔晉國，隨從晉文公圍攻鄭國。當時子蘭侍奉晉文公非常謹慎，晉文公十分寵愛他，他就在晉國私下活動，藉機求得回鄭國做太子。晉文公這時想得到叔詹并殺死他。鄭文公恐懼，不敢告訴叔詹這些話。叔詹聽説了，就對鄭君説："我勸諫您，您不聽我的話，晉國終於成爲鄭國的禍患。然而，晉國之所以圍攻鄭國，是因爲我，我死了而晉國能赦免鄭國，這是我的願望。"於是自殺。鄭國人把叔詹的尸體交給晉國，晉文公説："一定要見鄭君一面，侮辱他後纔能離去。"鄭國人害怕了，就派人偷偷地告訴秦王説："攻破鄭國增强晉國，這對秦國不利。"秦國撤了兵。晉文公打算送子蘭回國作太子，就把想法告訴了鄭國。鄭國大夫石癸説："我聽説姞姓之女是后稷的元妃，她的後代應當有興盛的。子蘭的母親，就是元妃的後代。况且夫人的兒子都已死掉，其餘庶子没有哪一個比得上子蘭賢惠。現在圍攻緊急，晉國替子蘭請求回國作太子，没有比這個條件更有利的了！"鄭國於是答應了晉國的請求，與晉國訂了盟約，鄭國終於立子蘭爲太子，晉國軍隊就撤離了。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

四十五年，文公去世，子蘭即位，這就是鄭繆公。

繆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

繆公元年春天，秦穆公派遣三位將軍帶兵打算偷襲鄭國，到達滑國，遇上鄭國商人弦高，弦高采用欺騙手段，用十二頭牛慰勞秦軍，所以秦軍没有到達鄭國就返回了，晉國軍隊在崤山截擊秦軍并打敗了它。當初，前一年鄭文公去世的時

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候，鄭國守城的繒賀把鄭國內部情況出賣給秦國，秦軍所以到來。三年，鄭國發兵跟隨晉國討伐秦國，在汪邑打敗秦國軍隊。

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

繆公二年，楚國太子商臣殺死他的父親成王自立爲國君。二十一年，商臣與宋國華元討伐鄭國。華元殺羊慰勞士兵，没有給他的駕車人羊斟，羊斟惱怒，就駕着車馳奔入鄭國軍中，鄭國囚禁華元。宋國來贖華元，華元已經逃走了。晉國派趙穿率軍討伐鄭國。

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

二十二年，鄭繆公去世，兒子子夷即位，這就是靈公。

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

靈公元年春天，楚國進獻黿給靈公。子家、子公要朝見靈公，子公的食指動了一下，他告訴子家說："往日食指動，一定能吃上奇異食物。"等到他們入朝，看見靈公正在吃黿羹，子公笑說："果然如此！"靈公問他發笑的緣故，子公就詳細報告給靈公。靈公召呼他們上前，惟獨不給子公羹吃。子公惱怒，就用食指沾羹，嘗了嘗就出去了。靈公惱怒，要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劃在先。夏天，他們殺死靈公。鄭國人想擁立靈公的弟弟去疾爲國君，去疾推讓說："一定讓賢德的人即位，而我去疾不賢德；一定按少長順序即位，那麼公子堅比我年長。"公子堅是靈公的庶母兄弟，是去疾的哥哥。於是就擁立子堅爲國君，這就是襄公。

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

襄公即位，要全部清除繆氏。繆氏殺死了靈公，是子公的家族。去疾說："一定要清除繆氏，我也要離去了。"這纔停止清除繆氏。襄公讓他們都做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

襄公元年，楚國惱怒鄭國接受宋國賄賂放走華元，討伐鄭國。鄭國背離楚國，與晉國親近。五年，楚國又來討伐鄭國，晉國前來救援。六年，子家死了，國都裏的人又驅逐他的家族，因爲是他殺死了靈公。

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獘邑，孤之罪也。敢

七年，鄭國與晉國在鄢陵結盟。八年，楚莊王因爲鄭國與晉國結盟，前來討伐，圍攻鄭國三個月，鄭國獻出都城投降楚國。楚王從皇門進入，鄭襄公脱去上衣露出胳膊牽着羊前來迎接，說："我没有在邊邑侍奉好，使君王滿懷憤怒來

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到我們國家，這是我的罪過。我怎敢不惟命是聽。您把我流放江南，以及把鄭國賜給其他諸侯，我也聽從您的命令。如果君王不忘記厲王、宣王，桓公、武公，可憐他們，不忍心斷絶他們的江山社稷，賜給不毛之地，使我能够得到機會改事君王，這是我的願望，但不是我所敢企望的。衹不過斗膽説説心裏話而已，我一切聽從您的命令。”莊王因此退却三十里而後駐軍。楚國衆位大臣説：“從郢都來到這裏，士大夫也已經長久地勞苦了。如今得到國家而放棄它，爲什麽呢？”莊王説：“之所以發兵討伐，是討伐不服從的。現今鄭國已經降服，還有什麽要求呢？”楚軍終於離去。晉國聽説楚國討伐鄭國，發兵前來救援鄭國。晉國意見不統一，猶豫不決，所以來遲了，等晉軍來到黄河時，楚兵已經撤離。晉國將領有的想要渡河，有的想要回去，最後終於渡過黄河。莊王聽説，回軍進擊晉軍。鄭國反過來幫助楚軍，在黄河岸上大破晉軍。十年，晉國軍隊前來討伐鄭國，因爲它反叛晉國而親近楚國。

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十一年，楚莊王討伐宋國，宋國向晉國告急。晉景公想發兵救援宋國，伯宗勸諫晉君説：“上天正在開導楚國，不可討伐。”於是尋求勇士，得到一位霍國人名叫解揚，字子虎，去欺騙楚國，讓宋國不要投降。經過鄭國，鄭國與楚國親近，就捉住解揚獻給了楚國。楚王用厚重的禮物賜給解揚，與他訂立誓約，讓他向宋國反過來傳達晉國的話，讓宋國投降楚國，再三要挾，解揚纔答應。於是楚王讓解揚登上樓車，讓他向宋國喊話。解揚於是背棄他與楚王的誓約，傳達了晉君的命令説：“晉國正在率領全國的軍隊前來救援宋國，宋國雖然緊急，千萬不要投降，晉國大軍今天就到了！”楚莊王大怒，要殺死解揚。解揚説：“國君把制定命令當作義，臣子把執行命令當作信。接受我君的命令來出使，寧肯一死也不能使君命受損。”莊王説：“你已經答應我了，過後背叛，你的信在哪裏呢？”解揚説：“我之所以答應您，是想完成我君的命令。”快要殺他的時候，他回過頭來對楚軍説：“做人臣的不要忘記盡忠而受到處死的事情！”楚王的弟弟們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

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

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爲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

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

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産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

都勸諫楚王赦免解揚，於是楚王赦免解揚讓他回國。晉國賜給他上卿的爵位。

十八年，襄公去世，兒子悼公濆即位。

悼公元年，鄦公在楚國誹謗鄭國，悼公派弟弟睔去楚國辯駁。辯駁没有生效，楚國囚禁睔。這時鄭悼公來與晉國講和，於是兩國親近。睔與楚國子反有私交，子反進言把睔歸還給鄭國。

二年，楚國討伐鄭國，晉軍來救援。這年，悼公去世，擁立他的弟弟睔爲國君，這就是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説“我對鄭成公有恩德”，於是派人來與成公訂盟。成公暗中與楚國訂立盟約。秋天，成公朝見晉國，晉王説“鄭國與楚國私下講和”，晉國就逮捕了成公。派欒書討伐鄭國。四年春天，鄭國擔心晉國來圍攻，公子如就擁立成公庶兄繻爲國君。這年四月，晉國聽説鄭國立了新君，就送成公回國。鄭國人聽説成公回來，也就殺死了國君繻，迎接成公。晉軍撤去。

十年，鄭國背叛與晉國的盟約，與楚國結盟。晉厲公惱怒，發兵討伐鄭國。楚共王救援鄭國。晉國與楚國在鄢陵交戰，楚國軍隊被打敗，晉軍射傷楚共王眼睛，雙方撤軍而離去。十三年，晉悼公討伐鄭國，在洧上駐軍。鄭國據城堅守，晉軍也就離去了。

十四年，成公去世，兒子惲即位，這就是釐公。

釐公五年，鄭國國相子駟朝拜釐公，釐公没有禮遇他。子駟惱怒，指使厨師用毒藥殺死釐公，向諸侯發布訃告説“釐公得了暴病去世”。擁立釐公的兒子嘉爲國君，嘉當時五歲，這就是簡公。

簡公元年，衆公子謀劃要誅殺國相子駟，子駟發覺了他們的陰謀，反過來把公子們全都殺死。二年，晉國討伐鄭國，鄭國與晉國結盟，晉軍離去。冬天，鄭國又與楚國結盟。子駟畏懼誅殺，所以一面親近晉國，一面親近楚國。三年，國相子駟想自立爲國君，公子子孔指使尉止殺死國相子駟取而代之。子孔又想自立爲國君。子産説：“子駟這樣做不可以，誅殺了他，現在您又

孔從之而相鄭簡公。

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産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産以六邑。子産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産如舊交，謂子産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産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争寵相殺，又欲殺子産。公子或諫曰："子産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産也，勿殺！"乃止。

二十五年，鄭使子産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效法他，這樣内亂没有停止的時候了。"於是子孔聽從他的話而輔佐鄭簡公。

四年，晉國惱怒鄭國與楚國結盟，討伐鄭國，鄭國與晉國結盟。楚共王救援鄭國，打敗晉軍。簡公想與晉國講和，楚王又囚禁鄭國使者。

十二年，簡公惱怒國相子孔專擅國權，殺死了他，任用子産爲卿士。十九年，簡公到晉國請求讓衛君回國，封給子産六個邑。子産推讓，接受了三個邑。二十二年，吴國派延陵季子到鄭國，見到子産就像老朋友，對子産説："鄭國執政的人奢侈，災難就要降臨，政權將落到您的頭上。您執政，一定要按禮法去做；不然的話，鄭國就要敗落了。"子産非常熱情地接待季子。二十三年，諸位公子争寵互相殘殺，又想殺害子産。公子中有的諫阻説："子産是個仁德的人，鄭國所以能生存就是因爲有子産，不要殺他！"於是作罷。

二十五年，鄭國派子産出使晉國，慰問平公的病情。平公説："占卜説是實沈、臺駘作怪。史官不能知曉他們的來歷，讓我大膽地請教您？"子産回答説："高辛氏有兩個兒子，大的名叫閼伯，小的叫實沈，他們居住在大森林中，互不相容，整天拿着武器互相征伐。堯帝認爲他們不好，就把閼伯遷到商丘，主祀辰星，商地人們都依賴他，所以辰是商地星宿。堯帝把實沈遷到大夏，主祀參星，唐地人依賴并承襲他，服事夏朝、商朝，唐地末代君主是唐叔虞。正當武王妃邑姜懷着大叔時，夢見天帝告訴她説：'我命你的兒子叫虞，就給他唐地，讓他祭祀參星，繁育他的子孫後代。'等到兒子降生，手上有紋理是個'虞'字，於是就叫虞。等到成王滅亡唐國後，就把唐國封給了大叔。所以參星是晉國的星宿。由此看來，那位實沈，是參星神。從前金天氏有個後代叫昧，是水官之長，生了允格、臺駘。臺駘能够繼承他父親的官職，疏通汾水、洮水，築堤圍澤，居住太原。顓頊帝因此嘉獎他，讓他在汾水流域建國。沈、姒、蓐、黄國，忠實地掌管着他的祭祀。現今晉國主宰了汾水流域，滅掉這些國家。由此看來，那位臺駘是汾水、洮

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

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強，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

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強，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

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強，侵奪鄭，鄭遂弱。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

水之神了。但是這二位神靈不會危害您的身體。對於山川的神靈，就要在發生水旱災時祭祀，祈求消災降福；對日月星辰之神，當雪霜風雨不按時令而降落時，就得祈求消災降福；如果您病了，是由於飲食、喜怒哀樂及女色所造成的。”平公和叔嚮稱贊說：“很好，真是個廣識博學的君子啊！”賞賜子產豐厚的禮物。

二十七年夏天，鄭簡公朝見晉君。冬天，鄭簡公畏懼楚靈王的強大，又朝見楚君，子產隨從。二十八年，鄭君病重，派遣子產會見諸侯，在申邑與楚靈王訂立盟約，楚王殺死齊國慶封。

三十六年，鄭簡公去世，兒子定公寧即位。秋天，定公朝見晉昭公。

定公元年，楚國公子弃疾殺死他的國君靈王而自立爲國君，就是平王。他想在諸侯間樹立德望，歸還靈王所侵奪的鄭國土地給鄭國。

四年，晉昭公去世，晉國六卿強大，公室卑弱。子產對韓宣子說：“執掌政權一定靠仁義道德，不要忘記立國的根本。”

六年，鄭國發生火災，定公想祭祀祈求消災。子產說：“不如修明政德。”

八年，楚太子建前來投奔。十年，太子建與晉國合謀襲擊鄭國。鄭國殺楚太子建，建的兒子勝逃奔到吳國。

十一年，定公前往晉國。晉君與鄭君策謀，誅殺了周王室的亂臣，送周敬王回到周朝都城。

十三年，定公去世，兒子獻公蠆即位。獻公十三年去世，兒子聲公勝即位。就在這時，晉國六卿強大，侵奪鄭國，鄭國就削弱了。

聲公五年，鄭國國相子產去世，鄭國人民都哭泣，悲痛得如同失去自己的親人。子產是鄭成公的小兒子，他爲人仁慈友愛，侍奉國君忠厚老實。孔子曾經到過鄭國，與子產相處就如同親兄弟一樣。當聽說子產死的消息，孔子爲他流淚說：“他真是古代遺留下來的仁愛之人！”

八年，晉國的范氏、中行氏反叛晉國，向鄭國告急，鄭國救援他們。晉國攻打鄭國，在鐵丘打敗鄭軍。

十四年，宋景公滅亡曹國。二十年，齊國

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

三十六年，晉智伯伐鄭，取九邑。

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智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内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田常殺死他的國君簡公，田常任齊國國相。二十二年，楚惠王滅亡陳國。孔子去世。

三十六年，晉國智伯攻打鄭國，奪取九個城邑。

三十七年，聲公去世，兒子哀公易即位。哀公八年，鄭國人殺死哀公，擁立聲公的弟弟丑爲國君，這就是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掉智伯。三十一年，共公去世，兒子幽公已即位。幽公元年，韓武子討伐鄭國，殺死幽公。鄭國人擁立幽公的弟弟駘爲國君，這就是繻公。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討伐鄭國，奪取雍丘。鄭國在京邑建築都城。

十六年，鄭國討伐韓國，在負黍打敗韓國軍隊。二十年，韓國、趙國、魏國的國君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國圍攻韓國的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死他的國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的黨徒共同攻殺繻公駘，擁立幽公的弟弟乙爲國君，這就是鄭君。

鄭君乙即位二年，鄭國的負黍邑人反叛，又歸屬了韓國。十一年，韓國討伐鄭國，奪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國哀侯滅亡鄭，吞并了鄭國。

太史公曰：有這樣一句話，“以權勢與利益結合的，權勢、利益没有了，交情就淡薄了”，甫瑕就是這樣。甫瑕雖然劫殺了鄭子，迎接厲公回國，厲公終於背棄盟誓而殺死了他，這與晉國的里克有什麽不同呢？守節的像荀息，自身死了，但也没能保住奚齊。由此看來，後來變亂的發生，原因也是很多的啊！

# 史記卷四十三

## 世家第十三

### 趙世家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盗驪、驊騮、緑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趙氏于晋國。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至趙夙。

趙夙，晋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復穰。晋獻公賜趙夙耿。

趙氏的先人與秦國是一個祖先。到了中衍，作了殷商帝大戊的御車人。他的後代蜚廉有兩個兒子，他給其中的一個兒子起名叫惡來，侍奉紂王，被周王朝所殺，他的後代就是秦嬴氏。惡來的弟弟叫季勝，他的後代就是趙氏。

季勝生孟增。孟增得到周成王的寵信，這就是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受到了周繆王的寵信。造父選取八匹駿馬，把在桃林地區得到的盗驪、驊騮、緑耳名馬，獻給周繆王。繆王派造父御車，向西邊狩獵，見到西王母，快樂地忘記回去了。徐偃王反叛，繆王乘着日行千里的駿馬，攻打徐偃王，把徐偃王打得大敗。於是周繆王把趙城賜給造父，從此造父就以趙爲姓氏。

從造父以後經六世傳位到奄父，稱爲公仲，周宣王時討伐戎人，奄父作駕車的人。等到在千畝交戰，奄父使宣王脱離險境。奄父生叔帶。叔帶的時候，周幽王昏庸無道，他離開周王室，去到晋國，侍奉晋文侯，開始在晋國建立趙氏家族。

自叔帶以後，趙氏宗族更加興旺，經歷五世傳到趙夙。

趙夙，在晋獻公十六年時晋國攻打霍國、魏國、耿國，趙夙作爲將軍攻打霍國。霍公求逃奔到齊國。晋國大旱，進行占卜，卦辭説："霍太山作怪。"晋君派趙夙去齊國召唤霍國君，恢復他的國家，侍奉霍太山的祭祀，晋國又獲得豐收。晋獻公把耿邑賜給趙夙。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趙夙生趙共孟，正是魯閔公的元年。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

趙衰占卜侍奉晉獻公及其衆公子，不吉利；占卜侍奉公子重耳，吉利，他就侍奉重耳。重耳因爲驪姬的禍亂逃奔到翟國，趙衰隨從。翟國攻打廧咎如，獲得二女，翟君把小女給重耳做妻子，大女嫁給趙衰而生趙盾。當初，重耳在晉國的時候，趙衰的妻子已經生了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隨從重耳流亡，一共十九年，纔得以回國。重耳當了晉文公，趙衰做了原城大夫，居住原城，執掌國政。晉文公之所以能回國即位并爲霸主，大多是采用了趙衰的計策。這些事記載在《晉世家》中。

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

趙衰回到晉國以後，晉國趙衰的妻子堅持要迎接翟國的妻子，并且用翟國妻子生的兒子趙盾爲繼承人，晉國妻子生的三個兒子都居下位侍奉趙盾。晉襄公六年，趙衰去世，謚號爲成季。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乃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趙盾代替成季執掌國政二年，晉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幼。趙盾考慮國家多難，想擁立襄公的弟弟雍爲國君。雍當時正在秦國，派遣使者去迎接他。太子母親日夜哭泣，叩着頭對趙盾說："先君有什麼罪，丢棄他的嫡子而另尋君主？"趙盾憂慮這件事，恐怕襄公宗室和大夫們一起襲殺他，於是就擁立太子爲國君，這就是靈公，發兵抗拒前去秦國迎接襄公弟弟的人們。靈公即位後，趙盾更加專擅國家政權。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捍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

靈公即位十四年，日益驕横。趙盾多次勸諫，靈公不聽。當他吃熊掌，没有煮熟，殺死了厨師，讓人把厨師尸體搬了出去，趙盾見到了這件事。靈公由此懼怕，要殺死趙盾。趙盾平素仁德愛人，他曾經給桑樹下餓倒的人食物吃，這個人現在反過來救護趙盾，趙盾纔得以逃脱。但他没有逃出國境，趙穿殺死靈公，擁立襄公的弟弟黑臀，這就是成公。趙盾又回到國都，掌管國政。君子譏諷趙盾"作爲正卿，逃亡不出國境，回來不討伐逆賊"，所以太史記載説"趙盾殺死他的國君"。晉景公的時候趙盾去世，謚號爲宣孟，兒子趙朔承襲了他的爵位。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

趙朔，晉景公三年時，趙朔作爲晉國將領率

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晋成公姊爲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遍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宫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脱，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

領下軍救援鄭國，與楚莊王在黄河邊上交戰。趙朔娶晋成公的姐姐作夫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想誅殺趙氏。當初，趙盾在世的時候，夢見叔帶抱着他的腰哭涕，很悲傷；一會兒又笑了，拍着手歌唱。趙盾占卜此夢，龜甲上的兆紋中斷了而後來又續上佳兆。趙史援判斷占卜兆紋説："此夢太凶惡了，災難不落在您本身，就落在您的兒子頭上，但也是因爲您的罪過。到了您的孫子那代，趙氏宗族將要更加衰落。"屠岸賈，開始就受到靈公的寵信，等到景公即位而屠岸賈就當了司寇，將要發難，就以處治刺殺靈公的逆賊爲名，追查到趙盾頭上，遍告諸將説："趙盾雖然不知道，但他還是逆賊之首。作臣子的殺死君主，他的子孫在朝中爲官，怎麽能懲治罪犯呢？請誅滅趙氏。"韓厥説："靈公遇賊受害，趙盾在外，我先君認爲他無罪，所以没有誅殺他。現在諸位將軍要殺死他的後代，這不是先君的意思，而現在是隨意誅殺。隨意誅殺叫作亂。作臣子的有了大事而國君不知道，這是目無君主。"屠岸賈不聽從。韓厥告訴趙朔趕緊逃走。趙朔不肯逃走，説："您一定不會斷絶趙氏祭祀的，我死了而無遺恨。"韓厥答應了他，推説有病不出家門。屠岸賈不請君命而擅自與諸位將領到下宫攻打趙氏，殺死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全部誅滅趙氏家族。

趙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身懷有孕，逃到景公宫中躲藏。趙朔有位門客叫公孫杵臼，杵臼對趙朔的好友程嬰説："您爲什麽不死？"程嬰説："趙朔的妻子懷有遺腹子，如果僥幸生個男孩，我奉養他；假使是個女孩，我再慢慢死吧。"没過多久，趙朔的妻子分娩了，生了個男孩。屠岸賈聽説後，就去宫中搜索。夫人把小孩藏在褲襠裏，祝告説："趙氏宗族要是滅絶，你就哭號；假使不滅絶，你就不要作聲。"等到屠岸賈前來搜索，小兒竟然没有出聲。逃脱搜捕後，程嬰對公孫杵臼説："今天一次搜索他們没有得到，以後一定會再來搜索的，該怎麽辦呢？"公孫杵臼説："撫養孤兒與去死哪個艱難？"程嬰説："去死容易，撫養孤兒困難。"公孫杵臼説："趙氏先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君待您恩厚，您要勉力去做那件艱難的事情，我去做容易的事情，請讓我先死吧。"於是二人謀劃抱來别人的嬰兒背着，用很漂亮的小被子包着，藏在山中。程嬰走出來，對諸位將軍撒謊説："我没有本事，不能撫養趙氏孤兒。誰能給我千金，我就告訴他趙氏孤兒藏身的地方。"諸位將軍都很高興，答應了他，發兵跟隨程嬰攻打公孫杵臼。杵臼假裝駡説："程嬰是個小人！從前下宫的災難你没能殉死，和我謀劃藏匿趙氏孤兒，現在又出賣我。縱然不能撫養他，却忍心出賣他嗎！"杵臼抱着小兒呼喊説："天啊，天啊！趙氏孤兒有什麽罪過？請求讓他活着吧，衹殺死我杵臼可以吧。"諸位將軍不答應，於是殺死杵臼和那個孤兒。諸位將軍認爲趙氏孤兒確實已經死了，都很高興。然而趙氏的真孤兒却還活着，程嬰終於和他一起躲藏在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晋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過了十五年，晋景公有病，進行占卜，説是大業的後代失去祭祀而作怪。景公問韓厥，韓厥知道趙氏孤兒還活着，就説："大業的後代在晋國斷絶祭祀的，不就是趙氏嗎？自從中衍以後都姓嬴。中衍的相貌是人面鳥嘴，生在世上輔佐殷帝大戊，以及他的後代輔佐周天子，都有賢明的品德。往下到了幽王、厲王昏庸無道，叔帶離開周王室來到晋國，侍奉先君文侯，直到成公，世世代代都建立了功勛，從未斷絶過祭祀。如今您獨滅趙氏宗族，國都裏的人都哀憐他，所以顯示在龜甲上和蓍草上。請您好好考慮這件事吧。"景公問："趙氏還有後代子孫嗎？"韓厥把全部情況如實禀告。這時景公就與韓厥謀劃立趙氏孤兒的事情，召來趙氏孤兒并將他藏在宫中。諸位將軍進宫問候景公病情，景公依靠韓厥的兵力脅迫衆將軍會見趙氏孤兒。趙氏孤兒名叫趙武。諸位將軍不得已，就説："從前下宫的災禍，是屠岸賈製造的，假稱君主的命令，并命令我們去執行。不然的話，誰敢發難呢！如果不是您有病，我們本來就要向您請求立趙氏後代了。如今您有命令，這是我們所希望的。"於是景公召唤出趙武、程嬰逐個地拜見諸位將軍，衆將領就反過來與程嬰、趙武攻打屠岸賈，滅絶他的家族。景公

又把趙氏原來的封地給與趙武，如同從前一樣。

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

到了趙武行冠禮時，他已是成人了，程嬰於是辭别諸位大夫，對趙武説："從前下宫的禍難，許多人都能死於禍難。我不是不能去死，我是想撫養趙氏的後代。現今趙武已經繼承了祖業，長大成人了，恢復了趙氏原來的爵位，我將要到九泉下報告給趙宣孟和公孫杵臼。"趙武啼哭叩頭堅決請求，説："我願意勞苦筋骨來報答您一直到死，您怎麽忍心離開我去死呢！"程嬰説："不可以。杵臼認爲我能成就事情，所以他在我之前死了；現在我不去向他報告，他就會認爲我没有把事辦成。"於是自殺。趙武爲程嬰守喪三年，爲他劃出祭祀的封地，春秋祭祀他，世世代代不斷絶。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强。

趙氏恢復爵位十一年，晉厲公殺死三位郤氏大夫。欒書害怕災禍降到自己頭上，就殺死他的國君厲公，改立襄公的曾孫周，這就是悼公。從此晉國大夫的勢力慢慢强大了。

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

趙武接續趙氏宗業二十七年，晉平公即位。平公十二年，趙武做了正卿。十三年，吴國延陵季子出使晉國，説："晉國的政權終將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的後代啊。"趙武死了，謚號爲文子。

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文子生景叔。景叔的時候，齊景公派晏嬰出使晉國，晏嬰與晉國叔向交談。晏嬰説："齊國的政權最後要歸屬田氏。"叔向也説："晉國的政權將來要歸屬六卿。六卿驕横放肆，而我們的國君却不知憂慮。"

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

趙景叔去世，他生子趙鞅，這就是簡子。

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趙簡子在位時，是晉頃公的九年，簡子打算會合諸侯戍守周王室。第二年，送周敬王回周都，因爲他躲避弟弟子朝的緣故。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晉頃公十二年，六卿按照法律誅國君的族人祁氏、羊舌氏，分他們的封邑作十個縣，六卿各自命令他們的族人爲這些縣的大夫。晉國公室的勢力更加削弱。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

又過了十三年，魯國的逆臣陽虎前來投奔晉國，趙簡子接受賄賂，對他的賞賜很優厚。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

趙簡子有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們都很害

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

怕。名醫扁鵲診視趙簡子病情，出來，董安于詢問。扁鵲説："血脉平和，没有什麼奇怪現象！在從前秦穆公曾經也像這樣，七天纔醒過來。醒來的那天，告訴公孫支和子輿説：'我到天帝那裏去了，非常快樂。我之所以去那麽長時間，是正趕上聆聽教導。天帝告訴我："晉國將要大亂，五世不得安定；它的後代將要稱霸，不到年老就得死；稱霸人的兒子將會使他國内的男女無分别。"'公孫支記下天帝的話并收藏起來，秦國的神靈預言就從此傳出來了。獻公時發生變亂，文公時稱霸諸侯，襄公在殽山打敗秦軍，回國後就放縱淫蕩了，這是您所知道的。如今君主的病情與秦穆公相同，不出三天病情一定好轉，好轉了一定有話説。"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勛，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過了兩天半，簡子醒過來了，告訴大夫們説："我到天帝那裏去了，很快樂，與百神在天的中央鈞天游玩，各種樂曲反復演奏，還觀看萬舞，不同於夏、商、周三代的樂曲，那樂聲激動人心。有一隻熊要來抓我，天帝命令我射它，射中了熊，熊就死了。又有一隻羆來，我又射它，射中了羆，羆死了。天帝非常高興，賜給我兩個竹筐子，都有小筐相配。我看見一個小孩在天帝身邊，天帝交給我一隻翟犬，説：'等到你的兒子長大了，就把這條狗交給他。'天帝告訴我：'晉國快要一代一代地衰落下去了，再傳七世就會滅亡了，嬴姓人將要在范魁的西部大敗周朝人，但他也不能占有那裏。現在我想到虞舜的功勛，到時我將他的後代之女孟姚配給你的七世孫子。'"董安于聽了這話并記録下來，把它收藏起來。他又把扁鵲的話告訴了簡子，簡子賜給扁鵲四萬畝田地。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

另一天，簡子出去，有人擋住去路，驅趕他而又不離去，隨從人員惱怒了，要殺他。擋路的人説："我想拜見你們的主君。"隨從人員把他的要求告訴了簡子。簡子召見他，説："譆，我夢中曾經見到過子晰。"擋路的人説："屏退您的侍從，我有事要和您談。"簡子屏退在場的侍從。擋路的人説："主君生病時，我正在天帝身邊。"簡子説："是的，有這回事。您看見我時，我在

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做什麽呢？”擋路的人説：“天帝讓您射殺熊和羆，都被您射死了。”簡子説：“是的，將要怎麽樣呢？”擋路的人説：“晉國將要有大的災難了，您是首當其衝。天帝命令您滅掉二卿，那個熊和羆都是他們的祖先。”簡子説：“天帝賜給我兩個竹筐，都有小的配套，是什麽意思？”擋路的人説：“您的兒子將要在翟地打敗兩個國家，他們都是子姓。”簡子説：“我看見一個小兒在天帝身邊，天帝交給我一隻翟犬，説‘等到你的兒子長大後把犬賜給他’。爲什麽要賜給小兒翟犬呢？”擋路的人説：“那個小兒，就是您的兒子。翟犬，是代國的祖先。您的兒子將來一定擁有代國。等到您的繼承人，將會有改革政治而穿胡人的衣服，在翟地吞并二國。”簡子詢問他的姓名并要帶回去請他做官。擋路的人説：“我是鄉野之人，是來轉達天帝命令的。”於是他就不見了。簡子把這些話記載下來，收藏在府庫中。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遍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又有一天，姑布子卿來拜見簡子，簡子把他的兒子都召來，讓子卿相面。子卿説：“没有能做將軍的人。”簡子説：“趙氏大概要滅亡了嗎？”子卿説：“我曾經在路上看見一個男孩，大概是您的兒子吧。”簡子召兒子毋卹。毋卹來到，子卿站起來説：“這位真是將軍啊！”簡子説：“這個孩子的母親出身微賤，是來自翟地的一個侍婢，怎麽説他尊貴呢？”子卿説：“上天所授，雖然低賤但必定尊貴。”從這以後，簡子召見所有的兒子和他們交談，毋卹最賢能。簡子就告訴各位兒子説：“我收藏寶符在常山上，誰先找到就賞賜他。”諸位兒子騎馬飛奔到常山上尋找，没有得到。毋卹回來，説：“我已經得到寶符了。”簡子説：“你説給我聽。”毋卹説：“從常山頂上往下看到代國，代國可以奪取過來。”簡子從這件事上知道毋卹果真是個有才能的人，就廢掉太子伯魯，而立毋卹爲太子。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

過了兩年，晉定公十四年，范氏、中行氏作亂。第二年春天，簡子對邯鄲大夫午説：“把衛國的五百家士人歸還我，我要把他們安置在晉陽。”午答應了他的要求，回去後午的父兄却不同意，違背了諾言。趙鞅逮捕了午，把他囚在晉

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櫟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宫。其明年，智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智伯，然後趙氏寧。

陽，於是告訴邯鄲人說："我私下決定殺死午，你們打算擁立誰呢?"於是殺死午。趙稷、涉賓憑藉邯鄲反叛。晉君派籍秦圍攻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友好，不肯幫助籍秦，而且謀劃作亂，董安于知道此事。十月，范氏、中行氏攻打趙鞅，趙鞅逃奔到晉陽，晉國人包圍了晉陽。范吉射、荀寅的仇人魏襄等，策劃驅逐荀寅，用梁嬰父代替荀寅；驅逐吉射，用范皋繹代替他。荀櫟向晉侯進言說："君主命令大臣，開始作亂的處死。如今三位大臣開始作亂，可是單獨驅逐趙鞅，這是施用刑罰不公平，請您把他們都驅逐。"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晉君命令討伐范氏、中行氏，没有取勝。范氏、中行氏反過來攻打晉君，定公進擊他們，范氏、中行氏被打敗逃跑了。丁未，范吉射、荀寅逃奔到朝歌。韓氏、魏氏替趙氏向定公請求寬恕。十二月辛未這天，趙鞅回到絳城，在定公宫中盟誓。第二年，智伯文子對趙鞅說："范氏、中行氏雖然確實作亂，是董安于挑起的，這是董安于和他們一同謀劃的。晉國有刑法，開始作亂的處死。這兩人已經治罪了，而董安于獨自還在。"趙鞅憂慮這件事。董安于說："我死，趙氏安定，晉國安寧，我死得太晚了。"於是自殺。趙氏把這件事告訴了智伯，從這以後，趙氏得到安寧。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孔子聽說趙簡子没有請示晉君，自己作主抓住邯鄲午，退保晉陽，所以在《春秋》上記載說"趙鞅憑藉晉陽反叛"。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悦，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趙簡子有一位大臣叫周舍，喜歡直言進諫。周舍死了，簡子每當臨朝聽政時，常常不高興，大夫們請罪。簡子說："大夫們無罪。我聽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的腋毛。諸位大夫上朝，我祇是聽見唯唯諾諾的順從聲音，而聽不到周舍直言敢諫的聲音，因此憂慮。"簡子從此能够使趙邑人民歸附，而且能够安撫晉都裏的民衆。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内，居戚。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攻范氏、中行氏於朝歌，中行文子逃到邯鄲。第二年，衛靈公去世。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回衛國，衛都裏的人不接納，衛太子祇好居住在戚城。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攻取邯鄲，中行文子

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争長於黄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吴。

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訽。"然亦愠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智伯。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吴。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吴王。

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

逃到柏人。簡子又圍攻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於是逃奔齊國。趙簡子竟然占有邯鄲、柏人。范氏、中行氏其餘的封邑收歸晉國公室。趙簡子名義上是晉國的卿，實際上專擅晉國政權，他的封邑和諸侯相等。

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吴王夫差在黄池争做盟長，趙簡子跟隨晉定公，最後還是吴國作了盟長。定公三十七年去世，簡子免除守喪三年之禮，衹守一年喪期。這年，越王勾踐滅亡吴國。

晉出公十一年，智伯討伐鄭國。趙簡子病了，派太子毋卹率領軍隊去包圍鄭國。智伯喝醉了酒，用酒澆灌并擊打毋卹。毋卹的群臣請求殺死智伯。毋卹説："國君之所以立我毋卹作太子，是因爲我能忍受耻辱。"然而他也惱恨智伯。智伯回到國都，就把情况告訴了簡子，讓他廢掉毋卹，簡子不聽。毋卹從此怨恨智伯。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去世，太子毋卹接替即位，這就是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國圍攻吴國。襄子降低了守喪期間的飲食標準，派楚隆去慰問吴王。

襄子的姐姐原是代王的夫人。簡子入葬以後，襄子未脱掉喪服，就北上登夏屋，邀請代王。讓厨師拿着銅勺，盛上食物給代王和隨從人員吃，斟酒時，暗中讓厨師各用銅勺擊殺代王及其隨從官員，於是發兵平定代地。他的姐姐聽説了，哭泣而呼叫上天，磨快簪子自殺。代地人可憐她，把她自殺身死的地名稱作摩笄之山。襄子於是將代地封給伯魯的兒子周，讓他做代成君。伯魯，是襄子的兄長，原來的太子。太子早死，所以封他的兒子。

襄子即位四年，智伯與趙氏、韓氏、魏氏把范氏、中行氏的原有的封地全部瓜分掉。晉出公惱怒，向齊國、魯國告急，想讓它們發兵討伐晉國四卿。四卿恐懼，就共同攻打出公。出公逃奔到齊國，在半路上死去。智伯就擁立昭公的曾孫驕爲國君，這就是晉懿公。智伯更加驕横，向韓氏、魏氏請求土地，韓氏、魏氏給他土地。他又向趙氏請求土地，趙氏不給，因爲襄子在圍攻鄭

奔保晉陽。

國時受到過智伯的侮辱。智伯惱怒，就率領韓氏、魏氏軍隊進攻趙氏。趙襄子害怕，就逃奔到晉陽自保。

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邺。”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邺，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原過跟隨襄子，落在後面，他到達王澤，看見三個人，從腰帶以上可以看見，從腰帶以下看不清楚。他們給原過一根兩節的竹棍，兩節不相通。説：“替我們把這個送給趙毋邺。”原過到達後，就把此事告訴襄子。襄子齋戒三天，親自剖開竹筒，有封紅筆書信説：“趙毋邺，我們是霍泰山山陽侯的上天使者。三月丙戌這天，我們將讓你反過來滅掉智氏。你也要在百邑爲我們建立廟堂，我們將賞賜你林胡的土地。到了你的後世，將有强大的國王出現，全身紅黑色，龍臉鳥嘴，臉部毛髮又多又亂，大腹大胸，下體瘦長，上身肥大，左衣襟，披甲乘馬，全部占有黄河中游一帶，一直到達休溷諸貉地區，向南討伐晉國的其他城邑，往北滅亡黑姑。”襄子再次拜謝，接受三神的指令。

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强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三國攻打晉陽，一年多後，引來汾水灌城，城墻没有被淹没的衹有三版高了。城裏面懸起鍋做飯，交換着孩子來吃。群臣都有了離棄之心，對君主的禮節越發懈慢，惟有高共不敢失禮。襄子害怕，就派國相張孟同夜裏去結交韓、魏。韓、魏與趙合謀，在三月丙戌這天，三國反過來滅亡智氏，共同瓜分他的土地。這時襄子行賞，高共得了上等。張孟同説：“晉陽遭難時，惟有高共没有建功。”襄子説：“正當晉陽危急時，群臣都懈慢，衹有高共不敢失去作爲臣子的禮節，因此他要受上賞。”這時趙氏在北部擁有代地，南部兼并智氏土地，勢力强於韓、魏。於是在百邑中建立神廟祭祀三位神人，讓原過主持霍泰山的神廟祭祀。

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

此後襄子娶空同氏作夫人，生了五個兒子。襄子因爲伯魯没能繼君位，就不肯立自己的兒子，而且一定想傳君位給伯魯的兒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了，於是就把代成君的兒子浣立爲太子。襄子即位三十三年去世，浣即位，這就是獻侯。

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獻侯少年即位，在中牟建立宫室。

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

襄子的弟弟桓子驅逐獻侯，自己在代地立爲

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國君，一年去世。國都裏人説桓子即位不是襄子的意思，於是共同殺死桓子的兒子，又迎立獻侯。

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

十年，中山武公開始即位。十三年，在平邑建城。十五年，獻侯去世，兒子烈侯籍即位。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

烈侯元年，魏文侯討伐中山，派太子擊駐守。六年，魏、韓、趙都相約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賜相國衣二襲。

烈侯愛好音樂，對相國公仲連説："我喜愛的人，可以使他尊貴嗎？"公仲説："可以使他富有，但不能使他尊貴。"烈侯説："好的。鄭國的槍、石兩位歌手，我賜給他們田地，每人萬畝。"公仲説："好吧。"實際上没有給。過了一個月，烈侯從代地回來，詢問賜給歌手田地的情况。公仲説："正在尋求，没有合適的地方。"没過多久，烈侯又一次詢問賜地的事情。公仲始終没有給他們，於是推説有病不去上朝。番吾君從代地來，告訴公仲説："國君確實愛好善政，但不知用什麽辦法推行。現今您公仲作趙國國相，迄今四年了，也曾推舉過士人嗎？"公仲説："没有。"番吾君説："牛畜、荀欣、徐越都是可以的。"公仲於是推薦這三個人。等到上朝時，烈侯又問："歌手的田地怎麽樣了？"公仲説："正讓人給他們挑選好的。"牛畜憑靠仁義侍奉烈侯，用王道約束他，烈侯很是贊許。第二天，荀欣輔佐烈侯以選拔和舉薦賢德的人，任用官吏發揮作用。第二天，徐越輔佐烈侯以節省財力，儉約費用，考察功德。他們所講的没有不具有充分理由的，君主很高興。烈侯派使者告訴相國説："給歌手的田地先暫且停止。"任命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賜相國兩套衣服。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

九年，烈侯去世，弟武公即位。武公十三年去世，趙國又擁立烈侯的太子章爲國君，這是敬侯。這年，魏文侯去世。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

敬侯元年，武公的兒子朝作亂，没有取勝，出逃到魏國。趙國開始在邯鄲建都。

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

二年，趙軍在靈丘打敗齊軍。三年，趙軍援救魏國於廩丘，大敗齊國人。四年，魏國在兔臺

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

打敗趙軍。趙國修築剛平邑，是爲了侵略衛國。五年，齊國、魏國替衛國攻打趙國，奪取趙國的剛平。六年，趙國向楚國借兵討伐魏國，奪取棘蒲邑。八年，攻下魏國的黄城。九年，趙國討伐齊國。齊國討伐燕國，趙國救援燕國。十年，趙軍與中山軍在房子邑交戰。

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晋，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十一年，魏、韓、趙三國共同滅亡晋國，瓜分它的土地。趙軍討伐中山，又在中人邑交戰。十二年，敬侯去世，兒子成侯種即位。

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争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湪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

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争奪君位，發動叛亂。二年六月，天降大雪。三年，太戊午作國相。趙軍討伐衛國，奪取七十三個鄉邑。魏國在藺邑打敗趙軍。四年，趙軍與秦軍在高安交戰，打敗了秦軍。五年，趙國討伐齊國於鄄邑。魏軍在懷邑打敗趙軍。趙軍攻打鄭國，打敗了它，把侵奪的鄭國土地給與了韓國，韓國給了趙國長子邑。六年，中山修築長城。趙軍討伐魏國，在湪澤邑打敗魏軍，圍困魏惠王。七年，趙國侵略齊國，到達長城。趙軍與韓國攻打周王室。八年，趙國和韓國一起把周王室分爲東西兩個部分。九年，趙軍在阿下與齊軍交戰。十年，趙軍攻打衛國，奪取甄邑。十一年，秦軍攻打魏國，趙國在石阿救援魏國。十二年，秦國攻打魏國的少梁邑，趙國救援魏國。十三年，秦獻公派庶長名國的人攻打魏國的少梁邑，俘虜魏太子和痤。魏軍在澮地打敗趙軍，奪取皮牢邑。成侯與韓昭侯在上黨相遇。十四年，趙國與韓國攻打秦國。十五年，趙國幫助魏國攻打齊國。

十六年，與韓、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

十六年，趙國與韓國、魏國瓜分晋國，封晋君在端氏邑。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争立，緤敗，亡奔韓。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在葛孽相會。十九年，趙君與齊君、宋君在平陸會見，與燕君在阿邑相會。二十年，魏國獻榮椽木材，趙國用它建造檀臺。二十一年，魏國圍攻趙國的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攻下趙國的邯鄲城，齊國在桂陵也打敗魏軍。二十四年，魏國歸還趙國的邯鄲城，在漳水邊上趙國與魏國結盟。秦國攻打趙國藺邑。二十五年，成侯去世。公子緤與太子肅侯争奪君位，公子緤被打敗，逃奔到韓國。

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

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黄，不克。築長城。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疪與秦戰，敗，秦殺疪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宫。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

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

肅侯元年，奪取晉君的端氏邑，把晉君遷居屯留邑。二年，趙君與魏惠王在陰晉相會。三年，公子范襲擊邯鄲，没有取勝而死了。四年，趙肅侯朝見周天子。六年，攻打齊國，奪取高唐邑。七年，公子刻攻打魏國的首垣邑。十一年，秦孝公派商君討伐魏國，俘虜魏將公子卬。趙國討伐魏國。十二年，秦孝公去世，商君死了。十五年，興建壽陵。魏惠王去世。

十六年，肅侯游覽大陵，從鹿門出，大戊午牽住馬説："耕作事情正在緊急時刻，一天不耕作，百天没飯吃。"肅侯下車拜謝他。

十七年，趙軍圍攻魏國的黄邑，没有取勝。趙國修築長城。

十八年，齊國、魏國攻打趙國，趙國决黄河之水淹灌敵軍，敵軍撤去。二十二年，張儀作秦國國相。趙疪與秦軍交戰，趙疪被打敗，秦軍在河西殺死趙疪，奪取趙國的藺邑和離石邑。二十三年，韓舉與齊軍、魏軍交戰，戰死在桑丘。

二十四年，肅侯去世。秦、楚、燕、齊、魏各國派精鋭軍隊各一萬人前來參加安葬。兒子武靈王即位。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任國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信宫朝賀。武靈王年幼，還不能處理政事，設有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官三人。在處理政事時，先向先王的貴臣肥義請教，增加他的俸禄；國内凡八十歲以上的上壽，中壽，下壽的老人，每月送給他們禮物。

三年，趙國建築鄗城。四年，趙君與韓君在區鼠相會。五年，趙武靈王娶韓國王的女兒作夫人。

八年，韓國進擊秦國，没有取勝而離去。有五個國家相互稱王，趙國惟獨没有這樣做，説："没有實際内容，怎敢用它的虚名呢！"趙君命令趙國人稱他作"君"。

九年，趙國與韓國、魏國共同進擊秦國，秦國打敗聯軍，斬首八萬人。齊國在觀澤打敗趙軍。十年，秦國奪趙國中都邑和西陽邑。齊國攻破燕國。燕國宰相子之作了國君，國君反而作了臣子。十一年，武靈王從韓國召回公子職，擁

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

立他爲燕王，派樂池送公子職回國。十三年，秦國攻下趙國藺邑，俘虜將軍趙莊。楚王、魏王前來，經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打魏國。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吴廣聞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十六年，秦惠王去世。武靈王游覽大陵。有一天，武靈王夢見一位處女彈着琴而且歌唱，詩歌説："美人光艷奪目啊，容顔像水苕花一樣漂亮。命運啊，命運啊，無人知曉我嬴姓女子！"另一天，武靈王飲酒作樂，多次談到他做夢的事情，想象着那位美女的容貌。吴廣聽説了，就通過夫人的關係把他的女兒娃嬴送進宫去。這就是孟姚。孟姚很受武靈王寵愛，這就是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七年，武靈王出九門，修築野臺，爲的是登望齊國、中山國的境内。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説抓舉龍紋赤鼎，折斷膝蓋骨而死。趙王派代相趙固從燕國迎接公子稷，送回秦國，立爲秦王，這就是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

十九年初春正月，武靈王在信宫舉行大規模的朝會。趙王召見肥義，與他商議天下大事，談了五天纔結束。武靈王往北略奪中山國的土地，到達房子邑，於是前往代地，往北到達無窮，往西到達黄河，登黄華山頂。召見樓緩商量説："我們先王憑藉世事的變化，做了南藩地區的君長，利用漳水和滏水的險阻，建起了長城，又奪取藺邑、郭狼邑，在荏邑打敗林人，但是功業尚未完成。現今中山國在我們的腹心中，北面有燕國，東面有東胡，西面有林胡、樓煩、秦國、韓國的邊邑，但是我們没有强大的救援兵力，這是會亡國的，該怎麽辦呢？要獲有高出世人的功名，就一定要打破世俗的牽累。我想穿胡人的服裝。"樓緩説："好吧。"群臣都不願意。

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迹，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

這時肥義在旁侍奉，武靈王説："簡王、襄王的功勛，在於計劃了向胡、翟發展的利益。作爲人臣，受到寵信，應該有孝悌、長幼、順從、明理的節操，通達的應該做出有利於百姓、有益於君主的功業，這兩個方面是作臣子的本分。現在我想繼承襄王的事業，開拓胡人、翟人的地區，可是找遍世間，始終没有見到這樣的賢臣。我穿胡服，是爲了使敵人困惑和削弱，使用力量

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

少而能獲取更多的功效，可以不耗盡百姓的勞力，而能繼續以前簡王、襄王的勛業。有高出世上功業的人，就要經受被世俗譴責的牽累；有獨到智慧而深謀遠慮的人，就要任從隱逸傲慢之民的怨恨。現在我想要教導百姓穿胡人衣服，學習騎馬射箭，然而世俗人一定會議論我，該怎麼辦呢?”肥義説：“我聽説做事情有疑慮就不會成功，在行爲上有疑慮就不會成名。君王既然決定承受背棄世俗的責難，那麼就無須顧慮天下人的非議了。講論最高德行的人，就不要附和世俗之見；成就大功業的人，就不必與衆人商量。從前虞舜用舞蹈感化有苗，夏禹袒露身體使裸國悦服，他們這樣做不是爲了滿足欲望和娱樂心志，而是爲了以德服人有利於成就功業。愚蠢的人在事情辦成後還是在莫明其妙呢，而聰明的人在事情未有迹象時就看得一清二楚了。那麼君王還有什麼疑慮的呢。”武靈王説：“我不是疑慮穿胡服，我恐怕天下人譏笑我。狂夫的快樂，聰明人的哀憐；愚蠢人譏笑的事情，賢德的人要加以考察。世人如果順從我的教導，那麼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了。假使驅使世上的人都來譏笑我，胡地和中山國我也一定要占有它們。”於是武靈王決定穿胡服了。

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

武靈王派王緤告訴公子成説：“我要穿胡人衣服，上朝聽政，也想讓叔父穿上胡服上朝。在家裏要聽從父親的，而在國中就要聽從國君的，古今都是這樣做的。兒子不反對父親，臣子不違背國君，這是兄弟共同遵守的道義。現在我作出決定教大家都改換服裝，而叔父不穿胡服，我恐怕天下人議論此事。治理國家有常規，利於百姓是根本；從事政事有常法，執行命令爲上策。修明德政先要曉諭平民百姓，而推行政令要先取信於貴族。如今穿胡服的意思，不是爲了滿足欲望和娱樂心志；辦事情都是有目的的，而功業纔會有所成就，事情辦成而功業就建立了，然後會有好的結果。現在我恐怕叔父違背服從政令的常規，所以幫助叔父來談論這件事。况且我聽説，事情有利於國的，行爲就不會有邪惡；依靠貴戚的，名聲就不會受損害，所以希望仰慕叔父的義

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舉，來成就穿胡服的功業。讓王緤去拜見叔父，請您穿胡服。”公子成拜了又拜叩頭說：“我本來就聽説了君王穿胡人衣服。我没有才能，有病在床，未能快步到您面前多多進言。君王命令那樣做，我敢於回答，是爲了盡自己的愚忠。説：我聽説中原國家，是聰明睿智的人居住的地方，是萬物財用集聚的場所，賢人聖人在這裏推行教化，仁義在這裏得到推行，《詩經》、《書經》、禮、樂在這裏應用，奇異的技能在這裏試驗，遠方的人前來觀賞趨赴，蠻夷的人把這裏作爲仁義舉動的楷模。如今君王放棄這些而襲用遠方衣服，改變古人的教導，更换古時的常道，違背衆人的心願，不顧學者的勸告，遠離中原國家傳統，所以我希望君王好好考慮這件事吧。”使者如實地向武靈王禀報。武靈王説：“我本來聽説叔父有病了，我將要親自前去請求他。”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吴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晋陽以及上黨，

武靈王於是前往公子成家，親自請求他，説：“衣服，是爲了穿用方便；禮節，是爲了辦事方便。聖人觀察民間風俗而適應它，根據事情的實際情况來制定禮節，所以纔有利於百姓，增厚他的國力。剪短頭髮，身上刺有花紋，繪飾臂膀，左邊開衣襟，這是甌越百姓的風俗。染黑牙齒，刻劃前額，戴魚皮帽子，粗針大綫做衣服，這是大吴國家的風俗。所以禮節、衣服雖然不同，但爲了方便是一樣的。由於鄉俗不同，穿戴就應有變化，事情各異，而禮節也應改變。所以聖人認爲果真能够有利於他的國家就不要求作法一致；果真可以利於行事，就可以有不同的禮節。天下儒生同一師承，但他們的習俗却是千差萬别，中原國家禮節相同而教化各異，何况是爲了偏遠地區的方便呢？所以去留取捨的變化，聰明人就不會强求一致；遠方和近地的衣服，賢人聖人也不能强求一樣。窮鄉的風俗多而奇異，學識淺陋而多詭辯。不知道的事情不加以懷疑，不同自己的風俗不去非議，公開廣泛地徵求衆人的意見，就會得到最好的結果。現在叔父講的是習俗之見，我所説的是爲了制止世俗之見。我國東面有黄河、薄洛津，與齊國、中山國共有它，但是没有舟楫航行的功用。從常山直到代地、上

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黨，東邊是燕國、東胡的邊境，而西邊有樓煩、秦國、韓國的邊界，如今我們没有騎射的裝備。所以我認爲没有舟楫的設施，生活在水邊的百姓，將用什麽守住黄河、薄洛津呢；改變服裝，學習騎射，是爲了防守燕國、林胡、樓煩、東胡、秦國、韓國的邊界。況且，從前簡主不堵塞晋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并戎地、奪取代地，排斥各部族胡人，這是愚人、智者都明白的。從前中山國依仗齊國的强大兵力，侵略踐踏我國領土，俘虜我國人民，引水圍困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神靈保佑，那座鄗城幾乎失守了。先王對此深感耻辱，而仇恨没有能够得到報復。如今學習騎射作爲防禦，近可以便利於上黨的地勢，遠可以報復對中山國的仇恨。而叔父順從中原地區的習俗，違背簡主、襄主的遺志，厭惡改變服裝的名聲，而忘記了鄗城受困事的耻辱，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公子成拜了又拜叩頭説：“我愚鈍，没有理解君王的用意，而冒昧地講説世俗人的淺陋的見識，這是我的罪過。如今君王將要繼承簡主、襄主的遺願，順從先王的志向，我怎敢不聽從命令呢！”他又拜了兩拜叩頭。於是武靈王賜給他胡人衣服。第二天，公子成穿上胡服上朝。這時武靈王開始頒布穿胡服的命令。

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吴、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

趙文、趙造、周袑、趙俊，都諫阻武靈王不要穿胡服，按照老辦法更便利。武靈王説：“先王就有不同的習俗，哪種古俗可以效法呢？帝王不互相因襲，哪種禮制可以遵循呢？虙戲、神農實行教化而不誅罰，黄帝、堯帝、舜帝使用刑罰但不殘暴。到了夏王、商王、周王，隨着時代的變化而制定法度，根據事情制定禮制。法度政令各自順應實際情況的需要，衣服器械各自便於它的使用。所以禮制不必一個類型，便利國家不必仿效古法。聖人的興起并不是互相因襲，但都統一天下而稱王了。夏朝、殷商的衰敗也不是由於改變禮制而滅亡。那麽違反古制不可以非議，遵循禮制不值得稱贊。如果説穿奇異衣服的人心意淫蕩，那麽鄒國、魯國就没有奇怪的行爲了；地處偏僻而習俗怪異的人都輕慢，那麽吴國、越國就没有賢人秀士了。況且聖人把有利於身體的稱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作衣服，便利於做事的叫做禮制。進退的禮節，衣服的制度，是爲了整齊一般的百姓，并不是限制特殊的賢能的人才。所以百姓是與習俗同流，賢人與變革一道。因此諺語説：‘用書本知識駕御馬的人是無法全面發揮馬的性情能力的，用古人之法治理今世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和適應事物的變化的。’遵循舊法的功用，不足以建立高出世間的功業；因襲古代的學説，不足以治理當今世界。你們是不瞭解這些道理的。”趙國人於是穿胡服，招募士兵練習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年，趙武靈王奪取中山國土地，到達寧葭；向西掠奪胡地，到達榆中。林胡王獻出駿馬。武靈王征伐回來，派樓緩出使秦國，仇液出使韓國，王賁出使楚國，富丁出使魏國，趙爵出使齊國。讓代相趙固主管胡地事宜，招募胡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一年，趙國攻打中山國。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武靈王統一指揮征戰軍隊。牛翦率領戰車和騎兵，趙希兼領胡地和代地的軍隊。趙希統領的胡、代軍隊與其他諸軍經過山隘，在曲陽會師，攻取丹丘、華陽、鴟上關塞。武靈王率領的軍隊，攻取了鄗地、石邑、封龍、東垣。中山國獻出四個邑請求議和，武靈王答應他們的要求，撤走了軍隊。二十三年，攻打中山國。二十五年，惠后去世。派周袑身穿胡服輔佐教導王子趙何。二十六年，趙國又攻打中山國，侵奪的土地北邊到達燕國、代地，西面到達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宫，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這天，武靈王在東宫舉行盛大朝會，武靈王傳國君之位，册立國王之子何爲趙王。新國王到祖廟朝拜祖先，行禮完畢，上朝處理政務。大夫們都稱臣，肥義任相國，兼任新國君的師傅。這位新國君就是惠文王。惠文王，是惠后吳娃的兒子。武靈王自號爲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脱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主父想讓兒子主持治理國政，而他自己身穿胡服率領士大夫去西北侵奪胡地，打算從雲中、九原，一直向南襲擊秦國，這時主父詐稱自己是使者進入秦國。秦昭王不知曉，交談後，奇怪他的相貌很雄偉，不是作臣子的風度，派人追趕他，可是主父早已飛馬奔出了秦國的關塞了。經

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

李兑謂肥義曰："公子章强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兑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

過仔細詢問，纔知道他是主父。秦國人非常驚駭。主父進入秦國的原因，是想親自觀看地形，順便觀看秦王的爲人。

惠文王二年，主父巡視新侵奪的土地，於是經過代地，西去至西河遇見樓煩王，招收了他的士兵。

三年，趙國滅亡中山國，遷移中山國王到膚施。修築靈壽宮，北方地區的百姓剛剛附從，通往代地的道路很暢通。他回到國都，進行賞賜，大赦天下，大擺酒宴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地安陽君。趙章平時放縱，心裹不服他的弟弟即王位。主父又派田不禮輔佐趙章。

李兑對肥義説："公子章身體强壯而心志驕横，黨徒衆多而欲望很大，大概會有什麽私下打算吧？田不禮的爲人，殘忍好殺而且驕横。他與安陽君二人相投，一定會有陰謀叛亂的事情發生，一旦行動，就希望僥幸成功。小人有了奢欲，就會輕慮淺謀，衹看到利益而不顧危害，同類相互慫恿，俱入災禍之門。以我觀看，他們發難的日子一定不會太久了。您責任重而權勢大，大亂就要從您那裹開始，大禍就要在您那裹集中，您一定首先遭受災害。仁慈的人博愛萬物，智慧的人防備禍亂於形迹未顯露之前，没有仁愛又没有智慧，怎麽能治理國家呢？您何不推説有病不出去，把政務交給公子成呢？不作怨恨之府，不當災禍的階梯。"肥義説："不行。從前主父把新王托付於我，説：'不要改變你的法度，不要改變你的思慮，堅守一心，直到你去世。'我拜了又拜接受命令而且把它記録下來。現在畏懼不禮的發難而忘記我記録的王命，有什麽罪過比變節更大呢！上朝時接受嚴命，退朝後而不去全力執行，有什麽錯誤比負心更厲害的呢？變心負義的臣子，在刑法上絶不能被饒恕。俗語説'托付命令而死去的人又復生了，接受託付而活着的人，面對他没有什麽慚愧'。我的話已許諾在前面了，我要全力執行它，怎麽能够保全我的自身呢！况且一個堅貞的臣子在禍難降臨的時候纔能顯露出他的節操，一個忠臣在禍亂到來時纔能使他的德行彰明。您的教導表明對我忠誠，雖

然如此，我有言在前，終不敢違背。”李兑說：“好吧，您努力去做吧！我見到您也衹能是今年了。”說完，他哭着出去了。李兑多次拜見公子成，是爲了防備田不禮將要作亂的事情。

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另一天肥義對信期說：“公子章與田不禮非常令人擔憂。他們在禮義上説得好聽而實際上很惡，他們的爲人不盡子孝，不盡臣忠。我聽説，奸臣在朝中，是國家的禍害；讒臣在宫中，是君主的蠹蟲。這兩個人貪婪而且野心大，在宫内得到君主的寵信，而在外面横行暴虐。假托君命，傲慢無禮，爲得到專擅一日王命，是不難做到的，而災禍將會危害國家。現在我很憂慮這件事，夜間忘了睡覺，餓了而忘記吃飯。對盜賊的出没行爲不可不防備。從現在開始，如果有人請見國王的，一定先見我的面，我要先用身子抵擋他，没有變故國王纔能入内。”信期説：“好啊，我高興聽到這樣的話！”

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

四年，趙王召見群臣，安陽君也來朝見。主父命令趙王主持朝政，而他自己從旁觀看和窺視群臣和王室宗親的禮儀。發現他的長子趙章垂頭喪氣的樣子，反而北面稱臣，屈身於他的弟弟之下，心裏可憐他，於是就想分趙國爲兩部分，讓長子章在代地稱王，這個計劃没有做出决定就擱下來了。

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宫，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兑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兑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兑因圍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宫中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

主父和新王游覽沙丘，分别居住，公子章就派他的黨徒和田不禮作亂，假托主父的命令召見趙王。肥義先進去，被他們殺死了。高信就與趙王一同作戰。公子成和李兑從國都趕到，就發起四邑的兵力前來抵禦這場災難，殺死公子章和田不禮，滅掉他們的賊黨，安定趙王公室。公子成被任命爲相國，號安平君，李兑被任命爲司寇。公子章被打敗，逃跑到主父宫府，主父開門接納了他，公子成、李兑因而包圍了主父的宫室。公子章死了，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説：“因爲公子章的緣由圍攻主父，就是撤了兵，我們這些人也是要滅族的。”於是仍舊包圍主父。命令宫裏的人説“後出宫的人滅族”，宫中人全都出來。主父想要出來又不得允許，又没有食物吃，衹好捉捕剛生出的鳥兒充飢，三個多月後就餓死在沙丘

宫。主父之死已定無疑，纔發訃告給各諸侯。

是時王少，成、兑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吴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吴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决，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這時，趙王年幼，公子成和李兑專擅趙國政權，畏懼被誅殺，所以圍攻主父。主父最初是以長子章爲太子，後來得到吴娃，寵愛她，因爲愛戀一連好幾年住在吴娃宫中而没有到别的妃嬪宫中過宿，吴娃生兒子何，於是廢掉太子章而册立何爲趙王。吴娃死了，寵愛何不如以前了，主父可憐起原來的太子，想讓兩個兒子都稱王，猶豫未决，所以叛亂就興起了，以致父子俱死，被天下人耻笑，難道不值得悲痛嗎！

五年，與燕鄚、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

惠文王即位五年，趙國把鄚邑、易邑送給燕國。八年，趙國在南行唐建城。九年，趙梁作大將，與齊國合軍攻打韓國，到達魯關之下。等到十年，秦王自稱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討伐宋國，從魏國那裏得到河陽。秦國奪取趙國的梗陽。十二年，趙梁率軍攻打齊國。十三年，韓徐爲大將，攻打齊國。公主死了。十四年，燕國相國樂毅率領趙、秦、韓、魏、燕五國大軍攻打齊國，奪取靈丘。趙王與秦王在中陽相會。十五年，燕昭王前來會見趙王。趙國與韓、魏、秦國共同進擊齊國，齊王戰敗逃跑，燕國軍隊獨自深入，奪取臨菑。

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

十六年，秦國又與趙國一起多次進攻齊國，齊國人很憂慮。蘇厲替齊國寫信給趙王説：

我聽説古代的賢德君主，他的德行不是遍布海内各地，教化不是普施所有百姓，祭祀按四時舉行而不是隨時享饗鬼神的。甘露降落，及時下雨，五穀豐收，百姓没有瘟疫，衆人贊美這些，然而賢明君主還要往更好處謀劃。

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强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啖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

現今您的賢德功勞，并非經常地施加給秦國；怨毒積怒，也非素來就對齊國那麽深。秦國、趙國聯合，强迫韓國出兵，秦國真的友愛趙國嗎？秦國確實憎恨齊國嗎？事情過了頭，賢明君主就要觀察它。秦國不是愛趙恨齊，是想滅亡韓國，吞并二周，所以把齊國當作誘餌來吸引天下。它恐怕事情不成功，所以出兵脅迫魏國、趙國。它恐怕天下人懼怕自己，所以就派出人質取得信任。

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它恐怕天下人很快地反對自己，所以就向韓國徵兵來威脅他們。聲稱施恩德給盟國，實際上征討兵力虛空的韓國，我認爲秦國的計策一定是從這裏做出的。事物本來就有形勢不同而禍患一樣的，楚國長久地被攻伐而中山國被滅亡了，現在齊國長久被攻伐而韓國就一定會被滅亡的。攻破齊國，大王與六國分取它的利益。滅亡韓國，秦國獨自占有它。收取二周，往西去周王都奪取祭器，秦國獨自私有。就賦稅與土地總計它的功效，大王獲取的好處與秦國相比誰多呢？

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晋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强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

游說的士人計算說：“韓國失去三川土地，魏國失去原來晋國的土地，就像市集一樣，還没有什麼變化而災禍就到來了。”燕國全部占有齊國北部的土地，距離沙丘、鉅鹿不足三百里，韓國的上黨距離邯鄲一百里，燕王、秦王謀奪大王的河山，經過三百里的路程就可以到達了。秦國的上郡靠近挺關，直到榆中共有一千五百里，秦國用三郡的兵力進攻大王的上黨，這樣，羊腸的西部，句注的南部，不能由大王所有了。秦軍逾越句注，攻取常山而據守它，通過三百里就到達燕國，代地的駿馬，胡地的狼犬，就不會東下了，昆山的寶玉不會運出來了，這三種寶物也就不能是大王所有了。大王長久地討伐齊國，跟隨强秦攻打韓國，那麼災禍一定會來到您這裏的。希望大王好好考慮這個問題吧。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强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

況且齊國之所以遭到秦國的攻打，是由於侍奉大王；天下軍隊跟隨秦國行動，是爲了謀取大王。燕國、秦國的盟約結成而出兵的日期已經確定了。五個國家就要瓜分大王的土地了，齊王背叛五國的約定而以身殉大王的患難，向西派兵以克制强秦，秦國廢除帝號請求屈服，把高平、根柔退還給魏國，將巠分、先俞返回給趙國。齊國服侍大王，應該説是最上等的行爲了，而現在趙國反而與秦國一同攻打齊國，我恐怕天下各國侍奉大王的就不敢再那麼堅決了。希望大王很好

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地考慮一下。

現在大王不再與天下諸侯攻打齊國，天下人一定認爲大王是正義的。齊國將擁抱着宗廟社稷更加忠厚地侍奉大王，天下人必定全都敬重大王的正義。大王可以領導天下諸侯與秦國友好，秦國殘暴了，大王應該率領天下諸侯禁制它，這樣一世的名譽尊寵都將集於大王一身。於是趙國撤軍，謝絶秦國，不再進擊齊國。

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趙王與燕王相會。廉頗率軍，攻打齊國的昔陽，奪取了它。

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取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

十七年，樂毅率領趙國軍隊攻打魏國伯陽。而秦國怨恨趙國不與它一起攻打齊國，就討伐趙國，奪取趙國兩座城池。十八年，秦國攻取趙國石城。趙王再到衛地東陽，决黄河水，攻打魏氏。大水泛濫，漳水漲出。魏冉來趙國擔任相國。十九年，秦國奪取趙國的兩座城池。趙國把伯陽歸還給魏國。趙奢率軍，攻打齊國麥丘，奪取了它。

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

二十年，廉頗率軍攻打齊國。趙王與秦昭王在西河外相會。

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

二十一年，趙國把漳水水道改在武平西邊。二十二年，趙國出現大瘟疫。册立公子丹爲太子。

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

二十三年，樓昌率軍，攻打魏國的幾邑，不能奪取它。十二月，廉頗率軍，攻打幾邑，奪取了它。二十四年，廉頗率軍，攻打魏國的房子，奪取它，乘勝修築城池而回。他又攻打安陽，奪取它。二十五年，燕周率軍，攻打昌城、高唐，奪取它們。趙國與魏國共同襲擊秦國。秦國大將白起攻破趙國華陽，俘虜一名將軍。二十六年，奪取被東胡侵占的代地。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

二十七年，趙國把漳水水道改在武平的南邊。封趙豹爲平陽君。黄河水泛濫，發生大水災。

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

二十八年，藺相如討伐齊國，到達平邑。停止修築城北九門的大城。燕國將軍成安君、公孫操殺死他們的國王。二十九年，秦國、韓國聯合攻打趙國，包圍閼與。趙國派趙奢率軍，迎擊秦

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宫，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

軍，在閼與城下大破秦軍，趙王賜給趙奢封號爲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去世，太子丹即位，這就是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國討伐趙國，奪取三座城池。趙王新即位，太后執掌國政，秦國加緊攻打趙國。趙太后向齊國求救，齊王說："一定用長安君作人質，救兵纔能發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行勸諫。太后明白地告訴身邊的大臣說："有再談長安君作人質的，老婦一定要往他臉上吐唾沫。"左師觸龍說願意拜見太后，太后滿懷盛怒而等待他。觸龍進宫，小步快走向前而坐在地上，自己謝罪說："老臣脚上有病，曾不能快跑，没能拜見太后已經好久了。我自己私下寬恕自己，但是擔心太后身體有什麽不舒服，所以願意拜望太后。"太后說："老婦依靠乘輦而行罷了。"觸龍說："飲食方面没有减少吧?"太后說："倚仗吃粥罷了。"觸龍說："老臣有段時間特别不想吃飯，於是勉强着散步，每天三四里，稍微想吃點東西，身體也舒服了一些。"太后說："老婦不能。"太后臉上的怒氣稍稍緩和了一些。左師公說："老臣賤子舒祺最小，没有才能，可是我老了，私下很憐愛他，希望能够補上宫廷的侍衛缺額來保衛王宫，我冒着死罪向您禀告。"太后說："好吧。今年多大了?"觸龍回答說："十五歲了。雖然年幼，願意在我没有死之前將他托付給您。"太后說："大丈夫也愛憐小兒子嗎?"觸龍回答說："比婦人還厲害。"太后笑着說："婦人更加厲害。"左師公回答說："老臣私下認爲您對燕后的愛超過了長安君。"太后說："您錯了，不如愛憐長安君厲害。"左師公說："父母愛憐兒子，那就爲他考慮深遠一些。您在送燕后出嫁時，抱着她的脚跟，爲她流淚，想到她遠嫁，也够悲哀的了。她走了以後，不是不思念，可是祭祀時却祝願說'一定不要讓她返回'，難道這不是爲她的長久打算，使她的子孫相繼成爲國王嗎?"太后說："是的。"左師公說："現在往上三世以前，直推到趙主的子孫封爲侯爵的，他們的繼承人現有在位的嗎?"太后說："没有了。"觸龍說："不

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衹是趙國，其他諸侯的子孫現今還有在位的嗎？”太后說：“老婦没有聽説。”觸龍說：“這是因爲離得近的禍難落到他們自身，遠的災難落到他們的子孫身上。難道是君主的子孫被封侯的人都不好嗎？由於他們的爵位尊貴而没有功勛，俸禄優厚而没有勞績，可是他們擁有貴重寶物很多。現今您給了長安君尊貴的爵位，封他在肥沃的土地上，給他很多貴重寶器，可是您不趕緊讓他爲國建立功勛，一旦您離開人世，長安君靠什麼在趙國立身呢？老臣認爲，您爲長安君考慮的太短淺了，所以認爲愛憐他不如燕后。”太后說：“好吧，任憑您派遣他吧。”於是替長安君準備了一百輛車子，到齊國作人質，齊國的援兵纔發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子義聽説此事，說：“君主的兒子是骨肉至親，還不能享有無功的尊位，無勞的俸禄，保住金玉一類的重器，更何况是我們這些人呢？”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

齊國安平君田單率領趙國軍隊攻打燕國的中陽，奪取了它。又攻打韓國的注人邑，奪取了它。二年，惠文后去世。田單爲相國。

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四年，趙王夢見身穿左右兩色而且是衣背縫起的衣服，乘着飛龍升天，没有飛上天就墜落下來了，看見黄金、美玉堆積如山。第二天，趙王召見筮史敢占卜此夢，敢說：“夢見穿着兩色而且從衣背縫起的衣服，象徵殘破不全。乘騎飛龍上天没有升天而墜落的，象徵着有氣勢而没有實力。夢見黄金美玉堆積如山，象徵着憂患。”

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

過了三天，韓國上黨的守將馮亭派使者到來，說：“韓國不能保守上黨了，它就要歸入秦國。那裏的官吏百姓都願歸屬趙國，不願意歸入秦國。上黨有城邑十七個，願意再拜歸入趙國，請大王裁决，滿足官民們的願望。”孝成王大喜，召見平陽君趙豹告訴他說：“馮亭獻城邑十七個，接受它如何？”趙豹回答說：“聖人深以爲無故得到利益是禍害。”孝成王說：“人家懷念我的仁德，怎麽説是無緣無故呢？”趙豹回答說：“秦國蠶食韓國土地，中間斷絶道路，不讓兩邊相通，本就自以爲會安安穩穩地接受上黨的土地。韓國之所以不把它歸入秦國，是想嫁禍於趙國。

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逾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秦國付出勞動而趙國接受它的好處，即使是强大的國家也不能輕易地從小國弱國那裏得到，小國弱國反倒能從强大的國家得到嗎？難道能够説不是無緣無故的利益嗎！况且秦國利用牛田的水道運糧蠶食韓國，用最好的戰馬和精鋭兵力加倍作戰，去分割韓國的土地，它的政令已經推行，我們不可以與它爲難，一定不能接受上黨的土地。”孝成王説：“現今發百萬大軍攻城略地，經年歷歲没能得到一座城池。現在馮亭把十七個城邑當作禮物送給我國，這是最大的利益。”

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逾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

趙豹出去，孝成王召見平原君和趙禹，把馮亭獻城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他們回答説：“發出百萬軍隊去攻打，過了一年没有得到一座城池，現在坐着就能得到十七座城邑，這樣大的利益，不可失去。”孝成王説：“好。”於是讓趙勝去接受土地，告訴馮亭説：“我是敝國使者趙勝，敝國國君派我傳達命令，以三座萬户的城邑封賞太守，以三座千户的城邑封賞縣令，都世世代代爲侯，官吏、百姓都增加爵位三級，官吏、百姓能够平安相處的，都賜給黄金六斤。”馮亭垂淚不見使者，説：“我不能處於三不義：替君主把守土地，不能拼死固守，這是一不義；韓國將上黨歸入秦國，我没有聽從君主的命令，這是二不義；出賣君主的土地而我自己却得到俸禄，這是三不義。”趙國於是發兵奪取上黨。廉頗領兵駐扎長平。

七月，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坑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

七月，廉頗被免職而趙括代替他統領軍隊。秦國人圍困趙括，趙括率軍投降，有四十多萬士兵被活埋。孝成王後悔不聽趙豹的計策，所以有長平的禍患。

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孝成王回來，不聽從秦國的要求，秦國圍攻邯鄲。武垣命令傅豹、王容、蘇射率領燕國衆人返回燕地。趙國把靈丘封給楚國相國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

八年，平原君到楚國請求救援。回來，楚軍來救，當魏國公子無忌也來救援，秦國圍困邯鄲的軍隊纔撤去。

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

十年，燕國攻打趙國的昌壯邑，五個月攻克了。趙國將軍樂乘、慶舍攻打秦國信梁軍隊，打敗了它。趙太子去世。秦國攻打西周，攻克

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

了。徒父祺率軍逃出國境。十一年，修築元氏城池，建置上原縣。武陽君鄭安平去世，收回他的封地。十二年，邯鄲的草料倉庫發生火災。十四年，平原君趙勝去世。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歡，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

十五年，趙王把尉文邑封給相國廉頗，號稱信平君。燕王讓丞相栗腹和趙國相約友好，用五百兩黄金作爲給趙王的祝酒錢，栗腹回去向燕王報告説："趙國年壯的都死在了長平，那些小孩還没有長大，可以攻打它。"燕王召見昌國君樂閒而詢問他。樂閒回答説："趙國是四面受敵的國家，他們的百姓都熟悉戰事，攻打它是不可以的。"燕王説："我以衆攻少，兩個打一個，可以嗎？"樂閒回答説："不可以。"燕王説："我就用五個攻打一個，可以嗎？"樂閒回答説："不可以。"燕王大怒。群臣都認爲可以。燕國終於發出兩支軍隊，兵車兩千乘，栗腹率領一軍，攻打鄗邑，卿秦率領一軍攻打代地。廉頗作爲趙國大將，打敗并殺死栗腹，俘虜卿秦、樂閒。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

十六年，廉頗圍困燕國。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代理相國的大將軍武襄君攻打燕國，圍困它的都城。十八年，延陵鈞率領軍隊，跟隨相國信平君幫助魏國攻打燕國。秦國奪取趙國榆次三十七座城池。十九年，趙國與燕國交换土地：趙國把龍兑、汾門、臨樂給了燕國；燕國將葛城、武陽城、平舒城交給趙國。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陽。

二十年，秦王政剛剛即位。秦國攻取趙國的晋陽。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

二十一年，孝成王去世。廉頗率軍，攻打繁陽，奪取了它。趙王派樂乘代替廉頗，廉頗攻打樂乘，樂乘逃跑，廉頗逃到魏國。孝成王的兒子偃即位，這就是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悼襄王元年，舉行盛大禮儀交好魏國。想打通平邑、中牟的道路，没有成功。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絶趙而郎中

二年，李牧率領軍隊，攻打燕國，拔下武遂、方城。秦王召見春平君，乘機扣留了他。泄鈞替他對文信侯説："春平君，趙王非常喜愛他而郎中妒忌他，所以郎中互相商量説'春平君到秦國去，秦國一定扣留他'，所以互相謀劃着把他送入秦國。現在您扣留了春平君，這是斷絶與

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皋。

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

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

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訛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顔聚代之。趙忽軍破，顔聚亡去。以王遷降。

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

趙國的交往，而且中了郎中的計謀。您不如放還春平君而扣留平都。春平君的言語行動是深得趙王信任的，趙王一定會割讓許多土地來贖平都。”文信侯説：“好。”因此放回了春平君。趙國修建韓皋城池。

三年，龐煖率軍，攻打燕國，俘虜燕國大將劇辛。四年，龐煖率領趙國、楚國、魏國、燕國的精鋭軍隊，攻打秦國的蕞邑，没有攻下；移軍攻打齊國，奪取饒安。五年，傅抵率軍，駐守平邑；慶舍率領東陽、河外軍隊，保守黄河的橋梁。六年，封長安君在饒邑。魏國把鄴城送給趙國。

九年，趙國攻打燕國，奪取貍城和陽城。軍隊没有撤回，秦國就攻打鄴城，奪取了它。悼襄王去世，兒子幽繆王遷即位。

幽繆王遷元年，修築柏人城。二年，秦軍攻打武城，扈輒率領軍隊前去援救，兵敗，扈輒戰死。

三年，秦國攻打赤麗、宜安，李牧率領軍隊與秦軍在肥城下交戰，打退秦軍。趙王封李牧爲武安君。四年，秦軍攻打番吾城，李牧與秦軍交戰，擊退了秦軍。

五年，代地發生大地震，從樂徐以西，北至平陰，樓臺、房屋、墻垣大半毁壞，地面裂開東西寬一百三十步的大溝。六年，出現大饑荒，百姓傳出民謡説：“趙人哀號，秦人大笑。如果不信，請看地裏生長的草。”

七年，秦國人攻打趙國，趙國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率領軍隊，抗擊秦軍。李牧被殺，司馬尚被免職，趙忽和齊國將領顔聚代替他們。趙忽的軍隊被打敗，顔聚逃走了。因此趙王遷投降秦國。

八年十月，邯鄲歸屬了秦國。

太史公曰：我聽馮王孫説：“趙王遷，他的母親是位歌伎，得到了悼襄王的寵愛。悼襄王廢掉了嫡子嘉而立趙遷爲太子。趙遷平素没有好德行，聽信讒言，所以誅殺忠良大將李牧，任用郭開。”難道不荒繆嗎！秦國已經俘虜了趙王遷，趙國那些逃亡的大夫共同擁立嘉爲趙王，在代地

滅趙以爲郡。

稱王六年，秦國進軍，大破趙嘉，於是滅趙國并把它設置爲郡。

# 史記卷四十四

## 世家第十四

## 魏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

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

魏國的祖先是畢公高的後代。畢公高與周王室同姓。武王討伐紂王後，高封在了畢邑，從此就以畢爲姓了。畢高的後代斷絶封爵，成爲平民百姓，有的在中原國家，有的在夷狄。他的後代子孫有個叫畢萬的，服侍晉獻公。

獻公即位十六年時，趙夙駕車，畢萬爲車右護衛，去討伐霍國、耿國、魏國，把它們全都滅掉。獻公把耿地封給趙夙，把魏地封給畢萬，他們都作了大夫。卜偃説："畢萬的後代一定强大。萬，是滿數；魏，是大的名稱。用這樣的名稱開始封賞，是上天開拓他的機運呀。天子統治的叫做兆民，諸侯統治的叫做萬民。現在命名是大稱號，後面跟着滿數，他一定會擁有民衆。"當初，畢萬占卜服侍晉國的事情，得了個《屯》卦變爲《比》卦。辛廖推測説："吉利。《屯》卦象徵堅固，《比》卦象徵進入，還有什麽比這更吉利的呢？他的後代一定繁榮昌盛。"

畢萬受封十一年時，晉獻公去世，四個兒子交替爭奪君位，晉國出現内亂。而畢萬的子孫越來越强大，按照他的封國名稱姓魏氏。畢萬生兒子武子。魏武子讓魏家的諸子都服侍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二十一年，武子跟隨重耳流亡。十九年後回國，重耳被擁立爲晉文公，而讓魏武子承襲魏氏後代的封爵，列爲大夫，在魏邑建置官署。魏武子生悼子。

魏悼子把官署遷移到霍邑。生兒子魏絳。

魏絳服侍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見諸侯。悼公的弟弟楊干搞亂軍隊的行列，魏絳殺死楊干的

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説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

僕人，以示對他的懲罰。悼公生氣地説："會合諸侯是爲了榮耀，現在却羞辱我的弟弟！"悼公要殺死魏絳。有人勸説悼公，悼公纔停止。終於委任給魏絳政務，讓他去與戎人、翟人修好，戎人、翟人親附晋國。悼公十一年，説："自從我任用魏絳，八年之中，九次會合諸侯，戎、翟來親附，這是您的功勞。"賜給他歌樂，魏絳再三推讓，然後纔接受。魏絳把官署遷到安邑。魏絳去世，謚號爲昭子。魏絳生兒子魏嬴，魏嬴生魏獻子。

獻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强，公室卑。

獻子侍奉晋昭公。昭公去世而六卿强大，晋公室卑弱。

晋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并爲晋卿。

晋頃公十二年，韓宣子年老了，魏獻子執掌國政。晋國公室宗族祁氏、羊舌氏互相攻擊，六卿誅除了他們，把他們的封邑劃爲十個縣，六卿各自讓他們的兒子去做縣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并列爲晋國國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晋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

此後十四年，孔子擔任魯國相國。又過了四年，趙簡子因爲晋陽的動亂，而與韓國、魏國共同攻打范氏、中行氏。魏獻子生兒子魏侈。魏侈與趙鞅共同攻打范氏、中行氏。

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地。

魏侈的孫子叫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同討伐并滅掉智伯，瓜分他的土地。

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

桓子的孫子叫文侯都。魏文侯元年，是秦靈公的元年。魏文侯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晋、元里。

六年，修築少梁城池。十三年，派子擊圍困繁地、龐地，遷出那裏的百姓。十六年，攻打秦國，修築臨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

十七年，魏軍攻滅中山國，派子擊在那裏駐守，趙倉唐輔佐他。子擊在朝歌與文侯的師傅田子方相遇，就退車讓路，下車拜見。田子方没有以禮相待。子擊因而問説："是富貴的人對人傲慢呢？還是貧賤的人對人傲慢呢？"子方説："也就是貧賤的人對人傲慢罷了。諸侯對人傲慢就會丢失他的封國，大夫對人傲慢就會失掉他的家。貧賤的人，如果與諸侯行爲不相投合，意見不被采納，那就會離開這裏去到楚國、越國，就像脱掉鞋子一樣，富貴的人和貧賤的人怎麽可以相比

呢!”子擊很不高興地離開了。魏軍攻打秦國,到達鄭地而回,修築雒陰、合陽兩城。

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

二十二年,魏國、趙國、韓國列爲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

二十四年,秦國攻打魏國,到達陽狐。

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

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拜子夏爲師,學習經典與六藝,以客禮接待段干木,經過他的鄉里,沒有一次不是憑軾致敬的。秦國曾經想討伐魏國,有人說:“魏君對賢德人非常敬重,國都的人稱贊他的仁德,上下和睦同心,不可以謀取。”文侯從此在諸侯中享有聲譽。

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魏文侯任用西門豹把守鄴城,因此黄河以北的區域得到治理。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以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魏文侯對李克說:“先生曾經教導我說‘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現在任用相國,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怎麽樣呢?”李克回答說:“我聽說,卑賤的人不參與位尊的人的事情,關係疏遠的人不參與親近的人的事情。我身處宫門以外的官職,不敢回答您提出的問題。”文侯說:“先生遇上事情不要推讓。”李克說:“您是因爲没有注意對人的考察。平時看他所親近的人,富貴時看他所交往的人,顯達的時候看他所推舉的人,窮困時看他不做的事情,貧賤時看他不索取什麽,這五點足以確定相國的人選了,哪裏用得着我說話呢!”文侯說:“先生回府吧,我的相國人選已經確定了。”李克快步走出宫,經過翟璜的家。翟璜說:“今天聽說君主召見先生,是詢問相國人選的事情,到底決定誰做相國了呢?”李克說:“魏成子做相國了。”翟璜忿怒地變了臉色說:“憑藉耳目所看到的聽到的,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子?西河的太守,是我推薦的。國君對内地最憂慮的是鄴城,我舉薦西門豹。國君計劃要討伐中山,我推薦樂羊。中山攻克以後,找不到合適鎮守的人選,我推舉先生。國君的兒子没有師傅,我推薦屈侯鮒。我哪一點比不過魏成子!”李克說:“您把我推薦給您的君主,難道是要結黨營私謀求大官嗎?君主問選用相國‘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二人怎麽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樣’？我回答説：‘您是没有考察的緣故。平時看他所親近的人，富貴時看他所交往的人，顯達時看他所推薦的人，窮困時看他所不做的事情，貧賤時看他所不索取的是什麽，這五點就足以確定相國的人選了，何用等我説話呢！’因此知道魏成子做相國了。再説您怎麽能和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俸禄千鍾，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十分之一用在家裏，因此從東方得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這三人，君主都把他們當作師傅。您所推薦的五人，君主都用作臣子。您怎麽能和魏成子相比呢？”翟璜慚愧地遲疑一下，然後拜了又拜説：“翟璜是個鄙陋的人，回答得不好，願意終身做您的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二十六年，虢山崩塌，堵塞了黄河。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晋。

三十二年，魏軍討伐鄭國。修建酸棗城池。在注城下，魏軍打敗秦軍。三十五年，齊軍攻取魏國的襄陵。三十六年，秦國侵入魏國的陰晋。

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

三十八年，魏軍討伐秦國，在武下魏軍被打敗，然而魏國也俘虜了秦國的將領識。這年，文侯去世，子擊即位，這就是武侯。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新即位，公子朔作亂，没有取勝，逃奔到魏國，與魏國一起襲擊邯鄲，魏軍打了敗仗後離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二年，修築安邑、王垣城池。

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吴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

七年，魏軍討伐齊國，到達桑丘。九年，翟軍在澮水岸邊打敗魏軍。魏國派吴起討伐齊國，到達靈丘。齊威王新即位。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晋地，滅其後。

十一年，魏國與韓國、趙國三分晋國土地，滅亡了它的後代。

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

十三年，秦獻公遷都櫟陽。十五年，魏軍在北藺打敗趙軍。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

十六年，魏國討伐楚國，奪取魯陽。武侯去世，子罃即位，這就是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

惠王元年，當初，武侯去世，子罃與公中緩爭立爲太子。公孫頎從宋國進入趙國，從趙國進入韓國，對韓懿侯説：“魏罃與公中緩爭立爲太子，您也聽説了吧？現在魏罃得到王錯的輔佐，擁有上黨，本來就是有了半個國了。趁着這個機會去消滅他們，打敗魏國是必然的，不可以失去

侯説，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説，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這個機會呀。"懿侯很高興，就與趙成侯聯合軍隊攻打魏國，在濁澤交戰，魏氏打了個大敗仗，魏國君主被圍困。趙侯對韓侯説："除掉魏君，擁立公中緩，割給我們土地就撤軍，對我們有利。"韓侯説："不行。殺死魏君，人們一定説我們殘暴；割奪他們土地而退軍，人們一定説我們貪婪。不如把魏國一分爲二。魏國分爲兩個部分，使它不會比宋國、衛國强盛，那麽我們永遠不會有魏國的禍患了。"趙侯不聽。韓侯不高興，帶領他的部分軍隊連夜回去了。魏惠王之所以没有死，國家没有分裂，是因爲兩家謀略不一致。如果聽從一家的計謀，那麽魏國一定分裂了。所以説"國君死了没有嫡子繼承，它的國家可能被攻破"。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二年，魏國在馬陵打敗韓軍，在懷邑打敗趙軍。三年，齊軍在觀邑打敗魏軍。五年，魏君與韓君在宅陽會見。修築武堵城。魏軍被秦軍打敗。六年，魏軍攻伐并奪取宋國的儀臺。九年，魏軍在澮水打敗韓軍。魏軍在少梁與秦軍交戰，秦軍俘虜魏將公孫痤，奪取龐城。秦獻公去世，兒子孝公即位。

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十年，魏軍攻打奪取趙國的皮牢。彗星出現。十二年，隕星白天墜落，有聲響。

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黄池，宋復取之。

十四年，魏王與趙侯在鄗邑會見。十五年，魯、衛、宋、鄭諸國君主來朝見魏惠王。十六年，魏王與秦孝公在杜平相會。魏國侵奪宋國的黄池，宋國又把黄池奪了回去。

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

十七年，魏軍與秦軍在元里交戰，秦國奪取魏國的少梁。魏國圍攻趙國的邯鄲。十八年，魏國拔取邯鄲。趙國向齊國請求救援，齊國派田忌、孫臏救援趙國，在桂陵打敗魏軍。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十九年，諸侯圍攻魏國的襄陵。修築長城，建築固陽關塞。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二十年，魏國歸還趙國的邯鄲，魏國在漳水邊與趙國訂立盟約。二十一年，魏國國君與秦國國君在彤邑相會。趙成侯去世。二十八年，齊威王去世。中山君擔任魏國相國。

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

三十年，魏國討伐趙國，趙國向齊國告急。齊宣王采用孫子的計策，爲了救援趙國而出擊魏

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國。魏國於是大規模發動軍隊，派龐涓做統帥，讓太子申爲上將軍。魏軍經過外黄，外黄徐子對太子説："我有百戰百勝的計策。"太子説："能讓我聽聽嗎?"徐子説："本來就願意把它獻給您。"接着説："太子親自率領軍隊攻打齊國，大勝并占有莒地，那麽富不過擁有魏國了，貴不過升做國王了。如果不能戰勝齊國，那麽萬世子孫也不能得到魏國了。這是我的百戰百勝的戰術。"太子説："好吧，請允許我一定遵從您的話退軍回去吧。"徐子説："太子雖然想退兵回去，已經不能够了。剛纔那些話是勸説太子努力作戰攻殺，希望得到功勛的人是很多的了。太子雖然想回軍，恐怕不能够了。"太子因而想回軍，他的御車人説："將帥剛出兵就回去，與打了敗仗是一樣的。"太子果然與齊國人交戰，在馬陵打了敗仗。齊軍俘虜了魏太子申，殺死將軍龐涓，魏軍於是大敗。

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

三十一年，秦國、趙國、齊國共同討伐魏國，秦將商君欺詐魏國將軍公子卬而襲奪他的軍隊，打敗了魏軍。秦國任用商君，東邊的土地直到黄河，而齊國、趙國多次打敗魏國。安邑靠近秦國，魏國於是遷都大梁。立公子赫爲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

三十三年，秦孝公去世，商君逃出秦國投奔魏國，魏王大怒，不接納他。三十五年，魏國君主與齊宣王在平阿南邊會見。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惠王多次在軍事上遭受失敗，於是用謙恭的禮節，厚重的禮物，招賢納士。鄒衍、淳于髡、孟軻都來到大梁。梁惠王説："我没有才能，軍隊三次在外面損兵折將，太子作了俘虜，上將軍戰死了，國内空虚，致使先君宗廟社稷蒙受羞辱，我感到非常慚愧。老先生們不怕千里的遥遠路途，屈尊駕臨我們國家的宫廷，打算用什麽方法使我國得到利益呢?"孟軻説："您不可以像這樣談論利益。您想貪求利益，那麽大夫也想貪得利益；大夫想貪得利益，那麽民衆也想貪得利益，上上下下都争奪利益，國家就會危險了。作爲國君，施行仁義而已，怎麽可以貪求利益!"

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惠王三十六年，又與齊王在甄邑相會。這年，惠王去世，兒子襄王即位。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

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晋。七年，攻齊。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别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

襄王元年，在徐州與諸侯相會，相互稱王。襄王追尊父親惠王爲王。

襄王五年，秦軍在雕陰打敗魏將龍賈軍隊四萬五千人，圍攻魏國的焦邑、曲沃。魏國把河西的土地割給秦國。

襄王六年，魏王與秦王在應邑相會。秦國奪取魏國的汾陰、皮氏、焦邑。魏軍攻打楚國，在陘山打敗了楚軍。七年，魏國把上郡全部給了秦國。秦國又侵占了魏國的蒲陽。八年，秦國把焦邑、曲沃歸還給魏國。

襄王十二年，楚國在襄陵打敗魏軍。諸侯國執政大臣與秦相張儀在齧桑相會。十三年，張儀作了魏國相國。魏國有位女子變成了男子。秦國奪取魏國的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去世，兒子哀王即位。張儀又回歸秦國。

哀王元年，五個國家共同攻打秦國，没有取勝就撤軍離去。

哀王二年，齊國軍隊在觀津打敗魏軍。五年，秦國派樗里子攻取魏國的曲沃，在岸門趕跑了犀首。六年，秦國派人來魏國，立公子政爲太子。魏王與秦王在臨晋相會。七年，魏軍攻打齊國。魏國與秦國一起攻打燕國。

哀王八年，魏國討伐衛國，攻下并列的兩座城邑。衛國君憂慮此事。如耳拜見衛國君説："請讓我退去魏軍，免去成陵君可以嗎?"衛國君説："先生果真能够退去魏軍，我請求世世代代以衛國侍奉先生。"如耳拜見成陵君説："從前魏國攻打趙國，切斷羊腸，拔下閼與，相約分裂趙國，趙國分割爲二，所以没有滅亡的原因，是魏國作了合縱的盟主。現在衛國已經迫近滅亡，將要向西請求服侍秦國。與其用秦國來解救衛國，不如用魏國解救衛國，而衛國將永遠感激魏國的恩德。"成陵君説："好吧。"如耳拜見魏王説："我拜見過衛君了。衛國原是周王室的别支，它雖號稱小國，但有很多寶器。現在國家迫近危難，而寶器不獻出來的原因，是因爲他們心裏認爲攻伐衛國或解救衛國，都不是由您作主，所以寶器即使獻出，也一定不會歸於大王。我私下猜

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想着，最先建議釋放衛國的人，一定就是接受衛國賄賂的人。”如耳出宫，成陵君進宫，按照如耳的話勸説魏王。魏王聽從他的意見，停止了對衛國的圍攻，罷免了成陵君，終身不再見他。

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説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强，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九年，魏王與秦王在臨晉相會。張儀、魏章都歸附魏國。魏相田需死了，楚國害怕張儀、犀首、薛公任何一個人做魏相。楚相昭魚對蘇代説：“田需死了，我惟恐張儀、犀首、薛公之中有一人做魏相。”蘇代説：“要是這樣，誰做魏相會對您有利呢？”昭魚説：“我想讓太子自任相國。”蘇代説：“請讓我爲您北上魏國，一定使他做相國。”昭魚説：“怎麽説呢？”蘇代回答説：“您現在當作梁王，我請求游説您。”昭魚説：“你怎樣游説？”蘇代回答説：“我是從楚國來，昭魚非常憂愁，説：‘田需死了，我恐怕張儀、犀首、薛公三人裏有一人作魏相。’我回答説：‘梁王，是位有道德的明主，一定不會讓張儀作相國。張儀作了相國，一定會幫助秦國而不幫助魏國。犀首作相國，一定幫助韓國而不幫助魏國。薛公做了相國，一定會幫助齊國而不幫助魏國。梁王，是一位有德的賢主，一定知道這不便利的方面。’梁王説：‘那麽我應當用誰作相國？’蘇代説：‘不如讓太子自己作相國。太子親自作相國，這三個人都會認爲太子不是長期的相國，都將會盡力讓他原來的國家服侍魏國，以得到丞相的玉璽。憑着魏國的强大，又有三個萬乘大國的輔佐，魏國一定安寧了。所以説不如太子自己擔任丞相。’”於是蘇代北去拜見梁王，把這些道理告訴他。魏太子果真作了魏國的丞相。

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哀王十年，張儀死了。哀王十一年，魏王與秦武王在應邑相會。十二年，魏太子朝見秦王。秦軍來攻打魏國皮氏，没有攻下就解了圍。十四年，秦國派人把武王后送回魏國。十六年，秦國拔取魏國的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魏王與秦王在臨晉相會。秦王還給魏國蒲反邑。十八年，魏國與秦國一起討伐楚國。二十一年，魏國與齊國、韓國一起在函谷關打敗秦軍。

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魏哀王二十三年，秦國又把河外及封陵土地給了魏國，與魏國和好。哀王去世，兒子昭王即

位。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昭王元年，秦國拔取魏國的襄城。二年，魏軍與秦軍交戰，魏國軍隊失利。三年，魏國幫助韓國攻打秦國，秦將白起在伊闕打敗魏軍二十四萬人。六年，魏國把黄河東邊方圓四百里的土地給了秦國。芒卯用詐計得到了魏國的重用。七年，秦軍攻下魏國大小城邑六十一座。八年，秦昭王稱爲西帝，齊湣王稱作東帝，一個多月後，都又稱王去掉帝號。九年，秦軍拔取魏國的新垣、曲陽二城。

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昭王十年，齊國滅亡宋國，宋王死在魏國的溫邑。十二年，魏國與秦國、趙國、韓國、燕國共同討伐齊國，在濟西打敗齊軍，湣王出逃。燕國軍隊獨自進入臨菑。昭王在西周與秦王相會。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

昭王十三年，秦國拔取魏國的安城。軍隊到達大梁，離去。十八年，秦國拔取郢城，楚王遷都到陳地。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昭王十九年，昭王去世，兒子安釐王即位。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安釐王元年，秦國拔取魏國兩座城邑。二年，秦軍又攻下魏國的兩座城，軍隊駐扎在大梁城下，韓國來救，把溫邑讓給秦國求和。三年，秦軍攻下魏國四座城邑，斬首四萬人。四年，秦軍攻破魏國以及韓國、趙國，殺死十五萬人，趕跑魏國將軍芒卯。魏將段干子請求魏王把南陽讓給秦國求和。蘇代對魏王說：“想得到印璽的是段干子，想得到土地的是秦國。現在大王使想得到地的人控制印璽，使想得到印璽的人控制土地，魏氏的土地不完全失去是不能完結的。況且用土地去服侍秦國，就好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燒不盡，火就不會熄滅。”魏王說：“這是自然的了。雖然如此，事情已經開始施行，不可以更改了。”蘇代回答說：“大王難道没有看見那博戲的人看重梟子的道理嗎，便利的就吃掉棋子，不便利的就停止了。現在大王說‘事情已經開始施行了，不可以更改’，爲什麽大王使用智慧還不如博戲時使用梟子呢？”

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

安釐王九年，秦國拔取魏國的懷邑。十年，秦太子到外面做人質死在魏國。十一年，秦國攻下魏國的郪丘。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强?"對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晋六卿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晋陽，决晋水以灌晋陽之城，不湛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强，不能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晋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秦昭王對身邊的侍臣説："現在韓國、魏國與開始時相比哪時强大呢?"身邊的侍臣回答説："不如開始時强大。"昭王説："現在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比哪個賢能呢?"侍臣回答説："如耳、魏齊不如孟嘗、芒卯賢能。"昭王説："當時以孟嘗、芒卯的賢能，率領强大的韓國和魏國的軍隊來攻打秦國，還不能把我怎麽樣。現在用無能的如耳、魏齊率領微弱的韓國、魏國的軍隊來攻打秦國，他們不能把我怎麽樣也已經很明顯了。"侍臣都説："確實是這樣。"中旗倚着琴回答説："大王估量天下的形勢過頭了。在當時晋六卿執政的時期，智氏最强大，滅掉范氏、中行氏，又率領韓國、魏國的軍隊在晋陽圍攻趙襄子，决晋水灌淹晋陽城，没有被淹没的衹剩下三版了。智伯指揮决水灌淹，魏桓子駕御車子，韓康子作車右陪侍。智伯説：'我開始不知道水可以滅亡人家的國家，現在纔曉得。'汾水可以灌淹安邑，絳水可以灌淹平陽。魏桓子用肘子碰韓康子，韓康子用脚碰魏桓子，肘足在車上交换動作做暗示，就注定了智氏的土地被分割，智伯身死國亡，被天下人譏笑。現在秦國軍隊雖然强大，不能超過智氏；韓國、魏國雖然微弱，但還是要勝過當初在晋陽城下的時候。這時正是他們用肘足暗中聯合的時候，希望大王不要輕視他們!"這時秦王纔有些害怕了。

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説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

齊國、楚國相約進攻魏國，魏國派人向秦國求救，使者一個接着一個，而秦國的救兵不見到來。魏國有位名叫唐雎的人，已經九十多歲了，對魏王説："老臣請求西去游説秦王，讓他的軍隊在我回國前發出。"魏王拜了又拜，於是整治車輛派他前往。唐雎到達秦國，進宫拜見秦王。秦王説："您老人家耳目昏花從老遠的地方來到這裏，非常辛苦了！魏國前來求救的使臣已經有好幾位了，我已知道魏國的危急形勢了。"唐雎回答説："大王已經知道魏國的危急而不發救兵的原因，我私下認爲，替您出謀劃策的大臣太没有才能了。魏國，是擁有一萬乘兵車的國家，這樣一個大國所以向西面服侍秦國，自稱東藩國，接受您的冠帶，春秋兩季給秦國進獻祭品，是因

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爲秦國的强大足能够結爲盟國。現在齊國、楚國的軍隊已經聯合壓在了魏國的郊野上，而秦國的救兵不發，還在認爲魏國没有到危急時刻。假使魏國非常危急，它就要割地給齊國、楚國而與他們合縱，大王還怎麽救援呢？一定等待魏國危急的時刻纔去救它，這就會使秦國失去一個作爲東藩的魏國而增强齊、楚兩個敵國，那麽大王有什麽利可圖呢?”於是秦昭王馬上發兵救援魏國。魏國又得到了安定。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趙王派人對魏王説：“替我殺死范痤，我願意獻出七十里的土地。”魏王説：“好吧。”派官吏逮捕范痤，把他圍困起來而没有殺他。范痤乘機登上屋頂，騎在房脊上，對逮捕他的官吏説：“與其以死的范痤作交易，不如用活的范痤作交易。如果范痤死了，趙王不給魏王土地，那麽大王將怎麽辦呢？所以不如和趙王先辦好割地的事情，然後再殺范痤。”魏王説：“好吧。”范痤乘機上書給信陵君説：“我是魏國原來被免的相國，趙王用土地作殺死我的條件，而魏王就聽從了，假如强大的秦國也襲用趙王的辦法，也用土地作交换條件殺死您，那麽您將怎麽辦呢?”信陵君向魏王進言，魏王釋放了范痤。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无忌謂魏王曰：

>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

魏王因爲秦國出兵救援的緣故，想親近秦國而攻打韓國，索求失去的土地。无忌對魏王説：

> 秦國與戎、翟是同樣的習俗，長着一顆虎狼的心，貪婪、暴虐、好利、無信，不懂得禮義德行。如果有利可圖，不顧親戚兄弟，像禽獸一樣，這是天下人衆所周知的，他們没有做過好事，也没有積下恩德。所以太后是秦王的母親，而竟然憂愁而死；穰侯是秦王的舅舅，功勛没有比他再大的了，而竟然驅逐了他；秦王的兩個弟弟没有罪過，可是一再被奪走了封邑。秦王對於親戚竟然如此，而何况於對仇敵的國家呢？現在大王與秦國共同討伐韓國，就使得魏國更加接近秦國的禍患，我非常困惑不解。大王没有認識到這個道理就是不明智，群臣不把這個道理告訴您那就是不忠誠。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

現在韓國靠一個女人輔佐一個幼小的弱

内有大亂，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强秦之親，王以爲利乎？

主，國内有大亂，外部要與强大的秦國、魏國軍隊交戰，大王認爲它還會不滅亡嗎？韓國滅亡了，秦國擁有鄭國的舊地，與大梁接鄰，大王認爲安寧嗎？大王想得到原來的失地，就想靠着和强秦的親近，您認爲這樣有利嗎？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絶韓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决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與楚兵决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秦國不是個不惹事的國家，韓國滅亡以後它就一定會再挑起事端，再起事端一定會選擇最容易和最有利的。選擇容易的和有利的，一定不去討伐楚國與趙國了。這是爲什麼呢？翻山越嶺，渡河涉水，横跨韓國的上黨而攻打强大的趙國，這將重蹈閼與失敗的覆轍，秦王一定不會那樣做。如果經過河内，背向鄴城、朝歌，横渡漳水、滏水，在邯鄲的郊野與趙國軍隊决戰，這是重蹈智伯的災禍，秦國又不敢去做。討伐楚國，取路涉谷，行軍三千里，攻打冥阸之塞，所走的路非常遠，所進攻的非常艱難，秦國又不去做。如果取道河外，背向大梁，右邊有上蔡、召陵，與楚軍在陳城郊野决戰，秦國也不敢做。所以説秦國一定不會攻打楚國和趙國，又不會攻打衛國和齊國了。

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决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乎？

韓國滅亡以後，秦軍出發的那天，除了魏國就没有攻打的目標了。秦國本來就占有懷邑、茅邑、邢丘，在垝津築城，迫臨河内，河内的共邑、汲邑一定危急；秦國占有鄭地，奪得垣雍，决熒澤的水灌淹大梁，大梁一定滅亡。大王的使臣出訪失當而且在秦王面前説安陵氏的壞話，秦國想誅滅安陵氏已經很久了。秦國的葉陽、昆陽與魏國的舞陽鄰近，聽任使臣中傷安陵氏，又聽任安陵氏被秦國滅亡，秦軍就會繞過舞陽的北邊，從東面迫近許邑，鄰近魏國的南國一定危急，魏國會没有危險嗎？

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晋，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

憎恨韓國，不喜歡安陵氏是可以的，不憂患秦國糟蹋南國是不對的。以前，秦國在河西的晋國土地上，距離大梁一千里，有黄河高山阻攔它，有周國、韓國間隔它。自從林鄉用兵到現在，秦國七次攻打魏國，五次

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

進入囿中，邊境城邑全部被攻占，文臺墮塌，垂都被焚毁，林木被伐，麋鹿死盡，而國都接着被圍困。秦軍又長驅直入大梁城北，東面到達陶邑、衛城的郊野，向北到達東平的監地。魏國喪失給秦國的土地，有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幾十個，名都數百座。秦國還是在河西晉國的故地上，距離大梁一千里之際，而禍患就是如此了。又何況是讓秦國滅亡了韓國，擁有鄭國故地，没有了黄河高山的阻攔，没有了周國、韓國間隔它，距離大梁衹有一百里，災禍就一定由此開始了。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强秦鄰之禍也。

以前的時候，合縱没有成功，是因爲楚國、魏國互相懷疑，而韓國又没能够參加。現在韓國遭受戰禍已經三年了，秦國想使韓國屈從與它講和，韓國知道自己將要被滅亡而不肯聽從，反而把人質送到趙國，請求率先聯合天下諸侯與秦國作戰，楚國、趙國一定聚結兵力，都看到了秦國的奢欲是無窮的，不全部滅亡天下的國家，使海內的百姓臣服於秦國，它必然不會甘休了。所以我願意用合縱戰略服侍大王，大王迅速接受楚國、趙國的盟約，而挾持韓國人質來保存韓國，索取故地，韓國一定會奉還的。這樣，士民没有受到勞苦而故地就得到了，它的功利要比與秦國一起討伐韓國大得多，而又没有與强秦爲近鄰的禍患。

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保存韓國，安定魏國，是有利於天下的，這也是大王的天時良機罷了。開通韓國上黨到共邑、甯邑的道路，使道路經過安成，出進的商人都交納過境税，這等於是魏國把韓國的上黨又作抵押了。如果現在有了這些賦税，足能使魏國富强起來。韓國一定感恩魏國，喜愛魏國，尊重魏國，畏懼魏國，韓國一定不敢反叛魏國，這等於韓國成爲魏國的縣。魏國得到韓國作爲屬縣，那麽衛、大梁、河外一定會安定了。如果現在不保存韓國，二周、安陵邑一定危險了，楚國、趙國大敗，衛國、齊國非常害怕，天下

諸侯西去奔赴秦國入朝拜見稱臣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軍圍攻邯鄲，信陵君無忌假托君命搶奪將軍晉鄙的軍隊去救趙國，趙國得以保全。無忌因此留在趙國。二十六年，秦昭王去世。

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魏安釐王三十年，無忌回歸魏國，率領五國軍隊攻打秦國，在河外打敗秦軍，趕跑了蒙驁。當時魏太子增在秦國作人質，秦王惱怒，準備要囚禁魏太子增。有人替太子增對秦王說："公孫喜本來告訴魏相說：'請發動魏軍迅速襲擊秦國，秦王惱怒，一定囚禁太子增。魏王又發怒，進擊秦國，秦國一定傷害太子增。'現在大王囚禁太子增，這是公孫喜的計策得逞了。所以不如尊貴增而與魏國聯合，讓魏國受到齊國、韓國的懷疑。"秦王纔没有囚禁太子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魏安釐王三十一年，秦王政剛剛即位。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安釐王去世，太子增即位，這就是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去世。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景湣王元年，秦國軍隊奪取魏國二十座城邑，作爲秦國東郡。二年，秦國軍隊奪取魏國的朝歌。衛國遷移到野王。三年，秦國軍隊拔取魏國汲邑。五年，秦軍奪取魏國的垣邑、蒲陽、衍邑。十五年，景湣王去世，兒子王假即位。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派荆軻刺殺秦王，秦王發覺了這個計謀。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王假三年，秦軍水淹大梁，俘虜了王假，於是滅亡魏國，秦國就在此地改設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太史公曰：我曾經去過原來大梁的廢墟，廢墟中的人說："秦軍攻破大梁，引用河溝水來灌淹大梁，三個月後城池毁壞，魏王請求投降，秦軍就滅亡了魏國。"議論的人們都說：魏國因爲不重用信陵君的緣故，國力削弱直至滅亡。我認爲不是這樣。上天正要讓秦國平定海内，它的事業没有完成，魏國假使得到阿衡一樣的賢臣輔佐，又有什麼用處呢？

# 史記卷四十五

## 世家第十五

### 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韓國的祖先與周王室同姓，姓姬氏。他的後代服侍晉國，被封在韓原，叫韓武子。韓武子以後的第三代上有位名叫韓厥的，隨封地的名稱姓韓。

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絶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

韓厥，在晉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晉司寇屠岸賈想要作亂，説誅殺晉靈公的逆賊是趙盾。趙盾已經死了，準備殺他的兒子趙朔。韓厥制止屠岸賈，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訴趙朔，屠岸賈要殺他，讓他趕緊逃亡。趙朔説："您一定能够不斷絶趙氏宗廟的祭祀，我死後也不悔恨了。"韓厥答應了他。等到屠岸賈誅殺趙氏，韓厥推説有病没有出門。程嬰、公孫杵臼收藏趙氏的遺孤趙武，韓厥知道此事。

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

景公十一年，韓厥與郤克率領戰車八百乘討伐齊國，在鞍城打敗齊頃公，捉獲逢丑父。在這時晉國設置六卿，韓厥在一卿之位上，號爲獻子。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晉景公十七年，景公得了重病，占卜，認爲是大業的後代斷絶祭祀的人在作怪。韓厥稱贊趙成季的功勛，説現在他的宗廟没有後代祭祀了，以此來感動景公。景公問道："他還有後代在世上嗎？"韓厥於是説出趙武，就把趙氏原來的田邑又給了趙武，接續趙氏的祭祀。

晉悼公之七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晉悼公七年，韓獻子告老。獻子去世，兒子宣子接替職位。宣子遷居州地。

晉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

晉平公十四年，吴國季札出使晉國，説："晉國的政權終究歸於韓氏、魏氏、趙氏。"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氏、魏氏瓜分祁氏、羊舌

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晋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

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

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

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

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

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晋。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晋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氏十個縣的土地。晋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一起侵伐范氏、中行氏。韓宣子去世，兒子貞子繼承爵位。貞子遷居平陽。

貞子去世，兒子簡子繼位。簡子去世，兒子莊子繼位。莊子去世，兒子康子繼位。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同打敗智伯，瓜分他的土地，韓康子的土地擴大了，土地面積比其他諸侯國的大。

康子去世，兒子武子繼位。武子二年，討伐鄭國，殺死鄭國君主幽公。十六年，武子去世，兒子景侯即位。

景侯虔元年，討伐鄭國，奪取雍丘。二年，鄭國在負黍打敗韓國。

景侯六年，韓國與趙國、魏國一同得以列爲諸侯。

景侯九年，鄭國圍困韓國的陽翟。景侯去世，兒子列侯取即位。

列侯三年，聶政殺死韓相俠累。九年，秦國攻打韓國的宜陽，奪取六個城邑。十三年，列侯去世，兒子文侯即位。這年魏文侯去世。

韓文侯二年，韓國討伐鄭國，奪取陽城。韓國討伐宋國，到達彭城，捉住宋君。七年，韓國討伐齊國，到達桑丘。鄭國反叛晋國。九年，攻打齊國，到達靈丘。十年，文侯去世，兒子哀侯即位。

哀侯元年，韓國與趙國、魏國瓜分晋國。二年，滅亡鄭國，韓國遷都於鄭地。

哀侯六年，韓嚴殺死他的國君哀侯，哀侯的兒子懿侯即位。

懿侯二年，魏國在馬陵打敗韓軍。五年，懿侯與魏惠王在宅陽相會。九年，魏軍在澮水打敗韓軍。十二年，懿侯去世，兒子昭侯即位。

昭侯元年，秦軍在西山打敗韓軍。二年，宋國奪取韓國的黄池。魏國奪取了朱邑。六年，韓國攻打東周，奪取陵觀、邢丘。

昭侯八年，申不害作韓國丞相，研究統治方略，推行强國政治主張，國内得到了治理，各諸侯國不來侵伐。

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

昭侯十年，韓姬殺死他的國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去到秦國。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了。二十四年，秦國奪取韓國的宜陽。

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昭侯二十五年，發生旱災，修築一座高大城門。屈宜臼說："昭侯不會出這個門。爲什麼？不合時宜。我所說的'時'，不是時日的意思，人本來有吉利和不吉利的時候。昭侯曾經吉利過，他没有修建高門。去年秦軍攻取宜陽，今年發生旱災，昭侯不在這個時候救濟百姓的危急，反而更加奢侈，這就叫作'時運衰敗的時候而做豪奢的事情'。"二十六年，高大的城門修成，昭侯去世，果然没有走出過這個城門。兒子宣惠王即位。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

宣惠王五年，張儀作了秦國的丞相。八年，魏軍打敗韓將韓舉。十一年，韓國君主改稱號爲王。韓王與趙君在區鼠相會。十四年，秦軍討伐并在鄢邑打敗韓國。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鯫、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

韓宣王十六年，秦軍在脩魚打敗韓軍，在濁澤俘虜了韓國將領鯫、申差。韓國危急，公仲對韓王說："盟國是不可依靠的。現在秦國打算攻打楚國很久了，大王不如通過張儀與秦國和好，用一個名都賄賂它，裝備軍隊，和它一起南去攻打楚國，這是用一換二的計策。"韓王說："好。"於是囑咐公仲提高警覺，謹慎行動，準備西去與秦國求和。楚王聽說此事，非常恐懼，召見陳軫，把此事告訴了他。陳軫說："秦國想要攻打楚國已經很久了。現在又得到韓國一座名都，而且做好了軍隊準備，秦、韓兩國一起出軍攻打楚國，這是秦國祈禱而希求得到的。現在已經得到了，楚國一定被攻打了。大王聽我的意見，警戒楚國四面邊境，起兵聲稱救援韓國，讓戰車布滿道路，打發使臣，多給他備幾輛車子，携帶貴重的禮物，使韓國相信大王是去援救他們。縱使韓國不能聽我們的話，但韓國一定會感激大王的，一定不會齊心協力攻打我們了，這樣秦、韓二國不和，他們的軍隊雖然到了，而楚國也不會有很大的危險。如果讓它聽從我們而與秦國斷絶友好關係，秦國必定大怒，將會深深地怨恨韓國。韓國向南結交楚國，一定輕視秦國；輕視秦國，它

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輕絶强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强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在應酬秦國時一定不會尊敬的，這樣通過秦國、韓國軍隊的矛盾而免除楚國的禍患。"楚王說："好吧。"於是加强楚國四面邊境的警戒，興兵聲稱救援韓國。命令戰車布滿道路，打發使臣，配備了很多車輛，携帶許多貴重禮物。楚國使臣對韓王說："我們國家雖然小，但已經發動全國兵力來救援了。希望大國去肆意與秦國作戰，我們楚國將以死力相助韓國。"韓王聽說這番話，非常高興，於是取消了公仲西去秦國求和的行動。公仲說："不可以。實際攻打我們韓國的是秦國，以虚名救援我們的是楚國。大王依靠楚國救援的虚名，而輕易地與强大的敵人秦國絶交，大王一定會被天下人大大地譏笑。況且楚國、韓國不是兄弟國家，又不是平時事先約好去攻打秦國。已經有了攻打楚國的形迹了，楚國乘機發兵稱說救援韓國，這一定是陳軫的陰謀。而且大王已經派人報告給秦國了，今天不去，這是欺騙秦國。輕易欺騙强大的秦國，而信任楚國的謀臣，恐怕大王一定要後悔的。"韓王不聽勸告，終於與秦國斷絶交往。秦國因此大怒，增加軍隊攻打韓國，大戰起來，楚國的救兵没有到達韓國。十九年，秦軍大破韓國的岸門。韓太子倉去秦國做人質求和。

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

韓宣惠王二十一年，韓國與秦國共同攻打楚國，打敗楚將屈丐，在丹陽斬首八萬楚軍。這年，宣惠王去世，太子倉即位，這就是襄王。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晋。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在臨晋相會。這年秋天，秦王派甘茂攻打韓國的宜陽。五年，秦國攻取韓國的宜陽，斬首六萬韓軍。秦武王去世。六年，秦國又歸還韓國武遂。九年，秦國又奪取韓國的武遂。十年，太子嬰朝見秦王而返回。十一年，秦國攻打韓國，奪取穰邑。韓軍與秦軍一起攻打楚國，打敗楚將唐眛。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幾蝨争爲太子。時幾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幾蝨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襄王十二年，太子嬰去世。公子咎、公子幾蝨争着作太子。當時幾蝨在楚國作人質。蘇代對韓咎說："幾蝨流亡在楚國，楚王非常想送他回國。現在楚軍十餘萬在方城以北，您何不讓楚王在雍氏的旁邊建築萬家的都城，韓王一定發兵前來救護雍氏，您一定作大將。您乘機用韓國和楚

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内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國軍隊侍奉蟣蝨而接他回國，他一定聽從您的話，定會把楚、韓之地分封給您。”韓咎聽從了他的計策。

楚軍圍攻雍氏，韓國向秦國求救。秦國没有發兵，派公孫昧來到韓國。公仲説：“您認爲秦國會救援韓國嗎?”公孫昧回答説：“秦王是這樣説的‘請求取道南鄭、藍田，向楚國發兵，在那裏等待您的軍隊’，恐怕不能謀合了。”公仲説：“您認爲果真能這樣做嗎?”公孫昧回答説：“秦王一定襲用張儀的老計策。當初楚威王攻打大梁，張儀對秦王説：‘秦國和楚國一起攻打魏國，魏國受到損折，就要歸入楚國，韓國本來就是它的同盟國，這樣秦國就孤立了。不如出兵來欺騙他們，使魏國、楚國大規模交戰，秦國奪取西河外的土地而回。’現在的情况是秦國表面上聲稱支持韓國，它實際上暗中與楚國友好。您等待秦軍的到來，一定輕率地與楚國交戰。楚國暗中知道秦軍不會爲您效力，一定會很容易地與您對峙。如果您作戰勝了楚國，秦國就會與韓國一起駕御楚國，到達周天子之都三川地區，張揚救韓的功績，行霸王的舉動，加威諸侯，然後凱旋而歸。如果您作戰勝不了楚國，楚國一定阻塞三川而據守，您還是不能救雍氏。我私下實在爲您擔憂。秦國的司馬庚三次往返楚國的郢都，秦國的甘茂與楚國的昭魚在商於相會，詐言昭魚來到秦國，是想得到秦國官吏的印璽，實際上雙方像是有某種密約。”公仲害怕了，説：“那麽該怎麽辦呢?”公孫昧説：“您一定先要考慮韓國自身的力量，然後再考慮秦國的援救，先想好救自身的策略，然後再考慮怎樣對付張儀的計謀。您不如趕快與齊國、楚國聯合，齊國、楚國一定會把國事委托給您。您所憎惡的是張儀的陰謀詭計，但實際上還不能無視秦國。”於是楚軍解除對雍氏的包圍。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羋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内蟣蝨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

蘇代又對秦太后的弟弟羋戎説：“公叔伯嬰惟恐秦國和楚國送蟣蝨回國，您爲什麽不替韓國向楚國請求把蟣蝨送回呢？楚王答應把蟣蝨放回韓國，那麽公叔伯嬰就知道秦國和楚國不把蟣蝨當回事，一定使韓國與秦、楚聯合。秦國、楚國

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

挾制韓國來困擾魏國，魏國不敢與齊國聯合，這樣齊國就會孤立了。您再替秦國向楚國請求送回韓國的人質蟣蝨，楚國不聽從，就會與韓國結下怨恨。韓國依賴齊國、魏國來圍困楚國，楚國一定尊重您。您倚仗秦國、楚國的尊重對韓國施恩積德，公叔伯嬰一定會用整個韓國侍奉您的。”於是蟣蝨最終不能回歸韓國。韓國立咎爲太子。齊王、魏王來訪韓國。

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

襄王十四年，韓王與齊王、魏王共同進擊秦國，到達函谷關就在那裏駐軍。十六年，秦國把河外及武遂還給了韓國。襄王去世，太子咎即位，這就是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

韓釐王三年，派公孫喜率領周王室、魏國的軍隊攻打秦國。秦軍打敗韓軍二十四萬，在伊闕俘虜了公孫喜。五年，秦國攻取韓國的宛邑。六年，韓國把武遂地區二百里給了秦國。十年，秦國在夏山打敗韓軍。十二年，韓王與秦昭王在西周會見，幫助秦國攻打齊國。齊國被打敗，湣王出境逃亡。十四年，韓王與秦王在兩周之間相會。二十一年，韓國派暴鳶救援魏國，被秦軍打敗，暴鳶逃跑到開封。

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釐王二十三年，趙國、魏國一起攻打韓國的華陽。韓國向秦國告急，秦國不來救援。韓國相國對陳筮說：“事情緊急，您雖然重病在身，但希望您連夜到秦國去。”陳筮拜見穰侯。穰侯說：“事情緊急了吧？所以派您前來。”陳筮說：“還不緊急。”穰侯大怒說：“這樣說話可以做您國君的使臣嗎？韓國派來求援的使臣一個接着一個，報告我們說情況非常危急，您來了說不急，這是爲什麼呢？”陳筮說：“韓國如果緊急，那麼就要改變立場而跟隨別的國家了，因爲不緊急，所以又派使臣前來求援呀。”穰侯說：“您不必去見大王了，請允許我現在就發兵救援韓國。”八天後秦軍到達，在華陽山下打敗趙國和魏國的軍隊。這年，釐王去世，兒子桓惠王即位。

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

桓惠王元年，韓國攻打燕國。九年，秦國拔取韓國陘邑，并在汾水旁築造城池。十年，秦軍從太行襲擊韓軍，韓國的上黨郡守將以上黨郡投降趙國。十四年，秦國攻取趙國的上黨城，在

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長平殺死了馬服子的士兵四十多萬人。十七年，秦國攻取韓國的陽城和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去世。二十四年，秦國攻取韓國的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國全部攻取韓國的上黨郡。二十九年，秦國攻取韓國的十三座城池。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桓惠王三十四年，桓惠王去世，兒子韓王安即位。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韓王安五年，秦國攻打韓國，韓國危急，派韓非出使秦國，秦國拘留韓非，趁機殺死韓非。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韓王安九年，秦國俘虜了韓王安，全部占有韓國的土地，改置爲潁川郡。韓國於是滅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晋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晋未睹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太史公曰：韓厥感悟晋景公，讓趙氏孤兒趙武承繼趙氏的宗祀，以成全程嬰、公孫杵臼的義舉，這是上天降下的陰德。韓氏的功勞，對於晋國没有看到有什麽更大的。但是他與趙氏、魏氏終於列爲諸侯十多代，是應該的啊！

# 史記卷四十六

## 世家第十六

### 田敬仲完世家

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陳完是陳厲公他的兒子。陳完出生時，周王室太史經過陳國，陳厲公請他爲陳完占卜，卦象是從《觀》卦轉爲《否》卦，卦辭的意思是："觀覽國家的禮樂風光，適合作國王的貴賓，是吉利的。這是表示他將要取得陳國君位擁有國家吧？不是在陳國就是在别的國家吧？不是應驗在他本身，就是應驗在他的子孫身上。如果應驗在别的國家，一定是姜姓的國家。姜姓國家，是帝堯時四岳的後代。事物不可能兩個同時强大，陳國衰敗後，他這支將要昌盛起來吧？"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他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他，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他"，罪之也。

陳厲公是陳文公的小兒子，他的母親是蔡國女子。文公去世，厲公的兄長陳鮑即位，這就是桓公。桓公和陳他不是同母所生。等到桓公病重，蔡國人替陳他殺死桓公鮑和太子免，擁立陳他爲國君，就是厲公。厲公即位以後，娶蔡國女爲夫人。蔡女淫蕩，與蔡國人通奸，多次回歸蔡國，厲公也多次到蔡國去。桓公的小兒子陳林怨恨厲公殺死他的父親和兄長，就讓蔡國人誘惑厲公并殺死他。陳林自立爲國君，這就是莊公。所以陳完没能即位，作了陳國的大夫。厲公的被殺，是因爲他淫亂出國，所以《春秋》説"蔡國人殺死陳他"，是歸罪於他。

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

莊公去世，擁立他的弟弟杵臼爲國君，這就是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殺死他的太子禦寇。禦寇與陳完要好，恐怕災禍落到自己身上，所以陳完逃奔到齊國。齊桓公想任用他爲卿，他推辭説："我是個寄居在外的人，僥幸免除身背肩擔的勞累之苦，這是您的恩惠，我不敢擔當高貴的

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爵位。"桓公用他作工正。齊懿仲想把女兒嫁給陳完，占卜此事，卜辭説："這是鳳凰雙飛，鳴叫和諧悦耳。有嬀的後代，將在姜姓國家成長。五世後其興盛，并列正卿。八世以後，没有誰能和他的地位一樣高大。"他終於把女兒嫁給陳完。陳完投奔齊國的時候，齊桓公已經即位十四年了。

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

陳完去世，謚號爲敬仲。敬仲生兒子穉孟夷。敬仲到齊國後，把陳氏改爲田氏。

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

田穉孟夷生兒子湣孟莊，田湣孟莊生兒子文子須無。田文子侍奉齊莊公。

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

晉國的大夫欒逞在晉國作亂，前來投奔齊國，齊莊公用優厚之禮款待他。晏嬰與田文子諫阻，莊公不聽。

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

文子去世，他生兒子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氣，服侍齊莊公，很受寵信。

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

無宇去世，他生兒子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服侍齊景公作了大夫，他在向百姓徵收賦稅時用小斗秤量，他在授給百姓的糧食時用大斗秤量，暗中向百姓施恩德，而齊景公不加禁止。由此田氏深得齊國民衆的心，宗族更加强大，百姓心念田氏。晏子多次勸諫景公，景公不聽。不久，晏子出使晉國，和叔向私下議論説："齊國的政權終將要歸田氏了。"

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説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

晏嬰死後，范氏、中行氏反叛晉國。晉國加緊攻擊他們，范氏、中行氏向齊國請求糧食。田乞想作亂，要在諸侯中樹立黨羽，就勸景公説："范氏、中行氏多次對齊國有恩德，齊國不能不去救援。"齊國派田乞救援，給他們運輸糧食。

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説，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

景公太子死了，後宫有個寵姬叫芮子，生兒子姜荼。景公病重，命令他的相國國惠子和高昭子，讓兒子姜荼作太子。景公去世，兩位相國高昭子和國惠子擁立姜荼爲國君，這就是晏孺子。而田乞不滿意，想立景公另一個兒子陽生爲國君。陽生素來與田乞交好。晏孺子即位後，陽生投奔魯國。田乞假裝服侍高昭子、國惠子，每次上朝都代替參乘在車上侍陪，説："開始大夫們不想擁立孺子。孺子已經即位，你們作了他的相國，大夫們都人人自危，要謀反作亂。"田乞又

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

欺騙大夫們説：“高昭子很可怕，趁他未下手之前先除掉他。”大夫們依從他。田乞、鮑牧和大夫們率軍進入孺子的宫中，攻打高昭子。昭子聽説，與國惠子救援國君。國君的軍隊被打敗。田乞的軍隊追趕國惠子，惠子逃奔到莒國，於是返回來殺死高昭子。晏嬰的兒子晏圉逃奔到魯國。

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

田乞派人到魯國，迎接陽生。陽生到齊國，藏在田乞家中。田乞請求衆位大夫説：“田常的母親做了祭祀用的魚菽食物，承蒙大夫們前來會飲。”大夫們在田氏家會飲。田乞把陽生裝在口袋裏，放在座位的中央。打開口袋，請出陽生，田乞説：“這就是齊國的君主了。”大夫們都跪地拜見。將要盟誓擁立陽生，田乞造謡説：“我與鮑牧商議過了共同擁立陽生爲國君。”鮑牧大怒説：“大夫忘記景公的遺命了嗎?”大夫們想反悔，陽生於是叩頭説：“可以的話就立我爲國君，不可以的話就算了。”鮑牧恐怕災禍落到自己身上，就又説：“他們都是景公的兒子，有什麽不可以的呢!”於是就在田乞家擁立陽生爲國君，這就是悼公。於是派人把晏孺子遷到駘邑，并在那裏殺死晏孺子荼。悼公即位後，田乞作相國，專擅齊國政權。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

悼公四年，田乞去世，兒子田常繼承相位，這就是田成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并也，君其擇焉。”君弗聽。

鮑牧與齊悼公有嫌隙，殺死悼公。齊國人共同擁立他的兒子壬爲國君，這就是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一同作爲左右相國，輔佐簡公。田常心裏恨監止，監止有寵於簡公，估計不能鏟除監止。於是田常又重新使用釐子的政事措施，以大斗出貸，用小斗收進。齊國人歌唱他説：“老太婆采芑菜，都歸入了田成子!”齊國大夫上朝，御鞅勸諫簡公説：“田氏、監氏不能并作相國，您選擇他們當中的一人吧。”簡公不聽。

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

子我是監止的宗族人，平時與田氏有仇怨。田氏遠房族人田豹服侍子我，受到寵信。子我説：“我想滅亡全部田氏直系子孫，用豹代替田氏的宗族。”田豹説：“我是田氏的遠房。”没有同意。不久田豹對田氏説：“子我將要誅滅田氏，田氏不先下手，災禍就要降臨了。”子我住在簡

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

公宫中，田常兄弟四人乘車來到簡公宫中，要殺死子我。子我把門關上。簡公與婦人在檀臺飲酒，率軍要攻打田常。太史子餘説："田常不敢作亂，他是要爲國除害。"簡公於是停止。田常退出宫門，聽説簡公發怒，恐怕遭誅殺，要出逃。田子行説："疑慮，是成事的大敵。"田常於是攻打子我。子我率領他的徒衆攻打田氏，没有取勝，出逃了。田氏的黨徒追殺子我和監止。

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

簡公出奔，田氏的黨徒追趕簡公，在徐州捉住了他。簡公説："早聽從御鞅的話，不會遭此災難。"田氏的黨徒恐怕簡公再即君位而誅殺自己，於是殺死了簡公。簡公即位四年而遭殺害。於是田常擁立簡公的弟弟驁爲國君，這就是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作相國。

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晋、韓、魏、趙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

田常殺死簡公以後，懼怕諸侯共同誅殺自己，就把侵占的魯國、衛國土地全部歸還，向西與晋國、韓國、魏國、趙國訂立友好和約，向南派出通好吴國、越國的使臣，建立功德，施行賞賜，親近百姓，因此，齊國又安定了。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田常向齊平公進言説："恩德施給百姓，是人們所希望的，請您去執行；刑罰是人們所憎惡的，請讓我去執行。"這樣做了五年，齊國的政權都歸了田常。田常在這時把鮑氏、晏氏、監止及公室宗族中勢力强大的全部誅殺了，并分割齊國從安平以東直到琅邪的土地，作爲田常自己的封邑。他的封邑超過了平公所享有的食邑。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宫，後宫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田常挑選齊國中高七尺以上的女子入後宫，後宫有一百多名宫女，而且還有田常的賓客、舍人出入後宫，不加禁止。等到田常去世，有七十多個兒子。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

田常去世，兒子襄子盤接替他的職位，作齊國的相國。田常的謚號是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晋殺智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晋通使，且以有齊國。

田襄子作了齊宣公的相國以後，三晋殺死智伯，瓜分他的土地。襄子派他的兄弟和本族人全都作爲齊國都邑的大夫，與三晋互通使者，將要擁有整個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

襄子去世，兒子莊子白即位。田莊子擔任齊宣公的相國。宣公四十三年，齊國討伐晋國，摧

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毌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

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

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并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毀黄城，圍攻陽狐。第二年，齊國攻打魯國、葛城和安陵。第二年，齊國奪取魯國的一座城池。

莊子去世，兒子太公和即位。田太公作齊宣公的相國。宣公四十八年，齊國奪取魯國的郕邑。第二年，宣公與鄭國人在西城相會。齊國討伐衛國，奪取毌丘。宣公五十一年去世，田會從廩丘反叛。

宣公去世，兒子康公貸即位。貸即位十四年，沉溺於酒色，不理政事。太公就把康公遷到海上，衹給一座城作爲食邑，以侍奉他的先祖的祭祀。第二年，魯軍在平陸打敗齊軍。

康公三年，太公與魏文侯在濁澤相會，請求升爲諸侯。魏文侯於是派使者報告周天子和諸侯，請求立齊國國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答應了他。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名於周王室，開始用元年記事。

齊侯太公和即位二年，和去世，兒子桓公午即位。桓公午五年，秦國、魏國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桓公召見大臣商議説："早去救援好，還是晚去救援好?"騶忌説："不如不救。"段干朋説："不救，那麽韓國就要受到挫折便會歸入魏國，不如去救援它。"田臣思説："你們的計謀都錯了！秦國、魏國攻打韓國，楚國、趙國一定救援它，這是上天把燕國給了齊國。"桓公説："好吧。"於是暗中告訴韓國使者派軍隊援救。韓國自以爲得到齊國的救援，因此就與秦國、魏國交戰。楚國、趙國聽説了，果然發兵救援韓國。齊國乘機發兵襲擊燕國，奪取桑丘。

桓公六年，齊軍救援衛國。桓公去世，兒子威王因齊即位。這年，原來的齊康公去世，斷絶了後代，他的封邑全歸入田氏。

齊威王元年，三晉乘着齊國有喪事前來攻打它的靈丘。三年，三晉滅亡晉國後瓜分晉國土地。六年，魯國攻打齊國，進入陽關。晉國攻打齊國，到達博陵。七年，衛國攻打齊國，奪取薛陵。九年，趙國攻打齊國，奪取甄邑。

威王從開始即位以來，不治理國政，把國政委托給卿大夫，九年之間，各諸侯國同時來伐，國内百姓不得安寧。在這時威王召見即墨大夫而

“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對他説：“自從您治理即墨以來，毁謗您的言論每天都傳到這裏來。可是我派人去視察即墨，田野得到開墾，百姓豐衣足食，官府没有留存的事務，東方得到了安寧。這是因爲您不服侍我的左右大臣以求贊譽吧。”封給他萬家。威王召見阿邑大夫説：“自從您治理阿邑以來，贊美您的話每天都能聽到。可是派使者去視察阿邑，田野没有開墾，百姓貧苦。從前趙國攻打甄邑，您不能去救。衛國奪取薛陵，您不知道。這是由於您用財禮重重地賄賂我身邊大臣來索求榮譽吧。”這天，烹殺了阿邑大夫，以及那些威王身邊的曾經吹捧過他的大臣們也都一并烹殺了。於是發兵向西進擊趙國、衛國，在濁澤打敗魏國，把惠王圍困起來。惠王請求獻出觀邑作爲和解的條件，趙國人歸還了齊國的長城。在這時齊國震驚了，人人不敢文過飾非，全都竭盡忠誠。齊國得到了大治。諸侯聽説了，二十多年没有哪個國家膽敢向齊國發兵。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説，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説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

騶忌子因爲善於彈琴得以拜見威王，威王高興就讓他居住在自己右邊的屋子。没過多久，威王彈起琴來，騶忌子推開門進去説：“這琴彈得好極了！”威王顯得很不高興，扔掉琴手握寶劍説：“先生衹看到我的動作，没有仔細觀察辨別琴音，怎麽就知道我的琴彈得好呢？”騶忌子説：“大弦聲音緩慢渾厚而且温和，象徵着國君；小弦高潔曲折而且清亮，象徵着相國；手指按弦低深，放弦時舒緩輕快，這象徵着政令；樂調諧和響亮，大弦小弦配合得越好，琴聲往返繚繞而不相衝突，這是象徵着四時。我因此知道琴聲的美妙。”威王説：“您很善於談論樂音。”騶忌子説：“豈衹是談論音樂，那治理國家、安定人民都在樂聲之中。”威王又勃然不高興説：“如果談論五音的樂理準則，相信没有誰能比得上您的。至於治理國家、安撫人民，又怎麽能够從絲弦之間得到奥妙呢？”騶忌子説：“那大弦緩慢渾厚而且温和，這象徵着君王；小弦高潔曲折而且清亮，象徵着相國；手指按弦低深，放弦時舒緩而輕快，象徵着政令；樂調和諧響亮，大弦小弦相配得越加美好，琴聲往返繚繞而不相衝突，這象徵着四

者。”王曰：“善。”

時。反復而不混亂，是因爲國家的政治昌明；相連迴環通暢，是由於救濟了危難的國家：所以說琴音協調而天下纔能治理得好。那治理國家、安撫人民，没有不像是這五音的道理的。”威王說：“很好。”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騶忌子拜見威王，三個月後就接受了相印。淳于髡見到騶忌子說：“您真擅長游說呀！我有愚蠢的見解，希望在您面前講說。”騶忌子說：“恭敬地接受教導。”淳于髡說：“侍君之禮具全無失，那麽你的身名獲得昌盛；侍君之禮如有不周，那麽身名就會全部喪失。”騶忌子說：“恭敬地接受指教，請讓我把它銘記在心。”淳于髡說：“把猪油塗在棘木作的車軸上，是爲了使它潤滑，可是滑潤的車軸不能在方形軸孔中運轉。”騶忌子說：“謹遵您的教導，請讓我小心謹慎地侍奉在君主身邊。”淳于髡說：“用膠黏長久使用的舊弓幹，是爲了使它黏合在一起，但是不能把裂縫全都閉合起來。”騶忌子說：“謹遵指教，請讓我親自接近人民大衆。”淳于髡說：“狐皮衣服雖然破了，也不能用黄狗的皮去補。”騶忌子說：“謹遵教導，請讓我謹慎地選擇君子，不讓小人間雜在裏面。”淳于髡說：“大車不加以校驗，就不能擔負經常的載重任務；琴瑟不加以校整，就不能形成和諧的五音。”騶忌子說：“謹遵指教，請讓我精心制訂法律并督察懲處奸詐的官吏。”淳于髡說完，快步走了出去，等到大門口時，迎面遇見他的僕人，他對僕人說：“這個人，我和他講了五句精妙隱語，他回答我的話就像響亮的回聲一樣，這個人一定在不久就會受封的。”騶忌子在齊國作相國一年，就被封在下邳，號爲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

威王二十三年，威王與趙王在平陸相會。二十四年，威王與魏王在郊野打獵相遇。魏王問說：“大王也有寶器嗎？”威王說：“没有。”梁王說：“像我們這樣的小國，還有直徑一寸的明珠照耀在車子的前後，有十二輛車子，每輛車有十枚明珠，怎麽一個萬乘的大國竟然没有寶物呢？”威王說：“我認爲的寶物與大王的不同。我的一位大臣叫檀子，派他把守南城，那麽楚國人就不敢成爲向東奪取土地的寇賊，泗水岸邊的十二個

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

諸侯，都來朝見。我的另一位大臣名叫盼子，派他把守高唐，趙國人就不敢往東到黃河去捕魚。我的一位官吏名叫黔夫，派他把守徐州，燕國人就遥望齊國的北門祭祀以求保佑，趙國人遥祭齊國的西門祈求賜福，遷移而追隨他的有七千多家。我的一位大臣名叫種首，讓他去防備盜賊，道路上丢的東西就没有人拾起據爲已有。他們的事迹輝煌，將要照耀千里，何止十二輛車上的寶珠啊！”梁惠王心中慚愧，不歡而離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攻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召見大臣商議説：“救趙還是不去救趙，哪個更好呢？”騶忌子説：“不如不去救援。”段干朋説：“不去救援是不道義的，而且對我們也没有好處。”威王説：“爲什麽？”段干朋回答説：“魏國兼并邯鄲，這對齊國有什麽好處呢？況且救援趙國，駐軍在趙國的郊外，這樣趙國就不會被攻伐，而魏國的軍隊也會保全了。所以不如往南攻打襄陵，使魏軍疲憊，邯鄲即使被攻破而齊國也可以利用魏國的疲憊使它遭受挫折。”威王聽從了他的計策。

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從那以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和，公孫閱對成侯騶忌説：“您爲什麽不謀劃攻打魏國呢，田忌一定會統率軍隊。如果戰勝有功勞，那就是您策劃的正確；如果作戰不勝，田忌不是向前戰死，就是退後敗北，而他的命運就掌握在您的手裏了。”於是成侯就向威王進言攻打魏國，派田忌南下攻打襄陵。十月，邯鄲被攻下，齊國乘機發兵進擊魏國，在桂陵大敗魏軍。這時齊國在諸侯中勢力最强大，自稱爲王，號令天下。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威王三十三年，殺死了他的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威王三十五年，公孫閱又對成侯騶忌説：“您爲什麽不讓人拿着十兩黄金到市上占卜呢，就説‘我是田忌的人。我三戰三勝，聲威滿天下。想要做更大的事業，是吉利呢，還是不吉利’？”等裝扮成田忌手下問卜的人逃走以後，成侯就乘勢派人捉捕占卜先生，讓他到威王面前驗證卜辭。田忌聽説這件事，就率領他的徒衆襲擊臨淄，索求成侯，没有取勝就逃走了。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

威王三十六年，威王去世，兒子宣王辟彊

彊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訴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即位。

宣王元年，秦國任用商鞅。周天子賜給秦孝公霸主的稱號。

宣王二年，魏國攻打趙國。趙國與韓國親近，就共同攻打魏國。趙國在南梁戰役中失利。宣王召來田忌，恢復他原來的職位。韓國向齊國求救。宣王召見大臣商議說："早救援與晚救援哪個有利?"騶忌子說："不如不救援。"田忌說："不救援，那麼韓國就要受到損折，將會投向魏國，不如早去救援它。"孫子說："韓國、魏國的軍隊沒有疲憊而去救援它，這是我們代替韓國而承受魏國的兵力，反過來要聽從韓國的命令。何況魏國有攻破韓國的志向，韓國發現要被滅亡，就一定向東面而懇求齊國的援救。我們乘勢與韓國結下深厚的友好關係，還可以最後利用魏國軍隊的疲憊，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重大利益而且能够得到尊貴的名聲。"宣王說："好吧。"於是就暗地裏告訴韓國使者關於齊國支援的事，打發他回去。韓國因爲依仗齊國的支持，與魏國五次交戰而五次没有取勝，就東去把國家委托給齊國。齊國乘勢發兵，派田忌、田嬰爲將軍，孫臏作軍師，去救援韓國、趙國，進擊魏國，在馬陵大破魏軍，殺死魏國大將龐涓，俘虜了魏國太子申。從這以後三晉的國王都通過田嬰去博望朝見齊王，訂立盟約後離去。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

宣王七年，與魏王在平阿南邊相會。第二年，又在甄邑相會。魏惠王去世。第二年，宣王與魏襄王在徐州相會，諸侯互相稱王。十年，楚國圍攻齊國的徐州。十一年，齊國與魏國攻打趙國，趙國决黄河水灌淹齊軍、魏軍，兩國纔撤軍。十八年，秦惠王稱王。

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宣王喜歡文學游説的士人，像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輩七十六人，都賜給府第，任命爲上大夫，他們不治理政務而專門議論政事。所以齊國稷下學士又興盛起來，約有數百以至上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宣王十九年，宣王去世，兒子湣王地即位。

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

湣王元年，秦國派張儀與諸侯國的執政大臣在齧桑相會。三年，封田嬰在薛邑。四年，湣王

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

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争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

從秦國迎娶新婦。七年，齊國與宋國一起攻打魏國，在觀澤打敗魏軍。

湣王十二年，齊國攻打魏國。楚國圍攻韓國的雍氏，秦國打敗楚將屈丐。蘇代對田軫說："我希望拜見您，想爲您辦件非常完美的事，使楚國對您有好處，事情辦成是福，辦不成也是福。今天我站在門口，有位客人說魏王對韓馮、張儀說：'煑棗就要攻取了，齊軍又來進攻，你們前來救我，我國城邑就可以保住了；不來救我，我是不能阻擋他們攻取的。'這衹是委婉之辭。秦國、韓國的軍隊没有東去救魏，十多天後，魏國就會轉變戰略，隨從韓國追隨秦國，秦國聽從張儀的計策，與韓、魏聯手而去侍奉齊、楚，這正是您成事的機會。"田軫說："怎樣使秦軍、韓軍不東去救援呢？"蘇代回答說："韓馮請求韓王派兵救援魏國的言辭，一定不會對韓王說'我是爲了救援魏國的'，一定說'我將用秦國、韓國的軍隊東去打退齊國、宋國的軍隊，我趁勢合領三國的軍隊，乘楚將屈丐的疲憊，向南割取楚國的土地，原來韓國失去的土地一定會全部得以收回了'。張儀請求秦王出兵救援魏國的言辭，一定不會對秦王說'我是爲了救魏國'，一定說'我要用秦國、韓國的軍隊東去抗擊齊國、宋國的軍隊，我將合領三國的軍隊，乘楚將屈丐的疲憊，往南割取楚國的土地，名義上是救護危亡的國家，實際上是攻伐三川而歸，這是王業'。您讓楚王給韓國土地，使秦國從中調解講和，對秦王說'請讓楚國給韓國土地，這樣大王可以在三川地區大顯威風，韓國的軍隊不用發動就可以得到楚國的土地了'。韓馮向東用兵的言辭將怎樣對秦國說呢？他說'秦國軍隊不動用就得到了三川土地，攻打楚國、韓國，使魏國困窘，魏國不敢東去，這是孤立齊國'。張儀往東用兵的話將要怎樣說呢？他說'秦國、韓國想得到土地，但又按兵不動，聲勢威震魏國，魏國的願望是不想失掉齊國、楚國的支持，把他們當作靠山'。魏國轉變了秦國、韓國的態度而争着服侍齊國、楚國，楚王想得到魏國的附屬，又不想給韓國土地，而您使秦國、韓國的軍隊不動用就得到土

地，您這是對秦國、韓國立下了一大恩德。秦國、韓國的君王被韓馮、張儀逼迫而往東用兵使魏國順服，您就可以常常穩操勝券，使秦國、韓國産生一種感激之情，這樣，秦國、韓國就會喜愛您而厭惡張儀所花的本錢太大了。"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湣王十三年，秦惠王去世。二十三年，齊國與秦國一同在重丘擊敗楚國。二十四年，秦國派涇陽君到齊國作人質。二十五年，齊國送涇陽君回秦國。孟嘗君薛文進入秦國，就作了秦國的丞相。後來薛文又逃離秦國。二十六年，齊國與韓國、魏國共同攻打秦國，到達函谷關駐軍。二十八年，秦國把河外地區給了韓國以求講和，軍隊撤離。二十九年，趙國人殺死他們的主父。齊國幫助趙國滅亡中山國。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争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争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

湣王三十六年，齊湣王作了東帝，秦昭王作了西帝。蘇代從燕國前來，進入了齊國，在章華東門拜見齊王。齊王説："嘻，好哇，您來了！秦國派魏冉送來帝號，您認爲怎麼樣呢？"蘇代回答説："大王問我太突然了，禍患從來都是從細微的事物開始的，希望大王把它接受下來，但不要準備稱帝。秦王稱帝號，天下安定，您再稱帝號也不爲晚。而且推讓争稱帝名，也没有什麼傷害。秦國稱帝號，天下憎惡它，大王因此就不要稱帝號了，來收買天下人的心，這是最大的資本。况且天下設立兩個帝，大王認爲天下人會尊重齊國呢？還是尊重秦國呢？"湣王説："尊重秦國。"蘇代説："放棄稱帝，天下人是擁戴齊國呢？還是擁戴秦國呢？"湣王説："擁戴齊國憎恨秦國。"蘇代説："兩帝訂立盟約討伐趙國，這與討伐桀宋哪個更有利呢？"湣王説："討伐桀宋有利。"蘇代回答説："盟約是同等的，但是和秦國同時稱帝而天下獨尊秦國，輕視齊國，放棄帝號而天下擁戴齊國，憎恨秦國，攻打趙國不如討伐桀宋有利，所以希望大王明確地放棄帝號來收買天下人的心，背棄盟約，抛開秦國，不去與它争奪尊榮，大王要在秦國稱帝期間抓緊攻打宋國。占有宋國，衛國的陽地就危險了；占有濟水西邊的土地，趙國的阿地東就危急了；占有淮水北邊的土地，楚國的東國就危急了；占有陶邑、平

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陸，魏國的梁都大門就打不開了。放棄帝號而代之以攻打桀宋的事情，這樣國家的地位就會提高，而名聲就會得到尊崇，燕國、楚國就形成了歸附的趨勢，天下其他諸侯國没有誰敢不聽從的，這是商湯和周武王的舉動。先讓秦國得到尊敬的帝號名聲，然後使天下人都憎恨它，這就是所説的用卑賤换取尊貴的計謀。希望大王很好地考慮這件事。”於是齊國去掉帝號，重又稱王，秦國也去掉帝號。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説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决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湣王三十八年，齊國攻打宋國。秦昭王惱怒説：“我愛宋國與愛新城、陽晉是相同的。韓聶和我是朋友，齊國却要攻打我的所愛，爲什麽呢？”蘇代替齊國對秦王説：“韓聶去攻打宋國，這是爲了大王。齊國强大，又有宋國的幫助，楚國、魏國一定很害怕，害怕了一定西去服侍秦國，這樣大王不用一兵，不傷一士，不用戰事就割取安邑，這是韓聶爲大王祈禱的。”秦王説：“我憂慮齊國令人難以捉摸。一會兒合縱，一會兒連横，這應該怎麽解釋呢？”蘇代回答説：“天下各國的命令齊國能够知道嗎？齊國所以攻打宋國，是因爲它知道服侍秦國是想用萬乘的大國作爲自己的依靠力量，不往西去侍奉秦國那麽宋國就會得不到安定。中原各國的白髮游説之士都挖空心思地想離間齊國和秦國友好交往，車水馬龍地往西邊跑的人，没有一個人説齊國的好話；而那些車轍交錯往東跑的人，没有一個人説秦國的好話。爲什麽呢？都是不想讓齊國、秦國聯合友好。爲什麽三晉和楚國那麽明智，而齊國、秦國這樣愚蠢呢！三晉和楚國聯合一定議論攻打齊國和秦國的事，而齊國、秦國聯合一定是圖謀三晉和楚國的事，請大王從這個方面决斷事情。”秦王説：“好吧。”這時齊國就攻打宋國，宋王出逃，死在温城。齊國往南割取楚國的淮北土地，向西侵奪三晉，打算兼并周王室，取代天子。泗水沿岸的諸侯鄒國和魯國的君主都向齊國稱臣，其他諸侯很恐懼。

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

湣王三十九年，秦國來攻打齊國，拔下齊國九座城邑。

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

湣王四十年，燕國、秦國、楚國、三晉聯合

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宫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圖謀，各出精銳部隊來攻打齊國，在濟水西邊打敗齊軍。齊王的軍隊瓦解而退却。燕國大將樂毅於是追入臨淄，全部奪取齊國收藏的珍寶器物。湣王逃亡，跑到衛國。衛君讓出王宫給他居住，并向湣王稱臣，和他共用器具。湣王不知謙遜，衛國人侵襲他。湣王逃離，跑到鄒國、魯國，面帶驕傲神色，鄒國、魯國的君主不接納他，於是又跑到莒國。楚國派淖齒率兵救援齊國，因而淖齒作了齊湣王的相國。淖齒於是殺死湣王而與燕國共同瓜分齊國的土地和搶奪到的寶器。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

湣王遇害之後，他的兒子法章更名改姓作了莒國太史敫的家僕。太史敫的女兒驚奇法章的相貌，認爲他不是平常的人，可憐他，常常偷着送給他衣服和食物，并且與他私通。淖齒離開莒國以後，莒國人和齊國逃亡的大臣，相聚尋找湣王的兒子，想擁立他爲國君。法章懼怕他們誅殺自己，過了很長時間，纔敢自稱"我是湣王的兒子"。於是莒地人共同擁立法章爲齊國國君，這就是襄王。他們以爲了保護莒城而遍告齊國國中："國王已經在莒地即位了。"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污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

襄王即位以後，册立太史氏的女兒爲王后，這就是君王后，生兒子建。太史敫說："女兒不用媒人自己嫁人，她不是我的骨肉，玷污了我們這代的名聲。"終身不去見君王后。君王后賢惠，不因爲父親不去相見就失去作女兒的禮節。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

襄王在莒地居住五年，田單用即墨的軍隊攻破燕軍，從莒地迎接襄王，進入臨菑。齊國的故地又全部歸屬了齊國。齊王封田單爲安平君。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襄王十四年，秦軍襲擊齊國的剛壽。十九年，襄王去世，兒子建即位。

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

齊王建即位六年，秦國攻打趙國，齊國、楚國救援它。秦國人計議說："齊國、楚國救援趙國，他們關係親近，那麽我們就退軍；不親近，我們就攻打趙國。"趙國没有糧食了，向齊國請求穀粟，齊國没有給它。周子說："不如聽從趙國請粟的要求，這樣可以退去秦軍，不答應趙國的請求而秦軍就不會退去，這是中了秦國的計策了，而齊國、楚國的計策就會失敗了。而且趙國對於齊國、楚國來說，是一座屏障，猶如牙齒外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强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面有嘴唇一樣，唇亡則齒寒。今日滅亡了趙國，明日災禍就會降到齊國和楚國了。何况救援趙國的任務，應當看成是捧着漏瓮去澆燒焦的鍋一樣。救援趙國，這是高尚的道義；退却秦軍，是會顯揚名聲的。仗義救援快滅亡的國家，揚威顯名地去退却强大的秦國軍隊，不致力完成這件事情而去愛惜穀粟，作爲國家的計策這是錯誤的呀。”齊王不聽。秦國在長平打敗趙軍四十多萬人，於是圍攻邯鄲。

齊王建十六年，秦國滅亡周王室。君王后去世。二十三年，秦國設置東郡。二十八年，齊王去朝拜秦王，秦王政在咸陽設酒宴。三十五年，秦國滅亡韓國。三十七年，秦國滅亡趙國。三十八年，燕國派荆軻刺殺秦王，秦王發覺了，殺死荆軻。第二年，秦國攻破燕國，燕王逃跑到遼東。第二年，秦國滅亡魏國，秦軍駐扎在歷下。四十二年，秦國滅亡楚國。第二年，俘虜代王嘉，滅掉燕王喜。

齊王建四十四年，秦軍進擊齊國。齊王聽從相國后勝的計策，没有交戰，就率軍投降了秦國。秦王俘虜齊王建，把他遷移到共邑。於是滅亡齊國，改設爲郡。天下由秦統一，秦王政立號爲皇帝。當初，君王后賢惠，服侍秦國小心謹慎，與諸侯交往守信用，齊國又是東處海邊，秦國日夜攻打三晋、燕國、楚國，五個國家在秦軍進攻中各個自救，因此齊王建即位四十多年没有經受戰争。君王后死後，后勝作了齊國相國，多受秦國間諜的黄金，多派賓客到秦國去，秦國又多給予賓客們黄金，結果派去的賓客都作了秦國的間諜，勸説王建去掉合縱，朝拜秦國，不整治攻戰的軍備，不幫助五個國家攻打秦國，秦國因此得以滅亡五國。五國滅亡以後，秦軍終於進入了臨淄，百姓没有敢反抗的。齊王建於是投降，被遷移到共城。所以齊國人怨恨齊王建不早與諸侯合縱攻打秦國，聽信奸臣賓客的話，以致亡國，人們編了歌唱道：“是松樹呢，還是柏樹呢？使齊王建住進共城的難道不是賓客嗎？”這是百姓痛恨齊王建聽信賓客的話不加詳細審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太史公曰：大概孔子晚年喜好《易經》。《易經》是一門學術，無形和有形的物象學説是很深奥的，不是通曉人事、博覽通達的人，誰能注意到它呢！所以周太史爲田敬仲完卜卦，占卜直到十世以後；等到田敬仲完投奔齊國，懿仲爲他占卜也是這樣説的。田乞和田常連殺兩位國君，得以專擅齊國政權，不一定是事情的形勢逐漸到了這種地步，好像是遵循和滿足占卜的預兆似的。

# 史記卷四十七

## 世家第十七

###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於魯國昌平鄉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國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上了年紀纔娶顔氏家的女兒而生孔子，孔子也是他父母到尼丘山祈禱神靈後懷孕生下的。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降生。孔子生下時頭頂呈中間低而四旁高的形狀，所以就起名叫丘，字仲尼，姓孔。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丘出生不久叔梁紇死了，埋葬在防山。防山在魯國的東部，因此孔子不知道他父親的墳墓地址，他母親没有把埋葬處告訴他。孔子在幼年時玩游戲，常常擺設起各種祭器，學作祭祀時的禮儀動作。孔子母親死了，就把靈柩暫時安置在五父之衢，大概是出於慎重的作法。陬邑人輓父的母親把孔子父親的墓址告訴了孔子，然後孔子纔把他母親的靈柩運往防山合葬。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腰間繫着喪孝麻繩，季氏設宴款待士人，孔子前去參加。陽虎排斥説："季氏設宴款待士人，但没敢請你啊。"孔子因此退出。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

孔子十七歲時，魯國大夫孟釐子病重將要死去，告誡他的兒子懿子説："孔丘是聖人的後代，他的六世祖孔父嘉被宋國殺死。他的先祖弗父何開始擁有宋國，但是他讓位給弟弟厲公。等到正考父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次受命越發恭謹，所以正考父廟鼎的銘文説：'第一次受命時是躬身而受，第二次受命令時是鞠躬而受，第三次受命時是俯首而受，走路時沿着墻邊走，也没有敢輕慢我的。用這個鼎做米飯，煮稀粥，來糊口度日。'他恭謹就是這樣的。我聽説聖人的後

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代，雖然不居國君的位置，但是一定有博古通今的顯達的人才。如今孔丘年少好禮，難道他不就是顯達的人嗎？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拜他爲師。”等到釐子去世，懿子與魯國人南宮敬叔前往孔子處學習禮儀。這年，季武子去世，平子代替即位。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孔子貧窮而且地位低下。等到他長大後，曾經作過季氏的小吏，管理倉庫，出入的東西都稱量得很公平；曾經做過管理畜牧的官吏，養的牲畜肥壯繁多。孔子由此作了司空。後來他離開魯國，到了齊國遭到排斥，又受到宋國、衛國的驅逐，被困在陳國和蔡國之間，於是又返回了魯國。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們都叫他“長人”，認爲他很奇異。魯國又很好地對待他，從此他就返回魯國。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魯國南宮敬叔對魯國國君說：“請讓我和孔子到周王室去。”魯君給了他們一輛車，兩匹馬，一名童僕隨從，到周王室請教禮儀，又拜見了老子。告辭離開時，老子送他們說：“我聽說富貴的人送人時贈給財物，品德高尚的人送人時贈給良言。我不是富貴人，祇能竊用品德高尚人的名號，送給您幾句話吧，說：‘聰明深察的人就接近了死亡，因爲他喜好議論人。博學善辯、才能廣大的人就要危及自身，因爲他愛揭發別人的惡處。作兒子的不要總是想到自己，作臣子的不要總是突出自己。’”孔子從周王室返回魯國，弟子逐漸多了起來。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强，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這個時候，晉平公淫蕩，六卿專擅政權，往東討伐諸侯；楚靈王軍隊强大，侵凌踐踏中原國家；齊國是大國而且靠近魯國。魯國弱小，依附於楚國，就激怒了晉國；魯國歸附於晉國，那麽楚國就來討伐；侍奉齊國有不周到的地方，齊國軍隊就來侵略魯國。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

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大約三十歲了。齊景公與晏嬰來到魯國，景公問孔子說：“從前秦穆公的國小又處於偏僻的地方，他怎樣稱的霸呢?”孔子回答說：“秦國雖小，但志向遠大；地理位置雖然偏僻，但政令非常適當正確。秦穆公親自任用五張黑羊皮贖來的百里奚，讓他做秦國大

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夫，把他從縲索中解脱出來，與他談了三天，隨後便把國政交給了他。用這種辦法治理國家，即使統治整個天下也是可以的，他做霸主還顯得小了。”景公很高興。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鷄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孔子三十五歲時，季平子與郈昭伯因爲鬥鷄的緣故得罪了魯昭公，昭公率領軍隊襲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同攻打昭公，昭公軍隊被打敗，昭公逃奔齊國，齊國讓昭公居住在乾侯。此後不久，魯國動亂了。孔子來到齊國，作爲高昭子的家臣，想通過高昭子接觸景公。孔子與齊太師談論音樂，聽到了《韶》樂，學習它，三個月不知品嘗肉的味道，齊國人都稱贊他。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景公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說：“國君要盡國君的職責，臣子要盡臣子的職責，父親要盡作父親的職責，作兒子的要盡作兒子的職責。”景公說：“太好了！假如國君不像國君，臣子不像個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即使有很多糧食，我哪裏能够吃得着它！”另一天景公又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說：“政事的關鍵是節用錢財。”景公很高興，想要把尼谿的田地封給孔子。晏嬰進言說：“儒學者滑稽善辯，不可用法來約束他；傲慢任性，不可以作爲臣下使用他；他崇尚喪禮，追求盡哀，不惜破敗家産也要舉行厚葬之禮，不可讓這種主張成爲風氣；他到處游説求取官俸，不可以用他來治理國家。從上古大賢生後，就制訂了禮樂，直到周王室衰敗了而禮樂也出現了殘缺。現在孔子極力推崇儀容服飾，上朝下朝都有繁瑣的禮節，刻意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縟的禮節恐怕幾代人都不能學完的，一整年也做不完一套禮儀。您想用他的主張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這不適合去引導百姓。”後來，景公很恭敬地會見了孔子，但不向他請教禮儀了。另一天，景公留下孔子說：“用給季氏那樣的待遇侍奉您，我做不到。”就用介於季氏、孟氏之間的待遇對待孔子。齊國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到了風聲。景公說：“我老了，不能任用您了。”孔子於是動身，返回魯國。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

孔子四十二歲時，魯昭公在乾侯去世，定公即位。定公即位五年，夏天，季平子去世，桓子

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即位。季桓子鑿井得到一個瓦罐，裏面有一隻像羊的東西，向孔子請教說“得到狗了”。仲尼說：“據我所知，是隻羊。我聽說：山上的怪物是單腿夔和魍魎，水中怪物是龍和罔象，土中的怪物是雌雄未定的羊。”

吴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吴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吴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吴客曰：“善哉聖人！”

吴國攻打越國，摧毁了越都會稽，得到一個具有一車身那麽長的人骨節架子。吴國派使者請教仲尼：“誰的骨節能這麽大呢？”仲尼說：“禹把群神召集到會稽山，防風氏後到，禹殺死他并陳尸示衆，他的骨節就與車子一般長，這就是最大的骨節了。”吴國客人說：“誰是那位神呢？”仲尼說：“山川的神靈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奉守山川祭祀的就是神，守社稷的公侯，都隸屬於王者。”吴國客人說：“防風氏守的是什麽呢？”仲尼說：“是汪罔氏的君長，奉守封山、禺山的祭祀，是釐姓。在虞、夏、商各時代稱爲汪罔，在周初稱爲長翟，現在叫作大人。”吴國客人說：“人的身長有多少？”仲尼說：“僬僥氏身長三尺，是最短的。最高的人是三丈，算得上是最高的了。”於是吴國客人說：“妙啊，真是個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桓子的寵臣叫仲梁懷，與陽虎有嫌隙。陽虎想逐出仲梁懷，公山不狃制止了他。這年秋天，仲梁懷更加驕横，陽虎捉住了仲梁懷。桓子發怒，陽虎乘機囚禁了桓子，與他訂了盟約纔釋放桓子。陽虎從此更加輕視季氏。季氏也僭越公室的權力，大夫的家臣執掌國政，因此，魯國從大夫以下都越職僭權，不守正道。所以孔子不做官了，退居而修訂整理《詩》、《書》、《禮》、《樂》，弟子很多，來自遠方的人，没有不向孔子求學的。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脱。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被季氏寵信，通過陽虎作亂，打算廢除三桓的嫡長子，改立陽虎平時所喜歡的三桓的庶子爲繼承人，於是捉住了季桓子。桓子欺騙他，纔得脱身。定公九年，陽虎没有取勝，投奔齊國。這時孔子五十歲了。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

公山不狃憑藉費城背叛季氏，派人召請孔子。孔子探索治國之道已經很長時間了，但抑鬱不得志，無處試行，没有人能够任用自己，說：“周文王、周武王起於豐、鎬而成就王業，現在

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宫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費城雖小，或許差不多可以實行治國之道吧！"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興，阻止孔子。孔子說："人家請我，難道白白地讓我跑一趟嗎？如果用我，大概周王朝的禮樂制度就會在東方實現！"可是直到最後也没有去成。

後來定公用孔子作中都宰，一年以後，各地諸侯都學習孔子治理國家的辦法。孔子由中都宰升爲司空，由司空升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天，魯國與齊國友好。夏天，齊國大夫黎鉏對齊景公說："魯國任用孔丘，將來的形勢會危及齊國。"於是就派使者告訴魯國，兩國舉行友好會晤，會晤的地點在夾谷。魯定公準備好車輛隨從，毫無戒備地前去赴約。孔子兼理會晤事宜，說："我聽說，做文的事情一定要有武的準備，做武的事情一定要有文的準備。古代的諸侯出離國境，一定有文武兩方面的官員隨從。請求您讓左右司馬相隨。"定公說："好吧。"便命左右司馬跟隨前往。與齊侯在夾谷相會，修築了盟會壇位，有三等土階，兩方以會遇的禮儀相見，拱手揖讓登壇。雙方獻出應酬禮品的儀式完畢後，齊國的有司快步進前說："請求演奏四方的樂曲。"景公說："好吧。"於是以旍旗爲先導的齊國樂隊上場了，他們頭戴羽冠，手執袚、矛、戟、劍、楯一類的武器，喧鬧着來到壇上。孔子快步前進，一步一個臺階而上，還有最後一個臺階未上時，便把衣袖揚起一甩，大聲說道："我們兩國君主友好相會，怎麽在這裏演奏起夷狄的樂曲了呢！請有司命他們下去！"有司讓樂隊下去，但他們不離開，而是左右看着晏子和景公的聲色。景公心裏慚愧不安，揮手讓他們離去。過了一會兒，齊國有司快步進前說："請求演奏宫中樂曲。"景公說："好吧。"一群歌伎、雜技藝人和侏儒相互戲鬧着前來。孔子快步前進，一步一個臺階而上，還差最後一個臺階未上時，說："普通人來迷惑諸侯，論罪當誅！請求命令有司執行！"有司按照刑法執行，腰斬了他們，使他們身首異處。景公恐懼，受到觸動，知道自己在道義上不如魯國，回去後非常害怕，告訴他的群臣說："魯國是用君子的道德輔佐他們

的國君，而你們却用夷狄的作法來教我，使我得罪了魯君，這該怎麽辦呢?”有司上前回答說：“君子有了過失那就應該用行動向人家謝罪；小人有了過錯，就用花言巧語向人家表示謝罪。您如果真的痛心，就應該用實際行動謝罪。”於是齊侯就把侵奪過來的魯國的鄆、汶陽、龜陰的田地歸還給魯國，表示謝罪。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三年夏天，孔子向定公建議說：“大臣不能收藏武器，大夫不能有高一丈、長三百丈的城墻。”於是派仲由作季氏的家臣，打算拆毁季孫、孟孫、叔孫三家的封邑城墻。這時叔孫氏首先拆毁郈邑的城墻。季氏將要拆毁費邑的城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領費邑的人襲擊魯國。定公與季孫、孟孫、叔孫三人進入季氏的府中，登上武子的高臺。費邑人攻打他們，没有取勝，有人進入了定公所在高臺的側邊。孔子命令申句須、樂頎下臺去攻打反叛的人，費人敗逃。魯國人追趕他們，在姑蔑城擊潰他們。公山不狃、叔孫輒奔到齊國，於是拆毁費邑的城墻。將要拆毁成邑的城墻，公斂處父對孟孫說：“拆毁成邑城墻，齊國人一定到達北門。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城墻也就没有孟氏。我不準備拆毁它。”十二月，定公圍攻成邑，没有取勝。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定公十四年，孔子時年五十六歲，他由大司寇代理相國政務，面有喜色。門人說：“聽說君子是災禍降臨不懼怕，幸福來了無喜色。”孔子說：“有這種話。我不是還說過‘樂在地位高了能禮賢下士’嗎?”這時孔子誅殺了擾亂國政的魯國大夫少正卯。孔子參與執政三個月，賣猪羊的人没有弄虚作假哄抬價錢的；男女分路而行；丢在路上的東西没有人拾取；四方來的客人到達城邑，不用向管事的官吏們送禮懇求，都能給予他們滿意的照顧，使他們皆有賓至如歸之感。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齊國人聽說了，很害怕，說：“孔子執政一定會稱霸，他們稱霸了而我國的土地離魯國最近，我國將會最先被兼并。何不把土地送給魯國呢?”黎鉏說：“請先試着阻止他們；阻止了而不起作用，那時再送給他們土地，難道還遲嗎!”於是從齊國挑選了八十個美貌女子，都穿上漂亮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衣服，學跳《康樂》舞蹈，又挑選毛色有光澤的駿馬一百二十匹，贈送給魯國君主。齊國把準備好的女樂彩馬擺列在魯國城南高門的外面。季桓子身穿便服前往觀賞再三，想要接受，就報告魯君說他要到各地去巡視，結果終日觀賞女樂駿馬，連政事也懶於過問了。子路說："先生可以到别處去了。"孔子說："魯國今天將要在郊外祭祀，如果祭祀後把祭肉分給大夫，那麼我還可以留下。"桓子終於接受了齊國女樂，一連三天不處理政務；郊祭後又没給大夫祭肉。孔子於是走了，當晚在屯邑過夜。師己給他送行說："先生是没有罪過的。"孔子說："我唱個歌可以嗎?"歌辭說："那些婦人的口，可以把大臣趕走；那些婦人的晋見，可以使你身死名裂。悠閑啊悠閑，我就這樣安度一生!"師己返回，桓子說："孔子有什麽話說嗎?"師己把實情告訴他。桓子喟然長嘆說："先生是怪罪我接受群婢的緣故呀!"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孔子於是到了衛國，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長顔濁鄒家裏。衛靈公問孔子說："居住魯國得到多少俸禄呢?"孔子回答說："俸米六萬斗。"衛國人也給孔子六萬斗米。過了幾天，有人在衛靈公面前誣陷孔子。靈公讓公孫余假帶着武器監視孔子的進出。孔子恐怕獲罪，住了十個月，就離開了衛國。

將適陳，過匡，顔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孔子將要到陳國去，經過匡城，顔刻作爲僕從，用他手中的馬鞭子指着匡城的城墻說："從前進入這座城，就是由那個缺口進去的。"匡城人聽見了，以爲是魯國的陽虎。陽虎曾經殘害過匡城人，匡城人於是就把孔子包圍起來。孔子的形狀類似陽虎，把他包圍了五天。顔淵後來趕到，孔子說："我以爲你死了。"顔淵說："有先生在，顔回怎敢死呢!"匡城人包圍孔子情形更加緊急，弟子們很害怕。孔子說："文王已經死了，周王室的禮樂制度不是還存在嗎?上天要毁掉這個禮樂制度，就不會讓後死的人來維護這個禮樂制度了。這說明上天還没有想毁滅這個禮樂制度，匡城人又能把我怎麽樣呢!"孔子派隨從到衛國的甯武子那裏稱臣，然後孔子纔離開匡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城。

孔子離開匡城就到了蒲鄉。一個多月後，又返回衛國，居住在蘧伯玉的家裏。靈公有位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對孔子説："四方的君子凡是看得起我們國君、想和我們國君結爲兄弟的，一定要先拜見我們國君的夫人。夫人也願意見您。"孔子辭謝了，後來不得已纔去拜見南子夫人。夫人坐在細葛布的幔帳中等待。孔子進入夫人的房門，面向北面叩頭。夫人在帳中拜了兩拜，環珮玉翠叮噹撞擊，發出清脆的響聲。孔子回來説："我本來不想去拜見她，不得已而去拜見，就得以禮答謝她。"子路不高興。孔子發誓説："我如果做得有一點不對的地方，就讓上天厭棄我！就讓上天厭棄我！"在衛國居住一個多月後，一次靈公與夫人同乘一輛車，宦官雍渠陪坐在車右，出宫後，讓孔子坐在第二輛車裏，招摇過市。孔子説："我没有見過愛好德行比得上喜愛美人的。"於是孔子認爲這是很耻辱的事情，就離開衛國，去曹國了。這年，魯定公去世。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離開曹國去到宋國，在大樹下與弟子們演習禮儀。宋國司馬桓魋想殺死孔子，就砍倒了那棵大樹。孔子衹得離去。弟子説："應該快速離開。"孔子説："上天賦予我傳播道德的使命，桓魋能把我怎樣呢！"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産，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來到鄭國，與弟子們走散了，孔子獨自一個人站在外城的東門下。鄭國人有的告訴子貢説："東門有個人，他的前額像堯，他的脖頸像臯陶，他的肩像子産，從腰部以下比禹矮三寸，垂頭喪气的樣子就像個喪家之犬。"子貢如實告訴了孔子，孔子欣然笑着説："他描繪我的形狀，不一定對，但他説我類似喪家之犬，倒是對極了！對極了！"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吴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吴。吴敗越王句踐會稽。

孔子於是來到陳國，居住在司城貞子的家裏。過了一年多，吴王夫差攻打陳國，奪取三個城邑後離去。趙鞅攻打朝歌。楚國圍攻蔡國，蔡國遷移到吴地。吴國在會稽山打敗越王勾踐。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

有一隻鷙鳥落在陳國宫廷上死去，有楛木做的箭穿在它身上，箭頭是石製的，箭身長一尺八寸。陳湣公派人請教孔子。孔子説："鷙鳥是從

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很遠的地方飛來的，這是肅慎部族的箭。從前武王攻克商紂，與各民族進行交往，使各地民族把自己地方的特產作爲禮品向周王朝進貢，讓他們不忘記自己的職責和義務。於是肅慎部族進貢楛木作的箭和石製的箭頭，箭身長一尺八寸。先王想宣揚周王朝臣服遠方民族的美德，把肅慎部族的箭分給武王長女大姬，把她許配給虞胡公而封在陳地。當時周王室把珍寶玉器分贈給同姓諸侯，表示親近；把遠方的貢品分贈給異姓諸侯，使他們不忘記服從王命。所以分贈陳國用的是肅慎的箭。”陳湣公派人去舊府庫試着尋求，果然找到了楛木箭。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吴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孔子在陳國住了三年，正趕上晉國、楚國爭霸，輪番攻打陳國，等到吴國入侵陳國，陳國經常遭受侵略。孔子説：“回去吧，回去吧！我的這些弟子中有人志向遠大而於事疏略，有進取心而不忘他的初衷。”於是孔子離開了陳國。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鬥而死。”鬥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孔子經過蒲鄉時，正遇上公叔氏以蒲鄉反叛，蒲人包圍了孔子。孔子弟子中有位名叫公良孺的，自己帶了五輛車子追隨孔子。他的身材高大，賢能，有勇力，對孔子説：“我從前隨從先生在匡城遇難，今天又在這裏遇難，這是命裏注定的吧。我與先生再次遇到災難，寧願戰鬥而死。”戰鬥非常激烈。蒲鄉人懼怕，對孔子説：“如果你不去衛國，我們會放你們走。”孔子與蒲鄉人盟誓，他們送孔子出東門。孔子於是到了衛國。子貢説：“盟約可以背叛嗎？”孔子説：“用要挾手段訂的盟約，神靈是不認可的。”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衛靈公聽説孔子來到，很高興，到郊外迎接。向孔子詢問説：“蒲鄉可以討伐嗎？”孔子回答説：“可以。”靈公説：“我的大臣認爲不可以討伐。現在蒲鄉是衛國防禦晉國、楚國的屏障，用衛國軍隊去攻打它，大概是不可以的吧？”孔子説：“那裏的男子有以死效忠衛國的志向，婦女有保衛西河地區的心意。我所説要攻伐的衹不過是四五個人罷了。”靈公説：“好吧。”可是没有討伐蒲鄉。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靈公年老了，疏於政務，不任用孔子了。孔子喟然嘆息説：“如果任用我，一年見效，三年

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會有大的成功。”孔子離開了衛國。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作了中牟的長官。趙簡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討伐中牟。佛肸背叛，派人召孔子。孔子想前往。子路說：“我從先生那裏聽說，‘親身做壞事的，君子是不進入他那裏的’。現在佛肸親自以中牟背叛，您要前往，這該怎麼解釋呢?”孔子說：“是有這樣的話。我不也說過，堅硬的東西，磨而不薄；不也說過潔白的東西，是染不黑的。我難道是匏瓜嗎，怎能永遠繫挂在一處而不被吃呢?”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正敲擊着磬。有位背着草簍的人從門前經過，說：“真是有心思啊，這位擊磬的人！如此固執，既然没有人賞識你，那就算了吧!”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向師襄子學習彈琴，十天不再學習新的東西，衹是温習已學過的。師襄子說：“可以增學新的東西了。”孔子說：“我已經學會了那些曲子，但還没有掌握那些彈奏曲子的技法。”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你已經掌握彈琴的技法了，可以學習新的曲子了。”孔子說：“我還没有悟到曲子裏的情志。”又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已經瞭解了曲子的情志，可以學習新曲子了。”孔子說：“我還没有領會作者的爲人。”又過了一段時間，孔子很恭敬地深思着什麼，繼而欣然喜悦，志向高遠。他說：“我知道他的爲人了：黑黑的皮膚，高高的個子，眼睛好像汪洋大海，胸襟好像要包容天下，統治四方諸侯，不是周文王，誰能是這樣呢!”師襄子離開座席，拜了又拜，說：“我的老師說過，這首琴曲是《文王操》。”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

孔子既然不能被衛國任用，要西去拜見趙簡子。到達黄河，聽見竇鳴犢、舜華被殺死的消息，面對黄河而嘆息說：“壯美的黄河水呀，汪洋浩蕩呀！我不能渡過這條河水，這就是命運吧!”子貢快步走進前說：“我冒昧地問一句，這是什麼意思?”孔子說：“竇鳴犢、舜華，是晉國的賢德大夫。趙簡子未得志的時候，是依仗這兩個人而後掌管政權的；等到他得志後，就殺死他們而仍然掌管政權。我聽說過，剖腹取胎，殺死幼小動物，那麼麒麟就不會來到那個國的郊外；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汲乾池水而捉魚，那麽蛟龍就不會調合陰陽興雲致雨了；傾覆鳥巢毁壞鳥卵，那麽鳳凰就不會往這裏飛翔。爲什麽呢？君子忌諱殺死他的同類。鳥獸對那些不義的行爲尚知躲避，何況我呢！”於是回到陬鄉休養，作琴曲《陬操》，表示哀悼。他們返回衛國，進入蘧伯玉家中居住。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另一天，靈公請教軍隊擺陣列隊事宜。孔子説：“祭祀的事情我曾經聽説過，軍隊作戰的事宜我從未學過。”第二天，靈公和孔子交談，看見飛雁，抬頭觀看，靈公的注意力不在孔子身上。孔子於是離去，又到了陳國。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内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天，衛靈公去世，擁立靈公的孫子輒爲國君，這就是衛出公。六月，趙鞅把衛太子蒯聵接納到衛國的戚邑。陽虎讓太子蒯聵身穿孝服，又派八人披麻戴孝，假裝從衛都來迎接太子的人，哭着進了戚邑，就在那裏住了下來。冬天，蔡國遷都到州來。這年是魯哀公三年，孔子時年六十歲了。齊國幫助衛國圍攻戚邑，由於衛太子蒯聵在那裏的緣故。

夏，魯桓、釐廟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夏天，魯國桓公、釐公的宗廟起火，南宫敬叔去救火。孔子正在陳國，聽説了，説：“火災一定是發生在桓公、釐公的宗廟裏吧？”後來果然得到了證實。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秋天，季桓子病重，乘着輦看見了魯國城池，喟然嘆息説：“從前這個國家，幾乎興盛起來，因爲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興盛起來。”他回過頭又對自己的繼承人康子説：“我死了，你一定會做魯國相國；做了相國，一定要召回仲尼。”後來過了幾天，桓子去世，康子接替桓子的爵位。把桓子安葬後，想召回仲尼。公之魚説：“從前我們先君任用他没有善始善終，到頭來被諸侯譏笑。如今又要任用他，如果再不能善始善終，將會再次被諸侯笑話的。”康子説：“那麽召請誰可以呢？”公之魚説：“一定召請冉求。”於是康子派使者去召請冉求。冉求打算前往，孔子説：“魯國人召請冉求，不是小用，將要大用的。”這天，孔子説：“回去吧，回去吧！我的這些弟子心志遠大而做事簡略，雖然都很富於文采，但我不知道從何處入手教育他們纔好。”子

贛知道孔子想回魯國，在送冉求的時候，乘機告誡説了“你要是受到重用，一定要把孔子請回去”等一些話。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冉求離去以後，第二年，孔子從陳國遷移到蔡國。蔡昭公打算到吴國去，吴國召請他。前次昭公欺騙他的大臣遷都到州來，這次將要前往，大夫們懼怕再遷都，公孫翩射殺昭公。楚國侵犯蔡國。秋天，齊景公去世。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第二年，孔子從蔡國到了葉地。葉公請教政務，孔子説：“政務就是在於使遠方的賢人來投奔，使近處的人歸附。”另一天，葉公向子路詢問有關孔子的情況，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聽説了，説：“仲由，你怎麽不這樣回答他説‘他這個人，學習道理不知疲倦，教誨别人不知厭煩，發起憤來忘記吃飯，快樂時忘記憂愁，不知道衰老就要到了’的話呢。”

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離開葉地，返回蔡國。遇見長沮、桀溺并肩而耕，孔子以爲他們是隱居之士，派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處。長沮説：“那個拉着馬繮繩的人是誰?”子路説：“是孔丘。”長沮説：“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説：“對。”長沮説：“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裏。”桀溺對子路説：“你是誰?”子路回答説：“我是仲由。”桀溺説：“你是孔丘的徒弟嗎?”子路回答説：“是的。”桀溺説：“悠悠的天下到處都處於動蕩不安的局面，有誰能够改變它呢? 况且與其跟隨躲避暴君亂臣的人，哪如跟隨躲避亂世的人呢!”説完，他們又耕作起來，不告訴子路渡口在哪裏。子路如實向孔子報告了，孔子茫然自失地説：“我們是不可以與鳥獸同群的。如果天下是有道的話，我就不用去改變它了。”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又一天，子路行走，遇見一位扛着鋤草工具的老人，問他説：“您見到我的老師了嗎?”老人説：“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誰是你的老師!”説完，把他的拐杖插在土中就除起草來。子路把老人的話告訴了孔子，孔子説：“這是位隱居的賢士。”子路又前去尋找老人，老人已不在了。

孔子遷于蔡三歲，吴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

孔子遷居到蔡國三年，吴國攻打陳國。楚國救援陳國，在城父駐軍。聽説孔子來往於陳國、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蔡國之間，楚國就派人去聘請孔子。孔子要前去拜見答禮，陳國和蔡國的大夫商議説：“孔子賢能，他所譏刺的都切中了諸侯的弊病。現今長久地居住在陳、蔡之間，衆位大夫所采用的措施行爲都不合仲尼的主張。現今楚國是個大國，前來聘請孔子。孔子被楚國任用，那麼陳國、蔡國掌權的大夫就危險了。”於是他們雙方發動服勞役的人在野外把孔子圍困起來。孔子不能够行動，斷絶了糧食。隨從人員都餓病了，没有一人能起來。孔子講誦詩、彈琴歌唱不停止。子路滿腹牢騷地説：“君子也有窮困的時候嗎？”孔子説：“君子在窮困的時候能够堅守節操，而小人遭遇困窘就會亂做胡行了。”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貢的臉上變了色。孔子説：“賜啊，你以爲我是學的很多而博聞强記的人嗎？”子貢説：“是的。難道不是嗎？”孔子説：“不對。我是用一個基本的道理貫穿在所有事物之中。”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孔子知道弟子有怨恨不滿之心，於是召見子路而問他説：“《詩經》上説‘不是犀牛不是老虎，而徘徊在曠野之中’。我的主張不對嗎？我爲什麼落到這種地步呢？”子路説：“看來我們施仁德還不够吧？人們不信任我們。要不就是我們的智慧還不够吧？所以人們不放我們走。”孔子説：“有這種情况吧！仲由，假使仁德的人一定得到人們的信賴，哪裏會有伯夷、叔齊餓死的故事發生呢？假使有智慧的人處處行得通，怎麼會有王子比干被剖心的事情呢？”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路出去了，子貢進去拜見。孔子説：“賜啊，《詩經》説‘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它徘徊在曠野之中’。我的主張没有錯吧？我爲什麼落到這種地步？”子貢説：“先生的主張太偉大了，所以天下人没有誰能够理解接受先生的主張。先生何不把您的主張降低一點呢？”孔子説：“賜啊，一個好的農民能够種植莊稼，却不能保證豐收；一位好的工匠能有巧妙的手藝，但他不能使每個産品都順心如意。君子能够提出他的治國之道，按照法度原則執掌政權，統籌國家，治理社會，但是他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支持接受他。現在你不去發揚你學到的主張，却要降格以求人家的接

受。賜啊，你的志向太不遠大了！”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子貢出來，顏回入見。孔子說：“回啊，《詩經》說‘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它在曠野中徘徊’。我的主張錯了嗎？我爲何落到這種地步？”顏回說：“先生的主張太偉大了，所以天下人没有能够接受您的。雖然如此，您還應該推行您的主張，不被世人接受那又有什麽妨害呢，不被接受而後纔顯出君子本色呢！您的主張不去推廣張揚，這是我們的耻辱。您的主張已經大肆推廣張揚而不被世人接受，這是擁有國家的人的耻辱。您的主張不被接受那又有什麽傷害呢，不被接受然後纔顯現出君子的英明！”孔子高興地笑了，說：“這纔對啊，顏氏小子！假使你有了許多錢財，我願意替你理財。”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於是孔子派子貢到楚國去。楚昭王率領軍隊迎孔子，這樣孔子纔得以脱身。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昭王要把七百里的土地和人家封賞給孔子。楚令尹子西說：“大王派去出使諸侯的使者有像子貢這樣的人嗎？應該說没有。大王的輔臣宰相有像顏回的嗎？應該說没有。大王的將帥有像子路的嗎？應該說没有。大王的官尹有像宰予的嗎？應該說没有。况且楚國的祖先受封於周王室，封號是子男，封地五十里。現在孔丘講述的是三皇五帝的治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輔佐事業，大王如果任用孔丘，那麽楚國怎麽能够世世代代擁有方圓數千里的土地呢？文王在豐城，武王在鎬城，方圓百里的君主，最後竟能稱霸天下。如今孔丘得到封地，有賢弟子的輔佐，這不是楚國的福運。”昭王於是停止了對孔丘的封賞。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楚國人接輿假裝瘋癲唱着歌從孔子車前經過，說：“鳳凰啊，鳳凰啊，你的美德爲什麽這樣不景氣！過去的事情不可挽回，將來的前景還可追上！算了吧，算了吧！現在從政的人下場危險啊！”孔子下車，想和他交談。而接輿快步離去了，孔子没能和他交談。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於是孔子從楚國返回衛國。這年，孔子六十三歲，是魯國哀公即位的第六年。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

第二年，吳國與魯國在繒地會盟，吳國向魯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國索取百牢的祭品。太宰嚭召請季康子。康子派子貢前往交涉，然後魯國纔免於繳納百牢祭品。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 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說：“魯國和衛國的政治，像兄弟一樣。”這時，衛國君輒的父親没能繼位做國君，流落在外，諸侯多次指責這件事。孔子的弟子許多人都在衛國作官，衛君想請孔子出來執政。子路說：“衛君等待您去參政，您要先做什麼事情呢?”孔子說：“一定先正名分!”子路說：“有這樣的打算啊，您太迂闊了! 爲什麼還要正名分呢?”孔子說：“粗野的小子啊，仲由! 名分不正，那麼言論就不順；言論不順，那麼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而禮樂就不興盛，禮樂不興盛那刑罰就不會公正；刑罰不公正而百姓就無所措手足了。君子做事必須合乎名分，說出的話一定切實可行。君子對於他自己的話，不可以有絲毫的馬虎罷了。”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第二年，冉有替季氏統率軍隊，與齊國在郎邑交戰，打敗了齊軍。季康子說：“您對於軍隊的事情學習過嗎? 還是先天的才能呢?”冉有說：“向孔子學習過。”季康子說：“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冉有回答說：“孔子做事情是符合名分的；他的主張推行給百姓，或是對質於鬼神，都是没有遺憾的。我要按照老師的這種原則去做，否則，雖然得到兩千五百户人家的封賞，孔子也不認爲是有利的。”康子說：“我想召請孔子，可以嗎?”冉有回答說：“您要召請他，那麽不要受小人的鄙陋見識的阻礙，那就可以了。”衛國的孔文子要攻打太叔疾，向仲尼請教計策。仲尼推辭不知曉，退出後命令駕車而行，說：“鳥能够選擇樹木，樹木怎麽能選擇鳥呢!”文子堅決挽留孔子。正巧遇上季康子派公華、公賓、公林，帶着禮物迎接孔子，孔子回歸魯國。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孔子離開魯國一共十四年纔返回魯國。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魯哀公向孔子請教政務，孔子回答說：“爲政最主要的是選擇好大臣。”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務，孔子說：“舉用正直的人，抛棄邪曲的人，那麽就使邪曲的人變成正直的人了。”康子擔心盜賊，孔子說：“如果您在上面没有貪心，那麽在下的人即使鼓勵他們去偷盜，他們也不會行

竊。”可是魯國始終沒有任用孔子，而孔子也不去謀求做官。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在世時，周王室衰微，禮樂廢棄，《詩》、《書》殘缺。孔子追溯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禮儀制度，依次編定《書傳》的篇章，上記唐堯、虞舜的時代，下至秦穆公，依照時間的先後編輯整理歷史事件。孔子說：“夏朝的禮儀制度我能講述，但是夏朝的後代杞國沒有留下足够的文獻證實它。殷商的禮儀制度我能說出來，但是殷商的後代宋國沒有留下足够的文獻證實它。如果文獻充足，那麽我就能够證實它了。”觀看殷、夏禮儀制度的損補的情況後，孔子說：“以後即使再經過一百世，禮儀制度也還是可以推演而知的，因爲一種洋溢着文采，一種充滿着質樸。周王朝的禮儀制度的制定，是參照了夏代和殷代的禮儀制度，因此是多麽豐富多彩呀！我遵從周王朝的禮儀制度。”所以《書傳》、《禮記》都是孔子編定的。

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告訴魯國樂官太師說：“樂律是可以知曉的。開始演奏，五音配合樂聲洪大，接下去是音律高低和諧，音節明快，再連續不斷，這就構成一部樂曲。”他又說：“我從衛國返回魯國，而後整理訂正了音樂，使《雅》、《頌》得到了原來應有的曲調。”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古代留傳下來的《詩》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時，删去重複，選取那些可以用於禮儀教化上的，往上采用殷商始祖契、周朝始祖后稷的聖德，再述殷、周的興盛，直到周幽王、周厲王時禮樂制度的殘破，把敘述夫婦關係和感情的詩放在首篇，所以說“《關雎》這一樂詩放在《國風》的開始，《鹿鳴》樂詩作爲《小雅》的開始，《文王》樂詩作爲《大雅》的開始，《清廟》樂詩作爲《頌》的開始”。三百零五篇詩，孔子都配樂歌唱它，以求配合《韶》、《武》、《雅》、《頌》樂舞的音調。先王的禮樂制度從此可以得到稱述，因爲具備了先王的仁義之道，完成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的編修。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

孔子晚年喜愛《易經》，爲《彖》、《繫》、《象》、《說卦》、《文言》諸卦辭作了序文。孔子

《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勤奮研讀《易經》，多次翻斷了編穿竹簡的繩子。孔子説：“給我數年時間，像這樣，我對於《易經》從文辭到義理就可以全部掌握了。”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詩》、《書》、《禮》、《樂》爲教材教育弟子，拜他爲師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人有七十二位。像顔濁鄒這樣的弟子，很多方面都受到孔子的教育而又不在七十二人之列的弟子，也是很多的。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個方面：學問、品行、忠恕、信義。杜絶四個方面：不揣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爲是。謹慎而做的有三個方面：齋戒，戰争，疾病。孔子很少把利益與命運、利益與仁德結合起來談論。孔子不去啓發那些求知欲望不强、不刻苦研讀的人，弟子不能舉一反三地推演出相似的道理，他就不再重複講解了。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子在家鄉時，謙恭誠實，好像是不大會説話的樣子。他在宗廟朝廷時，説起話來清楚明白，但又很謹慎。上朝時，與上大夫交談，態度和順，中正自然；與下大夫談話，和樂安詳。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孔子進入國君的宫門時，彎着腰，就像鞠躬一樣；小步快行，顯出很恭敬的樣子。國君召請他接待賓客，孔子的神色顯出振作而又鄭重的樣子。每當國君有命召見他，他都等不得駕上車子，聞命即行。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魚腐爛了，肉變味了，或是不按規矩切割肉，孔子都不吃。座席不擺正，孔子不去坐。每當在有喪事的人的旁邊吃飯，孔子從不吃飽飯。

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孔子要是在一天内哭泣過，就不唱歌了。看見穿着喪服的人，或是眼睛瞎了的人，即使是小孩子，孔子也一定會變色以示同情。

“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孔子説：“三人同行，必有一人是我的老師。”孔子又説：“品德不進行修養，學業不深入研討，聽到富有道義的事情而不去做，有了錯誤和缺點而不能改正，這是我憂慮的問題。”孔子請别人唱歌，唱得好，就請他再唱一遍，然後和他一道唱。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淫亂、神鬼的事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

子貢説：“老師的有關禮樂制度方面的見解，

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我們是知道了。老師談論天道性命的哲理，我們很難聽得懂了。”顏淵喟然嘆息說：“老師的學問，仰望着崇高無比，深入鑽研，越覺堅實深厚。看着它好像是在前面，忽然又到後面了。老師善於循序漸進地誘導人，用文章豐富我，用禮儀約束我，即便我想停止學習也辦不到了。已經竭盡了我的全部才能，似乎有所收獲，但是老師的學問卓然高聳而不可及。雖然在老師的誘導下我也想追趕上去，但是沒有辦法着手罷了。”達巷的地方人說：“偉大呀，孔子！學識廣博但又不專一名家。”孔子聽了之後說：“我應該專些什麽呢？是專駕車呢？還是專射箭呢？我就專於駕車吧。”孔子的弟子牢說：“老師說過‘我不得重用，所以學習了這些技藝’。”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魯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狩獵。叔孫氏的駕車人鉏商獲得一隻野獸，認爲不吉祥。仲尼看見野獸說：“這是麒麟。”鉏商纔把麒麟取走了。孔子說：“黃河中再不見神龍負八卦圖出現，雒水中再不見神龜負書出現，我將要完啦！”顏淵死了，孔子說：“這是上天要滅亡我呀！”等到西去狩獵看見麒麟，孔子說：“我的主張到了盡頭了！”他喟然長嘆說：“天下沒有人瞭解我啊！”子貢說：“爲什麽沒有人瞭解您呢？”孔子說：“不怨天，不歸咎人，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瞭解我的大概衹有上天吧！”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侮辱自己的身體，伯夷、叔齊就是這樣的人吧！”他又說：“柳下惠、少連降低志向，侮辱自身呀。”他又說：“虞仲、夷逸隱居起來，不談世事，行爲合乎清潔，自我廢棄合乎權變。”他又說：“我的做法和他們不同，不一定求進，也不一定求退。”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孔子說：“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君子最痛恨的是死後而名聲不被世上稱頌。我的主張不能推行，我用什麽東西留給後世呢？”孔子就憑着魯國史官的記載資料編寫了《春秋》，上至魯隱公，下訖魯哀公的十四年，前後一共十二個國君的歷史。《春秋》是以魯國史料爲主體，宗主周王室，以殷代制度爲古典，上推承三代的法統。《春秋》一書文辭簡練而義旨博大。所以吳國、

"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楚國的國君自行稱王，而《春秋》則貶斥他們爲"子"爵；踐土的會盟，實際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避諱這件事，則説是"周天子狩獵於河陽"。推出這些事情，是爲了糾正當世不合於禮樂制度的行爲。這種貶斥責備的深義，是爲了使後世英明君王舉用和推廣。如果《春秋》的義旨能够得到推行，那麽天下的亂臣賊子就會恐懼了。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任司寇職務時，審理訴訟案件，文辭上有應該和别人商議之處都是共同斟酌的，從不獨斷判決。到他撰寫《春秋》時，當寫的就寫，當删的就删，就連子夏等這些擅長文學的弟子也不能增删一個字辭。弟子學習《春秋》，孔子説："後代人認識我孔丘的，將依據這部《春秋》；而怪罪我孔丘的，也將依據這部《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第二年，子路死在衛國。孔子病重，子貢請求拜見。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門前散步，説："賜，你爲什麽來得這樣晚呢？"孔子就嘆息了一聲，歌唱説："泰山毁壞了！梁柱摧折了！哲人枯萎了！"因此孔子掉下眼淚。他對子貢説："天下無道已經很久了，没有人信仰我的主張。夏朝人死後停柩在東階，周朝人死後停柩在西階，殷人死後則將柩停放在兩柱之間。昨天晚上我做夢坐在兩柱之間，受人祭奠，我原本就是殷商人。"過了七天，孔子就死了。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孔子享年七十三歲，是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這天去世的。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哀公爲孔子寫了一篇悼文説："上天不仁慈，不肯留下一位老人，讓他抛棄了我，我一人在位，孤零零地憂思悲痛。啊，令人哀傷！尼父，不再自我拘束於禮法了！"子貢説："君主大概不會終老在魯國吧！老師説過這樣的話：'禮法失去就要昏亂，名分失去就要出現過失。失去志向就是昏亂，失去所宜就是過錯。'您在生前未能使他得到重用，死後前來哀悼，不符合禮法。作爲諸侯，妄用天子的稱呼，説'余一人'，這就不符合名分。"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

孔子死後埋葬在魯城北的泗水邊上，弟子們都服喪三年。三年過去了，弟子們爲老師心裏守

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喪已畢，互相訣别而離去，就哭了起來，各又盡哀；有的弟子又留下來。惟有子贛在墳墓旁建起一間房子，共守了六年，然後離去。孔子的弟子和魯國人前往移居孔子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此命名這裏爲孔里。魯國世世代代相傳每年按時節祭祀孔子墳墓，儒生們也在孔子墓前講演禮儀，學業完成後舉行鄉飲酒，還舉行大規模的比射儀式。孔子墳墓的占地面積有一頃那麼大。孔子的故居堂屋及弟子們的内室，後世就改成了廟堂，收藏孔子的衣服、帽子、琴、車、書，直到漢代二百多年没有斷絶。高皇帝經過魯地，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諸侯、卿大夫、宰相一到任，常常先去拜謁孔子廟，然後纔去處理政務。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孔子生兒子孔鯉，字伯魚。伯魚五十歲時，死在了孔子的前面。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伯魚生兒子孔伋，字子思，活了六十二歲。他曾經在宋國受困。子思作了《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思生兒子孔白，字子上，享年四十七歲。子上生兒子孔求，字子家，享年四十五歲。子家生兒子孔箕，字子京，享年四十六歲。子京生兒子孔穿，字子高，享年五十一歲。子高生兒子子慎，享年五十七歲，曾經做過魏國相國。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子慎生兒子孔鮒，享年五十七歲，作過陳王涉的博士，死在了陳地。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孔鮒的弟弟子襄，享年五十七歲。曾經做過孝惠皇帝的博士，後又晋升爲長沙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襄生兒子孔忠，享年五十七歲。孔忠生兒子孔武。孔武生兒子延年和安國。安國任當今皇帝的博士，官至臨淮太守，早死。安國生兒子孔卬，孔卬生兒子孔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

太史公曰：《詩經》有這樣的話："像高山一樣令人瞻仰，像崇德一樣使人遵從。"我雖然不能親臨其境瞻仰，但我的心已經向往。我閱讀孔子的書，想到了孔子的爲人。我到了魯地，觀賞了仲尼的廟堂中陳列的車子、衣帽、禮器，儒生們按時到孔子家中演習禮儀，我懷着敬意，留戀而不能離去。天下的君王以及賢人是很多的呀，在世的時候就榮耀，死後也就銷聲滅迹。孔子是

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位平民百姓，他的學説和高尚品德流傳十多代了，學者們都以孔子爲宗師。從天子王侯以下，凡是中原各國談論《六藝》的人，都以孔子的言論爲標準，孔子可稱得上是位聖人了！

# 史記卷四十八

## 世家第十八

###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吴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陳勝是陽城人，字涉。吴廣是陽夏人，字叔。陳涉年輕的時候，曾經與别人一道被人家雇傭耕種，累了就停止耕作站在田埂上，感慨惱恨了好一會兒，説："如果誰將來富貴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記。"同他一起耕作的夥伴們笑着回答説："你是被雇傭耕種的，會有什麽富貴呢？"陳涉嘆息説："唉，燕子、麻雀怎麽能知道大雁、天鵝的志向呢！"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吴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吴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吴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吴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吴廣之

秦二世元年七月，徵發貧民百姓去守衛漁陽，有九百人駐扎在大澤鄉。陳勝、吴廣都被編在守衛的隊伍之中，作了領隊的屯長。正趕上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計已經不能按期到達守衛的地點。秦朝規定，誤了日期，依照法律都要處斬。陳勝、吴廣就商議説："如今逃跑也是死，舉事起義也是死，同樣都是死，爲國而死可以嗎？"陳勝説："天下百姓遭受秦國殘暴統治的苦害已經很久了。我聽説二世是始皇的小兒子，不應當即位，應當即位的是公子扶蘇。扶蘇因爲多次勸諫的緣故，皇上派他到外地帶兵去了。如今有的人聽説他没有罪，二世竟然殺死了他。百姓大都聽説他是個賢德的人，不知道他已經死了。項燕是楚國的將軍，多次立功，愛護士兵，楚國人都愛戴他。有的人認爲他已經死了，有的人認爲他逃跑了。現在假使我們冒用公子扶蘇、項燕的名義，號召天下人起義，響應的人一定很多。"吴廣認爲很對。於是就去占卜吉凶。占卜的人知道他們的意圖，説："你們的事情都能辦成，是有功業的。可是你們問卜過鬼神嗎？"陳勝、吴

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廣很高興，考慮藉助鬼神的事情，説：“這是教導我們首先藉此取得威望。”於是就用朱砂在白綢子布上寫上“陳勝王”三個字，塞進别人用魚網捕來的魚肚子裏。戍卒們買魚回來煮着吃，得到魚肚子裏的帛書，感到很奇怪。陳勝又暗中派吴廣到駐地旁邊一座草木叢生的古廟裏，在夜裏點起篝火，學着狐狸的聲音叫唤道：“大楚興起了，陳勝做大王。”戍卒們在深夜聽到這種叫聲都很驚恐。第二天，戍卒們談起這件事，都指點和注視着陳勝。

吴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吴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吴廣平時愛護人，士卒大多數都願意爲他出力。將尉喝醉了酒，吴廣故意多次説要逃跑，來激怒將尉，惹他來侮辱自己，以此來激怒衆戍卒。將尉果然鞭打吴廣。將尉拔出劍，吴廣奮起奪過劍殺死了將尉。陳勝幫助他，一起殺死兩個將尉。他們召集并號令衆戍卒説：“你等在這裏遇上大雨，都已誤了限期，誤了限期依法應當斬首。假使不被砍頭，但將來戍邊死了的肯定也有十分之六七。何况壯士不死就罷了，要是死就應該舉世揚名。王侯將相難道是祖傳的嗎！”衆戍卒都説：“我們恭敬地聽從命令。”於是冒稱公子扶蘇、項燕的名義舉行起義，以順從民衆的意願。大家袒露右臂作爲標志，號稱大楚。築壇盟誓，用將尉的頭祭祀上天。陳勝自立爲將軍，吴廣作都尉。先攻打大澤鄉，攻克後又進攻蘄城。蘄城投降了，就令符離人葛嬰率軍攻取蘄城以東的地方。進攻銍城、酇城、苦城、柘城、譙城，都奪取了。邊走邊招收兵馬。等到達陳縣的時候，已擁有戰車六七百乘，戰騎一千多，士兵幾萬人。攻打陳縣，陳縣的郡守、縣令都不在城内，獨有守丞領兵與陳勝大軍在譙門内交戰。守丞兵敗身死，陳勝軍於是入城占據了陳縣。過了幾天，陳勝號令召集德高望衆的三老、豪傑都來開會議事。三老、豪傑們都説：“將軍身披鎧甲，手持鋭器，討伐無道昏君，誅滅暴虐的秦國，重新建立了楚國的社稷，論功勞應該稱王。”陳涉於是自立爲王，國號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吴叔爲

就在這時，各郡縣不堪忍受秦朝官吏暴政的人，都逮捕宣判秦朝官吏的罪狀，殺死他們來響

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

應陳涉。於是就以吴廣作假王，監督、率領各將領西去進擊滎陽。命令陳縣人武臣、張耳、陳餘攻占趙縣地區，命令汝陰人鄧宗攻占九江郡。這時，楚地幾千人聚在一起舉行起義的，多得不可勝數。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吴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葛嬰到了東城，擁立襄彊爲楚王。葛嬰後來聽説陳勝已經做了陳王，因此就殺了襄彊，回去向陳王報告。來到陳縣，陳王誅殺了葛嬰。陳王命令魏縣人周市北去攻占魏地。吴廣圍攻滎陽。李由做了三川郡守，守衛滎陽，吴廣不能攻克。陳王徵召國内的豪傑，與他們一起商議對策，任用上蔡人房君蔡賜做上柱國。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産子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周文是陳縣賢能的人，曾經爲項燕軍隊觀察天象，卜算吉凶，侍奉過春申君，自言熟悉軍事，陳王給他將軍印，西去進擊秦軍。他邊走邊招收兵馬，到達函谷關的時候，有兵車千乘，士兵幾十萬人，到了戲亭，駐扎下來。秦朝命令少府章邯赦免在酈山服罪的刑徒、家奴生的兒子，全都調來抗擊周文所率領的張楚大軍，把楚軍擊敗。周文戰敗，逃出函谷關，在曹陽停留兩三個月。章邯追趕又打敗了他們，周文又逃到澠池，住了十幾天。章邯進擊，又一次大破周文。周文自殺，他的軍隊不能再作戰了。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宫中，而封耳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

武臣到了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惱怒，逮捕關押武臣等人家室，打算誅殺他們。柱國蔡賜説："秦朝還没有滅亡而誅殺趙王將相的家屬，這等於又生出一個敵對的秦國。不如順勢就立了他。"陳王於是派遣使者前去祝賀趙王，而把武臣等人家屬遷移到宫中軟禁，并封張耳的兒子張敖爲成都君，催促趙軍趕快入函谷關。趙王武臣的將相互相商議説："大王在趙地稱王，不合張楚的意願。張楚在誅滅秦王朝以後，一定會對趙國用兵。最好的計策，不如不向西邊用兵，而派人往北征伐燕地來擴大自己的地盤。趙國南部占據黄河，北部擁有燕地、代地，楚國即使戰勝秦國，它也不敢制服趙國。如果楚國不能戰勝秦國，一定尊重趙國。趙國乘着秦國的疲敝，就可以稱霸天下了。"趙王認爲是對的，因此不向西用兵，

而派遣原上谷的卒史韓廣率兵北去攻占燕地。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

燕地原來的貴族豪傑對韓廣説："楚國已經立了國王，趙國也已經立了國王。燕地雖然小，也是個有萬乘戰車的大國，希望將軍自立爲燕王。"韓廣説："我的母親在趙國，不可以這樣做。"燕地人説："趙國現正在西面憂慮秦國，南面憂慮楚國，它的力量不能限制我們燕國。況且以楚國的强大，還不敢加害趙王及將相的家屬，趙國怎麼敢加害將軍的家屬呢！"韓廣認爲是這樣，於是自立爲燕王。過了幾個月，趙國把燕王的母親及其家屬護送到燕國。

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

在這個時候，到各地去攻城占地的將領，不可勝數。周市北上攻占到狄縣，狄縣人田儋殺死狄縣令，自立爲齊王，憑藉齊國力量反叛，進擊周市。周市軍隊潰散，退回到魏地，想擁立原來的魏王的後代原甯陵君咎做魏王。當時甯陵君咎在陳王那裏，没能够回到魏地。魏地已經平定，打算擁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願意。派使者五次去陳王那裏請求，陳王纔立甯陵君咎爲魏王，把他送回國。周市最後做了魏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吴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

將軍田臧等人互相謀劃説："周章的軍隊已經潰敗了，秦國大軍早晚就要到來，我們圍攻滎陽城不能取下，秦國軍隊一到，一定會把我們打得大敗。不如留下少量軍隊來繼續圍困滎陽，用全部精鋭部隊去迎擊秦軍。如今假王驕横，不懂得軍事，無法和他商議計事，不殺死他，我們的計劃恐怕會失敗。"於是便一起假冒陳王之命殺了吴廣，把他的頭呈獻給陳王。陳王派使者賜予田臧楚國令尹之印，讓他做上將軍。田臧於是派諸將李歸等人圍守滎陽城，自己率精兵西去敖倉迎擊秦軍。雙方交戰，田臧戰死，田臧的軍隊被攻破。章邯領兵趁機到滎陽城下攻打李歸等人，攻破了李歸軍隊，李歸等人戰死。

陽城人鄧説將兵居郯，章邯别將擊破之，鄧説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説。

陽城人鄧説率軍駐扎在郯地，被章邯的另一位將領擊破了，鄧説軍隊潰散逃跑到陳縣。銍人伍徐率軍駐扎在許地，章邯擊破了他，伍徐的軍隊全部潰散逃到陳地。陳王誅殺了鄧説。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

陳王當初自立爲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都

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

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

陳王故涓人將軍吕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

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吕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盗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宫

各自起兵反秦，他們率軍在郯縣把東海郡的守令慶圍困在郯城。陳王聽説後，就派武平君畔作爲將軍，監督郯城下的軍隊。秦嘉不接受陳王的命令，自立爲大司馬，討厭從屬於武平君。他告訴軍吏説："武平君年紀輕，不懂得軍事，不可聽他的!"乘機假托陳王的命令，殺死武平君畔。

章邯在打敗伍徐軍隊以後，進擊陳縣，上柱國房君蔡賜戰死。章邯又進軍攻打陳縣西邊的張賀軍隊。陳王出來督戰，結果楚軍被攻破，張賀戰死。

臘月，陳王退到汝陰，回到下城父，陳王的御車人莊賈殺死他投降了秦國。陳勝被葬在碭地，謚號叫隱王。

陳王原來的近臣將軍吕臣，組織了一支頭戴青布帽的倉頭軍，在新陽起兵攻下了陳縣，殺死了莊賈，又以陳縣爲楚都。

當初，陳王到了陳地，命令銍人宋留率軍平定南陽，進入武關。宋留已經攻占了南陽，聽説陳王死了，南陽又被秦國收復。宋留不能進入武關，於是東到新蔡，遭遇秦軍，宋留帶領軍隊投降了秦軍。秦軍押送宋留到了咸陽，車裂宋留示衆。

秦嘉等人聽説陳王軍隊潰敗出逃，於是擁立景駒爲楚王，帶領軍隊來到方與，打算在定陶城下襲擊秦國軍隊。派公孫慶出使齊國，想和齊軍齊心協力一同攻打秦軍。齊王説："聽説陳王戰敗，不知他是死是活，楚國怎麽能够不來向我請示就立了楚王!"公孫慶説："齊國不請示楚國就自立國王了，楚國爲什麽要請示齊國而後纔可以立國王呢！況且楚國是第一個起事的，應當號令天下。"田儋殺死公孫慶。

秦國的左右校尉再次攻打陳縣，奪取了它。吕臣將軍失敗逃走，重新集結兵馬，與當年鄱陽爲盗後來封爲當陽君的黥布的軍隊聯合起來，又進擊秦國的左右校尉率領的軍隊，在青波打敗了秦軍，又將陳縣作爲楚都。這時正逢項梁擁立楚懷王的孫子心爲楚王。

陳勝作楚王前後共六個月。他起義稱王，是在陳縣稱王。過去曾經和他一起受雇傭給人家耕

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田的朋友聽説他做了王，就到陳縣找他，扣打宮門説：“我想見陳涉。”守宮門的官吏要捆綁他。辯解了好一陣子纔放了他，但是不肯替他通報。陳王出來，他攔着路呼叫陳涉。陳王聽見了，纔召見他，和他同乘一輛車子回宮了。進入宮門，見到殿堂房屋和室内張挂的帳幔，客人説：“夥頤！陳涉做了國王，宮殿真高大深邃啊！”楚地人稱“多”爲“夥”，所以天下流傳説這樣一句話：夥涉爲王，就是從陳涉開始的。客人進進出出更加放肆，逢人就説他與陳王原來的交情。有人勸告陳王説：“客人愚昧無知，專門胡言亂語，有損於您的威嚴。”陳王就把那個客人斬首了。從此以後，陳王的那些故舊知交都紛紛自行離去，没有再親近陳王的人了。陳王用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專管考核、糾察群臣。諸位將領攻占土地，回來覆命，凡是有不遵從命令的，都要抓起來治罪，以苛刻考察群臣的過失當作對陳王的忠誠。朱房、胡武所認爲不好的，不交給下面有關的執法官吏治罪，總是自行治罪。陳王很信任他們。衆位將領因爲這個緣故不親附陳王。這就是陳王失敗的原因。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陳勝雖然已經死了，他所封立派遣的侯王將相終於滅亡了秦國，這是由於陳涉首先起義反秦的結果。漢高祖時，在碭縣安置三十户人家爲陳涉守墓，至今仍按時殺猪宰羊祭祀他。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褚先生説：地形險阻，是用來當作屏障固守的；武器裝備和法律規章，是便於統治者用來治理國家的。但是這些還都不是最可靠的。先王以仁義作爲治國的根本，而以堅固的關塞和法律條文作爲枝葉，難道不是這樣嗎！我聽賈生評論説：

“秦孝公占據殽山、函谷關的險要地形，擁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衛它，用來窺視周王室的政權。大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圖，并吞八方的野心。就在這時，有商鞅輔佐孝公，對内建立法度，致力於耕作紡織，修繕守衛和作戰用的設施裝備；對外實行連横促使諸侯之間展

外。

開争鬥。在這時，秦國就拱手獲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冣、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争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國請服，弱國入朝。

“秦孝公去世後，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繼承先王的舊業，遵循先人的遺策，向南奪取漢中，往西攻取巴蜀，向東割取肥沃的土地，攻占形勢險阻的要害郡縣。諸侯恐懼，相會結盟，商議削弱秦國的計策。他們不吝惜珍貴的器物和貴重的寶貨及肥沃的土地，用以招致天下的賢士。諸侯聯手合縱，締結盟約，互相支持，形成一體。就在這時，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公子，都有聰明才智而且忠誠守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定合縱，破壞連衡，聯合抗秦，集合韓國、魏國、燕國、趙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軍隊。這時六國的謀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一類人，給他們出謀劃策；齊明、周冣、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一類人，爲他們溝通意圖；吴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一類人，爲他們統率軍隊。曾經以十倍於秦國的領土，百萬大軍，仰向函谷關而攻打秦國。秦國人打開關塞大門，延入敵人，而九國的軍隊却逃跑而不敢進關。秦國没有耗費一支箭頭，而天下諸侯就已疲憊不堪了。這時合縱解散，盟約毁壞，争相割地來賄賂秦國。秦國有充裕的力量來制服弊端百出的各諸侯國，追擊逃跑失敗的軍隊，殺死的人有百萬，流血成河，漂浮起盾牌，憑藉有利地形，利用便利時機，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國請求歸附，弱國入朝稱臣。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延續到孝文王、莊襄王，他們在位的日子短，國家没有發生事情。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

“等到秦始皇時，發揚六世傳下來的豐功偉業，揮動長長的鞭子而駕御天下，吞并東周、西周，滅亡各諸侯國，登上至尊無上的帝位，控制了全國，手持刑杖來鞭打天下百姓，威震四海。向南奪取百越的土地，改設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長低着頭，用麻

| | |
|---|---|
|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 縲繫頸，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秦王朝的小官吏。秦始皇於是派蒙恬去北方修築長城，守衛邊疆，逐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馬，兵士們也不敢拉弓搭箭來報仇。這時秦始皇廢棄先王的治國主張，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以使百姓愚昧無知。拆毀著名城池，殺死豪俊，收繳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陽，銷熔刀槍箭頭，鑄造成十二個銅人，來削弱天下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後依憑華山作爲城墻，利用黄河作爲護城河，憑據億丈高的華山，臨着深不可測的黄河，以此作爲堅固的屏障。良將拿着勁弩，把守要害之處，忠誠的大臣，精幹的士兵，在關塞上擺開鋭利的武器，誰敢怎麽樣呢？天下已經平定，秦始皇内心自認爲關中堅固無比，金城千里，是子子孫孫萬世作皇帝的基業。 |
| “始皇既没，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仟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 “秦始皇死後，他的餘威依然震懾着邊遠地區。然而陳涉是一個用瓮作窗，以繩當門栓的貧苦人家的兒子，爲田農當僕隸，發配戍邊之人。他的才能够不上中等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賢德，也没有陶朱、猗頓的富有。他投身在戍卒行列之間，做了個向千百個人傳達號令的戍卒長，率領疲憊散亂的戍卒，統領幾百人的隊伍，反過來攻打秦王朝。他們砍斷樹木當作兵器，舉起竹竿當作旗幟，天下人像風雲一樣會集起來，像回聲一般地響應，擔負着糧食，像影子一樣跟隨着他，殽山以東的英雄豪傑一同起來，就滅亡秦王朝了。 |
|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 “况且秦國的天下并不比以前縮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函谷關的險阻堅固，像以前一樣。陳涉的地位，并没有齊國、楚國、燕國、趙國、韓國、魏國、宋國、衛國、中山國的國君尊貴；他們的武器是鋤頭棍棒，比不上鈎戟長矛鋒利；他們的戍卒隊伍，比不上九國的軍隊强盛；他們深謀遠慮、行軍作戰的戰略戰術，又趕不上往時的謀士。但是成功失敗的不同變化，功業也就完全相反。假使用殽山、函谷關以東的 |

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各國諸侯與陳涉較量長短，比權勢，量威力，那簡直不可以同年而語、相提并論了。可是秦國當初憑藉小小的地方，贏得擁有萬乘戰車的大國，控制八州，使過去與他同等地位的諸侯都來朝拜他，已經歷了一百多年了。然後以天地四方爲一家，把殽山、函谷關當作宫墻。但是，一人發難而使秦王室七代宗廟全部墮毁，秦始皇的子孫死在他人之手，被天下人所譏笑，這是爲什麽呢？因爲秦王朝不施行仁義之政，而攻取天下和守成天下的形勢就不一樣了。”

# 史記卷四十九

## 世家第十九

###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自古以來，受天命作開國的帝王和繼承正統遵守先帝法度的國君，都不僅僅是由於他們本身的品德美好，而且也是因爲他們有外戚的幫助。夏朝的興起，是因爲娶了塗山氏之女；而夏桀被流放，是因爲他有末喜。殷朝的興起，是因爲娶了有娀氏之女；紂王的被殺，是因爲他寵信妲己。周朝的興起，因爲有了姜原和大任；周幽王被擒，是因爲他淫幸褒姒。所以，《易經》是以《乾》卦、《坤》卦爲基礎，《詩經》開始於《關雎》，《尚書》贊美堯帝把二女下嫁給舜，《春秋》譏諷王娶妻不親自迎接的失禮行爲。夫婦關係，是人道之中最大的倫理準則。禮制的作用，是告誡人們在婚姻大事上要特别謹慎。樂聲協調而四時纔能和順，所以陰陽的變化是萬物生長變化的根本。怎麽可以不慎重呢？人們能够弘揚人倫之道，但是對命運却是無可奈何。確實厲害啊，夫婦之愛，國君不能從大臣那裏得到，父親不能從兒子那裏得到，何况是地位更卑下的呢！夫婦恩愛結合了，有的不能生育子孫；能生育子孫了，有的又不能有好的結果。這難道不是命運嗎？孔子很少談論命運，大概因爲很難講清楚吧。不通曉陰陽的變化，怎麽能够認識人性和命運的道理呢？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吕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

太史公曰：秦王朝以前因時間遥遠而簡略，那些詳細情况没有記載下來。漢王朝興起，吕娥姁作了高祖的正宫皇后，她生的兒子作了太子。等到她晚年，容顔衰老，高祖對她的寵愛冷淡

矣。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宫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

了；而戚夫人受到寵愛，她的兒子如意幾乎取代太子的位置之事發生了好幾次。等到高祖去世，吕后滅了戚氏，誅殺趙王如意，高祖的後宫中惟獨那些没有受寵而被疏遠的人纔得以安然無事。

吕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宫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吕以爲輔，而以吕禄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吕后的長女是宣平侯張敖的妻子，張敖的女兒做了孝惠皇后。吕太后因爲是親上加親的緣故，千方百計地想讓孝惠皇后生兒子，可是始終没有生出兒子來，於是采取欺騙手段，將後宫别的女子生的兒子抱過來稱説是孝惠皇后生的。等到孝惠帝去世，天下剛剛安定不久，繼承皇位的人還不明確。這時外戚就尊貴起來，吕氏兄弟被封爲王來輔佐朝政，娶吕禄的女兒作少帝的皇后，想從根本上連結得更加牢固，可是毫無益處。

高后崩，合葬長陵。禄、産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吕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高后去世，與高祖合葬在長陵。吕禄、吕産等人恐怕被誅，陰謀叛亂。大臣征伐他們，上天輔佑漢王朝的皇統，終於滅亡了吕氏。惟獨安置孝惠皇后居住在北宫。迎接擁立代王，這就是孝文帝，奉祀漢家宗廟。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不是天命誰能够承當此任呢？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宫。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内後宫，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宫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

薄太后，父親是吴地人，姓薄，秦王朝時與原魏王宗族的女子魏媪私通，生了薄姬，薄姬的父親死在山陰，因此就埋葬在那裏。

等到諸侯反叛秦王朝，魏豹立爲魏王，魏媪就送她的女兒到魏王宫中。魏媪到許負住所請求看面相，許負看了薄姬的面相，説應當生天子。這時項羽正與漢王劉邦在滎陽作戰，相持不下，天下歸誰没有確定。魏豹最初與漢王劉邦共擊楚王項羽，等到聽了許負的話時，内心獨自歡喜，於是就背離漢王而反叛，開始中立，後來漸漸與楚王項羽聯合。漢王派曹參等人襲擊俘虜魏王豹，把他的國家改作郡，把薄姬送到織造府。魏豹死後，漢王進入織造府，看見薄姬有姿色，下詔納入後宫，有一年多也没有得到寵幸。當初薄姬年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是好朋友，互相約定説："誰先尊貴了，我們互相不忘記。"後來管夫人、趙子兒先受到漢王的寵幸。一次漢王坐在

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

河南宮成皋臺上，這兩位美人互相戲笑説起與薄姬當初的約言。漢王聽到了，問她們緣故，兩位美人如實禀告漢王。漢王内心有些傷感，可憐起薄姬，這天就召見薄姬，與她同床。薄姬説："昨天夜晚，我夢見蒼龍盤據在我的腹部。"高帝説："這是顯貴的徵兆，我就成全你吧。"薄姬受到一次寵幸，就生下一個兒子，這就是代王。從那次以後，薄姬很少見到高祖。

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

高祖去世後，對於那些侍寢而受到寵愛的妃嬪像戚夫人一類的人，吕太后早已怒不可遏，都把她們幽禁起來，不讓她們出宫。而薄姬因爲很少見到高祖的緣故，得以出宫，跟隨兒子到了代地，作爲代王的太后。太后的弟弟薄昭隨從太后去了代地。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吕氏强，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

代王在位第十七年，高后去世。大臣們商議擁立新君，都痛恨外戚吕氏勢力强大，都贊揚薄氏仁慈善良，所以迎接代王，擁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封號爲皇太后，皇太后的弟弟薄昭封爲軹侯。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

薄太后的母親在這以前就死了，埋葬在櫟陽北邊。於是追尊薄太后的父親爲靈文侯，在會稽郡安置園邑三百户人家，長丞以下的官吏去奉守墳墓，陵廟的供奉祭祀都依照規定的禮儀進行。在櫟陽北邊也設置靈文侯夫人的陵園，所有供奉祭祀的禮儀與靈文侯的陵園一樣。薄太后認爲她的母親家是魏王的後代，她的父母早逝，魏氏家族中有人侍奉薄太后很盡力，於是下令免去魏氏家族的徭役賦税，按照親疏程度接受賞賜。薄氏家族中有一人封了侯。

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薄太后在文帝死後二年，在孝景帝前元二年去世，安葬在南陵。因爲吕后與高祖合葬在長陵，所以特爲自己單獨起建陵墓，靠近孝文皇帝的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吕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

竇太后是趙國的清河觀津人。吕太后在世時，竇姬以良家女選入宫侍奉太后。太后放出宫女賜給各位侯王，每王五人，竇姬也在出宫的宫女之列。竇姬的家在清河，想到趙國離家近些，請求主管派遣宫女的宦官："一定把我的名册放

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

進去趙國的宮女隊伍裏。”宦官忘了，誤把她的名册放在去代國的宫女的隊伍中。名册呈奏，吕太后下詔：可以，應當動身了。竇姬哭泣，怨恨那位宦官，不想前往，經過强迫催促，纔肯動身。到了代國，代王惟獨寵幸竇姬，生女名嫖，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而代王的王后生了四個兒子。在代王未入宫立爲皇帝之前王后就死了。等到代王立爲皇帝，而王后生的四個兒子都相繼病死。孝文帝即位幾個月後，公卿大臣請求立太子，而竇姬生的大兒子在公子中年紀是最大的，就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兒嫖爲長公主。第二年，又立竇皇后的小兒子武爲代王，不久又遷封到梁國，這就是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皇后的父母早死，埋葬在觀津。這時，薄太后下詔有司，追尊竇后的父親爲安成侯，母親稱作安成夫人。命令清河設置園邑二百户人家，由長丞奉守陵墓，按照靈文侯陵園的規定辦。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脱，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决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竇皇后的兄長竇長君，弟弟叫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在四五歲時，家中貧窮，被人掠走賣了，少君家人不知少君被賣在什麽地方。轉賣十幾家，到了宜陽，少君爲他的主人進山燒炭，晚上少君和其他一百多人睡在山崖下，山崖崩塌，那一百多人都被壓死在睡覺的地方，祇有少君一人脱逃出來，没有死去。自己算了一卦，數日後應當被封爲侯，就跟隨他的主人家前往長安。少君聽説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廣國離開家時雖小，但他知道家鄉的縣名及自家的姓，又曾與他的姐姐采桑從樹上掉下來，把這些記憶作爲憑證，上書自陳。竇皇后把這件事禀告了孝文帝，召見廣國，問他，廣國詳細地講述了小時候的一些事情和被搶走拐賣的經過，果然如此。又問他還有什麽憑證？廣國回答説：“姐離我西去時，是在傳舍中與我訣别的，還乞討米湯給我洗澡，又要來飯給我吃，然後纔離去。”這時竇后抱住他哭泣起來，鼻涕眼淚交錯流淌下來。左右侍奉的宫女、太監都伏在地上哭泣，一起爲皇后助哀。皇帝於是賜給他很多的田地宅舍和金錢，封賞竇氏兄弟，讓他們遷居長安。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

絳侯、灌將軍等人説：“我們這些人不死，

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命運就懸在這兩個人手裏。他們二人出身微賤，不可不給他們選擇師傅和賓客，不然又會效法呂氏鬧出大事來。”於是就選擇年長而有節操品行的士人與他倆相處。竇長君、少君由此成了謙恭退讓的君子，不敢憑藉尊貴的地位傲視他人。

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

竇皇后病重，雙目失明。文帝寵幸的邯鄲慎夫人、尹姬，都没有兒子。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即位，於是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在景帝即位前就死了，就封他的兒子彭祖爲南皮侯。吳國、楚國等七國反叛時，竇太后的堂弟之子竇嬰，喜歡行俠仗義，就由他率軍平叛，因有軍功被封爲魏其侯。竇氏共有三人封了侯。

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黄帝》、《老子》，尊其術。

竇太后喜好黄帝、老子的學說，因此，皇帝和太子及衆位竇氏不得不跟着讀《黄帝》、《老子》，尊奉他們的學說。

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宫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竇太后晚於孝景帝六年去世，與孝文帝合葬在霸陵。竇太后留下遺詔：把東宫所有的金錢財物賜給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王太后是槐里人，母親叫臧兒。臧兒是已故燕王臧荼的孫女。臧兒嫁給槐里王仲爲妻，生一個兒子叫信，還生了兩個女兒。王仲死了，臧兒改嫁長陵田氏，生兒子田蚡、田勝。臧兒的長女嫁給金王孫爲妻，生下一個女兒。臧兒爲兩個女兒占卜，卦辭説兩個女兒都應當是貴人。臧兒因此想依靠兩個女兒，於是就從金氏家中把女兒强行接回。金王孫惱怒，不肯與妻子離婚，臧兒就把長女送進太子宫中。太子很寵愛她，生下三女一男。男孩還在母親的肚子裏時，王美人夢見太陽進入她的懷裏。王美人就把此夢告訴了太子，太子説：“這是尊貴的徵兆。”男孩還未生下來時孝文帝去世了，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下了這個男孩。

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

在這之前，臧兒又把小女兒兒姁送進宫中，兒姁生下四個兒子。

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

景帝做太子時，薄太后選擇薄氏家的女子做太子的妃子。等到景帝即位，立這個妃子爲薄皇后。皇后没有生兒子，不受寵愛。薄太后去世，景帝廢了薄皇后。

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的大兒子榮，榮的母親是栗姬。栗姬，是齊國人。景帝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個女兒，想給太子作妃子。栗姬好妒嫉，而景帝的衆位美人都是通過長公主得見景帝的，她們都很尊貴受寵，都超過了栗姬，栗姬每天都在怨恨，謝絶長公主的請求，不允許長公主的女兒做太子妃。長公主又想把女兒嫁給王夫人的兒子，王夫人答應了她。長公主惱怒，每天都在景帝面前説栗姬的壞話，説："栗姬與諸位貴夫人及受寵幸的姬聚會，經常指使侍兒在她們的背後詛咒唾駡，用歪門邪道哄騙人。"景帝因爲這個緣故怨恨栗姬。

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

景帝曾經身體不好，心情不愉快，把那些封爲王的諸位兒子托付給栗姬，説："我死了以後，你要好好地看待他們。"栗姬惱怒，不肯答應，出言不遜。景帝更加生氣，但是内心怨恨而没有發作。

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

長公主每天都贊譽王夫人的兒子有美德，景帝也認爲他賢能，又有從前王夫人所夢見太陽入懷作符兆，但改立太子的主意没有定下來。王夫人知道皇帝怨恨栗姬，趁着皇帝怨恨没有解除，暗中派人催促大臣請求立栗姬爲皇后。大行禮官奏事完畢，説："'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如今太子母親没有封號，應當立爲皇后。"景帝惱怒説："這是你所應該講的話嗎！"於是就定罪誅殺大行官，而且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更加憤怒怨恨，不能够見到景帝，因此憂愁而死。終於立王夫人爲皇后，她的兒子立爲太子，封皇后的兄長王信爲蓋侯。

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景帝去世，太子承繼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親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田勝爲周陽侯。

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宫公主，次爲林慮公主。

景帝有十三個兒子，一個兒子做了皇帝，十二個兒子都封爲王。兒姁早死，她的四個兒子都封了王。王太后的長女封號爲平陽公主，次女封號爲南宫公主，第三個女兒封號爲林慮公主。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

蓋侯王信好飲酒。田蚡、田勝貪婪，善用言辭巧辯。王仲早死，埋葬在槐里，追尊爲共侯，設置園邑二百家。等到平原君死後，隨從田

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氏埋葬在長陵，設置陵園與共侯陵園一樣。王太后比孝景帝晚十六年而在元朔四年去世，與景帝合葬在陽陵。王太后的家族共有三人被封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歡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衛皇后字子夫，出身微賤。大概她家號稱衛氏，她出身於平陽侯封邑内。子夫是平陽公主的歌女。武帝新即位，好幾年没有兒子。平陽公主選擇良家女子十多位，將她們裝扮起來安置在家裏。武帝在霸上舉行除災求福的祭祀結束後回來，順便看望平陽公主。公主讓侍奉的美人都出來見武帝，武帝不喜歡。飲完酒，唱歌的女子進來，皇上望見，惟獨喜愛衛子夫。這天，武帝起身更衣，子夫侍奉，在皇上的衣車中得到武帝的親幸。皇上回到座位上，更加高興，賜給平陽公主黄金千斤。公主順勢奏請皇上奉送子夫入宮。子夫上車，平陽公主撫着她的背説："走吧，努力加餐飯，努力吧！如果尊貴了，不要忘記我。"子夫入宮一年多，竟然没有能够再次得到皇上的親幸。武帝挑那些不中用的宮人，打發她們回家。衛子夫得以見到皇上，哭泣着請求放她出宮。皇上可憐她，再次親幸，於是子夫有了身孕，受到的尊寵一天高過一天。皇上召來子夫的兄長衛長君、弟弟衛青作侍中。子夫後來長時期能够得到皇帝的親幸，倍受寵愛，一共生了三個女兒，一個男孩。男孩名據。

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

當初，皇上作太子時，娶長公主的女兒作妃子。他即位立爲皇帝，那位妃子就立爲皇后，姓陳，没有兒子。武帝之所以能够繼位，大長公主出了力，因爲這個緣故陳皇后驕貴。聽説衛子夫經常得到皇上的寵幸，陳皇后十分惱怒，幾乎尋死過好幾次。皇上更加生氣。陳皇后采用婦人巫術取悦的媚道，此事被皇上發覺，於是廢掉陳皇后，立衛子夫爲皇后。

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

陳皇后的母親大長公主是景帝的姐姐，多次責備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説："皇帝不是我出力他就不能得立，即位以後就捐棄我的女兒了，爲什麼這樣不自愛而忘本呢！"平陽公主説："因爲陳皇后没生兒子纔被廢的呀。"陳皇后祈求生子，

然竟無子。

求醫生花費的錢達九千萬之多，可是始終沒能生下兒子。

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

衛子夫立爲皇后的時候，衛長君已先死了，就用衛青做將軍，因攻打胡人有功，被封爲長平侯。衛青的三個兒子還在襁褓中，都被封爲列侯。至於衛皇后所說的姐姐衛少兒，她生的兒子霍去病，因爲立有軍功，被封爲冠軍侯，號驃騎將軍。衛青號大將軍。皇上立衛皇后的兒子據爲太子。衛氏家族以軍功起家，五人被封爲侯。

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

等到衛皇后顏衰色老，趙國的王夫人得到寵幸，生個兒子，被封爲齊王。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

王夫人早死。中山的李夫人得到寵幸，生下一個男孩，被封爲昌邑王。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李夫人早死，她的兄長李延年因爲精通音律得到皇上的寵愛，號協律。協律，就是過去的歌舞藝人。兄弟都因爲淫亂後宮罪，被誅滅家族。這時李夫人的長兄李廣利正在做貳師將軍，攻打大宛，沒有被誅殺，征戰回來，皇上已經滅亡了李氏，後來可憐他一家，於是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

其他姬妃生的兩個兒子，一個做了燕王，一個做了廣陵王。因爲他們的母親沒有受到皇上寵愛，因憂悶而死。

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等到李夫人去世後，則有尹婕妤一類人，交替受寵。可是她們都是以歌舞得見武帝的，不是有封地的王侯之女，沒有資格匹配皇帝做夫人。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閒時所生一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横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

褚先生說：我做侍郎時，問過熟習漢家故事的鍾離生。他說：王太后在民間時，生過一個女兒，她的父親是金王孫。金王孫已經死去，景帝去世後，武帝已經即位，王太后獨自活在世上。韓王孫名嫣，平素得到武帝寵愛，乘機稟告說太后有個宫外生的女兒在長陵。武帝說：“何不早說！”於是派使者前去看望，那位女兒果然在家。武帝於是親自前往迎接她。道路戒嚴，先派儀仗隊中的警衛騎兵作先驅出横城門，武帝乘輿馳至長陵。從小街西邊進入里巷，里巷大門關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宫。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宫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閉，用力打開大門，武帝乘着輿直入這條里巷，直到金氏門外纔停輿，讓武裝的騎兵包圍金氏住宅，爲了防止她逃跑，親自來接也接不着了，就派左右群臣進門呼喚要求見她。金家人驚恐，金氏女藏在屋内床下。把她扶持出門，命令她拜見皇上。武帝下車哭泣說："嗳喲！大姐，爲什麽躲藏得這樣深啊！"下令用副車載着她，回轉車馳返，直入長樂宫。武帝在路上就下令門吏寫好通報的名帖，通報至後宫拜見太后。太后說："皇帝疲倦了，這是從哪裏來呀？"武帝說："今天到長陵得見我的姐姐，與她一同回來。"他回過頭說："拜見太后！"太后說："這位就是我的那個女兒嗎？"回答說："是的。"太后流下了眼淚，金氏女也伏在地上哭了起來。武帝捧着酒上前爲她們祝壽，拿出一千萬錢，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上等的宅院，用來賞賜給姐姐。太后替女兒謝道："讓皇帝破費了。"於是召平陽公主、南宫公主、林慮公主三人都來拜見姐姐，於是封她爲脩成君。脩成君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號爲脩成子仲，女兒作了諸侯王的王后。這倆人都不是劉氏的後代，因爲這個緣故太后可憐他們。脩成子仲驕横放縱，欺凌官吏百姓，人們都爲此憂愁苦惱。

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衛子夫立爲皇后，她的弟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他有四個兒子，長子伉作爲長平侯的世子，這位世子曾經做過皇帝的侍中，尊貴很受寵信。他的三個弟弟都封爲侯，各有食邑一千三百户，第一個叫作陰安侯，第二個叫作發干侯，第三個叫作宜春侯，尊貴震動天下。天下人歌唱說："生男不要喜，生女不用怒，難道没有見到衛子夫稱霸天下嗎！"

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

這時平陽公主守寡，應當選擇一位列侯做她的丈夫。公主與左右侍從議論長安城中封爲列侯可以選作丈夫的人選時，大家都説大將軍可以。公主笑着說："這個人是從我家出去的，過去常常派他作護衛隨從我出

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入，怎麽可以用他作我的丈夫呢？”左右侍從們説：“如今大將軍的姐姐是皇后，三個兒子都封爲侯，富貴震動天下，公主怎麽把他看輕了呢？”這時公主纔答應了這門婚事。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皇后，讓她把此事説給武帝聽，武帝於是下詔衛將軍娶平陽公主。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褚先生説：丈夫像龍一樣變化。《傳》説：“蛇變化爲龍，不變化它的花紋；家變化爲國，不改變原來的姓氏。”丈夫正當富貴時，百般罪惡全被掩蓋了，光耀榮華，貧賤時候的事情怎麽能够連累他呢！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

武帝時，被寵幸的夫人有尹婕妤。邢夫人號稱娙娥，衆人稱她爲“娙何”。娙何的品級相當於中二千石，容華的品級相當於二千石，婕妤的品級相當於列侯。常常從婕妤中選皇后。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并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受到皇帝寵幸，武帝有令，不得讓她們相見。尹夫人親自請求武帝，希望能見邢夫人，武帝答應了她。就命令别的夫人打扮起來，侍從人員幾十人，裝作邢夫人前來。尹夫人上前見過了，説：“這位不是邢夫人自身。”武帝説：“爲什麽這樣説？”尹夫人回答説：“看她的身材容貌形態，不足以匹配人主啊。”這時武帝就下詔讓邢夫人穿上原來的衣服，獨自一人前來。尹夫人望見她，説：“這位纔是真的邢夫人。”於是尹夫人低下頭哭泣，自悲不如她。諺語説：“美女入室，就是醜女的仇人。”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褚先生説：洗澡不一定到江海裹去，衹要是能洗去污垢；馬不一定是駿馬，衹要是善於奔馳；士人不一定比世上人賢良，衹要他懂得道理；女子不一定是出自望門貴族，衹要她貞潔美好。《傳》説：“女子不論美醜，一進宫室就會被人妒嫉；士人不論賢良或没有才能，進入朝廷就要被人嫉妒。”美好的女子，是醜女的仇人。難道不是這樣嗎！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閒人

鉤弋夫人，姓趙，河閒人。受過武帝的

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

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

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吕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虚哉！

寵幸，生一個兒子，這就是昭帝。武帝年七十歲時，纔生昭帝。昭帝即位時剛剛五歲。

衛太子被廢後，没有再立太子。燕王旦上書，希望回到京城入宫擔任保衛職務。武帝惱怒，立即在北闕把燕王派來送書的使者斬首。

武帝居住甘泉宫，召來畫工畫了一幅周公背負成王的圖畫。這時左右群臣知道武帝意欲立最小的兒子爲太子。過了幾天，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摘下簪珥首飾，叩頭求饒。武帝説："拉下去，送掖庭獄！"夫人回頭看看武帝，武帝説："快走吧，你不能活下去！"夫人死在雲陽宫。當時暴風揚塵，百姓很感傷。使者夜間抬着裝着鉤弋夫人尸首的棺材前去埋葬，在墳墓上做了標志。

此後武帝閑居無事，問身邊的大臣説："人們説了些什麽？"身邊的大臣説："人們説將要立她的兒子了，爲什麽要除掉他的母親呢？"武帝説："是的。這不是小孩子們和愚笨的人所能知道的。從前古時國家所以出現災亂，由於君主年少而母親年壯。女主獨居，驕横無忌，淫亂自恣，没有人能够禁止她。你没有聽説過吕后嗎？"所以那些爲武帝生孩子的妃嬪，她們的孩子無論是男是女，他們的母親没有不被譴責處死的，難道可以説武帝不是賢聖君主嗎！他這樣明達的遠見，爲後世計劃謀慮，這當然不是淺聞的愚儒所能達到的。他的謚號爲"武"，難道是虚名嗎！

# 史記卷五十

## 世家第二十

### 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楚元王劉交，是高祖的同母小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而王次兄仲於代。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名伯，劉伯早死。當初高祖貧賤時，曾經爲了躲避難事，常常與賓客一起到大嫂家去吃飯。大嫂討厭小叔，小叔與客人來，大嫂假裝羹湯吃完，故意用飯勺碰刮鍋邊發出響聲，賓客以爲鍋中没有飯了，就離去了。過後看到鍋中還有羹湯，高祖由此怨恨他的大嫂。等到高祖做了皇帝，封賞兄弟，惟獨長兄劉伯的兒子没有得到封賞。高祖的父親太上皇爲他的孫子説情，高祖説："我没有忘記封他，因爲他的母親不是忠厚大方之人。"於是就封大嫂的兒子劉信爲羹頡侯。高祖封二哥劉仲爲代王。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高祖六年，在陳縣已經擒拿了楚王韓信，就把他的弟弟劉交封作楚王，建都彭城。劉交即位二十三年去世，兒子夷王劉郢即位。夷王在位四年去世，兒子王戊即位。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奸，削東海郡。春，戊與吴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吴楚糧道，士卒飢，吴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

王戊即位二十年，冬天，在爲薄太后守喪時强奸宫女而犯罪，削去東海郡封邑。次年春天，王戊與吴王合夥謀反，他的丞相張尚、太傅趙夷吾勸諫，不聽。王戊殺死張尚、夷吾，起兵與吴王一起西去攻打梁國，攻破棘壁。到達昌邑的南邊，與漢王朝大將周亞夫交戰。漢軍斷絶吴軍、楚軍運糧的道路，士兵飢餓，吴王逃跑，楚王劉戊自殺，吴、楚軍隊投降了漢王朝。

漢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吴，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

漢王朝平定吴、楚以後，孝景帝想讓德侯的兒子接續吴王，用元王的兒子劉禮接續楚王。竇太后説："吴王是漢王室老一輩的人，應當爲宗

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吴，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吕禄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爲河間王，是爲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絶後，國除，入于漢。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吴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吴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絶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

室效忠行善。如今竟爲首率領七國，紛亂天下，爲什麽要給他接續後代！”她不答應接續吴王後代，答應立楚王的後代。這時劉禮任漢王朝宗正。就拜劉禮爲楚王，奉祭元王的宗廟，這就是楚文王。

文王即位三年去世，兒子安王劉道即位。安王即位二十二年去世，兒子襄王劉注即位。襄王即位十四年去世，兒子王劉純即位。王劉純即位後，漢宣帝地節二年，宦官上書告發楚王謀反，楚王自殺，封國被廢除，封邑歸入漢王朝改爲彭城郡。

趙王劉遂，他的父親是高祖居中的兒子，名友，謚號爲“幽”。幽王因爲憂悶而死，所以稱爲“幽”。高后封吕禄爲趙王，一年後高后去世。大臣們誅殺吕氏家族及吕禄等，於是立幽王之子劉遂爲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劉遂的弟弟辟彊爲王，割取趙國的河間郡爲河間王，這就是文王。辟彊即位十三年去世，兒子哀王福即位。哀王即位一年就去世了，没有兒子，絶後了，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王朝。

劉遂已經做了二十六年趙王，孝景帝時因爲有過錯被鼂錯彈劾，受到懲罰，削去趙王的常山郡。吴、楚反叛，趙王就與他們合謀起兵。他的丞相建德、内史王悍勸諫，他不聽。劉遂燒死了建德、王悍，發兵屯駐在趙國西邊的邊界上，想等待吴軍，與他們一同西去。北去出使匈奴，與他們聯合出兵攻打漢王朝。漢王朝派曲周侯酈寄攻打他們。趙王於是回軍，退守邯鄲城，相持七個月。吴、楚軍隊在梁地被打敗，不能西去。匈奴聽説了，也停止進攻，不肯進入漢王朝的邊界。欒布從攻破齊軍處回軍，於是與酈寄合兵引水灌淹趙國的都城。趙國的都城毁壞，趙王自殺，邯鄲於是投降漢軍。趙幽王絶後。

太史公曰：國家將要興盛，一定會有吉祥徵兆，君子被任用而小人被斥退。國家將要滅亡，賢德的人就會隱退，亂臣賊子就會尊貴。假使楚王戊不懲罰申公，遵照他的話，趙王任用防與先生，難道會有篡殺的陰謀，被天下人殺戮嗎?

非賢有其内，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賢人啊，賢人啊！不是内有美德的君主，怎麽能任用他們呢？太重要了，“國家的安危在於發出的政令，社稷的存亡在於任用的大臣”，這話説得確實對啊！

# 史記卷五十一

## 世家第二十一

### 荊燕世家

荊王劉賈者，諸劉，不知其何屬。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

荊王劉賈，是劉氏宗族的人，但不知他是哪一支的。剛起事的時候，是漢王元年，漢王返回平定三秦，劉賈任將軍，平定塞地，隨從漢王東擊項籍。

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漢王四年，漢王在成皋打了敗仗，北渡黄河，得到張耳、韓信的軍隊，駐扎在脩武，深挖壕溝，高築營壘，派劉賈率領兩萬人，騎兵幾百人，渡白馬津進入楚地，燒毁項王的糧草儲備，來破壞他的基業，讓他們無法給項王軍隊供應糧食。不久楚軍攻打劉賈，劉賈總是堅守，不肯和楚軍交戰，而與彭越互相支援保護。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

漢王五年，漢王追趕項籍到達固陵，派劉賈南渡淮水，圍困壽春。劉賈迅速到達，派人秘密招降楚王的大司馬周殷。周殷反叛楚王，輔佐劉賈攻下九江，迎接武王黥布軍隊在垓下會合，共同進擊項籍。漢王乘勢派劉賈率領九江軍隊，與太尉盧綰前往西南進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經死了，把臨江改爲南郡。

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爲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

漢王六年春天，在陳縣會合諸侯，廢黜楚王韓信，并囚禁了他，分他的土地爲兩個封國。這時候，高祖的兒子幼小，兄弟少，又無才無德，想封同姓爲王以鎮撫天下，就下詔說："將軍劉賈有功勞，應該挑選劉氏子弟中可以封王的人。"群臣都説："立劉賈爲荊王，統轄淮東地區五十二座城邑；高祖的弟弟劉交爲楚王，統轄淮西地區三十六座城邑。"於是立兒子劉肥爲齊王。開始封劉氏兄弟爲王。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

高祖十一年的秋天，淮南王黥布反叛，東

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吴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黄，爲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説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説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弟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産爲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産爲吕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説之曰："吕産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擊荆國。荆王劉賈與他交戰，没有取勝，跑到富陵，被黥布士兵所殺。高祖親自率軍擊破黥布。高祖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吴王，統轄原來的荆地。

燕王劉澤，是劉氏宗族遠房的一支。高祖三年，劉澤爲郎中。高祖十一年，劉澤以將軍身份攻打陳豨，俘獲王黄，被封爲營陵侯。

高后執政時，齊國人田生出游缺乏旅費，就通過獻計獻策赢得營陵侯劉澤的寵信。劉澤非常高興，用黄金二百斤爲田生祝壽。田生已經得到黄金，就回歸齊國。第二年，劉澤派人對田生説："不要再和我交往了。"田生來到長安，不去見劉澤，却借住一所大宅，讓他的兒子去拜求奉侍吕后受寵信的掌管朝覲賓饗事的官員張子卿。過了幾個月，田生的兒子請求張卿光臨，田生親自準備酒宴。張卿答應前往。田生把房間帷帳布置得富麗堂皇，拿出最精美的用具，如同列侯一般。張卿很吃驚。趁酒興正濃的時候，田生屏退左右人，勸導張卿説："我觀看了諸侯王的宅第一百餘座，都是高祖時的功臣。現今吕氏原本一向是輔佐高祖成就了統一天下大業，功勞非常大，又是太后的親戚，太后的地位很尊貴。太后年事已高，吕氏宗族薄弱，太后打算立吕産爲王，統轄代地。太后又難於啓齒，恐怕大臣不聽從。現在張卿您最受太后寵幸，大臣們都很敬重，何不暗示大臣們，讓他們稟告太后，太后一定會高興。諸吕稱了王，萬户侯也有您的份兒。太后心裏想做這件事，而您是内臣，您不趕快提出，恐怕災禍就要降落在您的身上了。"張卿非常贊成他的意見，於是暗示大臣奏請太后封諸吕爲王。太后臨朝，乘機詢問大臣。大臣請求立吕産爲吕王。太后賞賜張卿千斤黄金，張卿把一半黄金給了田生。田生不接受，乘勢勸導張卿説："吕産封爲王，衆大臣不是很服氣。現在營陵侯劉澤，是劉氏宗族，擔任大將軍，衹是他因還没有被封王而怨恨。現在您去建議太后，分出十多個縣封劉澤爲王，他得到王號，自然高高興興地離去，諸吕爲王的地位就更加鞏固了。"張卿入

宫奏請，太后認爲很對。於是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就與田生前往封國。田生勸導劉澤急速起程，不要逗留。出了函谷關，太后果然派人追趕和阻止他們，但他們已經出了關，追趕的人就回去了。

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吕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吕。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等到太后去世，琅邪王劉澤就説："皇帝年少，諸吕執政，劉氏孤弱。"於是他領兵與齊王合謀西去，想誅殺諸吕。到達梁地，聽説漢王朝派遣灌將軍駐扎在滎陽，劉澤回師加强自己封國西邊邊界的守備力量，而他自己迅速趕到長安。代王也從代地來到長安。衆位將軍卿相與琅邪王共同擁立代王爲天子。天子於是晋封劉澤爲燕王，就又把琅邪地區給了齊王，恢復了齊國原來的土地。

澤王燕二年，薨，謚爲敬王。傳子嘉，爲康王。

劉澤在燕地爲王二年，去世，謚號爲敬王。傳位給兒子劉嘉，就是康王。

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爲郡。

傳位到劉澤的孫子定國，定國與他父親康王的姬妾通奸，生兒子一人。定國又奪弟妻爲姬妾。他還與自己的三個女兒通奸。定國打算殺死肥如縣令郢人，郢人等向漢王朝告發定國，定國指使謁者假藉其他法律彈劾逮捕并殺死郢人以滅口。到了元朔元年，郢人的兄弟又上書全部而具體地講説了定國的淫亂醜事，皇上纔發覺，定國的罪惡因此暴露。皇帝下詔令公卿商議，都説："定國所爲是禽獸之行，亂人倫，逆天理，應當誅殺。"皇上同意他們的意見。定國自殺，封國廢除爲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吕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太史公曰：荆王爲王，是因爲漢王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所以劉賈雖屬劉氏宗族的遠房，可是還封他爲王，鎮撫在江淮之間。劉澤被封王，是用權謀激發吕氏的結果，然而劉澤終於面向南稱王并傳位三世。劉澤從想封王一開始就與諸吕封王事相互牽連上了，難道不算出奇的嗎！